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387/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四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四四冊目次

史部·雜史類

左逸一卷短長一卷

〔明〕蔣謹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蔣世枋刻本

.....一

戰國策譚樞十卷附錄一卷

〔宋〕鮑彪校註 〔元〕吳師道重校 〔明〕張文燿集評 附錄 張文燿輯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九

七雄策纂八卷

〔明〕穆文熙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陳禹謨刻本

.....三六七

戰國策去毒二卷附編年一卷

〔清〕陸隴其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三年三魚堂刻本

.....五一二

靖康孤臣泣血錄二卷

題〔宋〕丁特起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張豫誠刻本

.....六〇四

靖康蒙塵錄一卷附建炎復辟錄一卷

不著撰者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鈔本

.....六五六

靖康紀聞拾遺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靖康紀聞附

.....六八一

北狩行錄一卷

題〔宋〕蔡條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徐鉉家鈔本

六八七

靖炎兩朝見聞錄二卷

〔宋〕陳東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巴陵方氏廣東刻宣統元年印碧琳琅館叢書本

六九四

建炎維揚遺錄一卷

〔宋〕□□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年虞山張氏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本

七四一

建炎復辟記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姚咨鈔本

七四七

南渡錄一卷

題〔宋〕辛棄疾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胡可大鈔徽欽遺事本

七六五

竊憤錄一卷續錄一卷

題〔宋〕辛棄疾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徐鉉家鈔本

七八七

左逸一卷短長一卷

〔明〕蔣謹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蔣世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逸一卷

短長一卷》提要

左逸短長小引

二帙為予先大夫所手錄貯之篋中者幾四十年矣其書未詳作者誰氏并序嶧陽齊楚二說者亦不知為何許人也其曰左榮逸文曰僞撰以託明眼者當自辨之余無贅也惟是紀事用意筆法適古文恐非秦漢以下所堪道集字

引

者益亦逸周書竹書紀年者流爾嗟：先人錄此意固有在茲幸遺弓未墜于澤如新繼令終秘帳中凌支蠹啗何如質諸好古徐談定評要知周書竹紀之外別有麟傳國策之遺庶讀者不概視為疑筆乎廼命梓人爰授之閭

壬申巳月既望叔方子顯于飲香寮



左逸

延陵 蔣 謹手次

子世枋重訂

嶧陽之梧。爨樵者窮其根。獲石篋焉。以爲伏藏物也。出之。有竹箬漆書七文。卽左氏傳讀之中。有小牴牾者。凡三則。余得而錄之。或曰。其指正。匪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漢人所傳而托也。余不能辯。聊以辭而已。

左逸

齊侯伐宋。圍緡。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國子曰。不可。棄恩不仁。乘弱不義。昔五孽爭亂。君實不勝挫越於外。宋君無忘先君而率諸侯以靖我階危。敕寧撫有東國。君寔不能光昭先君之令德。嗣主齊盟。夾輔王室。而啓戎夏之長心。以力競响。昔我先君之有討於荆也。我握其臂。宋持其指。君今伐宋。楚爲之勁。我爲之掎。不佞唯宋不以軌逆。而遣一介之使來勞。曰。寡君辱不佞師中。楚以爲大國羞。君屈玉趾。跋履敝郊。庶

幾念獻之微。而修先桓公業。用還集我乎。將無更辭。

以困行人。公不聽。君子以是知齊德之不競也。

王受魯侯毀玉。爲衛請。晉侯曰。昔越我先王。二叔不咸。夾燭亡燼。維我伯考周公。大振文武之業。僂管蔡。以靖王室。施於九夷。率從余一人。不德。不能輯寧宗族。厥有衛鄭。棄盟府之好。而有二心。以服事荆。寔賴我伯父丕揚周公之烈。剪劉荆人。伏竄箐棘。聲鄭之罪。歸於京師。告用於廟。余小子罔敢恫怨。法亦罔敢。

左逸

二

赦魯之宗臣。以故職請曰。蔡叔怨艾。改行。周公寔復封之。傳國至今。予弗敢專。鄭在深室。祖寒越暑。冥於昏旦。曰。康叔之德。只以三食。其速誅之。以比於鮮。唯伯父稍薄其從。蔡而復之。亦唯伯父晉侯稽首曰。君王幸赦衛鄭。以輯全衛。重耳之願也。敢不唯命。晉侯使呂相絕秦。云云。秦伯使大夫咸羣報曰。君修怨於敝邑。而儼然勞諸侯之御。又辱先命之寡君。無所逃罪。不腆敝賦。詰朝相見也。唯是二三臣受事於

先君之老。不敢匿敬布腹心。昔我穆公念獻公婚姻之好。以內惠公。許遺我列城五。朝濟夕設版焉。穆公如忘輸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晉閉之糴。我穆公豈敢以施責。唯妖夢是踐。于是乎有韓之師。天棄惠公。以兵見也。穆公解繯而饋之牽。俾復有晉國。是我再造於惠也。惠公卽世。唯是六公亡人。繫繫我穆公。糧甲冑。以從晉之卿大夫。呂卻之難。文公潛簪其國。戡而後返。寢門空皇。寔唯我紀綱之僕。是我又再造於

左逸

三

文也。屢夏商周之胤。謂穆公之無利晉而存。席之。是以來朝。則豈敢忘晉德。我穆公師河上。約納王文公。詐而卻師。陽獎溫原。擗茅之田。晉寔拔之。如無穆公。城濮之役。秦之龍盾危帳。悉尸輔行。晉是以大破楚。鄭棄叔詹之命。文公以私討。豈其辱秦之彊場而誣我先君穆公之終怒鄭。則文之爲也。超乘三百。母毫髮之累。候人襄公。皦然背文公之好。不以儻館逆。而以兵掩。使我骨暴嶠函之間。我是以有王官之師。

公之事三君。皆不克終。終豈在秦。襄公卽世。諸大夫來言曰。請立公子雍。治命也。一二耆老謂我康公。毋爲晉德。晉以怨報。康公思慕穆公之故。披星戴炎。以赴晉。諸大夫利勿君。而陰敗盟。我是以有令狐之師。使我康公寔愧於一二耆老。晉又乘我康公之埒。而微白狄踐我場苗。鹵剽我人民。潞夷我城隍。屬先君景公有膏肓之恙。鎮醫於我寡君。寡君齋穆公三日。而遣緩也。曰。其疆場之吏不能布大好。君則何怨。穆

左逸

四

公之享於鈞天。爲晉君請甥舅哉。君立而寡君喜可知也。庶其赦我乎。君又裹甲於河東。而誘盟我寡君。是以不能涉河。猶命顓頊奉歃。歃血在口。而勞諸侯之成師。以臨寡君。君來言曰。白狄而仇也。以而之。賜命討而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旣余仇。將以間止君師也。君信之。楚爲封豕長蛇。欲敝晉於闕我肆其浮詛。君又信之。抑君以爲兵端。旣不獲受命矣。敢告文襄靈景。唯晉四君。狎主齊盟。惠逮來裔。誰之功也。

且君稱理以藩王室。無受此處疑有闕文晉維京南辱卻不報坐齊。以譏執事甚輕甘心焉。使之盡東其畝。君唯力是競。而獨辭我寡君。寡君敬受辭。剪棘夷道。以延君之軌。車唯命。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而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左氏世多評輯而此帙固不多見也。卽先大夫別選左纂左抄俱屬手錄者。茲亦不欲贅刻。但刻此以同世云。

左逸

五

短長

戰國策逸

延陵 蔣 謹手次

子世枋重訂

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篆竹冊一。褰曰。短長。其文無是取。共軍則時時與史牴牾。云。按劉向敘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修書。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

短長

余怪其往往稱羸項。薄炎德。誕而不理。姑錄之。以佐稗官一種。凡三則。

穰侯。竟相國。就封陶。出關。門吏閱其輜重。千有餘乘。聞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五三四十。年不爲王而爲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爲秦而爲穰也。籍太后朽骨。何過乎。必侈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

行事謀筭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嶠夷。而巳之。西略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爲之滅虞滅虢。滅魏滅耿。滅東山之狄。以大啓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闢於微。封而兵不益於股遺也。然則爲晉獻齊釐襄之所遺者難。而爲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爲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

短長

愛魏。則穰侯爲大王拔河內城大小。走芒卯。鹹暴。入北宅。圍大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爲武安君將。而南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二憂韓魏。趙則穰侯爲熾其衆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洋。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騎而拔鄢郢。明年拔郢。燔夷陵。遂京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趙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

之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爲秘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爲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爲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衛革悉以富戚陽。而穰侯於其益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爲穰侯失策也。爲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際。穀君疾用事。惑后內主而廢長壯。方賴時有主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

短長

三

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荆卿爲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上者乎。據嶠渭之衝。口候之燕軍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說沈湮叵測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爲謀秦王者哉。李何拔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間行往謁荆卿。曰。客何所繇事。曰。敝邑王之孽臣。月開秦王有意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譬言獻願。世世稱比藩。

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李救燕否。寒泉子曰。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爲子籌策之。十一。夫秦豺狼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揜三晉。郡縣之兵。且莫度易水。太子爲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讐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焉。往得太子讐首焉。往爲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駟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爲曹沫所爲。反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王而外寬諸侯。

短長

四

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爲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伯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以速加燕。計遂以君王。秦之易王也。知反掌而用兵如脫兔。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生語泄。秦王之譏然怒也。兵又速加燕。而社稷墟。燕之子孫之無應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鉤其蠱毒。其吻荆卿。踞曰。不敢。先生幸終教。曰。母也。子行而獻欲地。讐首。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桀楚。必

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購齊使。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胡騎五。以矚其西北。以重金寶徇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群起而嚮應。夫秦重兵掣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必矣。子爲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既別。謂秦舞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劫許太

短長

五

子而信之。是吾愛身廢法也。吾且行矣。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平正人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酈不報賢。以干天罰。惟我兩軍。迫于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有討於薛。季寔帥群盜。而請行。受錫虎賁五千。驛將十人。以爲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河北。遏劉全師。季得抵間。以入峭函之險。蹈空解理。兵力不阻。伊誰之故。季遂鬻寡人以奸。而三軍莫不

帝一介之使。逆閉不內。寡人以爲討。寧搖其尾。寡人寬之。弗誅。念厥功。剪茅壓綬。王有巴漢。惟是故。裔勞臣。分天下。寡人亡所利焉。庶幾與諸侯王息肩。季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劫五國。裹刃嚮德。飭拔浮。惜汗。蟻寡人。黃。其。丁。羸。秦。毒。屠。割。寰。宇。十。世。之。殤。禽。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卒。之。役。雖。寡。人。先。之。寔。諸。侯。王。吏。民。意。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寡。人。有。憂。焉。六。王。之。宮。厥。亦。有。孫。子。臣。亡。勝。胸。疾。首。

短長

六

爲烈父。秦獲六王。良者餓死。敢忘子嬰之慘。惟義帝之暴終。以侍衛不虔。爲寡人罪。君其問諸水濱。抑聞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已大故耶。季又登。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迺。有泗水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引。又跳劫老弱。張兵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迺有。陽之役。季又不習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又拚。我同盟。挑。我與國。離。我。公。爲。又。

爲。寡人欲有肆焉。爲先。武信。之故。與諸侯王大。夫吏之不寧。季且赦寡人。久改。也。盟季父而歸之。約曰。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季踴躍稱報。世世臣妾。季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宜。言餘。腥在齒。復。謬聽。二。儉士。其。其。陵。矢。鏃。未。交。烏。潰。敗。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以。上。其。金帛。而。楚。日。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孰親。而。漢。而。代。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

短長

七

棄父如顧。其何有于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敝。足以一奮。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季降楚。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不能革心。自悔。還。封。寡人亦無所恨。

左逸一卷短長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是書凡左傳逸文三則戰國策逸文三則二書各有小引前稱嶧陽樵者獲石篋得竹簡漆書古文左傳讀之中有小牴牾三余得而錄之或謂秦漢人所傳而託也余不能辨後稱耕於齊野者地墳得大篆竹冊一褰曰短長劉向敘戰國策一名短長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僞托以撰前題延陵蔣謹手次及子世枋重訂又冠以世枋序稱二帙爲其先人手錄貯篋中者四十年未詳作者誰氏并所序嶧陽齊野二說亦不知何人惟是紀事用意筆法遒古非秦漢以下所能道隻字云云漆書竹簡豈能閱二千年而不毀其僞殊不足辨也

戰國策譚概十卷附錄一卷

〔宋〕鮑彪校註 〔元〕吳師道重校

〔明〕張文燿集評 附錄 張文燿輯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戰國策談

概十卷》提要

戰國策譚概序

戰國策不知何人所述其地則自兩周而終宋其人則自周安而終秦始皇其事與文則雜出諸名卿游士之屬太史公曰其成資以編史記之十二而其書故隸漢秘閣劉向稍較定為三十三篇鮑

序

一

附錄

彪合之為十卷彪復與高誘各為之訓故而吳師道衷焉其用至于今而猶有未哲者仁和張維昇氏治鉛槧之業者累世矣於它書自謂難助而獨此策不減杜征南即必證之古而反之心有一字不安不已也蓋書成而諸揚扞之精

者皆傳之名之曰戰國策譚概問序于
不佞不佞嘗習諸儒先言天下之亂至
于戰國極矣王畿之大蠶食之使不能
當一小郡而千八百之君併而為七其
民日尋於干戈其俗有壯而無老有喪
而無葬者十餘世矣朝而六從暮而秦

序

二

衡小則市官大乃市國力用於陽智用
于陰巧之極至于易姓而人不知驚毒
之所發身滅而猶能快其恨即小有可
稱述者不過市魁盜俠之駟為仁義者
耳今天下稱極治至安歛手而承一帝
者凡十餘代闡闡詩書衿裾禮樂稱唐

虞服周孔蓋不獨齊魯為然使老子居
之尚猶以不獲覩淳古為恨而安用此
押闔揣摩之書為維昇氏之治之繇皇
考而上迨王父三世益精將無好其文
辭而已夫文辭之益于時至淺眇也然
而未可概論且諸儒先之所推譚理而

序

三

雄者孰有過于孟子興者孰其次則孫
卿第令儀秦代厲犀首之徒鼓頰而譚
天德王道為其自衷發之其快口當心
將必有甚焉者幸而利害之工深入于
中主之耳以顯於一時不幸而與中主
合出其恣睢簧鼓之技而貽譏于天下

後世則非其才之罪也且夫叙事者之有戰國策其于太史公昆季也左氏則匹敵也是三君子者而產于殷周之際當左右史之職興衰治亂之所以然與皇王心跡之微必能委曲貌擬使人躍然而興感何至寥寥迨今嗟乎此非諸

序

四

儒先所與曉也諸收譚極者左袒于茲策者也維昇氏三世則又左袒于譚極者也是故不辭而序之知我罪我我安與哉

吳郡王世貞撰



仁和後學柴應楠敬書

戰國策譚極敘

錢唐田藝蘅曰垂衣禪祚之世不常有典謨訓告之文不常作故詩亡而春秋興左右史散而戰國策行矣蓋文章也氣運也恒相爲經權者世極治則經以顯蘊而創百代之鴻猷世極亂則權以

序

乙

脩辭而濟一時之劇務際皇王之盛而欲爲從橫闔關之策不敢也膺戰爭之衝而欲爲典謨訓告之文不能也何以故時有所不宜而勢有所不迫也孔子於春秋孟子於戰國曷嘗不雅譚王道哉顧歷說即不入所如即不合辟諸飭

章甫逢掖以救焚溺之危需大羹玄酒
以活饑渴之孳吾見其隨盡而趣斃耳
非章逢大玄之不可也用之非其時投
之非其會也即欲以無為俎豆之譚井
田築鑿之策而解倉皇倒縣之民悟奔
走殘喘之主烏可得哉舉世學士解度

序

二

惠審勢率以王術而律戰國之策政所
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無足多譚也已
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名之曰梟伯挾六
經以令戰國策者命之曰梟儒通乎此
而後可以譚茲策也仁和張氏自主政
公與先兩大夫同舉於鄉而不佞竊為

交感者已四世矣維昇之皇大父又嘗
同事泓穎故雅知其世受孔孟之業而
善為蘇張之譚者至維昇而益善之迺
集今昔最善為譚者聚而成極以備是
家之闕以立一家之言茲譚極之所由
著也若夫較補正之異同識地里之沿

序

三

革則於茲策有赤幟焉是則維昇之所
以益善為譚者與且維昇少長垂衣之
世而故善為戰國之譚則文之昌而運
之隆也不益徵矣乎若蘅麟極捫蝨人
也玉塵室撫天口奚補又烏足以憑百
家之美譚

大明萬曆丁亥春三月九日書於品齋
精舍



虎林後學張文頴書

序

四

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揉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戰國策序

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

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

戰國策序

二

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耻競

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運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

戰國策序

三

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伏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抗殺儒士上

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
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
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
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
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
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
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
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字脫一故其謀扶

戰國策序

四

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
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
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
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校戰國策書錄

校戰國策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
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
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
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
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
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
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
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

戰國策序

十

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
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
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
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
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
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
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
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
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

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遠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

戰國策序

二

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

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戰國策序

三

戰國策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從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檇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讐納說

戰國策序

一

之從容養叔之習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遠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爲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揉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旣疏畧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

爲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戰國策序

二

題戰國策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三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

戰國策序

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慙殊爲踈略後再叩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堊思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鮮竇革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堊乃古地字又堊字見亢倉子鵠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思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

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

邪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証悉注於旁辯藥水之爲漬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

戰國策序

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尚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頃歲子辯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呂子大事記
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
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
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
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慤朴元祐在館中取
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
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粹諸本
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注於下因
高誘注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

戰國策序

三

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
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
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邪攷其
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注出丁卯實同時鮑
能分次章條詳述注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
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
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刪定官
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今威憲令則皆顯於
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

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旣據以校鮑誤因
序其說於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
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
吳師道識

戰國策序

四

戰國策後序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鹵莽尤甚宣和間得

戰國策序

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七本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坐惠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竇華作唐書釋武后用坐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坐乃古地字又坐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惠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

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

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而正文遺逸引

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告

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逾作瘡字

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者撫文切羊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五雅門中大夫藍諸晉

有亥唐趙有大夫庫賈音肇訓門玉篇一事驥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著

而噴鼓太平御覽二事而若耶以取銅破惡山鼻也

本之枝先王之志元和姓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春法非一四之志

秋後語二事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後平原君覽者注云覽擊鼓之名

戰國策序

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門注云後漢第八贊一碣石山在縣界

事燕頗為人勇驚而好士藝文類聚一事蘇秦為楚合從元戎以鐵為矢

長八寸一弩壯堂書鈔一事楚人以弱弓微繳十矢俱發

徐廣注史記一事韓兵入西周今成君辯說秦末救張守節正

義一事碣石九門本君辯說秦末救舊戰國策一事羅尚見秦王曰秦四

塞之險利於戰李善注文選一事蘇秦說孟嘗君守不利於戰

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

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

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其

以所聞見以爲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於姚注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注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

戰國策序

三

戰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爲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疎畧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殷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疎畧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

戰國策序

一

專以史記爲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闢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爲傳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據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

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爲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爲齊宜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爲西周君而指爲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爲西周洛陽爲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爲何人魏惠王盟曰里以爲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爲後人所補以魏幾鄆陵爲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爲楚

戰國策序

二

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梁爲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爲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詭爲不可廢陳軫爲絕類離群蔡澤爲明哲保身聶政爲孝樂羊爲隱忍君王后爲賢智婦人韓幾瑟爲義嗣衛嗣君爲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郊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

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爲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

戰國策序

三

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爲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

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校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爲是特求其故而爲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

戰國策序

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仗正以爲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闕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惟恐其不深擇闔之辭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辨難鮮紛慷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說者

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琴從親之利以爲秦兵不出函谷

戰國策序

五

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敎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正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

於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僞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

戰國策譚椒凡例

是策自漢而下名公詎儒多所議論而鮮有成集者唯陸文裕張太岳陸北川唐荆川田豫陽許若山歸震川王父與瀛公田香字十餘家評抄其一段一事者各見之文集子史悉羅而置之上方其總譚國策不宜偏屬者俱列之篇首爲譚椒附錄

是策文鮑氏所加塗抹等字吳氏校本舊並存疑然字多重疊殊不便讀今止錄元字增字

戰國策凡例

削之有一二訛舛者仍註於下

策內列侯名或註或不註今於諸書可考者補入無者仍舊

吳師道較本於秦策無李斯上逐客書楚無弱弓對中山無響士章今從舊本以諸善本參之補入焉雖非吳氏校註者然亦不失爲全策

舊本列國之下雖有地名俱與國朝不同今按一統志各註今時地名於每國之首以便觀

覽至於篇中不敢繁雜混入吳氏校証者

戰國策舊本無地圖然古今地名沿革不同且縱橫之譚未易通曉茲按戰國地圖參入國朝地圖列之篇首庶達近攻取之勢一覽在目

策中事有可疑文有缺失考之各書聞之名言即於上方曰按某書某人云

是策鮑氏定爲十卷然策之多者卷帙獨重或不便於觀覽合以其多者分爲某卷上某卷

戰國策凡例

二

下以列之而卷則仍其舊

劉向所校定三十三篇鮑彪合爲十卷更次章條正其衍說吳師道譏其淆亂元次然不可偏廢茲篇目仍劉卷章因鮑庶今二氏之意吳師道所校註其中正曰者著其永明補曰者發其遺漏參訂二氏之意極爲微妙時本有雖從吳氏註而或削其議論茲從舊本考証之不敢加損以失吳氏本旨

諸本刻者多以宋衛中山等國連合爲一殊爲

失體今各開卷以別之

是策古今序題識者甚多然繁冗不能盡載今止或註或校者錄之其他有一二議論可取亦收之附錄庶不沒其善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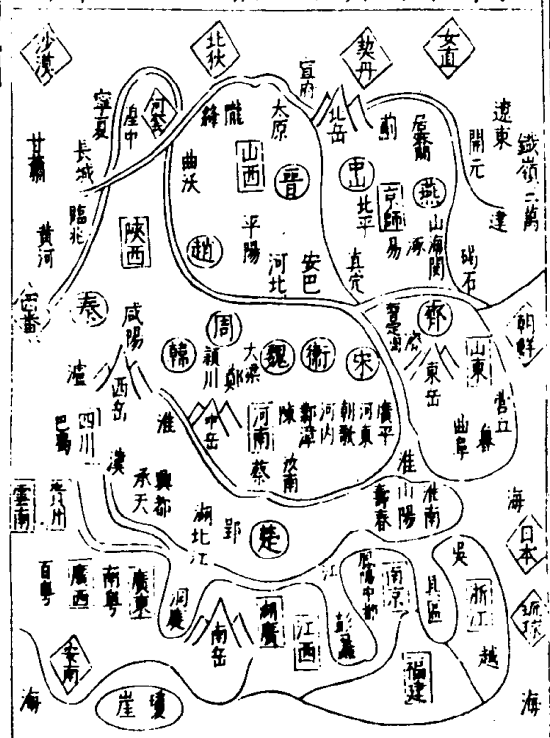
戰國策譚概凡例

終

戰國策凡例

三

戰國并國朝地理圖



戰國地圖

渾沌既分陵谷高下自然成象而都邑因之唐虞時中國未廣其地里亦無所傳至周遂分爲千八百國即今一郡一邑也春秋并爲十二戰國又并而爲七所謂離爲十二合爲六七是也及夫嬴秦既滅二周盡吞六國始成一統曾未二世而復歸于漢以至我朝其沿革分裂大自不同俱詳于列國之下茲不復贅云

戰國策譚極姓氏

賈誼	字子政彭城人	洛陽司馬遷	字子長龍門人
劉向	字子政彭城人	高誘	字季子長龍門人
陸機	字士衡華亭人	劉勰	字季子長龍門人
劉禹錫	字夢得中山人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
劉知幾	字子玄弘城人	晁以道	字子厚河東人
曾鞏	字子固南豐人	張耒	字文潛淮陰人
司馬光	字君實夏縣人	王安石	字介甫臨川人
蘇軾	字子瞻眉山蘇轍	字子由眉山	人
胡寅	字明仲崇安人	林之奇	字少穎侯官人
劉辰翁	字會孟廬陵人	呂祖謙	字伯恭金華人
賈家	字子固南豐人	尹起莘	字子厚河東人
鮑彪	字元晦婺源人	羅大經	字景綸廬陵人
朱熹	字元晦婺源人	馬瑞臨	字子厚河東人
姚宏	字令聲剡川人	李文叔	字子厚河東人
吳萊	字子厚河東人	吳師道	字子厚河東人
黃震	字東發慈溪人	陳仁祖	字子厚河東人
耿延禧	字百順山東人	李塗	字子厚河東人

戰國策姓氏		王應麟	字伯厚慶元人	葉夢得	字景盧鄞陽人
		真德秀	字景元浦城人	洪邁	字景盧鄞陽人
		樓昉	字子	王覺	字清源人
		姚寬	字令威列川人	金履祥	字蘭谿人
		高似孫	字子	楊維禎	字應夫會稽人
		方孝孺	字希直寧縣人	楊士奇	字以行泰和人
		王懋	字敬勉錢塘人	王鏊	字濟之吳縣人
		吳寬	字原博長洲人	丘濬	字仲深瓊山人
		邵寶	字臣賢無錫人	錢福	字與謙華亭人
二		李應禎	字禎伯長洲人	李東陽	字賓之茶陵人
		李夢陽	字獻吉慶陽人	何孟春	字子元郴州人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	康海	字德淵武功人
		何景明	字仲默信陽人	陸深	字子淵上海人
		鄒守益	字謙之安福人	楊慎	字用修新都人
		霍韜	字渭先南海人	王廷相	字子衡儀封人
		許相卿	字台仲海寧人	林希元	字茂貞同安人
		田汝成	字叔本錢塘人	陳沂	字魯南鄞縣人
		陸燾	字子餘長洲人	羅洪先	字達夫吉水人

戰國策姓氏		唐順之	字應德武進人	許應元	字子春錢塘人
		黃省曾	字勉之吳縣人	薛應旂	字仲常武進人
		許應亨	字子夏錢塘人	馮叔吉	字汝迪慈谿人
		柯維騏	字奇純蒲田人	閔如霖	字師望烏程人
		諸燮	字子栢餘姚人	吳鼎	字惟新錢塘人
		凌約言	字季默烏程人	茅瓚	字邦獻錢塘人
		歸有光	字熙甫崑山人	董份	字用均烏程人
		高儀	字子象仁和人	瞿景淳	字師道常熟人
		王慎中	字道思晉江人	汪道昆	字伯玉歙縣人
三		茅坤	字順甫歸安人	余有丁	字丙仲鄞縣人
		張之象	字玄超華亭人	張居正	字叔大江陵人
		王世貞	字元美太倉人	何洛文	字啓圖信陽人
		徐中行	字子與長興人	馮覲	字晉叔海寧人
		朱碩燾	字孔炎南陽人	沈津	字維敬從化人
		王祖嫡	字胤昌信陽人	黎民表	字維敬從化人
		胡汝嘉	字江寧人	龍德孚	字伯貞武陵人
		李元齡	字仁卿成都人	王緘	字仲默文安人
		胡時化	字	歐大任	字慎伯南海人

李 裴 字子田內鄉人 李 蔭 字裴美內鄉人

徐成位 字惟性景陵人 劉黃震 字玄子光州人

林夢鶴 字獻復信陽人 沈懋學 字君典宣城人

陸 穩 字汝成湖州人 張應登 字王車內江人

張 洲 字子登仁和 王士崧 字中叔臨海人

田藝衡 字子藝錢塘人 王士性 字恒叔臨海人

戰國策譚椒姓氏 終

戰國策姓氏

四

戰國策譚椒附錄

劉勰曰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不叙故卽簡而爲名也

又曰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書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秦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楊班儔矣

劉知幾曰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并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楚燕齊三晉宋

戰國策附錄

一

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或云漢代

劉向以戰國游士爲策謀因謂之戰國策

朱熹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

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

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

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

偉氣非衰世治國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

真是奇偉豈易及也

李文叔曰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押闔諂誑

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尚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作以至於周而文物大略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說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寢淫陵遲幽厲承之於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

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於是浮而散之鍾於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馬端臨曰崇文總目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錄舊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長短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向以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凡十二國三十三篇繼春秋以後記楚漢之興總二百五十年事今篇卷亡缺第二至三十一至三闕又有後漢高誘註本二十卷今缺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吳萊曰自其文辭言語而觀之雖楚漢戰爭之勢尚爲近焉已不能盡及其它則曹魏鼎足而割劇李唐參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術相傾議臣蠱起曾無異於戰國楚漢紛紜之時者竟未嘗有一言語之機動一文

辭之譎勝雖以當時史臣極力摹擬而爲之亦且羞澁畏懦衰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辨士說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讀國策者卓然自爲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

耿延禧曰昔袁悅之還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從秦宓借戰國從橫用之何爲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叙事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

戰國策附錄

中

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

王覺曰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於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

黃震曰甚矣三代既降人才隨世以就功名尚皆依倣先王之餘至戰國而後肆無忌憚也管仲之所營者功利也然必假大義而後能致諸侯之服從子產叔向之所優者詞辯也亦必昭舊典而後能却強國之侵暴更春秋入戰國七雄爭強風俗益變雖使管仲復生盟誓已無所施雖使子產叔向可作辭命已無所恤惟日夜鯁鯁然謀所以侵人之國亦日夜惴惴然懼人之侵其國利害交戰志念

戰國策附錄

五

搖蕩士生其間始習爲揣摩之術以軒輊之朝秦暮楚條寒條暑舉四海生靈之命盡簸弄於游士三寸之舌諸侯明知爲其所詐而不敢問明知爲其所敗而不敢殺何也忤於此必逸於彼毒於我將滋甚也殺其一必杜其餘我將無與共國也嘻其無忌憚也固宜然今考其所謂揣摩大要不過合從離橫之兩端要其節目又不過獻地於彼取償於此或陰合以緩兵或中立以乘弊之數說展轉

相因無非故智授機轍用有同套括如馮章之獻漢中以給楚卽張儀之獻商於以給齊如陳翠之說燕太后以質子卽左師觸讐之說趙太后以質子獻珥立后昭惠所用向楚卽薛公所嘗伺齊夜行自喻段產所用說新城君卽白珪所嘗說新城君忠妾進酒之喻蘇秦旣嘗用之以鉗燕蘇代又復用之以鉗燕王斗說齊宣王爲寇必使工爲國不使工而使僻魏牟說趙爲寇必待工爲天下不

戰國策附錄

六

待工而使幼艾他日客有謂冥馬必待工者亦此類也淳于髡謂兔犬俱斃而田父取之蘇代謂蚌鷸相持而漁人得之他日陳軫謂兩虎旣斃一舉盡得者皆此類也甚至道閭土梗之鄙語蘇秦旣施於孟嘗再施於李兌脇以他有美女之細術張儀先用於鄭襄以取金後用於鄭襄以脫身儀秦之於戰國所謂傑然其間爲游說宗師者且一說而一身襲用之況於其餘又可槩見特以天下分裂

辨說交馳此之不容彼之必售一時諸侯不得不屈以聽之其所以念生民之禍蓄時人之怒者蓋非一日之積七雄旣并而爲秦士之見賤也亦勢矣嗚呼士所以措天下於治者也而反以助天下之亂尚得謂之士乎愚嘗謂戰國二百餘年間惟魯仲連正名義止帝秦爲天下士惟孟荀明正道宗孔氏爲萬世士彼紛紛者不足言士

洪邁曰劉向叙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莒本

戰國策附錄

七

字多脫誤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余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抄藝文類序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傳極群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採之事九十有二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

晁以道曰漢劉向校定三十三篇東西周各一

秦五齊六楚趙魏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
各一舊有五號向以爲皆戰國時游士策謀
改定今名其事則上繼春秋下繼漢楚之起
凡二百四十五年之間崇文總目多缺至皇
朝曾鞏校書訪之士大夫家其書始復完漢
高誘註今止十篇余逸歷代以其記諸國事
載於史類予謂其紀事不皆實錄難盡信蓋
出於學從橫者所著當附於此

戰國策附錄

八

馬遷史記雜取諸書及野語流傳會聚之所
成也故戰國一節不敢使與左傳同便爲成
書直加據史而戰國策本遷所憑依粗有諸
國事讀者以歲月驗其先後因之以知得失
或庶幾焉且其誤權立計有係當時利害之
大者學者將以觀事變固不宜略然十纔一
二耳其餘纖碎反覆徒競錐刀之細市井小
人之所羞稱所謂不足以挂牙頰也又烏在
其皆可喜而可觀哉夫習于僂陋淺妄之誇

說使與道德禮義相亂其爲學者心術之巨
蠹甚矣

高似孫曰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
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
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
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者於秦齊又
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
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
之汨有不可得而辯者况於楚漢春秋陸賈

戰國策附錄

九

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
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
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
陳祖仁曰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
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
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於戰國當時之君臣
惴惴焉惟欲強此以弱彼而游談馳騁之士
逆探巧合彊辯深語以鬪爭諸侯矜讐妻子
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

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償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

方孝孺曰文武之道至於春秋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墮而篡弒爭奪之事

戰國策附錄

十

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能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與師臨之而徵其貳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耻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

戰國策附錄

十一

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申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卽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也矣悲夫

李塗曰孟子之辨是非不計利害而利害未嘗不明戰國策之辨計利害不計是非而二者胥失之

李夢陽曰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李子曰策有四尚

尚一足傳傳斯述矣况四乎四者何也錄往
者迹其事考世者證其變工文者模其辭好
謀者襲其智襲智者謫模辭者巧證變者會
迹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
也以比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
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眸
細眈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
識記之博洽談之奇俛故曰迹事者該而其
爲書也立從橫倡押闔勢利啖輒譏誑傾奪

戰國策附錄

十二

無復廉耻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群兒一餅
爭獲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
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橫議膠固
申韓爲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
竊其矩陷擠者規其險謬諛者程其欺故曰
襲智者謫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
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辨而一言
之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儒服其意淵眈其體
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

模辭者巧李子曰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
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謫以
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夫俗成於尚士壞
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安於習
述者徇於襲雖知其非駁駁入之矣佛老其
類也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
也先王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發乎
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
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弊巧謫

戰國策附錄

十三

相射遂爲戰國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
駁駁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
反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

王廷相曰戰國策者先秦紀事之書也要其指
歸堯舜三王之餘戮而仁義聖智之蔽塞也
何以言之攝權變以鈎利蓄狙詐以交外倖
近小以爲得便苟偷以爲安其心隱忍其事
欺謾其術鄙陋委瑣畔於正軌遠矣而時君
闇劣憚於禍患一切傾心聽之由是兵戈徧

於九域生民塗其肝腦古昔聖人休靜天下之澤斬然無存嗟乎世變至此極矣當是之時秦獨強秦人出關六國之人皆動非兵戈之構則要質之講非應秦之敵則與國之合由是觀之雖有孟子仁義不忍之心井田常產之政夫孰暇而聽之又安能施之耶故曰堯舜三王之餘戮而仁義聖智之蔽塞也雖然自春秋以還二百餘年之跡使無是書則湮鬱無聞仰稽世變之學亦在所不可廢矣

戰國策附錄

十

馮叔吉曰論者以是書逞揮闔之雄明其說天下者在所當權噫亦甚矣彼國策者時然耳余謂知其說者天下可運諸掌也如其文史記猶撫之况今學士哉至若蔡氏論處功名之際蘇子談兵樽俎之間魯連抗義於帝秦之時其工擇言於中酣之頃皆不詭於儒家指畧彼以縱橫長短而黜之非儒之通者也

陸深曰余喜讀蘇氏書側聞先儒悉謂蘇實原

於戰國策竊以是書古昔大儒多以其縱橫之習鄙而棄之故視他古書舛錯尤甚中間雖經劉氏曾氏之手今所傳本則鮑彪氏吳師道氏所為校釋蓋因劉曾之舊而加密焉者鮑氏嘗詆高誘為陋儒然鮑之高論自專動以聖賢律游說之士是其所短而吳氏主於攻擊鮑氏持論徃徃失之太過反有不若鮑之得其平者

楊慎曰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

戰國策附錄

十五

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之傳各以其意什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

田汝成曰自周之尚文也其末不得不勝其流不得不史仲尼因史記而修春秋詞嚴義正為萬世法一降而為左氏國語再降而為戰國策其書不同各紀一時之事有足采者但

正者十三而譎者十七耳亦時使之然也所謂其敝也譎者是矣逐客坑儒焚書之禍又何採怪乎

王世貞曰檀弓考工記孟子左傳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叙事則化工之肖物

又曰宋姚宏戰國策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采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其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

戰國策附錄

七

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家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陵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今本所無也至於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茅坤曰蘇秦張儀并戰國縱橫游說之詞達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觀覽特其詞言利處則諱其害言得處則蔽其失亦自有聳躍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

王象曰余觀劉子政精忠直諒哀最漢儒乃其博物洽聞總百家之叙讐及戰國一書或以其退孔孟而進從橫者流爲是策疵夫孔子尚矣孟氏違七雄角力之會屹然述唐虞三代之德妾婦儀衍詆訶宋桎勾踐淳于髡輩諸游士寧不謂簞絕賢豪哉然其馮軾盛騶環歷齊梁鄒滕之國緩頰以干其主暇則鼓掌奮鬚聚談以相靡方諸游士明辨而是策顧不一二記載也抑斯世迂濶王道黜其說

戰國策附錄

七

弗錄耶非然也儒者之視百家縣隔奚啻逕庭今讀孟氏書七篇炳然明備若星日中天是策僅存而舛衍殘闕矣次者幾半余意當其時道術雖烈而人心涇渭不遽漸淆故其推尊孟氏與六籍孔子同科罔敢以王道雅談亂之權謀押闔之說合載而傳也疇曰迂之弗錄耶司馬子長上下古今才識甚偉獨怪其傳孟氏以雕龍炙轂者附之及其論六家指要直麾從橫者流不列蓋謂其家猶不

得與六家並矧孔孟哉近世覽是策者往往律以孔孟之道互較失得譬欲派涇流而混之渭也非篤論矣然則策何以傳也周季二百餘年國列政具人該物叢考往者所必攬述且其書比物連類旁稱遠引情深辭蔚又秉彤修翰之赤幟也至其闕時之急而善爲揣摩能以微言隱義相感動大功有足多者顧善用之何如耳

姚三才曰國策衰世之文乎右權游俠而左道

戰國策附錄

十八

德其於忠臣義士燭名爲尚跡者猶能聞而揚之則剝之上九所謂碩果不食者也然雄辨變幻自是宇宙間一種好文字以故太史公多祖之而回視左國亦諒淺矣

李袁曰劉向序戰國策謂戰國之士度時君所能行而爲之說茲其意未過也而曾子固乃非之云戰國遊士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害云云考張儀說楚王曰從人飾說虛詞高主之

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子固得非祖之此耶而重抑劉說何也

胡汝嘉曰春秋戰國王侯文士之詞淳古玄奧妙奪化工莫知師傳無從擬議初學熟讀潛玩自然神與意會譬之吸沆瀣餐朝霞不惟可以洗滌塵襟亦將變易肺腑矣

張一鯤曰諸凡書非出六經者亡能絕純而亡皆顧其純而可觀可多識者在其訾而不可訓者亦在如夏璜之潤考蜀錦之文綉紕類

戰國策附錄

十九

莫得而掩也然卒莫得棄也孔子物語絕其後二百四十餘年戰國相殘相墮相襲相磨而爲楚漢誰爲甄序而信諸遠雖有陸賈司馬遷無所事載筆矣是史氏之綜軸也押闔短長誦誑相傾奪之說卽不根諸理道然縱之以陽閉之以陰肌豐而力沈骨勁而氣猛驟迴於咫尺不爲近而步逸於八極不爲遠曉變其故詞不爲襲而甲折其新意不爲駭古今設文之士率曰先秦秦之先非六國乎

其文之可讀者具是是文家之郭郭也山東之主愚於策士矜激泛濫之說而傾其國故秦閉關謝客儀秦衍軫之徒亦自愚於其說而殺其軀故蕭曹輩與宗黃老而塞兌關中之主又自愚于其狙詐武健而亡其天下故漢鮮網是主臣之轍鑑也胡可言棄也讀是書者譬如求魚海濱伐材山林至於鱗介之修短柯條之鉅細在漁人匠者審擇之而已審擇之則子長文之爲史記表悅齋之爲天

戰國策附錄

三

下要書李文叔名之爲至寶不審擇之則如曾子固所云禁之戒之放絕之而已嗟乎楚之檣杵魯之春秋一也申韓之語不必仁義而諸葛武侯有味乎其說七法五輔八觀諸篇不必純乎王道而房僕射手注爲之究心故夫書不必盡出於六經者然後可無棄也沈津曰十二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亦可謂博且富矣太史公採擇以成史記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而好之夫人患理之不明

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爲病也矧是書記二百四十五年之事有可以考鏡者乎

田藝衡曰六經之後便有左國戰國之文非無美辭或理不副之耳若夫推及本原攻微奇詭闕衍無外要眇入微後世談士極其從橫變化卒不能出其範圍得不謂之妙絕籌策者乎略其理而審其辭斯固足多也已

戰國策附錄

三

大不知量也今之士莫不以三代震世豪傑自命求其一言而卽取相位者誰與因一言而卽讓相位者誰與能因一言而卽退一相進一相者又誰與竊慮今之辭章論策非不累千萬言欲求如當時足以排難解紛卻敵存國於呼吸間者或不能不爲之縮舌遠讓三百舍矣知此者然後可與譚是策也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凡二十一章

秦興師臨周章 秦攻宜陽章

東周與西周戰章 東周欲為稻章

昭獻在陽翟章 秦假道於周章

楚攻雍氏章 周最謂呂禮章

周相呂倉章 溫人之周章

或謂周最章 石行秦章

蘇厲為周最章 謂周最曰章

戰國策目錄

為周最謂魏王章 趙取周之祭地章

杜赫欲重景翠章 周共太子死章

三國隘秦章 宮他亡西周章

昭翦與東周惡章 嚴氏為賊章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凡十七章

薛公以齊章 秦攻魏將犀武章

秦令樗里疾章 雍氏之役章

周君之秦章 蘇厲謂周君章

楚兵在山南章

楚請道於二周章

司寇布章

秦召周君章

犀武敗於伊闕章

韓魏易地章

秦欲攻周章

宮他謂周君章

謂齊王曰章

三國攻秦反章

犀武敗周章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凡十三章

魏鞅亡魏入秦章

蘇秦始將連橫章

戰國策目錄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向謂秦王章

張儀說秦王章

張儀欲假秦兵章

司馬錯與張儀章

張儀之殘樗里章

張儀欲以漢中章

楚攻魏張儀謂秦章

田華之為陳軫章

張儀又惡陳軫章

陳軫去楚之秦章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凡十六章

齊助楚攻秦章

楚絕齊章

秦惠王从章

義渠君之魏章

醫扁鵲章

秦武王謂甘茂章

宜陽之役馮章謂章甘茂攻宜陽章

宜陽未得章

宜陽之役楚畔秦章

秦王謂甘茂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章

甘茂相秦章

甘茂約秦章

涇山之事章

秦宣太后章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凡十七章

戰國策目錄

三

薛公爲魏謂魏冉章秦客卿造章

爲魏謂魏冉章

謂魏冉曰和不成章

謂穰侯曰章

謂魏冉曰楚破秦章

五國罷成臯章

范子因王稽章

范雎至章

應侯謂昭王章

秦攻韓圍涇章

應侯曰鄭人章

天下之士章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章

應侯失韓之汝南章秦攻邯鄲十七月章

蔡澤見逐章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凡十章

秦取楚漢中章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章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

秦昭王謂左右章

元連上爲一章

楚魏戰於涇山章

楚使者景鯉在秦章

楚王使景鯉如秦章秦王欲見頓弱章

頃襄王二十年章 或爲六國說秦王章

戰國策卷第七

戰國策目錄

四

秦五 凡八章

謂秦王曰臣竊感章秦王與中期章

獻則謂公孫消章 樓梧約秦魏章

濮陽人呂不韋章

文信侯欲攻趙章

文信侯出走章

四國爲一章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 凡十七章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章

齊將封田嬰於薛章靖郭君將城薛章

靖郭君謂齊王章 靖郭君甚喜齊貌辨章

邳鄆之難趙求救章南梁之難韓氏請章

成侯鄒忌為齊相章田忌為齊將章

田忌亡齊而之楚章鄒忌事宣王章

鄒忌修八尺章 秦假道韓魏章

楚將伐齊魯親之章秦伐魏陳軫合三晉章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齊章

戰國策卷第九

戰國策目錄

齊二 凡八章

五

韓齊為與國章 張儀事秦惠王章

犀首以梁為齊戰章昭陽為楚伐魏章

秦攻趙趙令樓緩章權之難齊燕戰章

齊攻趙長平齊楚救章

或謂齊王曰周韓章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凡十一章

楚王死太子在齊章齊王夫人死章

孟嘗君將入秦章 孟嘗君在薛章

孟嘗君奉夏侯章章孟嘗君讌坐章

孟嘗君舍人章 孟嘗君有舍人章

孟嘗君出行國章 淳于髡一日章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章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凡十一章

齊人有馮諼章 孟嘗君為從章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孟嘗君逐於齊章

戰國策目錄

齊宣王見顏觸章 先生王斗章

齊王使使者問趙章齊人見田駢章

管燕得罪章 蘇秦自燕之齊章

蘇秦謂齊王曰章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凡一章

蘇秦說齊閔王章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凡九章

齊負郭之民章 王孫賈年十五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章

燕攻齊齊破章 貂勃常惡田單章

田單將攻狄章 濮上之事章

齊王建入朝章 齊以淖齒之亂章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 凡二十章

齊楚構難章 五國約齊以伐秦章

荆宣王問群臣章 昭奚恤與彭城君章

戰國策目錄

七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章

江尹欲惡昭奚恤章 江乙欲惡昭奚恤章

江乙說於安陵君章 江乙為魏使於楚章

郢人有獄章 城渾出周章

韓公叔有齊魏章 魏氏惡昭奚恤章

江乙惡昭奚恤章 楚杜赫說楚王章

楚王問於范環章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章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

張儀相秦謂昭睢章 威王問於莫敖章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凡九章

魏相翟強死章 齊秦約攻楚章

術視伐楚章 四國伐楚章

楚懷王拘張儀章 楚王將出張子章

秦敗楚漢中章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章

女阿謂蘇子章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凡十章

戰國策目錄

八

蘇子謂楚王曰章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章

楚王逐張儀於魏章 張儀之楚貧章

楚王令昭睢之秦章 張儀逐惠施於魏章

五國伐秦魏欲和章 陳軫去楚之魏章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章

唐且見春申君章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凡十三章

或謂楚王曰章 魏王遺楚王美人章

楚王后死未立后章莊辛謂楚襄王章

齊明說卓滑章 或謂黃齊章

長沙之難章 有獻不死之藥章

客說春申君章 天下合從章

汗明見春申君章 楚考烈王無子章

虞卿謂春申君章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凡十七章

戰國策目錄

九

知伯從韓魏兵章 知伯帥趙韓魏章

張孟談既固趙宗章晉畢陽之孫章

魏文侯借道章 秦韓圍梁燕趙救章

腹擊為室章 蘇秦說李兌章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章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章

秦王謂公子他章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章

甘茂為秦約魏章 謂皮相國章

或謂皮相國章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章

謂趙王曰三晉合章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凡七章

蘇秦從燕之趙章 秦攻趙蘇子為謂秦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章

武靈王平晝章 王立周紹為傅章

趙燕後胡服章 王破原陽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

戰國策目錄

十

趙三 凡二十三章

趙惠文王三十年章趙使仇赫之秦章

齊破燕趙欲存章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章

富丁欲以趙合章 魏因富丁章

魏使人因平原君章平原君謂馮忌章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秦攻趙於長平章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章

秦趙戰於長平章 秦圍趙之邯鄲章

說張相國章 鄭同北見趙王章

建信君貴於趙章 衛靈公章

或謂建信君章 苦成常謂建信君章

希寫見建信君章 魏虺謂建信君章

秦攻趙鼓鐸之音章齊人李伯見孝成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凡十九章

為齊獻書趙王章 齊欲攻宋秦今趙賈章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章

五國伐秦無功罷章樓緩將使伏事章

戰國策目錄

虞卿請趙王章 燕封宋人榮釜章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章

趙使趙莊合從章 翟章從梁來章

馮忌為廬陵君章 馮忌請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曰章 秦攻魏取寧邑章

趙使姚賈約韓魏章魏敗楚於陘山章

秦召春平侯章 趙太后新用事章

秦使王翦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 凡二十七章

知伯索地於魏章 樂羊為魏將章

西門豹為鄴令章 文侯與虞人期章

魏文侯與田子方章魏武侯武侯與諸大夫章

魏公叔痤為魏將章魏公叔痤病章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章

齊魏約而伐楚章 蘇秦拘於魏章

陳軫為秦使於齊章張儀惡陳軫於魏章

戰國策目錄

張儀欲窮陳軫章 張儀走之魏章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章

張子儀以秦相魏章張儀欲并相秦魏章

魏王將相張儀章 楚許魏六城章

張儀告公仲章 徐州之後犀首謂梁章

秦敗東周與魏戰章齊王將見燕趙楚章

魏今公孫衍請和於秦章

公孫衍為魏將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 凡十七章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章

犀首見梁君章 蘇代爲田需說章

史舉非犀首章 楚王攻梁南章

魏惠王死章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章

魏文子田需周宵章 魏王今惠施之楚章

魏惠王起境內衆章 齊魏戰於馬陵章

惠施爲齊魏交章 田需貴於魏王章

秦召魏相信安君章 秦楚攻魏圍皮氏章

戰國策目錄

三

龐葱與太子章 梁王魏嬰觴諸侯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 凡十章

秦約趙而伐魏章 芒卯謂秦王章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章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章

華軍之戰魏不勝章 齊欲伐魏魏使人章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章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章

華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 凡十七章

獻書秦王曰章 八年謂魏王曰章

魏王問張旄章 客謂司馬食其章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章

穰侯攻大梁章 白珪謂新城君章

秦攻韓之管章 秦趙構難而戰章

戰國策目錄

十四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章

樓梧約秦魏章 芮宋欲絕秦趙章

爲魏謂楚王曰章 連上爲一章

管鼻之今翟強章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章

秦拔寧邑魏王今人章

秦罷邯鄲攻魏章 魏王欲攻邯鄲章

周肖謂宮他章 周最善齊章

周最入齊秦王怒章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章

信陵君殺晉鄙章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王與龍陽君章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章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韓一 凡二十四章

三晉已破智氏章 成午從趙來章

魏之圍邯鄲章 申子請仕章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章

張儀謂韓王曰章 楚昭獻相韓章

戰國策目錄

主

秦攻陘韓使人章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章

鄭疆載八百金章 鄭疆之走張儀章

宜陽之役楊達謂章秦圍宜陽游騰謂章

公仲以宜陽之故章秦韓戰於濁澤章

顏率見公仲章 韓公仲謂向壽章

或謂公仲曰聽者章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章

王曰向也子曰章 或謂魏王王倣章

觀鞅謂春申君章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凡二十一章

楚圍雍氏五月章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章

公仲爲韓魏易地章錡宣之教韓王章

襄陵之役畢長謂章公叔使馮君於秦章

謂公叔曰公欲得章謂公叔曰乘舟章

齊今周最使鄭立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疆爲楚章

戰國策目錄

主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疆章

齊明謂公叔曰章 公叔將殺幾瑟也章

公叔且殺幾瑟也章謂新城君曰章

胡衍之出幾瑟章 幾瑟亡之楚章

冷向謂韓咎章 楚令景鯉入韓章

史疾爲韓使楚章 韓傀相韓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 凡二十四章

或謂韓公仲曰章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章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章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章東孟之會章今連上為一章

韓陽役於三川章 秦大國也章

張丑之合齊楚章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章

公仲使韓珉之秦章韓相公仲珉使韓侈章

客卿為韓謂秦王曰章舊三章為一章

韓珉相齊章 或謂山陽君曰章

戰國策目錄 十七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章

秦昭楚而伐齊章 韓氏逐向晉章

張登謂費繇章 安邑之御史章

魏王為九里之盟章建信君輕韓熙章

段產謂新城君章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燕一 凡十五章

奉陽君李兌章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章

權之難燕再戰章 燕文公時章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章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

宮他為燕使魏章 蘇秦死其弟蘇代章

燕王曾既立章 初蘇秦弟厲章

蘇代過魏章舊三章相連鮑以後二章為一章姚本第三章別提作行恐當自

是 燕昭王收破燕章

齊伐宋宋急章 蘇代謂燕昭王曰章

燕王謂蘇代曰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

戰國策目錄 十八

燕二 凡十四章

秦召燕王章 蘇代為奉陽君章

奉陽君告朱謹章 蘇代為燕說齊章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章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章

陳翠合齊燕章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章

燕饑趙將伐之章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章

或獻書燕王章 客謂燕王曰章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章

齊魏爭燕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燕三凡五章

齊韓魏共攻燕章 張丑爲質於燕章

燕王喜使栗腹章 秦并趙卅向迎燕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戰國策目錄

十九

宋 衛凡十四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章公輸般爲楚設機章

犀首伐黃章 梁王伐邯鄲章

謂大尹曰章 宋與楚爲兄弟章

宋康王之時章 智伯欲伐衛章

智伯欲襲衛章 秦攻衛之蒲章

衛使客事魏章 衛嗣君病章

衛嗣君時胥靡章 衛人迎新婦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中山凡十章

魏文侯欲殘中山章犀首立五王章

中山與燕趙爲王章司馬喜使趙章

司馬喜三相中山章陰姬與江姬爭爲后章

主父欲伐中山章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章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章

昭王旣息民章

總四百八十六章

鮑彪變亂古文學者喜尚新異幾亡其舊

戰國策目錄

三

今以元本卷第章次列于目錄著于篇首
庶幾得據以有考云吳師道識

目錄終

戰國策譚微卷第一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武林張文耀校輯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縣

今府洛陽今縣穀城今縣鞏縣今縣偃師今縣

偃師今縣鞏縣今縣偃師今縣鞏縣今縣

日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

立封其弟獨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

即鄭鄭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下都以為都

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為都項氏是為

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城故地封桓

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

公馬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鄴也

東周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

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為西周

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

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

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

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

於華以奉王號東周既號奉王者為東

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

周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

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所載致伯陽勝之

類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者皆謂

戰國策卷一

一

戰國策卷一

二

安王

威烈王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末世

上策以東西周稱決不當係之王處以

西周即王故此係以安王桓惠武等公著在

係以惠公彼西周桓惠武等公著在

史冊獨不見乎安王桓惠武等公著在

二君故多稱主其策中周君皆指東西

如秦與師求則章蘇厲為周最章絕止

以嚴氏為賊一條遂出安王不知乃烈

王時事又誤也鮑用意雖勤

傳會外謬者多並見各章

嚴氏為賊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

正曰韓策陽堅此作堅字有訛索隱曰紀年韓

山堅賊其君哀侯韓山堅即韓嚴非嚴遂使聶

政殺俠累事也而陽堅與焉小使也韓策名堅

計周之國... 遺之... 周君正語之曰... 寡人... 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 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王五年王都東周若以王都... 爲尊則舊卷首東周是矣

道周出二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

遣之乘四馬也一車駕韓使人讓周讓則責也

周之今已不行於諸侯矣正曰周君患之客謂

此東周君也策文明曰小國周君患之客謂

周君正語之曰客謂周君曰正語少正猶直也

寡人孤寡不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堅與之故

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待命小國不足以容賊

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元在東周策時周

雖足以文周而周君實爲天下通逃主所謂

王五年王都東周若以王都爲尊則舊卷首東周是矣

戰國策卷一

赧王周紀慎觀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

武公正曰西周不當係之王前已論之

西周桓威惠武等公東周惠公昭文君

雖見史傳然年世不明事實難附鮑所

附赧王諸章據史亦有不可考者然無考

者悉從附焉係王既非不復添論○錡

京大謬○按周紀西周君齊秦周君王

赧卒宋忠曰云云正義曰非也西周公

即西周武公王赧即周王也周君與王

赧此年俱卒通鑑書赧王入秦大事記

謂當從之史行周君二字又楚世家楚

爲臣明矣豈可舍爲一人乎

周共太子死周紀云西周公之共太子死正

有誤而下注周有玉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

史之... 司馬翦... 謂楚王

適猶定也故與莫司馬翦司馬楚將謂楚王

曰何不封公子咎周君而爲之請太子請太子

左成楚人正曰此類當因舊注凡有明微者

當曰某國臣正義注此正作謂司馬翦曰周君

不聽是公之智困困不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

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

爲之資以公若欲爲太子此左成告翦之辭因令

人謂相國御展子楚相之廣夫空廣夫空臣也空其名

曰王類欲令若爲之王楚王類猶以若汝此徒

戰國策卷一

士也此亦左成喻翦之言徒猶悍也居中國不

便於相國二士居中與國事以其悍故相國不

國之所欲也故以相國令之爲太子此策周紀

周正曰見上補曰共恭

謂齊王凡言謂言爲而不人失之也猶言或爲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云云事在報王十七年

禮之相在報王二十九年此則王當齊周最以養

周紀報王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以養

當填襄王之世相距凡四十年不可定爲周王

時也按策西周兩章皆云最爲太子而東周又

出最名無曰太子云者疑或自是二人然無所

詩經元曰為最
第送大公第
士真修學

七上歐曰左
如如如如如
如如如如如

考曰王何不地齋周最齋持道也最周之舉
曰鮑道比即一章事而上以為太子也齊王令
有五歲子之文屬無明據
司馬悍以賂進周最於周進猶左尚齊謂司
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
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猶令人微告悍悍補
一本悍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
請令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楚王楚人補曰最史
作聚索隱云最古聚字說文同趙策最史亦
作顏

戰國策卷一

司寇布司寇周官

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

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閔王善最欲其為

特讓立周以最不肯立告齊正臣約君不取也

田治氏治銷鐵也田益其姓補曰刻川為齊太

公田和也始代買良劔公不知善歸其劔而責

之金呂氏為齊侯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

賣折折劔正曰高注云雖千金猶未盡其本價

則於下將死而屬其子屬焉同集曰必

無告人獨知自必無獨知其良正曰二語因高注思意

使來而其良今君之使最為太子肯立告齊猶

不可獨知也

何者文曰契即
外發之謂
以成之契獨
初德莊也故
曰六子亦有信

詩有光曰非
同客子矣以能
多則說楚也雖
王楚為不而子
十

田集斷曰廣車
即於車所請
車也

王祖獨曰不直
說先引一事為
妙

欲立之特獨知之契也契約也當謂知之今則
未定耳獨知之契也獨補曰信記右契注一
書兩札同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
元作為補曰策為君實立果亦用而讓之於最
開通借此當作謂君實立果子而讓之於最
策歸以嫁之於齊嫁猶賣也君為多巧巧猶最
說也以嫁之於齊言欺齊君為多巧巧猶最
為多詐心欲之而君何不買信貨哉可信之貨
言不背君何不買信貨哉非獨知也
奉養無有愛於最也愛猶使天下見之然則立
從周紀皆當為楚王正曰使參見之而信最之
當立從周紀改楚非補曰為周為君為齊之為

戰國策卷一

秦令樗里疾

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以車

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甚敬楚王怒懷

讓周以其重秦客謂疾游騰周人正曰謂楚王曰

昔智伯晉卿智襄伐公由夷國屬臨淮漢志

并州有仇猶城引此正曰高注狄國括地志云

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史樗里傳作仇猶

韓子仇錄呂春秋劉外紀夙繇高注或作仇猶

漢志臨淮乃泗之連水羅氏路史謂非智伯所

伐者公音文遺之大鐘載以廣車欲開因隨入

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受其鐘不桓公伐蔡

也信二年蔡姬沉舟盤公公怒歸之夫絕也蔡

號言伐楚號聲言也以其實襲蔡無鍾鼓曰

蔡號言伐楚伐楚號聲其言襲蔡襲正曰此

例掩其不備曰襲今秦虎狼之國也喻其兼有

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

以蔡公由惑之以二國為惑補曰本故使長

兵在前之屬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衛行列而實

囚之補曰一本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

亡國恐秦而憂大王為楚王乃悅傳有

雍氏之役周紀注楊眉有雍氏城韓記注報王

也韓徵甲與粟於周徵猶周君患之告蘇代秦

弟陽人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

戰國策卷一

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屬上黨正曰水經云

高都都杜預云河南新城有却都亭括地志云

者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從之

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元作中下同韓公族

亦駢云相國秦寧韓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

也昭應楚之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罷

之補曰一不過一月必拔之得城曰拔今圖雍

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猶楚王始不信昭

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元作粟於周此告楚

病也猶以饑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

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

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

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

必折而入於韓折猶屈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

之節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不

通其使是公以救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

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

戰國策卷一

雍氏而去紀有而略周君為東周

薛公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以齊為韓魏

攻楚楚懷王二十六年齊韓又與韓魏攻秦齊閔

六年為韓魏攻秦此十七年也正曰此據史按

而藉兵乞食於西周借猶韓慶凡韓皆韓人

仕周也凡非本國人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

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九

五補曰宛於秦反鄧州為強韓魏為強而補曰

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其韓魏南無楚

已而對失策
已而對失策
已而對失策

李東陽曰稽甲
李東陽曰稽甲
李東陽曰稽甲

東漢曰戰國山
東漢曰戰國山
東漢曰戰國山

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
更盛更迭 虛實有時 言不竊為君危之 薛今雖
善韓魏後 君不如令敕邑 周陰合為秦 陰猶而
君無攻 但出兵臨秦 又無藉兵乞食 勿示秦 君
臨函谷 臨言以兵至其地函谷關名在弘農補
古函谷也 今而無攻令敕邑以君之情 欲也所謂
秦王 昭曰薛公必不 補不字補曰史破秦以張
韓魏 張去音 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
與齊 楚之東地即楚而元作 秦王出楚王 懷以
戰國策下東國云 九

三國攻秦反 還 西周恐魏之藉道也 藉亦為
西周謂魏王 袁正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顯
魏王三年當魏襄元年前說見魏 曰楚宋不利秦
策此當作襄事在二十一年 魏 曰楚宋不利秦
之聽 元作三國也 聽猶順從三國近楚宋秦聽
正曰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 彼且攻王之聚
之秦德之則和而不利於楚宋 以元作到補曰
日聚如魏之庫庫正曰邑落 以利一本作利
戰國策卷一 十

秦 若為秦 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舍軍次也魏
周必賓之故恐今速 東還必道周
韓魏易地 韓策書此在 西周弗利樊餘 周人正
作臣補曰姚云餘 謂楚王 曰周必下失韓魏
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 易地則魏亦有得
於得 所以為之者 魏雖多下 盡包二周 多於
二縣九鼎存焉 屬河南為東周正曰說見前
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 陽是也京兆山陽皆有
鄭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之間新鄭也河南郡
注秦三川郡也周純三川震注涇渭洛補曰杜

趙應年曰戰秦
魏而坐攻其弊
非直爲周實爲
趙

戰國策卷一

十一

李元齡曰忘戰
守之危而從造
觀之樂足可爲
戒

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戰國策卷一

主

者蕃育鳥獸之所而樂之也周人正曰謂周君
 曰溫園不下此溫屬河內言其樂不在梁下而又近近臣能
 爲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
 不怨且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
 天子故正曰韓世家使公孫喜率周魏伐秦敗伊闕緣是故稱謀主此周君也而諂以
 國爲王扞秦設施陳扞衛也而王無之扞也無爲周扞者臣
 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
 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之路絕
 正曰是時魏亡黨被
 兵若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被
 黨必絕後云上黨無患言得併力於此也魏王

形水成山形外
形即山形也先
言山形而後言
水形則山形之
形即水形也先
言水形而後言
山形則水形之

此其先言山形
而後言水形也
此其先言水形
而後言山形也

是其一也
是其一也

曰然則奈何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
小利謂國小多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
憂其勢宜不得游觀
今王許成三萬人成守邊也許與溫圍周
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卒之援而私元作利
云錢本作私按作溫圍以爲樂得國私也必不
合於秦臣嘗聞溫圍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貢
數周君得溫圍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魏之
數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而贏四十金
餘也魏王因使孟卯齊人即芒加致溫圍於周
戰國策卷一
君致送而許之成處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
能得圖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補曰爲辭爲樂之爲如字餘去聲
犀武敗周使周足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
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之惡正
惡注注兩相疾惡主君之臣主君稱又秦重
此則皆當爲敵反秦之而欲相者欲得且惡臣於秦此人欲代足
所重而欲相者相周故敗其
使事此二國而臣不能爲使矣臣願免而行已
之相以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
秦復說足也故使相往行而免是元作輕秦也

公必不免雖以免自請
是公之事成元作也
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者
且誅矣意其惡足

蘇厲亦秦
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
離石祁者蘭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
是攻用兵正曰攻工字通借
又有天命也

得天今攻梁魏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
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楚共
善射去柳葉者

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

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
善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

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去竹之支也蓋取
女傳云左手知右手知其直左右臂正日列

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

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

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

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踐韓

公必不免雖以免自請

是公之事成元作也

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者

且誅矣意其惡足

過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周紀三十四年有補曰
射之射柳之射食亦反

楚兵在南山
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南山也

伍元作吾得也
將為楚王項屬怨於周

猶結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周太

將去青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正曰此迎伍得

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

因泄之楚曰微漏其言周君所以事伍得者罷

必名曰謀楚得之以聞於楚言與王必求之王

而伍得無効也効猶致也得實未王必罪之以

於難可也正曰飽以此為尊周繆矣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道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

蘇子元作泰泰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

蘇子元作泰泰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

蘇子元作泰泰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

蘇子元作泰泰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

蘇子元作泰泰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

蘇子元作泰泰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

蘇子元作泰泰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

蘇子元作泰泰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

蘇子元作泰泰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

蘇子元作泰泰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

蘇子元作泰泰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

不欲與也與之道正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或為周君謂魏王

紀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

王何不出兵於河南河南洛陽也時未為郡言

周君鄭考王封弟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

不往以魏兵在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

也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不如譽秦王之孝也

秦因以原為太后養地齊記注河內於水有原

戰國策卷一

供養之地湯沐邑也補曰原姚本秦王太后必

喜是公有秦也有言得交善之交周君必以為

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

秦欲攻周周最為秦王曰為國之計者不攻

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周天子也

今見攻放天下畏秦正曰畏猶惡也周地狹不

足以利國而有攻天子之惡名見畏惡於天下

與司馬錯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救於

周無傷失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

是天下欲罷秦罷秦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

俱罷天下合齊而與秦戰則必疲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

忌也

宮他周人正曰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陽

秦饑而宛亡此下皆恃遠輕近而亡秦饑不鄭

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

之侯滅之邾莒下於齊魯邾莒故邾也邾曹姓國二

楚滅之楚特齊也陳蔡亡於楚陳蔡後漢淮陽

滅陳四十二年滅蔡皆不見此皆恃援國而輕

所恃蓋即恃楚不備之也此皆恃援國而輕

近敵也援引也故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

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早補曰陰合於趙以備

秦則不毀

戰國策譚極卷第一

戰國策譚極卷第二

東周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正曰東周

說非餘見前按鞏今河南府鞏縣

惠公桓公之子威公威公之子惠公惠公封

其子桓公之子威公威公之子惠公惠公封

以避秦公此武公報工臣也而徐注以

君豈為西周用邪東周止有惠公名著

策有文君他無見徐廣云紀年顯王九

卒子僚嗣二書不同則其世系亦難明

戰國策卷二

矣凡策所書豈得皆為惠公時事邪

前索隱謂謚法無報報然慚愧故以為

號戰國相王周之王號自若不聞其為

武公大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于於鞏

為東周惠公實同謚者繼西周之惠公

則武公也既曰武公則周君也謂別為

一人可乎東周西周雖分治王猶在上為

東周君敬奉王命而王使之又何不可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人

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

謂齊王閔正曰大事記云姚氏春秋後諸周

顯王齊宣王也今附載於顯王三十三

方孝漢曰願奉
為片課則喜矣
而則竟國楚瑛
月十金一
治矣然則
之故可以道矣
本楚一
今楚新也

戰國策卷二

11

聖賢策卷一

許應平曰秦
主為秦之利
定

十萬材士之有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
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與韓驕而與秦必
無功對曰甘茂下秦人仕秦蒲曰茂一作茂驕
旅也秦前驕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
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
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君
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
為執珪官為柱國秦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
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私放陽之云補曰秦策

東周策二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稷曰
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施重寶按兵而勿
出按丁與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故韓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齊
明疑楚人兩見楚策正曰無明徵注例以國姓
實今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
周之欲入實持二端言東兵急則今東周之兵
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
且趣我攻西周趣疾也督使疾西周實出是我
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言有恩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種之西周不下水種宜濕西周居
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
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
麥宜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

詩經九口始以
之而五而
教之以五福是
同之耳

李東陽曰隨兩
而利之小
之巧矣

上成改曰此不
之也必有
之得宜

漢書曰屬本為
之國止行也而
其意則足也

漢書曰屬本為
之國止行也而
其意則足也

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

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補曰為上則

聲仰疑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

兩國之金也彪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

為東游說而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安能得其不

奪雖一為下何補哉正曰據此策則西人可以不

制周必不疑於其說蘇子公為反覆以得金豈

顧其後奪哉大事記云其微如此其所爭又如

此可不哀哉然則

又何足深辨也

昭獻在陽翟屬穎川補曰韓周君將今相國往

獻會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

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此言曠昔之事陳

在相今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亦其王遇主君今葉

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

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言必

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

而惡於秦史歷韓史疑即厭補曰厭正謂周君

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韓公曰秦敢絕塞橫

渡塞障也為垣壘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

以遮止鄰國往來

韓史曰是時
秦更得地
之勢而
韓之勢
更弱矣

許慎曰是時
秦更得地
之勢而
韓之勢
更弱矣

與周地祭重使使周使之楚秦必疑秦楚相國

使使楚放秦不信周是韓不伐也秦伐又謂秦

王武曰韓強補曰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

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

韓而聽於秦也紀八年彪謂戰國之士設心措

所恕也下章次之正曰鮑意尊周故謂行

楚攻雍氏此亦報之周振秦韓韓食米也時秦

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必以國合於所

與栗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勁強故王不如速

解周恐周以楚怒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

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元作曰君不如令王君謂

王周君也此時與蘇俱王其聽最以地合於魏

趙地周故必怒怒蘇子怒最合於齊怒最而

合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時齊與楚善合

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世也與黨與君若欲

也補曰劉辰翁云吏字當作更平聲

因最之事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則合齊

田藝菊曰不廉
則敗不合則
以一書字為主

應趙宋句敗三國
與韓齊敗秦函谷蓋此時秦
欲敗之反為所敗也振十八年正日哀當作三
襄下同十八當作十七年宋文大事記從之

者君也割地者最也補曰最欲合趙魏而蘇秦
欲令齊厲為最故言若不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補曰赫一
本作郝將以觀秦之

應趙宋句敗三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
與韓齊敗秦函谷蓋此時秦

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即三
國以孤秦亦將

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應
秦也

則賣宋於三國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
國以此知報本非宋人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

王韓魏曰欲秦趙之相賣乎此賣
借欺何不令周最

兼相使韓魏
皆相之視之不可離視示字二國同相最
可見其交之固補曰

為周最謂魏王哀正
曰襄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

以兵使趙不敢戰難言其不利正
日難畏阻意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

先合於齊秦趙爭齊齊固秦所欲合故其勁趙
謂之陰勁正日秦欲伐齊

趙欲合齊而王無人焉無主其事
於齊者不可王不去

周最最時在魏欲之齊故
此士為之言使得去合與收齊與收齊
齊魏之與

田藝菊曰田事
與韓魏也魏其
之與而正
生也矣

許相與曰三策
皆非也蓋其合
局而與秦

國而以兵急之元作之急急之
以兵則非令矣則伐齊無因事

矣言無他事矣齊敗魏馬陵宜為魏仇因此言
合與蓋其國形宜相依也正日而以耻伐齊句

謂周最曰魏王哀正
曰昭以國與先生以德齒尊稱
之也與謂相

公田故主齊閔王也最嘗
仕齊故稱之然輕忘其薛不顧其先

君之丘墓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秦兵正日
此田文相魏時也下文謂魏王薛公

而公獨修虛信謂其去齊相魏在齊滅宋之前史在滅宋之後
最本善齊固不肯齊秦之相魏

信謂為茂行茂盛
美也明群臣明猶示也
臣魏臣據故主據
信

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此則非
無變

王遂伐之伐
秦且秦為齊奴也之如奴事主

足齊而有變萬一有
臣請為救之此則非無變

王遂伐之伐
秦且秦為齊奴也之如奴事主

足齊而有變萬一有
臣請為救之此則非無變

王遂伐之伐
秦且秦為齊奴也之如奴事主

足齊而有變萬一有
臣請為救之此則非無變

王遂伐之伐
秦且秦為齊奴也之如奴事主

足齊而有變萬一有
臣請為救之此則非無變

王遂伐之伐
秦且秦為齊奴也之如奴事主

足齊而有變萬一有
臣請為救之此則非無變

王遂伐之伐
秦且秦為齊奴也之如奴事主

累王之交於天下累者事相連及猶不可非此言

情王為臣賜厚矣王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此累猶應正曰按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

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通寡人入齊齊無道於天下矣教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則

正與此章相首尾所謂教邑之事王亦無齊累最自許其足以全齊有變謂秦伐齊齊急則請

魏之救無變謂秦不能伐則王遂伐之此厚齊之說也且臣為齊奴以下以爲魏言之爲齊奴

爲齊奴魏也秦王使最得入齊爲賜厚矣最入齊則秦無疑於秦王使最得入齊爲賜厚矣最入齊

聲餘如字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人

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鎰爲一金孟康云二十四兩兩一鎰復取之周君

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

使卜之太卜謹之曰謹請周之祭地爲崇也

趙乃還之

杜赫周人正曰楚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

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

也國小必賂以求援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

不可勝路故宜察

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

鳥矣鳥多處有羈羅者傍鳥必張於有鳥無鳥

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

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貴財焉均之

則多貴也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

者不必猶不可知也言不終窮故能得欲矣齊

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威王時於周顯王時也

自顯威至是八十年矣杜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正曰按齊策田忌亡齊之楚都忌代相恐其

以楚權復齊杜赫曰臣請爲留楚忌出奔實宣王時宣王二年忌有馬陵之戰其奔必後此史

以爲威王時者誤說見齊策楚策五圍伐秦魏

有

三國隘秦報十八年注具前隘謂隔絕之正曰

反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隘留其行

進不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

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一作王曰請爲一作王

聽東方之處聽偵候之東三秦必重公是公重

周以取秦也秦重相則齊重故有周重之也故

許應亨曰昭節
是所使也而使
二國服得強之
大安所取重哉

斤馮睢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

東周立後宮也

公因宣言東周也集韻宣揚也以惡元作西周二字之於王

藏宋前大事記書於赧王二十九年之首卽秦

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也補此齊上章所謂以齊事秦正曰注據

七
字
補
字
然
言
多
不
同

左傳曰據此策
當是秦欲益甲
助楚攻齊時事

文爾下章齊合弗與禮重矣與猶如也言
一本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二國合則齊
所重無如禮者正曰史與禮重矣言二
國合則二人重於齊齊史與禮重矣言二
而勝上二秦字省尤可見有齊秦有之正曰
二子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亦與趙以
秦魏能左右之曰以猶使正曰從使以下有
趙文惡秦欲合魏前章魏貴合秦以攻齊趙難
與齊戰下章齊合則魏急伐可見皆一時事也
秦趙魏合為攻齊也故云急北兵趨趙以和秦
魏也趙即魏促也謂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
魏秦魏而相與以攻齊也魏策周最入齊秦謀
魏魏謂秦曰大國欲急兵則魏策周最入齊秦謀
也此語正同雖時有後先而事理不異爾國策
載周最入齊知在後史載此策在文謝病歸薛

後文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文乃勸秦伐齊呂禮
亡其後齊滅宋文乃奔魏且文在齊豈敢召廉
侯之兵哉召秦伐齊必文已去齊而史失之也
此策云收周最反齊王則亦文奔魏之後召秦
兵之收周最以為後行齊初逐最徵取秦合也
前乎行猶舉正曰當從史無為字後作厚行下
孟反最本厚於齊今齊逐之故收最以厚其行
上同義且反齊王之倍齊前與秦合今與趙攻
以合秦取信今又禁天下之率率猶從也謂從
反之使不令也齊無秦天下果非必
變索隱云齊秦合則弗禮齊無秦天下果非必
用則輕孟孟二說皆通齊無秦天下果非必
果猶決也走去音趨之也言不趨齊正曰史
秦無秦則天下集齊視弗必走此果字當從
史作集謂齊無秦合而秦趙魏合則天下之兵
集於齊祝弗必走言弗而不及禮者齊聽弗而

結有尤曰呂禮
秦二所也齊相
與秦之然齊

張本曰禮故而
言者于文之
也也見家而長
遠者上歸籍之
酒也人心相違
如是夫

齊秦白國人
不說見籍而
知舍也意有開
闢之心臨國人
之不說欲見舍

相禮弗走禮齊王誰與為其國言必重文孟嘗
不待言矣參之史可以互正如弗乃視弗名尤
勿知而注乃釋以他說其誤甚矣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閱曰逐周最聽祝弗
相呂禮者欲深取齊也補曰深取之深
下則伐齊深矣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
補正曰說見上此下云急兵齊合則趙恐伐秦
以示秦則無秦字尤明矣秦合則趙恐伐秦
之故急兵以示秦趙兵秦以趙攻齊與之齊伐
趙之猶其實同理以趙攻齊則得齊趙齊
處矣無兵而趙已出兵故也正曰注難通處義
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理在受兵於趙正
詳未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理在受兵於趙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使得見前相
工師籍恐客之傷已也補曰見賢適反
周君曰客者辨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者
毀人義謂工師籍非端人也
周文君然則惠公別稱也鴻烈道應調亦稱周
訓皆鴻烈也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
君有閱閱之心說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

也。忠臣今詐在已舉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

也。忠臣今詐在已舉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

也。忠臣今詐在已舉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

臺而民非之一見襄十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

釋相為司空司空主土工傳言子罕民非子罕

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元作市女閭七百

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以掩

桓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為此其意欲掩蓋桓

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謂

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幽見譽者於君之列

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卒相

溫人之周溫時為西邑恭母欲請之周不納

客即對曰主人也矯稱東人補曰妹云一本

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

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齊桓公今周君天下則我

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

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曰秦以周最之齊

疑天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而又知趙

之難子不與天丁合而謀已王曰無考齊之

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

長子屬上黨趙之有已二國有秦兵故公東收

寶於秦佐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韓魏居齒

徐為之東為猶謀也則有合矣齊合趙也始時

周最為金投曰公負今秦與強齊戰其失在此

使無多割割謂而聽天下之戰諸國求地於齊

不得不聽秦趙聽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魏地

何孟春曰何計之也言非失道也

羅氏先曰戰國計天下不知有周矣石行秦乃欲爭於秦以專周此秦之義也然而終不周故已自廢于附庸而已

秦西土止元作秦之有已秦之所難者齊也已秦
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趙以大傷覆
元作國且身危覆如覆難然國是何計之道也

言非計此策最爲

石行秦

周人正曰無考一本謂大梁造秦爵梁

孝十年衛執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曰欲决

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待之謂周君

曰行秦君不如今辯智之士爲君爭於秦秦欲

爭者爭此也既謹待之則爭必得矣補曰王應

戰國策卷二

而東周君猶存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

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條周統於七國之上

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報後即係秦朱

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

解題云自叔王降周統已絕東周雖未亡特

苦附庸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

國並書而報王之成在乾道壬辰而淳熙辛丑呂

子卒大事記始

出非矯之也

戰國策譚極卷第二

戰國策譚極卷第三上

秦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

秦馮諼說北地郡西河安定天水

秦馮諼說巴蜀廣漢犍爲武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秦馮諼說南郡西鄉沔陽

史 44—67

陸機曰此以一段中節之文

張揖曰此以一段中節之文

戰國策卷三

四

不引禹伐其工伐乃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鄉士道武王伐紂齊桓任戰任德用也作內而之為惡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轂輻所聚也相擊而馳言言語相結約親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然橫黃能替屬屬王聊留服滿比反信新兵諸說反

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辨也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程也集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策簡也大事書又書多聞者昏亂之稠多也言有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

所聊集韻聊明言章理也謂明著之言章顯之理下句文辭謂辭之兵甲愈起辯言偉服備奇文者三語文勢同

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游說也正曰明言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辨言游傳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

天不下不治舌救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敢死綴甲厲兵集韻厲嚴也効勝於戰場効致其夫徒處而致利徒猶空也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績

西晉書曰此四句皆明是簡君

後趙書曰此三見生光而得結果

戰國策卷三

五

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杖如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論戰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集韻凌侵尚誅敵國也誅服制海內子元元元善也民之臣諸侯國又非其敵者非兵不可今之嗣主時君皆繼忽於至道皆惛於教惛不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沉猶溺於辯溺於辯溺謂為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

黑貂屬大而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資貨去秦而歸嬴方言擔齊楚陳宋曰擔通作贏字通用倫追反易贏其角贏其孔穎達云稠繁纏繞也詩邪幅在下注如今行膝即位所謂復也注說下與履蹻不履蹻履也正曰史虞卿倫而擔秦又已言矣

負書擔囊高注囊囊也然則此字元作囊索無底囊有底正曰一形容枯槁面目黧黑集韻索高注素囊通言色歸至色集韻誤見魏策狀有愧從高注家妻不下紕下言自若嫫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喟太妻不以我為夫嫫不以我

司馬遷曰夫蘇
國起於閭閻夫
出處懷此其智
有過人者
尹起辛曰昔蘇
軾有言曰秦暴之
爲從也令天下
之民以爲同恥
之姓之歟以爲
亡國之號之甚
時者當是葬也
秦人併吞之勢
已平六國之子
苦不能如孟子
所謂仁心廣濟
忠信以持其堅
甲利兵則爲目
前割地之外亦
未有他策蘇軾
未嘗識其機故不
能運合於一
惜乎秦特偷取

侯相親賢於兄弟勝夫賢人在而天下服

師事於兗魯先
生者之略而先
國者既已入於
秦之權厯則不
能不遠慮以從
也又按六國互
出師制秦之謀
恃其家形據之
說而非其至者
也同室三指則
異心夾兗又南
國之衆而遠北
相拒數千里
望其腹背相顧
也得乎或曰六
國秦人何以十
五年不滅秦哉
函谷急曰由蘇
秦散從橫而入
秦而從中制之
也

此姦呼小叔爲季子未必字也

嗟乎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益可以忽乎哉忽輕也此策史而志在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遠足誇燦謂大夫之事哉正曰按史秦出游數歲困歸兄弟嫠妻妾竊笑之於是得周書陰符讀之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欺詐以虛聲以虛聲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也言

秦趙固負其衆負猶恃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也言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也言

亦明矣連謂繩繫之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也言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喻諭同告也告諸

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敗城邑請使武安子善也言我國家能美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也言

儀魏人仕秦惠秦惠王曰敬受命按起以昭二五年為客卿安君自合從至是五十七年矣所稱武安子起

王曰寒泉子不欲使武安子而欲使張儀合而欲使張儀合如此者如此者

李義曰在魏則李義曰在魏則秦趙固負其衆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

到黃口魏見到黃口魏見已可自今而楚已可自今而楚不勝秦之衆不勝秦之衆而秦之衆而秦之衆

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

楚魏戰於陜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陽山

楚敗於南陽南陽郡非秦責賂於魏責求魏不魏不

與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曰魏許

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裏正背寡人也王何不背寡人也王何不

與寡人遇遇猶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

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因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裏正遇於境遇於境

張曰秦楚之
地此何名也
許應年曰秦
太遠更遠不
知秦自楚亦
利秦秦楚之
地

在韓曰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止以善齊而絕
楚乎楚景鯉之秦與魏遇楚王怒恐秦以楚為
有陰於秦魏也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
目罪鯉云云無與楚遇而合於秦補口別本以此足缺文在
高注秦令周最解說者如木楚怒秦令最謂楚
王曰魏王過於楚楚使者是以云云其文缺誤
不如別是以鯉與之遇也救邑之於與遇善之
本明白是鯉與之遇也救邑之於與遇善之
加好於鯉正曰敵邑秦自稱謂鯉與秦魏遇此
以為善益二國之遇將以善齊而絕齊於楚而
楚使在馬故齊疑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
鯉而德周秦齊魏歸也好魏故齊不合齊楚敵
其善章考之其失可見

十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
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賣所之也言使
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
與不如景鯉者元作留補曰姚云是便計也
利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
之權輕天下權猶勢也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
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
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
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又補曰二字古通

李夢陽曰張儀
之為秦計可為
其全而戰國取
地之注多取此

此國即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
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補曰來使
聲更平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
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禹貢西河屬
魏子夏老於西河之上是也補曰蓋不勝魏不
能守王必取之自取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
車百乘皮氏屬河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卒與
云皮氏在絳以與魏犀首公孫衍也陰晉人司
州龍門縣西以與魏犀首馬彪曰犀首魏官若

十

魏兵罷救罷疲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魏裏五
河西地此前八年也儀時為客卿魏七年納上
郡此前十年也儀時為相正曰惠後五年補曰
此章稱楚威王威王在位凡十一年攻魏事史
無見年表十一年魏敗我陘山因喪來伐是歲
秦取魏皮氏明年入上郡于秦而西河濱洛之
地盡皆楚威死後也陘山前一年魏入少梁河
西地于秦豈是時
楚魏已備兵乎

田華之為陳軫二皆齊姓補曰說秦惠王曰臣
恐王之知郭君郭號同屬扶風正曰路史云此
號仲後也在大陽今陝州西南

按歐大任曰此策當在後二策當在前誤會也

搜陸深曰于
者之者幾何
獎使之惡也

十一

號仲之封在岐東遷自此之上陽爲南鄭東號
 叔之封制也今鄭之禁陽按此策所指者北號
 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憚難之也
 荀息晉大夫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壞其事乃
 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閔
 年奔晉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屬河東而憚
 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人
 豕周書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武之毀也注云所以
 以毀敵也修文御覽引周書作美男破產美女
 破居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
 不聽遂亡左氏不言其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

爲王時亦未王謂其欲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因其有
志故稱之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下衍用兵二字補曰姚云
錢劉本無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按儀初游楚楚相皆之後相楚乃爲秦間耳楚無驕之事今云然因其自來必惡是二人惡也願王勿聽楚來間之耳

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遂不加善秦而善軫言楚善之補曰一本今楚不如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

出頭之曰此數
語詞義而意深
本易仁人之聽

許應元曰軫出常出儀前然而不如儀之得儀者儀心乎奉而軫心乎疾也其不見害者其知勝也

1997

乎許聽猶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
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
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世紀殷
賢子孝已母早死高宗惠後妻之言放之而死
痛曰尸子云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
枕之高下也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乎其君伍子胥楚人平
王殺其父奢胥奔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
王勾踐求委國爲臣妾夫差將許之胥諫不聽
後吳伐齊胥諫請釋齊先越太宰嚭譏之賜餉以死天下欲以爲臣賣僕
妾售乎閭巷售賣去也者良僕妾也良善也出婦嫁鄉
曲者曲里之一曲如韋曲曲杜曲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

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軫傳有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自楚來也且爲輸楚張本張

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

之隱者補曰情實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

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

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

約糴束之正曰高注具也對曰臣願之楚王曰

蓋約束戒令之策多有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

田藝蘅曰此是
張儀心術所在
兼得其法

戰國策卷三

十四

之也補曰一本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
 儀之策策謂其也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比之即所謂以國情
 輸楚正曰故之楚之之往也楚與否之之語助也下同楚人有兩妻者人
 詭其長者詭相呼誘也補曰後語作挑徒了反長者詈之詈罵也詭
 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時不久也有兩妻者然
 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詭者對也
 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和猶應汝何爲取長者
 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
 其爲詈人也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軫誠有此則今之楚楚必不欲也補曰許我
 戰國策卷三
 晉之云云後漢馮衍傳有今楚王懷明王也而昭陽賢相也
 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補補曰國下當有情字輸楚楚王
 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
 楚與不之亦軾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軾果安之
 王曰夫軾天下之辯士也熟元作孰補曰孰熟通說文生熟字本
 但作孰後人視寡人曰軾必之楚寡人遂無奈
 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
 也軾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
 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

楊慎曰犀首欲
與秦君勿援秦
也
何孟春曰中國
三軍皆山東諸
侯不共攻秦燒
秦而侵魏也
楊氏子曰此
豈非其庸德明
也

戰國策卷三

主

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
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
何以軫爲忠忠補補曰史復有忠字是且見棄軫不之楚
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再出著書者以所聞駭
異也彪謂軫之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於
人心不說於正論周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絕倫
離群者也正曰秦爲無道魯仲連不肯帝秦子
順義又不與張儀爭寵鄙哉雖其爲楚謀也多而
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辯給不說於正猶
爲彼善於此耳補曰大事記顯王四十一年秦
陳軫奔楚辭題引策文自賣僕妾以下正歸乎
云軫居秦期年惠王
終相張儀而軫奔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
道遠臣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請謁事情謁白也義情猶實
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
燔復君之國燔亦燒也言火其國以得其地補曰燔即焚中國爲有
事於秦謂事皆謂戰則秦且輕使重幣輕言其行疾而事君
之國也此事君義渠君曰謹聞令令猶命居無幾
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陳軫謂秦王曰義
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
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

陸深曰司馬錯之策不特忠於秦且商略事勢又多格言殊不類敝國諸人張洲曰司馬錯張儀各逞雄辯各有所據然終

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車胡貫反車糸上二一糸

唐順之曰後世
如雄皆用此策

王應麟曰老泉謂秦之五帝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要在蜀也愚謂取蜀則兵在掌中矣曰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祭

孫皓曰孔明
之於東南遠矣
則後世之觀即
此也
此蓋曰我大
批先平張士誠
乃各珍而後平
之亦此蓋先
慮其內且無後
患也

李東陽曰張儀
長于間諜不長
于料敵司馬遷
之策其庸固當
民猶兵之術也

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
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補也正左傳隱
元年繕甲兵注治也訓切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
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言四方之物蜀兼有之故蘇秦於巴蜀漢
中獨曰利補曰一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
名實兩附不食暴名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
今攻韓劫天子劫奪也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
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之而攻天下之所
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正曰史攻天下之
所不欲危矣新序同按下文云此臣所

戰國策卷三

六

謂危是也今無矣言雖以欲臣請謁其故周天
字句而危字自為句亦奇
下之宗室也宗尊字恐衍齊韓周之與國也周
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下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
合謀并並以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免以
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
伐蜀之完也不虞傷敗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
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
莊相蜀蜀既屬屬猶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儀傳有在
前十年前而表在後九年謂前年議伐後年取
之而取之書十月知為一年事也今從表補曰

全有丁曰按蘇
秦之六國自是
可及戰國其說
是可知

王祖嫡曰約車
并張并猶言與
也此非引其費
之義而此段文
即此五字不才
梁其後

田成日一作
王所惜者

戰國策卷三

九

臣者唯辭也傳稱亦無大大王敕邑之王所甚
憎者無大齊王性相楚是也唯儀之所補甚憎者亦無大
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敕邑之王甚厚言得罪
也敕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敕邑之王
不得事令聽從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
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楚記注在今
丹水二縣有商於在於
中故名弘農商縣是也
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
失楚齊弱則必為王役元作沒補曰矣役言為
援故齊弱則必為王役楚本作役矣楚役言為
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秦楚因絕齊得報曲而

父約言曰儀之
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
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畢猶陳軫後見時
秦在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
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
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
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
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援秦又何重孤國

戰國策卷三

李元齡曰前言
在耳即後言
小人楚王身
如見

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
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儀必受欺於張儀王必惋
之恨猶是西生秦患比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
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集韻止
也通以待吾事軫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
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也又重絕之張
儀反絕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
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稱病不朝楚王
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

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
從六里廣度為廣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
里儀曰儀固以小人言小人貪饕之稱安得六百
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
曰臣可以言乎補曰高注初王使軫王曰可矣
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都邑有
者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償還
所賂足以相償楚國不尚全事無所喪補曰
高注事一云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
乎乎字是

戰國策卷三

齊秦之交也元作固補曰史作國必大傷楚
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遂舉兵
伐秦補曰史云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
於杜陵高注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
僅以救亡者集韻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過猶誤懷十六年有此十一年也補曰張儀商
於之欺雖堅子猶能知之陳軫之智固不為
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
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將懼其心
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所料也哉
○洪邁云路秦攻齊策允平謬不義齊本與國
軫說謬矣○子為為臣之為使者使齊之使並

王維慎曰：敕諭
幽隣大義也。既
不收而又伺其
傷以利之乎？

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

歐大任曰後世
宰用相國也皆
以此故智可歸
哉

武王
惠文子元年報王五年辛亥按索隱名蕩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肝將拒魏左成謂甘茂曰不

王應麟曰：張子不反秦，必不重。秦之必不重，必不重。秦之必不重，必不重。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樗里疾，秦之貴人也。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樗里疾之殘樗里疾也。

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樗里疾，秦之貴人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

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漢中，秦之寶地也。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楚王必不許。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楚王必不許。

如子之魏，不反秦兵。死傷多，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張子不反秦，張子不去秦。魏猶有得秦之心。張子必高子。高子，秦之貴人也。高子之貴，秦之貴人也。高子之貴，秦之貴人也。

王應麟曰：張子不反秦，必不重。秦之必不重，必不重。

者固當憂乎？然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楚和。楚和，王割漢中以楚和。楚和，王割漢中以楚和。楚和，王割漢中以楚和。

變王何以市楚也？魏冉曰：楚人宣太后，魏冉之妻也。魏冉曰：楚人宣太后，魏冉之妻也。魏冉曰：楚人宣太后，魏冉之妻也。

公聞東方之語乎？公聞東方之語乎？公聞東方之語乎？公聞東方之語乎？公聞東方之語乎？公聞東方之語乎？公聞東方之語乎？公聞東方之語乎？

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擊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擊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擊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擊領然，而臣有患也。

本東陽曰惟斷
如先有以斷之
之主臣則以

事順之曰扁鵲
之病也而亡國
之由余也
扁鵲之病也而亡國
之由余也

何者文曰左右
之病也而亡國
之由余也

如反公國請德楚而不施思惠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其於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不與儀者丹為之請而得則魏魏亦重丹也補曰為公之為去聲也補

醫扁鵲盧人字越人正曰鮑本高注史渤海郡鄭人姓秦氏名越人徐廣云鄭當為鄭正義云又家於盧號盧醫按周禮釋文引史記姓秦名少齊越人今史無少齊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見本未缺也越人似非名字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

請除欲去其病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投也所以投彈勝腫正曰此亦本高注石針曰投所以刺病投棄曰補補曰姚云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如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按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至是百三時周景王敬王十年矣正曰簡子在晉昭頃定公報王五年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

秦武王謂其弟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闕窺同小視也周室洛邑蓋欲取之不正言爾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錦京也正曰三川宜陽說

許慎元曰及之
之與秦也而
人臣為其行
人臣為其行

按王義云謂
語名及三補
五谷

見周策大事記益控而寡人死不朽乎補曰平地之故秦武王云云史作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外族行轉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補曰茂欲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為子功補曰茂欲以為子功大事記云壽武王所親幸故茂以談之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鯨柳子厚言未州有之則息壤非一處此秦地也

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此屬積之久矣二縣財名為縣其實郡也賦歸之

戰國策卷三

此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夫受郡下大夫受縣則郡縣之稱久矣正曰大事記云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魏惠後七年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故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或者山今王倍數險倍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

同行數千里補曰一本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并猶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屬漢中補曰大事記云本庸國天下不以為為今房州竹山縣漢中要地也行字補曰姚氏云多張儀而賢先王文惠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冀州國後志云一名中三年而

大夫贊成之欲
拔之樂陽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
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
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補曰行史並
作史新序作
公孫子謂皆挾韓而議韓之也王必聽之走王欺
魏而臣受公仲朋元作之怨也朋公仲名此書
後或名朋或名
修朋修字近故誤史並作修然韓策言公仲修
又言韓修為兩人今定公仲名朋別韓修也正
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修大事取
韓又有韓明韓修馮朋音混而修明朋字說故
也且當各存舊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
與曾子同名族者族姓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

戰國策卷三

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
故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
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機
持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
三人疑之使其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
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
者疑之不適三人遠者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
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
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

之而勝也
公孫子謂皆挾韓而議韓之也王必聽之走王欺
魏而臣受公仲朋元作之怨也朋公仲名此書
後或名朋或名修朋修字近故誤史並作修然韓策言公仲修
又言韓修為兩人今定公仲名朋別韓修也正
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修大事取
韓又有韓明韓修馮朋音混而修明朋字說故
也且當各存舊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
與曾子同名族者族姓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

按律成位曰
此策宜在後
許慎言曰伐國
要言以不順而
謂甘茂者成
又曰三鼓而卒
不上非兵法不
立也漢書以
要王士亦誤
以要茂卒之
法而宜陽下
何論其法耶

戰國策卷三

二人在言也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
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
甘茂攻之遂拔宜陽在三年
宜陽之役役猶成役正馮章秦人謂秦王曰不拔
宜陽韓楚乘吾敕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
權之使楚楚權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
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
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
逐之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王此策
猶不悟昏
於貪故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而卒不上卒士也秦
之右將有尉尉軍對曰公不論兵法言不以兵必大
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
以鈞鈞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
內挫推也補曰行而公仲元作以韓窮我於外
是無伐之日已戰功曰伐言後不復立功正請
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示必死也

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一本鼓之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

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二人毀之而外

與韓朋爲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

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

公孫衍無事也不得事權秦衆盡謂死傷多怨之深矣使

持之故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

東國策卷三

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

後變背約也楚時助韓兵在韓楚必相御也御

制也二國雖合猶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楚

與韓有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正曰聲言與韓而不遺怨於秦臣是以知其

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秦人正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

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元作抑補曰大

是甘茂也顯與茂爭國者見惠王策抑按也正

無與茂爭國事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

則茂事敗矣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敗茂元在韓

出此章楊達作楊便卯作市注亦異大事記所

取鮑氏云顯得過用顯亦今韓策注文高注此

章無作便字者豈別本有之而鮑又重見於此

乎○宜陽之後策公孫衍史並作公孫奭又有

公孫顯公孫郝公孫赫其云按韓而議云善韓

皆仕秦而重韓者大事記謂郝顯奭郝奭在首

類又恐衍即顯之說也今日當各從本文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徒言其與寡人

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奈何甘茂對曰王

勿患也其徒者來使者補曰者則王勿聽其事

其需弱者來使集韻需音儒需柔則王必聽之

東國策卷三

然則需弱者用而徒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易制因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問

之吏道而聞之聞之於道補曰姚注劉本無道

云秦王欲相犀首犀首里疾恐代之將也鑿穴於

道穴聽之矣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

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

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

史 44- - 82

向蘇曰前言
義云益在房裏二州
若能為此尾也
四五霸不足六王
臣恐諸侯之君河
齊州垣曲縣王屋
源合流至溫河出
賈滑曹鄴濟以王
者半於九十
今大王皆有驕色
世主之心
其然也秦之援魏
國之兵敵秦楚韓
敵故不齊宋在繩
能輕重故曰先得
得齊秦先得齊宋
可知秦先得齊宋
孤而受兵也楚先
孤而受兵矣若隨
為天下笑矣

敢窺陽侯之塞河東陽侯國取黃棘秦紀楚記

若能為此尾也善其後正曰尾終則三王不足

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

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濟水在溫西北此言

齊州垣曲縣王屋山伏流至孟州濟源縣出二

源合流至溫河出河南溢而為滎日鄭以東

賈滑曹鄴濟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

者半於九十逸詩言行九十里此言末路之難

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

世主之心依猶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何以知

其然也秦之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

國之兵敵秦楚韓魏也韓魏雖而未能復戰也

敵故不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外言四國不

能輕重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魏韓得之

得齊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鏖金鏖韓氏鏖則楚

可知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鏖下文楚先

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鏖魏氏鏖則秦

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必

為天下笑矣彪謂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名

計應元曰言明
臣道後世釋君
之記者多州此
新本之任症

之事者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今策云伯王之業
五伯不足六孟子而有是言歟騎者必敗亦論
之常其言先得齊宋以丁是乃量事勢計較強
弱不通以力說人而已豈可與孟子同日語哉
補曰日江之富大
之為去聲夫上處

秦王與中期人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

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勇中

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

因不罪補曰當日中期得人也有錯文

昭襄王武王母弟元年報王九年乙

其茂亡秦茂傳昭元年擊且之齊出關遇蘇子

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

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遺之家貧無燭者將

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

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

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

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

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

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其茂賢人非恒士也恒

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其茂賢人非恒士也

印冰成曰此後
香編二王心第
者故書中

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茂事惠武昭三王自般塞谿谷地

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

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

其贊集韻贊與擊通握持也言多持物往還之厚其祿以迎之彼來

則置之槐谷扶風有槐史云槐谷注在陽城補則徐注在陽城後則劉伯莊云在關內雲陽皆

地作鬼終身勿出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

谷大非終身勿出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

激秦王與之上卿以相迎也天下何從圖秦

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迎之於齊補曰

印迎廿茂辭不往蘇子元作秦補曰姚氏偽為

補曰偽為二字疑是為謂蓋上卿齊補曰姚

偽為齊王閔曰廿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

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

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廿茂之賢得

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

命而處之命猶入命之命茂傳有補曰列女傳

類史通謂游士假設之齊女徐吾與隣婦合燭夜績等亦相

獻則楚人為芋謂公孫消秦曰公大臣之尊者

主明勸曰政所
起

也數伐有功伐戰所以不為相者太后宣太不

善公也芋元作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後同文

弟芋戎為華陽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

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為

楚必便之矣戎雖以罪去楚楚既與秦共是芋

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京二十一年與齊韓共

秦王謂樓緩趙王見孫侯傳此曰三國之兵

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曰講講通說見前

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元作勉補曰策免於國

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王何不召公子

他元作池下同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

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

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三國且去吾

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

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扶風渭城也補曰大事

渭水之北猶之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

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鈞均同寧

田成子曰據之
非是也雖註非
左使主決之耳

歸有光曰此特
欲舉呂氏自全

耳孔觀而齊危
齊危非并及之
事舉且結齊危
為觀故

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

也猶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三國二字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補曰宜復有之兵乃退

許應元曰今向
以動秦主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取晉

田嬰曰始
言韓魏而
分韓魏而
言之

謂魏冉曰楚破秦補正曰秦下不能與齊衡矣此言秦輕重等也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
與一作焉秦交爭韓魏補魏東聽謂魏齊正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
楚包九夷補曰索隱云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楚屬北有甘魚之口王應麟云鮑說非左氏昭
竟陵縣城西北甘魚陵注權懸宋衛宋衛言較其
乃當阿甄耳阿邑甄屬濟陰莊十四年會于甄
史作甄此言二國如齊邑利有千里者二謂齊
補曰鄭本濮州鄆城利有千里者二謂齊
日恐非此富擅越隸肆隸征伐所獲之民也擅
專有之事正曰楚有三皆屬秦烏能與齊懸衡
楚隸徒隸賤稱此言楚之強秦烏能與齊懸衡
韓正曰此句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權懸宋衛為
如此義支分方城膏腴之地支言細散取之肥沃如
乃欠通以薄鄭薄猶迫也鄭屬長安在秦漢之間正
策陽是時已為韓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
策凡言鄭者韓也

作畢前漢志成畢故虎年亦名制左傳所謂歲
邑也正義引括地志云成畢故縣在洛州汜水
縣西南秦王欲為成陽君此十七年入朝時在
其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宣為魏冉弟時
主五國之成后恐成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
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
心乎翕猶收也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
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
也其窮在齊亦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
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
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
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補曰姚氏
此六十藍田京豈難得哉此策上有脫簡蓋
救薛公時在魏說者欲使薛公遣使之楚告以
秦楚攻秦以疑秦使不救楚此言三國既合楚
可攻秦藍田况於秦之故地藍田秦近邑也尚可
以漢中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
辭云元作去三國攻楚史不則楚之應之也必
勸三國攻秦此一說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

薛公曰初發
初之便之負
初之便之負
初之便之負
初之便之負
初之便之負
初之便之負
初之便之負
初之便之負
初之便之負

矣出兵敵三國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
楚楚必走秦以急一本秦告急補曰姚注秦愈不
敢出此又三國也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我三國
絕其此又一說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
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
秦遂不敢出兵大補曰姚氏云曾作有功此章
齊若魏然附之齊則薛公時在魏附之魏則無
薛公事以其事不完不明而齊魏無所遠屬也
故次之此正曰秦惠王後十三年取楚漢中非
薛公在魏時事絕不見脫簡文故其說妄謬而
次之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韓春謂
秦王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割魏則上
黨秦之有也此上黨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
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言負芻以母已張元
民下同字書無之而韓張韓策作現今並從之
此魏人也正曰已字句今連作已現非張元策
字通恐即欲以齊秦而困薛公爭魏權故補曰
韓張而劫魏而佐欲定其弟也定其立臣請為王因
困薛公因二人可以魏懼而復之反齊負芻
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

奉事王矣齊女德秦而齊其父母國也齊又
謂魏冉曰和不成起擊趙因伐光狼正曰無考
兵必出自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
從公公又輕不能窮冉故從冉而和然先公不
若母多謂專志於和則疾到趙歸我也此益冉
起冉所薦其言窮公起字不爾補
口語不可曉有缺誤姚云到恐封

陘山之事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
齊則此後也陘山在秦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
華陽地亦在陘山則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
也事在二十四年正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拔
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

趙韓魏皆記者之誤按大事記魏王四十一年
魏背秦與齊從親秦魏冉伐魏拔四城明年趙
魏伐韓秦魏冉救韓敗趙魏且與趙觀津益趙
以兵伐齊補曰陘山見前大事記華陽亭多在
秦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此時屬
陽武此指開封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齊公
趙王惠文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救邑
而納順子欲以解戈敢告下吏不斥王故秦王
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
約齊背不可信恃大國不義趙以齊倍以告救
邑告以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有社二社二邑
伐齊也正曰未詳戰國之

張洲曰甲申代
意其然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
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
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
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也此二十
七年敗
趙取代
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敵
光狼

何處文曰晉楚
之強不可太敵
故為此策以
之不走且走
不聽趙之計

制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
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
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元作言曰秦且
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救邑之王必
意其然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
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
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
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也此二十
七年敗
趙取代
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敵
光狼

許解言曰齊趙
合則秦亦放聲
而得趙於非秦
人之情也故秦
王不可不以
穰侯而擊趙之

田穰侯曰周起
詳結之有力

王孫曰晉楚
之強不可太敵
故為此策以
之不走且走
不聽趙之計

王孫曰晉楚
之強不可太敵
故為此策以
之不走且走
不聽趙之計

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以齊破秦為之頓
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也
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白起
傳取韓安邑正曰按起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
河在取魏城六十邑前一年昭王之十七年也
索隱云韓故地又魏以安邑入秦在昭王二十
一年恐非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
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取夫取三晉之腸胃
上黨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
牧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
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穰侯傳有補
不行引兵而歸秦為齊為之
為使臣之使兩走字並去聲
秦客卿造造其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冊別封
注陶今濟陰定陶藉君天下借以制天數年矣
補曰說見趙策
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國大長小國以朝天子
補曰姚本
率以朝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
為鄰恤言近而莫之據也無援國可恃正曰一
有為鄰國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
得之之憂攻齊不成成則陶且
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
時非人時至弗失補曰姚本時舜雖賢不遇堯
所能為

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

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

大時也已。謂時之利。無大於此。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

報惠王之耻。田單破燕。惠王之初。成昭王之功。燕昭王二十二年。下齊七十餘城。明年。復之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

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君

詩云。樹德莫如滋。滋。益也。除害莫如盡。逸詩。補

燕燕故亡齊。齊閔八年。蘇代為齊說燕。曾讓子

燕燕故亡齊。齊閔八年。蘇代為齊說燕。曾讓子

臨淄之役。正曰。齊宣二十七年。注。讓齊亡於燕

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元作。此時也。成

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卒。齊而從齊齊

秦元作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讎。謂以誅

於燕。誅。使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

疾攻。元作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

能亡齊。封君於河南。亦河之南。非為萬乘達途

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

攻齊而無他慮也。補曰。後為萬

乘之為去聲。

項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

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

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

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

相鬪。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

聞之。補曰。姚氏云。此段首有缺文。史記新序。後

說秦王曰。按。史此。秦中君未封。時書在擊芒卯

物至而反。極。至。猶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

累暴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此從

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尊。稱之耳

文王惠。文王。元作王。按。史。秦輕。楚項襄王。則史

以絕從親之要。要。約也。今王使成橋。秦人。補曰。劉

守事於韓。韓。守。猶成橋已。元作。以。通。北。入。燕。使

入朝於秦。補曰。史作。盛。橋。以其地。入。秦。為。是。王

是新序。同此言。韓入地下。言取魏地也。是。王

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秦必割地于秦

秦使之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曰

出也補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曰

杜本作大梁之門舉河內屬司隸正曰正義云

北河之西東拔燕酸棗虛桃人燕南屬東郡

注始皇五年取酸棗虛又蘇代曰決宿胥之

口魏無頓丘按此則虛魏地也桃人史作桃注

燕縣有桃城今按任城有桃聚補曰燕張儀傳

注滑州昨城縣酸棗正義云謂酸棗在今相州所

縣此右酸棗縣南虛正義云補曰史作魏之兵

澤縣東二地不同楚燕之兵意此上皆魏地也

按高注作虛文協楚燕之兵意此上皆魏地也

楚以來援者言之燕雲翔而不敢校注包曰校報

也正曰爾雅其飛也翔注布翅謂翔按翔王之

有高起貌漢書言翔貴古人每言高翔王

功亦多矣王休甲元作申無休息衆二年然後

復之又取蒲衍首垣河東蒲坂注故蒲蘇代曰

按屬魏故魏地書拔表首垣蒲陽衍而張儀說

魏王秦據卷衍又南陽有杜衍垣元作恒河東

有首山首垣正曰徐廣及索隱皆云此蒲在衛

之長垣蒲鄉索隱云衍在河南與卷近卷丘權

反正義云屬鄭州恒垣本在河南與卷近卷丘權

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長垣開封縣以

臨仁兵臨之平丘元作小黃濟陽嬰城地並屬

秦使之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曰

出也補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曰

杜本作大梁之門舉河內屬司隸正曰正義云

北河之西東拔燕酸棗虛桃人燕南屬東郡

注始皇五年取酸棗虛又蘇代曰決宿胥之

口魏無頓丘按此則虛魏地也桃人史作桃注

燕縣有桃城今按任城有桃聚補曰燕張儀傳

注滑州昨城縣酸棗正義云謂酸棗在今相州所

縣此右酸棗縣南虛正義云補曰史作魏之兵

澤縣東二地不同楚燕之兵意此上皆魏地也

按高注作虛文協楚燕之兵意此上皆魏地也

楚以來援者言之燕雲翔而不敢校注包曰校報

也正曰爾雅其飛也翔注布翅謂翔按翔王之

有高起貌漢書言翔貴古人每言高翔王

功亦多矣王休甲元作申無休息衆二年然後

復之又取蒲衍首垣河東蒲坂注故蒲蘇代曰

按屬魏故魏地書拔表首垣蒲陽衍而張儀說

魏王秦據卷衍又南陽有杜衍垣元作恒河東

有首山首垣正曰徐廣及索隱皆云此蒲在衛

之長垣蒲鄉索隱云衍在河南與卷近卷丘權

反正義云屬鄭州恒垣本在河南與卷近卷丘權

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長垣開封縣以

臨仁兵臨之平丘元作小黃濟陽嬰城地並屬

史 44—90

董份曰：擬切，敵
薄詞，青芝懷不
容讀者不人也。

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累而有累世

陸深曰輅觀一段說奉之暴虐與二國之被折可悲可恨不待語語

方與方與胡陵屬山陽 鉅胡陵鉅胡陵屬山陽 碭蕭相碭蕭相屬山陽

陸登曰當時齊人最人其地作一柄故有輕重

陸登曰當時齊人最人其地作一柄故有輕重

按此書意蓋齊人最人其地作一柄故有輕重

故宋必盡七邑故地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濟陰乘氏注泗水出魯國下縣桃墟西北陪尾山四源俱導因名西有過彭城又東南過下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

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補曰姚云劉本無於字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較同

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反背也北倚河

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

而詳事不吏是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

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

帝有餘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

之強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言地廣正曰注為之

同建本一舉誡令韓魏誡令韓魏謂猶反正曰魏句屈命

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元作臨

險韓必受首韓韓必受首言其報王襟以山東之

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

若是王以十萬補曰史十下有戊元作

萬字是新序同

戊元作

戊元作

戊元作

戊元作

戊元作

戊元作

戊元作

戊元作

日史作戊是鄭梁氏寒心戰懼許鄢陵並屬嬰

新序作伐鄭梁氏寒心

城上蔡召陵並屬不往來也韓魏不通

序同此則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

上以嬰城句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

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元作齊之右壤

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注元作任補

是兩海東南正曰索隱要絕天下也要謂是燕

趙無齊楚齊楚補此二字補曰宜從史無燕趙

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持齊楚持劫之也

通鑑綱目從之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之臨春申傳有補曰史昭王曰善於是止白起

而謂韓魏發使路楚約為與國○惡音烏重世

之重平聲藉音借方輿

音房預為王之為去聲

段產秦謂新城君韓襄十二年曰夫宵行者能

無為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

官表注主郎內諸官正曰郎字通作郎不謂郎

為郎郎中令秦官郎乃其屬此注在郎中令下

非郎郎中職也大事記謂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

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元在韓策魏昭策

段于越人凡段平皆魏人今在秦補曰史庄段

干魏邑路史段干季姓邑初邑段後

段干越人干魏邑路史段干季姓邑初邑段後

段干越人干魏邑路史段干季姓邑初邑段後

段干越人干魏邑路史段干季姓邑初邑段後

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未

邑干因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良趙簡子

邑而氏云取千里然其言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周

御不得與王良同時然學出於造父造父之弟

子曰馬不千里不能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

也服千里之服也然其言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周

而服千里之服也然其言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周

故纒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

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未

亦在韓策詳二臣之言則戎之寵少衰矣故范

意為秦亦無明徵當從舊次難去聲

戰國策譚極卷第三上終

戰國策譚極卷第三下

秦

昭襄王名號見前

范子名雖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晉因王稽秦

使魏還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政六

通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

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

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救隱使以臣

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達利猶若將弗行則

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補日姚云後語

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

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實權

賞試於王乎嘗亦不足以待斧鉞鉞亦豈敢以疑事

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保任人必保其

得輕之補曰姚本反覆於前王臣聞周有砥厄

寶者工之所失也失謂不能別之而為天下名

曰水成曰足以
動事王只在此
教句耳

重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

何也為其凋榮也凋傷也榮華也此喻厚良

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

之害則令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

能改已補曰雖云聖主明於成敗之事而曰疑

謂游士之言謂游士之言

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聞於王心耶

戰國策卷三

臣者臣者

也則臣之志也則臣之志

望見足下望見足下

說之因謝王稽說說之因謝王稽說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

寡人宜以

罷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厚言

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

何也為其凋榮也凋傷也榮華也此喻厚良

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

之害則令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

能改已補曰雖云聖主明於成敗之事而曰疑

謂游士之言謂游士之言

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聞於王心耶

戰國策卷三

臣者臣者

也則臣之志也則臣之志

望見足下望見足下

說之因謝王稽說說之因謝王稽說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

寡人宜以

身受命今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補曰大事記報

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

身受命躬親閔然不敏敏猶傷敏疾也自

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下見賢

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博雅屏除也

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以教之范雎曰唯唯有間亦隙也正謂間如字

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長

戰國策卷三

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

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

陽之濱耳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陽詩在

太公釣於茲泉鄭道元云磻溪中有茲泉水源

出岐州岐山縣西南九谷北流十二里注于渭

若此者交疏也絕句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

南補曰姓本無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

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

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

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

戰國策卷三

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

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

陽之濱耳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陽詩在

太公釣於茲泉鄭道元云磻溪中有茲泉水源

出岐州岐山縣西南九谷北流十二里注于渭

若此者交疏也絕句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

南補曰姓本無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

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

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

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

以聖王用
之之心即所謂
神聖少言之

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
言太后及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
養族等

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
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
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

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
云凡漆有毒近之者多患然願若然然故被髮
而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

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
士之則其以力聞久矣奔育之勇而死史注孟奔
士育之力能舉千鈞補曰皆衛人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

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
患乎伍子胥素載而出昭關楚關名補曰後夜
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缺正曰楚本作菱素無以

餌其口坐行蒲服飢困故乞食於吳市
卒與吳國聞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
加之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

箕子接輿
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
言太后及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
養族等

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
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
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

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
云凡漆有毒近之者多患然願若然然故被髮
而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

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
士之則其以力聞久矣奔育之勇而死史注孟奔
士育之力能舉千鈞補曰皆衛人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

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
患乎伍子胥素載而出昭關楚關名補曰後夜
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缺正曰楚本作菱素無以

餌其口坐行蒲服飢困故乞食於吳市
卒與吳國聞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
加之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

箕子接輿
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
補曰雖本一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策也
本無此二字

二子無補於時猶爲之今爲而有補故特以爲
榮正曰接輿放辟世之士箕子之心豈難所能
知鮑順文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

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
是以下上畏太后
暴足莫肯即泰耳即就也補曰足下上畏太后

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係傳之
手女保女傳終身聞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
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

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
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
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恩

同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
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
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

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
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在

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右龍蜀龍西有龍戰

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右龍蜀龍西有龍戰

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右龍蜀龍西有龍戰

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右龍蜀龍西有龍戰

張居正曰信實
不致也

許應元曰范雎
之策也

茅坤曰秦之伯
業定於遠矣

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

諸侯譬若施韓盧後大名博物志而逐驚兔也

驚言其不倖補曰姚本韓有黑犬名盧

施作馳驚作變史同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

關字姚云李善引同而不敵窺兵於山東者

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

曰願聞所失計雖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

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

意王之計以意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失

義矣義宜也也少出師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謂

戰國策卷三

韓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

楚大有功正日十二年戰勝破軍殺將再辟

千里辟拓膚寸之地無得者集韻側手曰扶通

而豈齊不欲地哉形非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

露罷疲同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魏昭十

秦趙韓燕主厚君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

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

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補曰遠交近攻秦一用

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

也近攻所以能

手遠者也故使

天下之勢者

林之可也六國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六國之地其

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元作之地方五百里

趙獨擅之武陵二十七功成名立利附焉元作

天下莫能害此言近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

下之樞也言出入來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

為天下樞以威楚楚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

言雖不能兼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齊重幣

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可使為王曰寡人

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

奈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

之不可舉兵而伐之彪謂遠交近攻雖之策當

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燭亂如此使人主何

遠從乎若曰其策為上其次之其可也正曰大

事記親魏者豈誠於是舉兵而攻邢丘平阜南

愛魏哉孤韓黨耳邢丘也正義云邢丘拔四十

漢置平阜縣在懷州武德縣也

邢丘而魏請附曰魏復秦魏之地形相錯如繡

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蠶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

為秦害者莫大於韓補曰姚本此下有王曰寡

人欲收韓韓補曰姚云不聽為之奈何范雎

曰舉兵而攻滎陽屬河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

太行之道河內山陽唐有則上黨之兵不下一此山晉隘也
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補曰宜一本作
久矣陽之拔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
也王曰善年此三十八年也拔宜陽說亦在拔
邢丘前則此邢丘拔要終言之也正曰大事記
秦昭王三十六年范雎為客卿三十九年拔懷
四十一是兩節策附載為一章也昭王四十四年
攻韓取南陽絕太行道皆行難之謀也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既屬
安平君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
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補曰姚氏云後語亦
事文愚謂舉齊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
侯涇陽弟王華陽補曰正義云華陽亭名在洛
縣南杜注新城密也故戎又號新城君涇陽雍
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不有高陵進退不
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缺文又走涇陽
華陽字史同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也
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
擅行不顧不顧穰侯出使不報報猶白也言不
外涇陽華陽擊斷無諱諱言不避王四貴備
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

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
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
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剖剖符於天下剖符
信也謂軍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正曰
竹長六寸說文說也漢文紀凡郡國守相為銅
虎符竹使符索隱云漢書儀銅虎符祭兵竹使
符出入徵祭此制符承上決裂而言謂擅封爵
也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
國敝御於諸侯國謂秦御言為諸侯所制補曰
有缺誤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
木實繁者實木披其枝披謂疏之正曰披其枝
者傷其心逸詩大其都者危其國此因詩申之也
皆詩非必逸詩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
古有此語爾管齊之權管猶管權之縮閔王之筋懸之
廟梁宿昔而死集韻宿夜也通作昔事在李父
用趙滅食主父父食百日而餓死趙惠文今秦
太后穰侯用事高陵亦昭王涇陽佐之卒無秦
王此亦淖齒李父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
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
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

夫侯者蓋以此
昔仲曰秦之
皆失之矣彼
子者知而不
知我雖能伯
身蓋無足言
而更王以怨
相就封華陽
出就封華陽
昭王謂范雎
公于市公理
昔者齊公得
為父秦王王
是以教寡人
言內先言外
有參竊聽者
左

陰侯曰此謂
奇者故于下
此相類之
田水成曰亦
未嘗聞之
出已說者
為顯曰以神
索隱云高誘
以指為見
大於君之
此分必至
一節

陽於開外此四十一年補曰按雅傳雅相在昭
陽驪山九月獲侯出之陶是太后初未嘗廢
侯雖免相而未就國太后後始出之陶此辨
士增飾非實之辭故太史記從卿氏皇極經世
書免魏冉相國奪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為丞
相封應侯其下書華陽君羊戎王弟涇陽君市
君廢其毋不治事逐魏冉羊戎昭王謂范雎曰
公于市公理云云亦失考

應侯謂昭王曰補曰秦紀應亭索隱云在河東
川父城縣應鄉又作大城按括地志之應鄉在
汝州魯山縣東後漢應侯夫韓之汝南說者謂
與應鄉則在汝者為是昭王李太亦聞恒思
后養地以封雅亦惡矣應侯陵反亦聞恒思
有神叢與補曰秦紀應亭索隱云在河東
索隱云高誘注云神祠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
傳局戲也六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借我神靈
不勝叢叢因我乃左手為叢投班固史記曰博
巧驅曰右手自為投正曰尚左尊神也勝叢
投投項

其意蓋以此
有因其利
太后及華陽
相國及華陽
更重之則
其意蓋以此
言言之字
昭王謂范雎
公于市公理

陰侯曰此謂
奇者故于下
此相類之
田水成曰亦
未嘗聞之
出已說者
為顯曰以神
索隱云高誘
以指為見
大於君之
此分必至
一節

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
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
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
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駝而趨負之如輿
真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駝駝必裂
以爭持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大后用之
王亦用之不稱駝為駝則已此國於駝稱駝
為駝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
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
令邑中自斗食以上漢官表歲俸不滿百斛至
尉內史秦有郡縣有內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
人者乎相國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
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
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扶猶
不其輔外布輔謂服而元作治政不亂不逆
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
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
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

陰侯曰此謂
奇者故于下
此相類之
田水成曰亦
未嘗聞之
出已說者
為顯曰以神
索隱云高誘
以指為見
大於君之
此分必至
一節

王維禎曰引知
氏者末以悟
王叔遂委切
動人心

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

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文不反然則

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

也虜請人君生事之所嚴有母而已范曄說
召王乃以太后爲稱首忍哉君子所以進

眉無說于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

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人王曰高注韓臣按如姓魏有如姬魏齊

魏
孰與孟嘗先時
芒卯之賢不言魏人
對曰弗

如也王曰以孟嘗亡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

東坡全集卷三

伐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

師弱韓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補曰

此下有左右皆
中武王時已出此人至
期推

補曰期史作旗說苑申旗史馮琴索隱後語伏

對猶論語記舍瑟也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料

昔者六晉之寺智范中行韓魏趙習大最重也

黃不之甲晉卿也實分晉國 奢氏最強

晉陽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雷水又重

出并州晉陽縣西東南流注汾水以灌

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二尺 贊伯出行水音按

也視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徐無鬼疏在左智伯爲驂在右爲御

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

水利以灌安邑

東汾陽縣入河正義云安邑在絳州夏縣汾水東北歷安邑西河入河高注安邑魏桓子邑

絳水利以灌平陽絳水平陽並屬河東正曰晉遷新田今絳縣謂平陽爲故

絳正義引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魏桓子名弗泉源出絳山高山平陽韓康子品

肘韓康子不敢正語以甘藥之康子復魏桓子躡其踵躡

踵跟
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

天下笑秦之強不能過智曰韓魏雖弱尚賢

三二
卷之三

三

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

之勿易也。彪謂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閑暇

年也以在取邢丘下故不可先范雎事正曰秦

自孝公商鞅以來政俗彌惡當時動以遺禮義棄仁恩虎狼目之是以魯連子顧義所不臣甚

聖賢之徒之所絕也凡委質於其國者雖有忠言嘉謨皆不得

在君子之科

太后愛魏酈夫仕奉太后病將死出令曰

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葬曰殉魏子患之庸芮

高注臣 壽人正曰 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

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

秦計功者應侯教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關矣士得金復其

秦計功者應侯教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關矣士得金復其

史記惠王九年秦拔我陜汾旁十年秦擊我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馬亭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元作一正曰

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此臣應侯子餘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元作為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任之餘為

曰後秦曰亦太
隱矣其情也
詩曰卿曰夫地
而人之情也應
其情也使人
其情也使人
其情也使人
其情也使人

漢書曰武安君
可伐諸其能自
固也可其以虎
白之秦位之以
不穆而卒不能
如吳子自區之
趙故曰六國之
見滅于秦六國
之自滅也非秦
也
又曰論其與韓

其餘子之在梁者臣亦嘗為子言已亦若東臣
門吳乃即幽為梁餘子同言亡地與亡字同

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秦人補曰傲
恐即擊始皇

七年死此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
時相及

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補曰姚云
一本此下

有何也問其心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

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

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元

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
節著正曰顯逆

亂之誅又作顯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

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

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

南虜也汝南民為韓虜獲者補曰以為為憂為
將之為如字依姚本句則為秦之為亦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補曰武安君曰不
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

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

軍之俸集韻俸
秋祿也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

武安君曰長平之事後志左氏有長平亭在上
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事

魏可伐之故
若明白

李康曰取事與
在取情亦切中

在此四十七年補曰正義秦軍大克元從寸下
同徐鉉曰

勝此物謂之克若趙則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

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養傷者厚養勞者相饗

飲也飲食鋪餽鋪中時食吳謂祭是曰餽正
日以食食之曰餽餽即餽餽

得收傷者不得療治通懷也涕泣相哀戮力同憂戮并

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

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

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

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

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

矣乃使五衍五校集韻校木為欄柵也軍部及養
馬用之故軍尉馬官以爲號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

利亡五校王欲

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

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

率數萬之衆入楚伐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後志
屬江夏起此二十八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補

廟曰竟陵在鄢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其地焚其
廟即所謂燒夷也楚人震恐震震震震動
也故為恐東徙而

五七卷曰奉中
一竹簾之

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關志是以能有功

至臣見其害杲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

蘇轍曰子諱太史公曰起傷秦之敗而後起也

趙以武夫無所屈伸而國於世強一行之必起也又覽國策起乃知郭法不

戰國策卷三

三

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
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圖邯鄲八九月死
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
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
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卧而
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
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
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
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補曰以字撫其恐懼
伐其憊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
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
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
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
嚴焉嚴猶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
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
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則辱
此所謂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事在四十八
元在中山策之末彪謂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
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使駕行矣長

此亦死也雖然
起亦死也雖然
起亦死也雖然

注源曰策中多
此策實大法律
無須之

戰國策卷三

三

平之敗屬耳趙何遠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
知彼而得算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
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杜郵之劍也正曰應
侯納義之說許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
隙不從伐趙者爲此也大事記謂起之
死皆難之力飽可謂不探其心者矣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
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
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
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
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嫗母也正曰廣韻老
曰某夕某孺子孺子乳也婦之乳者亦婦內
謀士內私之也言姬之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
心不有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欲教之
者人心固有欲其告雖告也孺子內士人心固
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
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言且君擅主輕下
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即魏策龐十夫揉推揉
也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
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摯
之副也雖傳言稽與諸侯秦王大怒而欲兼誅
通則此所惡亦其實也

許應元曰：燕王
強戾，讓前之人
也。欲顯其雄而
俱為天下笑，故
言入而變聽之
耳。少曰：必且較
勝以他事，推之
得免秦澤之力。

也田汝成曰不得已而為此言亦幸而免於虎狼之口

卷三

三

1011

聖賢集卷三

許應元曰
折衝是時
方收以秦
並說

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

為從將以迎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

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補曰

見前此時必二人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

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補曰言世主志慮欲

其嘗亡於燕言罷楚並音救魏與不可知之趙

之丁作破齊永亡而有亡形正曰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

言其存亡不可知

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

富而民用元為之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

破元作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補補曰宜

為齊兵困於穀補曰國擊秦齊師獨後七年五

他戰無考一十年攘地補推也秦人遠迹不服

速迹畏而避之而齊為虛矣戰敗其地為虛也

也然終不服齊記及表不書秦敗齊唯秦記惠三十三年攻齊

昭二十二年伐齊河東取九縣後也秦與

五國共敗之補曰趙策亦有社稷為虛矣之語

莊子國為虛屬釋文虛如字又音墟李云居

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為厲恐此矣即厲也

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破韓

能強而遠足自存者何正曰齊宜強而反遭破

韓魏宜亡而乃僅存何也故下文言齊之受殃

則此成曰天下
之勢不可為從
以富是韓兵
將以之破秦
理其文法之精
妙又與江表

注讀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

齊威宣之餘也今謂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

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振其以齊

將正曰說收破齊罷楚救魏不可知之趙欲以

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今從為一

從之一不成可見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

於世蘇子所患也夫刑名之家中韓皆曰白

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

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如此臣之所患

天下之馬不皆為白馬故曰非馬三七

也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昔者秦人下兵攻懷

內服其人三國從之趙趙奢鮑佞

將絕楚有四人不名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

人去而不從趙鮑楚四人本起救懷而不識

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亡其

猶云亦云正曰亡夫攻而不殺去而不從是以

知或補曰此下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

也以不救不從為能故裂地以敗於齊此下申

三國之敗正曰裂地敗齊當是指五國伐齊之事

三國之不放懷卒裂地以敗齊皆言從之不能

初見秦其策全

戰國策卷三

11

美

戰國策卷三

二九

難補五十九年與諸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
下得之其此之謂乎此謂從補曰薛子作二臣
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
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府文書藏庫兵車
皆得稱也正曰府庫藏貨困倉空虛困國原正
財對不困倉藏穀粟言日困方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
日倉平聲亦通補曰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為將軍白刃在前斧
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
質在後誅不違戰而皆去之不能死不戰也正
却走不元作罪補曰其百姓不能死也言亦
能死也非韓正作非死之
戰國策卷三
三九
補曰一本而皆去之不能死韓而却走不能死
也謂本其上不能殺也韓上不能故也皆當從韓
勝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
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補無相攻
元作事也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正曰
攻相事也韓作有功無功相事也姚云曾本如
此出其父母懷衽之中衽衣生未嘗見寇也聞
戰頓足徒楊此頓下也集韻徒空手楊袒也正
犯白刃蹈煨炭煨盆中火補斷死於前者以死
比比元只是也正曰韓作者是此蓋皆之說夫
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言死難補曰斷死生之斷
都玩反斷長之斷觀緩反

陸德曰一篇主
意在此一段後
一一照應皆疑
罪謀臣之不忠
許應亨曰謀臣
不忠一言切中
當時之弊

天下時未稱詔此秦史之言耳正曰詔告命令

此楚不止五都鮑因誤文又以其持在徙陳前

李徐曰荆可取而與之相無不盡其忠

戰國策卷三

三三

故從陳以下不論而其說亦不明故為正之正義云江南在豫章長沙南楚之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渚注引策文洞庭五渚謂此渚乃湖之訛燕策亦有五渚字按策既言葉鄢而五都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五湖說不一索隱云其區洮潏潏潏青草洞度又說太湖射陽青草丹陽宮亭宮亭即彭蠡張勃吳荆王錄謂太湖別名或說太湖中自有五湖荆王項亡走東伏於陳起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拔其國如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強作弱是下有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行舉四鄰諸侯可朝也朝秦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

李徐曰魏可取而與之相無不盡其忠

戰國策卷三

三三

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取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踰補曰韓病於內路即露耳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補曰韓子注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日中央兼四國其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無險隘故正曰非無險隘上云中央之國此云不便是不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為亭大王以詐補曰破之拔武安此段趙括事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冀州國完之者欲急取修武上黨諸郡置之去也正曰韓作莞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補曰踰羊腸降代韓作踰華絳三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

李泰曰趙可取
而文與之無
謀臣不盡其
陸深曰此下三
段只說秦之
其去遠矣
大後亦三夫皆
敵之初中

戰而已為秦矣東陽屬清河河外蘇秦說趙云
東有清河張儀說趙告齊使與師度清河軍
鄭之東即此河也東陽既屬清河不得為他
矣不戰而已反為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
益弱中呼沱元作池正曰古沱通史弟于
矣中言中分之呼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
池在代國城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
一舉而壞韓蠹魏蠹者病也挾補曰韓荆以東補
韓作東以弱齊補曰韓弱齊補曰韓決白馬之口張儀傳守白馬
弱齊強燕以流補曰韓魏氏流作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
合從大王拱手以須須齊同天下徧隨而伏補
韓作敗也伏矣以繩次物曰編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
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
兵之強霸王之業謂先世地尊不可得地與相
正曰韓尊作曾劉辰乃取欺於亡國亡國以長
翁謂地猶弟皆失考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
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補曰韓此
字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
甲兵罕戰疎而天下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

蘇秦曰引封
伯二說欲王日
慎一日毋離二

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封李同
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此補曰韓作李下
大又交罷却交言秦與趙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其由是
觀之臣以天下之從令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
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
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
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元作下補帥天下將補
一本百萬左飲於淇谷河內共淇右飲於洹水
蘇秦傳注出林慮項紀注在安淇水竭而洹水
不流亦竭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
箱素為之非金革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
也正曰素以色言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傷殷之
莫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
禮大夫決水灌之三年補曰韓作三月趙城且
稱主拔矣襄主錯錯錯同置也數策以著占兆
灼龜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而使張

許應元曰韓非
也宗國而助
力以滅之
李公以此術
國獨後下以此故也

孟談趙之謀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魏
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
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
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
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自言不望見大
王言所以舉補曰韓破天下之從舉謂舉趙亡
韓舉猶板也補曰非言及於亡韓是豈可不為
於國者亡韓臣荆魏親齊燕加兵故親之以寬
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
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
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
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行
以示以主不忠於國者主言以為首惡謂此
人也以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何史失其人
以爲王議名之惜哉所稱謀臣范雎也補曰韓
術不主於卿論兵以附民爲要以仁義爲本
以禁暴除害爲務非而有是言大不意不遇欲
如暴矣補曰蘇氏論荀卿歷試天下之賢人以
自是其愚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
以激之也韓非此書歷試秦之謀臣蓋指魏冉
范雎之徒他日謂申不害徒術無法公孫鞅徒

法無術張儀以秦徇韓魏其茂以秦徇周韓侯
應侯攻他國以成其私封所詆者亦非一人其
斯短姓賈而殺其身太史公謂非知說之難而
不能自脫可以爲
蔡澤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人
之也爾雅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雎安平
以二萬人降趙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
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
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
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
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
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
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
時之序成功者去夫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
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
秉義質猶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
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志也辯志應
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理治萬
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

傳言王也皆
而取之之辭

繼其統也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言其

美澤流千世稱之而母絕補曰一本此下有豈

非道之符言行道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

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衛人仕魏

死越之大夫種姓文越王其卒亦可願與元作

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

公孫軼事孝公極身母二極身猶盡公不還私

還反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素其

誠也集韻家聲也蒙家同軼嘗刑太欺

舊交虜魏公子卬卬則軼卒為秦禽將破敵軍

穰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殺忠

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元作周補

作毀譽必欲元作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

事越王王離困辱離強同集悉忠而不解解解

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離猶多功而不矜富貴

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

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

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

董份曰雖欲說
雖是位而實稱
然其辭亦可入
然其亦正

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

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

晉惑亂年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

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戮

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

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間言有因曰商

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

閔大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

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

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任猶不欺舊

故執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

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

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批攬同匹齊切擊也集

廣地殖穀殖種富國足家強主威益海內功彰

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

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

陳非曰前言商君吳起大失禮此特增一白起不惟敵以事而且動其心尤切胡寅曰楚雖一閼閼澤之言去位如髮幾實不能為秦有功而不失於奉身而退其親佐權固實名伊魯而身不全家破於元臣陳亡者枉去達矣

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補曰史此下有矣字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屬南郡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屠言殺之酷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有帝之業自是之後趙楚儼服儼失氣也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十里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

陸德曰即此教
言所以感動應
侯之去亦足為
居寵者鑒

黃帝曰唯以口
舌維繫事之往
來澤亦以口舌

全勝也。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斬謂絕之。此言斷三絕以濟不通。棧道千里棧道以濟不通。通補補曰史。有通史於上。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秦秦人如時補曰史作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

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喬王子晉松赤松子皆不死
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
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
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
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
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
澤計畫遂拜為秦相在五十東收周室蔡澤相
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

戰國策卷三

三

剛成君補曰水經云馬門子延水東逕居補
曰姚云一本秦十餘年事補補曰史昭昭王孝
有居字史同秦十餘年事上有事字昭王孝
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居
三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澤傳有彭謂周衰
趣於利而已唯澤為近道德明哲保身之策故
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於澤之謂乎正曰澤知范
矣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正曰澤知范
雅內應故西入秦志在奪相揚雄所謂智趣利之
抗其氣指其背而奪其位乃矜材角智趣利之
尤者相秦數月惟謀歸印亦智巧之充無功而
退既無當於道德之旨明哲保身之義彼何足
以知之哉補曰為主為君為孝為楚為越為秦

去聲

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喬王子晉松赤松子皆不死
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
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
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
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
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
澤計畫遂拜為秦相在五十東收周室蔡澤相
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

自應元曰應侯
六士歸其亡胡
人益休其所甚
忌

孝文王

昭王子元年辛亥周亡於是
六年矣接史索隱曰名柱

濮陽人呂不韋實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
孝文王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
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
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
君澤可以遺世遺世謂願往事之不韋鄙耕田
珠玉之小利而圖建國立君之大利自秦子異
人為計得矣徙蜀飲酖之時能無悔乎秦子異
人質於趙處於廐城趙地缺補曰字書無廐故
往說之曰子侯異人異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

戰國策卷三

三

中今子無母於中異人母曰夏姬外託於不可
知之國史言趙不禮之故一日倍約身為糞土
事死且今子聽吾計事求歸以求歸為事正曰
歸則句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
說秦王后孝文后華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
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
無貴者太子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
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春秋舉成歲一
日山陵崩山陵喻高且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

田汝成曰其人
雖歸太后之情
向未忘其
斷心事之不可
卒向不可知徒

而不壽於朝生木槿也朝榮夕死今又不如說有可以一切
權宜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泰山四維四方之隅
不可移也正曰必無危下之患矣陽泉君避席
以大山為四維
離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
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
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
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
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
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
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
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
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不決也是抱空質也
此質本以交好今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
不能然故曰空
送遺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德講好
於趙正曰秦王老矣一日晏駕天文志天子當
講即好字臣子之心猶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
謂官車晚出不韋傳秦國邯鄲趙欲殺
之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聚異人至不韋使楚
服而見服楚製以說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

陽有光曰史載
太后不喜不韋
不韋子也不喜
巧於取秦而不
能使其子不喜
其才竟失秦之
豈耶抑其說有
不韋明者耶

魏何並不喜欲
得太后心今幾
服而見委面迎
合之太后自不
得不足謂說臣
則大驚萬全無
夫矣大驚之術
若如此
或謂曰留止官
中治其在外不
得視一旦八得
聞之也

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
誦所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
於誦王罷之補曰大事記不習於誦此焚書之
人之國其乃留止止宮問曰問政事陛下嘗朝
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陸者趙之豪傑得知名
者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王太王
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介單臣
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則然王以為
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
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以不韋
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
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為太后養地也按此
是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
與此說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王為安國君時歸
而卒嫡立康秦國之不韋敗者幸也以是得秦
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襄士之險險傾邪無事
於不韋者不足算也不足算也子楚之計平乎
耳孝文稱為奇而
立之非老悖乎

莊襄王 文王子元年壬子按
始皇帝 史索隱曰名子楚
乙卯按史名政

等曰曰先教
乃此其之常
也

也
也
也

秦國策卷三

里八

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
主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
者商人也是也無把鈔推耨之勞鈔芒苗耨耨耨
同耨亦芒田器莊子作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
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
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
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
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
秦王惇然而怒特能同語色絕如也補曰頓弱
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
母帝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帝
又通嫪毐人告之王怒九年遷雍臣竊為大王
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
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胃腹王資臣萬金而遊
資齊齊聽之韓魏時不通諸國故入其社稷之臣
於秦說之使即韓魏從補曰一本而天下可圖
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
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
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敬楚王即位雖

許應元曰直言
他國之強不足
而便秦自悟而
於秦其意之

張居正曰二國
千乘之宋也此
句有誤或作以
慶案萬乘之國
二為一句一作
國千乘之宋也
亦通

戰國策卷三

里九

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
韓魏入其將相壯遊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
之此十齊補曰一本此入朝四國畢元作從
八年補曰一本此入朝四國畢元作從
韓魏是上已言齊矣殺牧是要終言之頓子之
說也謂頓子之言高於范雎而其說過之遠矣
惜其不知擇本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哉
魯連視之義矣正曰大事記茅焦說秦王曰秦
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
侯聞之由此倍秦頓子告始皇山東戰國有六
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所重者獨兼并
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諸侯肯秦
恐之非能以母于天性感悟之也愚按頓弱鎮
有威掩於母之一言其下即說以兼并行詐未
嘗正諫還母之失又非茅焦比二
人雖異於范雎於義皆不足取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
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
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言如舉
左案齊齊舉兵於左則舉右案魏魏舉兵於右則舉
國國舉兵於左則舉右案魏魏舉兵於右則舉
益涉反培壓也又伏也二國千乘之宋也宋
七國時為千乘築剛平趙地缺趙成侯四年築
今使齊魏如之築剛平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
為衛取我剛平皆不注衛無東野趙取此則剛平
正曰正義云蓋在河北衛無東野趙取此則剛平
芻牧新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莫
薪小者採正曰芻草也牧人也

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

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政事也傳二十三

注不明此強節入質贊通即下而朝於邲鄆之

文抱質孟子傳贊是也委致也

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邲鄆者莫不夕補令朝

行魏伐邲鄆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

為逢澤之遇是以有馬陵之敗正曰在後因退

夏策正曰乘夏車者言中夏之車下文可徵夏

稱夏王國也一諸侯朝天子者為字候衍朝為

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元作太公太公聞之舉

戰國策卷三

兵伐魏補曰一本此下有壤地梁王身抱質執

質贊同羔請為陳侯臣齊陳敬仲之後故稱

年魏拔邲鄆齊亦敗魏於桂陵不至如此所稱

十六年魏惠十八年齊威二十六年趙成侯二

十二年魏拔趙鄆服二十七年秦孝公會諸侯於逢

澤以朝王策謂魏伐邲鄆遂為逢澤之遇按魏

既克邲鄆即為齊楚所襲天下未嘗皆從當據

史書秦顯王二十八年魏惠三十年齊宣二年

魏伐趙乃往歲事是時亦田忌孫臏將而往家書

馬陵易混故爾其後惠王用惠施之言朝齊以

怒楚魏策有顯王三十六年魏惠後二年齊宣

此考之伐邲鄆乃魏惠十八年事逢澤之遇泰

為之非魏也敗魏馬陵而魏朝之者齊宣王也

舉兵伐魏一語在魏逢澤後則亦指馬陵之役

而上下文伐邲鄆乃敗桂陵時事天下皆從指服

謂魏為逢澤之遇天下皆從又果君編十二諸

侯以朝天子語雖不可盡信但魏自拔邲鄆後

可疑者也天下乃釋梁鄆威王聞之亦避始皇

父諱楚威七年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

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繕齊將楊之而大敗申

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注根桑一曰平

魏之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二地

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夜戒

戰國策卷三

引也釋二者不自衛示委南聽罪委去南面之

卑也補曰標側侯反尊正曰罪

於西說趙說使人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

乃齊釋不攻於是天下補正曰一本於是積薄

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鄆威王於側紂之

間高注紂臣豈以鄆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

此哉鄆為強絕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補曰同言鄆威王云云言天下又欲謀楚也此

章先言趙強而魏伐之魏強而齊伐之齊強而

楚伐之楚強而諸侯又謀之言強者之不足恃

召天下之所惡而欲共攻之者也言此欲以止

孫州曰蘇之
世所稱使食
洋使使使使
之也取其
蓋其耳安其
蓋其耳安其
耶非非非
之庶幾乎

匹國為一荆齊燕代見下將以攻秦秦王召群
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
寡人屈於內困也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群
臣莫對姚賈親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
而案元作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
以王木衣安舞以其劍古者飲則以劍舞之以王
姚本舞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
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
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韓
遣之使秦秦王說之賈與李斯毀之死也知之
戰國策卷三
王三
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元作吳此章無吳
也三晉滅久矣正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
曰無考當從舊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
權補曰一本此下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
梁監門子監門卒也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
世監門子父死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
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厲同王召姚賈
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
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

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
女工巧有功也天下願以為妃妃匹也補曰妃當
陳軫說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
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
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元作讒而殺其忠臣
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
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
逐夫婦逐之也朝歌之廢屠朝歌屬河內賈肉
楚辭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集注
云呂望望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
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此與獵屠而
而得之說不同蓋當時好事者之言猶伊尹百
里奚自齊之比惜乎孟子時子良之逐臣未棘
無問者不得并拊擊之也棘津今存棘售同蓋嘗求售與人
津之讎不庸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釣於
為庸不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
五鄭為鄭益鄭鄙之人為賈者仲南陽之救幽
嘗與鮑叔賈補曰鄙下人字疑衍魯之免囚見莊二桓
修武南陽也仲穎上人嘗魯之免囚十九年桓
以貧困隱此故困幽隱也
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賈以五羊之
皮羊皮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秦養牲者以五
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太公望
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牲也棘津迎客之

蓋汾曰非卒死
于秦由不能察
愛而不可言也
陳史記以李
斯遺非秦
自後不得見
漢王諱諱
宋如樂是

舍人也云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
而勝於城濮信二十八年晉文公用谷之謀
城濮及史注止云衛地正曰文公用中山盜而
勝於城濮與上句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意同
此但言用人不問其出於賤惡而卒有如是之
功耳按文公親其讎而強伯諸侯注以爲寺人
勃鞞新序文公其盜以爲里見須即堅頭須
也二事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誦辱醜天下
補曰姚注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精使
作於天下
若卡隨務光並湯時人
解湯之聘申屠狄紂時人自沉于
淵並見莊子
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
察其爲已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故可
爲用則或聽取察言聽取之
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
咫尺之功者八尺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
望於上
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高誘妄人也注此書謬妄
陳賈齊策以伐燕爲齊宣王初不考其歲月賈
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皆言
伐燕而之譽之役實閔王也誘之幸意如此愚
天下後世甚矣彪之校注蓋爲此祭憤故其所
稱皆必有依據據養罪於後人也正曰鮑注是
書謂高氏以姚賈於孟子書陳賈以伐燕爲齊

李
金口李斯
上李王書論
家起何即見
實處中即論
不於秦而秦
用之獨人才不

宣王爲是餐憤凡策之書宜者悉據史記改從
閱大義高氏而以此爲稱首夫學者差訂於千
載之上義理事微而已歲月名字之差異於當
傳取徵驗而折以事理之是非信其可徵者或
彼此有據則並存之可也擇焉不精焉私臆決
妄詆前人輒改舊文何鮑氏之果哉考之趙策
趙使姚賈約韓魏時雖不可考其云趙使則趙
臣也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梁
武魏襄時也其云秦令則秦臣也此策姚賈梁
監門子則魏人仕秦並始皇李斯時者殆非一
姚賈矣姚以齊姓得爲陳高不爲無據使姚孟
子書所稱當與秦武魏襄相及並始皇李斯者
則非然非知不爲一人而高輒以此姚賈爲孟
子書譏周公不仁不智者固非矣唯之譽之役
則有可言者史記年表齊宣王立十九年卒僖
王立燕僖七年當潛王十年書魯子之皆死惟
孟子以爲宣王而策之文與之合此鑑所據秦
也通鑑宣王二十九年伐燕視史記下移十年
戰國策三
宣王伐燕即堯次年潛王立宣潛之年或亂而
失次通鑑必有所據而大事記亦從之伐燕之
事莫詳於孟子莫著於國策史記年表無明文
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則取國策而易宣以潛
耳安得據史記之畧而廢孟子所傳聞異辭王
哉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王
伐燕孟子所見者也史記所傳聞者也安得廢
傳聞而廢孟子所見者哉或謂荀卿嘗事宣王爲之
諱也孟子之書幸有國策明徵不然則非孟子
使得以肆其說矣策文書宣非出高氏豈爲事
意繆矣鮑氏據漢書改爲陶唐氏昔人譏其不
春秋陰康氏據漢書改爲陶唐氏昔人譏其不
類此學者之所以慎於傳疑也
李斯爲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概
渠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

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敗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殪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諫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

史 44—121

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戰國策譚樞卷第三下

戰國策卷三

五

許應元曰姑因
出而易之權既
失而西晉之藥
又以機兵爲齊
人多計如此
黃帝嘗曰初子
在四柱之一威
王所誅以禦十
里者而爲此
此豈足字乎然
則王之所至亦
疎疎魚目耳
何孟春曰除穢
救余齋之說也
善爲宋者必
不以餘穢爲穢
雖然宋康國也
豈服源計哉

戰國策譚楸卷第四上

齊

東有隋川東萊斷邦高密膠東
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

謝安

樂川

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東萊今

萊州府

今

高密縣膠東今平度州秦

山今泰

河安

今潘川縣渤海今北京河間府

山
縣
重

合藥

今滄州信陽今滄州慶雲縣齊	今滄州南皮縣高城今滄州	今滄州南皮縣高城今滄州	今滄州南皮縣高城今滄州
--------------	-------------	-------------	-------------

南今濟

州

田齊桓公子元年安王二

威

十四年癸卯按史名因齊

皆以名

漢上之事

之上實衛地。養子死，享子矣。子之猶

嬰兒子文子

盼子謂齊王曰田盼也威王言使不

如易餘糧

於宋易移宋王碑公正曰辟公說見

宋偃十一

年稱王當齊宣必說梁氏不敢過宋

伐齊齊固

弱信固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

雖復責之

宋可可責其償不償因以爲辭攻之亦可

盼子威王
死蓋九年

臣威自九年後未嘗敗撓此言二子
前也正曰盼子雖見稱於威王宣王

二年馬陝
嬰張丑諱

楚王云嬰逐盼子必用則盼先著於

宣王之世
且策有齊

伐燕之役章子將兵亦宣王時
國復強之言決非威王時也

邯鄲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秦趙求救於齊田

田嘉壽曰前侯
相明年封下
曰勿救則我不利
曰史有對
曰善乃起兵甲
於邯鄲之郊
此也
全也
戰國策卷四

許慎曰邯鄲
以救趙成師而
之乃必待邯鄲
之援而後敢
之援而後敢
之援而後敢

可謂已
邯鄲之援而
之乃必待邯鄲
之援而後敢
之援而後敢
之援而後敢

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邯鄲子名志二
曰不如勿救補曰史作朋
曰勿救則我不利補曰田侯曰何哉對曰
曰善乃起兵甲補曰一本甲作日
於邯鄲之郊補曰其故後云乃起兵南攻軍
此也補曰其故後云乃起兵南攻軍
全也補曰其故後云乃起兵南攻軍
戰國策卷四

張謂曰相和
心自古戰之
王之任事子
告蓋罵此不特
章子之賢足以
手君心而任賢
不二亦非庸主
所及矣

按孟子極
章以善其母
其於父事則
其父之凶也
其未生也
修其身而大
修其身而大

其尤有甚不
少者不止為
不得父也
章子之行不
獨其慈行之
而當時大賢
亦信之可謂
賢也已

揚慎曰忠孝一
也故孝忠以
孝者忠也天
下未有忠而不
孝者忠也天
下未有忠而不

正曰有頃之間也間侯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
秦威王不應而此三者如而猶有司請曰言章子
之敗者異人而同辯王何不廢將而擊之
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
王稱元作西藩之臣
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
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棧為
立馬正曰高注棧林也補曰章子通國稱不孝
孟子以為父子責善而不相遇者恐因此事也
戰國策卷四

王聖曰齊爲勝
敗者得勝則可
臣賊爲勝於必
見德丑之所謂
以與勝者也
少翁光曰張丑
則齊塔相之國
而楚齊與之雄
也今齊塔楚此
向論兩國之勝
不勝乎
按史作成侯
忌

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直

計慶元曰公孫
則之計至法也
然而田忌遂走
以不勝辭急
之計而以宣王
之聞聽之也

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

宋劉曰人若不
知徐公美臣之
小能敵也

之國事可謂
之國事可謂

張洲曰賞諫者
明王之盛與
此則其所以相
也

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也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問之客曰

一無客字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

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

我也親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

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

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

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

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

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

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諷諫於市朝

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

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有服隙暮年之後

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

所謂戰勝於朝廷也其能謂鄰國之不以許走用

是則其人亦傾僉士耳唯此言者萬世之言也

補曰大事記威烈王二十二年按外紀宋昭公

出亡謂其御曰云云事與此類又新序齊有田
巴先生賢王聘而問政巴改製新本拂飾冠帶
顧謂其妾云云恐
與鄰忌事有詐外

宣王威王元子元年顯王二十

南梁之難越與韓共擊魏趙不列敗於南梁

日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南梁

者別於大梁少梁高注韓巴大梁在北故曰南

梁○大事記此魏伐韓也謂伐趙韓氏請救於

齊田侯猶上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

之便張巧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

早救之田臣思曰補曰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

別本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期

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

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懇於齊也我因陰結韓

之親而晚承魏之救承繼其後也則國可重利可得

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

許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懇於齊

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補曰虞書云馬陵在

魏州元城縣東南司馬彪引杜預說亦然接齊

使田忌將直達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

已過而西則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東北六十

田忌之卒事
主何以過之

揚慎曰此以兵
師之也即和是
師子必有以待
之豈遠哉

田忌之卒事
主何以過之

里是也豈令更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

渡河至元城哉齊記有為兩章一為桓公臣思一

面而朝田侯齊王孫子彪謂臣思之策則幸

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

不為也况朝韓魏乎正曰今按桓公田臣思事

自與邯鄲之難及韓齊為與國

田忌為齊將此二年召後位係梁太子申禽龐

涓將孫子為田忌軍師謂田忌曰將軍可以

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

入齊使彼罷救於先魏雖勝亦能今使當前

弱守於主地缺蓋齊險隘補曰姚云曾先告作

老愚恐上句多於字謂以罷敵老弱守險王者

循軌之途也軌轍同車迹也言其險鎔擊摩車

而相過鎔牽同車軸端鎔也路使彼罷救先弱

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利故十而當百而當千

然後背太山在太山博左濟右天唐蓋盼子所

唐屬軍重踵高宛重輻重也後志使輕車銳騎

衝雅門西門名按左傳襄十八年有雍去聲若

是則齊君可正制治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

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武流也武

朱項雲曰田忌

先相齊矣得

又云代之

田忌之卒

直以魏利相

其意實出於

不顧必不遂

田忌之卒

下至田忌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田忌之卒

雖運奇用詭豈嘗論人以是乎忌不聽忌賢也

補曰使田忌無聞於齊孫子易為而有是言必

公孫開成侯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補曰前云鄒忌

之相恐有差誤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

杜赫曰臣請為留楚為鄒留田於楚補曰一

之謂楚王威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

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

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有缺字以齊厚事楚

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

事楚言此示不為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

於江南

鄒忌事宜王仕人衆使之仕宣王不說晏首

貴而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

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

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言其不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後志舉之薛六國時曰徐

滿曰徐訓余反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

遷于薛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舒

欲逐嬰子於齊遂使齊逐之曰嬰時未嬰子恐

封故曰嬰子猶盼子

嬰子恐

嬰子恐

嬰子恐

嬰子恐

張丑齊人王曰丑又見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

田嬰曰以是而何以此其意而

田嬰曰以此止趙市韓計

許應元曰觀案

張丑齊人王曰丑又見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

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

嬰子不善盼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

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

王也楚王因弗逐

權之難後志南郡編以權叛又當陽注

自東進而戰於楚境策為文公時正曰大事

鮑三說文公末年云云並屬中山云云燕齊合

云云故於此條著其說而斥其非者不著鮑氏

之意也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

則此後文出兵助燕擊齊薛公

自威王使魏處之趙謂李向

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

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束兵

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

齊必緩趙之助燕不力故緩必復與燕戰而

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

領趙可以其間取中山也補曰高注戰而不勝

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陰

若欲兵修好以

又曰甲士自可

息三國之兵故

此動有計則北

齊燕曰自此至

宣王之移

何公文曰只此

論事要而細

實案曰蘇秦列

叙六國風俗形

勢各極其致嚴

不謂秦非勢最

若此

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

疲燕也則割齊地正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蘇秦為趙合從

有泰山東有琅邪

河冀州郡補曰正北有渤海

所謂四塞之國也

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

之兵管仲軍令始疾如錐矢

聲而至戰如雷電

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

七萬戶臣竊度之下

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

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

六博踰鞠者

史作踰說文徒益反即踰字

車擊互殺梁傳擊者不得入釋文音計又古

齊桓公曰齊國多士然惟賢知賢且賢能得而取火於燧也

補曰兩見字賢通反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元作為補曰此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逵者逵統同海內之狡兔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元作為補曰此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逵者逵統同海內之狡兔也集韻狡獪韓子盧逐東郭逵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勑之苦而擅其功擅者爭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頓亦勞敵救其衆臣恐也

戰國策卷四

田

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謝辭去之言不用也補曰此與蘇代鵲蚌陳軫虎爭人之說異而同者也達七倫反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牧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文毛色成文馬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魏策馬陵之朝齊楚王怒伐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救言齊則此所言也勞而伐之名醜而實危有楚伐之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

張淵曰安路耶士人罪也何論國之盛衰哉以此得免性來

田成曰宋三語大是名言

王守仁曰顏觸之論蓋出於田子方

馮觀曰蓋齊國上四等乃一屬主重先據出在此存妙

王祖道曰此詞太似危切乃辭然國之生氣皆使

言不伐魏者受魏之壁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壁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髡止不便非益也此設辭也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補曰魏云若誠下劉本無不字愚按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壁馬之寶於王何傷乎元在魏策正曰

戰國策卷四

主

齊宣王見賢補曰見顏觸集韻音觸引呂春秋齊作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並使之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趨也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今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魯展禽字季食採柳下亦云居之僅其冢持秦伐齊先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徑魯故云

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先王之頭曾不若
灰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禍來禍
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一石百萬石
鐘之於天下之士皆為役處後為之使處在其
西南北莫敢不來服九作萬物無不備具而百
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
處農畝下則鄙野五節為鄙郊外曰野亦
閭里閭在鄉里在野並五百家皆為門正曰周
閭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遂人五家

戰國策卷四

為隣五鄰為里閭里皆二十五家鄉謂之士之
閭遂謂之里二十五家共有巷巷首有門
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
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言能貴
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
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
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
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
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
得其實而元作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

補曰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
其名者削削地也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約窮
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言禍辱隨故曰矜
功不立言徒有矜大奸功之虛願不至不求不
得之虛願也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
是以堯有九佐九官舜有七友伯陶方回續牙
不虛靈甫見陶淵明曰七臣正曰雄雉云云又
見皇甫謐遠士傳不皆或云不識不虛或云不
空尸子無靈甫愚謂此類皆禹有五丞楚辭八
外有蓋稷湯有三輔商書伊尹二相外有諸
阜陶番契湯有三輔伯仲各答尊尊此未詳自

戰國策卷四

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
無羞亟問亟猶不愧下學學於是故成其道德
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
曰無形元並者形之君也無形謂削約無端者
事之本也正曰無形無端夫上見其原下通其
流至聖明學明學學之明者言上何不吉之有
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
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猶
非邪非邪曰疑非字當在微字上而夫音扶屬下
句與下文豈非下人而尊貴士歟夫堯云云同

一本作今... 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 以自謂豈非下人... 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 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 寡人自取病耳... 言乃今聞細人之行... 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 辭去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 戰國策卷四... 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 尊遂也... 然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 當肉... 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 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 子補二曰觸知足矣歸真也反璞則終身不辱... 以論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云文意甚... 字謬

先生王斗... 王宣王使謁者延入... 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 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 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 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 對曰王聞之過... 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問王斗曰昔... 先君桓公... 宣王...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 籍猶猶賜履也立為太伯... 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振之... 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 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 王不好士... 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驥驎耳... 字書不說驥驎不載唯王篇云馬黑脊亦不言... 良馬陸殘驥驎驎行中律呂則此馬以驥驎此

也驛耳八駿之一正曰王篇單言驛爾王之補

此二字單言如詩及說文爾雅不一

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補曰一本盧氏之狗王

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莊小號毛嬙越

女吳王姬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

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

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穀細繡也正曰

三服官輕精注今紗下章與綉穀又章帝省齊

水統方空穀知齊進善也說文穀細繡忍此注

誤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寇不使左右

便辟便順其所好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

戰國策卷四

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

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

任官齊國大治彪謂王斗之義無所取造門求

尺之間以為高此孟子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小

功之察者也抑其陳誼迂而不切獨所謂學教

者可知耳然不若魏牟之言之慙而處為序舍

年而取斗為年之言出於斗也正曰王斗造門

來見彼以趨見於尺之間為高鮑論當矣其

言王不好士不可謂不切也特桓公好狗馬酒

色之說亦管仲不害霸之意此其所以為辯士

之言而非君子之正爾學教之言與魏牟合又

何不若之有戰國論說相類者甚多牟豈果出

於斗乎補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列第為

上大夫者七十六人不治而議論下學士至

數百千人士非不盛也然辭行於下之徒類

田汝昌曰此說

皆詭誕無實不治而讓所養非所用何顧焉

故頗觸勸以貴士王斗讓其不好士有以也然

若斗與觸者亦未知其何如也有一

孟子而不能安用彼數百千人哉

齊人見田駢士曰聞先生高議是義字設為

不宦假之辭而願為役為駢田駢曰子何聞之

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

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

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德已言過今先生設為

不宦嘗養千鍾嘗食同所食所養也昭三年庄

則鍾又案氏注四斗為徒百人徒從不宦則然

且則鍾凡六斛四斗也

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之

管燕齊人正曰無考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

孰而與我赴諸侯乎而辭左右默然莫對管燕

連然流涕連與連同也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

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飽而君鵠鶩有

餘食驚舒下宮糶羅紈下宮後宮下列曳綺縠

縠文而士不得以為緣緣衣且財者君之所輕

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

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補曰田需見魏

策與公孫衍並

俗慎口按晉本
足之世之口
人因多以口
實之世之口
可也如宋馬
則宋之六之
見其以臨晉
當為蛇者也

相者豈即此人歟說苑宗衛相病
罷歸召田饒等問饒對亦與此

閔王 宣王元子元年顯王四十六年戊戌
正曰此據史通紀顯王元年年當獻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 楚懷六年此
王二年視史下移十年大

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 齊使齊齊問
之為齊 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

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
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 問此外復

曰唯令尹耳耳 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

戰國策卷四 王

今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 祠春祭正

祭賜其舍人 始皇紀注王廟內小史或云侍從

左右之通稱後遂 卮酒 舍人相謂曰數人

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

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

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

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

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

城不弱兵 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

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

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

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

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

黃帝嘗曰陳軫
之說乃陳軫
之說乃陳軫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勝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齊之善補曰為楚為

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
者身且死爵且後歸 言身死後爵歸於 猶為蛇
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楚記同處謂此策
勝之善補曰為楚為 雖其指為齊亦持
齊為公之為去聲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
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
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 惠趙足 趙人 之齊
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
必背秦背秦則齊無患矣

戰國策卷四 王

齊將封田嬰於薛 定封在此三年正曰宣王二

嬰諸田之別子 楚王 懷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

有轍志 集韻轍 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

也又將在楚聞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

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開為謂楚王曰魯

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

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

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彪謂

不可行也嬰齊相也雖得薛不夾裂於外猶齊
地耳齊薛為一如穰侯應侯之於秦也何弱小

王公曰據詩
之便也詩之
者知之美

用或曰世節
何如

李東陽曰
王公之官之
下委計於
因以收之

乎其初哉正曰史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
諸侯王畏其與連和後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
之鮑謂分封不足以弱
齊未睹末流之害也

靖郭君田嬰謚正曰此據史文索隱云靖郭或
封邑號漢齊王舅父卿鈞封靖郭侯

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

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

所謂謁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

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應復有正曰客

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亡無同言更言

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

戰國策卷四

主四

而失水集韻蕩放也則螻蟻得意焉螻蟻姑一

飽也言自放肆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雄長之長

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

也正曰一本君長有齊姚氏奚以薛為夫齊句

因上夫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曲禮司徒司空

五衆計其事之凡也正曰注家謂此嚴制非策

所指按記魯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

事者高曰計簿書也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

曰說吾而厭之言汝既說我則不得自厭故以

說吾有鉅誤姚云一本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
之通鑑云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
厭之悉以委嬰嬰今與靖郭君之補曰姚云今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人補曰姚云古今人表作

修文御覽北堂書鈔同呂覽齊貌辨之為人

多疵奇節而不修細行者呂覽作嘗有門人弗說

士尉齊人以証靖郭君証諫靖郭君不聽士尉辭

而去孟嘗君嬰于文補曰孟嘗邑名在薛又竊

以諫竊猶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集韻刻類也

戰國策卷四

主五

而族類破吾家苟可憐齊貌辨者集韻憐吾無

辭為之言有可滿貌辨之意雖家於是舍之上

舍猶甲第正曰此本高注按田文傳傳舍幸舍

代舍乃上舍也令長子御之集韻御侍也旦

暮進食數年宣元作威王薨元作宣王立

不得言宣王立也正曰說見下靖郭君之交大

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

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

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

此言齊貌辯之
事見於史記
齊貌辯之
事見於史記

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
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元作靖郭君
之所聽愛夫愛而聽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
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
相不仁過顧豕視過謂豐顧過人多多反視補
是者信反始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
師補曰高注郊師衛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
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
戰國策卷四

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
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封嬰於薛閔王也而
有吉封之正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
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
用事而文之官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
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於
閔王元年此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
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
年梁惠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
十月齊威王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
王薨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
一年不得為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
二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雖惡於後王
誤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吾獨謂先王何言無以告且先王之廟在薛吾

此言齊貌辯之
事見於史記

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
閔王太息長出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
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
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
冠舞其劔先時所賜補曰楚閔王自迎靖郭君
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
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辯強猶不得三日
而聽補曰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
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集韻沮此齊貌辯之

戰國策卷四

主

所以外生以生為外物樂患趣難者也彪謂知
貴於知其心齊人曰辯之為人多疵論其迹也
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為知己
者死此辯所以不求生歟正曰心迹之
論未當說見章首條下補曰趣即趨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
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
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言其不足以
立功名遠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
也能為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
而兩歸其國於秦兩彼此臣之所以為山

許應言曰後秦
言且諸侯秦之
師先伐齊也

今秦之伐天下
不然必欲反之
古主必死辱於
民必死虜今韓
梁之目未嘗乾
多也而齊

民獨不也非齊
親而韓梁疏也
齊遠秦而韓梁
近今齊將近矣
今秦欲攻梁絳
安邑

戰國策卷四

王

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以割肉喻秦曾不出力
天下為秦相烹也秦曾不
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
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
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古主必死辱於
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多也而齊
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
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而東攻齊舉
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

齊屬之海

舉言得其地

南面而孤楚韓梁

三國在秦之南

齊屬之海其地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之南

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

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

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

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

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此六年正曰
按大事記顯王四十七年當秦惠後三年魏惠

戰國策卷四

王

後十三年齊宣王二十一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
解題此說齊不知在何年以其說明切附見于
此彰顯張儀之惡去秦事楚而懷王合六國伐
秦此北四國之說或在秦時不可知也恩當按
趙策謂秦之章韓策或謂韓王章燕策或謂
燕王章齊策或謂齊王章皆謂秦之章也
國事勢強弱之說如秦之欲伐韓梁東闕周
之譬說之如秦之欲伐韓梁東闕周
事一人之言也必南伐楚其言皆合是必一時
見三晉之堅必南伐楚其言皆合是必一時
而東謂齊王其論山東之愚秦之智為秦相割
之取譬也秦欲攻梁絳安邑而秦不出薪則亦三
銳師以戍梁三晉合秦必南攻楚則亦三策所
言之事也況策無說楚魏之辭而說四國者皆
有成梁之約攻楚之料於是竊信其並為陳軫
之言無疑也楚懷王受張儀商於之欺軫諫不

聽陳軫攻秦又不聽其後懷王入秦屈平昭雎諫
而軫無言意其必已去楚矣今言楚王入秦正
誘會武關之時而軫力為魏說諸侯是時固在
魏也軫善楚者約從獨遺楚又勸三晉之移禍
於楚豈略不為楚計哉蓋其知楚謀之不可為
入秦之不可止而諸國之損秦非特為魏所以
為楚所請陽齊而陰助之者與蘇氏兄弟稱說
多浮辭數策非軫不能大事記既著軫說附於
願王四十七年於韓策謂論秦最得其情因其
言梁絳安邑附見於魏王二十九年魏獻安邑
之後皆不能的指其時今徵以楚王入秦一言
當在魏王十六年蓋秦取曲沃平周距五國伐
秦前四年頃魏王三年五國合從實懷王為長
蘇秦之約而無與於軫也懷王入秦次年田文
說也反覆秦合可決其為軫矣獨燕策言秦伐
韓而中山亡此事據史乃中山未亡四年之前
且年表咸中山在王父死後而出家先一年大

據漢書地理志云
下七縣也

張州曰齊之謀
地而後也秦代
韓而楚趙之
齊而魏之
又據漢書地理志
齊之國在東
於此而後秦
於此而後秦

事記取世家史遷所紀周不能無失趙武靈王
十九年連歲攻中山畧地得城邑二十六年復
攻中山連歲攻中山畧地得城邑二十六年復
年傳國子何稱王父欲畧胡地襲咸陽遂許入
秦是後已不言攻中山矣惠文三年乃書滅中
山遷其王于膚施意者據地之時中山已定而
未察其君後四年始遷其君如西周既滅次年
處其君于愚狐之類通鑑綱目武靈二十五年
書中山君奔齊而魏策云齊魏伐楚而趙亡中
山政是年事則其國已亡特其君未得後乃
得之燕策所謂中山亡非外也故愚並著其說
以候知者考焉
中山餘見燕策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儀復相時補曰
文許韓使者知之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

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

子噲燕王與子之國之燕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

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補曰下字衍一本以

燕賜我也齊我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補曰

是作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

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燕會七年此十年補曰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

舉之者大事記敗三為五補曰按史田齊世家

桓公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桓公召大臣

而謀驕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

折而入於魏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救之是

天以燕與齊也因襲燕取桑丘策即本章○齊

戰國策卷四
三

威王二十六年魏圖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
大臣而謀驕忌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

不義且不利云云不如南攻襄陵以散魏邯鄲

拔而乘魏之敵王從其計敗魏於陵邯鄲之

難章威王作田侯以朋作綸綸累卿卿之

二年魏伐趙趙當作韓說見前趙與韓親其擊

魏趙不利戰于南榮韓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

而謀驕忌子曰不如勿救田臣思曰不如早救之

孫臏曰云云宣王曰善起兵擊之敗之馬陵策

南榮之難韓請救於齊田臣思曰云云餘皆畧同○史凡三

節與策三章互有同異邯鄲之難與威王條合

為驕忌孫子唯桓公取桑丘與威王伐魏宣王

伐燕相亂按威王二十一年驕忌始相上距桓

公取桑丘之歲二十餘年忌豈得已為大臣史

誤以邯鄲一章勦入之明矣田臣思即田忌宣

王二年戰馬陵後出奔至二十九年子噲之後

凡二十七年不應復見使忌果在齊則三安得

棄之而將章子策或誤載其名也且桓公時秦

魏攻韓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襲燕宣王時秦

魏伐韓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襲燕宣王時秦

勝令如此是必可疑考之桓公時秦魏攻韓事

無見年表魏韓趙伐齊至桑丘齊伐燕魏攻

意者齊取桑丘而韓魏趙伐之韓且與趙魏攻

齊則與宋救於齊而僅為取桑丘乎是史亦誤以宣

王伐燕章附之桓公也故大事記書韓魏趙伐

出齊至桑丘而不書齊取桑丘於宣王代燕則

引策之文謂秦伐韓楚趙救韓即岸門之戰則

齊之取燕韓因于噲之亂亦猶諸侯連兵不辭

無與親者也故愚具列史策所載而著大事記

之說俾覽者得以考正焉正

義云桑丘在易州遂城縣東

張儀為秦連橫儀傳連橫在鄭初出儀後說楚

說韓齊趙卒說燕歸報而惠王

齊王曰

死則此富泰十四年此說當有說字齊王曰

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族衆富樂無過

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

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

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

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

從人朋黨比周異捕口張傳言相與比周莫

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

以危亡隨其後魯戰勝齊史傳不書時魯故在

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

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史不書說文濁漳出上

漳清漳出山大題再戰而再勝絕句正口誤

谷入河南漳出南郡不書蘇秦傳注再戰而再

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

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

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儀說懷王韓獻

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屬弘農補曰今河

南府罷池縣水經

林夢鶴曰齊以

時一國猶能勝

秦者其力完也

自范雎之說行

而諸侯成國

本之用也

戰國策卷四

注穀水出嶺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

割河間以事秦當在齊前大王不事秦秦

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河關屬金城

史作清河是也正指博關秦傳齊傳齊東

有博平以爲博關今按秦山在博平齊東

日後語注云今兗州博城縣在齊東

馬首臨菑即墨屬齊東國非王之有也

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

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

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大客大行人幸而教

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里也補曰一本有里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

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

齊王則儀齊所惡也而張儀補曰一本此謂武

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王曰奈何曰爲社稷

計者東方有大變言有然後王可以多割地

地今齊王甚憎張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

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

儀說先曰張儀

之說主張以

張武王之說

戰國策卷四

三

三

三

韓之兵連於城下

韓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

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罷必出

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

兵伐之梁王大恐補曰後語張儀曰王勿患請

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籍使之齊齊

楚之事已畢事使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

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

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

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王

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

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之

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

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

伐以臨周祭罷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

秦王以為然與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

伐之是王內自罷音疲勞而伐與國廣鄰敵以

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

戰國策卷四

三四

曰善乃止

市人之所不為者若譽南后以取金欺商於以

宜其言之善歟補曰大事記秦惠王死公孫衍

謂將死言善附反覆詭詐之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本宋地見陳留襄邑

不用臣言以危國王因相儀補曰儀犀首欲敗橫事

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補曰儀犀首欲敗橫事

謂衛君補曰儀犀首欲敗橫事

者不同耳值達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儀衛君為

告儀儀許諾曰與之叅坐於衛君之前三人犀

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

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離衍齊

故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補曰一鬻吾國矣遂

不聽彪謂此一時及乎殆哉一言一動益為機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

按史楚三十年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蘇子元

項襄王立立三年懷王乃死與此駁

戰國策卷四

三五

張洲曰換貨而
謝則非

楚官曰一事而
反為十段故
前存後亦似重
之一法此等書
者不為無用

唐虞之曰從猶
伊伯程崇蓋為
在此

李蒙曰上通可
以文法長短不
同昌黎作文筆
亦此

李蒙曰前經叙
後通解而應
之此文之在也
則此注近來作

秦下並同秦死至是二十年矣此謂薛公即曰

非代則厲也補曰字誤下並同楚策云與我

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東地益楚國

之東其連之齊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

楚地高而北下楚地高而北下

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

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

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齊

與秦韓魏敗楚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

事北著書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並新亟入下

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

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

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

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此二子

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

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補太子者以市

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

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負荷不薛公曰

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

國之地楚得成得猶與也齊求地則君無敗矣

家亦有此者
老曰子孫取其
成無也

許應章曰已得
下東國而復得
多割地不亦難
耶已乎

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七字元

類亦著書者敘說補曰叙說者分其文而謂楚

屬之故以此著例姚云曾此七字不作法而謂楚

王以爲懷王則上言已死以爲頃襄則頃襄即

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

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

倍王之割倍多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

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

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

以楚獻地之故謂生薛子解也使太子謁之君君薛公也使

欲割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

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

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

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

割而延齊延長行也故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

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

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

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者輕故臣能

去太子使人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割

王因馳強齊而為交往齊辭齊上必聽王然

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

因因蘇子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

太子曰夫削楚者王也本多九反史漢作制字

言也而楚功見矣功謂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

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

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

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

楚也太子去楚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

滅跡也楚之跡今勸太子去補補曰一本者又

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

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也奉王而代立

楚太子者代太子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因為

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楚

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

武貞君封以美名非邑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

武貞君正曰姚注楚邑

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

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

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言如之君因補曰姚云

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

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於猶今

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齊為讎也

此亦非薛公之志楚王立未能自定安能難齊

世猶載其語也正曰謂不親楚則與楚為讎以

辭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賈而重之是君有楚也

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

蘇子按此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

之事亦累補曰史稱懷王入秦而頃襄立策獨

以為懷王死而頃襄立前秦後秦要之以割地故

立王以絕秦而後君有君所以靖國頃襄之立

非懷王死後明矣史謂當時以詐赴之策衡仍

之爾特所謂新王及太子不可曉然以逐節考

之皆有事實又非飾說也或者太子未返之時

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瑱也所美其一明日視美

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補曰與楚策謂昭魚云云類韓非子作南子皆

孟嘗君將入秦傳言秦昭王聞其止者千數而

弗聽蘇代傳今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

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

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

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

有土偶人偶相人也此土為之也與桃

梗梗者土名度索有大桃樹屈蟠二千里枝間東

戰國策卷四

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茶與

上辟鬼正曰梗枝梗也趙策蘇秦說李兌作

梗木梗謂木梗曰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是

作土偶人木偶人索隱謂以土偶比涇陽君木

質以末孟嘗○高誘注茶一本作余相與語桃

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

也挺於土中正曰挺他男反至歲八月降雨下

直也藝文類聚及是本作延殘敗土偶曰

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令子東國

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

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如往也不知其所在

語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

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傳有補曰此時不

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薛時未相也後曰

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

孟嘗君補補曰姚云令人體貌有禮而郊迎之

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并憂文無以復侍

矣言且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

王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言其而薛亦不

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

王立清廟詩注祭有清德之宮正曰按荆固而

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

王和其顏色曰嘻集韻痛也正曰徐云痛而呼

痛而呼之傷宗先君之廟在焉疾與兵救之顛

厥之請此著書者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望拜

之謁言謁之恭雖得則薄矣言他人請謁雖有

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方大人之急也言應若

自在隘窘之中隘險豈用強力哉

田豐曰夏侯
章人也
言遇之甚懼
夏侯章每言
未嘗不毀之
也或以告孟
嘗君孟嘗君
曰文有以事
夏侯公矣勿
言

田豐曰夏侯
章人也
言遇之甚懼
夏侯章每言
未嘗不毀之
也或以告孟
嘗君孟嘗君
曰文有以事
夏侯公矣勿
言

孟嘗君奉夏侯章齊人正曰以四馬百人之食
遇之甚懼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
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君
所以得爲長者長者有容之稱高祖曰爲其母不長者以吾毀之也
也補曰一本以吾毀之者也者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待元作特補曰姚云劉作豈待言也言
也彪謂君子所以報知我者亦多術矣豈必毀之而後爲爲之哉此其說有似侯贏而不及
議也
孟嘗君讌坐讌令語也正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補曰高注先生長一人曰
皆天下之主皆不稱意也言孟嘗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湔澣同集田督曰車
軼之所能至也軼轍也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
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言欲如使
而弗及也若有使之如恐弗及滕元作譽元作字書無
如恐弗及滕元作譽元作字書無

人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
爲君決疑應卒與符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
干木也二人文侯師友此臣之所爲君取矣求以此爲
取此人也孟嘗

戰國策譚概卷第四上

三

戰國策譚極卷第四下

齊 與地見前

閔王 名號見前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夫人姬勝

其配也與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

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

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錯指同也勿言也居暮

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

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

戰國策卷四

言交於請具車馬皮幣皮羔狐之屬宗伯執

未貴時禮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虎豹皮為飾

宗伯之制恐難引以言此高注皮鹿皮幣束帛

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字三遊於衛甚重齊

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

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欺者已

孟嘗言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軼其

殺之以盟使諸者如此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

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

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

君勿以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

也言或以此人為不肖輒以頸血滿足下於

也補曰若疑者字訛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

也姚云語對作謂善為事矣轉禍為功彪謂周衰

也宜至矣字句善為事矣轉禍為功禮義消亡

也以若孟嘗者為能愛士愛則愛矣然非禮之愛

也之強也補曰事亦可醜而論著者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齊人謂孟

嘗君曰猿獼猴錯木言自置木上補曰錯木據

水則不若魚鼈據水一句錯舍置也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

狸曹沫音昧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魯記莊公

會柯昧執七首劫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

鉞鐸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壠田埒補曰鉞七通

鉞鐸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反與畝同鐸呼高反

草也說文振去田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

所短於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

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

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黨友以此

處已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來

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此為戒孟嘗君曰善

乃弗逐彭謂仲連立言
孟嘗君出行國故正曰行當去聲至楚獻象
床象齒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
列王以左徒為令尹鮑見此故以登徒為官直
名未見所據然彼云大夫登徒子則非官名直
使送之直猶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
金傷此若髮漂漂飄同言其細若髮賣妻子
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
獻之公孫戌補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

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戌曰臣願君勿受孟
嘗君曰何哉公孫戌曰小國補曰小國疑當作
行五國也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
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
才出萬人曰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議之以說
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
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成願君勿受孟嘗君曰
諾公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閭特立之戶君召
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善今何舉足之

高志之揚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
一重言三喜外復有此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
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
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輸亦郢之
登徒不欲行許戌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
受之乎公孫戌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
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
諫而己彼得寶於我庸何傷且諫者士之所難
因得寶而摧折之後
孰敢以過聞乎吾哉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並况索反補曰者貧乏不
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屬屬願寄食門下孟嘗
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
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
以草具草不精也具饌具○正曰草菜也居有
頃倚柱彈其劍補曰以下文例歌曰長鋏歸來
乎鋏劍把也欲與俱去食無魚左右以告
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補曰列士傳孟嘗
○一本比門下之食客居有頃復彈其缺歌

曰長缺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也擔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以客後有項復彈其劍缺歌曰長缺歸來乎無以爲家補曰吳氏補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正曰會古外反周禮司會注大計也小宰能爲要會注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

職園聚卷四

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馮煖署曰能署書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缺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謂國事正曰一本是作事蓋因音而憤於憂憤憤亂也以憂而性惇愚惇當作懦沉於國家之事思昏亂開罪於先生得罪於煖自我格之補曰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契別書辭曰責

田園聚卷四
出園聚卷四此可
問得最巧應亦
最妙
者謂之曰非貴
直是奸利亡義
爲煖之問固已
先度孟嘗之客
矣

田園聚卷四
煖字

上卷曰孟嘗之
說亦據其情
耳一本作不說
意是然則不違
煖不若作說佳

職園聚卷四

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編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編合文謂作起而矯命一本處作起則起湯下也合讀起句亦通矯命託言孟嘗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視孟長驅到齊不行晨而求見孟嘗君見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循摩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乃補曰一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補此遣其就國而爲之辭猶漢世孟嘗君就國於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元作曰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曰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

詩經元曰妙苑
三宿之說畢竟
是戰國人口吻
西晉人以此
當時此子謂
古語未
足以證
計德元曰市義
可也後二策乃
聖驗之非耳

釋氏先日出文
金三子而卒
以爲後人復
其位賢士誠不
易哉

田豐曰應上
開算於先生字
黃真曰按孟嘗
君好客傳一
漢書平原君好
士傳得一毛遂
而二君者其始
皆不能知之而
何以好士爲哉
愚謂二君者不
足以知二子而
食無如似此
已其後因事而
斷非二子初
亦非二子耳

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元作今補曰得免

其从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

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

梁謂梁元作王昭正曰文奔魏在將王時此固

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非當時所於諸侯先

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

上將軍補曰彼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

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

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

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

太傅本周官此齋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文彩服

劍一王所自封書一補曰一本書下無一謝孟

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

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

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集韻統馮煖誠孟嘗君曰

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君時

廟立則所謂宗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

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

尹起華曰田文
齊之臣也彼其
得此說士食
而後出相
取重其國乃
無一忠信之人
諫止其惡而年
傳其未及家
皆矣也何
足貴哉

按此後史作
馮煖師

歸有光曰譚子
以小人之心爲
齊文而卒於
之惡必報者也
張謂曰譚子
之言世人情
也然其言
交遊也
唐順之曰譚子
之言市道也非
士人之行然亦
士於戰國之世
無無市道得乎
用以未議

之禍者介獨也猶則不衆故爲微細之馮煖之

計也孟嘗傳有彪謂能者客之人孰不能客無

矣而爲之管窺則亦於利之客耳嗟乎氣俗之

移人莫覺悟也以愛之賢而不能自擢於衆况

不賢者乎補曰史文稍異末無三窟之說爲勝

正曰馮公自言無能非真無能也孟嘗蓋已知

焚券孟嘗卒蒙其力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

豈迂也哉口食以食之之食音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此三十年孟嘗奔薛此

謝病老於薛與此言復反傳言王召之因

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

滿意殺之乎拾子借以殺孟嘗君曰然譚拾子

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

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外也理之固然者富

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

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

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者存亡故去願君勿怨

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牒札也書削去之不

敢以爲言馮驩傳畧同以此策及驩

蘇子元作秦史自燕之齊此三十六年正見於

李奎曰既正又舒舒法

張洲曰代為齊計其意其言非也以其之能代何足知此若

諸侯曰朝聘問大機其於天下而卒死於秦之亂不度德量力也

章華

精曰魏及一南門城北門不知是一門非也補曰地志齊城東齊王曰嘻集韻有門多有間門武鹿章華之門

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大之聲正曰子以為何

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與粹而思之所從往補

一本作者微惠在後故言從往與從生是也者微來異也今未著故言微今不聽是

恨秦也達秦秦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

為元作秦為猶善正曰勿庸稱也庸用以為天

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

為無傷也雖稱有先後無害於帝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

蘇子

元作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

因勿稱其衍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齊記三

有彪謂此策自為智則明為人謀則忠蘇張之

巨擘也正曰受帝號以順秦而不稱以收天下

無非詐謀耳補曰子以為之為如字

蘇子元作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

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問則天

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

亦問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補

五字正曰姚云劉本有對曰夫約然然其伐宋

史作夫約然然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

字愚思約約字詭無然字而以約與連下文讀

田通曰國當量力何如孰能止秦之帝又孰能止秦之帝但力不足耳嗟哉

諸侯元曰此策當與則策者看橫家支派

總管史作開成作貨

許應元曰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之權之是佳語亦佳

唐虞之曰韓詞可出之不窮曰蘇子曰山策大奇

是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

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

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倍音同償同

策多有後倣此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

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汝南潁川皆有正曰非衛

有淮北淮水之北淮出平氏桐柏正曰淮出南

海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濟水之西則趙之

河東危趙河之東有陰平陸陰屬南陽正曰陰

則梁門不啓大梁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

蘇子

元作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

者憂為天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

所不與也故夫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而遠

怨者時也雖欲乘時不能也是以聖人從事

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執慮之也齊記與上

詳上章猶欲聽秦此章決飲償

蘇子元作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

者憂為天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

所不與也故夫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而遠

怨者時也雖欲乘時不能也是以聖人從事

王十松曰以一
二字為一篇主
意乃格法

田氏新曰篇中
用者非止一
移其表曰重全
人似謂以重全
人故曰不休也
恐非官名也

戰國策卷四

土

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而務興於
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同而時勢者百
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倍背而能事成者
寡矣今雖干將莫邪博物志干將陽龍文莫邪
將作干將越人莫邪非得人則不能割劇矣利
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
非不銛集韻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不
休傳傳驛遞也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衛八
門土而二門墮矣補曰墮此亡國之形也衛君
跣行告邈於魏邈魏王魏王補曰魏武侯也時未
下稱孝公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
之中驚驚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
甲而北而殘剛平墮中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趙
趙記注詳正曰此據地里志贊及索隱以為非
正義云中牟趙邑在相州蕩陰縣西有牟山邑
在山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
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
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州屬河內出

呂里盛曰此策
謀兵主於後起
藉不為人所主
楚起於秦左而
不直趨而兵而
寄於秦最其利
之澤者

林參謂曰動行
之者若動而行
之言其矣
田氏新曰篇中
用者非止一
移其表曰重全
人似謂以重全
人故曰不休也
恐非官名也

張洲曰顧民之
意此最今國之
道也此最今國
之德也此最今
國之勢也此最
今國之名也此
最今國之實也
此最今國之利
也此最今國之
害也此最今國
之憂也此最今
國之懼也此最
今國之恥也此
最今國之辱也
此最今國之災
也此最今國之
禍也此最今國
之殃也此最今
國之咎也此最
今國之罪也此
最今國之惡也
此最今國之穢
也此最今國之
垢也此最今國
之穢也此最今
國之垢也此最
今國之穢也此
最今國之垢也

戰國策卷四

十二

梁門軍舍林中魏記注宛有林鄉馬飲於大河趙得是
藉也亦襲魏之河北東燒棘蒲元作蒲下同
兵楚取魏棘蒲不注宣二年注大棘在陳留襄
邑南潁南潁蒲坂也謂此正曰正義云今趙州
棘蒲縣古隊黃城八年拔魏黃城陳留外黃是
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名按陳留故
外黃城非陌所別也大事記從上說當考故
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
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
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
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罷疲同音下同
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
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長益行此六者而求霸
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
然後從於天下從謂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
人挫強不以兵為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
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齊秦楚也
正曰齊閔王十一年楚懷王二十六年齊與韓魏
合韓魏以伐秦而合秦遂共伐楚閔王十六年
秦昭王九年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
也言得地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

許應元曰書曰
兼弱攻昧取亂
侮亡好強亦
不可師然其
亦有先修德
亦用之勢然
則兼弱攻昧
及今天下
其品生王
未嘗不
也

山陰南三山
所謂偏人
為意者也何
弱小而謀人
哉

唐順之曰
而重伐不義
後起藉權不
以伐不義為
急也

田藝蘅曰小國
上策也信諸
國雖保亦然
獨有光信
謂其言無信
不約也

為韓魏主怨也是楚懷王二十六年此二且天下

偏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

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詳此十國者皆以相敵

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

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

人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補曰恃謀人

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

而重伐不義後起藉權不以伐不義為急也

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元作事補

戰國策卷四

本作以衆強敵元作罷寡也兵必立補曰疑也

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

號不攘而至攘猶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

莫如謹元作謹靜而寡信諸侯信猶特也謹靜

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

不反則禍積元作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矯猶

也故有變意此言變其初也正曰別本注矯一

作矯去竟切火行也姚及別本此下皆有而

不服矣一句文而不服矣小國道此道猶則不

義明白今添人求物也故曰祖仁

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貸者代從

故曰祖仁

孫臏曰田仁者
王立義者霸則
左者右之此游
右者左之此義
合于道者義
二道義而無義
則利於而無義
則利於而無義
則利於而無義
則利於而無義

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

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衍強字補曰姚襲

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而卒身死國亡

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

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東萊故萊子

齊侯滅萊萊傳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莒莒皆恃

但言有恃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

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

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駕馬先之孟賁之倦也

戰國策卷四

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

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

並滅與猶特也言與之相特有能元作案兵而

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微用兵而寄

於義猶假也補曰寄怨而誅不直者使人誅之

而寄而寄於義者隱其用兵之真則亡天下可跼足

而須也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

反衆事猶交割而不相憎交言彼俱強而加以

張居正曰叙事
而痛切而京
矣以下不能兼
注

戰國策卷四

五

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補曰衆事宜多反
不俱強者宜不泗下今皆覆交割地者宜相
燕齊戰於桓之曲家語所謂桓山燕不勝十萬
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樓煩屬取其牛馬
會改時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
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
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
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故明主察相明相之
者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
殘也有害而都縣之費也隱元年注邑有宗廟
五百家為縣正曰周禮四甸為縣四縣殘費已
為都又五都為縣又禮小曰邑大曰都殘費已
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
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輸飲食而待
灰士令折轅而炊之轅轉殺牛而觴士觴實曰
則是路窘之道也路疑作露言國中所有悉
則窘於道路正曰中人禱祝國中之人君翳驪
言華蓋也故有隱義通都小縣置社者不用命
言禱祀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事謂助賦

戰國策卷四

十六

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骸扶傷屍未
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
破家而棄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夷亦傷完者內
酺而華樂酺大飲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與均
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
矛戟折矛首矛也兵車所建補曰詩二矛注猶
銀鉉絕銀刀鉉補曰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
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
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廝折薪
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
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檐救檐衣蔽前
言也言土作若衣舉衝櫓衝陷陣車正作轆轤
易敵故亟治之陣高巢車亦為櫓此家雜總併全家身窟穴中謂
道罷於刀金兵器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地
數而能拔城者數數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
兵斷音短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
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
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

并應元曰戰國
之土大然極我
能為君勢與國
相保必而蘇子
備保必而蘇子
相保必而蘇子

時有光曰此言
國無小大好戰
必危

戰國策卷四

十七

國而憂一主趙襄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
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
二子之補患也患在滅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
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
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
戰比勝比相此用兵之上節也節猶然而國遂
亡君臣於齊者此二十九年書節猶然而國遂
不啻於戰攻之患也補補由此觀之則戰攻之
敗可見於前事矣或有缺字今世之所謂善
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而守不可援守城期天
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為善則非國
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
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夫
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
樂也今夫鵠的的即鵠也所謂侯非咎罪於人
也補曰姓云咎一作極劉作喜按便弓引弩而
射之便謂巧審弓中者則善人善之補曰不中
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

弱自光曰天下
仇之則雖強必
弱

唐肅之曰此言
明主之攻戰云
明主之攻戰云
明主之攻戰云

內治大德修而
遠人無怨後有
吊伐之師

振居正曰一段
振居正曰一段
振居正曰一段

平元曰此言
當有下篇二年
是

戰國策卷四

十八

人以難也的以難中人爭欲買之如惡今窮戰
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
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霸士露國而
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
之孝猶常也言兵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此補
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注刀劍矛
矢淮南子注今按諸說不一周禮司右月令注弓
矢注矛戟鉞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
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
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
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曠闕也日雖闕
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
之道非師者師族也言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
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補曰比當作此諸本
同雖有閭閻吳起之將閭閻釋孫武也此以君
同之善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俎
在豆用兵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鄭玄記注故鍾
鼓竿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

唐順之曰勞天
下而自逸此非
此猶不足稱也
自逸亂天下而
自安諸侯無成
謀國無宿憂也
言無一夕之憂
正例宜有也字
佚治在我勞亂
在天下則王之
道也銳兵來則
拒之患至則趨
之無成謀則其
國無宿憂矣何
以知其然也元
作

張洲曰此惠王
所恨西喪地於
秦七百里者也
不用衛鞅而卒
路從事之禍

戰國策卷四

七九

強而拔邯鄲十八年西圖定陽屬上又從十二諸
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此孝公也此史
秦人故尊稱之
正曰說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今於境內盡堞中
見前為守備堞城上為戰具堞中為戰具衛鞅謀於秦王
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
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
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
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

田豐新曰政所
謂常有主人之
意者

不從權曰是策
中亦直論天下
形勢用兵應實
事為意無依始
上通下達於道
者也

戰國策卷四

千

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
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策馬不足
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
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
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從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
先行王服服者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
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冊帛為柱衣正
曰按考工記并注龍旂
建九旂旂從七星之旗鳥隼為旂又繪星焉正
九旂諸侯所建鳥隼七旂鳥隼為旂州里所建
旌旌柱矢畫柱矢此與曲禮合龍旂即青龍鳥
隼即朱雀柱矢即招搖注所謂畫七星者又
禮百官載旂此言七星之旗而又以天子言戰
國不可以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
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
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跣足親按兵於國而東次
於齊過信為次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
垂拱而受西河之外番衣拱手言無所事
姚云一本無衛鞅之始與秦王計
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
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補

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見上之堂上禽將尸

內拔賊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彪謂此策

事機而不說於聖鍾竿倡樂非所以啓人主

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所以於里

之禍百世之戒也正曰此策談兵主於後起藉

權不爲人主怨其云案兵而後起奇怨而誅不

直微用兵而奇於義最其術之深者是豈仁義

之師正大之論乎鍾其後極言戰之害何故於

失鼓鍾鼓倡樂之云視孟子與民同樂之意不

類鮑之不察其矣補曰蘇秦高宮室大苑囿以

定齊說居王厚矣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

得意欲傲齊而爲燕蘇代繼之實祖秦之故智

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啓之秦之救宋

也蘇代復止之代爲燕反間驕其君勞其民而

述其亡也其說燕曰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

攻楚五年蓄積散西附秦三年民無俸士罷弊

戰國策卷四

又以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

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云云此策之謀既

中而勸燕伐齊也此策舊爲蘇秦實誤前章代

誤爲秦或遂以此爲代則亦不然代之謀如彼

豈能勸齊王後戰哉一本每章首二字者是矣

柳是言也當在滅中山後取淮比滅宋侵三晉

齊負郭之民齊之民也

有孤狐咥者補曰孤狐咥狐

事記去之呂春秋貴直論狐按云云

即謂此正議也古今人表作狐爰

正議閔王

斷之檀衢蓋齊市名

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

舉猶宗室子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

苴田完之裔爲景公將去此時遠其甚誤其名

阿鄭春秋河上吳子薦穰苴斬監軍莊賈圍以

成功春秋左氏無此事意穰苴嘗爲閔王却燕

晉而戰國雜記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

妄以爲景公時

燕舉兵使昌國君樂毅魏樂將而擊之齊使向

子及下達子史不書補將而應之後起齊軍破

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

以賞元作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此四

十年正曰三淖齒數之曰夫千乘青州博昌之間屬

乘方數百里兩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羸

博之間檀弓注今泰山縣地圻至泉王知之

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闕門求之則不

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補曰三

春秋後語皆作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

齊負郭之民齊之民也

有孤狐咥者補曰孤狐咥狐

事記去之呂春秋貴直論狐按云云

即謂此正議也古今人表作狐爰

正議閔王

斷之檀衢蓋齊市名

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

舉猶宗室子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

苴田完之裔爲景公將去此時遠其甚誤其名

阿鄭春秋河上吳子薦穰苴斬監軍莊賈圍以

成功春秋左氏無此事意穰苴嘗爲閔王却燕

晉而戰國雜記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

妄以爲景公時

燕舉兵使昌國君樂毅魏樂將而擊之齊使向

子及下達子史不書補將而應之後起齊軍破

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

以賞元作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此四

十年正曰三淖齒數之曰夫千乘青州博昌之間屬

乘方數百里兩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羸

博之間檀弓注今泰山縣地圻至泉王知之

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闕門求之則不

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補曰三

春秋後語皆作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

綽有光曰王孫
 賈之母賢於蘇
 高
 張洲曰王孫賈
 之母其賢哉觀
 其詞嚴義正而
 卒能賊其子之
 忠即丈夫未易
 辦也
 王廷陳曰王孫
 賈即齊之宗人
 也君政走死而
 不能報者保其
 母夫非其母之
 訓訓誨淳熟其
 何以自立於世

三

溉之爲士聲

天分三之屬

三

系賣方不可

王次與戈朱

之誅卓齒刺而

襄王閔王子元年愼親王三十
二年戊寅按史名法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
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史亦不名攻聊城屬東郡高平在平原正曰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人或讒之補曰姚氏曰三同集無初燕止讓之十一字則知此章首有誤脫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
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
魯連乃爲補書約之矢鐐束書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
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倍背同勇士不
怯補曰史記作却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
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惠非忠也殺身

主四

也工。虜名源。後世

三才圖會 本

計故頁

史云齊之南陽然

平陸補曰平齊無

補曰正義云齊

以爲下南陽之

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

計應元曰言齊既決以推其午

計應元曰以前李動之所以奪其心

其德秀曰此云云皆據燕將之辭非實事也

下兵此時齊善秦秦不敢東而齊不攻橫秦之勢

合齊善秦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謂平

陸斷亦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言其退燕

救不至不救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講也秦救之

者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救持也即臣見公之不

能得也勝齊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

國大亂君臣過計過猶失上下迷惑栗腹將燕以十

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

因爲天下戮按燕王喜四年趙孝成十五年廉頗圍破燕殺栗腹在齊襄燕惠聊

戰國策卷四

城事二十八年以爲此時則自騎劫敗死外公

不書他將及趙國也正曰說見章末詳之

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救

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補曰一

聊距全齊之兵距拒也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

也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

見般以帶爲城以膠爲械般九設機變墨九

距之般之械盡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

臆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

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

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據言推臂

前也正曰

漢書鄒陽傳據袂顏云猶今人言功業可明矣

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辯說

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捐亦東游於齊乎請

裂地定封富比陶衛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

封陶商君姓衛謂此云爾姚氏亦引世世稱

寡補曰一本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

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補曰下無歷數

或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

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鈞篡也遺公子糾

遺忘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桎足械辱身也

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

窮抑按按也人所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

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

過補曰一本云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

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爲魯君

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

楚穆曰比末一
段詞法甚好且
有餘裕

許應元曰兩事
古人之事便如
所擇

東份曰戰國時
文辭如漢魏
書當在第三
爲人排難解紛
此等通一生學
術之指歸也
成功立名等有
戰國風氣

軍會將曹子以敗軍會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

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

也曹子以爲遭正曰遭字句謂曹沫忍耻而與

則尤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

沫與魯君計言此正曰說見上補曰有天下有

字恐誤史作朝天下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

朝王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

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

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

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

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惠之心也而成終身

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

流名與天壤相救也此名乃救公其圖之燕將

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鞬元作而去鞬弓未倒

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仲連

虎按此書以齊閔爲宣王蘇代爲蘇秦事時不

合如此者甚衆殆爲後人傳錄之誤至於此章

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奸

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之

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大

史公亦愛其千里而屠其壯驥黃至於今二

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

齊之不下者惟聊莒即墨聊即聊城也徐廣注

戰國策卷四

三七

戰國策卷四

三七

此栗腹事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

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故備論之正曰魯仲連

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書引栗腹之敗此

事在王喜五年齊閔王建十五年自報王喜一

燕王五年齊閔王建十五年自報王喜一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

許應元曰歷叙齊之危而復安以明田單之功

歸有光曰田單之計不啻易也

唐趙之曰田單之計不啻易也

之書則史策之外說微混者皆可得而明矣然不此之察見其不遠遂謂好事者聞約失之說惜其書不存擬之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出史真文忠公反招鮒氏為斷而謂

魯仲連之說不可為訓皆失考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

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徵猶信也太子

初易姓名為庸人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

至是始有狀可信也

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

單相之過菑水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

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

戰國策卷四

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

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恐單左右

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齊人補曰姚云別本嚴

和姓纂引策作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

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

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

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

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

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亦王之善已王

田單衛曰特何以廣其善者

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殺之殺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魏謂單之取疑也謂威震主者志闕城陽而王號取不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可謂君子人矣為是言也上足以補王之非下足以救單之死一言而齊國定君子哉補曰斯人者又能免其身不然而王懼其以前言告單必殺之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補曰徐廣云北海東

戰國策卷四

安平正義云在青州臨淄縣東古紀國安平君

之鄰邑素隱云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

故常見譽於朝不欲正貂勃曰距之狗吠堯距

下季之弟盜距正曰此莊生寓言言非貴距而賤

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

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

元作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攫持腓脛也

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

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

張州曰田單之
不與也者其
此節單之存
也亦據此
也

田單曰田單之
不與也者其
此節單之存
也亦據此
也

王白王使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任用之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項使將軍項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也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之助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言勢據單勢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補曰通鑑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謂反內收百姓循戰國策卷四撫其心振窮補不足振舉布德於民外懷戎翟三天下之賢士懷翟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諸侯其志欲有為也善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肉袒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刑正曰袒即楊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酒酣酒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下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

唐順之曰貂勃
之言君子之言
也與策士游談
者遠甚

田單曰田單之
不與也者其
此節單之存
也亦據此
也

張州曰貂勃此
言大有以動王
之心不則才以
除其患封不待
詞之舉也

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補曰此下姚本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固知王不若也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十一字今增關開也民人之治補曰姚云為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陽兗州國安平三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惴憂救卒七千禽其司馬謂騎劫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補曰春秋後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補正曰與前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

詩經元曰此篇
是記魯人與
之師後人
中戰也

戰國策卷四

三三

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東萊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為掖不夜不夜省
不補曰括地志掖在青州之南三十里
顏師古云齊地記古有日夕之邑東萊掖萊
子立此邑以不夜為名○使若使楚之使去聲
田單將為大攻狄狄狄古正曰史同僂狄人徐
西此狄故城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
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
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
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
兒謠曰大寇若箕箕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

壘枯丘

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
一丘言無人補曰吳氏補壘枯丘謂空守

題反丘叶一其反廬陵劉氏讀壘枯丘謂空守
一丘為壘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枯丘齊景公
田於枯丘名也一本引此堂書鈔同說並無能
字一本壘枯骨成丘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

長義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
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

黃草立則杖插插插同為士卒倡曰倡導可
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歸

於何黨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補曰姓氏云別
何黨矣皆叶平聲讀說苑宗當此之時將軍有

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

張子曰齊人
不勝不勝
不勝不勝
不勝不勝
不勝不勝
不勝不勝
不勝不勝
不勝不勝
不勝不勝
不勝不勝

戰國策卷四

三四

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若如莫不揮
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
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
澠之間淄澠入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
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
日乃厲氣循城屬敵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
之枹擊狄人乃下補曰馬謖對諸葛亮曰用兵
言出於此○夜說苑作枹枹音罷枹音枹○按
史趙孝成王元年田單將攻燕援枹中陽又攻韓
九年也趙王新立秦攻趙水救於齊齊人使以

長安君為質齊師乃出秦師退又策云趙王割
齊東三城城邑市五十七與齊宋安平君為將
攻燕亦是年事蓋齊趙方睦也考之史單自復
齊之後惟有伐狄之戰大事記併書於一年而
襄王十年趙與周取齊昌國高唐十三年蘭相
如伐齊至平邑秦客卿竈賢楚仍歲攻劉壽以
單之在齊而喪地被兵不聞其却戰而克敵也
而一為趙用遂以立功意者單以功高被讒齊
襄雖為之殺諸者所以任單者不能展盡歟不
然則單之懼禍持怯而自悔也秦策云田單將
殺騎劫之歲至襄王十八年終身馳於封內考之
單為趙將是年襄王死單不復返齊明年遂為
相然單之在趙自二戰之後不聞他功蓋既試
其端而亦終不忍背宗國以
為趙用也單之心亦可見矣
孟嘗君為從文以襄王初中立為諸侯楚頃襄
二十三年天下合從此八年正曰

許應元曰設兩
難以備從之可
否

許應元曰設兩
難以備從之可
否

田應衡曰恐此
說不足以損秦

許應元曰田文
非徒損土也信
如公孫之信
以將王可也何
借狗盜狗鳴之
力

文以襄王五年中立為諸侯其後六年文與公孫
年諸侯無令從事此謂王六年文與公孫
魏伐秦事也當秦昭王九年鮑是年有公孫
百里之文遂以為文中立為諸侯時故公孫
弘齊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以元使人先觀秦王
昭意者之辭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
臣為秦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
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
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
欲愧之以辭使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
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
地數千里猶元作由未敢以有難也為人今孟
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
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人賢大王不好人昭王
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
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
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補曰而字疑衍治
上可有為管商之師管仲說義聽行所說有義
之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
辱其使者退而自刎集韻刎必以其血滂其水

田應衡曰觀此
則上公孫弘之
法諒矣

許應元曰魯連
之養椒亦不
交談言耳魯連
及孟子所稱士
之尊賢重士
之事向未聞也
何以得士
郭陽之論相類

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
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
人之志也以已之志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
謂不侵矣著書者美其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
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足猶謂
公孫弘亦士之一類爾自曹沫劫和公孫弘亦
不以此藉口彼蓋未學禮也夾谷之會孔子語
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乎此說者之所當知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補也雍門子
雍門子以所居為稱正曰雍門下有缺文說苑
有雍門子秋雍門子周今日雍門子則亦無考
雍門養椒亦養猶公養之養椒姓亦名雍門子
見前養椒亦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
今君之家富於二公雍門而士未有為君
盡游者也游猶友也言不君曰文不得是二人
故也等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
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
麟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縞鮮色縹也紵縞
縞白縞白食梁肉梁米名本草注青梁粟類正曰書注
也縞白有毛廬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

古哉補曰君之廢馬至此與王斗云云合正故
曰君之好士未也補曰孟嘗君之門高者如馮
論矣仲連之言亦引以自謂而非區區於孟嘗

王建襄王十一年丁酉

秦攻趙長平此五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

親其交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

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元作謂齊王曰不如

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

而齊楚元作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元作隱

蔽也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國必先徑趙猶齒

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

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務也宜若奉漏甕沃焦

釜喻救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仁

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

者過矣齊記有云周子謂最是也此最時三十

史失其名不

必強為之說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

曰齊衛曰即上

許應元曰難是

歸有光曰當是
時天下諸國
秦猶不可與
平昔六國
雖齊最良是

周韓之西趙魏不伐不伐秦周韓為割地與

及韓却周害元作之後補趙魏亦不免與秦為

患矣秦以其不應已又無今齊應補秦伐趙魏

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趙魏近秦

得果齊則遠矣今齊入於秦而伐趙魏今就

入言應趙魏之後秦東向而伐齊齊安得救

於天下乎此言趙魏近秦畏之不得不齊

之策正謂秦伐周韓趙魏雖不應秦然周韓親

割而趙魏亦不免况齊可以不應秦今應秦伐

國子齊大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

佐秦伐邯鄲齊取涓鼠魏取伊氏皆趙公子無

忌魏信為天下循便計循行順也正曰行便宜

日齊魏佐秦伐因取二地今因公子無忌云云

魏實救趙者不應先佐之伐恐當時無忌雖急

於平原之請而魏王實畏秦如止晉鄙殺晉鄙

壁鄴未欲真欲救趙或先取其地也

將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魏安釐二十年使鄒

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晉鄒兵符代

之將進兵秦軍解去補曰按史年表魏世家公

子無忌傳公子矯殺晉鄙破秦兵皆在安釐王

二十年通鑑以矯殺晉鄙在前一年大事記以

張洲曰秦得秦
則東六國得秦
亦復益秦山
東之德負山海
之固足以難秦
也蓋秦自二十
二之戰非戰子
易莫可王齊亦
此意蓋東西相
制之勢也今之
言齊不係天下
之重建即在北
也然則齊則
南北通絕
田藝衡曰結只
一句妙且有力

晉鄭留軍壁鄆在前一年謂以傳修今按傳亦止作一件事也當考使秦弗有而
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齊與魏
初雖
佐秦今魏救安邑者魏之柱國也古其於國
如室有柱晉
陽者趙之柱國也邯鄲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
與秦壤界壤土界境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
晉陽伐楚取鄆郢矣元作福三國之軍元作君兼
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且猶今
又劫趙魏疏中國疏言離其友封衛之東野封割也
東地正曰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
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
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謂
拒之
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
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
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
補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
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補曰三策大無
累同謂三晉諸
國為齊之屏蔽相依為唇齒秦攻諸國而齊不
救諸國滅亡勢必及齊第三章謂三國與秦界
而患急齊不與秦壤而患緩秦得齊則權重趙
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說猶明切初策攻長平

時次策周韓未亡時三策則韓既亡後也始皇
十八年滅韓自秦人行遠交近攻之術善齊而
不加兵君王后謹事秦王建不修戰備不助五
國其墮秦計中矣矣長平之戰當王建五年滅
韓當三十五年三十餘年問士之為齊謀者
其智非不及此而卒不用宜其及於亡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惠太后書未發補曰
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恙憂民亦無恙
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威后今
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
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
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
士曰鍾離子鍾離屬九江正曰路史云沂之承
五年杜云淮南縣今屬濠州者非應劭云
鍾離子國在九江蓋其後徙于此吳滅之無恙
耶是其為人也亦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
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補也何
以至今不業也言不得在位葉陽子諸書葉陽
皆不地范
雖傳注華一作葉補曰正義云無恙乎其為
人哀綵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
民者也息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
子無恙耶徹其環瑱集韻徹去
也通作徹至老不嫁以養

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

今不朝也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

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於陵屬齊南皆以所

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補曰路史於陵今

齊之長山正曰此言於陵仲子之行與孟子所

稱者合即此人也起惠文王與齊閔王同時

猶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

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

為至今不殺乎於聖齊有此數士不能家至使

鄰國老女子愧之王建不足道也待君王后故

無恙胡為亦無察乎正曰問王而不及后必非

戰國策卷四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

庸夫備庸同太史敷女敷音羅補曰徐奇法章

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

莒中及齊臣臣之出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

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

太史氏女為皇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無媒而

嫁者非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

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

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

行四十有餘年不受兵建曰此要其終而言之

不悟其計也與諸侯信此恐未然史稱齊亦東

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目救以故

得秦昭王元作始皇後后卒於秦嘗遣使

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兩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

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

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

誠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

戰國策卷四

曰善取筆牘受言牘書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

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變

之辭慈使者也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君王

子也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烈男

多智為言故鮑以賢贊之不能正始既不足言

賢信秦之謂不助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謂立王者

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

王應曰新威王封即最大人

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
反即墨大夫聞元竹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
為可為謀又疑可為即入見齊王曰齊地
方數千里帶甲數十元竹萬夫三晉大夫皆
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
關可以入矣臨晉屬鄆大夫不欲為秦不屬
而在城南下者百數城齊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
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始皇紀注武關
秦南關在陝西

戰國策卷四

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
稱制此亦秦人之亂時未有此乃西面而事秦
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齊客之入
與五百里之地蓋偽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
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共屬河內補曰
衛州共城縣
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栢耶栢耶住建共者
客耶客謂陳馳自秦獨之口客處謂建之聽雍
客以失而不卒於即墨准不明故也不明
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為先乎正
日專信陳馳非自齊稱之曰客爾史謂建聽之

人賓客以亡秦策秦王資頓弱以遊齊王入朝
知客非一也忽出正心誠意一語論雖正而
不切上言不明而此曰
以為先鳥睹大學之序

戰國策譚極卷第四下 終

戰國策卷四

戰國策譚樞卷第五

楚

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

巴東有雲夢之饒○按南郡今荊州府

鄢

都江夏今武昌府江夏縣今荊州府

府縣桂陽今永昌府江陵今常德府武陵

縣

長沙今長沙府漢中今陝西漢中府漢

南今河南汝寧府江陵今荊州府縣巫今

宣王

肅王于元年烈王七年壬子按史肅王弟名熊良夫

齊楚構難

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於宋補曰請

於此中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補曰姚

王公剔成

正曰剔成未嘗稱曰楚以緩失宋將

王此也與懷襄相接

戰國策卷五

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

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執必危宋不勝

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言以助齊犯楚之怒補曰

宋齊後將常急言楚之攻齊未已齊而令兩萬

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此十六

十五年謂此章爭論乃明年事按史年表昭奚

恤謂楚王曰王元作里補曰不如無救趙而以

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

張州曰救必恤

趙之無可伐之

而此代之以寬

趙之無可伐之

士之拔許如此

田成或曰少其

以之而後取

名而而已

趙之無可伐之

趙之無可伐之

趙之無可伐之

趙之無可伐之

趙之無可伐之

趙之無可伐之

趙之無可伐之

趙之無可伐之

趙之無可伐之

趙之無可伐之

趙之無可伐之

趙之無可伐之

堅守是兩救也趙國相持景舍曰不然昭奚恤

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

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

魏共害必深矣趙之何以兩救也且魏今兵以

割趙補曰一本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

知恩按見有二字恐殺神上下文可證必與魏

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

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

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救而齊秦應楚應言

起兵耳非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

邯鄲楚兵楚取雕藏之間後志梁國雕陽注

邯鄲國有藏陽南臨藏水補曰大事

記取藏陽作雕陽藏呼外鳥反

江乙為魏使於楚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

正曰據居魏語以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

不救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

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遂猶成白

子勝哀十六年建以讓齊鄭鄭殺之勝誠如是

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劫惠王誠如是

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

危下分爭則上安
王亦知之

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

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分爭如齊之田賦唐之牛馬上固危矣苟下皆

戰國策卷五

江乙說於安陵君

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召陵有安陵應屬楚而

魏策亦有同號者別一人也正曰按說苑作安陵魏文類聚同號魏字有說彼以為得幸於楚共王今次之宣王非也○正義云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李奇謂六國時為安陵按鄢陵召陵皆屬魏又按元和姓纂安陵小曰君國後氏之安陵繼楚王妃則以為女子

無咫尺之功

元作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

國之衆見君莫不飲衽而拜撫委而服

物必下

其手皆卑下意正曰撫猶偏何也曰王過舉也委曲也補曰衽衽也

以元作色言語以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

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

華渝

雖有光曰從死
故當時飲酒
見其寵之
以爲愛之
女子
之知也

唐順之曰此教
句形容人神
光景令人神

是以嬖色不救席

嬖賤而幸者席寵臣不避

軒

楚辭曰馳車不轉轡潘車也車敵則退云今不及

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

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

此乙辭何曰

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効君

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

忌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

戰國策卷五

在南郡華容

在江南北今下沙縣利景陵等

結駟千乘

結駟千乘

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蜺

兕虎嗥之聲若雷霆

兕若牛而青補有狂兕

元竹車

元竹車

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

招魂云云

王抽旃旄

爾雅旌牛尾著竿頭

而抑兕首

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

場雖曰黑風千
一也
二也
三也
四也
五也
六也
七也
八也
九也
十也

許應元曰昭奚
恤以辭色之微
可謂善於掩厚
者

或大任曰今之
世者之

之後誰與此樂矣問曰安陵安陵君泣數行下而
進曰臣入則編席編次第也言其出則陪乘

二人同車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

泉蔭螻蟻願為尊以辟三物齊陳也補曰

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

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謂

郭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

罪有罪則宅入官故客因請元作謂之補曰依

昭奚恤曰郭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

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

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按謂談事客曰非用故

也曰請補曰姚云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補曰如

威王宣王于元年顯王三十

蘇秦之楚三日補曰一本標後語十乃得見乎

二國史皆作三年

計應元曰桂王
補曰金酒用
鬼見帝王曰

蘇秦為趙合從
或八年正月
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

蘇秦為趙合從

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

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黔中郡在楚之西

東有夏州車胤云夏口城上有夏州補

海陽海陽在廣州府南海縣

南有洞庭洞庭在湖南

北有汾陰之塞汾陰在山西

郢陽郢陽在湖北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

[illegible]

楚國以禁不勝
立獄之與其異
也
楊伯曰大王不
復以下言不能
之害大王不從
晚臣至外祿
言從今則楚王
大害
張居曰昔楊
世士以爲成
色以好爲言
王維岳曰從今
權成兩語則
甚明
王銀曰益千封
時臣以盡忠實
利盡觀爲無害
今從權之十千
祖之以從成爲
虞管伯其人
也亦是妙法

一本與大王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

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

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

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

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補曰鄢郢見前臣聞之治

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

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

戰國策卷五

九

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

社稷宗廟言諸侯輕去其國以從楚正曰練士委置其宗廟社稷以託於楚

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

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

良馬橐駝匈奴奇畜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

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

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

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

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

黃帝曰前所云
但帶秦而已猶
夫所帶也至此
以割地散之則
有害於秦者故重
言言之
揚雄曰秦虎狼
而丁衛成則秦
帝之竟

歸有光曰辭秦
說之國合從皆
漫無定計耳唯
楚爲少知國計

董份曰心如搖
旌此段作懸旌
而猶搖搖二字
懸不如詩之朗
深而義實明暢

張州曰計安社
稷人臣之義
雖領稷人主之
與戚王之間豈
能得士哉

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

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

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

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

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救邑

趙王肅侯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

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

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

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

戰國策卷五

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

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

而無所終薄

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

世襲以從傳有在說五國後彪謂五國之聽蘇

示季以行子也韋固而田非前深究其術也
害也唯威王雅有難秦之心念之孰矣異夫患

諸國之不可合徒稱從命者也補力事高取
或王問今莫效楚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

下發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

不素之身亦不爲貴
不素之身亦不爲貴

老乎莫嘉于華蓋曰女蓋不如此外之夕三

田藝衡曰一本補其志以安社稷者十二字皆此下五言皆實此五言皆實此

戰國策卷五

士

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於菟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元作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名諸身獲於表薄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國以子高為定白公之禍見哀公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拊方城之外快大也集鎗撿覆取也四封不廉封之廉謂四竟完固不見廉隅也補曰一本四不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畛井田間陌補謂問千畝畛為阡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

陸澄曰與即助也

田藝衡曰莫敖猶楚君也故臣言之後作君王身出此也

王世貞曰吳秦而救楚者左傳以為申包胥戰國策以為楚人戰國策之誤也

戰國策卷五

士

定四年兩軍之間夫卒交千夫百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本楚國亡之日元作月補曰姚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猶扑擊也正曰若若粹一人粹粹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是以為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舉之戰楚大夫史墨以其乘廣死司馬沉尹成傷而死句吳劉而果之司馬成即大心也葉公諸梁之父也王氏謂失考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王大夫悉屬百姓離散勞冒勃蘇定四年申包胥補曰勞冒即勞冒勃蘇包胥聲近豈勞冒之裔歟勞符分反冒亡北反索隱云勞冒本作勞音慎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亦符分反曰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岢山岢山踰深溪蹶穿膝暴暴傷也下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雀立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瘠而殫悶殫殫氣絕也正非殫狂施不知人施耗耗無目也正曰秦王聞而走之疾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

中韓書曰蜀水
東流至楚界
楚地缺矣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補
楚地缺矣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補
楚地缺矣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補

楚地缺矣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補
楚地缺矣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補
楚地缺矣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補

口勃蘇乃蘇蘇元更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使去新造盤
冒勃蘇對曰臣非異言非楚使去新造盤
見李官有上造大良造遂為此語說按字
楚地缺矣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補
楚地缺矣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補
楚地缺矣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補

戰國策卷五

七

唐肅之曰楚王
受細腰宮中
餓死者出於此
子華言上有好
者下必甚焉以
責楚王未嘗好
士

法百姓昏亂補曰五官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
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
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
社稷血食牲牢餘豈患無君乎補曰餘遂自棄
於磨山之中後志磨城子胥所造蓋以此山名
引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晉不狗楚難注引策
吳楚戰于柏舉蒙穀奔入官負難次之典浮江
云云苟利社稷余豈患無君乎至今無冒冒謂
遂棄於歷山也磨字說見秦策
本無位一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
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
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
楚士約食約猶馮而能立馮依式而能起低貌
補曰軾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馮之據而後能
立馮而後能起言以約食故無力也或疑士不
當言細腰荀子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
飯為節脇息而復帶澗牆而後起尹文子韓非
子皆言一國有饑色餓人今按墨子三卷中無
此文三卷者別本也食之可欲忍而不入灰之
可惡然而不避補曰姚云華聞之其君好祭者
祭發其臣決拾車攻注決鉤弦拾遠也遂發也
矢正曰詩注無此三字決以象骨
為之著於布手大指所以鉤弦聞體拾君王直
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亦名遂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
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
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
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
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
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
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
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
慎大臣父兄用之

戰國策卷五

十五

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補曰此下有缺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王死易垂沙之事未詳其爲王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王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此策本大蘇秦之楚之上策也蘇氏弟之若此者二三策而已

正曰蘇子未知果秦否序次無據蘇子之說行出於蘇氏不過欲時君用已而發言是爾意則非也

懷王

威王于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癸亥按史名熊槐

韓公仲相

韓公仲相四年章內初不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于楚楚之

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

於其遇時與焉秦策有五年在懷王初也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鯉爲有

陰於秦魏也

恐齊以此謂楚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

齊秦而絕齊於楚也

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將絕齊於楚而楚使與焉故齊疑之齊

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

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

信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

視齊於有秦魏視示同示齊以楚有二國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疑楚使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位

秦魏於齊之疑

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位次也下衍王曰向也止孰便也凡九十字元在韓策王曰鄉也子曰天下

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

對曰今謂馬

對曰今謂馬

楚王逐張儀於魏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儀初陳軫曰王何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

許應元曰五國約以謀楚此正昭陽欲敗從約甚失計且秦方委五國何能圖楚乎

戰國策卷五

十七

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闢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救楚也強楚救楚其於王孰便也正
姚本凡九十七字在韓策自為一章乃楚策虞鄉謂春申之文脫簡誤衍畧有不同鮑於韓策既刪去全不見其文而於此復不明言在楚策后章補曰與魏之與為有之為如字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儀初陳軫曰王何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
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
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此言魏耻之桓十三年王城下之盟諸侯所耻正曰十二年
五國約以伐秦秦惠後七年趙韓魏燕齊共攻秦此十二年正曰五國伐秦可考策併言齊不可考據王為從長率五國伐秦之明年齊敗魏趙于觀津即策所謂齊反趙魏歟
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圖楚正曰
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為好楚之助
利而惡難好利可管也營猶求可惡難可懼也
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

王整曰厚賂以集事定而貨約此韓魏所甚楚也楚既不耻又何賈於秦乎

出藝書曰杜赫兩言之而昭陽兩善之良可取也

戰國策卷五

十六

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正曰無考一本大考太
馬陵之難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之難魏正曰注缺惠上字
王請公仲此言齊強不可使益強補曰親字疑當在見字上一本王作王
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元
於齊此下著書者云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補曰大事記此六國既敗求和於秦之事也使惠施相之楚楚將入之秦納施而施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據此則楚時與伐非燕也正曰凡為伐秦者楚也指為從長而言
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補曰魏云劉作德秦
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元作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哀正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補曰折閱之折減損也食列反

李鼎曰請一作

更端之法

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此折子何以救之折其東有越累元作累此言越有為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此言益兩思楚魏正曰赫陳楚陰請秦之謀以誑魏今恐魏之折入秦而後為是說非有忠魏之心也昭子曰善因令人請和於魏補曰為子秦招楚而伐齊補曰今平聲謂陳軫曰秦王惠必外向言合他國楚之齊者與齊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兵力向曰秦

戰國策卷五

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秦能收齊者則其初雖欲合齊楚今必背齊合秦以強秦而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元在張儀之楚貧初至王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王鄭襄美人補曰神與同周紫芝而善舞楚懷王幸姬鄭袖當是善舞故名袖者所以舞也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嘗欲逐之於魏正曰彼此前後不可考疑此為初見楚王時事當

張子曰張儀非能為楚計者顧用之不善楚亦不害楚楚有一士不能復以黃金珠璣之富強之一何也儀非能遠色而發王之行耳

田嬰補曰二女以贈金不飲其所以然更妙於中所謂意在不言中也

在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璣珠不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黑言其髮正曰墨別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補補曰此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

戰國策卷五

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秣飼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補曰上林賦也中道舉反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便所安者習所昵者補曰便習猶便嬖便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釋猶吾固以為天下莫若

是兩人也係自秦於楚相之嘗至楚其到楚也考補曰大事記引蘇氏云儀之所以求用者其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將欲殺之靳尚為

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

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裒曰子亦

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裒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

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

戰國策卷五

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衍訖字正麗

好訖人之可好可訖者習音者以權從之習音

縣為湯沐邑湯沐之具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

王必愛絕秦女資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

勢必補曰此下為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

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

鄭裒曰願委之於公為之柰何曰子何不急言

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

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賈外結秦之交畜張

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

之利也利在鄭裒遽說楚王出張子此十八年

楚王將出張子正曰楚王自為恐其敗已也補

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魏之用

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

戰國策卷五

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微不顯也使楚王必

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

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

補正曰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張旄欲窮儀則如殺儀斯已矣今不殺儀謂

說者欲尚之以儀之智為足以免於死也補曰大

變之來亦安可迎料哉此可為小人之戒屈原

也補曰言感張旄之見殺則雖怨而終不能楚

反從而脅之計其愚闇強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後補曰秦地半

天下兵敵四國之國被山河補曰地及別本

以為固被其衣也虎賁之士百餘萬漢官儀

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死難

之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

之險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補曰正義

云常山在鎮州西正曰史帝諱也補曰正義

記已作常漢時傳寫所改折天下之脊天下後

戰國策卷五

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

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格猶敵今大王不

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

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侔

也其勢不兩利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

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

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

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

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

不如者勿與挑戰栗不如者勿與持久持相夫

從人者飾辯虛辭飾辭飾高王之節行言其利

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之禍史無及為

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

積粟起於汶山汶山在蜀道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船音併

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船音併

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

戰國策卷五

十日而距扞關距本雞足故訓至楚記晉伐楚

魚復有扞水關楚為扞關以距之儀傳注巴郡

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

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

地絕北竟之地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

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

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

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史不三

勝而亡之陳卒盡矣陳猶故正曰陳古有偏守

李維慎曰此數語可念

計雖元曰有謀人之心者必示之以利而後動之此也

張鳴鳳曰即而此也

戰國策卷五

三五

新城一節之八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補曰攻大即下功字攻諸侯自當作攻實史作攻齊趙按此而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衛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陰謀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補曰漢中武帝作通此亦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有補曰諸本此四字

鮑本無今與秦戰於藍田又却秦惠十三年取依諸本增此處與上章此所謂兩虎相搏者田此十七年此處與上章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救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元作開補曰姚云一本作關史同按諸本多作開或作大開不若關義局天下之匈上二邑天下之中也故喻之匈長秦可以此時舉宋正曰索隱云以常山為天下春則衛及陽晉當天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開天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

張鳴鳳曰顯秦之類以明其言之不足信

董份曰諸侯秦一與雖是彼此相知然亦名言

口入皆發地亦以楚之強足以激秦

戰國策卷五

五

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伴有罪出奔入齊齊王閱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事覺在其死後儀以此明其以計死耳補曰蘇秦為客所刺故計以取賊故車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亦借事為說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之役自居補曰大事記其說諸侯皆曰事秦効萬家之都以為獨楚曰云云以楚取強故爾

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救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書國書非此書將迎之際必有風焉不敢當立故言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言其為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飼雞見之驚故

王士祜曰有

承之舉曰唯楚
懷之暗故儀致
以此語取之

丑漆成曰二字
誤一作王宜折

名駢雞犀夜光之璧鄒陽言魏文侯歸於秦王傳在

之先補曰大事記六國連衡魏先聽儀說事秦

故楚救儀之後所說止五國儀說楚王與秦和

諫不聽卒許儀遂說韓齊趙燕皆聽儀歸報未

至惠王薨而約亦解○為秦

張儀相秦復相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

更得乎此皆楚之要地無此曰無有曰無昭過

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二臣楚之良也

復得良臣此儀為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

秦謀去楚謀臣也秦惠十三年取漢中故至

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是許復之鄢郢此時不書

戰國策卷五

此策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睢言之昭睢歸

二人逐則楚無良臣睢必得其處也

報楚王善儀者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

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周策陳

相之周使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

也周曰補補曰姚云是列縣畜我也待我如今

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

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元作不如周

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

秦也欲立功所欲貴富者魏也取富貴欲為攻

於魏為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交謂

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習於三晉之事

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

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

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

絕補曰姚本豐齊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

矣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而是昭睢之言

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說秦使未至惠王死

戰國策卷五

武王逐張儀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收補繫之也

惡儀秦既逐儀楚故捕繫睢以外儀而合於齊

補曰以收為捕繫則與收韓魏字義頗異恐有

誤相滅楚為睢謂楚王曰從元作親之不合也

儀貴惠王為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

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

固不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言昔

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困

見逐補曰姚云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郝與二人者補

於秦字補曰姚云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以楚當

本復有二人字

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復其位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絕句王亦不從不從秦補曰姚云王三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儀時陳秦相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楚人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相與施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元作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此設辭也施以儀逐之而來必有惡儀之言

臣所以為王不取惠施為儀逐來歸而使王與儀交惡施亦且宋王君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今謂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今為楚棄所貴於讎人貴謂儀讎謂

事邪誠有意為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今必德王今謂儀補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補曰以為之為如字

陳軫去元作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宋正曰王曰軫猶善楚為宋地甚力左爽宋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儀言已為楚因而得復楚楚故復之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補曰魏

魏王宋正曰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哀哀無考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哀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哀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為此惡鼻故正曰為如字則必拚子鼻新人見王因拚其鼻王謂鄭哀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拚其鼻何也鄭哀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哀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蓋有臭王曰悍哉令刺之無使逆命不通新人之言

戰國策卷五 三

其惡鼻與否又不可以先破鄭哀之奸計也何其愚乎何孟春曰婦性陰險如此小人害正之恨自天性惡奸計深子女端之智所為者謹能早察而預戒之却死之罪非不知也吁可畏哉可知

王祖曰此策
未全策則又有
闕文

王祖曰不成
策

張洲曰老案以
齒古之說教子
思而孫孔光
用之以富貴
李源先德老案
之說善道也而
傍人難之以為
密悅之資者多
矣

如

楚王后死

自張儀初時獨言鄭襄則后死久矣
正曰無據使真為懷王鄭襄必不待

視理所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

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

補曰一本然則說者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
立作於

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字說見齊策此
等何足紀載

齊明說卓滑疑即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

滑曰明之來也蓋自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

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

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此明因敗為成
之所欲交也滑不聽明懼見輕為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皆楚人公

不聞老萊子楚有道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

齒之堅也補曰姚云一本齒
下曰有齒二字六十而盡相靡也

靡摩同今富摯有材而公重不相善也重猶

是兩盡也補曰謂兩強俱斃若
齒之相摩以就盡也諺曰傳言見君

之乘下之乘馬也在見杖起之在下則起補曰
下音戶起音去

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所愛誠善人也正人也尊之敬之禮也如不
不正方當為王力排而亟去之今日王愛之亦

愛何義也此事蓋以富摯能為足愛也夫能之

不善不正亦多矣不可不察也補曰說苑常縱
告老子曰吾之不能也豈非以其治之柔而尚之

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孔子云老萊子謂子思
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剛而卒齒於柔老萊子思

以不敵按史記及漢書云孔子與老子老萊
子同時孔萊

秦伐宜陽此二十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

元作修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

仲時守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

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

山澤之獸無類於麋鹿屬補曰慧慧麋知獵者

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網人至

數獵者知其詐補曰數偽舉網而進之偽舉網

而即人乃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

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

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亦可作韓侈以公仲實守宜陽
故作朋正曰說見秦韓等策楚令昭睢將以距

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
齊韓魏共攻楚

唐順之曰昭雖不欲與秦戰秦故

許應元曰是策甚得秦人情狀

田藝蘅曰蘇林新城今亦利干美故其說行

戰國策卷五

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周人出周疑為人名有誤今故大事記止云

城渾南二作三補曰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

城渾南二作三補曰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

城渾南二作三補曰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

城渾南二作三補曰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

城渾南二作三補曰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

城渾南二作三補曰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

城渾南二作三補曰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

城渾南二作三補曰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

城渾南二作三補曰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

城渾南二作三補曰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

城渾南二作三補曰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

城渾南二作三補曰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

三三

戰國策卷五

本無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盡街盡字補曰

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

主郡城書作咸補曰

韓公叔有齊魏得二國而太子有楚秦太子幾

襄十二年蘇代曰我叔伯嬰恐秦以爭國公叔

也伯嬰說見韓策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

陽人秦記注南陽縣有陽人聚補曰正義予太

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

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

其得

其得

其得

其得

其得

國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不勝勝幸元作而不死今將倒寇而至言其歸楚之疾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襄策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補曰一本之五大夫楚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

五大夫不可收也是元作得補曰楚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不賞其善王不如

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

能得趙也戰國策卷五 三主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

臣不足以知之補曰史楚懷王新與秦婚而權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

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

知元作如下同補曰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

聞於世補曰甘茂事之順焉言大不故惠主之

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

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

諸侯曰秦有賢相非楚之利亦楚之利也

此趙亦不能害趙也

計應元曰取趙謂諸侯趙便親楚非低趙也張洲曰秦五大夫而與十乘恒人必怨而後行陳軫尼赫而逆其必怨故曰赫不能得趙此亦小人之用心然則亦必不能得趙何言楚不能

步而德善勝欲且事我美服謀我

田藝衡曰范環即范蠡以瀨水得名

許應元曰是策欲誘秦魏之交以善楚

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補滑越召滑見而納句章屬會稽昧之難昧唐昧楚將

秦齊韓魏越越亂故楚南察瀨湖此二十八

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

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鉅大也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

之於秦王昭親也補曰史少與之同衣長與之

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言其素重真大王之相已秦相

王之相益楚相王之相楚國之大利也甘茂傳

魏相翟強以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言

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閔好高人以名今

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

張子曰不可不
許者是也而曰
與而復攻之夫
之夫者也不若
與之而復攻之
臣不吾應而復
君王之其力是

視也值于孟知
此矣

戰國策卷五

三九

人致命 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
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
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
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
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王墳墓復群臣復見
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令使來求地爲
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
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
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

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
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
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
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
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
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
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
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補曰姚云魯本
獨去王身止獨
守二十 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
七字

張子曰語意
雖而工有收放

臣請西索救於秦
景鯉出慎子入王
以七字

戰國策卷五

四一

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
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
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
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
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佛鬱也正曰佛音
怒變色也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
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
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
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
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
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
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
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典猶職且
王猶守
與死生地有則生
失地死之悉五尺至六十三餘萬凡相趨則有塵戰亦有
塵不敢與齊抗故言下也齊
甲鈍兵願承下塵齊
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
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
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

張居正曰終篇皆千古

田藝衡曰古之軍師皆曰如之

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廢也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

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此謂此四臣皆國士也慎子能兼用其最優乎方之言五臣其勇能反國此書三書懷王謂王而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而王乃薨又謂王逃歸不達薨夫秦能劫留之豈不能薨之孟嘗之逃先以計免猶危不脫楚王何以能逃可疑也楚王亡死太子在外郢中誰敢子之於是王乃定齊策乃云忠王而走太子則是太子卒不得位亦非也蓋郢中立王時蘇子以此策于田文而語文以九可文不之用世猶載其語也正曰頃襄之辭於齊齊隘之以

戰國策卷五

望

割地雖不與非不信也齊使之來當直拒之昭常之不與是矣然不知出地而較計於大小之間抑未矣子良之與而後攻繆矣景鯉為之索救於秦夫不共戴天之讐在所當絕尚恐乞哀而求援哉鯉罪特甚也慎子不知擇其是非決以大義請皆用之則兼其失矣且秦之責齊曰臨楚太子不仁奪東地不義斯言也出於讎國之口而四人皆無一語及之尚何足稱乎○餘說並見齊策○春秋戰國之時在他國而逃歸者多矣豈無衛之者邪以此疑懷王之逃不可也捕曰使車使人之使如字為身之為去聲

女阿詳謂蘇子曰秦栖楚王懷王見胡危太子

者公也今楚王歸以此書及史考之王皆不歸太子南自齊歸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

之太子南楚為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

田女成曰不見

田女成曰不見

按此即前策前而舉出於此蓋謀當時言人人殊各以所陳為心

田藝衡曰東方朔此策生酒之說也其意以不戰而得之為上

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入言其歸之也

子得入也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於蘇子詳此亦無走太子之事補曰疑此乃齊策

蘇子詳此亦無走太子之事補曰疑此乃齊策節此為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於楚

長沙之難長沙期州國懷二十九年秦大破楚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

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亦明此非新昭益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

戰國策卷五

望

新字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上言齊與兵攻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此即子良之策蓋與署也秦王聞之懼令辛元作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人之在中者正曰韓非問曰可食乎曰可

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

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

按此亦何必
真有此事
氏之駭大類
病入聽夢矣

之辭元曰連君
之辭元曰連君
而殺得之救齊
沐夢鶴曰一作
秦明

戰國策卷五

聖

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
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
欺王王乃不殺彪謂此射士乃不可不殺荆王
何有謁者曰可食非謂汝不可食也藥之能不死
者乎人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以獻王何與
汝而問之是安得無罪而正曰人獻藥於王奪
而不死之固不得為無罪而罪不至於死者豈
也其志則忠矣鮑謂不可不殺此士之欲以借王
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言
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蔓延漫漶不獨
燕齊然也屈平遠遊之篇曰一氣孔神今於中
夜存虛以待之今無為之先長生久視之方無
知也此策時亦無考

齊以淖君之亂事補補曰姚云一本添警字秦其後秦欲取
齊與齊故使蘇洵之楚洵固皆令任固之齊齊
明謂楚王曰秦王昭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
其使洵來以示齊之有楚以有楚之以資固於
齊為任齊見楚納見其必受固是楚補補曰一本
之聽洵也適為固驅以合齊楚也所謂齊秦合
非楚之利也且夫洵來補曰一本此下之辭必
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洵之辭必厚楚而薄
楚王不如令人以洵之辭謾固於齊洵薄齊之

陸深曰此文乃
策家之流
唐順之曰文亦
胡時化曰柳子
厚薄者對智伯
微此

戰國策卷五

聖

辭告齊則固言厚齊者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
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
欲以秦攻補補曰一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齊從舊可
莊辛楚人補曰元和姓纂莊辛謂楚襄王曰君
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
幸臣也輦從謂輦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之寵
出則二人從之惇背道也正曰惇亂將以為
王曰先生老悖乎也言老而老辭也
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
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
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淹亦莊辛去之
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此二十
起拔鄢起拔鄢襄王流於成元作陽陽謂自匪成陽屬
汝南若城陽乃齊也補曰史東於是使人發騶
騶此係於陳城當是皆此城爾於是使人發騶
騶騶也徵莊辛於趙徵謂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
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柰
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
也亡羊而補牢牢閉養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

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蟲一名桑根也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螭蚺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元作膠絲

飴未葉所煎調以飴之又施膠於絲以擊之正
 曰顏師古急就章庄以葉消米取汁而煎之溲
 弱者爲飴形怡怡然此謂調以膠絲也淮南子
 鄰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粘
 壯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踰牆得飴
 以開閉取健皆以飴也補曰一本標膠或作繆
 言糾繆加已乎四仞之上曰仞而下爲螻蟻食
 纏繞也

५५.५५

也補曰鮑本此有夫蜻其其小者也七字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
囓啄也益以喙啄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趙強補曰一本囓作囓自
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
彈右攝丸攝引持也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
招補曰一本標後語云以其類爲的或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
酸醎以爲餌也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
者也黃鵠因是鵠鵠也正曰水鳥也以游乎江海淹乎大
沼俯囓鱖元作鱖鯉字書無鱖字仰嚙陵衡衡香草正曰周禮菱
菱菱菱菱字通凡將篇菱從遼今俗書作菱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衡與菱並言

胡時化曰漸說
到襄王身上文
極委曲

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
 修其器元作盧字書無并字若與并聲近集韻
 下文礮即礮此不當復有黑治其矰元作繳矰
 弓之注恐是此字形聲訛繳矰
 射矢繳生綯縷也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元作繳矰
 礮無礮字集韻矰利也礮以石着雜繳引微繳
 也正曰廣韻礮力甘切治正之石
 折清風而抔矣以擊矢從高集韻抔下也如折
 粉反徐按呂然補曰礮補左補何二反故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鼎鼐
 春秋與隕同絕大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元作聖侯之事春秋
 也及史

四十六

無聖侯補曰聖當作靈因是以南游乎高陂陂
或者古通稱歟下同
也正曰池也此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茹飲馬
引說文上一句比陵乎巫山飲茹溪流也故與
吐反正曰姚云後語飯茹溪食湘波之魚湘水
之疏注云茹溪巫山之溪
陵屬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
長沙
中卽上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
於
乎靈元作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
楚子誘蔡
侯敝穀之於申經傳不書于發蓋使子發召之
楚子宣王若宣王蔡威八十年矣道應訓子發
伐蔡宣王郊迎人問訓又蔡靈侯之事其小者
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
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

歸有光曰東
晉言知機難
幸之異言有以

入之亦非手
諫師非者矣

戰國策卷五

聖王

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而載方府之金

其所貢也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

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填

昭填之內塞補曰策本韓鮑改作楚故云然燕

策亦有案左氏史四年左司馬成謂子常直轄

攻楚蘇秦傳塞關正義云申州羅山縣本漢

山楚母家涉關塞亦止此而正義誤以為河東

太陽鄭城初不與楚相涉何遠志前說也大事

記作鍾山縣按唐志中州有鍾山羅山兩縣中

州今信陽軍也罷鄧寧同說萌友臨當從說音

而投已乎罷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

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

之地彪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

無事此策而收之系指故其李年保境善鄰差為

缺文新序曰身軀俾稟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

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鄭陵新序作

新安○大事記頃襄復淮北之地○鄭陵新序作

言至於色變體懷此其所以能稍復故地也後

取江南十五邑在頃襄二十三年新序又載楚

襄用莊辛計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蓋喪亂之

後補敗扶傾之計皆出於辛特不能大有所為

王劉辰翁極詆辛小人謂何策之有皆失言

齊韓魏共伐燕燕惠七年書韓魏楚共伐燕他

計應元曰師行必現後而得地人已有之所謂先人有之謂之師整而田葉圖曰圖觀較趙之族

使景陽將而救之景陽後至考烈六年猶為將

齊滅宋當頃襄十三年至考烈王六年凡三暮

十年猶相及唐蒙行儉計突厥後營事類此暮

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以別所

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滅猶沒也

示神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

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

燕而攻魏雖丘雖雍同取之以與宋宋時已為

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

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

通使於魏補曰姚本車齊師恠之以為燕楚與

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

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元在燕策正曰以

之使去聲魏及通使

考烈王襄王于元年報王五十

唐睢元作且旦見春申君楚相曰齊人飾身修

行得為益益謂有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

河言雖險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大言其

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貴諸懷錐刀孟賁專諸諸

唐順之曰一集
不如五散可也

慶忌者言二人不而天下為勇補曰為西施衣
待盛兵而後稱勇補曰為西施衣
裼裼粗衣補曰說文編象義一曰袒衣而天下
詩幽風孟子書禹貢傳注並云毛布而天下
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
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所以為能
元作者補曰正義云博頭以散暴佐之也散謂
能為者補曰正義云博頭以散暴佐之也散謂
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獨善不如衆智補曰
散如五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今臣等為
散乎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皇覽今穀梁熟補曰史

戰國策卷五

田蘇子曰春申
君不足以知人
安得謂之佳公
許應元曰君經
之以里之數
上當有百千

戰國策卷五
為景亳湯所南亳故城即湯都宋州此大蒙城
帝營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云武王以鎬元作
湯即位後都南亳後徙西亳鄆屬
京北正曰鎬通使復都豐鄆國語杜伯射王於
鄆鄆一音黑冬反公羊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
鄆常山有邑名鄆是也故與鎬異案鄆
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此鎬鎬陂皆不過
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天下賢人也補曰荀
宣帝補君藉之以里之補勢補臣竊以為不
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
子去之趙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趙以為上卿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補補曰去夏入殷殷

唐順之曰以一
人言而謝卿又
以一人言而請
卿當求其更白
也復今楚有使
之毛辭數能禮
之手

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
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
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
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癘雖
猶愈於劫殺故反憐王補曰癘癘也劉辰翁
曰此韓非語孫不應川不知非正用孫語也此
不恭之語也雖然補曰一本此下有不可不審
察也此為却弑必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
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其國私以
禁誅於已也已故主斷以禁之故弑賢長而立

戰國策卷五

按黃當從土

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
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
殺之因自立也昭元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
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
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
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襄二十
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
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擢引懸於其廟梁宿夕
而死夫癘雖癘腫胞疾補曰癘癘也劉辰翁上比前

羅洪先曰賦終
而詩又以味
味亦盡之懷
悠揚宛曲使人
覆其頰絕

言舉世皆然正曰朱子謂此言衰亂之極人懷私意乖異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爲而可使之同乎同則合乎天理之公是非善惡皆當於理而天下治矣乎天意悔禍則轉禍爲福撥亂反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瘵病也言天理正不難矣甚明如是者必有患禍彪謂春申君之愚昏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豈有知之以一人言言之宜哉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之趙失之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空困之禍此書益知之矣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堯桡之辭神詩作踰傳謂當從策也詩作焉本言人誰不欲朝事王而王甚神朝之無不自取病今借以言天之威神其可畏不可不畏天而自取禍也○朱子謂黃歇亂人卿乃以爲託身行道之所則已誤矣愚謂卿雖非孟子比然以詩書禮義言治禁暴除害言兵要

猶先宣而後威不主爲卿言也祭酒者古人飲
食必祭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後因以爲官修
髮行爲列大夫之時卿年尚少甘徒既死齊修
其缺而卿與焉故卿在襄王時最爲老師而三
處衆士之上也向之言視史猶明朱子偶未之
察耳史云五十始遊學向云十五史字倒置無
疑朱子攷之當矣

虞卿史不書何所人調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補曰此二字恐

因下文行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

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

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歿而後王補不免終

錢福曰虞卿不
勸春申為周召
之忠蓋乃勸其
過魏皮燕計已
疎者且曰以定
身封吾見其遠
宗國而獨立能
保他國不奪之
乎

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

爲鄰不偏於死俗謂患難不偏於生如兩臂重

字之說也
蓋亦善說矣
平無以報
之錄告之者

唐順之曰橫入
豈曰徒作橫人
豈曰

唐順之曰趙必
有所善故使將
楚

歸有元曰更羸
欲虛下飛鳥而
擊之也
或謂斯來疑也
時未必有此事
或謂加之游

於天不足載大名正曰載承也不專一於致

以承載無所寇艾寇外兵艾已所懲創正曰寇

大名無所寇艾猶賊害艾即刻不遺賊害而

以橫行於世不足以橫世之敵夫秦捐德絕

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入噬口集韻

也言聲說利機正曰噤力暫反食貌利上干主

心下年百姓也公舉而私取利舉謂是以國

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補曰此主從而

意多未詳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晉舊姓正曰鮑見

戰國策卷五策云趙使故云爾無據

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

君未詳補曰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卿議兵於

趙孝成王前注楚將劉向稱卿至趙與孫臏

議兵於孝成王前臏為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

齊宣王軍師世遠非是魏願以射臂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

更羸人姓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正仰見

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

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

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

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有隱痛於身猶孽正曰

孽耳

田華衛曰獨不
有書錄之三比
乎不然

許應元曰汗明
欲盡言以深結
春申

張州曰既以齊
魏汗明不思謀
置之左右乃著
客籍五日一見
不知其時所以
以此待齊侯如
乎此汗明所以
後有蓋蓋之驗

孽之言孽也女及孽而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

拊故於文子孽為孽孽者罪也按此則求孽而

復生之義以譬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

傷弓之鳥乎

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

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補曰一聞弦者音烈

而高飛烈也高飛欲避箭補曰姚及一本無

也烈也故瘡墮也而墜今臨武君嘗為秦孽

害敗於秦未詳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詳未見春申君候問補曰姚云三月而後得

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

戰國策卷五字書無傲字蹇蹇驚貌正曰曰明願有問君而

曉不安貌蹇蹇之蹇非蹇恐固也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

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

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

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

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

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

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者

唐順之曰今古
遺通之類如
此士君子所以
甘心若水長生
不顧也三復
此章之喻遂以

蘇轍曰黃歇相
楚王無子
後以已子蓋其
後雖無朱衣
蘇王固無是

語也正曰著其名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

齒至矣乘之時服鹽元作車服而上太行

蹄申膝折用力故然尾湛肘潰然朋當作朕與

膚同亦汗出漉汗元作灑地有汗字汗與汗對

於膚如漬白汗交流白汗不綠暑而汗外阪遷延

重者阪坡也遷延不進也白汗不綠暑而汗外阪遷延

鏡正曰姚本中阪負棘而不能上言所載也

作負棘是伯樂遺之陽秦穆公特人下車

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驥於是俛而噴

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

也問其聲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

於州部集韻部統堀穴窮巷堀窟也以窮

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前夜僕

惡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聲已之屈梁南梁

德之士陸沉於時若此驥者不少而伯樂之不

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為之大家邪故招延

不可不博試用不可不詳也補曰高鳴屈於梁

延明嘗困於梁者一本標云類要高鳴作長

鳴李善注廣絕交論曰

剪神使其長鳴引策云

楚考烈王無子補曰此時無子也右史云楚

之徒襲殺猶而立負錫司馬貞云猶有要

負錫及昌平君劉向列女傳猶乃考烈王遺腹

蓋亦不免大

魁何也秦楚立

功于民而獲罪

于天以不辜

歌其禍其禍

而與之伊能

區區朱英所

力故不以其

歌之皆高朱

中子

余有丁曰秦

君之死智以

吾也便當

楚之時

無則

無則

無則

無則

無則

無則

無則

無則

無則

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

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

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

歸故失期後於所還謁自趙還春申君問狀

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

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

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

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

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

兄弟即楚王更立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

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

王兄弟兄弟誠立有王字疊上文禍且及身

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補曰後語云江東

圖經有春申君封邑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

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

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

可得之內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

史 44—195

許應元曰楚王不知正之可以為國宜及于子

魯順之曰為鶴之不可

戰國策卷五

三

一如李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之封不
已優乎春申於楚非若商君之與惠文又如不
可則杖策而去扁舟五湖為世陶朱抑可矣春
申不為此而計出於滅宗蓋小人患失之禍勢
必有此不可不戒也朱英之言深矣然未聞道
也春申之納女前日事耳英不以此時匡之以
大臣之義而以一卒自任鉅多言亦何救於亂
哉正曰凡鮑氏之責春申以歸老江東杖策扁舟
之事在末納女之前可也既納之後又入其乘
間之言禍根已牢異時縱微歸印杖策扁舟亦隨
之豈有脫理抑其論朱英以未聞道尤謬納女
事秘人豈知之莫之事敬又淺觀其說而不聽
可見責以匡正大臣之義豈其然乎補曰楚絕
書記李園女弟環謂國王老無嗣可見其於春
申君固難之又今求調於春申才人言之遂得
幸云云烈王死幽王立環使園相春申後告園
以吳封之三年徵春申為令尹自使其子親為
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併殺之二

君治吳凡十四年姚氏全注其文謂隋經籍志
稱越絕為子夏作今雜記秦漢事出後人不取
盡信史記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名乃見於此
畫策始終謂皆出環尤為異也其言烈王死後
春申事亦皆不合
始記以廣異聞云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方術曰

治列子圍寇之言同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

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

乎曰可曰以正圍盜柰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

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鳥可

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

余有丁曰觀此
詞意不足楚之
恒人惜夫其建

戰國策卷五

六

皆楚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
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鵲不為鵲也元春韓
策正曰
為韓使楚故在韓從舊可按此言循名任法有
申韓之意而以為列國施所治何歟抑申韓原
於道德本不異與補
曰為韓之為去聲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
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
之祭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
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
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

青首也鄒費郈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
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
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
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鳬鴈之實
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
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
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
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
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

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餐之樂也若王之於
 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_{以石}新繳射鵠鳥
 於東海還益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淇兵
 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
 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市_音狝_音
 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
 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餐之樂也若夫泗上
 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
 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
 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
 中析鄭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_{以石}新繳涉鄆
 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
 休教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
 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
 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行便勢有地利奮翼鼓
 枻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
 擊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
 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

戰國策卷五 李三

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
 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
 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正曰楚王將出張子章元與楚懷王
 拘張儀章相連爲一章今別爲二

戰國策譚椒卷第五 終

戰國策卷五 六十四

戰國策譚極卷第六上

趙

山又得源郡之馬陽郡也

東州咸平章武河以北南至水繁陽內

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按晉山西北趙郡今平陽府趙城縣信都今

保定府真定今府常山今真定中山今保定府

定州高陽縣鄭州今河陽府高陽縣今保定府

安州高陽縣鄭州今河陽府高陽縣今保定府

大縣河間今府渤海縣今河陽府高陽縣今保定府

武州安縣今府中丘今河陽府高陽縣今保定府

州文安縣今府中丘今河陽府高陽縣今保定府

武州安縣今府中丘今河陽府高陽縣今保定府

黃今大名府府今河陽府高陽縣今保定府

今山西太原府定襄縣今河陽府高陽縣今保定府

戰國策卷六

今太原上黨今山西

襄子簡子子補口名無恤定王十六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中行後因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

以官為氏

欲勿與段規曰姓諸段鄭叔叔亦有補諫曰不

敢大任曰應曰

善者二

趙

欲勿與趙葭

請地於魏魏弗與則自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

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

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

之趙請蔡皋狼之地

有皋狼縣又有蘭

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

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

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

孟談曰夫董闕安於簡子

治晉陽而君澤循之

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

元作王此襄子臣不得稱王當作生正曰韓子

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今將云云凌儀王氏謂鮑

考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

庫行也

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

庫行也

後此敘事之妙

田漢卿曰臣聞

本字元幹曰勿復

陸雲曰篇中各

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
 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牆也皆以荻蒿苦楚
 廩之荻蒿苦楚屬爾雅蕭荻注即蒿又繁觀秋
 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
 簡籥之勁不能過也補曰簡音箭籥音君曰矢足
 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
 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鍊也請發而用
 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
 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

戰國策卷六

三

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
 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
 談曰糧食匱財元作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
 矣欲以城下謂將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
 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
 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
 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
 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
 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羸中而少

歸有光曰虞而

王母嫡曰此

田漢卿曰智過

許應元曰志

親親相同疏也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
 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
 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
 期日補曰姚本夜日既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
 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其文
 其間故遇智過智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補曰晉語
 得朝也弗聽智果別族於大史為轅門之外車
 轅氏通鑑取此與策先後不同
 轅外向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
 何如智伯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

戰國策卷六

四

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
 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親與二國納必不欺也子釋
 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
 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
 晉陽著言附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
 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
 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
 段韓補補曰恐康子之謀臣曰段規二謚皆恐
 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

黃卷通邑伯
於於是和盛
劉青知過之譚
不爲所動
固執其志
制人後發者制
於人

司馬光曰智伯
之亡才勝德也
趙盾強毅之謂
才止五中加之
謂德才德全盡
謂之聖人不德
而亡國之甚人
德勝才為君子
才勝德為小人
與其育小人不
若得愚人何也

小人狹才為惡
惡無所不至愚
人才不足為惡
故也言古昔國
上亂淫家之敗
子才有餘而使
不足以至顛覆
者多矣豈特一
智伯哉
穆民表曰二句
結前有味又不
踈陋

王慈曰邨疵之
智與智過相
察事机觀人

戰國策卷六

五

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愚智伯以遇之失有感勳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補補曰姚本有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歿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彪謂段規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在其目中可謂明矣夫此一時三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灌晉陽城之不流者三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次欲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爲與智伯惟沒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以攻趙圖晉陽而水之

姚本補有曰

左右襄子將卒犯夾擊

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身死國亡地
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

智伯智過之察

必曰
孟談皆在其目中可謂明矣智氏一勝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灌晉陽城之不沈者三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次欲其分封于是豈不可爲與智伯惟沒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

利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從之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

如向之應聲響。之隨形。不棄其
 未指手智伯不
 能聽而乃以議
 有讀者所以謂
 其然也。也若此
 後者志有過則
 謙行則去。得
 得身之尊斯人
 其教面之良哉
 何處者。曰明者
 類能察神。七於
 無形而謂者之
 言。曰。能明者之
 言。反以爲之。其
 事。於彼者。應其
 機於彼人。智伯
 不利用。彼之。以
 聞其矣。而又以
 其言。其。疑疑
 能。無。慎。而。修。修

王士性曰主當
為人或如上作
二家好
許應有曰二家
之說所謂因其
間而構之

同族故變姓種
痘臣也故可去
以遠害

戰國策卷六

大

城之一作元作不沈者三板郅疵晉人補曰郅刺黎反孫本作郅說文作疵姓本注元和姓纂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郅已姓清陽氏之後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郅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補曰一本作夫大當屬下句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補曰猶而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郅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元作三補曰姚補曰愚下恐當有必字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補曰愚下恐當有必字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解懈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郅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矣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辭屈也郅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彪謂智伯至是

矣夫一元作三補曰姚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

補曰愚下凡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
富有必字

心二主自稱曰主而解於攻趙也解懈今君聽

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郤

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矣

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
要之與見智伯而拜屈也
却疵知其言之不聽

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故曰真義士也
此非特可爲
賢華人之法無
所爲而爲善雖
大李之道不竭
是也
蘇轍曰陳謨爲
舊唐郭超墓子
有古復仇之義
田莊欲討智佐
何以能知得陳
而不知智過郭
飛也欣天亡之
哉
蘇坤曰蔡子斯
言也有君人之
度矣

九

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諒默若是之裕哉范蠡始終之際賢智方之孟賁猶一間也江田孟談可謂諒智之士有道則未也

董份曰事不議
而友識者裏執
其形友知其心
耳於此非心知
之友也諫亦必
不以謀告之

乾坤曰豫讓志
 士云欽其言其
 歸有光曰公孫
 杵臼存趙孤而
 為程嬰所害為
 其易子片為其
 難者程嬰亦曰
 吾非從易蓋從
 易者易易而從
 難者甚難古人

+

補曰史作行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

嗟乎豫子字衍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補曰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刺客傳有

戰國策卷六

豫子皆千載人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天下後世之為臣故他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苦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不遇之命焉吾何以必之哉智伯有如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死與郭君善善為善者史亦謂之非賢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秦氏古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爾大事記解題見而記不書未知呂子之言按索隱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其惟而刪之

烈侯

襄子孫元年威烈王十八年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魏十七年趙侯將不

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

兩國皆中山之亡國非趙之居也

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補曰魏本彼將知矣利之也又注劉無矣字此本趙利又舉人姓名皆難

肅侯

成侯子元年補曰世本名言索隱云名語成侯名種顯王二十年壬申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

戰國策卷六

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秦傳言肅侯今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之外禮婦人死曰捐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禮婦人死曰捐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

其言曰蓋略歷
秦之攻韓也
以言其地合其
意而開之正其
本在於安民
又此一段之細
事記謂兩端策
策按索隱謂
秦之攻韓也
以言其地合其
意而開之正其
本在於安民
又此一段之細
事記謂兩端策
策按索隱謂

得曰君誠能
以言其地合其
意而開之正其
本在於安民
又此一段之細
事記謂兩端策
策按索隱謂

戰國策卷六

十三

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王伐人之國常
苦出辭其言斷絕人之交人情願大王慎無出
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白里所以異大
事記謂兩端策按索隱謂秦之攻韓也
以言其地合其意而開之正其本在於安民
又此一段之細事記謂兩端策策按索隱謂
從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瓊裘狗馬之地齊必
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
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正湯沐之邑貴戚
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五霸
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
以放殺而爭也補曰此非所以言今大王垂拱
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
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
河外補曰正義云河外同華韓弱則効宜陽皆
地與宜陽効則上郡絕并州郡正口正義云上
秦今郡延安定中郡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
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紀
莊王名在廟陵正口故軹城在豫州齊原縣東
南以下言修武之南陽易於按大事記顯王十
一年韓使計息以軹道易鹿於魏水經注年未
紀王三十六年秦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其言曰此言
秦之攻韓也
以言其地合其
意而開之正其
本在於安民
又此一段之細
事記謂兩端策
策按索隱謂

其言曰此言
秦之攻韓也
以言其地合其
意而開之正其
本在於安民
又此一段之細
事記謂兩端策
策按索隱謂

其言曰此言
秦之攻韓也
以言其地合其
意而開之正其
本在於安民
又此一段之細
事記謂兩端策
策按索隱謂

其言曰此言
秦之攻韓也
以言其地合其
意而開之正其
本在於安民
又此一段之細
事記謂兩端策
策按索隱謂

戰國策卷六

古

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
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
下獨畏趙
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
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
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
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
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猶射此
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
有田百畝此未為唐侯時正口此說士無據之
辭且舜顯項後有國於虞其側微特在丁爾禹

此其害利
望而興之也

陽慎曰臣竊以
下生宜可同日
而論故所以言
從之利實擇交
而得之意

按臣人者我
能臣服于彼
也見臣于人
者我入臣於
彼也觀上見
臣于秦自見
陽慎曰大抵人
者而下至類太
王與計之也所
以言從之害實
擇交而不待之
意

戰國策卷六

主

乃崇伯鯀子亦有國土者今日云云豈足信哉
枚乘書舜無立錫之地禹無十戶之聚李善注
義引韓子云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
云皆此類
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
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
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
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固
已見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哉而以冥
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
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

西面而攻秦秦補補曰一本復破必矣今日一

本今見破於秦補補曰一本復西面而事之見臣於

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

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

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補曰臺榭美宮

室聽竿笙琴瑟之音補補曰史有臺榭察五味之

和前有軒轅補補曰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

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補補曰此言美人之所處也而不與其憂是故橫

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補補曰此言美人之所處也齊策此章史作惆相恐

陽慎曰合從之
說傳以秦不
言所以固秦
下如指掌掌此
秦以不取出也
林孝錦曰六國
白馬之盟

陽慎曰此下至
篇終言合從之
意

戰國策卷六

十六

脅也前三子故未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
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
黨之門故尊王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
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
從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
之上補補曰洹水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
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
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
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補補曰雲中秦攻齊則

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補補曰王莽傳注今京

通漢梁道者名于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

名于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

午共為于午道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

不得通秦所通者因秦也正曰索隱云當在趙

東齊西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從一橫為趙涉

道謂交道也按下張儀說趙王章亦有趙涉

河漳博關補補曰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

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

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

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

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損秦補補曰此言美人之所處也

許應元曰此亦類淳于滑稽之談而二失事端者必有缺誤

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

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

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

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

以約諸侯秦傳有在說燕後彪謂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

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顛目此其勢

也。凡天下之勢如水之就下，孰能禦之？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其所不可者，諸

見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眩於名實

而爲橫人之所恐喝此張儀所以投索而起吏

諸侯之智少靈於連雞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能圖併吞之舉即儀謂秦地刑勢便兵強士武

足以橫天下然則天時人和道德之威仁義之

所以論於此時也補

日壁純並見秦策

魚乃煮三仙放煮不書乃三日不得見計蓋砥柱正秦乃者過注山有兩木焉一蓋

呂招其益哭問其故對曰吾不美手也

長矣吾苦失匠人且以繩墨秦規矩刻鏤我一

益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事猶分補吾

所苦夫鐵銛然作銛下同然自入銛言鐵之利若銛則鐵輒也義不合

此正曰鈔王篇其沾赦淹二又釵音鑷後漢章帝詔有鈔鑽字蒼頡篇鈔持也葢字與鉗同以

鐵有所出夫人者人謂木屑自鐵言之爲人正曰難通其義未詳今

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爲元作謂補日臣

爲鐵鋤者乎無有言得
無有也

武靈王肅侯子元年顯王四十四年丙申按索隱名雍

齊破燕子會之亂燕七年此十二年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

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

同攻則怨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齊破燕有所分也所謂地

戰國策卷六
大

趙有河北齊有河東非郡燕趙必不

爭矣是一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東則益強

以燕以趙朝之是助之也天下懽懽強必贊

事王以什濟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

而子燕補曰大事記按樂毅傳毅賢好兵趙人沛東易齊楚魏補曰大事記按樂毅傳毅賢好兵趙人之令海濱惠施之趙請伐齊

而不弃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穀嘗事趙也又云趙納公子職于

燕世家不書其立蓋燕人不愛也

扶壽冷大王御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越齊
 旁傳爲壽進村高壽王曰州邑壽王 侯呂敢

有言此首不斥土也補曰劉

何洛文曰亦猶
辭之謂

張洲曰趙勝
秦與合從故言
蘇秦不得其死
以孤之
趙王曰趙勝從
盟王故從之
與會楚與

史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傳命者戰
國其職益親故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
博子見亦云御史在前掌記 大王收率天下以
事秦秦兵不敢出元一作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
之威行於天下山東補曰一本東救邑恐懼懾伏
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
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高紀注督 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西舉巴
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史不書正曰
也 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憤情亦
戰國策卷六
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元一作君有敕元一作甲鈍兵
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
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
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
之計秦補補曰史焚威諸侯也猶故以是為非
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
之市補曰說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
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補曰一本東
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

羊坤曰據秦者
趙為首故後之
說趙獨以秦所
斷者為據之
計應元曰趙首
領秦故秦之
張怒於趙而卒
據之

陽慎曰說趙王
之詞又與後齊
楚言美秦蓋清
秦為從首趙王
也趙王為從首
也王故言秦王
之稱忿忿怒于

趙而以合兵
戰之詞賜之於
前又以面相見
作結之計喻之
而到地趙王慎

田豐曰當以
趙注秦之事
司者則事休相

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
今秦祭三將軍一軍塞午道補曰說告齊使與
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韓
魏歐驅而軍於河外補曰正義云河外一軍軍
於澠池約曰西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
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元
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
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
先王之時奉陽君相補曰奉陽專權擅勢蔽晦
戰國策卷六
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
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
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
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事
趙行趙趙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
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傳在楚韓齊後
慮謂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
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
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
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僅得以售
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

折儀也燕昭末年蘇代重燕而從
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其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二年又比

之趙冷向謂強國趙人曰不如令趙拘其茂勿出

以與齊韓秦市齊王閔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

氏地韓欲存宜陽必以路涉地端氏屬河賂趙

秦王武欲得宜陽不愛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

約也秦路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赫里疾不

還秦則二人用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間居肥義趙卿也餘並

戰國策卷六

他公子成王孫繆趙文趙造言文造無侍坐曰

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權念簡襄之迹

計胡狄之利補曰姚云曾本王曰嗣立不忘先

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錯臣之論也

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勳而補曰

弟長辭讓之節弟順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

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

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

此正曰正義云卒盡也愚謂

猶言敵弱者與弱為敵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

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

必負遺俗之累俗不與俗同有獨智之慮者必被

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

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補曰正義云胡

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

母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于羽

戰國策卷六

國非中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

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

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

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俗必見遺

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歐世以

笑我胡地元作服補曰姚本作中山我必有之

王遂胡服使王孫繆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

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

非王言則是其

此正曰正義云卒盡也愚謂

陸氏曰此處又分三段

王定曰自政先信於其所謂信於其所謂信於其所謂

康海曰自中國至行也以周官大司徒文許應元曰公叔正事而訓用八也

戰國策卷六

王三

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賡行政在於信貴信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猶至補曰姚此勝史文按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補曰叔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補曰索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故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廉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補曰自中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

戰國策卷六

王

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文錯其臂孔衍作右臂謂右袒其臂也愚謂既言文身則畫臂為旗恐後說是錯或但字誤姚云劉無錯臂字一作許百吳世家斷髮文身應劭注常在水中故以象龍子不見傷害劭語本說范被字姚云三本作被史作翦甌越之民也即漢東甌閩粵補曰漢東甌閩中地輿地志交趾周為駱越秦為西甌索隱云今珠

茅坤曰子推
武子之明
其所謂者
也今卿之
所言之俗
也吾國東
有河薄洛
之水

唐順少曰
無不列爲
侯故武王
稱周主其
不塞者志
先世也

張訓曰
王欲
國強其
道必以
更制
始足以
廣前人

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

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澤水西有澤水澤名薄洛

之義蓋下通以
此言人之義
耳余爲之驚其

善應元曰札其
大於事先故
順從之而不
非也

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

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

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

敢道世俗之聞補曰一本問作問與下文同今欲繼簡襄之

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補正曰勞力而君子養

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

臣無隱忠君無蔽言伏國之祿也補曰臣雖

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不亂於物忠無

過罪過者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當猶

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補曰元一作修補曰

禮商君傳正作循朱子韓文考異著方氏說云

唐入書修近循楚辭亦有誤者則此字古已混

矣此下文兩有循法無怨民之職也三者先聖

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

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

間言其所言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

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

也若今胡服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

也自裁始也

汪道昆曰武宣
之論幾於後漢
類其先帝信非
人

何晏曰三王
不相襲禮五帝
不沿舊俗蓋必
循時而後立
其使民不惑此
其所以治也
去注服而勝胡
服是亦不可以
已乎

教而政政言治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

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

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

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取用民

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達於禮

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

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

私誣國賤之類也賤謂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

宗族滅有元作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

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

讓補曰一本忠也上無赦言明也忠不辟危明

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

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

功據俗而動者據猶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

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

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泄國

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

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

王世貞曰趙武
靈初重服而獨
繼李之夏胡服
而趙靈平焉
此不爲俗也君
子謂武靈之不
善求法沙丘之
神天靈報之以
降於天

董份曰鄭春達
按儒者也何以
謂之奇服所云
二奇字奇奇邪
之奇言服奇志
淫則邪服奇邪
不奇者邪之行
哉按當時胡服
之服雖廣而斷
斷未嘗奇行實
多欽也

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

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

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

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

世不一其道禮施於世補曰宜便國不必法古

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

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

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魯魯國言二國

行正曰趙造言服奇者志淫余詳者亂民亂國

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故此舉

其言而詰之○索隱云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

服非其志皆淫辟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無

奇行哉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

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季札大夫種之屬哉

今欲舉改云方俗僻僻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

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

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

者也此謂進退以下補曰史進退之節故聖與

俗流言其順俗衣服之制無兩謂字接下文爲是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

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

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戰國策卷六

夫

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詞彪謂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然雖易服變土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而得天下不爲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其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小大之差也且其所謂復古之說皆鉤金一與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譏故備論之補曰史衛鞅傳與此章多同今考列于後○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肥義曰同○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救於民○王曰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累者必被庶人之怨○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肥義曰同○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王曰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

戰國策卷六

主丸

不變法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趙造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應徑而易見○衛鞅曰能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言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杜摯曰法古無過循理無邪○趙造曰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王曰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

歐大任曰上下
三策用一事看
之

李藩曰此段似國語文法

許應元曰胡服
騎射猶可諒也
胡服以傳王子
非名也古者生
子使之所見無
非正者奈何以
胡服二子之禍
基於是矣

不足多也○衛執趙武靈所稱民不可應始治
不必相襲者初不全非但所以行是言者倖耳
商君傳語策具有之唯民不可與慮趙而可與
樂成語不襲用而用其意也史遷於趙世家所
不載者二趙諫詞耳二事皆變古者也當時紀
載與遷所錄固不能無混歟然商君傳文法而
簡策義伐句如辨難之辭亦類此亦間采其數
語○史云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周諫按周
昭卽後章周紹傳王子何者紹辭俊而未嘗諫
易服也趙俊卽趙燕後服者王讓之卽受
服史誤云諫也牛贊嘗有諫而史不言

王立周紹爲傳曰寡人始行補曰縣過番吾當
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禮
流王石注乘馬石

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壁問以禮
遺之遺子以

戰國策卷六

十

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
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辯
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危言有危苦之節忠可
以厲意宣信篤可以達期久而不渝諺元作詩云服難
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去音教少以
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失元作補而不補
曰以下句刻之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
此恐缺不字正日上言勇智爲事之計指胡服言行學爲事
之經指傳言循計謀之事雖有過失而無累訪
議之行雖有窮急而不憂訪議文疑放義謂放於義也故寡人欲子之胡

田汝成曰嘉毛
飲血升木皮表
太古之道也雖
可謂服亦不過
如此其何時俗
所見之隘乎

張洲曰周紹稱
六才以爵傳而
卒受胡服其表
安危

張居正曰無所
見聞者幸勿
爲服也勿令王
欲子溺于若李是

服以傳王子元作乎補曰乎當周紹曰王失論

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

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

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

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素位而行不重利不足

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快謂和於下而不危

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中謂情實

此疑與趙造諫本一說補曰不謁臣之罪也傳

命僕官傳附同此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

轅圖襲卷六

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

於王之補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

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

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

義勿令溺苦於學溺苦皆勞也勞於學以無導

學言誦習也謂厚愛教之毋使見醜事以行義

道之毋沉溺困苦於誦習之末也武靈安知行

義蓋習聞古語猶紹之論立傳爾方務胡服

射宜以誦習爲溺苦也秦異人不習於誦而王

罷之當時氣習類是焚書之禍兆矣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

先者先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

之祿也子能行是所補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

去邪勿疑任賢勿貳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

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之備也猶具劔正

帶音義云寬中大帶補曰淮南子云趙武靈王

具帶冠而朝此以具作具漢書倭幸傳孝惠

其帶注以貝飾帶黃金師比術訓武靈三具

帶正曰漢書黃金犀比師古云胡帶之鉤也延

此史記同大事記引又謂師以傳王子補曰大事

后卒使周紹胡服傳王子解題云惠后吳娃也

娃方死其子而將立之廢長立少之意已見

於此而其論傳時有古之遺言豈其然乎

戰國策卷六

趙燕後胡服後王今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

盡力微諫而不諱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

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

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

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

惠猶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

政爲累政胡服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

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燕公族也故稱親以明有

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前施

張烈曰牛養之
言其是也指牛
王以牛養之
幸而成功不足
取也

田汝成曰晉朝
以攻胡此古今
之上策也何勝
人之不迷耶

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更猶反

也言已宜服刑王反不刑而教王之惠也臣敬

循衣服以待令日令善也補曰施以

王破原陽屬雲以為騎邑居騎士於此正曰破

牛贊趙人進諫曰國有固籍固言不變籍第令

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

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

敵人之兵則便其用者此言本易其難補曰易

今民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

戰國策卷六

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補曰此亦商

俗作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

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

易入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

不觀於時變不為俗所窺制兵而不制於兵

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

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

地氣化之運人事剛柔之節其詳則若范蠡之

所以答越王者語見國語大事記解題周元王

元年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

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交

接城境封之築城境上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

元作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

因舊正曰循行也言破重甲執兵而行不可以

喻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此言吾聞信不棄

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

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

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胡者

而繆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

戰國策卷六

里補曰胡中一本榆中世家二十年王西畧胡

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

又引水經注竹書紀年郭卿命將軍大吏適子

代吏皆胡人以金瑠飾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

漢曰武弁曰衣冠武冠之冠後代效之亦曰惠文

金瑠附蟬為文冠冠尾為飾漢官儀又名鶴冠

一本謂秦秋後語云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

朝信武官乃召肥義與議天下事五日而畢遂

比畧中山登黃華之上注云黃華山名也戰國

策云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

黃華之上今按史十六年游大陵夢處女十九

年大朝信武官召肥義議事畧仲山子後不

代地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先後不

同所載戰國策云云者今缺始記以廣聞

安二案於勝
有缺誤

孫州曰是案
李定議確而中
三子合而弱秦
利也三晉開并
力合群而弱秦
難免伏之秦其
故收馬山東茲
孫曰智不知食
孫曰智不知食
孫曰智不知食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

八年秦齊韓魏攻楚殺唐昧楚王懼令昭應奉

太子以委和於薛公懷二十九年使主父欲敗

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赫元作郝相宋樓

緩相秦楚王合元作會補趙宋楚與二國合齊

魏元作之和卒敗楚得二國之援故不與齊和

趙使仇元作仇赫元作之秦請相魏冉宋突齊

公索隱引策云宋交謂仇赫曰秦不聽樓緩

必怨公秦時已公不若陰辭樓子韓告請無急

秦王昭王言為緩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

且不聽公言也公謂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

成以史補此六字補曰史此下有以魏冉固德

公矣魏冉傳有云秦昭七年此二十六補曰

云於是仇液從之而秦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

下之所明也補曰明下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

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

有韓而伐楚補曰有者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

趙之名言

李彥曰善言而
許應元曰此即
田父之語

田汝成曰初中
時燕趙為得才

山東不能易其路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正

之道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元作之智

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

走獸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補曰而

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

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救

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達矣願王熟慮之也

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

惟寐忘元作云補曰姚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

之大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先攻今攻楚休

而復之休罷兵復復攻已五年矣先是秦取漢

敗之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苟來舉玉趾而

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懷三十年秦昭

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

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補有謀故發元作

日韓云殺使之趙以燕餌趙言微與而離三晉

韓魏時不合秦而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

趙合之必不善趙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

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

楊慎曰論天下
人孰不固當
從親以拒秦
三晉之勢則
就魏元宜相
其勢相和而
美禍也

王士性曰論從
橫之利害得
其宜

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鉅燕之說故不救韓亦難

三晉之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補曰一本而西走

策也割地挈而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秦疾於馬兔

禍兵禍敗言其不勞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正曰魏云攻安作秦

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交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案環中趙矣秦安同故荀卿書多用案字此言

中一作移於字可也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環

獲即移字訛當作移於鮑未說是補曰姚注引荀子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陰禮安將將學雜

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間作焉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

戰國策卷六

聖韓官其主安輕益當時以強秦之有韓梁楚

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割必深矣秦割國之

舉此國謂趙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

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堅其出銳

師以成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

而循攻楚循前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

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

楚王恐其即多割楚求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

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補

許相卿曰合從
之效三可見而
六國每自顧者
檢安之智勝也

按此策是
當在秦策
前是前策
趙王曰梁
當丁謂之也

此下蓋叙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戊近秦伐成

述者之辭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元作惡補曰邊

元作惡補曰一本作西邊補曰姚

無伐山戎三字是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

求地處謂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

幼不其效已見是知張儀之可折也然其

不其論從橫之利害當矣自事有可急者以

勤三晉之相堅而移禍於楚亦未得為盡善益

陳軫不得已之計也思考齊策秦攻魏陳軫令

三晉而東章及韓燕策與此章多合此章言楚

王入秦正秦誘懷王武關之歲在魏王十六

年詳見齊策○所為為楚為來之為去聲

富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

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

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今我不

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韓

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言齊不欲伐者前時

秦楚未合必以趙為辭以趙不順齊則不

下宜有不伐韓必聽秦遠齊畏秦遠齊而親秦秦親兵必

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

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元作西日者言昔

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

言二國本親
宜與之伐秦
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救秦

也同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

秦韓魏齊是俱救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

以未講元作構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兵也

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趙

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王國飭中山而取

地也。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中山不聽三國必

終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手我魚少出兵可

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必之我之猶去補日一已

下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

取地於秦中山也補曰中山說見齊策此策當在上章之前多誤字○爲富

之爲
去聲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

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教子歆或

教之款越人謂李父曰趙畏橫之令也合泰故言橫

故欲効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

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

評應本曰富丁
不得於趙而遂
貳於秦小人哉

田藝衡曰三國
上宜補觀齊韓
三字

按此策亦疑有缺誤

劉黃亦曰：「**也**」

今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而舍之拒魏秦必惡之故二國不合虛言其不

齊魏雖勁無奈不能傷趙魏王哀正日襄聽是輕

齊也
齊亦惡最故正曰最於齊厚語見周
策魏用齊所厚以爲相是輕齊也
秦魏

雖勁無秦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前靈三十二年癸亥
子何赧王十七年癸亥

三國攻秦共攻秦此元年正月襄趙攻中山取

枋枋有扶澤澤中多柳故名 五年以拉四洲言
固有人茂邛矣矣 雖齊人胃九赤元作目下

之
殄人尹稷朱安而倍齊言仇赤郝
巨不
如盡歸中山之所也元作坐武后時字耳今並

女室盤口山之新址從古此謂扶柳正曰姚云

竇莘唐史釋音云空地字見戰國策今策中間作堊安知非自武后時專寫相承而互作惠之

類然古文乃作坐又鵬冠子亢倉子皆有坐字
恐有自來愚按鄭氏書畧論文地作坐武丘蓋

有所本意本書空而後轉從坐
歟後多此字以義通不復出
中山案此言於

齊案循曰四國趙與上三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

路地缺蓋章子以齊軍守此正曰無考齊聞此必効鼓莒鼓里是也濟南又

有二鼓

腹擊他國人仕趙爲室而鉅荆敢楚人仕趙正曰無據荆軻衛人荆豈

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

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

許應元曰人臣
子孫也金幣與衆義不協
主雖信臣百姓皆曰

田成子曰季元
之不納蘇秦言
直其修補且

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此曰主曰主君主父故在
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三正
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其茂引樂羊曰主君
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蓋三晉
以大夫為諸侯故猶仍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
策後亦多稱主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
此策時不可考鮑妄置於惠文時故為之說又
齊韓魏攻秦在惠文元年威中山在三年大事
記從世家以年表為誤愚考中山亡實在前見
齊策主父死在四年上章五年自有所指初不
與此相涉安得以此改彼文也補曰鉅官以信
百姓誼

戰國策卷六
蘇子元作泰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某元作
曰一本乘軒里既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
驚馬則此作里字為是河南志洛陽城東御道
比孝義里西北家貧親老無罷車驚馬罷疲同
偶有蘇秦家元作蘇秦勝負書擔囊
則救桑輪蓬篚元作蘇秦勝負書擔囊
補曰姚本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元作漳河
負擔索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
徙入東而漳自入海策中凡言漳河河漳者以
漳入河相連也此足重爾爾是日百而舍
下又有漳河字乃就造外關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

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

季元曰言出
無味

日成後曰不
其言之輕與
也主之可也

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
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
郭門後至不藉席無所得藉謂寄宿人田中旁
有大叢見秦策夜半土梗與木梗木亦言梗因
日說見補曰叢闕曰汝不知我我者乃土也補曰姚云
齊策愚謂有者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壞阻乃
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
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
為土梗勝也此喻不切於兌之寧今君殺主父

戰國策卷六
而族之殺在四年言族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
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
就舍明日復求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
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
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
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
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
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
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

史 44—218

君堅囊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
請資先生厚用言使父厚而用之明日來抵掌

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覽宜訓注和氏之

璧下和所獻楚文王者補曰趙得楚和氏璧黑

貂之裘黃金百鎰元作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

秦補曰蘇秦之死在慎觀王四年去主父見殺

時遠甚此策言殺主父事非秦明矣其代厲

人後事歟土梗木梗之喻與齊策上田文說同

謂異時事有類之者皆謂之蘇秦其此類耶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富田文奔薛後正曰無

考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遺之曰鄙語

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車與水固將馳且被也

也借衣者被之哉補曰被姚皆對曰有之孟嘗

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

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

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

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然使王悟而知文

可全而歸之正曰謹使屬下句使如字補曰

一本標御覽發作廢謹作僅

許應元曰李兌
反復無信如此
謹請允其說

齊欲攻宋閔王十八年此十三秦令起賈人姓

禁之齊乃援元作趙以伐宋以趙自助補曰齊

助已實未伐也故趙李兌合五國以伐秦大事

記秦王二十九年先書趙李兌約五國伐秦後

書齊滅宋解題云此大事記見於策者前後非

一書史實累不載策亦不載伐秦之年然兵端

起於秦怨趙而齊伐秦怒屬怨於趙李兌

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史不書獨趙策

魏救魏策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復

秦兵罷而留成臯與此李兌約五國攻秦無功

留天下兵於成臯無合文謂李兌主謀楚猶以

大國爲從長據此故也按楚王爲從長乃懷王

十一年蘇秦約楚齊趙韓魏燕伐秦也秦紀無

楚年表無齊故以五國稱楚世家書特詳諸侯

至函谷關擊秦不勝而歸其事又相類兵罷留

成臯一語記者遂誤附之非李兌合從時也按

伐秦時當楚頃襄王十二年七年楚迎婦于

秦十四年與秦昭王好會於宛中問未嘗構兵

大事記據下章書楚齊趙韓魏又據魏策因遂

長楚考之下章雖有楚而不言在章勸齊劫天

下未及秦而後楚下章云齊將攻宋秦楚禁之

可見秦楚方睦必無楚伐秦之事矣鮑以無功

五國爲韓趙魏燕齊者得之然趙當首書補曰

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元從才從講補曰

已講字故也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秦

而取封焉自封之封非封地正魏王昭不說

之齊人補正曰大事記魏王不說齊人謂王云

云愚謂之齊上有缺文當是人姓名

王振鶴曰文甚
沈著可誦

田成曰此言
魏王李趙年大
引趙書之文

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
今之攻秦也爲趙也本以秦屬五國伐趙此說
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趙必亡矣齊逐李兌
講齊背秦不伐宋者父也正李兌必死今之伐
秦也以救李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
皐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
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
於邯鄲抱陰成成屬縣郡又孔子世家注大山
注皆非負蒿缺葛孽元作薛趙記注在馬丘又
魏地葛孽城在高陰屬縣郡補曰

戰國策卷六

聖王

當作孽正曰抱負言其勢按魏魏策葉陽君約
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
鄲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據此文則蒿字因
葛而誤衍四邑皆魏地趙世家遇于葛孽則知
此文薛字誤也徐廣云蒿三在則爲趙蔽而趙
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魏縣西南爲趙蔽而趙
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密茂同魯
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城正曰陰一人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如
作陶宋地王言如今王者正曰下有若字如王若用不成
王文當以王字句言人以精相比知賢不如王
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
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

許應晉曰此言
事趙得稱尊卑
有功必感動魏

張洲曰此舉魏
失齊之故以俱

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虛國謂用兵於二千里
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
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
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補曰一請問王之所
以報齊者可乎韓珉元作珉從韓策後並同正
依本處於趙必韓人韓策云珉相齊趙將有韓
徐趙世家惠文十三年虞高去齊三千里王以
此疑齊其在趙疑齊相趙曰有秦陰疑齊親
於秦以趙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史稱文去
嘗講秦也

戰國策卷六

聖王

閔王三十八年後按此則其如魏以齊王驕也
伐宋前已去齊矣正曰大事記孟嘗君去齊相
魏附報王二十九年齊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
滅宋前說見東周策皆齊人之王顧元作可以反疑於
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於補曰此下
字魏王聽此言也甚誦此下比七自陳其說是
誦辭其欲事王齊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齊
則又順也正曰循姚云曾作修則當屬上文愚
謂以甚循句文勢順於趙下有缺文或其怨於
趙句因臣願王之補曰臣願王之王函元作聞
下文衍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

推猶移願王之陰重元作趙而無使秦之見王

怨親怨怨秦見之且亦重趙秦知齊重趙則強使

之重趙也強亦必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

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治猶三國事趙補曰姚

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言趙事臣故欲

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私則所謂無使

補曰徧劫者衆脅之以言見也甘言說之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

趙使丹也甘之人名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

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

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自以

於秦也秦於天下有偏而已不如齊之有見偏

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此章亦可為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補曰姚本齊因欲與趙

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

焉李兌乃謂齊王閔曰正曰下李兌二字必誤

君即述上文今公孫衍說李兌也其下豈得為陽

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

之毀也不以毀秦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

為齊之利

龍德字曰秦楚
一作秦楚之

許應元曰國亂
則發太子在
外則人心動故
曰舉宋之特

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

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

必王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若復

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

也已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蘇秦從時

死豈或葉稱如馬服者乎補曰按史蘇秦傳趙

肅矣今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弗說秦秦去之

張儀之說武靈王亦謂先王時奉陽君相館舍而

擅勢蔽賢先王然武靈胡服請於公叔成而威

後相戾邪故大事記從古史定以奉陽君為公

于成而削去館舍之語考之策屢言奉陽君而

趙策尤著見於李兌約五國伐秦後謀取宋之

時蘇秦說趙當肅侯十六年而五國伐秦在惠

文十三年相去五十年公于成執國柄何久也

史策明言指館舍豈得皆誤武靈易服之請猶

憐憫敬事其答張儀豈得公言其罪而無所諱

哉苟子以奉陽君為臣而楊倞注亦疑非公子

成蘇秦所值者必別一奉陽君非公子成明矣

然則奉陽君果公子成乎曰謂奉陽君為公子

成亦史遷之言而策無明文也五國攻秦時成

父方並用以成爲奉陽君其時則可矣愚嘗反

覆策文而有疑焉趙策言李兌約伐秦無功陰

講於秦孫卿與秦攻魏以解怨取陰以定封又云

齊秦陽君封地莫善於宋莫如於陰又云公孫衍

說奉陽君足下說奉陽君天下散而爭秦陰必

曰韓魏曰佳
作陽是也同字
誤作陰耳後

戰國策卷六

四

秦攻魏以成其私王嘗身朝邯鄲陰成負
尊為趙敵今又以河陽姑蘇封其子魏策則曰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云云正
與前同則知葉陽者秦陽之說秦陽君之為李
父其微一也趙策蘇代說秦陽之辭曰五國願
得趙與韓氏六吏東勉齊王必無召元作名有
說見本條民燕策代舉秦陽君之辭曰齊王使
公王曰命說口必不反韓魏今召之矣其事亦
同秦陽自稱說者說之說秦陽君之為李父
其微二也燕策又有秦陽君李父其不取蘇秦
之言秦陽君李父者並舉其封邑姓名之也
其下誤以蘇代為蘇秦則亦因蘇秦所云而然
說見本條秦陽君之為李父其微三也按趙世
家公子成李父既殺公子成田不禮而定王室
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則安平乃成之封史表
安平屬上郡吾志深州有安平縣元屬定州皆
趙地也秦陽則未有考而非秦陽矣史遷不明
秦陽君為二人又誤以為公子成是以紛紜不

誦論者莫知所從今以策文考之而曰君之身
得其說如此餘見各章可參觀也

老矣封不可不可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

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近秦故燕楚僻元作辟

中山之地薄補曰時中山已滅此言其故地爾莫如於陰失今

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

德元作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秦陽君

甚食元作食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言秦陽欲得陰以大其封

而齊待之未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

庸致兵以觀秦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

陽有光曰與兵
謀恐秦人之于
寡人之弱新山
和奸陰陰而
後以今自封殖
之計擊士顯陰
有如此者

戰國策卷六

手

許之而未循有燕以臨之循言與燕順臨猶制
與故曰縣循有燕以臨之不徒其之必或制
之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將忠猶實也王許之封
忠之以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
安君蓋趙人正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
之時也言有齊又得宋王曰兩地言齊與趙可
足下何愛焉若足下本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
也與國趙也言秦陽裏安不敢望封正曰上
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觀言其則足下擊
潰而決天下矣潰潰也蓋論其制天下之易
擊潰壞之宋而決制天下矣補曰公孫衍為秦
相而逐在秦武王四年武靈王之十九年也後
為魏所殺雖不知何年然去李父合從時已遠
此公孫衍恐非犀首也考之秦策亦有宋罪重
止百世之一時已數語彼以為穰侯之言亦
此時事也說見後○為足為君之為去聲
齊攻宋秦陽君不欲客謂秦陽君曰君之春秋
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
危燕元作衛楚僻元作正蓋僻四聲近匹又說中
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
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補曰趙策說秦陽君取
至百世之一時也陰之聲自宋罪重以下
謂穰侯趙策又曰魏冉必知君之有陰按陰即

戰國策卷六
陰因此言而知冉之未封陶而欲得之也其後齊滅宋兩年而爲五國所破趙既不取陶而齊亦卒不能有穰侯之取陶在此時歟或謂魏策謂穰侯云君攻穰取宛穰在廣陶時封以封陶在前竊謂秦之取穰冉之封穰固無疑矣獨取陶定封歲月不載而史所謂後益封陶號曰穰侯者穰亦不明意者陶之封大而入厚冉國於陶如取剛壽之類皆云廣陶封故魏策之言如此而宛亦非冉封不足據信使冉封陶當曰陶侯而稱穰侯知始封穰必并誤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元從才從講下同正日本文惟堅約而講君必無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二處作講字今當悉從舊

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爭一作事爭先

事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跖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爲若不得已而必講據此時趙可一也不懼秦矣正曰不得已而必講以無講故云字誤上句得陰而講此句當云不得已而必講乃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伐五國補前願得趙時趙強故足下雄飛雄者衆與韓氏大吏東戰國策卷六
勉元作免齊王必無名禁補正曰姚本必無召氓也此名字訛當作召
氓也元作氓下同前齊嘗使韓氓處趙有秦私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韓
止氓使無私秦正曰燕策蘇代說燕之辭曰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齊王云云必不反韓氓
今召之矣此名字當作召無疑前策言韓氓處趙韓疑齊有秦私韓策秦王曰韓氓與我交於齊韓氓相齊此下文云天下爭秦素內韓氓於齊
齊現蓋韓人之善於齊素者今代勸奉陽君合諸侯與韓氏大吏勉齊王使臣守約若與國秦共合從則齊必不召氓也
非與今請必使之如與也正曰與國言五國也故云有倍約者則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
敗約則五國有倍約者倍並音背以四國攻之無倍復堅損之
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償元作賁之今韓魏

拒同盟之師故惜也不堅

一併秦之師故惜也不堅

田嬰衛曰不得陰六何文法者有焉

張氏曰秦用其計於秦秦弗聽也

戰國策卷六

五十五

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此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騎元作騎重者矣角一俯一仰一騎言有一重正曰公羊傳蹄外日蹄說苑切騎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即倚字義皆訓偏後合與騎重者皆非趙之利也補曰後合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秦用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補曰爭秦一本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之國皆負海正曰三晉非負海也恐為子因下文衍合負親之交而親秦矣

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已而負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今復合之

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懷因交兩王秦使合之正曰公孫衍非犀首說見前交兩王此兩王謂燕趙也王賁韓佗之楚元作曹此皆無楚韓作恐韓人餘無考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

戰國策卷六

五十六

相以據魏據魏臨之而求安邑秦求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此倍一也補曰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勝於趙矣正曰已以通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邑按魏獻安邑在報王二十九年大事記書於五國伐秦之前據此策則伐秦後事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得之則珉為用正曰前言內韓珉於齊者謀如此也珉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其有秦私必不

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鋒秦因收楚而攻魏以此時收攻二國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地名在太行西韓之太原絕補曰太原正義以為下軹元作尺補道南陽而太行當是說見燕策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燼矣國燼於秦秦燼猶燼補曰姚本注燼一作燼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元作曹補曰屈三晉破而兵東分於

許應元曰給言
終不得重女不
得說而曰終身
不得又終身
不得卒之曰何
謂之陰謀博哉
縱無際可尋只
一語曰君必無
謀陰必得矣使
奉陽聽之不竟
傾倒

兵分謂魏正
日謂三晉

此與上如
弔兵而攻

是以攻齊之已救救之而

焉免西合命合秦補國在謀之中在秦而君

案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

宋同命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中**何暇言陰六矣**

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

惡爾繁趙卒不合齊伐朱者害齊者驕而止歟

後竟合燕以破齊殆以此歟○大事記齊湣王
與魏楚滅宋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

地此大事記所據也按蘇代說燕之辭曰齊王南攻楚西困秦又以其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

豈若是乎史稱齊既滅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author "BY JAMES MADISON".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The title is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from its first settlement to the present time." The author is "John Smith." The date is "1790."

1. The first step i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r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戰國策卷六

1000 JOURNAL OF CLIMATE

1

100

1. The first step i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r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This involves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and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task.

Figure 1.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The subject is seated in a chair, viewing a screen. The screen displays a target (a red dot) and a starting point (a black dot). The subject's hand is positioned at the starting poin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target is labeled as d . The subject's hand is moved towards the target,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hand and the target is labeled as x . The subject's hand is moved towards the target,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hand and the target is labeled as x . The subject's hand is moved towards the target,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hand and the target is labeled as x .

戰國策譚樞卷第六下

趙 與地見前

惠文王 名號見前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為補曰齊上書

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

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

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穀熟年穀豐盈衆

人善之而賢主惡之惡心不安也以其無以今

足下功力謂戰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

非曾深陵於韓也補曰曾恐即增姚云臣竊外

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言行之以

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

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時

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已也補曰

秦兩憎韓及以韓為韓之韓史並作齊說見後

義明作齊則不順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

觀之也觀其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

虛以伐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補補曰微下有

威之於韓以韓以貳之貳猶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

張曰蘇厲止
趙收天下且以
齊上書
說趙王曰臣聞
古之賢君德行
非施於海內也
教順慈愛非布
於萬民也祭祀
時享非當於鬼
神也甘露降風
雨時農夫登穀
熟年穀豐盈衆
人善之而賢主
惡之惡心不安
也以其無以今
足下功力謂戰
非數痛加於秦
國而怨毒積惡

許元曰秦豈
愛趙憎韓哉
欲亡韓吞兩周
之地故以韓為
餌時惡韓故秦
以亡韓悅趙趙
遂以為愛已也
補曰秦兩憎韓
及以韓為韓之
韓史並作齊說
見後

田成曰此段
明目甚微道焉
秦人挾詐胸臆

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如上文則伐韓

言實伐者韓之在秦掌樞中物耳故不急於伐

而秦不以為德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秦周

實欲伐空虛之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

計議猶意正曰一本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

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晉國謂是元作韓未

窮而禍及於趙三晉唇齒之國故韓亡則魏滅

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

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

故秦昭八年再敗楚遂言趙破中山正曰大事

記中山恃魏楚魏久連兵中山失助而亡今詳

戰國策卷六

此言亦失考年表武靈王二十五年攻中山而

秦韓魏齊擊楚敗事亦此時也說見燕魏等

策今燕盡韓之河南盡言得其地補曰盡韓之

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州郡三百里自此皆

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屬金五百里補曰距於云

上郡近楚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榆中上郡見

前自上前至榆中則千五百里為是楚有扞關

說見前策大事記云扞者扞敵之扞非關名也

此越打敵之關非獨楚有之楚之扞關陸地之

關楚之扞關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謂

水道之關也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謂

趙邦屬而壤挈者言為秦所取七百里秦以三

疑有光曰此雖
以秦之獨趙切
之天下大勢
必至於此非若
他人從以虛戶
謂諸侯者

張洲曰此註言
秦之攻以見秦
之強也

此山以代馬駒
駒山之王故
秦之攻以見秦
之強也

許應元曰秦之
攻以見秦之強
也

田成曰此言
秦之攻以見秦
之強也

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
勾注山在縣西非王之有也今踰

元作勾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

遇元作吾正曰當作逆曲遇音不顯史注中牟

曲遇聚鄰州縣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

云燕戰勝兵罷趙可以取唐曲逆唐即唐縣曲

逆唐縣縣並屬中山此曲下必逆字也一本止

亦缺誤此代馬駒不東補曰胡駒史作胡大

休而崑山之玉後志金城臨義有崑山正曰

崑崙虛之瑯琊琅玕李斯傳崑山之玉正義云

崑崙在於闐國東北出王按武帝以于闐山出

出日崑崙所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今從於強秦與元作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

矣五國之王齊楚魏燕趙補曰姚嘗合橫而謀

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取太公爲武王

見而不志屬之讎補曰姚嘗合橫而謀

之兵有日矣齊元作韓乃西師以禁秦國禁開

使秦發令素服而聽今令其國素服者兵敗反

溫軹元作軹並高平於魏有正曰括地志云高

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言臨淮司穆安定反

秦地亦非溫軹皆河內故當以懷州者爲正

三公什清於趙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

戰國策卷六

三

張洲曰此註言
秦之攻以見秦
之強也

寒什谷之口當當之通則近也留後志中

年注有清口皆趙地也正曰三公二字有誤史

詳反文已明括地志云正曰三公二字有誤史

雅云北陵西踰屬門此至此王之明知也夫

分乃至山先俞即西俞也此王之明知也夫

齊韓事趙宜爲上交以其有志今乃以邱罪取

伐補曰一本事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

也補曰一本事今王收齊補曰一本事天下必以王爲得

齊齊補曰一本事危社稷以事王補曰一本事天下必重王

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補曰一本事天下必重王

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補曰一本事天下必重王

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補曰一本事

文十六年有正曰史趙世家惠文十五年燕昭

王與趙韓魏秦共擊齊齊敗走燕獨深入取臨

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擊齊齊敗走燕獨深入取臨

齊遺趙王書云於是趙乃報謝秦不擊齊大

事記是時齊地皆入燕獨言即墨僅存蘇厲之

籍擊韓而不及之恐非此時事按策多爲韓言乃趙

而首云伐齊爲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

韓爲齊抑馬遷之所改然然趙伐韓事亦不知

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舛異不同強爲之說

鮑專據史文輒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補曰爲質於

地填口師克在
神是時趙魏方
睦蹇與受兵則
公于答制其後
殘邑被伐則庶
頗掩其禍秦雖
暴其能富國魏
之和耶惜其不
能守此以摧秦
也

惠文十八年前一年秦拔我兩城是年秦拔我石城豈卽此三邑而石城卽離石邪末言戰闕

之理誦召金之貝以標作特
貴之威刺慶之斷荆成荆范
雕傳注古勇士又

李松曰一作戰
國守書同

楊慎曰此策當
與武王甘茂
之策同觀
而甘茂已二子
所口若方之不
遠矣

新校孔子聞之連然志以爲非也又或是
成制慶忌二人說林訓曰王子慶忌足躡麋鹿
手搏兕虎稱曰吳越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
春秋慶忌吳王僚子
一宿一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
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
非戰國守禦之具禦亦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
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孟皆以爲無兵
今舍祖豆之事仁義之說而專談兵此益多之
也
樓緩將使伏事彘行之於彘日以隨伏之事要
戰國策卷六
王使信已也正曰伏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
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
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子宋公之於宋
乎非肉不食言其貴莊十年文張他國入正善
宋王善之正惡公子牟夷宋元作然之補之
宋曰此引前事惡公子牟夷宋元作然之補之
半夷之親而文張以遊宋能使宋聽今臣之於
其說況已乎正曰寅然上下有缺誤今臣之於
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
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
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書
補曰中

許和卿曰甘茂
之策宜陽也
以慶忌之盟而
不許止野兵之
名起王不入候
者之言此其過
秦遠矣
張洲曰看此言
當是借平原不
能用耳至斷安
平兩言必若一
確有真見乎人
情之不然者若
欲自將云云已
則非也

計應元曰百日
之內天下之兵
未聚而燕已舉
燕是上不必求
安平君也
田文武曰張君
趙之賢將據梁
不用而傳才於

半趙邑也見前策趙敗長平後趙地構秦樓
緩自秦來趙王與之計云云此章皆不可考以
中牟反入梁或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
樓子有言矣此言秦人
燕封宋人榮盆補曰盆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
王因割濟東三城合元作今盧屬秦高唐原
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平原命以與齊而以
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
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
合令補曰姚云一本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
戰國策卷六
夫辯也補曰大事記并與敵國戰覆軍殺
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今君以
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補
一本此作甚也應上甚
我蓋反覆嘆惜之辭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
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
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
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
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
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

其國之無政

其國之無政

其國之無政

其國之無政

戰國策卷六

九

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邪謂即累其於奢也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盆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杜猶曠日持久相持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敝正曰羽毛剝敝即剝裂字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習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元作軍也懸釜而炊補曰恐上下文有缺誤懸釜而炊前章圖晉陽云此時或有水害大事記無夏止炊七字云已而得三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方丈城如馬服之言也彪謂馬服之請將自明知也齊宗也其不強趙以奪齊之霸人之情也此言若易聽而不見聽聽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按史單無都平之稱魏策三言平都今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二年為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王至孝成乃攻燕復相也正曰史趙世家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田單將趙師攻燕及韓二年田單為相此稱都平君是仍齊相之稱都平即安平也故大事記俱作安平君魏

其國之無政

其國之無政

其國之無政

戰國策卷六

十

策長平之役平都君云云不言是田單也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閼與後一歲單未至趙也疑三十年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賃所稅於民者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補曰馬服注見秦策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而口上謂之馬服山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

吳干之劍吳王使干將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匝盛器補曰荀子作盤薄之柱上而擊之盤孟注銅器引策文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補曰言劍雖利然薄之於柱柱石之堅必折且碎一本之且夫吳干之劍材謂作之類荀子注引吳干將難類謂春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近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鈎竿元同軍下同正曰一本作罕是下譚蒙須之便鈎竿作元

卒與梓同集... 此鈎竿鑼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 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 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 戰國策卷六

以衆敵衆正兵也... 趙太后... 孝成王... 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 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名觸龍願見太...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

余有丁曰僕此
是惠文王后矣
桂已前主父死
歸有之先以
食也居相方
所以和其心氣
此最善說者

黃份曰不以少
子才足以餐開
端最妙

林夢龍曰古太
后亦只稱意

唐順之曰如度
說德宗無勝太
子亦得此意

戰國策卷六

三

已病足困然后不能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侍
前亦自勉以及人也補曰望見太后史本曰日食飲得無衰
輦而行補曰望見太后史本曰老臣今者殊不
乎曰侍鬻耳補曰望見太后史本曰老臣今者殊不
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
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
舒祺息其子也最少不肖而臣竊愛憐之願
令補黑衣之數補曰望見太后史本視之服所謂補服又蕭望之
前書好衣也按晉與服志秦人以竹玄為祭服
鮑其誤以約為核乎增諸黑衣戎服左氏均服
振振即約以下文衛王宮推之戎服以衛王
是也補日數史作缺願令一本願得

許應元曰程子
曰左師觸擊肉
其明而事之故
其德也如響謂
張良招四皓亦
按此大白不
肯以少子質
秦國陳平愛
少子之說而
許與趙大白
安少子事扣
類

戰國策卷六

十四

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豈非計久長有
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
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
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獨諸侯有在者
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補曰此其近者
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補曰一
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
罷多也重罷謂名位金玉王正今媼尊長安之位
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罷而不及今令有
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
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
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
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聞之曰人
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
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趙記元
謂觸擊諒毅皆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
謀於廷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
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二
士有焉補曰程子釋易納約自勝曰左師觸擊
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招四皓
輔太子亦然愚謂二事同傳可也燕策陳翠說

太后章與觸孽類亦可並觀諒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赦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國攻

函谷事函谷地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平之敗在七年秦惠七年五國

攻秦至孝成二年凡五十四年秦惠十三年齊

楚藍田距此四十九年又韓襄五十四年與齊

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距孝成二年為

三十五年稍近然遠引前事者祇欲言韓之不

可伐耳年表破長平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

秦韓與秦接壤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

約展轉猶反覆日者秦楚戰於藍田秦惠文後韓出

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

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

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

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萬臨勞陽一軍臨

太行韓補補曰姚本有此字恐使陽城君疑當作成陽秦昭十七年入朝

也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

上黨之守靳黈元作鍾字書無此字下同曰秦起二軍以臨

韓韓不能支今王桓令韓與兵恐守不效地故以上黨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補曰索隱云漢

景時始稱太守大者衍字愚按史文止一稱大

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快非衍當時已

有此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挈瓶之智不失守

稱矣稱所守之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

罷罷謂罷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

亦其猜焉嫌其不臣請悉發兵守以應秦正曰

兵若不能卒言我敗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

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

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

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

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補曰史作願拜納

之於王惟王才之才財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

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

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

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聖人王曰人

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

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

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

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

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

戰國策卷六

主

戰國策卷六

主

古史元曰不
在而得七十
故不可為也

許應亨曰新註
不失牛馬等不
至其辭故多君
子也

田汝登曰詳封
入韓與漢書戰
死長平不同

戰國策卷六

十一

糧牛田秦地缺因其水為漕正曰牛耕謂穀田
始用牛耕秦於渭水漕東入河洛或以為漢山
未有牛耕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
伯牛司馬牛名犁不可謂牛耕非古也
其死士
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流正令嚴政行不可與
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戰踰
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
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
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
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
十補此二字補曰史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
地勝至曰救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守有
詔補曰語告也使臣勝有詔秦謂曰請以三萬
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補曰縣令諸吏皆
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
免元作勉勉免通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
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
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不
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補曰漢書趙封馮亭為草

字申曰虞卿可
見其公從趙
秦以秦一事
按史卷甲作
東申
司馬遷曰虞卿

料事極情為趙
書其工也
久不怨趙勝
且知其不可況
賢人乎
按此段論不
當謂秦
前秦曰秦攻長
平實謂趙勝
不勝故秦卒不
和而趙大敗其
後趙將趙王
事秦虞卿使于
秦以謀秦而秦
反和趙又與秦
與趙約從則秦
言不効無謀不
忠大要歸于結
和而國以自重
而後事安此
至當之說也

戰國策卷六

太

此與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
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
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趙記四年有馮亭
之言豈不易曉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勝禹入
而順旨以濟其欲不幾於一言而表邦敵故為
邦者以遠使人為急正曰勝禹凌謀非佞也補
曰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齕非趙將有桓齕此
恐說
秦趙戰於長平趙補曰姚本此亡一都尉軍尉
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
日姚本係作復史同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襲之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元從女從聿求
義而此書兩字互用和也與講無異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
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制言聽且王之論
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
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祭使出重寶
以附楚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
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
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祭鄭
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

唐順之曰此篇之妙處在秦之說也

樓緩曰六國之說也

講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賢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虞卿傳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之後按邯鄲之圍非秦德趙而解也趙賴魏之力爾何事朝秦而講以六城此策以長平破懼而賂之是也趙計未定

戰國策卷六

十九

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不哭也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補曰正義云相室傳婦之類愚按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云云與樓緩之言相出入辯士之言或過史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文人字乃八字之訛若是

李元齡曰此言人之情故自難

王成成曰序二八開見出入如自擊之且秦曲書情三秦曰虞卿以自足足以誇諸王之說而動諸王之說而動諸王之說而動諸王是以致即其說而成功也

陸探曰古今主和者率如此

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猶飾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事正曰史云趙郝新序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力所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而已誠不補知秦力之所元作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

戰國策卷六

三

田穰新曰前第
有各和者二當
詳國全

按出曰國
權以助講秦
之

戰國策卷六

王

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
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
攻趙嘗親秦而後負之故秦啓關通幣元作齊
交韓魏使其交秦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爲
秦所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
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補
字補曰史此下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
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
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
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
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不至失
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我以六元作五下
五城與後五城賂齊得王城收天下以攻罷秦
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
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
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
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元作貴補而

許地云六國
則言事世學於

蓋分曰論德
其言此明切而
其言此明切而

在唐曰樓以
日亡何秦之圖
一說進肥之者
宜十之元矣趙
心故韓之秦也
樓子之爲秦也
一繩約千斤者
哉

戰國策卷六

王

挑秦禍也史記地戰爲致師則與之則無地而
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
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
益愈補曰新序同史作益強然有強之秦而割
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且秦虎狼之國
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
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
說也王必勿與補曰按此飾說二字與前王曰
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
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
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乘
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補補曰史者
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
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
分之分其地如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
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
爲秦也爲秦計深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
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

張家止曰趙秦
易言若言秦在
趙則小在秦也
臣惟去其君
以與秦共其
國也
趙王曰秦之攻
趙也必以秦之
國為大也
而秦之攻趙也
必以秦之國為
小也
趙王曰秦之攻
趙也必以秦之
國為大也
而秦之攻趙也
必以秦之國為
小也

黃帝曰秦之攻
趙也必以秦之
國為大也
而秦之攻趙也
必以秦之國為
小也
趙王曰秦之攻
趙也必以秦之
國為大也
而秦之攻趙也
必以秦之國為
小也

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
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嘗爭為帝
此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
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
國之親韓魏本趙與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
因發虞卿東見齊王建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
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欠
秦既解卿卿與今所衍二十四字同次虞卿謂
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則勢必無趙矣
次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止此歸說也次王
必勿與樓緩聞之止緩聞之逃去彪謂虞卿可
戰國策卷六 圭三

趙王曰秦之攻
趙也必以秦之
國為大也
而秦之攻趙也
必以秦之國為
小也
趙王曰秦之攻
趙也必以秦之
國為大也
而秦之攻趙也
必以秦之國為
小也
趙王曰秦之攻
趙也必以秦之
國為大也
而秦之攻趙也
必以秦之國為
小也

元和姓纂衍
畢公高之後間入邯鄲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
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
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今齊行閔王字今
亦閔王益弱正曰謂今之齊視閔王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
使尊秦昭王為帝稱謚非當時語秦必喜罷兵
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
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
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
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
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
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
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
國有魯連先生東國謂齊補曰其人在此勝請
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也補曰索隱曰禮
介紹而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故禮云
傳命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

注行知仲
達高士而
見魯連見
辛垣衍見
吾視居此
吾視先生
居此元作
焦時隱者
容而外者
吾身不知
義士首功
使其士虜
而遂正於
耳元作
助趙也辛
使梁及燕
吾請以從
使梁助之

注行知仲
達高士而
見魯連見
辛垣衍見
吾視居此
吾視先生
居此元作
焦時隱者
容而外者
吾身不知
義士首功
使其士虜
而遂正於
耳元作
助趙也辛
使梁及燕
吾請以從
使梁助之

戰國策卷六

主

生齊國之高士也行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
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
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
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
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
居此元作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
焦時隱者無子見莊子補曰韓詩外傳云周無從
容而外者皆非也其人不介故今衆人不知則為
吾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彼秦棄禮
義士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權
使其士虜使其民計功受爵時所尊上也權
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補曰正義云舊讀帝
耳元作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
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
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
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
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

注行知仲
達高士而
見魯連見
辛垣衍見
吾視居此
吾視先生
居此元作
焦時隱者
容而外者
吾身不知
義士首功
使其士虜
而遂正於
耳元作
助趙也辛
使梁及燕
吾請以從
使梁助之

注行知仲
達高士而
見魯連見
辛垣衍見
吾視居此
吾視先生
居此元作
焦時隱者
容而外者
吾身不知
義士首功
使其士虜
而遂正於
耳元作
助趙也辛
使梁及燕
吾請以從
使梁助之

戰國策卷六

主

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
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
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
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平齊後
唯齊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
臣由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
而毋婢也補曰正義云起告也今文作計索
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周猶
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
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
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
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辛垣
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補曰
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徐曰鄆縣有九鄂侯
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

董份曰此一言其力千鈞方見其能離王也

田汝成曰齊國宋僂至死不忘其是乃為千古笑端

晏嬰曰魯仲連其高節遠矣天下士皆仰之云獨立千載同清風酒醒猶聞其語善知仲連

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羑里之庫
在羑里 百日而欲令之死
補曰紂本羑里人 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
策馬箠也補曰索隱云維東夷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維人思即維即維地志維水出魯州宮縣東北維山北至今維州昌邑海萊萊州也 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

戰國策卷六

主

舍納筦鍵
筦鍵也鍵其牡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 攝衽抱几
几所攝衽抱几也 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
補曰一本天子已食而聽朝也史魯人投其籥籥籥同關下北不 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平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乎主人必將倍殯柩
倍言背之去正曰索隱云主西階上北而哭是倍也天子設北面於南方然乃於阼階上南面弔之也 後天子南面乎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

董份曰魯仲連其高節遠矣天下士皆仰之云獨立千載同清風酒醒猶聞其語善知仲連

許應亨曰說素人曰魯仲連其高節遠矣天下士皆仰之云獨立千載同清風酒醒猶聞其語善知仲連

全有一日衍庸下人也雖魯國利管德未已至以管任子季言彼方惡而驚也
補曰前言以不義不難至此利害切身則起言所以不如行舉易入也 司馬光曰按仲連所言之不通言帝秦之利害耳使初桓桓而後而去則有之秦將何利而退軍五十里乎此亦遊談者之誇大也
田汝成曰魯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十年當衍

養齊時強二國不結必見伐國人不得事老臣不得盡事養死不得行聘接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其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死則不得飯舍
北謂鄒補曰飯林晚反舍胡絀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
無已言無之而不止也 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
補曰史無兩謂字 奪其所

戰國策卷六

主

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主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引軍而去
補曰秦將聞仲連之言為却軍五十里說者以為辯士誇辭愚竊以為信蓋仲連毅然不肯帝秦則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矣是時公子無忌且至連之智足以知其事之克濟不然則且有俶儻非常之畫以佐趙之急彼秦將

康海曰孔子曰
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行人得
則有以暢達我
之懷通二國之
好苟非其人擢
尤取蒙

戰國策卷六

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有曰猶韓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敎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

王守仁曰戰國之士大都反覆欺詐蔑棄義倫獨諒毅推原孝弟根極人情樂以痛快雖以虎心之秦一聞其不能不心折

戰國策卷上

而豹無紀其爲王弟以策知之也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彼又一趙豹歟不然則有舛誤也大事記解題引此而止云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豈有所疑而刪之也

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嫌於口

啗食也膳之可食者集韻廉脰也補曰嚙口葷反口

有所銜也鳥獸類貯食通作嫌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

天同小

也正曰王制不殃夭注殃斷殺少長曰夭天鳥老反少詩熙反又毋殺胎天誦胎腹中未出者天胎已出者補曰麟鳳兩語史孔子世家將西見趙簡子聞寶鳴犢犛犛華之死亦云梅福書載

鵲遭害則仁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
鳥增進類此
 以還報救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
 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
 救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
 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
 之處謂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
折論豹勝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毅其深於
春秋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
龍同傳可也
正曰惠文王之世趙勢尚強秦雖
屢奪趙地而趙亦屢伐秦關與之敗秦終不能
逞志於趙當時之臣外則庶頗趙奢為之禦侮
內則蘭相如之從一壁之微一鼓瑟之耻為之
 死爭今而告其使曰必殺而二母弟以聽命則
 雖善亡之國猶有所不受而秦豈能必趙之從
 哉特大言以虛喝之耳諒毅之對婉而不迫稱
 譽當於人心秦知其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
 從政其情亦窮矣毅因而不順其意則未免失辭
 使毅應之曰救邑之君之有母弟而授之以政
 也亦惟先王之故以其衛社稷大國焉待之以
 日尋於兵是以二子大懼珍滅之及以與寡君
 周旋其獲戾於大國則職此之由忠而不貳臣
 之職也計貳勸忠大國之義也今將討二子之
 忠而使之釋救邑之政其何以為勸雖大國亦
 將有不和焉臣不知所命以是告之庶幾不失
 其政矣○蕭同叔子云云此傳語○所
 使試使王使所使今使勿使之見如字
 趙使姚賈約韓魏策正曰姚賈說見秦
補曰兩友字
姚云劉作反
 茅舉元作舉
 為姚賈謂趙王曰賈

張洲曰欲得之
故友之以解問
使而解為疑
之則此術也如
顯作反之於義不

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
 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
 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
 折韓魏之招元作招之補曰姚云劉
謂皮相國趙
相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
信趙涉孟蓋為橫者與建信異趣故趙韓之補
幸臣涉孟蓋為橫者與建信異趣故趙韓之補
孟二人以其反有之讎然者何也
章補曰然者下
法當至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
也字句
知從之無功建信者
補曰錄云
安能以無功
 惡秦哉惡猶害也從有
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
 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為從無功則反助
不為從然與秦爭衡故助則是強畢矣
秦則分齊之地分其地則不能害秦則可助秦攻魏之
計盡於此補曰謂不能害秦則可助秦攻魏之
齊之不從則合楚以分齊二策必居一焉則圖
於此矣
 建信春申從春申從
無功而惡秦
言楚趙合則雖未秦合
二國合亦
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
信今秦來合
魏以善之
故兩君者吳擇有功之與
補無功為
知哉
不能成功齊不從建信而不知其不合楚

以成功不知所擇也補曰之字疑當在無功下
正曰秦分齊齊亡魏語不可解疑有舛誤當是
分齊亡魏而衍秦齊二字蓋曰建信春申從則
雖無功而其勢可以惡秦此合楚趙之策也分
齊亡魏則有功而可以善秦此助秦之策也兩
君指皮相國建信君成指建信君涉孟將何所
擇於有功無功
二者而為智哉

謂皮相國曰補曰章首魏魏殺呂遼魏臣秦所
魏臣無考後章作呂遺未知孰是又言而衛兵
收河間何異後呂遺則呂為秦重者也故魏殺
正曰衛亡其比陽秦重衛為之亡魏之鄰以危

兵也兵秦兵也一本此作比而梁危河間封
不定而趙言攻齊必此時併欲攻齊危欲以封

戰國策卷末

文伯而不果正曰秦策所謂不果攻趙趙路以
河間十二縣在前事也戰國封地往往取之他
國是時秦以河間地封不韋秦策稱不韋欲攻
趙以廣河間是也時趙方與諸侯合從欲救河
間故言

文信不得志封此十七年也未得河間

故不得志正曰按史封文信侯三晉倍之憂也
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河間後封

文信欲得河間必伐趙韓魏趙之與國故其憂
倍正曰倍猶背也三晉之憂也倍字疑信字訛
衍今魏耻未滅言嘗分魏之憂趙患又起信也

文信之憂大矣文信為三晉之憂補曰文齊不

從不與山三晉之心疑矣疑從之憂大者不計

而講東約從三晉之心疑矣不可合心疑者

待計也正曰下文言秦魏無趙心疑者

張謂曰虞卿此言乃不辨之辨於長短之術者

牛應元曰言魏過者見從之利不待於魏請而人人知之言王亦人知之而王不聽為過總見從之害也

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凡講必割地今
趙必俱亡矣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
出遇虞卿曰為人必語從我為虞卿入王曰今
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
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
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
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弊

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虞卿傳有應謂虞卿之言為皆不倍道非

反覆揣摩摩為人緩頰人也從之利害正爾雖微
平原之託卿亦必云爾終之趙利魏亦利矣惟
不能必趙聽已從而先有輕發則是有受害之形也

平原君謂馮忌知非趙人曰吾欲北伐上黨出

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
公孫起補曰即白乘七勝之威趙勝而與馬服之

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
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牧守牧守

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

田汝成曰明於強弱之數勝敗之機胸中籌策若運掌然馮忌亦察於事勢者

齊魯魯曰勝攻
守之勢也於觀
火越以金地之
故橫挑秦楚之
勢國幸以無
忌之舉得是危
又謂代不勝
焉是之說及滿
而巳

陸澄曰應侯謝
厚之與不與公
子年有以譽其
机耳

楊有光曰石磽
曰驕奢淫佚所
自也四者之
來實遠也君
不慮利之地
不可不備孔明
曰惟願可以
致遠惟濟可

以攻難而守者易也補曰姚本無然今趙非有

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

禍未復而欲以罷罷音疲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

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

強秦以休兵休息承趙之救此乃強吳之所以

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

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

魏公子即下魏牟
若莊子所稱中山
者不與應侯同時正曰按莊子中山公子牟謂
瞻子下云魏牟萬乘之公子也是中山公子牟

魏國策卷六

圭

即魏牟非二人也又云公孫龍問於魏牟公孫

龍至平原君之門正應侯同時也史載王四十

九年范雅為相封應侯報王之元年之喻死莊

子書及稱之譽則魏牟之上及莊子下及應侯

無疑說范載此以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魏東歸

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

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

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

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

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

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不忘於心願君之亦

以肥是有也

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彪謂此言者富貴之金

凡扶勒之盤玉則何云國敗家之有積日魏平

始言身居江海心在魏關莊子告以重生則刊

輕則曰雖知而未自勝於是又得大重傷之

說焉故莊子許其雖未至道可謂有其意其人

可知矣所以告莊子者亦以富貴驕奢警之是

時雖方擅秦權廣身封快意恩仇沉於富貴公

子特自其所以急者言之其微旨固非原君不受封

也正曰此二章平原君皆當與平原君不受封

策所載是矣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嘗懷梁曰君安能少趙

人而令趙人多君蓋梁人相趙嘗懷梁君安能憎趙人而令

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補曰趙一本作翻

黏而不能合達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

於清風舉鴻毛以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

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後志滏

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元

齊此言蘇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正曰此不

時考之史自慎觀王四年齊敗魏趙觀津軍二

十六武靈九年是後趙伐齊則有之惠文之世

而不聞齊伐趙也所謂強齊當是拉閔王蘇秦

約從橫秦不久而解趙雖強非秦敵不得所欲

亦大言耳然無輕重矣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

小梁不可復得歸也意者相國以罪亡梁歟正曰無考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
至坐迎客面之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
見客來也因避補曰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
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
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

於顏色曰先王元作生補曰姚云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

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

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

王曰郎中不知爲寇初曰郎中官不獨秦魏牟曰爲寇而

敗之奚虧於王之國所與治民三土曼為室而王必待工而後乃

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所具或非也社稷爲虛國之人

疾見秦策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

幼艾艾美好且王之先帝此與稱秦孝公爲先
 王者駕以御馬喻也陳軫傳言衍與

同也。駕犀首。燕趙之王有故。蓋衍雖相魏。實趙

詩鴈元曰建位
君者豈亦有龍
陽之寵乎

或謂建信君君補正曰當有缺字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葺
或曰君字或君字
葺起人名補曰
字書解葺字葺
葺儀禮注壻條作嬭晉唐人書葺多作肯前章
盛氣胥之一本按之魏策胥中一本葺亡一本

晉云韓策畢夫一本骨
臣蓋月耳字易混也
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

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巨

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疲乘驥而御之

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分治 猶

獨齒之勢以居卑單今之內治國事多刺言刺言標川注之富可示言者矣所治者多不

侯其事 則葦之事有不_{言者} 服悉言於上

因言王而重責之甚之轉以事而元作重責

君再拜命入言於王廙伯主以立不能重

之未其年而董子死矣智知所無奈何彼厚

揚慎曰：秦地以
婦人非子國之
善，且河間之
鎮，則入而耶耶
之，已合矣。
若氏之案，為
不為也。

張州曰：建信君
之無禮，多矣。
責人，以無八
易，以相抗，以
領之，皆失矣。

任以事，豈以為不世之遇矣？彈力畢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姦人，賢智之寡矣。

若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一本，公作合。」

而獨以趙惡秦，言從者皆惡秦，何也？魏殺呂遠，

元作遺，而天下交之。天下惡秦，秦重遠，故殺遠，

從上文，而天下交之。而諸國交之，然則秦惡魏，

深矣。補曰：交下當有缺。今收河間，曰不常欲攻，

字即上章衛兵之事。於是與殺呂遠，何以異？文信侯亦秦

趙以廣河間，於是與殺呂遠，何以異？文信侯亦秦

趙欲收河間，於是與殺呂遠，何以異？文信侯亦秦

與也。秦君唯飾，元作虛懼，秦偽文信侯，虛與之

必惡趙。君唯飾，元作虛懼，秦偽文信侯，虛與之

猶且知之也。如是秦猶知其不善已，況收河間，

乎？正曰：一本侯作疾，亦難通。疑侯

字當在文信下，敬亂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

上文從偽字句意明。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

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正曰：君唯飾虛

虛偽難信，君獨釋而不合，則文信侯猶且知之

也。上言天下合從，獨以趙惡秦，故此言文信侯

知趙之不合，猶可以免。攻也。補曰：從皆之恭反。

希寫人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

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使為丞，爵五

大夫。補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秦爵五大夫

趙亦有之。戰國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改置遞相效也。言已待之厚，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

許慎曰：曰文明

秦昭以家裏
之難，文王當
於戰時，貴以
高即武王伐
以應天人之會
以應天人之會
武王而後之
其言亦猶也

田成曰：此說
為建信君計
當失建信君
能圖之否也
壁亦佳

羅洪先曰：共有
先聲而後實者
鼓鑼之音聞於
比室，此先為聲
氣以擊人之心
耳。如此則鼓鑼
則為衛也。建信
侯與希畢知兵
故問聲而審其
害兵

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賈賣之賈，而謹司時。」

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於牖里，而武王霸於王

門。項羽紀成，卑北門。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

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

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魏允，音介。元作允，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

臣等不勝
不勝之至

按趙本趙下
歸有先曰坐而
致名實孰不樂
有此厚利於天
下而當時者
徒曰能亡燕
韓魏能攻秦
秦見以乃有
大之名而考
實無一效驗
生言無當者

信君果先言橫

補曰魏牟謂趙王曰王之先帝
君則在孝成之時明矣建信始欲令從今先言
橫為國召兵罪不容誅然以慶幸小人委國聽
之罪在王爾大事記謂孝成雖有上黨將趙括
之失猶能用頗牧以持國李伯之事猶能駕御
豪傑愚觀其時秦兵日至疆宇日蹙客所謂賊
在內者初中其病未肉內治而國不強者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

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

食而祭不墮失七節異矣正曰大事記不驚故
食不墮也愚謂墮祭食猶放下也見儀禮墮許
規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
伯之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

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

戰必有一疲因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
以兵邀擊之

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齊獻書趙

補曰姚本此下有使臣與復丑五
字注云曾本無愚按其文未詳恐
他簡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

脫誤下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
窮即下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
致地也困也困於群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
不得見

臣也

重德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
其私者也非若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諸國為私非

其私者也

非若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諸國為私非

其私者也

非若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諸國為私非

其私者也

陸澄曰一篇只
用幾語助交換
仲駿許如中記
最長此

許應身曰此必
趙莊之入耳齊
人知趙莊之可
以無地必不
鳴此言以責莊

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

而取行者也

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補曰姚本云
交有所偏者也欲用王之兵或其私者也非然則
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愚按此文
為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
是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
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
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
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
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齊先重王故天
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
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

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

補曰姚本此下有使臣與復丑五
字注云曾本無愚按其文未詳恐
他簡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

脫誤下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
窮即下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
致地也困也困於群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
不得見

臣也

重德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
其私者也非若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諸國為私非

其私者也

非若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諸國為私非

其私者也

非若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諸國為私非

其私者也

非若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諸國為私非

其私者也

非若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諸國為私非

其私者也

非若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諸國為私非

其私者也

非若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諸國為私非

其私者也

加輪地也

張州曰田之
意何言哉
而自若子不
以自若此
國之之者

馮忌曰趙王之
逐廬陵君以
逐廬陵君以
逐廬陵君以

王守仁曰此策
馮忌請見趙王
行所

聞趙莊賤張勳貴勳蓋敗齊必不効地矣趙王

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正曰報史年表武靈王
十三年秦拔我蘭房將

趙莊此策必未虞之前豈得為孝成王將哉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

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齊官
蓋趙亦有曰臣請為

卿刺之客若死客謂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

以專事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

以為交終身不救以殺章故
建信交之卿因以德建信君

矣

戰國策卷六

聖

馮忌補曰姚本
忌作悉為廬陵君孝成母弟見趙記
正曰趙記未見謂

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

者無燕秦也無如二國正曰
言不畏之也對曰秦王昭以虞

卿為言而王不逐也前事爾非今正曰一本秦
王以以下文一以字推之

當是王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

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將

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

又燕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交兩
手俛元

忌之獲次之

王士曰服子
謹馬服子之謂

見人於服子者免補曰此
書免通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

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

倍也倍言背
其師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

望人而笑是和也言是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
人所同稱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

草茅之中席隴畝席說
帝而廢鹿桑帝之能鹿人
者於下取蔭

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

著而受三公補曰伊尹負鼎俎于湯孟子集註
所謂戰國時有為此說者指此說

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

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

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

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

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

田豐新曰乘醉而車欲得內而枉外嗟乎古今皆然也
許應元曰鑒寵求欲於內大臣枉法於外國之不下者辭矣

孺子也優競也言愛之甚一曰倡補曰一本此便辟左右之近者○孺子見秦齊策

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

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

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月照天下食於簷諸補曰朱子云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周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食望而日月之對同道同道則月亢日而月食又謂蟾兔挂樹之說其惑久矣然策正以此爲謹備其所憎

偷姚庄云東掖本月影暉於此內謹備其所憎

而禍在於所愛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所

同然者與至於此章肆直而慈惠尤

可喜可愛有闕有家者宜寘之座右

悼襄王孝成子元年補曰名

偃始皇三年丁巳

山汝成曰司空
馬智士必文信
侯相和之深故
與之俱亡

張洲曰司空馬
料事之明若蠅

幽王 悼襄子元年補曰名遷史作幽繆王始皇十二年丙寅

文信侯出走始皇十年免相就國與司空馬不
更韋之趙補曰與十二年徙蜀飲酖死以爲守相守假官也秦下甲
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
爲尚書秦官屬少府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
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設者無其事施陳爲之而親觀
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凶不
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
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
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

三月是日無以事大王廟自言骸骨可空焉

接手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集韻相門擗也又
圓指也與揮同音袞袞轅也疑此木類此故名

張居正曰趙亡
本不係司空馬
之去故于李牧
之死事猶加詳
末獨歸重于司
空馬乃結法當
然耳

賢人不能用也元在秦策彪謂從橫之說皆有
所偏而從人欲合六弱以攻一

為國用人若此
欲無亡得乎

乃後立元作用主切因急攣大破趙綏趙軍補

物傳

終

●

100

魏自高陵以東盡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隱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

之舞陽園詩傳凌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
酸棗卷○按高陵今陝西西安府高陵縣

河東今山西平陽府河內今河南懷慶府
陳留今開封府陳留縣汝南今汝寧府召

今衛輝府汲縣西華今陳州西華縣長平
今西華縣西華今陳州西華縣長平

縣鄆今河南府鄆縣許川鄆城縣許今

今河南省中牟縣陽武今開封陽武縣酸棗今開封延

津縣卷今開封原武縣
巨一魏修之孫名駒定王十六年

桓子魏修之晉名駒定王十六年戊子二晉共滅智伯分其地

—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

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

索地隣國必恐重欲無厭多重天下必懼君子

之地智伯必驕元作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

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

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陰符者歟老氏之言出于此朱子曰老子爲柱

見此書 君不女與之以駟詹伯君佗釋以天下
圖釋猶舍也何而蜀以吾國爲留氏資元

圖智以含此而不爲而猶以吾國爲智以實作

張居正曰：韓一
作歸
張所曰：殿現任
者，齊人智慮，毫
相，似其智，智
驕，殿之野，而特
所必至，越韓之
之，而與智伯時
之，而敗非天也
能用人，與不能
故也

羅賓三軍而滅其族

田成氏曰并趙策同看之

唐順之曰文侯非後以不借兵講於二國蓋敦信其誓古之善謀者莫如之

田成氏曰不罷兵則可食之通也其一杯尤過也何其然哉其功利之士耳非失也

質乎合此不圖遠足為智氏來伐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臯狼元作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桓子之孫補曰名勣元年威烈王二年丁巳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

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

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

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補曰一於已也不伐本以講

戰國策卷七

和之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

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樂飲也

盡一杯文侯謂觀斯贊魏人補曰魏云後語作

宋共公于石食采於褚其後可師樂羊師後因

氏焉又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有堵汝父但此

作堵師則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

恐字有就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

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

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處謂樂羊所謂隱忍以

以慈愛沮其殺敵之心則大事去矣何救於亡

食子受譴可為

食功者之戒

歸有光曰中山

殺子遺羹魏氏

其心非也信然

不唯不足以為

其心益以增怒

而樂其必殺之

心耳中山之殺

子不過以快其

固不加也晚三

事不怒樂以成

然故羊忍為此以怒衆而成功乃其情則非忍

然無以天性為者也觀師贊之言其諄書之渠

乎雖然羊之義視分羹為有餘比覆醢為不足

使其投孟懷慨一鼓而據家國之憤亦收功必

矣介胃之士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正曰齊

痛負而逃林回棄千金之璧輕重之分審矣豈

肯以彼易此哉劉子政以此事與西巴放鹿並

載而曰巧詐不如拙誠真名言也鮑雖為之謂

語貽愧千古亦幸而不殺爾不然何以自立於

天下

西門豹為鄴令鄴屬魏郡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

往矣補曰一本子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

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

矣補曰一本有之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

於衆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

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

類而非也幽秀之幼也似禾秀禾下生草幽言

草秀今狗尾也蠶元作牛之黃也似虎蠶色

也驢乃深黑馬耳正曰驢牛猶言犛牛狸牛不

必狗以色論驢亦黑色也爾雅倉庚蠶黃蓋言

倉庚色蠶黑而黃增白骨疑象武夫類玉石武夫

韻注蠶黑而黃誤也王補曰武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王補曰武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補曰夫子曰不

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文侯之言亦此類而曰求

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參驗之則其好

王士松曰此句
上尚有缺文不
然不確

唐惟之曰韓於
國語曰韓之
言曰韓之
言曰韓之

楊慎曰田子方
田子方曰
田子方曰

其論者官學音
澤得君人之理

史臣曰吳起之
對得君之正
非此國之說
漢王公設險

賢也不誠而且將以來

文侯與虞人期獵注守苑園之吏飽誤以書註

飲酒樂天又兩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

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昔與之期乃往身自

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文侯曰鍾聲

不比乎比猶協補曰比音左高言左方田子方

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

明則樂音音今君審於聲審言聽臣恐君之聾於

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文侯之賢者夫其師友

淵源有子方子夏之徒誨誘規切之鍾欲無賢

可得乎然則用真儒無敵於天下信矣補曰大

事記史以田子方為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子

方曰公孫成進子方為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子

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蓋得其實故書曰

晉魏斯好賢師卜商友段干木敬田子方

武侯年安王十六年乙未與諸大夫浮於西河補曰正義云西河稱

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鍾一作錯侍坐

元作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修之則霸王
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
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
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
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補正曰城云
有字是按史彭蠡之波彭蠡湖在右有洞庭之
水汶元作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衡山在
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
天門之陰後志高都天門即此關也而右天

戰國策卷七
五

谿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太華伊關彼言右故此

右之陽言左之陰天谿即河濟彼言左故此

華伊關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文不同盧罕在其

北地缺補曰一本伊洛出其南孔曰伊水出陸

縣人洛洛水出今商州洛南縣南熊耳山至洛陽

河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

左孟門太公世家註晉山險補而右漳滏元作

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

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補曰姚

此添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

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
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
矣起傳有小異補曰起傳與說苑文同末云由
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
盡爲敵國也○史遷曰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
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場雖曰
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
諸二子論之當矣然其言不可以言廢也西河
龍門之河地卽同華等州魏之險阨也一傳惠
王其地曰削於秦至納上郡之時盡矣險豈足
恃也哉起之言
於是手驗矣

年烈王六年辛亥

說文滄水出靈山西

木

陸梁曰陳休以
所屬家
屋瑯琊諸賢家
張州曰公叔座
不貪爵位之功
以安賞得居
功之法而見
敵之可擊故
不致意而居然
以大將之修自
任而比將士之
功皆其功矣其
史隱約可玩矣
通說王濬謀平
吳之功歸於杜
張亮正曰世推
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

出藝衡曰共一百八十萬畝安得許山銀乃太多乎

出於終曰共一
百八十萬魏安
得洋山縣乃太
多乎

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
二十萬巴寧襄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
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
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
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
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既亦已愈多
公叔當之矣彪謂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
按史田文既死公叔爲相而害吳起以計殲起
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即座也會比
之戰座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其嗣受賞何
其前後之失加大事記顯王七年魏公孫痤敗
韓師趙師於滄泰庶長國伐滄獲其將公孫痤
謂史記泰本紀及魏世家云虜公孫痤惟趙世
家秦魏年表云虜太子痤孟子梁惠王長子死
焉蓋太子申戰沒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
虜太子
痤者非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
死者人之所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
不能避故云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
庶子此公族官別於國官及太子官正曰公叔
文信侯少庶子之比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
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
豈不悲哉以公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

鞅不亦倖乎補曰史載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由是觀之公叔知鞅而不能進將死之言上不能量其君之聽否下不能測鞅之去就非倖而何
 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補曰大事記顯王八年公孫痤卒辭題痤去年爲秦所獲尋歸之而終於相西位也今年衛鞅自魏適秦則痤死必在今年
 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曰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倖也惠王之倖也倖者之患固以不倖者爲倖商君傳畧同
 秦圍梁秦獻公二十三年戰少梁此九年正曰按鮑說以爲魏敗韓趙于澮之年少梁卽獲公叔痤之戰不聞燕趙之救也時方敗趙趙豈得救之此皆無據之言且策云圍梁不云

梁國策卷七
少梁圖梁必惠王徙都大梁後不可燕趙救之
考矣徙都大梁在惠王三十二年
謂山陽君楚宣策言此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
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
以攻秦足以拔鄭新鄭鄭近梁故云正曰韓哀
侯二年已滅鄭此鄭卽謂韓
計者爲梁計不如構三國攻秦元在趙策正曰魏
據不明且當從舊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
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
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
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

許應元曰范臺於志無所考今汴洲有樊臺疑范樊相誤也

鄒守益曰諫文直銳議論雄偉引證如雅句句着意無一字艱澁

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達於
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元作王
曰寡人自爲知言不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

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章年時因舊欠之於此正曰

梁主魏嬰音相近觴諸侯於范臺衛主鄭君來
朝補曰大事記書韓宋慕衛爲序鮮題云是時
魏惠王方強諸侯相率而朝之也索隱按紀年
魚恭侯宋桓侯衛成侯趙釐侯衛主鄭君來
桓侯卽公剔成釐侯卽昭侯 酒酣請魯君舉

聖賢集卷之

大

觴舉公補曰李善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作
道舉即晉所魯君與避席擇言擇善曰昔者帝
謂杜舉也
女蓋堯舜女令儀狄博物志言禹時人作酒而美進之
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
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嘽嘽口有所銜也言不善食
補曰嘽苦葷反高注
快也則當苦切反
易牙太公世家註維巫乃
煎熬一作燔炙燔炙燔火藝物補曰有汁而乾曰炙
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
飽而寢安補
日覺居效反
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

公得南之威詳未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達

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

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視下門臨

仿伴徙倚也補曰姚云強臺一作荆臺崩山一

作崇山藝文類聚引彷徨一作方渚亦藝文類

聚引其樂忘死補曰說苑云楚昭王欲之荆臺

也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崩山下臨方渚其

地使人遺先而忘死汪不可遊也後漢邊讓遊

章華臺賦云楚王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

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陬南眺

巫山之阿延目廣坐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

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荆臺即章華

也淮南子云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云

云莊王曰吾聞子樂於強臺強臺者南望崩山

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陋之

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注料山名方皇水名右三

說聊記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

陂池書注澤障曰亡其國者蓋莊王云今主君之尊

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

右閭須皆美南威之美也補曰閭須前夾林而

後蘭臺強臺之樂也各在其國有一於此足以

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

相屬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

義之邦觀暴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

田成成曰各國
有同此樂者見
後注內

唐順之曰欲耐
德猶可言也為
王不說甚忍乎
於王之聰之也

李衣曰字誤
當作徐子

錄曰晉強而
申生為危疑之
地故論者知其
不修德義而齊
論者極於無禮

鵠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

賢君哉補曰觀魯止淫矣二語大事記取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

理申弟也正曰意以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

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

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原善

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

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

立立必為王也彪謂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

之閒不容髮人謀論豈不或出於正言

未卒而誦隨之惟其心之不正故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補曰高註太子申也外

也後從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曰臣有百戰百

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

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

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為王之外若戰不勝則萬

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

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

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希賞太子雖

欲還恐不得矣太子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

唐順之曰以惠王之怒而得魏之諫耶

歸有光曰惠子之論齊魏以開楚而止其故豈由人之言乎

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卒不

得魏元在宋策魏記三十年有彪謂此申生伐非忘之而恐為之故孟子以為不仁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

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

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

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法而霸者知計

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

怨於趙魏正曰按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

戰國策卷七

伐魏乃惠王十八年敗于桂陵時事此三十年

魏龐涓伐韓齊田忌孫臏伐魏以救韓魏大勝

兵使太子申將與龐涓合軍拒之戰于馬陵魏

師大敗殺太子申龐涓魏龐以下並大事記文

又見秦齊策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

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

得度謂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不為人折

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游人而合其闕謂

使人游二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謂

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

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高自此田嬰許諾張

孫臏曰張丑可謂知兵不可謂知戰也魏與齊戰其所以得志矣

田忌衛自齊先因魏趙而伐魏今趙何以及魏楚伐齊也

谷民表曰此策不全

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說而得朝禮與魏和而

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勝謂不敗今戰勝魏覆十

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申秦楚居

國之上補曰此其暴戾定矣言二國謂齊暴戾

魏本申作卑謂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

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

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

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彪謂施之策齊楚如視

施之智其於策馬陵之戰不勞慮矣張丑者亦

施之論

惠施為齊元作魏交為猶令太子鳴魏記唯申

不為質於齊王欲見之魏朱倉魏謂王曰何不

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

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

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襄王惠王子補曰名赫元年顯王三十

十五年魏惠後元年解題云史記魏世

家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

哀王立按通鑑考異汲冢紀年惠王三

十六年敗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稱惠

秦之到地以劫
實故矣未用而
國已虧與不戰
而地以削之語
正同中問明
人及對臣皆不
之而公私內外
之口尤為明白

許應元曰說魏
之強實使人色
飛

張居正曰夜一
作下

豫州界汝恐連下南宇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
汝南郡也而下有南宇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
陽有許鄆二縣又有鄆陵縣故所稱多或昆水
出南陽昆陽舞陽屬新鄭屬汝南郡鄆丘七
思反又音妻史有新都東有淮潁水出潁川陽
字新都屬南陽潁潁入東有淮潁水出潁川陽
前沂水出泰黃即陳留外黃正曰黃說煮棗無
疎補曰姚本煮棗下海鹽字徐廣云煮棗在
田宛句者在河南信都者在河北無疎姚註曾
作無胥史同按蘇代曰决宿胥之口魏無虛頃
丘徐廣云紀年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云魏志
武帝於清淇口東出宿胥故清開白溝道清淇
二水入馬西有長城之界榮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
入馬西有長城之界榮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
陽武縣魏惠王十二年魏龍賈帥師築長城于
西邊長城即上所指漢十九年魏築長城塞固
陽正義云自鄭洛北定銀州至勝州固陽縣
為塞固陽有連山東西黃河西至夏會等州
按蘇秦說合從在惠王後二年後七年納北有
上郡地則此時固陽之長城魏地也北有
河外卷衍燕酸棗補曰正義云河外謂河南地
行燕酸棗見秦策史無燕字按張儀說魏亦云
泰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正義謂河外即
其地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廬舍廬田
也下周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多故人民之衆車
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
多故如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
軍陣

蓋實曰從人曰
衛人挾強秦之
勢以內劫其主
而使人亦曰從
人等語而秦可
信者之皆不可

按此意與說
趙同

張居正曰此文
與前說同蓋魏
魏一體也

誅元作謀史作休正曰休音黜恐也誅音血誘
也策字通見前然作謀自可謂橫人為王謀
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魏謂
不被其禍謂橫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
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
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為
築宮備受冠帶於秦祠春秋助臣竊為大王愧
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景勇禽夫差
於干遂補曰干遂見秦策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
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
戰國策卷七
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
蓋以青帕首項紀註士卒皂巾補曰史記註魏
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失五十
置戈其上冠胄帶劒贏三日之糧日中而奮擊
趨百里大事記荀卿所謂魏之武卒也奮擊
二十萬廝徒十萬補曰正義云廝徒謂烹車六
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
乃劫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
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
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
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

茅坤曰魏所志者以割地重用人者在此

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却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

正曰詩綿綿瓜蔓蔓元作蔓蔓若何蔓延也若蔓則

何言不可奈何正蔓蔓不拔之萌將成芥柯芥柯

柄補曰家語孔子觀周廟金人之銘曰始始不滅

滅炎炎若何消消不盡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

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

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

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救邑趙王使使臣獻

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

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

從秦傳有秦儀欲并相秦魏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正日秦

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

陽約謂使韓韓氏亡史厭韓氏之亡謂趙獻與

俱在楚正日公何不使佐儀求相之於魏韓

恐亡必南走楚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

并相楚韓也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補曰大事記魏惠王

後十三年張儀相魏

按當時謀臣之計不遇若此者無一人

魏不事秦以故今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

矣子孟少委焉委以事以為衍功有功魏乃任

記今韓以與魏南陽秦魏之交可廢矣魏任衍

陽為公孫衍之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魏任衍

為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

以為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衍傳有

事記魏王不聽儀者公孫衍間之也衍傳稱衍

相魏張儀去則不然以儀傳考之儀慙無以歸

報留魏四歲而魏王卒復說其嗣君久之始去

魏相秦爾愚謂儀說魏合秦襄王久而後聽惠

王之岨強猶未入其言故公孫衍之間易為力也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

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必反燕地此齊

喪伐燕所得正日按史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

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必非此

王猛曰下
作于

戰國策卷七

陽九夷疑當為九嶷正曰此南陽堵諸同陽
大事記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
九夷制鄢郢九夷即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
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內沛
集註異恩謂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
郡內言人其地正曰內許鄢陵危王之所不得者
新觀也屬魏郡補曰正義引括地志觀津在冀
州襄陽一云武邑縣東南本趙邑今屬
魏今詳名新觀者恐以此大事記主屬清河又
云魏惠王三年齊伐魏取觀津魏王四十二年
魏冉敗趙魏取趙而道涂宋衛為制
觀津所屬不常而道涂宋衛為制魏路所從
出又限事敗為趙驅敗謂楚不與也楚不與則
二國事成功縣宋衛由二國縣言輕重係之魏王
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
外賞猶勸也韓時饑因勸之就粟於河外河外
近魏故魏恐韓王宣惠也正曰此句不可解
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衍一以字謂公魏王懼
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賜近河外之民
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補曰此
河內修
武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言無他且以遇下
王兩君相遇則講信修睦故遇者相好也王不遇秦韓之下也決
矣決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魏王遂尚遇秦
信韓尚言欲廣魏救趙也此著書者述其遇秦
之效魏昔懼而今心廣又豈能止齊斤元作楚
伐趙也正曰寬廣也寬魏之憂也

戰國策卷七

人遽於革下地缺革宜兩邪遽傳遽楚以傳來
許地魏斥之也補曰姓本革下遽
未詳恐有缺誤革疑華伐齊之事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
甚力左華未詳補曰楚策作左夷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
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
補補曰如下宜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反言
有以字楚策有
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軫自是如楚
楚王喜欲復之未知即以此時如楚否策云儀
善於魏王王甚愛之當是惠王時事補曰軫之
答秦王曰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
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臣不忠於王楚何以
臣為忠斯言宜若自信矣今也因張儀謂其善
事楚為求壤地乃以為資而反楚則前日所云
一時口給禦人耳
張儀欲窮陳軫時在今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
元元作悟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公翁同
音皆
秦強自秦出在楚補曰韓策鄭強曰應為智言
載金入秦請伐韓此云出秦也曰應為智言
止其父補曰楚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軫在
本註魯智作之
離之故迎軫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
王楚懷補曰鄢中公至宋道稱疾
王多公之車止去也讀車字句

諸為親厚者往往用是術

此八司
皆為親厚者往往用是術

謂張儀曰儀自
何處得之則
其利甚也

而毋行使人謂齊王閱正曰大事記張儀相魏在惠王後十三年尋以公孫衍代襄王二年因請成于秦為秦相後八年秦出之魏次平死其在位多惠王時與齊宣相涉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使東來齊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秦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所猶惠

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

戰國策卷七

三

群臣皆以為為不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亡群臣之智術也亡得無也正曰姚如是其同耶

是其可也未知是其明也而群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所謂劫王者失

其半者也事不明而欲王必從是劫王也王而從之失其半矣正曰此策言小事人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魏謂張

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

諸侯之曰儀相魏必借秦之勢而後能立也

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閱正曰王亦聞張儀之

約秦王乎惠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

不勝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秦攻齊楚正曰言魏割地合於秦齊楚復

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

戰國策卷七

三

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補曰齊策秦惠王

哀王襄王子元年慎親王三年癸卯正曰哀當作襄說見前飽所次多惠

謂補補曰章張儀臣補謂齊王閱正曰曰王不

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使

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此士言其效也齊廢公仲儀

不合是公無患此士計非先逐張儀不能得行
齊復善儀矣於此無後知公仲之名朋也元在歸策正曰事與公仲公叔相涉當從舊策有魏因相犀首之語當是
惠王時說見下章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

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

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

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

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諸多以車百乘

戰國策卷七

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

臣與燕趙故矣言與之故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

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言不久旬五之

期期以十日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

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為行具行所當具

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

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

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

天下得魏恐得魏後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

魏王止其使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燕趙聞之

亦以事屬犀首楚王傳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

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為主約故諸侯必

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與

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任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

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復言

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又復衍傳有在張儀

李元齡曰安一

作與

林希元曰犀首

用謂以誘三國

之交此是常策

而自明其用間

於齊王最為出

此

陳軫以連陳軫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張子曰魏將星
計此金虎形生
聽生行獨任生
藏之說也黃死
命於陰陽水火
之間而使之不
來之能無影乎
田成成曰不可
以一步說曰水
乎

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
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
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
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按上章
相魏年首以計去之乃得相而儀相魏四歲則
所謂以計去之在儀欲相之初衍得相宜在儀
復相秦之時也止曰大事記書魏惠王後十三
年秦張儀免相相魏魏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
鮮題云衍傳稱衍相魏儀去則不然儀魏無以
歸報留魏四歲而惠王卒後魏襄王二年始去
魏秦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
割補曰一本此下有日和成固有秦重和補曰
標孫本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
於秦者矣衍已相秦故正曰此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元作縞從不善季
子詳未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
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
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
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彪謂此用賢而
說也而衍也非其人也補曰此
策若作魏將則恐在襄王時

楊維禎曰孟子
謂秦能為者雖
土地今之良臣
古之民財雖
果能為秦者
取財名亦非
矣況不能爭門
不能自善而

歸有光曰六
事未有不
易足取者
田盼即有
字以取者
字以取者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
聞王正日事在齊宣十一年魏惠後三年趙肅
侯十八年公孫衍欲敗從田盼本非與謀故其
聞衍之說猶能以周兵難之既而謀於其言勸
兩君以聽衍而身將齊魏之兵蓋狙於戰聞之
皆盼之為也觀馬陵之役魏客之言張丑說楚
之聲知盼為鄰國所畏百姓所服今以不欲犀
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
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
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
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
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二士且公直言
易而事已去矣夫構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
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
聽犀首犀首補二字補曰姚田盼遂得齊魏之
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
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
尊名田需從中敗君補曰一本標君王又聽之
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下臣將侍需侍臣請下王

人之欲且以亡
焉其若委端之
道也
唐順之曰無八
千水人子事終
之亡之非人若
之言也亦論其
古之是古直誠
於國計而是不
安其位之亡之
然也
劉黃家白胡如
作美如

田發衡曰二人
清遠五用之

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猶股為子之不便也
殺之亡之補曰一本標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
群臣何也內謂寡之稱群臣則與馬立口
不以為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
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何犀首
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而相
之魏身相於韓補曰田文為魏相蓋犀首約結
此同事宜在襄上時非文奔魏相昭王事也○
身相韓衍欲相韓也下言置田需以指二人則
衍仍留魏矣○一本此下別蘇代為田需說魏
為一章姚本注云曾題劉連

戰國策卷七

王

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
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衍陰謂
韓故下蘇代說昭魚亦云正曰陰王曰不如其
晉魏地衍實魏人其善韓非以此王曰不如其
為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正曰時向右
說見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
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道猶中立也且王無
所聞之矣不聞所以救之正曰彼王之國雖涉
言浸微浸弱樂而從之可也言如漏罷尚足樂
如漏罷然樂而從之可也雖從二子可也然
從二子必亟亡不得如王不如舍需於側舍猶
是也補曰涉樂未詳

田發衡曰二人
清遠五用之

田發衡曰二人
清遠五用之

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
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
與不利於魏王盾需於側盾指以稽之臣以為
身利身而國便於事補曰一本而使於事
無而字王曰善果盾需於側處謂哀王於是
是也惟其不旋踵焉不入衍之事蘇代人之矣
始乎王曰魏王始聽犀首而欲外田需後因
手以聽之其辱甚矣

戰國策卷七

王

史舉即其茂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
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衍以此說儀使之為王
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
萬戶邑於先生弗受國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
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任猶信也舉既非之史
舉不辭而去補曰據此讓國之說不特鹿毛
楚王懷攻梁南韓氏因圍黃元作黃成恢魏為
犀首謂韓王襄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
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魏無

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况
存黃平若戰勝兵罷敕大王之攻黃易矣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
不過三十萬入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
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
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
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

戰國策卷七

守亭障者參列千里一亭障也城壘為
乘糧漕水運也不下十萬魏之地勢
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
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
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
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
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
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
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

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况
存黃平若戰勝兵罷敕大王之攻黃易矣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
不過三十萬入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

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
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

戰國策卷七

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
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補曰史作陽晉正義
云陽晉故城在滎州
從道絕上從者趙故不計其地補曰
一本復有從道絕二字史同則大王之
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
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
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
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
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
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
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壯不敢堅戰患補曰
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
攻楚而適秦適猶
歸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
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
且夫從人多奢猶大辭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
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補補曰魏
本作而反
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士莫不日夜搢
腕搢腕
手也瞋目瞋目
目也切齒切齒
言之力也正曰荆軻

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

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

鑠金 補曰周語衆曰鑠金註衆曰所毀雖金石猶可銷史下又有積毀銷骨一句以淹書

積毀銷金 積謗磨骨 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

惹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

秋效河外傳在諸國之先處諸侯秦而無阻固凡積人之舜若可聽淮魏也故

而釋其說曰秦豈能有愛於我哉兵來

不附通解爲从諫密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諫我
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而無憂哉如是展轉計

達之國又遷於秦彼猶堅約不動我何懼乎秦

如是則諸侯一矣惜魏之不知出此也補曰史

張儀留魏四歲而襄王卒實惠王哀王立實襄王張儀復說王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

與秦戰敗明年齊又敗魏觀津秦復欲攻魏先
敗韓申差諸侯震恐張儀復說魏王云云王乃

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事在襄王二年正曰
顯王三十六年蘇秦約六國合從次年秦使犀

首欺齊魏以伐趙而從約解慎覲王三年蘇秦約六國伐秦再申前約也兵至函谷關秦擊之

而走次年齊敗魏趙觀津則齊敗約矣旣而韓與魏趙伐秦而敗張儀留魏六年說而不聽今

因其兵敗從聽而遂之得其隙矣魏下得不聽也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劫於秦

從其情可見矣惜其自同連雞中兄弟爭財之

其勢則然矣。鮑之責魏殆未深究夫事情也。補

曰格音厄意惡也書密扣江五月陽降四反義

同並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

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姓魏人肝夷日一本肝

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

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言魏魏伯而擊其

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

危矣不如賓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

楚也不可考
長安三之思傳言秦武元年群臣惡之乞之梁

張儀走之魏此九年正月按襄王九年儀走魏

魏納而相之此云鬼等迎之長丑東今王次刃

不肉恐非是時事
彘荆退之
彘王諒於王谷
外

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而已重猶

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生婦者魏王因不

今日之聖王三女之葬三日不

耳

孟子時有此人至是

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

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

三才圖會

許應元曰太子
之失解合而
之於前陳
耳之於後
需之於後
需之於後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
世大事記附見於閔元年此事在四年後

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
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
需周霄二人雖善文今衍善文必
魏王令惠施善衍善衍則復背其所善
不可之楚令犀首之齊鈞施自孟子時至此亦三十餘年正
鈞之數將測交也測猶卜也視何國厚施因令
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
二子者將測交也施欲楚楚王聞之因郊迎惠
施

戰國策卷七

主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
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補曰姚云倒劉作折而
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
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
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
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補曰此與孟子于鐘
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
世大事記附見於閔元年此事在四年後

許應元曰太子
之失解合而
之於前陳
耳之於後
需之於後
需之於後

王曰曰太子
之失解合而
之於前陳
耳之於後
需之於後
需之於後

楊橫曰先假為
王也則曰曰
此告之其有文
也與否其利
害權之文耳

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
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
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
為梁王若汝也補曰一本代請說君昭魚曰奈
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
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
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
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
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

戰國策卷七

主

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以史補王曰下八字正曰
請昭魚為王而說為說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
是三人不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猶久補曰不
史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印也補
王初置丞相用樛里子其茂在張儀曰秦武
死後此云丞相重則魏已有此名以魏之強
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
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
自相魏記九年有補曰大事記報王八年書秦
載犀首與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然則行

諸侯曰六國之
本亡亦虛位耳
齊魏相持不能
自去而何與之
秦一失其意而
諸國至矣其何
能國

去秦後終為魏所殺也愚按陳需即策中田需而策以田需死後魏欲相犀首其說不同當考又報王二十二年伊闕之敗策云公孫衍割地國攻秦時亦有公孫衍去此又九年上距犀首為秦大梁造時幾五十年嘗疑其甚速說見趙策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

子聞之因使其人儀之為見者嗇夫見者最與

正曰見賢通反見者謂引見傳命之臣儀使其臣為見者之嗇夫以問伺之補曰嗇夫書註主漢有虎園嗇夫所職不同皆小臣之名問見者伺以候因無敢傷張子魏時正日無考

戰國策卷七

三

周最入齊魏不善之正日周策為最謂魏王曰

貴合秦伐齊而公修虛信云云不如謂王曰請入齊此語在田文相魏昭王時是最先見逐於齊今後自魏入齊詳周策所載必最秦王武正後欲之齊而魏聽之非不善之故也

怒令姚賈讓魏王此因下文為王通天下語

無據魏王為之是時齊秦交惡而秦欲合魏取

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道寡人入齊齊無

通於天下矣齊秦為敵魏既以最通天下於秦則外齊矣今最入秦天下不知以

謂魏使之齊敗齊事因不通齊矣正日齊秦為敵齊逐最而魏收之天下信魏之不與齊故日為王通天下今最道入齊則天下知魏救邑之絕最而齊收之齊何以通於天下乎

秦王亦無齊累矣齊納魏所不善則可以絕之

戰國策卷七

三

說秦王武或昭正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為信安

之黨不必忠今臣願為補補日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要領

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

信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必右趙者秦召臣又恐趙之益勁也益堅

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魏信即信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惡猶

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

張儀正日二事
一以正作四
大段
張儀曰此文法
韓文當用之
陸深曰智能以
為知能也
張儀曰韓人
合者交惡者
此天下恒情非
宜為信安辭紛

唐順之曰此謂
致人而不致於
人也
又曰臣然其寄
於秦則意切而
其為秦子道欲
田成以不金
田藝衡曰傾危
謀計

歸月尤曰楚懷
之問甚矣雖以
魏之無策而能
思秦之不可得
於秦不可得也

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為期與我約矣言期以太
子結約而不違為此故伐邪正曰秦疑於王之
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昭正曰之
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
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與與國
臣恐其害於東周不微正言魏受伐魏與周鄰
曰文獻秦魏事從舊可言周則魏可知元在秦策正
補曰為周之為去聲
秦楚攻圍皮氏亦十三年補曰一本為魏謂楚
王據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元作必合
魏國策卷七
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
豈秦歸太子而攻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
耶正曰說見前章
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
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
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
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敕邑
之王昭欲効城地前許之未入也而為魏太子之尚在
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
楚之交以疾攻魏此疾速也非名楚王曰諾乃

許應元曰此以
魏之

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補曰大事記魏王
疾伐魏皮氏未拔其茂棄軍奔齊樗里疾與魏
和罷兵按茂傳茂言秦昭王以武遂歸韓向齊
公孫衍怨讓茂
茂報伐魏云
魏太子在楚為元作樓子庫也從太子為於鄢
陵楚用事者所封正曰此語本記其人與樓子
策所謂許鄢陵之地鄢楚別都宜城此鄢陵即
合楚之謀非楚太子而楚任之也曰公必且待
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
彼翟子強也魏人仕齊正曰魏王所用之所惡
於國者無公矣無如鄢陵正其人皆欲合齊秦
魏國策卷七
外楚以輕公人翟公必謂齊王閱曰魏之受兵
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
魏齊王故欲伐楚此士言齊本自欲而又怒其
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
強言儀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
也言魏襄為齊逐儀正曰策謂齊王不如資韓
不問逐儀也且此語本謂以儀有秦韓之重而
齊王惡之魏王不敢據之以為安一國之於儀
猶如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
此也
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約言齊豈若由楚乎

244

許應元曰秦亦
主用計策以弱
楚

工編曰湯恐不
必試也自無敵
可下也

休戚同也西虎
相臨之說
張田曰與魏攻
楚者秦也秦方
欲其成其提之
故楚秦能提魏
魏又安能交制
二國

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

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其

兵弱天下不補補曰作必不語順必能救地可

廣大言秦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

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必

定陰密補曰密姑姓國在今寧州史周紀西伯

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誤以為湯又

云試之於弱戰國游士言聖以為武教得密須

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

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

鄢郢藍田秦地姚衍文彪謂征伐先後理正應

欲平太原諸國亦先平屬正曰秦之攻楚多道

藍田武關以出攻如敗楚藍田之云秦人善

遠交近攻之策養食諸侯先三晉而後齊楚卒

以成功其用兵之序可考矣此策魏畏秦攻移

禍於楚故飾為之辭而鮑謂征伐先後理正應

兩大豈識當時大勢哉又以司馬錯先伐蜀宋

欲平太原亦先平蜀

魏秦伐楚秦昭六年與韓魏魏王不欲樓緩謂

魏王王不如令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

令秦楚戰王交制之後時為秦計耳

戰國策譚概卷第七上

戰國策譚概卷第七下

魏輿地見前

昭王哀王太子補曰世本名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此二魏令公

孫衍乘勝而留於境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

日公孫衍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為實屢魏謂

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

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

王不若與實屢關內侯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為

戰國策卷七

獨起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

聞周魏令實屢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因

夫周君實屢奉陽君之與穰侯實首之仇也

補曰奉陽君即李兌說見趙策此言與穰侯今

實首之仇則二人欲陰取以定封之事也

行和者實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

因穰侯也後穰侯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

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補曰淮南子

芒卯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魏人使謂趙王文曰

李處曰古形刑

揚雄曰口和與
之通融無都是
無通融不害於
無通融不害於
十七城之說耳

田汝成曰割地
不成反失五城
是戰策矣

夫鄴寡人固形元作弗有也形勢也高註為

多作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

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

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

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救邑之

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

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救邑所

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效元作郊補曰當從

効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

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此六年書卯

也處謂此馮亭上黨之事也惠文失之於魏孝

明真父成失之於韓韓所喪敗有多寡之差其食而不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中

用事於諸國之臣聞明王不肯元作中而行王

之所欲於魏者長平元作羊下王屋在河東垣

洛林即蘇代所謂林中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

之司徒本同官此所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

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

陽之曰秦得
長平上洛林
之地曰中無
魏王安能復
下兵攻齊乎

田藝衡曰此
說行甚好

唐順之曰秦兵
出亦少與之
以觀其地
時秦士處張之
以誇後世

計應元曰宋是
封宋下請以宋
伐取之以為
也時陽陽方貴

地也上流之地近秦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

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

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

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

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

臣死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王無以責秦王

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

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

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

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

秦王懼補曰姚然曰國有事未贍元作下兵也

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

之兵以東擊齊齊地二十二縣

蘇代元作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齊元作魏氏閉

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

地時宋與宋此侵伐所得耳正曰正義云涇陽

陽君然齊假設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

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

博學之曰魏也
宋系得宋則日
有侵虞故曰非
魏之利

田成曰此篇
可與蘇秦之說
參看
本亦曰第一作
合魏一作宋

陸源曰用伐宋
之義本疑

王問與蘇代也疑其善魏今秦見齊魏之不合如此

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

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

蘇代使得齊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

下無憂補曰一本伐齊成則地廣矣齊無秦而

以得地蘇傳有在齊伐宋之前補曰燕策及史

蘇代魏為燕魏代齊使人謂魏王曰云云於是出

五國伐秦成阜之役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

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

戰國策卷七

昭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

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

也乘宋之敵而與王爭得者王齊楚魏也請為

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

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如宋者欺之不為

逆殺之不為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

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

而竊為王患元作秦必且用此於王矣用楚又

必且劫元作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

吳與曰博主以
為齊國之士
比前而立而此
皆不與言之得
謂歟乎

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惡又且

收齊以東索於王補曰一本秦嘗用此於楚矣又

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

知也已言不信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肩秦其

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補曰詳作通史

謂於秦此即趙策所謂不得已而以婦字勾作

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

秦權重魏魏冉明熟元作是言處此故有謂元

又足下或人謂魏傷秦者傷不敢顯也秦之天

戰國策卷七

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

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為天下

可令宿秦則為却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

可則先去皆諸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

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

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補曰三節即上文

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

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生猶連言伐之不巳正

能備以為秦所伐則警聞而必死不能備又不
秦領生以殘秦姚本註云而一作爾使秦皆

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已止曾則也言使秦

以自安也無補令天元作下驚之以合於秦謂

日令字上恐有缺誤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

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聽臣之計也燕

齊讎國也兩國自宜閱易秦兄弟之交也燕齊

合讎國以伐婚姻猶兄弟也此土欲為臣為之

苦矣言伐秦之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

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元作起

用兵猶有不以燕齊補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

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

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元從周寂周韓餘為徒通

從而下之補曰韓餘疑即韓策舊徐周韓之

也又恐從徒字說衍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

自醜於秦與秦扮之扮井也握也言令諸請焚

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傳

諸次元作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不通秦補

代謂焚天下之秦符上計破奉陽君韓餘為既

和矣蘇修朱嬰此皆三晉皆因在邯鄲臣又說

戰國策卷七

太

陸渾曰果決也

齊王而往敗之敗宋郭令天下共講因使蘇修

游天下之語游榆而以齊為上交許兵請伐魏

兵齊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修在

齊之西也報臣非不知秦權元作之重也然而

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處謂此非蘇代不能也

蘇秦時獨所謂行其上不可則行其下為不

之諸侯見其伐秦不勝竄走末成之不給安能不

計不出於此矣正曰按趙策五國伐秦章蘇代

下則靖之未及伐之敗也鮑說謬矣

戰國策卷七

葉陽君補人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

身濟漳朝邯鄲抱葛孽元作陰成以為趙養邑

之邑而趙無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元作

陽姑密元作乎趙惠文十三年有與此語同云

李兌也說見趙策臣為王不取也魏王乃止之

此十年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惠文正攻魏者亡趙

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下虞而先伐號伐號者亡

虞之始也故荀息以為與壁假道於虞宮之奇

王世貞曰為趙之計若秦魏而後秦魏之患以及於王

張洲曰孟嘗君之計若秦魏而後秦魏之患以及於王

王士祿曰甚易見之勢

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號反而收虞故秦

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秦王

下見賢而有聲者相之并猶兼聲威聲相助也

曰今國莫強於趙而兼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

相之句言趙強兼齊秦王賢而又有聲望者

喻明切謂春秋罪虞公亦不特秦使趙攻魏之事

無見或因其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言秦以

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

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本傳齊閔驕

戰國策卷七

之此十一年 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

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

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

謂趙王文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

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

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

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

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

西為趙救也魏在趙西今趙不救魏魏歟盟於

許應元曰歲危民困此危道也

陸淳曰魏已折而入秦又欲地請和自救不暇豈能越國而謀之秦以攻燕悞情見也

歸有光曰因趙代秦則勢便故無恨而憂文

秦秋之是趙與強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

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

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

公子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

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

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

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

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

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

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

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

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

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

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

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鉤軍王何利燕王曰子

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

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

按此則似出秦
魏則似出秦
則此則似出秦
承天是已否
謂江陵為利
西於江陵在
西於江陵在
許應元曰魏
威以自封魏
之罪魏人知
之而秦主魏
之何者為於太
后也

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

而封田文彪謂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

監口虛喝者異矣補曰孟嘗相魏在齊滅宋前

大事記附見於昭王十年詳見周策此事實昭

王十三年秦紀秦昭二十四年取

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穰侯攻大梁至大梁此十四年攻魏

其北近魏魏王且從服謂穰侯曰君攻楚得

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並屬太山補曰正義

在兗州穰丘縣界愚謂剛博當以廣陶得許鄆

陵以廣陶補曰得許上當秦王昭不問者何也

戰國策卷七

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鄆陵必議議

不當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補曰魏昭

秦兵至大梁即取魏安城之役安釐王二十二年秦

魏冉代魏走芒卯入北宅迷國大梁魏割溫以

和二世皆冉相時而敗芒卯則冉將以伐此策

當在其時大事記載須賈說穰侯云云攻而不

拔秦兵必罷陶也必以前功必棄矣下註此章

謂與須賈同一術亦以為此年事矣然秦攻取

得剛博而又不曉也當考○宛穰廣陶說見

趙策○許鄆陵魏地見

前秦得其地不知何時

白珪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為周人非也蓋至

用事則羊成之貴已久十二年而當魏昭元年

唐順之曰昭是
之說也而魏
之說則不可
私矣何者得
太早耳若秦
於管而後秦
後魏可謂忘也

為周人何以知其非也但戰國人姓名多偶同

者鮑以在魏策中而即為魏人謬矣又按燕策

白珪述於秦則當仕秦新序孟嘗君問白珪恐

亦此時史白珪傳首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

地力而白珪樂觀時變後復引珪之言曰吾治

生產如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則其人在執後首

句特與李克對論非言其世也以二十取一語

孟子正欲以其責難之術施之國家者也又新

序紀白珪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珪顯於中

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則文

侯時又一白珪歟或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

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

王戎貴於秦王宜為秦王今珪不能禁人議補

姚本云於君也秦策段產語同正曰段產策不

有臣字於君也在韓鮑以史註新城君為干戎

戰國策卷七

秦攻韓之管後志河南管城註在京縣魏王祭

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秦接

秦元作梁補曰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

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

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

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

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

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

田成曰昭忌
之說雖合昭忌
可也而亦不
得不察也

李孝曰精字
得妙

張洲曰太后
地蓋魏地而
以秦秦者故
之以秦秦者

忌乃為之見秦王昭正日時曰臣聞明主之聽

也不以挾私為政與正是參行也以諸國參考

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

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

下之合補曰一本此以王之不必也猶言不可

韓又攻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伐一不移伐則諸

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

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明以為秦之求索必

不可支也故為王計者不如制元作趙秦已制

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濟不能獨從荆楚齊秦

荆濟是未有稱齊為濟者字多傍水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言諸

而競與秦秦王乃止彪謂隣國有兵救之則鄰

敵則秦弱秦王乃止之義昭王言是也秦伐韓

約堅則宜救猶救同室之閻也無從約而救之

冠而往是豈不可已乎

芮宋魏魏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

養地宣太秦王昭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

王委與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趙人謂臣

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救

李維慎曰秦所
謂也制天下者
也六國從秦即
之乃互相伐伐
而仰於秦秦陽
斯而陰收其利
亡是也

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補曰姚本收秦太后之

云與此文有誤當云收秦太

為魏謂楚王慎裏正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

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

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秦伐魏

遂伐齊與魏便地言以所得齊地兵不傷交不

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魏人正曰註作鼻之名謬下兩之令翟

強與秦事鼻之正曰註作鼻之名謬下兩之謂魏王曰鼻之與

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

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

舍息傳置之舍舍不足以舍之守衛之盛強

之入無蘇於秦者言秦輕之無與為難蘇者正

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秦待已已

與秦事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

正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合

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強鼻強不令而謂鼻令強與

秦事者鼻容強為之秦人鼻言故輕強此士蓋

也此當在襄王時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欲以韓魏聽秦魏

於此知為韓人不疑

本維慎曰意思
涉想當時人
以此策之亦
以備一國之事

董份曰此亦可
明不當割地之
效而六國皆生
困則悲夫

許應元曰論其
是而當時無人
聽之迫於目前
也

歸有光曰穰侯
所奉用事而須
費其言其策其
無裨焉為社也

王弗利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
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
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安徐求
質於秦質事有不留之驗乃成陽君必不入秦
秦韓不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

昭王于元年報王三十九年乙酉按索隱曰系本安釐王名

秦敗魏於華

華山在弘農華陰秦紀作華陽註亭名在洛縣事在此二年正曰華

陰之華去聲

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人為魏

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

戰國策卷七

士

時惠王伐趙戰于三梁

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梁河內有梁周小邑也陳

留浹儀大梁為三皆魏地正曰索

隱云云梁即南梁又說見齊策

邲鄆

秦十二年攻趙虜莊賈正曰魏惠王趙氏十八年拔趙邲鄆二十年歸趙邲鄆

不割而邲鄆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

通鑑大事記在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

宣王二十九年

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

而重出地也

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

為臣此臣魏大

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

秦貪矣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墨子

秦貪矣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墨子

地缺正曰阜土刀反畢羊益反又梁作澤古書
三字皆通此未有據史畢作暴下同徐廣云暴
為也大事記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

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梁之北非

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

王循楚趙而講循猶順也以下文考之秦時蓋

用遂欲講秦不反覆楚趙共攻魏魏見二國為秦

思之也正曰循即狗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

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

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

戰國策卷七

主

質亦事驗也正曰索隱云不然必欺補曰索隱

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

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

墨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

幸為多矣補曰漢史天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

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

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成大梁臣以為不下三

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

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

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

張州曰陰必亡
以取計動之

按細實則新
作說秦實為
陳廣謀也以
故其能棄國

城戴補曰一本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

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

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陰侯別邑正曰

則攻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

自日史彌若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

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

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

而與秦講必爭事秦從是以散之從而君後擇

焉散從之後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

以兵哉先割取時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

為陰啓言得亡國以拓陰之封地補曰兩機盡

秦兵出地而小已合魏合而君制之補曰史云

兩道機盡故宋衛必効單父秦兵可全云云按

此文明顯姚註亦宜引從之正義云故宋及單

父是陶南道魏安邑及絳是陶北道索隱云穰

侯封陶魏効絳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通陶

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此時宋已滅是秦將

盡得宋地也愚謂可全即上言不用之意何求

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

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園秦也為其為魏也過深

而說秦者不切夫以秦為天幸而欲其無行危

也秦豈信之哉秦行是何危之有且其為魏之

過深也適足以疑秦豈阻於是哉梁園之解將

別有故非實力也正曰大事記畧載此章及穰

侯攻大梁章謂同一術愚謂魏利於少割穰侯

喜得此地而罷兵亦無不可大事記周報王四

十年秦昭三十二魏安釐二韓釐二十一趙惠

文二十四年秦以魏冉為相國伐韓暴為救魏

魏冉破之斬首四萬為走開封魏割八縣以和

以和四十一一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魏冉伐魏

拔四城斬首四萬四十二年魏起魏伐韓華陽秦

魏冉白起客卿胡傷救韓敗魏將芒外華陽秦

卒二萬於河取觀津魏子秦南陽以和以其地

為南陽郡遷免臣居之○通鑑綱目書畧同不

著秦為芒外等及以地為南陽郡一節補曰按

史魏安釐王二年三年四年連歲魏冉將兵來

伐二年之戰自暴葛救魏敗走年表秦紀魏世

家魏冉傳皆云兵至大梁次年之戰下地最後

華陽之戰趙魏伐韓秦救韓敗魏走芒外但

史所載有差互紀以擊芒外華陽傳以走暴葛

結韓魏八縣三縣之殊十萬十五萬之殊故大

事記參定書之今考此策須賈之辭謂戰勝暴

子封八縣地未畢而兵復出此大事記所以書

此後繼於走暴葛之後但策首書秦敗魏於華

三十四年書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

臣遷居之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大事記於魏

即以此為是年事按南陽凡二其一河南之修

武其一鄧州之堵陽免臣者以罪免遷守新邊

秦不信敵國之民故徙其國人使錯居之前此

二十七七年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大事記必謂

前已備楚故今以新得之南陽而不知紀書乃

許應年白以名
勢則動秦其詞
迫其情末

王城曰此轉妙
唐順之曰轉妙
當是勸王則秦
者人而不出耶
之問尚可食耶
斯論是也痛切
有也

謂秦與韓魏上庸地為一郡於南陽上庸屬漢
中今房州竹山縣則正鄧之南陽也次年乃書
置南陽郡秦南陽郡即郡而修武更置河內郡
不聞兩南陽也昭王四十四年秦白起攻韓取
南陽絕大行道使秦已置郡不應復云蜀大事
記亦書之矣此條蓋因魏入南陽以和偶與下
文南陽免臣相次而致誤爾
因上論大事記文附於此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

一本訴作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

訴是下同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

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

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

戰國策卷七

大

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所學將盡行之乎願子

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

補曰姚本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

也作乎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

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

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

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

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

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

歸言光曰至此
辭意通而情愈
哀明白痛快可
為涕下
黃帝曰秦未至
上足後安覺之
惡

許應元曰長信
侯侯即許綰也
史記長信侯亦
無名故疑為一
人詳入王於秦
句可見

歐大任曰三句
倒應得妙

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

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

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

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

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項楚王入

秦句王以三乘先之至秦楚王不入楚魏為一

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

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

使長信侯魏相之善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

戰國策卷七

一

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

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

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

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問何安生

平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

信侯曰樓公將入矣後也侯其入欲與之議正

此時人見樓公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

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

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今王見臣已恐

計應元曰天期
先以死恐其
故其心先折而
不待王之舉解
也為人臣厚一
此項之友而責
其君長河復
道難

田汝成曰善用
不勝不為用
勝諸國約可觀

戶面中事理

歸有光曰欲地
者制要欲要者
制地勢必無難
不待制者必能
制之奸人以地
事秦此推是當
時之言孫臣之
言可謂口
唐順之曰談論
富

田汝成曰好聲
喻切中

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
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雖死於路長信侯曰
王母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能使應侯願王
無憂應謂周謂之愛王也甚忠其論王也甚切
於訴哉蓋期之所効者事而論之所論者理庸
人固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論也微二臣者釐其
以為秦以為魏之為去聲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
講孫臣並魏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
時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
戰國策卷七
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計
也而王不知也且夫欲重者得秦封段干子也
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元
受重夫欲重者制地而欲地者制重其勢必無
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
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
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
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革更對曰王獨
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猶上善用勝矣補曰正
義云博頭有刻為梟鳥

許應元曰安
好傳以其所
通之孫臣焉

茅坤曰唐雎之
說中情事

許應元曰魏故
多計士唐雎
蓋朱家其選也

田汝成曰魏東
國如此則非但
與國乃秦秦也
耻哉

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
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欲食則食欲握則握
食也食者行恭握不行也今君劫於群臣而許
故史曰便則行不便則止
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
乃按其行按猶止記四年有補曰史安釐王四
和此策云按其行通鑑綱目
云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
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元作且者
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
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
秦王昭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
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
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
任矣不堪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
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
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
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
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
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

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睢之說也十記

有年

虞卿謂趙王文惠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

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

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魏相補曰一本

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

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主趙王曰善乃

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

司徒本周卿此特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

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之身夫

殺無罪范痤薄故也猶細而得百里之地大利

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

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

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人市不若以生人人市便

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

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

無罪之座范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

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用言可任者補曰外

一本國內無用是外

按范痤言虞卿之說此有以信長矣是以信陵王而允之

呂祖謙曰信陵君之言切於魏魏之君亦切於魏魏之君亦切於魏魏之君亦切於魏

蓋于外六國皆能收合諸侯折衝之勢若用之于上黨則天下之勢未可量也徐成任曰此篇最切

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

聽趙殺范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趙之言猶因倍趙

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

善遽言之王而出之十一年有與其以死市下元在趙策補曰從舊在趙

可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史作無忌補曰史魏王以秦故之故欲親秦而伐韓

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云云大事記據之以

其韓云秦太后母也以憂死故附載於宣太后

之薨之後在魏王五十年謂魏王曰秦與戎翟

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

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

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

而以憂死秦昭四十二年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

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為親戚兄

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補曰一本今

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

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

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此十二年桓惠

大事記云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也愚按是時秦宣太后趙惠文后齊君

本傳曰十年以
來絕調之文絕
世之筆
其德秀曰按此
書於秦之精狀
與秦形勢利
害若指諸掌而
文辭可妙可為
論事之法

按何也以下
指改秦之精
之徒必不伐
楚與之故

許應元曰歷陳
秦所不伐以明
當時隨從失
機

漢書正曰又
榮化

戰國策卷七

王后皆專政 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
韓亦然也 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 時鄭王
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地 韓今欲取之 而今負
強秦之禍也 補曰史負強秦之說據此則負當
喻也史 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
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 補曰便事史就
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
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 補曰史作絕上黨正義
北澤等 則是復闕與之事也 於此補曰復扶
州是也

又反闕與 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鄭朝歌 倍
音退豫 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鄭朝歌 倍
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
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取伐楚道涉山 元作
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
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 補曰三十史作三千者
是也說見楚策大事記秦向楚有兩道涉山谷
是西道河外是東道此是孫索隱正義之文按
二家本文似以涉谷為地名富考正義云從集
斜入平州即東南至申州攻左城山陰之塞
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
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 補曰大事記引正義云
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

按秦故有以
下直指亡韓
之後必首伐

司馬遷曰晉通
中人曰秦之敗
秦引河澤而灌
秦三月城陷
王孫賈謂此策
不效矣秦人
不欲攻韓與
之計其作詐

戰國策卷七

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大事記今
本作東向鄭州者恐因上文說○史右蔡左召
陵正義云上蔡縣在豫州北邵陵故城在豫州
鄭城縣東並在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
西郊則上蔡召陵在陳州南面故曰秦必不伐楚
東皆身之右定無左字也 補曰魏齊皆在
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 補曰魏齊皆在
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
之城堽津池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
危矣 補曰史作秦固有懷茅固故通正義云懷
縣東北有茅亭即蘇忿生邑懷茅○邢丘見秦
策○史城堽津索隱引策云邢丘安城今本無
安字恐之字即安說也史此段後有安城字正
義云在鄭州原武縣東南堽津索隱云在河北

施九毀反正義引杜預以為汲郡城南延津恩
按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庫丘故作邢丘鄭丘
餘無見益地皆壤界也索隱云共汲皆縣名屬
河內共居庸反又見下劉辰翁以為共汲河內者
也 秦有鄭地得垣雍 補曰正義引括云垣雍故
城在鄭州原武縣 決榮澤 補曰正義引括云
西北雍於用反 決榮澤 補曰正義引括云
本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 補曰正義云言韓亡
城從榮澤決溝歷雍灌大梁也 王使之者大過
大事記云始皇滅魏果用此策 秦之
矣乃惡安陵氏於秦 安陵魏之不欲攻韓之
欲許之久矣 許言聽之久言秦之先自惡之正
氏於秦大事記策文則以策為明順許史作誅
正義引括地志云安陵在鄆陵縣西北許見前

同治九年六月十五日
張君正口遺記
唐順之曰此論
甚正非深於事
情者莫不以此

按異日以下
補補補補補
補補補補補
補補補補補

○大事記按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
王以守此地益安陵趙襄子所封其後遠別爲
十國附庸於魏今魏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
陽高陵鄉昆陽葉陽郡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
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
誤也注尤非正義云葉陽今許州葉縣昆陽故
城在葉縣北舞陽故城在葉縣東此時葉陽聽
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
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周紀註南國江漢
今詳此時屬韓正曰正義云南國今許州許昌
縣西南許昌故城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
國大事記安陵在鄆陵縣西北則去許汝不遠
矣愚按韓公云燒舞陽葉襄城其地皆壤界也

故曰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補曰魏國
南國無害大事記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
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補曰史不愛安
秦魏不可以爲非已地而不恤也異日者
他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
邑有補補曰史無上文餘字即有字河山以
時有補補曰史無上文餘字即有字河山以
元作關下同關入之關正曰按字書關門連
關也關門也牢也通作關王莽傳牛馬同關師
古云蘭謂連關則關亦可通關入之有周韓而
之蘭本作關亦作蘭於此義不切之有周韓而
間之從橫元作軍橫地名見芒郊謂秦王章大

異日信陵君
說魏且無魏秦
且料秦必滅六
國乃休可謂先
覺之賢者矣

市廛之曰論
此非深識魏
情狀者不能詳
悉若果是故
六國之亡先後
形勢下必當
信人然也

事記自秦伐林鄉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
以中邊城盡拔文臺墜垂都焚今湯有垂都亭正
日北引徐廣說彼
文元無都字補曰索隱云有廟曰都正義引括
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宛句縣索隱云文臺臺名
大事記不取者豈以他策有臺已燬游已林木
奪之云與此類特泛言之邪蓋許規反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補曰大事記報王四
十年懷侯國大梁
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陶在河淇之間與
衛在河淇之間與
至平闕魏記註在東平須昌補曰史北至平監
正義云平即兗州平陰縣即故陶城在
平陸縣所亡乎秦者山北山吳華之屬正曰史
字缺缺文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
時鄆州屬魏汝州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綏並

魏地河外河內補曰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陝
魏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大
縣數百名都數十補曰史大縣數
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
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
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關之無周韓以
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補曰史作由此
改異日者從之不成也元作矣補曰姚云
矣劉作也史同楚魏
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
兵秦撓之以講以求地
補曰史識
秦撓之以講
見下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鴈行
言以

何孟春曰秦之
無服而六國通
欲以無策卒滿其

一按是故以下
以有補為補

呂祖謙曰是時
秦欲取韓上黨
故秦中絕絕故
道便韓得與上
黨往來豈為韓
而巳哉韓不失
上黨則三晉之
勢重韓必不
敢及韓便有扼
吭制背之勢

大進補曰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

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補曰史之下有之無

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

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補曰史無千字

受楚趙之約而挾韓補曰大事記從策補王速

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

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

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

大時已補曰史作天時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

戰國策卷七

使去音通其道不通也使將為關也正曰莫句

補曰史作共寧下云使道安城出入賊之云云

大事記從之正義云共衛州其城縣寧懷州修

武縣縣題云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韓食其地

使與韓國中絕故韓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

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實有要也正曰質猶共有

其賦韓魏共之補曰史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

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

得韓以為縣則魏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已今

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秦輕之也正楚

趙大破魏齊甚畏皆為秦天下之西鄉而馳秦

入朝為臣之日不久言秦之信陵君之諫世家無白於

此者也補曰大事記云信陵君之諫世家無白於

其從違亦不書與秦同伐韓取故地必以其言

而止也信陵之言深切韓則韓不為秦所吞矣

魏能用其計斜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失

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為秦所吞矣

既不用又以矯發晉鄆虎落於外六國垂亡魏

始再用之以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

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雖強秦之勢未可量

也○此章大事記據史文具載又以策文易史

之難通者註釋甚詳而於信陵君故國弱至

史公謂說者皆以魏不用信陵君故國弱至

于云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

乎劉知幾識其舍人事而言天大事記之言殆

為遷發也愚謂戰國四公子並稱特以好士之

戰國策卷七

故黃歇人其事惡矣趙勝不能用趙奢廉頗

而割地以召田單受焉亭之嫁禍幾至亡國田

文怒小丈夫之譏而滅一縣不忍呂禮之嫉害

而為宗國召兵尚奚足言哉其合從難秦歇既

敗而勝秦又臨西谷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名義

索然信陵存趙却秦義烈甚高河外之戰威震

天下且退讓不伐聞過能悔其才與智皆非餘

惜之言也附著之

中山與國者亦未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

然說見元其趙等策

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

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

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

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

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補曰一本畜作或化於

利移比於患近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

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

秦而久不可知後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

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是而以一

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

韓且坐而耳亡乎曰一本耳作胥且割而從天

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

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

何國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

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

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

代楚受禍耳

許用思曰實秦
非失也獨信秦
中少與之大生
春申之計於魏
豈為魏哉今魏

林夢鶴曰詰得
妙且盡情偽

唐順之曰此等
析難皆因其自
知者今人不悟
不心服

戰國策卷二

三

韓之事王自知矣補曰此恐與信

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異基補曰索隱云鄭審

其名也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慮也熟是不

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

也謂茲公指合從之人補曰茲公未詳史夏庚

地不相涉又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

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

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言期於

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責於秦謂陰倍從秦必受

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從

其所資而以資子之讎也謂橫人將以食其之

者從也而時與

秦拔寧邑此二十年正日秦昭王四十一年魏

魏王令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

講元從才從韓下魏冉曰王無聽其講魏王見

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

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正日邯鄲魏都凡攻趙

皆言邯鄲此策罷邯鄲

田文或曰此句
非是與定于一
九與矣

何景明曰此客
亦發發小人也

田文或曰冉
之善於韓與
私計不與秦
小人為之也
動相傾而已矣

許應元曰此處
之言是也易制
者攻之則止
力而後發也
人相與也
六河也

許應元曰此處
之言是也易制
者攻之則止
力而後發也
人相與也
六河也

田戰諸曰此必
為後說者故不
計戰之攻也

必非服王五十八年解邯鄲圖時事且秦紀書
援寧新中欠年報王五十九年秦紀魏楚救
趙新中而秦兵罷不聞卒援也是歲報王入秦
而此云過二周攻王是二周無恙時也決為在
前無疑寧新中非吳慶日無考恐魏王之講從
寧邑詳見趙策
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
乎天下皆曰王近也近親也天下以魏為親王
不近秦秦之所去去猶遠正曰王非親秦皆曰
王弱也無秦之助王不弱二周言實不弱視秦人去
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
弱之召攻乎若講於秦復示弱也

戰國策卷七

三

魏王欲攻邯鄲李梁魏人非莊子所稱正曰聞
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此於行路犯風日故焦
頭塵不去皆以欲見之速故不暇補日焦往
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補曰行方北面
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
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
曰吾用多用所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
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
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

歸有光曰周有
小人也詳已項
宮也魏王以弱
以救魏此項去
勢信矣

楊慎曰口于獨
東信陵君客一
子趙而客或公
子以顯君忘之
客王曰千古名
言當此一辨

變約言曰不可
也者以說魏
也者以說秦
也者以說楚
也者以說齊
也者以說燕
也者以說趙
也者以說魏
也者以說韓
也者以說燕
也者以說趙
也者以說魏
也者以說韓

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
遠耳猶至楚而非行也

周肖疑即齊正曰孟子記魏人若謂宮他日子
為肖謂齊王王庭正曰無曰肖願為外臣今齊

資我於魏宮他日不可是示齊輕也示齊輕也

示齊輕也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示齊輕也

示有魏公曰此說齊王齊之所求於魏者臣請

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齊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

自郊迎唐雎元作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

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

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

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知也能知人之

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

忘也補曰史云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

人也人有德於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

也也語尤簡潔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

也也語尤簡潔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

也也語尤簡潔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

也也語尤簡潔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

補曰客說公
子其能之此
信陵君之此

王蒙曰信陵
公父之此
之此信陵
可謂如漢
者矣

何洛文曰復致
也

戰國策卷七

三六

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

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此十一年來救年已九十餘至是又十年其陳

不三語且恐有說

魏攻管而不下

其子為管守

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

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

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

道使者

信陵君之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

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

一作人之見臣而下是背王也

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

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

亦猶魏也

我日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

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

無忌將

此策曰戰國策
此策曰戰國策

張唐曰信陵
此策曰戰國策

信陵君之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
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
一作人之見臣而下是背王也
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
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
亦猶魏也
我日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
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
無忌將

祭十萬之師以告

吾先君成侯

魏故上受詔襄王

也手受大府之憲

父臣弑君有常刑

降城亡子

謹雖辭大位

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

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

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

已無違

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勿到而死

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

曰無忌小人也因於思慮

拜釋罪

而死

而好遂高不死必加兵安陵城破之日固不免

而悔矣

而悔矣

而悔矣

詩元曰安...
之世國危孔...
幸猶也而變...
以自射也無...

按龍陽君...
是王幸...
有自美人...
其句可見其...
通古今代...
人亦亦稱...

田成成曰...
臣而慎人...
遠望同類...
發一嘆...

黎民哀曰...
是餘情開...
下...

忍須臾之死而成其過惜哉補曰按上章無忌
書謂王之使者譜安陵於秦而此策云云未詳
管守子守之守使者
大使之使者去聲

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止曰幸姬也策言美
人又云拂枕席此非楚安陵君

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
乎如是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

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元作之所得魚也王

日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

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

惡而得為王拂枕席補曰一本今以臣凶惡按
孟子惡人註謂醜貌人此

避人於途在途則行者避補曰四海之內美人
避人之字說

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褻褻而趨大

王也王也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

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以不若為誤正
誤字說

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其族由是觀之

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摯猶進正曰摯說文
摯持也又字同摯實

戰國策卷七

三九

田成成曰...
作詩字七...
水旁也...

義亦其自暴元作暴也完矣暴覆也言自
可同

義按暴組類固結之義今由千里之外欲進

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

用乎我謂欲進之人正曰為我用猶言如我寵
上句言未必得幸此句言假使得幸未必

也如我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

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正曰此策不
知何王未可

以安釐襄哀之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將出兵先
今以警之其從於王

者凡兵械
當從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

戰國策卷七

三九

旌旗之舟上繫之之猶於也亦
以楚攻秦臣為王之楚王

耳補曰一
本本作臣之反而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

即此曰予為我反無見王矣欲其亟反不
必見考烈十日

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

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自足不待楚也今詳秦

申在時魏歲受秦兵惟此三十年無忌率立國

元作韓策正曰事證未明

魏鞅魏人為魏說正曰一本魏鞅史作觀津人
朱英見楚策○史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諸

侯合從西伐秦楚王為從長春申君周事至五

谷關秦出兵攻諸侯侯皆敗走考烈王以咎秦

許應元曰言不
然王是春申之
弱楚

唐順之曰不能
能乃楚戰手

田汝成曰言見
淺顯不成策

申君以此益陳客有云 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
強而君用之弱也其於軼也不然先君者 申用
人之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郢
臨之塞 魏記所謂襄陽也 楚險塞或以不使
補曰史作使是不使 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
可 倍音背此昔者 今則不然魏且日暮亡矣不
能愛其許鄢陵與梧 梧屬楚國此時為魏正日
陵不相接左傳襄十年晉師城梧及制杜註皆
鄭舊地制即虎牢梧必相近此時鄭為韓按史
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予秦秦兵去陳
百六十里以此參較則策有缺誤徐廣云陳在
戰國策卷七
許東南蓋此時 割以予秦相 補 去百六十里 言
楚徙都陳也 臣之所見者秦楚鬪之日近 元作也
不須假道 臣之見者秦楚鬪之日近 元作也
作秦楚之日聞也此策 已 正曰元在韓策今
關字敘次在之上 詳其文當屬楚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 補 安邑 為
之謂安邑 補 補曰宜有邑 令曰公孫綦為人請
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
今聞王言故立其次補曰一本有次乎吾難敗
其法因遽置之 大事記前漢百官表監御史
秦官掌監郡此策云云六國已遣御史監郡矣
非獨秦也正曰魏都安邑在惠王未徙大梁前
昭王十年獻安邑於
秦章次不當在此

許應元曰至此
魏之形勢亦亡
地亦亡戰亦亡
戰非所用矣

王綰曰魏能不
耻之能

許應元曰呂氏
必主代韓者故
曰王之應報

景閔王 安釐王子補曰名增元
秦攻魏急 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 或謂魏王曰
補曰孔叢子云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順曰
如之何答曰吾私其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
言焉魏王聞之驚如孔氏親問焉曰棄之不如
國亡矣如之何對曰云云丁文亞曰同棄之不如
用之之易也 棄謂戰而喪地用謂死之不如棄
之之易也 死謂割地賂之正曰見丁死之不如棄
棄之此人之大過也 補曰孔叢子註言秦其地
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為易蓋當
計其勢如何爾在秦之用之得其宜 今王亡
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鮮是王棄之非
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
而王以是賓 元作質正曰孔叢子註云
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
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
報怨謂不韋 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之執政至
於長輓者 長為輓 車之人故畢曰 畢猶 與嫪氏乎 嫪太
人 與呂氏乎 不韋也此言 雖至於門閭之下
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
嫪毒功 因毒而割 故功在毒 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

田汝咸曰唐莊
安得此時遂
將一百二十
年矣
唐順之曰秦陰
詐無信之國也
滑安陵宜復以
五百償之哉安
以君之不與是
也

記所書則拔汲之年所謂秦攻魏急者蓋其時

年而君以五一
不補日錯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

張洲曰唐雅能
披頑袂袂却虎
機秦而與之
爭卒至安陵奇
甚此其賢於荆
軻遠矣

田汝成曰以秦王之執安肯便長跪而謝皆報上之寓言

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僚吳王昭二十七年奪

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

者徒以有先生也

自曹沫以至燕昭皆不聞道惟若唐唐者可見也
為其激而發不專志於此也正曰唐且之名見
於策者不一秦策應侯遺唐且載全之武安散
天下士魏安釐王十一年唐且說秦是時應侯
始相雖老於魏不應復為秦用又唐且也且
為魏說秦時九十餘至與信陵君語相去十年
已百歲為安陵君使秦有厥後亡魏之言魏亡
在始皇二十二年上去說秦凡四十二年不
存矣又一唐且也楚策唐且見春申君又云唐
且也新序秦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云云
當文侯時又一唐且也魏謂此策文侯明諸事
多難信以始皇之兵威何憚於安陵而局以五
百里地是特為之辭而使之納地耳唐且之使
愚矣雖托言不屈豈終能沮之乎荆軻之見也
匿匕首於圖秦法侍者不得持兵此
云徒劍而起何也其辭固多誇矣

戰國策卷七

雷

戰國策譚樞卷第七

終

戰國策譚樞卷第八

韓

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秦魏
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南陽
農得新宜陽○按南陽今河南南陽府
潁川今許州父城今封丘縣古封父定襄
今山西忻州定襄縣今許州之縣潁陽
今河南府開封縣今許州之縣潁陽
今許州陽翟縣今開封縣今河南府
宜陽今陝州靈寶縣新安今河南府
反成皇秦陽潁川之崇高城陽鮑引漢地
理志為言潁亦韓地
而獨遺不取談矣

康子

莊子于補曰名虎定王十六年
戊子三晉共滅智伯分其地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

戰國策卷八

一

必取成臯補曰見秦策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溜言

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

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言地薄鄭人不備

破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正曰取鄭在王曰

善諸稱王皆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

臯始大

烈侯

景侯元年安王三年壬午正月當
云景侯庚子元年史列侯取列烈

通按史
名取

成大任曰古作
不留
許應元曰石溜
地言石溜非水
溜也
田賦曰一里
一合百里一八
一合十八
啓順之曰是時
鄭已亡言鄭初
寄地

楊一奇曰無故而殺金不義也無故而殺一死不仁也

田藝衡曰刑罰所與非人遂敗過事政之見得之者之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機者工於為機者份曰為政獨行伏軾至韓即一言之見其不如此時韓王生色又曰五人等其身亦亦大

屬東郡志秋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補曰一本無而仲

子所欲報仇者補曰一本仇者請得從事焉補

一本無此五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補曰一本韓

相傀姓同補曰一本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

處兵衛甚設設陳也補曰一本無臣使人刺之

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

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事易

一本韓與衛中間不遠無何去二字補曰

韓傀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

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補曰

失則語泄補曰多或生異情語泄今本無此文語

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

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為兵正曰仗執持

也韓遣有東孟之會東孟地缺補曰索隱引韓

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補曰一

而抱烈元作哀侯按釐侯策及傳皆言哀侯而

許應元曰面皮為誤年不可移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也補曰說見後

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補曰一本無擊因

自面皮去面之皮補曰索隱云以刀刺其面皮

而去其扶眼屠腸扶排也補曰史作決一遂以

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縣金募久

之莫知誰補曰一本誰政姊嫪補曰一本無嫪

公荃反聞之曰吾弟至賢補曰一本無不可愛矣

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哭自乃之韓

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是其軼貴育軼車

也高成荆矣說文成荆古之勇士今對貴育復

死而無名其人皆畏按此對豫讓言則一人也今

故也不顯其名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

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

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

乃其姊者列女也列義列可陳正曰烈烈通補

避菹醢之誅菹醢菜也言割斷之如此補曰周

禮註菹醢菜也言割斷之如此補曰周

若勝爲妃認以揚其名也此三年書政殺韓相
文臨肉誓使累刺客傳有彪謂
政之始終於其親孝矣其獨財也義矣嘗欲評
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獨以謂人之居世不
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爲人知也遂雖知政故得
行其志惜乎遂論論猶細人三政不幸認爲所
知故死於是使其受知明主與賢相明其所成
孰豈不有萬萬於此哉乎政故傳曰大事記按
大烈侯世家烈侯於三年誦政殺韓相使累十
年烈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
侯弒王君哀侯弒政之制使累與哀侯之制相
去遠矣而盡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
侯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之時策曰東孟之會韓
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東侯又曰聶
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雙哀侯而殪之是故哀
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弒
其子鉉侯卽立許異將誰相哉使累既死烈侯
猶在位十年謂之終身相可也則此乃烈侯三
年之事但戰國策誤以爲哀侯耳又烈王五年
韓嚴遂弒哀侯解題引正義云紀年晉桓公邑
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山
堅卽韓嚴也若山卽鉉侯也愚按此事國策誤
合二事爲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故溫公與劉
且史記紀年表世家而書韓嚴是聶政之事乃嚴
遂而弒哀侯者乃韓嚴大事記謂政之偶同又不
知韓嚴遂韓嚴國氏名交混也通鑑書嚴遂弒
哀侯大事記因之未改當從史書韓嚴綱目書
嚴遂下註哀侯以韓龐爲相而娶韓適二人相
害遂刺死於朝併中哀侯亦仍誤也正日史遷
作刺客傳失在樊盜而年表書盜殺韓相使累
獨爲得春秋書法綱目大事記不能易也父母
有夙昔之遇如智伯之於豫讓非有累世之恩
如韓之於子房以微報仇之故厚已而使爲不

唐順之曰人臣
計何若先擇
道哉視國之大
計何若先擇
人才之決而後
言之此正婦
之道比其合
而不揚揚於人
曰吾能得君
太耳
田汝成曰橋樑
之役亦衛之於
君
徐中行曰勉其
臣之志是已足
為許何以事君
者

許應元曰昭使
可謂善行其術

田汝成曰此文
相重之計謹哉

義得爲知己乎鮑陳說區區陋矣補曰姊嫠之
戚蓋兄弟之義策述其言以爲不愛身以揚弟
之名而說者徒知論名而不及義此皆晉國之
習也史記云向政知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虐
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
者亦未必敢以身許仲子也列女傳云嫠仁而
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云云此之謂也愚謂子長得政之情子政得嫠
之志然一則曰列其名一則曰不滅名猶免世俗之失也

昭侯莊侯子元年顯王十一年癸亥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

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

也補曰史宰不害者荆人也故薊之
賤臣學術以于韓昭侯用爲相

戰國策卷八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

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

吾誰與而可趙耶 堯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

力事也臣請浚竹而苦思之思乃徼計徼

用可豈盡忠而矣二人各各進議於王以事

補曰一
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

之補曰此術之最下者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兄以
官正曰註贅昭侯不許

羅洪升曰舜用
十六相而天下
治人主用人當
須真人之賢否
不當專用便能
片國語曰偏聽
生奸獨任生蔽
膠留之論猶未

云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宣惠之元年也此時從
已解則說從時非宣惠明矣沈括辨以爲鷄口
牛從今按秦稱牛後蓋以惡語侵韓故昭侯怒
而從之鷄口牛後謬誤也正日大事記顯王三
十五年蘇秦說燕與趙合從燕文公納之趙三
十六年蘇秦說趙肅侯以六國合從按史年表
是歲韓昭侯二十六年高門成而昭侯卒子宣
惠王立蘇秦說宣惠王蓋昭侯卒後爾鮑序次
非口索隱引延篤云寧爲鷄口不爲牛後
口鷄中主後牛子也沈說亦有所本也

宣惠王
昭侯子元年
子十七年巳丑

宣王謂繆留韓人補曰繆若尤反漢有繆氏通鑑事記作繆監卽闕魏策闕史作

王士禛曰此繫
亦時十二

市順之日內財
黨外樹突此意
國之利器多力
者不便附黨亦
樹突則黨者其
樹速樹交者其
綢緩

公弒齊事見哀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
秦惠八年魏納河西儀時爲秦客與去相魏
亡也後至魏襄十三年左儀儀留四年去而衍
相未嘗兩用未嘗亡也此豈爲秦良造儀爲客
卿時魏以事聽之和王曰大事記魏惠後十三
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秦以公孫衍代相儀留
魏四歲後說襄王久之乃云二人更迭用旁相
儀留猶兩用也魏亡河西地大槩言之不必悉
人爲相時也大事記魏惠後五年以少卿與秦
引此策云秦至是盡得河西地則犀首
張儀之力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云云今王兩
 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
 臣或內樹其黨以擅補曰搆其主或外爲交以
 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彪謂此非天下之正
議也顧所用如何耳

使得人如周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也一之謂甚何必兩補曰胡氏管見謂魯留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爲法使所用謂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況二三其衆乎意者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大事記云韓雖兩用仲叔以戰國策較之仲實專政記亦謂用事終不若仲之權寵也愚按鮑說有與胡氏合者而不得留之情故引以著之按此策宣惠欲兩用非已用地當時叔之事不著意其止於用仲而仲叔並用實襄王之世以其爭主幾至公子咎知之也公仲卒不勝公叔則公叔又重矣二人爭權穆留之言遂驗是以帝王之要知人而后官人九經之序尊賢而后敬大臣則無患乎此矣

吳越曰是時
秦楚相攻
相攻而秦攻
楚攻而秦攻
相攻而秦攻
相攻而秦攻

詩曰元日馳南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李先自向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何晏曰以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陽之戰

公叔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正曰此策不知何時按策有云幾發公叔之機

先圖雍氏時其相韓見

秦攻陘此時中不書後至桓惠九年秦拔我陘

十六年秦韓必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秦

已馳馳進也韓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

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

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

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

戰國策卷八

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

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言利移於下正曰

事王竊為王不取也

秦韓戰於濁澤長社濁澤補曰大事記韓與趙

修魚濁澤即修魚之戰韓氏急公仲朋元作明

將韓明戰於濁澤此人在公仲前謂韓王曰與

國不可恃與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

儀為和於秦路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

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倣將

唐順之曰陳軫

許應元曰不為

康海曰康明

得一清曰公仲

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

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

具甲以一都之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

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本伐矣王聽臣

為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

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

能聽我使其或不能從我以與秦韓之德王也

韓王此以上姚同文勝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

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

戰國策卷八

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

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

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

韓發信臣多車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救

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救邑

將以楚殉韓死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

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

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

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

孟子曰公仲一
其出於陳軫可
謂知微知已惜
其言不用凡用
八矣字

許應元曰韓人
不用公仲之言
而敗卒中陳軫
之計

法度曰用三句
法度曰用三句
法度曰用三句
法度曰用三句

許應元曰韓人
不用公仲之言
而敗卒中陳軫
之計

補曰一本矣作
也姚註劉作也
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

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
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

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
與韓氏戰於岸門後志領陰有岸亭事在十九

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
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謂十六年有處

戰國策卷八
之材也宣惠許於其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
謀固難以入至於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救

我此言豈不明若矣乎如之何弗聽也正曰鮑
嘗謂陳軫少擇閭風氣故此以遠中稱之此策

而何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

公仲必以率為陽也陽伴同不實也補曰一故

不見率也公仲好內齊世家註率曰好士公仲

奮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所謂自

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
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彪謂顏率此言可行公

言何益於德苟無是也正言之吾
何懼以是知公仲非躬行者也

襄王宣王補曰名倉元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補曰此韓地險惡山

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
羹藿藿之少者補曰姚云史記後語作飯藿而

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
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負荷養牧之人正曰

廝徒見魏策在其中央為除守微亭障塞微巡

戰國策卷八
關境上補曰漢書徵外顏云見卒不過二十萬

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驚元作

口蹄猶下文徒程此謂徒號也義與科頭協補

敵言其勇貫願貫人之願正曰此說似與上文

奮戰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
前蹶元作後字書無蹶字蹶跳也正曰說文蹶

快地言馬走勢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二尋也

霍景淳曰韓用
張儀計効宜陽
故秦圍之將騰
為公仲計使無
効宜陽

唐順之曰去害
得助故宜陽必
不拔

許應元曰語曰
歐窮則開此即
兵法所云窮寇
勿追也

補曰宜依此舊本
刊去秦策所增

秦圍宜陽此三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

藺離石趙地韓嘗取之今使歸之以質許地韓地趙嘗取之質易地也

正曰藺離石祁見周趙策宜陽之後去秦前取
藺六年藺離石祁不聞屬韓許亦與趙遠恐與

趙下有缺文以質許地者則樓緩必敗矣緩害韓者
以質音贇子而許之地也

故趙韓合收韓趙之地以臨魏補曰一本樓庫元

必敗矣自昇庫亦以魏害韓者韓趙補補曰姚云一本作韓趙爲一魏

必倍秦倍音背 甘茂必敗矣茂攻宜陽韓得趙魏則不易拔故茂敗補

戰國策卷八

六

章多同不復出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

時楚助秦故必敗正曰樓緩欲以趙合秦當

勸趙害地事秦見趙策有鼻爲魏合秦外齊
翟強爲魏合齊秦外楚見魏策皆有事於秦者

故策須秦必敗須言少待以趙魏救秦失魏宜

陽必不拔矣。秦魏附也。先魏之害重於趙。故獨言魏。爲公仲謂向

壽曰補曰一本章首韓公作據與韓公作俱並
代謂向壽此章首及仲字下或有缺文當

禽困覆車禽所移置也前覆物者之車不可忽正曰逐獸

困急猶能奔
觸傾覆人車
公破韓辱公仲
公仲收國復事秦

自以爲必可以封補曰史記公仲曰以爲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

近韓桂史作杜索隱云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

合也今按策文中字恐是日字訛秦楚合復攻

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

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令秦楚非以當韓

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

願有復於公行重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貴人

所以得貴也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
作

其智能公也不如其茂

人二人首肯、尋見公事矣而公蜀與王三所

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勢而公猶與王主屬

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赤黨於齊而主楚

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

是與公務亦主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

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同貴公

不如與王討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利

美韓氏先以國從公孫赤而後委國於主產是

韓公之歸也爲讎 今公言善韓以待死一本

是以備楚

是外舉不遺憐也向壽曰王甚欲尊

齊有兵曰此轉
有十餘年不如
此說同為之意
不堅決矣

楚地之得地
以攻韓之
以攻韓之
以攻韓之

韓有兵曰此言
甘茂公孫郝
重於秦向秦已
不得不與耳

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補曰

其民也今公徒收之甚難徒言無向子曰然則

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

許之已無對曰公何不韓若武遂者可也茂已

此乃韓之寄地也此本韓地是公求而得之是

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

楚之怨不解而交補曰走秦也秦楚爭強而

公過楚以攻韓過謂以攻韓為楚罪此利於秦

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

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宜陽

議攻而甘收楚韓以安之楚韓講故曰安而誅

齊魏之罪誅猶求也求其過失以為郝茂之罪

欲以秦拔楚韓而取齊今向壽取晉陽是公孫

郝甘茂無事也言其失權正曰正義云二子不

甘茂傳秦拔宜陽韓與秦平向壽為秦守宜陽

將伐韓公仲使蘇代謂壽云云而甘茂竟言昭

是壽與怨韓茂

客卿韓為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

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

宜陽之曰是時
秦之韓大抵
外以為言

訂應元曰武王
受張儀武王立
受張儀武王立

之說以補秦之強首之者百言以珉為疾矣

珉者公仲所善公仲受兵則珉進齊宋之兵至

首垣韓進之補曰首垣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

反不合也兵薄梁郭疑於不合而以為成成子

合補曰一本不及魏魏同以義長魏宋所以

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齊魏所以

不者言欲攻秦而不皆曰燕亡於齊補曰前此

四年齊魏亡於秦孟子曰陳蔡亡於楚此

皆絕地形言其大小相絕而四國輕以小敵大

絕不可復通韓齊宋之計魏則不然絕地地形以

戰國策卷八

下當有缺文群臣比周以蔽其大臣為諸侯

輕國也今王位正言武王能正張儀之貴不得

議公孫郝元作赫下同補是從臣不事大臣也

從臣謂儀大臣郝也事言公孫郝之貴不得議

不得干其事正曰見下

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近臣謂茂正曰大

逐張儀前時事也大臣從臣之名始見於此大

臣者張儀甘茂也從臣者公孫郝也秦武不遇

防其交通使之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輳以

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

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言急於得二國補而不

其言曰故韓其
明以聖其不用
左右之心而後
韓之文交可得
四合也

張謂曰甘茂之
攻宜陽也而
比其不勝也
而曰其勝在
此其勝非下
也而卒不能保
主猶而和國保
有人也

戰國策卷八

三

加貴貴言不厚二國正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
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
因群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
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桓三王之明一也申
王之明二也申大臣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
陳四辟去陳軍陳以不攻攻韓王猶攻之也
之甘茂約楚趙魏欲攻而攻敬魏初約是且構我
初約攻而反敬之是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
茂攻宜陽可以賤前若他人則置不檢校正曰
按史茂攻宜陽請約於魏此言在亦攻宜陽之
戰國策卷八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謂聽非必聽實也
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
立於秦立謂立於齊魏之而弗能得也善公孫
郝以難甘茂歡齊兵以勸止魏郝善齊故善郝
魏善齊故難甘茂則可以止魏之攻齊楚趙皆
勸言茂欲為之補曰一本勸齊兵姚同楚趙皆
公之讎也詳此則公仲與齊者也臣恐國之以
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秦
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元作赫下同補曰難本
惠武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
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人
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無私秦信臣請為公謂
秦王曰補曰請行願為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
齊魏別與合難以交言別以兵言正於秦孰強
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
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
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
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
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元作求割地

陽有光曰以下
言水雖前設議
論今亦必聽
之中

許應元曰公仲
不與信
信

劉義慶曰休年
不與信
信

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不如
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時先以
伐魏故今
秦王聲言救魏齊魏不能相聽必離秦救魏則
以勁韓之攻齊
亦不合兵交元作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欲言
此或為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穀水出
池此惠王
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
以却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令韓以中立以
攻元作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
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茂為秦之臣故言薄此
欲攻齊故其辭與茂止
戰國策卷八
公薄即上文不善於
公薄下或有缺字
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
之熟計之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補兩字補日一本
復有此二字姚同銅
之不行南委國於楚以國事
聽之楚王懷弗聽蘇代
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反亦謂朋
不信
之反也常仗補曰仗簡也
字與杖通趙而畔楚伏齊而畔
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此
甚患
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患其反之不利
故欲為信尾生再見燕策
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

張之象曰楊河
外之場作如字
齊如所謂楊
河外也

朱訓曰此策宜
與前策看

李義曰無非為
秦計也

死與燕策所載同本微生釋文引高誘注象人
今註本無或謂即論語微生古今人表作尾生
高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
河外也楊猶動補曰年表襄王五年秦拔宜陽
步河城武遂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
秦復取之正義云武遂韓邑也近平陽并堯都
楚昭王曰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
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
十里以故尤畏秦○楊疑傷字誤公不如令人
恐楚王懷而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
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昭聽是令得行
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限元作
秦無元作
戰國策卷八
秦患而德元作楚韓楚之縣而已言後屬
於楚秦不
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補補曰恐交
字下有缺字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
而輕陽侯之波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八月伏義
六佐一曰陽侯為江海益因此
為波神神補曰此出陶潛聖賢群輔錄侯一則
作使博物志晉陽侯侯溺水因為大海之神
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辨德治也猶言
治於高侯薛公
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
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韓威鄭有其地故多稱鄭補曰
韓威鄭使鄭之故稱鄭猶魏鄭

此章為言
以爲秦臣詳
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之與

田穰爵曰計
而正

田穰爵曰計
而正

田穰爵曰計
而正

田穰爵曰計
而正

田穰爵曰計
而正

田穰爵曰計
而正

田穰爵曰計
而正

田穰爵曰計
而正

田穰爵曰計
而正

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昭疑公叔鄭疆曰

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

今已令楚王懷秦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

已角曰本角作覺是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

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

韓愛子而在楚秦固疑其合楚公叔與幾瑟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

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

於上上上流魏之上則害於趙趙魏隣也魏地

魏易於下一本魏地易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

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

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韓之教韓王取秦之合與曰為公叔具車

游樂得日銷宣
太子之人也

許應元曰秦車
狼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韓之即出秦

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公仲謂秦王昭曰三

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我三韓王之心不可解

矣其言曰三川之言恐空失地故王何不試以

襄子王秦王襄子泰諸公子為質於韓令韓王

知王之不取三川也今秦入質則不取可知因

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史不書補曰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

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咎

高從史後並此書亦或作必以兵臨魏魏欲立

戰國策卷八

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

兵以之魏韓起子有辭以母戰也韓今起兵故

無戰於是太子幾瑟與元作昭陽陽梁王皆

史 44—310

許慎曰曰攝人之國本而謀曰王等亦其方獲之人也
補曰言不司案作善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

張之京曰鄭彊前以八百金伐韓公叔也以新成陽人位也子以與公叔爭國非許也楚怒而不討置世子何也

李蒙曰國小政亂者必危韓之制於秦亦幸矣世子國李乃與公叔爭立而至於日尋于大亂也夫徒無干乎

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

王恃秦以自大補曰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

太子爭也時未定所立故幾瑟怨馮君更稱之補

曰此太子指答也秦主幾瑟者馮君為順秦之補

蘇代謂韓答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然

則幾瑟當立為太子不勝公子答之徒乃出奔

也索隱曰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答與幾瑟

爭立是謂此大事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國不和故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立為鄭彊為楚王使

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幾瑟也以與公叔爭

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

臣曰言其然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

得全魏必急韓氏魏欲立外韓氏急必懸命於

楚又何新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幸元非而不

死今且以至言歸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

罪楚策有大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庶子本同官秦

子官補曰新序楚莊王位政云云申庶子為太

晚而泣曰臣向衣冠御即十三年矣燕策有蘇

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衛鞅為公叔座庶子甘羅

事呂不韋為庶子則中庶子者侍御左右之臣

歸有子曰國之不寧而公叔之矯與之以為國也

明反矯之意或

按此幾瑟走而公叔立為鄭大北謂者殆幾瑟之人士謀計則人是而為庶子不誠

而當時家臣亦方北名非後世制矣秦有太子

幾瑟中庶子云云申庶子強謂太子宜乎太子

之官鄭彊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公叔急

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

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為太子弗

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處謂幾瑟之及此言也

有息民全民之意退讓之美也何義謂之足語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

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為我逐幾瑟

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

是有陰於韓也陰言私厚之然則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

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

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

無幾瑟之患時在楚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

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

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

張曰曰公孫所
以為公孫謀其
周而後入之
之而後入之
之而後入之
之而後入之

陸曰曰公孫所
以為公孫謀其
周而後入之
之而後入之
之而後入之
之而後入之

王慎中曰是時
齊魏方睦

戰國策卷八

三

為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補曰大事記
仲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
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言小國
補曰必陰事伯嬰秦楚有韓則事太子太子伯
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弗殺絕伯嬰恐必陰保於
公之仇幾瑟在故要恐韓大夫不能必其不
入也幾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
以塞伯嬰使與事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
父兄之衆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十二年十月
戰國策卷八

因言公仲伯嬰六事六事豈與太子
同名歟正曰索隱說伯嬰云云見前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
何不為韓求質子於楚楚不主幾瑟則必楚王
懷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
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
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不令是齊孤也公又令
秦來質子於楚其與秦楚不聽則恐結於韓
此韓皆王公韓挾齊魏以眊楚眊睥睨也正曰
叔伯嬰為言秦援之故重新城公挾秦楚
反楚王必重公矣

許應元曰胡衍
小人之心反

上其策曰太公
而德歸諸人
之志也

許應元曰公叔
伯嬰力已定
亦不可得

唐順之曰王業
之成敗不係於
伯嬰之立與否

戰國策卷八

三

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記十二年有左楚里寇氏下補曰史
以此為蘇代之言新成君辛戎也
胡衍人之出幾瑟於楚也行教謂
魏王東正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惟其為
韓王元作公正曰謂魏王之言止上二句言韓
王所以不敢離楚之故以解於魏也公何不
試表公于各而為之請太子此勸公仲之請試
字可見大事記引此亦云公仲反不若奇之
何不試奉公子咎此後並而為之請太子
之因令人謂楚王懷幾瑟屈秦曰韓立公子咎
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
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補曰德王
王○大事記謂公仲始主幾瑟後持商端幾瑟
既不得入遂改主咎以此章為證愚謂勸仲試
奉咎者將以行其謂楚之謀激楚王之早入幾
瑟耳非果有奉咎之心也楚既敗雍氏幾瑟卒
窮力竭而遂止耳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辛戎曰廢公
叔而相幾瑟者楚也相謂昔日正今幾瑟亡之
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
已元作邑補曰策文如此句公不如令秦王賀
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楚王幾瑟而今其事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今向謂韓咎曰史有公子咎有韓咎補曰史公

王懷欲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

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

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

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記十二

楚今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

立幾瑟然楚今向謂伯嬰曰太子嬰入秦秦必

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言

得立而棄之向蓋為鯉者彪謂太子國之本也

而紛紛不定若此韓有相其皆何事耶正曰已

若入秦而秦與楚復幾瑟反為自棄也○大事

記云置嗣不定大臣外連敵國相與為市國之

不亡者幸也愚觀咎與幾瑟爭立實大

臣輔之爭而鮑謂置相何事獨弗考乎

楚圍雍氏此十二年補曰五月韓令使者求救

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

秦謂王昭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厲行

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獨猶

其齒寒願太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韓之曰是東亦

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

曰妾事先王日補曰一本曰先王以其婢也加

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

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補曰宣太后之言

欲使為弱觀之則此言不以為今佐韓兵不衆

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

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以書報韓王

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

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

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補曰一本智作知韓

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

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

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柄猶持

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

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

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

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

王臺曰韓方告
病即救於秦
公仲以韓所
謂之韓之韓
之韓之韓之
之韓之韓之

諸文曰不合於
南則韓必受
之故公仲危之

下師於穀以救韓甘茂傳有茂入言下補曰大
引此章云此即周紀所載之事楚前圖雍氏在
張王三年秦惠王猶在位安得有宣太后楚後
圖雍氏甘茂出奔已
數年兩者皆不合

楚圖雍氏韓令向借救於秦秦為祭使公孫
昧入韓補曰昧當音莫焉公仲曰子以秦為

將救韓乎其平乎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

南鄭屬漢中補曰正義云南鄭梁州縣藍田雍

南歷藍田出曉關俱饒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

故雍氏如此遲緩近不合於楚矣校史止作殆

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字竊謂史為是蓋雍氏

在陽翟而此言合軍南鄭殊不相涉且上文請

軍於南鄭豈非誤乎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

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楚戰公仲曰秦

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者所謂謀補曰

條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惠曰與楚攻梁魏

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魏之與補曰一本是

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欲其與楚戰實於是

攻皮氏楚攻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

西河之外以歸惠八年補曰今也其將陽言救

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

之小國信之而
之小國信之而
之小國信之而

按此身後儀
言於秦之
已而不必其
動韓也

諸惠子曰本言
先韓言秦生身
而後得秦之
之夫言之韓魏
之夫言之韓魏
之夫言之韓魏

秦之不用也不為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

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公戰不勝楚

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

馬康秦人補曰三反之郢矣下茂與昭獻遇於

境其言收璽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

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

而後張儀先已所見後儀之成知言欲秦之救

者儀而已儀正日不墮儀之知言欲秦之救

其實猶之不失秦也韓魏之知言欲秦之救

即上文秦委國於公云云補曰徐廣云秦記惠

王後十三年楚圖雍氏紀年表及遷世家符同此

是前圖雍氏事也後圖雍氏是秦王十五年事

大事記書楚景景圖雍氏秦韓里疾帥師救

韓敗楚解題具載徐說謂世家合而為一者誤

是公孫昧却述張儀時事愚謂此策雖曰祖張

儀故謀其下云先身後儀又云所外者儀似非

韓有先曰是謀
害而所謀則害
害公仲之利害
皆公死當浴之
故愈益也

秦順之日兩東
之謂動成秦運
之交

戰國策卷八

三八

儀死後之辭然楚圍之鮮實以秦故公孫衍之
言為不可信耳此章宜在前鮑序次誤○又按
大事記云韓年表書秦助我攻楚圍景座楚將
之名與紀年不同蓋紀年云屈句也愚按韓楚
世家並云敗楚將屈句冊陽夫冊陽之與韓氏
相去遠矣景座恐即景翠聲轉而訛景座之敗
雍氏之戰也屈句之敗冊陽之戰也冊陽之役
其雍氏之役戰大事記有書冊陽之役後書景
翠圍韓且冊陽大敗之餘
楚力未蘇何暇於圍韓哉
或謂韓公仲曰夫學子之相似者學一乳兩字
力負惟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補曰學書患
二反補曰惟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
去字補曰惟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
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
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
與二而非公適兩束之約東猶則韓必謀矣謀謂
堅而復補曰一本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從人而
約則韓輕主卑矣韓輕矣秦已善韓必將置
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是公危
矣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
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為
秦魏之門戶也喻兩國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
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待合而
已右契可以

施德乎曰是客
自託於智其
言雖不列於眾
而實為當正
白疑疑

張居正曰人字
作今字文才
張洲曰秦則
試韓之大患
最近而患最
故秦合而秦
者上家也合
下而事秦雖
非真秦之必
且韓見之可
目前之安耳
歸有先曰此
大有得應民
之托

戰國策卷八

三九

責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為德列
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言當若夫安韓魏而終
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為此主尊而身
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齊怒於不得魏
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
是公擇布而割也布餘齊魏割而割之補曰齊
擇布錢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
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
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
利於身願公之行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
最輕矣今補曰姚本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
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
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
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
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此猶是其於主也至忠
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
服秦久與天下結怨御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

韓王曰先計
不待而計
知韓之重於周
也
李韓曰信
言則家之德
韓王與韓王
也而平先六
以城晉國而
受兵易五秦
嘗一夕亡韓也

韓王曰先計
不待而計
知韓之重於周
也
李韓曰信
言則家之德
韓王與韓王
也而平先六
以城晉國而
受兵易五秦
嘗一夕亡韓也

民以待其業業韓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也
也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榑陽榑陽大原
陽鄉周倭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
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
也在已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萬於周之時今
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
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
加務也

釐王襄王二十二年丙寅按史名咎

戰國策卷八

韓咎太子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幾瑟伯嬰難之

二年公子咎公子幾瑟爭立楚圍雍氏次年魏

爭立之時若既即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

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慕母恢曰不如以

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所謂兵餽補曰姚

不立則日來効賊也得立者以咎弟為賊正曰

叔後韓咎既立則公仲之權寵衰矣伯嬰幾

五國約而攻秦趙惠文十三年此千楚王項襄

此懷王為從長合齊趙韓魏燕及匈奴伐秦時

此策文見孔叢子以為子願之言其註為從
謂魏公子無忌率五國兵敗秦信為左誤
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沛沛元作
同丘君大公世家曰五國罷必攻沛丘註沛丘
具丘屬清河正曰成以償兵費君元作資臣臣
請為君止天下之攻沛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
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
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
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
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五當作四正曰是仗

則楚在外史年表等書五國故因此稱五國此
明是楚約從時事大事記敗五作四遂以此策
附註李兌約五國伐秦之年亦誤其口合五國
之衆一籌不盡遽進而却乃欲攻一小邑以償
費楚王為從長不知諸侯與己之深淺始欲卜
交宜乎秦以指籌答之此言移以論懷王充為
切中

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

卜交而沛丘存補曰留成臯而將攻沛丘沛丘

韓人攻宋齊記閔三十八年書韓為秦王昭大

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補曰正義引括

陸渾曰秦之橫
於是處其
許意元曰是時
秦雖強猶與
韓交
田嬰曰為韓非
為秦也
謂向辰曰韓代
之於所謂低假
使役之益亦甚
過之言

惠順之曰此言
則足應

按齊書直信
趙觀

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韓珉與我交而
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元作秦今從史為韓說秦王曰
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
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
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得於秦也言
以此求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
其說何也韓難知而代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
矣言非獨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
輔萬乘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韓得宋地中
國白頭游敖之士游也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
伏軾結駟駟駕牛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
者也伏軾結駟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
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
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亦圖也小言韓秦合必
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齊記有韓字並作
王曰韓珉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
有秦陰五國伐秦無功蘇代謂齊王舉說秦陽
君之韓曰天下爭秦秦內韓珉於齊又云與韓
氏大吏東馳齊王必無召珉而韓策云韓珉相
齊若韓珉為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
韓人使人即珉之說蘇代為燕反間勸齊伐宋

按此韓人欲
說韓珉以決

齊韓曰為韓計
韓珉中立雖無
山東之據亦不
被兵

田嬰新曰晉以
父子親亦下也
伯夷樂結怨
小首二也的的
明見時勢

田成成曰然始
知秦必并天下
此人智矣哉

張淵曰是時六
國之亡已成所
國之亡已成所
備有合從一策
然合從亦不足
以與秦何則勢
分而情不相洽
雖合不能堅也

將以救齊而為燕恐秦之敗其事故
游說以止之爾史記恐有所據當考
或謂韓王曰秦王昭欲出事於梁而欲攻降安
邑韓計將安出矣謂有齒秦之欲伐韓以東闢
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
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
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攻之深使之懼
日一本固欲病之姚同註云錢劉作痛王不察因欲中立不助秦
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
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
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
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
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
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
桀紂猶將亡之也言志於亡之雖善事之無益
也不可以為存遣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
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彪謂秦
此策陳之無餘蘊矣非蘇氏兄弟不能也說之
著明如此而聽之者魏魏豈天之邪蓋漢運
將興而秦為之鸞獵也補曰大事記引此策自
秦之止蓋也謂論秦最得其情附見於報王二

陸渾曰一篇雙

十九年魏獻安邑之後思以齊趙燕策考之宜附報王十六年說見齊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一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倂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摩視之正曰摩敵也忤皮反補曰昭釐侯朝是魏牧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元作於一人之下而信申於萬人之上也夫弱

戰國策卷八

昭

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補曰孔叢子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倂之國而釐侯執珪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隣而動有滅亡之憂獨動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強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韓先人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王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鄰

曰齊衛曰應上亦當以忠臣為賢士故俱作忠臣得可

曰善則曰今字凡八處字凡四皆據古語今法

按此策蓋秦人合韓者

曰善則曰昔先王以下又開說一補

曰善則曰昔先王以下又開說一補

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按此文與策上文累同其下則異于順之言主除忿全好策文主尊秦非子今秦有梁君之心矣順意也今全錄以俟考者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秦為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補曰穆公一勝於韓原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今德使正曰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

戰國策卷八

王

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今無所行諸侯不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言志於尊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為實者攻其形形在外者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徧至其家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禽鳥小贊也正而隨諸御吳之執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

之文以爲其子
毒已耳玩國前
之計而忘其終
之敗具之謂夫

王慎中曰此段
文法出於朝廷
俗學

吳人大敗亦謂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
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
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
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
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
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補曰此
章忠非聶政陽堅陽正政之副猶秦武刺相兼君
許異韓人感烈元作哀疾而殪之疾而殪之王是云使之殪
通說文跳躍也躡蹈也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

戰國策卷八

史六

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烈疾爲君
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
烈疾也補曰按烈疾既死則無終身相之事以
爲烈疾則又非陽堅爲賊之事哀烈二
字誰解不明且從今日補曰一本鄭君不可得
本文讀之而已今日補曰一本鄭君不可得
爲去音謂慶之正曰下文天子不雖終
而爲也可得而爲與此同則爲當如字雖終
身相之焉然而吾非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無
前日之難而可以久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
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
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侯之與
於合者猶其尊襄王

曰水成曰此亦
秋秦稱帝者

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然而補
此
兩吾非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其欲
字
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烈疾以爲君而許異
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
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知所尊
而已今強
國將有帝王之釁謂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
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
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
其兵使之無伐我補曰一本避然則強國事成
作辭當音闕

戰國策卷八

史七

則我立帝而霸立言彼爲帝
由我尊之強國之事不成猶
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今謂強國之事成則有
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正曰此策時不可考其說雖多務尊強國而已
非善謀也○爲名爲實爲爾爲之先之爲去聲
韓陽後於三川征伐而欲歸足強韓人爲之說韓
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後且共貴公子後
人公子謂陽等輩王於是召諸公子後於三川
者而歸之正曰時
不可考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爲秦
所親

評應元曰六國
戰雖小而最

諸安曰張丑之計最易知者公冲不察而緩攻齊楚不察而講魏蓋闇於機權之所隱唯明習能辨之

恐恐韓魏合因請於魏而不告韓

歸有光曰秦王之權詐至此亦不覺發露

韓瑗相齊令吏逐公疇監日無考又大

漢書曰秦人
者亦無能難
而韓魏且皆
不顧矣何用
策為

漢書曰秦人
者亦無能難
而韓魏且皆
不顧矣何用
策為

漢書曰秦人
者亦無能難
而韓魏且皆
不顧矣何用
策為

周之留成陽君君本在齊為秦善之環欲使之成陽君韓人鮑於魏策已言之今於此言韓魏相齊而怒之故又云君本在齊又因魏策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謂韓魏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知其處小國謂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疇堅楚王頃襄王日無據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明公謂昭王二大國惡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戰國策卷八

手

謂山陽君韓曰秦封君以山陽兖州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并納於君弗使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猶難也楚攻齊而不納秦之所封山陽又韓人故云正曰棘義未詳詩傳多訓急楚攻以下本文山陽君因使之楚趙魏攻華陽韓謂急於秦以急冠蓋相望秦不救補曰攻華陽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

等者也宋韓
以取陳前事之
明也
韓魏言以韓
急則將受之
語所以數陳
庚不救不救
也故能八日
而兵至

徐中行曰為向
晉計則得為已
計則誤

田嬰曰不知
貴韓之為人何
如止言其家方
金遠可以為三
川乎
許應元曰國
建封韓之臣而
徒取萬金之家
其取可謂亂矣

主使乎公猶國也冠蓋相望告救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記二十三手有補曰韓氏逐向晉於周晉周人使周逐之謂魏王安釐王正曰無據周使成恢為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其言得魏王曰諾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道猶是魏有

戰國策卷八

手

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不反之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張登中山人謂貴繆韓曰請令公子牟補曰一年謂韓王曰貴繆西周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為三川之守是繆以三川與西周戒也三川近西西周之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繩以止王止韓勿韓王必為之此下登言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其効也正曰韓釐王元年趙滅中山大事記

戰國策譚極卷第九上

燕東有魚陽右北平遼西遼東

有代郡鴈門南有源郡之易容城

而樂浪玄菟亦屬焉○按魚陽今順天府

今遼東郡司上谷今順天保安府易州代

都今代州鴈門今山西代州寧城今保定府

府涿州今順天易州新城今保定府

安今安州易州涿水縣今保定府

今順天府新昌今保定府新城縣

今遼東郡司上谷今順天保安府

朝鮮

文公桓公子元年顯

王八年庚申

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

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奉陽君不說之語

而說也此策有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

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蘇秦之

事也李兌因為蘇秦云此李兌二字誤差也

下又據古史謂肅侯時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亡

則去指館之語恩嘗謂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

為一人奉陽君實李兌非公子成也且此章知

如趙又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之喻之從昭王

本破齊之時也文公錄全燕之盛何得若此言

齊燕合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

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

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

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

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

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錄其姬而惠公

年表燕惠公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

恐出奔齊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

八年蘇秦說燕之歲為二百有五年下應遠舉

非蘇秦約從時其以權立權謂外以重外以事

事說亦見趙策

貴並謂齊趙正日以權立者謂燕破亡之餘太

與貴謂他國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與

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燕于蘇子在燕

合趙而外已齊疑燕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宣

日疑蘇秦則君多資疑其合奉陽君曰善乃使

使與蘇秦結交正曰此策

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

鮮屬樂浪補曰朝鮮其子所封遼東郡并州

林胡樓煩趙策見西有雲中九原正義云雲中

田汝成曰以蘇

秦之智之何心

秦之智之何心

郡城在林榆縣東北九原郡城南有呼沱易水
在林榆縣西界二郡皆在勝州
出派安補曰呼沱見前正義云易水源出易
縣西谷中之東南南流與滹沱河合水經易水
出派郡故安縣良鄉西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
山大事記引此二條

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
門之饒并川郡補曰正義云碣石山在平
北有
秦粟之利民雖不田作秦粟之實足食於民矣
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
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
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救於其南也秦趙五

戰國策卷九

三

戰補曰談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救而王以
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
攻燕也喻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彌猶

攻燕也喻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彌猶
循禁正曰踵足後也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
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

也祭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
垣矣垣謂城正曰正義云東垣趙之東度呼沱

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
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

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

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
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
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

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齋蘇秦車馬金
帛以至趙國之初

戰國策卷九

四

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策

易王文公二十七年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二十

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

而平補曰索隱曰當時慶弔齊王按戈而却曰

以不食鳥喙者本草鳥頭一名天雞以為雖偷充腹而與

張洵曰齊取燕
地則秦執之以
爲齊罪夫歸燕
地與否秦不以
爲德也
法淵曰始以禍
患之既以利害
之戰國之士生
往以計術弄權
主而盜世資

戰國策卷九

五

東國策卷九

太

後頓首塗中塗泥也自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

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

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

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初見身無咫尺之功而

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

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

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

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

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補曰姚本燕王曰可作不可乎

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

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

夷不取素飧詩註素空也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

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中北國虞屬遼西今支餓而死於首陽之

山伯夷傳註在荒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

千里而事蒺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

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

補有光曰後秦
二千皆以秦
人故以秦
本為秦
此說事也
以修行為自
為秦
河漢心術
為世

田汝成曰此論
太繁人
劉知幾曰蘇秦
答易王稱婦將
殺夫今秦進
之又其茂讀
氏云貧人女與
富人文會
無以買酒而子
之有餘子可
分其餘光無損
子明此說
之將游以之
比與及對向老
害乃用蘇氏之
說為二婦人立
清定其和加
其德氏何其去

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補曰燕秦且夫信行者

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

其名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

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

營丘即北海營陵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

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

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

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

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

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隣家有遠為吏者其

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

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

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

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

之笞擊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

補曰陽僵棄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室太忠至

夫妻○一本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云云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

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

於應元曰忠信
獲自古有之
君子不以信
易心不以信
改行其素
義也且覆之
妾奉卮酒
於燕王

田汝成曰凡十
一闕字皆托於
成說若不出自
已意者
陰謀曰趙王
秦陽之專權故
蘇秦切說而短
之蘇之權在於
大曰切初說
而即其權其辭
臣下更此皆
摩之術也
唐順之曰蘇秦
而此相臣下相
臂援代說蘇秦

義益國元高極也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

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

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而累

補曰此與後章蘇代謂燕昭王章同惟中一段

彼言燕欲伐齊事為異記者或有差互不可考

也人言秦不信故秦言已之不信乃足下之福

如尾生亦無益謂守信義不成功名者之不足

貴也又曰僕所謂以忠信得罪則又以信自待

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易王于元年慎觀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

東周之鄙人也臣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

竊釋鋤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

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

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王曰

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

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

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讐也是魏者王之援國也

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

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

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言雖知其難以其曰夫

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

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

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因與見伐之怨身

自削甲札札謂也甲之革緣如之正曰札木簡

養由基謂甲而射之穿七札妻自組甲緝

之為組以穿札正曰景帝詔纂組註組今綬紛

也組悲萌反鮑因莊子游解綬曰有大數矣日

之文生義不知彼字與此不同一本身自削甲札曰有大數矣

與下文同大事記引此姚本同有之乎王曰子

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

報之二年矣自即位至是正齊者我讎國也故

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

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

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

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

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

今夫齊王問長主也補曰司馬貞云年長也而

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正南攻楚五年稿積散

日自恃其強也

積亦西困秦三年為秦所困正民憔悴士罷敕

比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不書而又以其

餘兵南面西舉補曰姚五千乘之勁宋舉宋在

十八年燕昭王二十六年此時宋舉也而下

五城正曰此言舉五千乘之宋非僅得其城

也而巴蓋在滅宋之後明矣下章包十二諸侯

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

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敕言齊不可

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

足以為塞補曰清濟以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

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敕雖有

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

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補

濟西濟州以西也河北謂滄傳今濟西河北盡

寺州在滎河之北者正義云

以後矣封內牧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

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毋弟以為質寶珠

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

則前言舉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補曰

未亡也

駭大任曰所謂
天授名言

丘璧曰驪族之
士疎遠之臣內
無與謀而欲託
迹於人而不見
三旦而市人不
相矣

張洲曰為質不
足以為功而不
質則于燕實有
害燕之害於公
孫也於公孫之
害於燕也何也
之害於燕也二
之之交是則質

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危猶亂外敵不
可拒言不能制內則王自治其外謂謀臣自救
其內謂亂於內者曰為此乃亡之勢也危謂
之舉實自公孫之正曰大事記云戰國策載蘇
代說燕之辭誤以為魯使魯能有志如是豈至
覆國乎論其世考其事皆說
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
有賣駿馬者比三旦比猶立市人莫之知往見
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
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補曰還臣
請獻一朝之費元作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
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
也莫為臣先後者為之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
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喻為
所獻馬之食也正曰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
獻此以為馬之食

戰國策卷九

十一

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羣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
乃使一子質齊正曰鮑因此指為王曾事然史
云一子質齊而此云燕王之弟則不合矣其時
未可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
定

古史其左傳
曰信不由中
言不忠也明
之要之以札
無有實能開
之有外故其
也陳公不知
而說于公子
之聽信矣
李元對曰與
孫臏之曰大
義同

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
志焉以殺辱陳羣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
子其待之陳羣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
也臞少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
者補曰此本臞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
羣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
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
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齊地百里以為人之
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今王顯封公子百官持
職持猶守也封無群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
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補
一本且以為公子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
功而封之也條同太后與王幸而在故
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
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
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終身
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
乘車制衣為行具補曰此與觸警諫趙威后同
言先婉切所
以人多稱之

戰國策卷九

十二

史 44—328

田成曰事強
林是朝秦之事

田成曰一輸
田成曰一輸

田成曰一輸
田成曰一輸

田成曰三輸
越人出物及人
田小及大故曰
三輸

田成曰山東相
合款句疑有缺

或獻書燕王燕補曰一本無王而不能自恃國

援必得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

萬世之善計也補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

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

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無如之何

不比不行謂之鱗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

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一山

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

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

弱蓋韓魏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

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

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通同舟而凌波至其

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

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

人矣三物者物猶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補曰

主上有事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

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補卑名之

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惟不之卒者之猶其

同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出士以成韓梁之西邊

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

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

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補曰一本必物

固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

故趙之正日秦非助中山者補曰一本之伐

作人伐下句同魏並同按趙策蘇厲曰楚人

魏伐楚而中山亡魏策曰中山行齊魏以韓趙

中山失助而亡史稱王父與齊魏共滅中山則齊

非中山與國也愚謂中山近魏二國相善信矣

趙與齊燕滅中山乃年表惠大四年所書已與

世家差一年且趙之有事中山久矣自武靈十

九年胡服以來攻滅累地無歲無之何至此而

始合齊燕滅之邪而秦韓齊魏伐楚敗唐昧重

立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年表書攻中山通

鑑綱目書中山君奔齊齊策稱中山君臣於齊

蓋四國伐楚而趙不與趙得攻中山而亡之

其君遂出奔也史所載與策合者莫明於此中

魏其伐楚則與齊共滅之言未可據秦韓齊

燕戰而趙氏策中山則史記之言有誤大事記

或末察也今燕策又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

亦助中山者是年秦伐韓取穰豈其事賊愚嘗

明此策與齊策陳軫合三晉事同而辨中山非

王竊以此數策觀之尤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

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

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

此五子不同
即齊也臨淄
是五都之一
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無徵者 王因今章子將五都之兵即大邑補曰
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二年而燕人立太公元作子平是為燕昭王記三

虛稱橋舉而得哉故齊閭之勝遠足以動天下

知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之徒惜是名以篡國

下會於是乎以燕讓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

以禹不如堯蓋益而以啓人為吏已而攻益奪

其國魯於是乎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効之其愚

至此尚足論乎後世因此遂有不可慕虛名受

實禍之論是論肆行則利祿之外無非虛名妨

吾利祿者無非實禍人紀滅矣此君子

之所懼也欲不惑者其唯知實理乎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

蘇秦秦為燕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

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

代持元作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

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

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

此魯僖公終年
及後之事
田成子何不
執而殺之

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

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

謂魏王哀正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

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

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

也合魏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

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

齊魏其合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伐齊之形

成矣時齊魏相於是出蘇代補曰史之宋

宋善待之補曰此策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

昭王補曰此策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補曰儀說大王

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元作王襄子也正曰魏

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

注之塞補曰勾注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

曰補曰索隱云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科尾

云斗索隱云今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

曰補曰酒酣樂進熱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

居之曰此東
以恐動燕王

酣樂進取熱飲厨人進斟羹

斟注也補曰即酒
斟樂中墳進熱飲

句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句正曰索隱云因反

熱而發之是美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

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塗猶汚補曰一本

腦塗地正義云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

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補曰正義云

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事亦見趙世家大

事記元王元年晉趙史記誤以簡子卒在貞定

王十一年十二月滅代今從外紀古文又云襄

子夏屋之後見史記行如虎狼蓋生於燕并無

親之國而承簡子食暴之規遂以為臨大利決

大計非用仁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如狼大王

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

攻燕再圍燕都而却却大王趙燕記大王割十城

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灑池補曰一本今効河

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補曰一本此句秦下

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

有也補曰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且

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

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

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

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

裁如嬰兒補曰裁史註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

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

秦獻常山之尾補曰尾猶末五城齊越後處謂

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

有父子不相肖者自稟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

聽之以卑其甚蓋附摩斯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

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早辭以紓其國是儀之

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

云者固昭王之所嚆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

官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

曰無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

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

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客即事苟可聽雖盡寶

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補曰西周等策有宮

遣之補曰燕謂是客也以隣國為壑者也魏王說因見燕客而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

將補曰一本此報讎故往見郭隗補曰五先生

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

補曰

聖人預許之謂
如此

禮一奇曰昭王
也雖無德實子
不能然者

補居正曰六國
不於秦威而聽
不獨昭王也
田襄王曰秦五
片六國為嬰兒

邵寶曰隱賢於
札之誠是也使
其未賢能無累
于明哉且後隗
而平者札之能
如隗乎札能如
隗是廣其途而
自塞之也廢之
動物尚矣以虛
跂焉者未有能
得實應者也其
固哉

東國策卷九

1883

夫一奇曰可致也
可致不可致也
貨賄始以致士
故諸藩者亦豈
可致乎如秦趙
時命亞聖之賢
才如軻者卽士
古則有起過
古則有躍者動
君臣之則地方
在在皆可以王
矣又士有七
士餘論和殺之
是也

按國日斯曰
燕召日夜謀
齊之心無端
亡重陷死
踐講息同軌
轉

揚一奇曰昔者
依撫取之今撫
代齊取之乃報
復之公情非昂
伐之私憤也
諸賢曰報怨之
師可也實齊機
道未捷當生示
義而又甚爲仁
義之師不復久

卷九

主

趙之衆猶鞭笞也御諸國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卽雖

五燕并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使者散游士頓齊

兵頓勞救救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

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

說奉蘇子車十五乘補曰魏本南使於齊謂齊

王閱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

衆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與起之王補曰

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旬舉攻不義今宋王

偃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屏也當

戰國策卷九王

廁補曰周禮宮人爲井區注井漏井所以受水

潦鄭司農云區路廁也鑄諸侯之象卽後章秦

王所謂宋王無道爲木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

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補曰太事

伐宋也蘇代實啓之引且夫宋中國高腴之地

策曰今宋王無道云云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

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

爲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

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

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

李善陽曰敵齊以遠此游談之策策至謂因其強而強之於策

五汝成曰此與字然而實則利也

田藝衡曰五名字相符又無目

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

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

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

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罪而後

可以乘人之累王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

孟子所謂以燕伐燕不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

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

則利此豈天齊伐宋此二十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

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奇猶委也一說名卑而

權輕奉元作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

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淺補曰

楚已申淮北明矣下文又曰必反宋地

而歸楚肥大齊肥亦雖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

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

齊也宋者齊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

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

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

負猶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

萬乘而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比夷齊之

正曰索隱云北夷謂山北狄附方七百里加之

以魯衛言齊因舉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

美

美

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後勸之尊齊桓泰而說
秦已伐齊非將伐宋時事也策云蘇代過魏魏
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紀代事前後固
多誤如舉五千乘云云以為說子喻之類代為
燕調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
時代已至燕豈至此特前留宋而為之復善待
說燕哉此策不能無舛而史充失之也

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後勸之尊齊桓泰而說
秦已伐齊非將伐宋時事也策云蘇代過魏魏
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紀代事前後固
多誤如舉五千乘云云以為說子喻之類代為
燕調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
時代已至燕豈至此特前留宋而為之復善待
說燕哉此策不能無舛而史充失之也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
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鮑于魚兼此三行以
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
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

戰國策卷九

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
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
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鮑則不過不竊人
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
達不苟取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
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愛不足乎憂亦完也
完又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
營丘楚不出疏章地三王代立五伯改政皆以
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

其謂口無實
不得與中國
聖何能改
以上地與
後制弱失之
以則謂其
其地之曰平
戰百勝不自
者則不獲矣

建康曰不得
然

龍竹何為煩大王之廷邪煩昔者楚取章武

屬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

曩者使燕母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地燕

正曰此句未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執

與朝秦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

撥其兵之強弱揆度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

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撥其兵之強

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

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於

戰砥劔於矛柄戰蓋為於施登丘東嚮而歎是

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

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

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

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

則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補曰與平聲

字則何不得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負言皆

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
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
歸其妻愛入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
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
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
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
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
殺吾主父宜有王字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

如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不聽則然正日謂告
將守子子齊果守趙質子以甲則吾
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
惡燕王言待必患之故代告王
以告子言其亂齊趙所以利燕
有趙累也言趙出為之以成所欲
累而奮為之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
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持臣非張孟談也使持
日待守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
者矣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
齊王使公玉曰齊人姓名正日一本公王按字
戰國策卷九書三畫中近上者子方反三畫

君也待之為因是而倍之音背言燕宜然正
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
齊趙之合苟可循也順言死不足以為臣患
以二國之令必不順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
害國之利也故已之令必害於燕苟順而無
死逃禁辱皆不足論逃不足以為臣耻為諸侯不
足以為臣禁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補
厲史言賴見秦策死不足以為臣患及然而臣
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
卒不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交猶皆二國
戰國策卷九主

相効交後人見其不是臣之患也患其若臣死
而必相攻也齊趙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
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
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
人之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補日一本不若
逃而去之詐以罪臣以韓魏循自齊言逃燕則
行至而為之取秦言勤齊深結趙以勤之
齊也結亦以韓魏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
為之不累燕陽君之言而釋之曰臣雖為之

陸渾曰伊尹而
下結上文非之
節且舉而下再
申所以進之善
反覆言死言逃
王於紛紛蓋齊
得趙猶下紛紛
紛紛在於紛紛
千齊此伐之不
古也然游詞甚
矣

敗之補曰此策文多未詳註多未安

雖有光曰燕之
謀於齊非一日
矣豈以一二勝
足圖復合哉
王為其言以杜
齊客之爭耳

地名下文云晉下可見今人之謾陵王曰燕

司馬成曰不知
當時齊國諸臣
勾亡而仕蘇代
之善也王也恐
其是事

許應之曰閔王
善也王也毛以
改舊無可倚者
矣

戰國策卷九

王五

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欲燕兵復王會所失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救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

司馬文曰以即也

何謂此曰以閔王之善而臣當其代之善蘇代以昭王之堅忍與蘇之善師耶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曰臣貴於齊

戰國策卷九

王六

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彪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嘗隙而復善之情體均也而獨為燕圖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廢爛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為也獨不念嘗委質於齊乎補曰蘇代頗詐不義一至於此其罪浮於張儀矣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齊有不善謂惡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質元作臣質猶臣之所重處重留元作卯正曰一本卯當平聲重卯猶言累卯謂作卯姚同據此則重已處危也上文恐多重字也處於齊為難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無可疑補曰列眉未詳一本猶刻列者也姚同龍龕手鑑刻古刻字愚謂即刻字斷果決之意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以猶與

王世貞曰為人
言者不慮人之
之不立以蘇代
之險險其能免
人之險耶

之言曰王與去燕之齊可也期元作於成事而

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正及五年齊數出

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與齊謀趙

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實欲離齊於趙代因

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虛言不設備行其兵

伐他國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謀且

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且辭也大馬言已賤

謀補曰一本大馬發姚齊如之又不泄燕之

同字書無幾字恐即賤今王又使慶名燕臣

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補曰

戰國策卷九王苟欲用之無中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辭臣

間五字文義為勝辭釋同見鄭思說琴補曰魏世家如耳云專元

以秦辭衛張儀儀傳辭之索隱云古釋字專元

鄭任所善則臣請歸辭事臣苟得見則盈願謂

為人問者均有此六患非燕昭之明代之謀齊亦

功成矣猶不能為此尾況他人乎代之謀齊亦

異乎豫讓之於趙矣彼彼彼彼補曰此策蓋代

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代以書自白文多

未詳燕昭即位志復齊警非一日矣樂毅以趙

亂達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

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為

之問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勤之以伐宋驕其

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二代之力焉而世不數何

也蓋教之為燕約結信義服人卒用世以勝何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曰楚得

枳屬巴而國亡皆楚失地秦昭此七齊得宋而

國亡即此二十八年入臨淄齊楚不得以有枳

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

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

正告天下告楚曰補曰姚本秦之行暴蜀地之

甲輕舟浮於汶汶水出嶺南乘夏水

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正曰索隱云夏

音服謂夏奈之水盛漲時也下文永夏水兩出

可見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

巴乘夏水下漢補曰一本四日而至五渚史註

庭正曰今詳本文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在洞

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寡人

積甲死東下隨屬南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

寡人如射隼矣隼視鳩易也正曰射隼見王

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

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

韓少曲補曰本文少曲曲高平正義一日而斷太

云相近高平在懷州河陽縣西北

行補曰正義云太行山羊我起乎宜陽而觸平

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即二日而莫不盡繇我

陽近武遂韓墳墓所在者

陽近武遂韓墳墓所在者

陽近武遂韓墳墓所在者

陸原曰封官如
封秦谷以封

蓋份曰雖本而
為焉等
此乃謹告也

繇由同正曰索隱云辭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
音搖搖動也我屬下句
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
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正曰安邑
時屬趙卷見魏策正義云卷猶斷絕軌免反太
原當為大行蓋曰秦舉魏之安邑塞魏之女戟
則韓氏大行斷絕也按趙策秦舉安邑而下軹
塞女戟韓氏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據此
元作道道南陽封冀道所由也後志列東皮
杜預云在蒲州 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
弩在前鉅戟在後決榮口榮澤之口補曰索隱
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公子無忌亦云然大
事記灌大梁之策戰國以來人皆知之秦卒用
魏策卷九
此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
口徐註紀年日教 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云
在山塞集胥口 水經註河水舊
在白馬縣南次通齊陽黃蒲白馬本衛之曹邑
今滑州縣史作外黃濟陽大事記作黃齊陽說
又見秦策宿胥虛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
頓丘並見秦魏策
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
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補曰一
蓋古象字 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
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
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元作 恐天

秦曰蘇代約
秦之不以威
秦之行以威
秦之不以威
秦之行以威
秦之不以威
秦之行以威

鳴呼後以事秦
也秦者以事
秦而下所以
前秦欲攻安邑
以下之語此以
許欺諸侯
以成其攻之
計也秦行如此
其秦文行秦
之其此言秦用
詐力河間其情

馮觀曰通觀以
下五句所以應
前欲攻安邑以
下之語

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補曰一本人
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
三必言攻 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
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補曰蘭離石見前
重楚楚擊 則以南陽委於楚補曰鄧曰寡人
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正曰正義云均州
也塞颺隘補曰見 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
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颺隘為楚罪兵困於
林補曰見 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
魏補曰見 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元作 公子
延泰子正 因犀首攻趙補曰一本首下有屬行
謂連兵相屬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
也行胡即反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
則以葉蔡委於魏補曰馬陵葉蔡並見前史離
地名 已得講於趙則却魏魏不為割困則使
太后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毋贏謂勝舅 趙
燕者曰以膠東遠譏同補曰遠即上 適趙者曰
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阬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

合而箝其喙也箝箝也 鵠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

孫曰自下莊
刺尤之說出而
後世遂相祖述
或為田父之說
或為蚌之說
人懷然

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

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補曰姚

諺詩皆叶後語必見死蚌鷸即多一字藝文類
聚引云蚌將為鷸即見蚌鷸此則叶韻然不聞

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讀雨作兩兩謂開口
恐別有據愚按龍德蚌叶彼五反鷸知將雨兩

即解去爾○一本籍作相今趙且伐燕燕趙久
字通語音聿亦有衍音

相攻以救大衆臣忍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
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正曰燕惠武成皆與趙

考
戰國策譚極卷第九上 終

聖

戰國策譚極卷第九下

燕與地見前

惠王

昭王子元年燕王三十七
年癸未按索隱云名樂資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楚傳云并合

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苦即墨補曰毅

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

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補曰史趙封

戰國策卷九

望諸君索隱云望諸澤名齊田單詐騎劫卒敗

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

毅乘元作燕之教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

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

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

亡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

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

露於外暴張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

與寡人有隙元作郡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

何者春曰此曲
未肯聽之者
已深入室之生
者則薄爲何如
也
群臣曰乃王
辟原之臣等
見王之政可
以守守不宜
死而遂守之
將更今以自取
敗也
又曰慎威豐
者不立左右
見不立左右
者古師謹見
將者正宜
爲教訓以
見教訓以
差引其切而
法者純引于
一以爲教訓
所引長歌之
勝於勸樂

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搗名馬草爲其形以

欲取益力不能工勢不常與力不常
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爾○愚謂樂毅

唐順之曰且之
得非未可知要
必有人以繼之
或謂得非於王
其言三欲得其
脫耳更甚焉

王祖道曰巧甚
可發一笑

黃震曰按今王
喜乃自欺不欺
反用栗腹敗趙
以自欺其後賢
必丹軻之謀而
後燕滅趙

田文孫曰以簡
謂此篇大不
同矣

之伐齊取實罷燒宮室見於田齊世家穀傳
國策皆然徵以穀之自言蓋誣矣陳以首以止
侵掠為美似未察其實也齊以燕伐燕燕以齊
伐齊孟子所以教齊王者穀實遠之是尚為能
用之乎雖有寬政除暴反賦禮賢數端不足以
掩其罪也故愚者未于說併記呂子他日之論
以見其不滿於穀如此而取陳
氏者特一時之見未為定論也

張丑為質於燕正曰丑見齊韓魏中山等策與
楚威王田嬰公仲張儀相涉
非惠王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
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

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
戰國策卷九

劉子腹也及補曰姚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

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
而放之補曰韓非子記子
胥語楚邊候同此

王喜惠王曾孫元年報王五十三
丁未按喜失國無諡故稱今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

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

伐也王乃召召國君樂間後燕王復以其子樂
間為呂國君索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
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

楚曰燕王以
不用燕國改使
入趙引趙不自
不察其言實
其言自非實
其言自非實
其言自非實
其言自非實

為觀曰不能
所便之去法
為不肖也去
以昭王之過
為不肖也去
之罪昭王之
罪昭王之過

之非
唐順之曰此書
怨而不怒有先
王之遺風焉
其間於用計以
欺國也

為觀曰雖然王
木為重厚也一
段重厚之辭
之罪
又曰只把微出
明怨一語難
收緊到底樂間
亦自不能逃其
失厚之罪

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

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

四十萬攻鄆使慶秦補曰史作卿秦一以二十
本標後語作慶秦

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鄆使樂乘

毅之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

燕記元年有正曰史在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
王喜四年餘說見下

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

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願而君不肯
欲復用之

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

戰國策卷九

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

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蔽覆之
王喜所望也不虞君之

明罪之也圖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

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

聞君微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
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棄寡

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

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補
此當有也字

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

許應元曰至此處蓋曲盡厚意已極得厚意

楊慎曰文章固能達意亦能達意蓋三達義間然詞氣宏放詞意非以其文之以耶

之過非君孰怨元作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

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

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

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反惠愛任用之今使寡人

任不肖之罪任猶有過失當棄反順用之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

之也擇其所處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補曰一本此

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補曰惡室不能如字

相和出語隣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

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

職圖卷九

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

不內益寡人益一作盡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

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

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

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

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

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

美昔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

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

許應元曰反厚絕之意以厚意間之味於此道

唐順之曰此書意雖而切文法歷歷足辨佳絕

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補曰此論語所記便不及柳下惠不

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

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

下語曰論不修心凡有修者先必有夫而善論者不然補曰修字必有誤

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簡棄猶棄也

大功者輟也輟止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

怨而累之宜在遠者疎遠之臣可爾不望之乎君也今

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

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度其然余且愿心待之以不善之心

職圖卷九

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

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間量我也唯君圖

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

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彪謂趙而不改然後復諫伐趙其於間未見其有可絕之處而能備

如此禮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間

絕之深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婉轉屈曲天下

之偉文也正曰責其出奔以明怨薄已而揚過

悔艾德創之意少未見其果可以釋憾而反國

也補曰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遣樂毅書考之數

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

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

謝之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策以

此為樂間答書而未云間乘怨不用其計於乘

聖家曰秦趙
燕而秦趙
秦趙其大
而秦趙其
秦趙其大
而秦趙其
秦趙其大
而秦趙其

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
虜慶泰樂間則是間為將而破虜燕世家則云
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
武襄居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樂陽取
之使樂乘伐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
外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說為是云
秦并趙非向迎燕并台也燕王聞之使人賀
秦王始吏者過趙趙王襄繫之使者曰秦趙為
一而天下服矣燕元作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
秦也言燕先時服趙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
趙有隙秦趙有隙補曰一本並天下必不服而
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
戰國策卷九
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也燕王竊聞
秦兵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
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
隣為秦北下曲陽為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
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
報也言數為秦敗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
比并燕燕有之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補於秦
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補
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兵未
罷秦攻郭拔之此十九年

張居正曰一篇
中如曰光緒
樊於期為新
巧知也何其
田單之方見
其精也此則
政傳多載史
文亦不能指
辭也日韓武
謂知生而并
納宜其禍也

燕元曰秦之
足矣之何其
耶

魏州曰約三晉
連秦是謂四
是以從之趙
可以破三不
可以破三不
可以破三不
可以破三不
可以破三不
可以破三不
可以破三不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
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
補曰一本鞠作鞠下同 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
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
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傳言
秦秦遇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說難龍
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可擾而騎也然嘆下有
有補曰一本批作批姚云伯錢作此字太子曰
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居之
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補曰姚太傅
戰國策卷九
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之暴而積怨於燕怨
亡足為寒心補曰凡人寒甚則又况聞樊將軍
之在乎是謂元作委肉當餓虎之蹊蹊徑禍必
不振矣振救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
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
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
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已憂
且死須臾不可待且非獨於死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
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

蘇轍曰太子丹不聽勸武而用田光欲以一死之計激太子而用之其意深矣

王安石曰荆軻此人所共知也然其所以為刺客者非其志也其志在救燕之危也

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為之自疑

命止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於此

其智深而慮沉智深其勇沉史姓同可與之謀

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

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

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不敢

之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

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

聞驕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驚

戰國策卷九

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

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善

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

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補曰一本即趨太子送

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

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補曰正義曰俛

先生出東方俛俛然即信俛音俯按俛即俯

而一命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

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

中說曰作文主人能之後世不

高儀曰其死非使死之耳

司馬遷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大過

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陳

於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

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補曰一本不使

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

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

非節俠士也補曰立氣勢作威福私欲自

殺以激荆軻言其死非爲世者謂之俠曰願足下急過

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

子言曰光已死致光之言補曰一本此四字作

戰國策卷九

今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繁行不立流涕有

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

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

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

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

棄其孤也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尚在

也又對曰燕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

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補曰荀子註

下之其意不廢今秦已虜韓王秦十七年盡納

何孟春曰秦虎狼之心也然則秦之計也必以天下為事而不可不慮也秦之計也必以天下為事而不可不慮也秦之計也必以天下為事而不可不慮也

王莽曰丹身辱其親而秦之計也必以天下為事而不可不慮也秦之計也必以天下為事而不可不慮也秦之計也必以天下為事而不可不慮也

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補曰一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闕言示之以利秦王貪其贊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

戰國策卷九

十四

得合從其償補曰一本此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命字姚同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收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界之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

楊士奇曰秦之計也必以天下為事而不可不慮也秦之計也必以天下為事而不可不慮也秦之計也必以天下為事而不可不慮也

黃仲曰欲輕易得之二頭其難不刻骨而飲之

楊一奇曰不為萬全必勝之計

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引此補曰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劉向別錄去督亢膏腴之地蓋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

戰國策卷九

十五

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補曰一本為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胷提刺也知鴻反補曰提一作抗也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

陽宮補曰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南水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峻諸山之南故曰咸陽自始**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皇及胡亥皆都此**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也**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恠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為謝**

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祭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搯**

其室日索隱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今前短****時惶急**惶急也堅**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驚****愕**愕相也**卒起不意**卒猝同**盡失其度而秦去**

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

藥囊提荆軻提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提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

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提字本**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踞坐**秦王足而箕踞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地**以報太子也**

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

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並此二**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三十五年**而虜燕王喜秦**

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傳**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一大行劫刺於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質責使悉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持匕首之所可待勸武初謀似矣太子不用不**

秦大怨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並此二**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三十五年**而虜燕王喜秦**

生奇絕也。

戰國策卷九

干

戰國策譚樞卷第九下

宋

景公

讀固相混若舉則豈先二名而後一之
表作兜藥及冢鍾春作舉頭曼兜藥音
于邪黃伯思合辨祕閣古韻有宋公舉
錄與汲冢合因知異書有不可廢者
謾記于此

戰國策卷十

公輸般魯之巧人補曰高注公輸般魯班之號也它書或作班古字通漢書班師爲

楚設機
天地䟽機開也雲梯之屬補曰高注云機械雲梯之屬也索隱云械者飛梯撞

車飛石車弩之具將以攻宋墨子宋人名翟聞之百舍重繭

百里一舍補曰此據高注下有重繭累眠也一句又筵子百舍注百日止宿也按繭即跣字古

典反增韻謂足胝起如繭低音支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

聞子聞其善吾欲藉子殺王正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王云人王並而

鄰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公輸般曰吾義固不

生如臣子作惡臣也
 後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梯之高將以攻宋宋

可罪之有義不殺臣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

何男之不事不殺三而功固大不殺二而殺少

許應元曰義不
藏王與義無當
太似安無作叙
正左非戰國時
安內用武氏字
也作叙臣近之
相連快也以叙
王為叙少尤無

未必皆傳寫之訛柳子厚亦嘗用之矣而欲竊
 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
 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疾猶癖墨子曰荆之地方
 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
 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
 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鮒魚之小者正曰爾雅異鮒鮒也今
 作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
 豫章大小凡五正曰高注皆大木也補曰楸楠豫章書注楸梓一本楠作楠章作梓嫌同
 補即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襦褐也臣元作惡

相去十年檀弓季康子母死斂請以機封則
般亦與孔子相及大事記云楊墨之說肆行於
天下必在春秋後蓋異端之
說非王教盡廢不能興也

梁王襄正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
於趙王武靈正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
敕邑敕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扶謂助之
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敕邑
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補曰一本不足如梁高注如當也
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補曰高注梁必不助
兼宋故宋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梁然無辭使
不利之矣

田藝衡曰以楚
視宋安得為兄
弟
張洲曰蘇秦之
計是也才得楚
之重而即以講
於齊宋之反覆
甚矣楚之救宋

戰國策卷十

當元王七年鮑以
此次之景公繆甚
謂大尹宋卿正曰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
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杜註近官有寵者鮑
因大尹字遂傳會爲景公時蓋無稽之言也
曰君日長矣君宋自知政言親國事則公無事公不
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后時與政
則公常用宋矣見用於宋尹蓋太后之人正曰皆無考
宋與楚爲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賣
楚重以求講於齊賣謂街齊不聽蘇秦爲宋謂
齊相曰不如與之聽其以明宋之賣元作賣補曰一本作

徒以宋之睦也
講於齊楚無怒
乎

辭曰齊楚兩
大勢必相制宋
之援否非楚之
所患也況勞民
動衆取怨強敵
而遽大伐楚之
情可知已堅我
謂堅其拒齊之
心

賣如楚重於齊也楚怒忍其背已必絕於宋而
同齊講蘇秦與則成齊宣同
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時知非閔暗正曰此
必非公府

剔成謂公元年烈王七年壬子立
汲冢紀年作桓公辟兵莊子曰桓公出
前驅呼辟蒙人以爲壯前史記作辟公
辟是名辟證辟事
必不與史記益誤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
甚勸補曰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
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

戰國策卷十

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
我我堅而齊救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

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此四章立蘇秦諱得爲
由折如此故係之刺反然則孟子所稱者亦皆
賜成也謂孟子所稱者則成孟子謂戴不
勝子之王薛居州居王所上非僂而誰

君偃薛公子剔成君弟結立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祭已正曰按世家剔成四十二年弟偃攻葉剔成敗奔齊自立爲宋君故大事記書宋公剔成爲弟偃所攻出奔齊偃自立

宋康衍康字下同王之時按史君偃在年表世家傳並不書謚正曰索隱云戰

印成日王匪
第不備策必不
與爾雅鴝鵒
按史記射鵒
鴝鵒非祥也
文為祥今通
朱康是已

張洲川宋為無
國大義亂近服
施於元自粹失

朱碩鑾曰而字
止有誤

戰國策卷十

太

國策呂氏春秋有雀生麒麟集韻音欺今江東呼
皆以僂送康王與爾雅鴝鵒期同文鴝音格鴝音忌鴝音欺
按史記射鵒鴝鵒非祥也黃公紹韻會鴝鵒為一字音期音
鴝鵒非祥也非新序作鴝鵒所載比策於城之陬陬音隅使史占
文為祥今通鑑作麟益言遜也補曰高注
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太史公能辨吉凶之妖
祥康王無道不取正討故康王大喜於是滅滕
云危行言遜太史有焉康王大喜於是滅滕
唐七年註在赤國公丘將補口大事記云杜氏
世族語勝為齊滅觀孟子所載勝定公文公則
所記是也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
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
下鬼神罵國老諫臣元作為無顏之冠冠不覆
於酒婦人群臣諫者射之命曰射天冠以
示勇剖偃之背缺朝涉之脛鐐刻脛而國人大
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
侯其臣也遂得而死補曰世家云殺王偃年表
正曰無稽云死於溫溫魏地新序得
下有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補曰元高詩云禍
病字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家語昔者
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家語昔者
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凡
以生大則國家必正而名益昌於是帝辛持
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恆朝臣莫敢外寇乃
至殷國以亡又說苑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云
云一段亦同愚按宋殷後也疑即此一事而誕

者不

戰國策譚概卷第十上
終

七

戰國策譚概卷第十中

衛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後

王今懷慶府河內縣朝歌今大名府清豐縣

今東昌府及宛州單縣成武縣曹州曹縣濮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

靈公襄公于元年景王三

衛靈公近癰疽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彌子瑕補

之妻兄弟亦見孟子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

左右復塗偵衛人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稱

彼以癰疽為難鉏則誤也謂君曰昔日臣夢見

戰國策卷十

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

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日曰夢見竈君而言

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

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燭燭也

補曰燭餘亮反莊子燭者避則後之人無從見

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

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在

趙策正曰宜從

悼公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癸酉正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正曰據左傳南文子相

衛公衛公與智伯並時則犀首非公孫

始為諸侯時六十餘年是時已犀首非魏官

之臣歟伐黃補曰舊言黃國名按策過衛使

人謂衛君此策以南文子與智伯同時知為悼

公趙如等將納公文子致衆而問曰彌子瑕

有益云云遂立悼公南氏相之曰救邑之師過

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

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已言

衛君懼束組三百緇緇糾文紛紜之屬十首

隨使者南文子衛大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

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攻大名美內臨

其倫臨言以功處其夫在中者國中惡臨議其

事議謂諸蒙大名蒙其挾成功坐御以待中

短之

之議生且御言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
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
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
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駒駢四百壁一補曰一本

曰大國一懼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

無力之禮不可不祭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

之禮補曰一本有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

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

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補曰說苑吳赤市使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

太子顏為君子也顏太子名甚愛而有寵非有

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

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處謂南文子衛之賢

曰大事記貞定王十二年晉荀瑶襲衛解題曰

失其年國語序蓋臺之宴云還自衛始載于此

未必果此年也戰國策云云並載此二年

策云云並載此二年

嗣君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城此二十三年王

東非衛地世家衛嗣君時獨有濮陽按史秦昭

王元年穰里子伐蒲索隱云穰里疾園蒲不克

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云蒲故胡衍謂穰

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

善為秦則不賴矣利賴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

也今蒲入於魏衛必自入之魏衛必折於魏性求

魏亡西河之外秦惠六年正月秦惠八年魏納

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

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元作害補曰一

魏秦王必怨公穰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

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戒告之以德衛君穰

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穰里子知蒲

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

蒲守再拜因効金三百鎰元並焉曰秦兵誠去

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穰

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穰里子知蒲

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

蒲守再拜因効金三百鎰元並焉曰秦兵誠去

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穰

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穰里子知蒲

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

蒲守再拜因効金三百鎰元並焉曰秦兵誠去

田藝蘅曰豈有賢者而先使之得罪又欲贖之哉

補口史
樗里子

見梧下

考正
曰

魏王曰

客
臣恐

事已者

事王三

於世其

此本高

繫相隨

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衛地缺請亦贖
也群臣諫曰一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
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大小謂國教化喻於民三百
之城足以爲治稱曰三百或言家民無廉耻雖有十左
氏將何以用之彪謂衛君之言及此足以垂起而不符霸宣輔之者無其人乎
以群臣之所諫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

曰古人
皆子余

勿益損

食口體

十謂君

之自今

相印曰

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

期嗣君縹錯羣薄之族皆逐之也處謂嗣君賢也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

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管服皆言愛也拊尤愛之

傍日駟轅中曰服擊其驂則兩服馬皆車至門

扶人共教送母母送婦者將日滅竈將失火入

室見曰曰徒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

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

也初為婦而云然失之蚤也正曰此策時不可

考補曰呂氏春秋曰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

告人曰云云與此相類

薛應旂曰忠言
至計言非時
此其後皆言
不為人知也
此其後皆言
不見用也
此其後皆言
不見用也
此其後皆言
不見用也

戰國策譚樞卷第十中

戰國策譚樞卷第十下

中山漢為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不澤

云中中山故縣屬國姬姓也路史杜佑云常

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城中有山故號中

王十二年中王始移居盧奴大事記威列

後伐鮮虞杜預云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

召陵鮮虞中山名始見定公四年晉公諸侯

不殺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今保定真定二府盧

是時勢也○按中山今保定真定二府盧

今保定府縣唐今保定府唐縣縣新府盧

府曲逆今保定府完縣縣望都今慶都縣新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

之作羹致於樂羊樂食之古今稱之曰樂羊

食其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

國之法也補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

獨不王其後秦惠王三十五年王趙武靈

年秦惠王始王秦惠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

周顯王四十六年韓宣惠王七年也正曰大事記

其後亦稱王解題按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高氏

以為齊趙魏燕中山鮑氏以為秦韓燕宋中山

二家之說皆非也齊魏王已久秦之上出於張儀宋中山俱小國使宋是特稱王齊何爲獨怒中山况偃之稱王又在漢觀之三年乎然則犀首所立五王其可考者韓燕趙中山其一則不可考也趙武靈王初稱君世家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於韓則是持正稱王矣七國惟楚魏王遠在春秋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又顯王三十五年齊宣王親惠王與弟康會于徐州以相三解頤云齊魏之王以國紀年之蓋在魏板郭郭之歲顯王十六年而秦紀年之蓋在齊魏爲王未知孰是楚策所載以得其實蓋魏以郭郭之勝齊以往陵之勝名借稱王若今歲魏方衰弱齊亦未有大功何爲驟稱王乎今年書相王者齊魏僭王已久至是其會諸侯欲其皆王以同己之僭也秦紀所書或者齊魏前此稱王於其國至此名號始通於諸侯乎又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王解頤云張儀之請也秦紀書魏君稱王衍一魏字愚按趙世家武靈王十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今則云五國相王者謂五國皆然中山後持正稱王非謂在此年也鮑誤而中山後持正立之後而復疑正曰高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今所謀者救亡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

許應亨曰張丑之計是也然中山之王與不王於亦何與哉天下之共主相與并髦之而與秦爭帝笑何羞於中王

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
王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爲趙
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趙魏也主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爲趙
魏驅羊也補曰高註是君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
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
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
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
難則所謂差與爲王也今爲廢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
所以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
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
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
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補曰高註齊不欲與之同王則與如字
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憂齊廢之今召中山
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元作五下同國而益負海
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
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
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
之君久矣薦達也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果召中

吳寬曰齊食而
孫觀其所養
亦往往為人助

薛應旂曰中山
小國也齊雖至
以攻一邑而勢
費不與焉此亦
張彥廉以恐嚇
中山耳

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
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之元作為王甚矣
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
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
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開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
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補曰一本乘之國也
何倖名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正曰正義引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
見趙世家
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倖名不憚
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
倍謂背約補曰一本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
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
趙固輔中山固言輔之堅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
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問而
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

諸侯曰中山係
第一邑也危亡
不暇計而區區
區區與諸國並
王豈不愚哉張
登反覆小人也
幸燕趙之強於
齊而聽之不
然中山者豈
也

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
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則王之為
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
中山首難也首為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
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
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
奈何張登曰王祭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
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
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正曰是以隘王祭重使之王指齊王
戰國策本十
之隘亦不通也補王苟舉王補趾以見寡人請
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
自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正曰王
之王指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
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
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所以存之
乎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齊以是辭來
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之而不往齊以積厚於燕
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

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

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

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

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

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

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

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也雖其用智有裨聞風氣而文無害亦狡獪可

喜非君子之所排也正曰排聞狡獪豈非君子

之所排者因其文之可喜

司馬喜中山臣補曰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

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

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

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頷首

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

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

似欲中喜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

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相中山徐廣云名喜鄒陽書司馬喜感於宋而

相中山按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

見泰昭王一即此人與漢平津為三韓子

云公孫弘斷髮而為楚王騎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

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

史記注屬簡注也言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

趙使為耳中山之事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

馬喜使說趙王此正記所傳陰姬與江姬爭為

之異○兩可以為之為去聲

后司馬喜謂陰姬公

言公得封補曰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

一本子民姓同陰姬公稽首

臣乎

何可豫道者

王補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

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

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

商較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

穆敏政曰趙貞
不欲耳欲之又
何說后與姪哉
立墟其國據其
子女后寧得全
耶

戰國策卷十

不能無道爾卽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卽社稷危矣與之卽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柰何司馬喜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隣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此兩章一事爾而曲折小差著書者自以所聞駁異

王守仁曰李庶
知中山之未可
伐而主父之意
未可遽面敵諒
此以客之勝因
此而戢兵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

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

也。以賢者著此不亡者未之有也。處謂李廌小人也。乃欲使

戰國策卷十

戰士愈奮而置士大夫賢者在位將使耕者愈力
分也何敢與賢者並民惟不賢而耕且戰民之
而不趨於善者乎若莊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
補曰韓非子有云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官讀商君之言曰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詩書
禮樂善修仁庶辨惠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敵
主必削下民必貧此商君所以遺禮義上首功
而富國強兵之術也使武靈朝服騎射一反先王
之教其弊贅之志使卒不死而獲遂有以異於
秦乎李庇者窺見其所不欲故以合士急辨戰
之說導之當時風聲氣習不約而合其悖謬固
不足辨也抑其所稱中山之事者殆未必然大
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大史屠奈謂周威公曰天
生民而令有別有別者人之義也所謂異於禽獸
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
爲夜以夜繼日男女淫亂國無別焉其主弗之

應麟之曰司馬
遷之曰司馬
宗廟

孫則曰中山以
金幣得士而
國不在平日矣
則足者之報子

至亦此意也
心至是則可以
滅則則之也
田惠子曰一作
子為二士無下人

惡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其亡之故
可考矣使賢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
得至此

中山君史不書饗都士大夫霍光傳都士注都

司馬子期中山人後在焉羊羹不通司馬子

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

國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

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

壺飧臣父下以與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

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將為中山君喟然而仰

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其指物辭猶在也

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吾以一杯羊

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

魏文侯欲殘中山殘謂常莊談趙人謂趙相

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

女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魏必

其女

之封

戰國策譚樞卷第十下 終

戰國策談樞十卷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張文耀撰文耀字維昇仁和人書全用吳師

道補正鮑彪之本惟增入李斯諫逐客書楚人以

弱弓微繳說頃襄王中山君饗都士大夫三章爲

吳本所無註中國各人名或間補數言餘皆采諸

家評語書之簡端冗雜特甚所謂談樞卽指是也

樞集韻蘇后切與數同談樞卽談藪特變易其字

以見異耳

七雄策纂八卷

〔明〕穆文熙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陳禹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七雄策纂

八卷》提要

重刻七雄策纂引

敬甫穆考功彙其所著書八種為一帙名曰逍遙園總編余購得之携至維揚以便觀省間示督學詹公塩法陳公俱各大加賞譽而七雄策纂者繕刻頗未工於是陳公惜其為狐裘羔袖而慨然捐俸重刻之字依宋板役用吳人比於余所梓春秋戰國評苑尤稱善本而人羨愛矣乃陳公命余引其端以發同好之意顧余不佞無足為役乃謬為之言曰昔人謂食肉者不

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蓋言馬之毒
在肝食之或至殺人故食者禁之
然其味之美擅於金馬往亦為知
味者不棄故比之於書若曰戰國
從衡壞人心術不習其說者不為
不知今古嗚呼此言似矣然而未
達也胡不曰太牢肥羜黃茂佳蔬
少食之則皆養人多食之則皆殺
人顧食之者何如耳而何獨忌於
馬肝故深山之中虎豹終歲而食
一人則人必忌之至於室中之事
傷人者甚多乃玩之而不知然則

馬肝虎豹亦不幸而為人所指名
耳豈其利害之勢本然乎知此則
知諸策士之謀於是乎不可廢矣
夫以戰國之世得士者昌失士者
亡士生其間而能以功名顯者如
儀秦之捍闔從衡誠無足道若夫
魯仲連之却帝射書千金弗受拂
衣東海允為古今之冠張孟談滅
智氏存趙氏分榮不居則亦即其
流亞觸龍之說趙后宛切動人甘
羅之行張唐利害指掌樂毅之謝
燕王智氏之保身也范雎之報王

稽義士之酬知也虞卿之閉戶著
書賢士之守道也無忌之虛左迎
侯嬴王公之折節也故疆場之士
用之可以駕醜虜諫諍之士用之
可以批逆鱗山林之士用之可以
厲高節搽觚稅苑則雄詞足以華
國借勛席前則奇謀足以濟變揮
塵高座則英論足以絕人故晉人
有艷慕其書者而謂之曰天下之
事惟有戰國策而已此語雖過亦
足以見茲籍之奇而策之言亦有
曰亂不可使治危不可使安則無

取為智士矣考其實信然哉策之
不可廢若此乃徒習於博士之說
以為從衡而諱言之豈不悞乎今
穆公既為策纂使策士坐色而陳
公入復梓之為茲籍增價兩公嗜
古崇文蓋相等夷若余案牘之暇
校讐魯魚頗得十之一二則不敢
自謂有微勞於茲籍矣
萬曆十六載首夏日河南道監察
御史東明劉懷恕書

七雄策纂序

余生長趙魏之間乃蘇秦氏約從
六國於洹水上謀仰闕而攻秦者
也北首並路東指齊疆西臨黃榆
馬陵為錦地七國五當其衝四蒙
有其過半今其人與事雖往而遺

七雄策纂序

又二

跡尚存故余於耕壠之暇間取國
策讀之參驗合否久之淹貫其事
極掌可悉乃隨意所至採摭括數
語擇閤從衡判其得失總約之以
正道而又取縉雲鮑氏西山真氏
元人吳氏諸評國策語綴集其上

七雄策纂序

又三

拔為八卷名為七雄策纂於是開
府嶧山賈公見而檄梓潼淵而吳
郡金公新至乃竣其事余手之撫
然曰文之顯晦蓋亦有時云夫以國
策所載皆策士傾危之術漢唯于
長孟堅劉向氏治之而唐以下至宋
元士皆諱言之故有談蘇張之說
者則人皆視之為魑魍魎而不食
其餘故其書歷千石載皆秦灰遺
燼灰次魯魚半居其間而無善本
晦斯極矣迨至我

明弘正間乃剌於大梁而李獻吉

序之為如頭近刺於金陵為再頭
今賈公復刺於集于澶淵則其書
愈益顯矣夫策自秦至今如故也
何始之晦而今之顯也夫其晦之也
人習從衡之名而不知隨時變化之
道者也其顯之也則以從衡之術貴
在善用故為儀秦而儀秦反覆詐
偽黃金相印逐日致於利其益
軻氏之所謂妾嬪也為仲連而仲
連却秦帝下聊城辭千金而蹈東
海則太史公之所謂天下士也又使
當其時有明王在上取一時策士而

隨材器使之以無忌樂毅為大帥以
聶政朱夾荊軻為偏裨以甘羅樗
里子張孟談為奉使以觸龍虞卿
知果却疵為輔導則固不必借才
異代而治道可登於上理矣夫遺刃
亡鏃戟闕之具皆良材也斑劍紋琴
塚中之物皆珍器也而何必我國之
士不可用哉矧其文詞變化無窮
不入事有難言一語立斷而其色
蒼然其氣沛然又猶犀角象齒
以為君子之容而蛇珠犀角象齒
罕明足以華服御而助觀美者也

朝人之謂我其又何如

萬曆十四年端陽日前吏部考功

司員外東明穆文熙撰

而摘詞之士又何可不手一編乎善

乎蘇洵氏有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

秦有術而無心使有其心而兼有其

術而又以其續餘為文顧不大善也

耶自洵為此說而人遂謂蘇洵從

衡者也今余纂其書而又為策士解

重刻七雄策纂序

今博士家勦襲宋儒緒論大都鄙國策而宗秦漢秦漢之文尚矣廼漢所稱良史孰如司馬遷氏遷之作史記也采摭經典上下數千載獨戰國世家列傳輒按策而評焉何則彼其危詞雄辨隱語婉諷類能度時勢當事情關闔闔變化奇

而且正直令人有慷慨悲歌勃勃焉虎視

龍騰之態子長即睥睨今古固宜有味乎

七國之雄哉自是班劉梁魯諸家代有選

校徒以儀秦妾嬖卑卑不足道唯其言之

不以人廢故國策猶有存者迨宋譚理學

槩其文詞誼為蕭弱且謂傾危之書壞人

心術寧弁髦之至疾仇之不足嗟嗟宋

儒崇論高標誦法孔孟蹟所注厝豈不
欲掀揭彪炳奉其主於二帝三王之隆
卒也武備衰而成功少國之不造大為
元人所訾笑無亦浮慕道德濶略經綸
家詩戶禮修心繕性人人有君子長者
風而當稅則眩致用則踈辟諸麟甲鳳
羽儀觀甚都驅之山林功不浔與鷹狗同
七雅策纂序
日語當宋之季也士大夫畢忠整憲捐
體裂肢見謂臣力竭矣而大事不旋踵以
去有如鄒衍獻計甘羅行役寔卿叅謀
荆軻聶政親矢石無忌樂毅田單總元戎
而以天下士仲連者輔導其間即無救
於天亡之數當不至束手揜耳坐視胡
虜長驅中原竟莫敢櫻其鋒而奪之魄

者由斯以譚宋儒不為策士宋之所以興
也其不能為策士非宋之幸也策士在宋
或亦能闡天人說性命儒者經術將為
世用而碌碌泄泄曾不若策士有裨於緩
急嗟嗟此七雄策纂所為作也策纂於
吏部郎東明穆公而制府賈公壽諸梓
同年劉心田氏携之江淮余幸而卒業復
梓以廣其志而運長楊君寔贊成云
萬曆戊子閏夏吉旦福建道監察御史
武林陳禹謨撰



七雄策纂卷一

西周 司寇布為周最 說周君 為西周 王親王子徙都鎬京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王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齊王聞王言最欲其為太子以賂進臣為君不取也西治氏為齊太公田買良劍公不知善

其劍而賣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 雖千為虧折 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欲使眾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寡子亦周而讓之於最讓師以嫁之於齊言欺君為多巧詐最為多詐心欲之而君何不買信貨哉非獨知也秦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

七雄策纂卷一

游騰為周說楚 秦今樽里疾 秦惠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

穆文熙曰游騰 智伯欲伐公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聲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樽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也秦而憂大王王憂楚王乃謀

七雄策纂卷一

敬楚王 王怒 謂以其重秦客游騰 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公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聲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樽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也秦而憂大王王憂楚王乃謀

蘇代為周說韓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將謂楚王曰韓氏罷于兵倉庫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攻之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猶以饑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

七雄策纂卷一

穆文熙曰游騰 智伯欲伐公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聲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樽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也秦而憂大王王憂楚王乃謀

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綦母恢爲周君取溫園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周以魏怨之故往

魏王昭以上黨之急辭之
趙兵周君反見梁囿

而樂之也。暴母恢人謂周君曰：溫園不下此屬。

而近周又近臣能爲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

七雄集卷一

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周君謀

主也子猶故而設以國爲王天扞秦扞設施陳而王無之衛也

打也無爲周
杆者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

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之路絕。魏王

曰然則奈何基母恢曰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

秦與溫園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私利元作溫

園以爲樂得成公也必不合于秦臣常聞溫園之利

計歲八十金魏人貢其
上之數周君得溫圃其以事王者歲

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韓必不加兵而

四十金贏有餘賈利也魏王因使孟嘗齊人卽致溫園于周

蘇厲說白起勿攻梁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

皆白起是攻通用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

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

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

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人皆善

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

子支左屈告支如支撐之夫肺卵葉者自發百中而

下以善息百中善也少焉氣力倦矣反失失鋒

一發不勝而力盡矣。公破璋魏段軍武而北攻趙。

一登之。前王壘之。石車多。義立而土。元反。蘭雅石。耶贊。公。之。功。甚。多。公。又。以。秦。兵。出。

塞屬兩司錢糧而以文選一校而不尋前力盡裁治

憲述兩周距韓而以五兵一聖以行育王聖步
不告冊兩不出也。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 大事記云東周惠公瑋

夏周秉政洛陽采邑在鞏
重耳奔齊以魯幣惠公威公子封於鞏

齊平爲眉其齊以遷者自號爲東周

齊魯國臣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諸人齊魯

見而利焉
此策所害三得
公時書

七雄策集卷一

國深曰和之問
鼎本以親周不
可謂盟但類率
至齊諸侯却却
鼎事而似其事
者師之且其文
大槩縱為不類
而中間寄徑於
為尤可疑也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齊謂齊王
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
臣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名也得九鼎
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
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
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
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秦
願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
沙海之上其日久矣秦人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
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
庭之中其日久矣秦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
涂之從而致之齊願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
者非然盍盍一作盍盍晉魏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
効鳥集鳥飛免與馬逝離然止於齊者離象昔周之
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
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上卒服所以備者稱此土衆
具備輓鼎之役者用之具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
又且八十一萬

竊為大王私憂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願率
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
乃止

周累說景翠背秦援韓

秦攻宜陽秦武三年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為何如對

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有士之

果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衆臨

山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國故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

羈旅也秦謂羈旅寓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相言且秦

無功則則迹於秦言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

攻宜陽宜陽不拔秦主恥之臣故曰按君曰子為寡

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

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秦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

有秦私故說之云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乘謂

之必以實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

實景翠東進兵秦懼遽効秦屬齊陰韓氏果亦效

重寶景翠得城受寶而德東周

蘇子說西周下水於東周

七雄策集卷一

辭蓋以利害動
之而取其故韓
之心也

煮藥完句

鮑彪曰此策不可行東周周城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為東遊說西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為下何補哉

七雄策卷一

與左傳事相同

穆文無曰有鳥無鳥之處多見而且為大人者詳故必有杜

東周欲為稻為謂種之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東周患居河之上流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方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如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登于上則仰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鄭朝為周取祭地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朝曰鄭朝曰

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斤為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譴謫問也周之祭地為祟神禍趙乃還之

杜赫說周以重寶翠

杜赫周人欲重寶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不可勝賂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

杜赫之論而後舉翠可重

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求之無益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為大人者言不終窮或且為大人者指翠故能得欲矣

馮雎為西周殺宮他

宮他亡西周以罪去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輸告安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千斤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為反間書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亟急也事父且泄自今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

穆文無曰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

當人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東周立殺宮他

周文君相呂倉

周文君免工師藉相呂倉史書東周君甚愛呂倉有九君即不則則之利國人入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亦不說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讎讐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間七百闔里中門也為門為市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為此人皆毀春秋記臣弑君

可無費乎
子州吁殺舒
又何必有費
哉

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舉者也故大臣得舉非國家之美也

秦

衛鞅相秦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

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太

諱猶避也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惠王黥其傅

其類曰黥蒼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

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

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與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

代後縱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大重者

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

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

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惠王車

裂之而秦人不憐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惠文君孝公三十二年立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

有穀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蓄擊百萬沃

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

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

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

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

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

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

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

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

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

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

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立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

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言有司文

甲愈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明言者教今

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辨言者游說

俾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天下不治

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

穆文鼎曰方惠王之時秦方始盛未有吞併之志而蘇秦即以說之其說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於和故為之連衡六國以亂秦之雄策矣

文任武庫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君相攻迫也則杖戟相撞然後可見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惜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沉于辨溺于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去秦而歸

七雄策卷一

蘇秦與秦通

履躡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

十一

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

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說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蘇秦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過之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

君受相印華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于趙而聞不通

之舉主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用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戰連騎之炫燭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勞怨掘門桑戶巷樞之士耳如樞之伏軾搏衡勒也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

七雄策卷一

蘇秦與秦通

蘇秦曰未幾可

乃一篇結構而

戰國之習俗蘇

秦之人品居然

見矣

十一

蘇秦曰未幾可

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寒泉子請使張儀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言以虛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時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絕繫之，寡人忿然含怒，日夕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告諸侯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之美，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景鯉反說秦王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其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不字更不如景鯉者，元作是便計也。便猶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權猶勢也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秦，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田華為陳軫說秦王

田華之為陳軫說秦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大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備，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舌指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時亦未至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秦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

陳軫對秦王之楚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為國事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束之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

鮑彪曰軫之辭
頗捷而其所
稱譽皆當於人
一不說其論
周文王上之有
若軫之絕類離
群者也

吳師道曰秦為
無道當仲連不
肯帝之役誠家
傑之士也軫往
來其間又與秦
儀爭寵故雖
其為楚謀也多
而終不能以善
楚也

七雄策集卷一

軫

十五

軫

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詵其長者長者實
之詵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
詵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詵者客曰長者
晉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
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晉人也今楚王
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
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
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軾果安之王曰夫軾
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軾必之楚寡人遂無奈
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軾
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
君天下皆欲以為臣秦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
故實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
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軾為忠忠且見棄
軾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公孫衍教義渠襲秦

義渠君西羌也北地
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
臣不得復過矣不復
相過請謁事情謂白也
情猶實義渠君曰願

七雄策集卷一

軾

十六

軾

穆文熙曰周雖
微弱名器猶存
軾儀乃秦秦兵
臨二郊誅周王
之罪何其無人
心如此乎司馬
錯之論既過暴
亂又致富強可
謂正大

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燬君之國亦
燒也言火其
國以得其地
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
幣輕言其
行疾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
義渠君曰謹聞今
命今猶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
燕齊共攻秦陳軾謂秦
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
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
也義渠君致群臣而謀致之
使至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
也因起五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帛作
伯地名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水經云秦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藏之

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窮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川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得國實也而又不貪暴名也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克秦兵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相懼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言并則幣非一物臣請試之不自必張儀南見楚王懷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大猶過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唯解也亦無大大王大猶過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閱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于秦重也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聽從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時去秦在楚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

高誘曰：此言秦之不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而好自用者，其死也。于秦也宜哉。

吳師道曰：張儀商於之欺，雖堅于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

七雄策卷二

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能入也。洪邁曰：齊本楚之與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及欲路秦以攻之，彭說誤矣。

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援秦又何重孤

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齊地且

必受欺于張儀。言儀必背約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

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

也。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也。來還又重

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

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稱病不朝楚王曰：張

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晉齊王張儀知楚

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廣直為

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

小人貧窶之稱，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

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

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都邑有闢與之伐

齊是我亡于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尚也

言無王今以絕齊而責欺于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

國固元作必大傷楚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彼安能用

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

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

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記

陳軫為楚媾於秦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

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

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親躬

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

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乎？主懷以其餘

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

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左右

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矣。吟。吟吳人今軫

將為王矣。吟。言不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管堅子有

兩虎爭人而鬪，王莊子將刺之。傳管作下管與止之

曰：虎者，戾蟲也。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

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者

也。齊楚今戰，戰必敗。一敗有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

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

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

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恃。言反

覆計聽無失本末者難感

七雄策纂卷一終

七雄策纂卷二

史部考功司員外東明穆文彪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扁鵲以醫諫秦王武王

穆文彪曰大凡才知之士所見超越為人所見多為左右所阻則古今投石而走者皆獨一篇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也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

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闢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
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之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父矣三縣財賦歸之名為縣其實郡也今主倍背同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

宜陽

二諸侯以朝太子於孟津。後子死。太子申身布冠而拘。

屋宇作終字大奇

鮑彪曰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名

吳師道曰仲尼之道無道桓文

七雄策纂卷二

之者事其主足以致其言者必敗亦強弱則不過以力服人者而已

陸深曰此亦戰國之高士尚在司馬錯下

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

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同天下之國徒兩

周之疆侵通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

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其言善則三王不足四

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

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

者半於九十言行九十里通此言末路之難今太王

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非楚受兵必秦

受兵也其言驕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

援韓以拒秦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權言能輕重四國秦

先得齊宋則韓氏魏氏魏氏魏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

得之則魏氏魏氏魏則秦孤而受兵也若隨此計

而行之則兩國者楚秦必為天下笑矣

客為中期說秦王

秦王與中期爭論秦人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

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勇中期適遇明

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甘茂自託於蘇代昭襄王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曰君聞夫江上之

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

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

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乎餘明之

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

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

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

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

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散塞谿谷地形險易盡

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

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爵厚其祿以迎之

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天

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

辭不往蘇子偽為齊王閔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

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

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

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

之

秦以河東講三國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與齊韓共攻秦秦王謂樓緩趙人曰三

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賈

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族王何不召

公子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

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

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

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王又曰惜

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

也鈞均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

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補此二字三國之兵乃

退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

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襄王曰秦王

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

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

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不利

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不利

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趙也以趙破

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敝秦無後夫齊罷國也以

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難也秦王安能制晉

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多出兵則

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多兵則非

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三也齊割地以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

恤言近而憂而莫之據也無援國可恃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

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

為時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

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

帝王今攻齊此君相謂燕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

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惠王在昭成昭王之功除萬

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

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

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後雖悔之

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即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

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于河南為萬乘達途於

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

無他慮也

楚辭說秦昭王此秦中君未封時書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

極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累暴是也今

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

地未常有也先帝文王惠文王武王王身三世而不

接地於齊不與以絕從親之要約今主使成橋秦守

也事於韓成橋已入北燕使燕入秦必出是王不用甲不伸

威而出百里之地地割于秦王可謂能矣王又舉

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魏酸囊虛桃

人楚燕之兵雲翔散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

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

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

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

救也王之威亦憚矣可王若能持功守威自攻伐之

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

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棄毀魏之威

而欲以力臣天下之王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

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陵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

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于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

伐齊遂攻齊人于艾陵還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

又曰此言韓魏
併秦不可惜以
是地又不可出
自皆極理勢

七雄策集卷二

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
之殺智伯瑤于擊臺之上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
王也中道在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
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
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
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
剝腹折脣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
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狐為無所食
依為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
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
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于仇讎之韓魏乎
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讎之
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
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
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
四國必悉起應王齊趙魏韓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
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薛胡陵陽蕭相故宋必盡七
故皆齊人南面泗北必舉王破楚於以肥韓魏于中

七雄策集卷二

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敵於秦矣而齊南以泗
為境東負海北海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于齊
齊魏得地葆保利而詳事下吏詳其事一年
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
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猶地於楚詘反今
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
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
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侯侯比之若是王以十
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鄴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
韓魏不通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
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
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言秦地自西海巨是燕趙
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危亡之持
齊楚特劫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
段產秦謂新越人說新越君韓襄十二年曰夫宵行者能無為
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郎卿同漢官表
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

也。

又說

段干越人魏人今在秦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

千里然其言馬遇造父之弟子學出于造父者皆稱焉

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然不能王良弟子曰馬千里

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駕車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

子纏牽長也纏索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

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

我未常相以其得國事稱之不釋塞者言障之子是纏牽長也言計

七雄策纂卷二

臣之言則我之寵少衰矣故范雎得而問之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范子魏人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

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

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

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

利達其道若將弗行則父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

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

於有罪今臣之賈不足以當其質要不足以待斧鉞

陸家曰此下四段可通作一篇

豈敢以疑事嘗試于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

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于王前耶言薦任者得人無有前后反覆獨不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

此四寶者王之所失別不能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

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

之于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天下有明主則

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竭榮也偷厚重彼有

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人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

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寧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

七雄策纂卷二

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

意者臣愚而不闔合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

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

見足下書上秦王說之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論還文近攻

范雎至秦主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

義渠之事急寡人自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

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聞猶然不敏敬執賓

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

張居正曰非有所畏句乃患受恥三句之綱死不為患句又為三段之綱

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尚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謂欲言太后願以陳臣之陋忠而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对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蒙難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

史記三說相照

移文脫曰雖惡切數百語無非欲發秦王欲得此語過此無後惟吾所言無不聽矣榮士之術深哉

麥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閭閻為羈。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于時猶為之今故以有補。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殘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言也。秦且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聞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也。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于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

舊本馬借言其
不役
此言穰侯失計
而以齊人伐楚
之失明之

多以當諸侯譬如施韓盧而逐鷩兔也霸王之業可
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
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
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
齊多之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欲少出師而悉
韓魏之兵則不義矣巴少出師而使今見與國之不
可親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于計矣昔者齊人
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手
作膚曰扶通豈齊不欲地哉形勢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

七雄策卷二

虛丘墟
鮑彪曰遠交近
攻離之計當失
語未卒而復欲
觀之既觀之復

露暴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
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
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
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
則楚附楚強則趙附雖不能兼制楚趙附則齊必懼
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
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
何范睢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

欲伐之之設之
間繆亂若此使
人上何通彼手
若曰其案為上
其大之其可也

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
曰唯復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
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莫大于韓王曰
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睢曰舉兵而攻榮
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軫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
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
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睢危言論太后穰侯高陵涇陽

七雄策卷二

穆文鹿曰此又
特言穰侯者穰
侯妬賢又多才
自不察之必

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母弟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
國之謂主能專利害之謂主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
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言不白王而涇陽華
陽擊斷無諱謂刑人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
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
焉得不傾而今焉得從王出子臣聞善為國者內固
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
剖符於天下謂軍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
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于諸侯謂秦御言戰敗則

反傷也

怨結于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

其枝者傷其心詩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

主淳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

而死李兌用趙滅食王父自目而餓死今秦太后穰

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淳齒李兌之

類已臣今見王獨立于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

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

侯出高陵走涇陽于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

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范雎再論三貴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名地有神叢與恒思有得少

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

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

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

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常聞

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

而趨負之如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瓢瓢必

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

稱猶等也

不稱瓢為器則已謂比國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

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太者危其

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今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

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

臣必見王獨立于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

國者非王子孫也

中期諫秦王輕韓魏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

王曰今之如耳魏魏齊魏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

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

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

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堆琴對曰王

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

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

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駭

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

分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

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

七雄策卷二

十八

七雄策卷二

十九

考雖不其言志
諫皆不得在君
子之科

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
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
願王之勿易也

庸芮止秦太后殉葬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
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秦人為魏子說太后
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
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于無知
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

七雄策纂卷二

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
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
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
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勝也
今主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
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
以自贖于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主逐

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則王之所求於韓之
盡可得也

應侯論平原君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
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
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貶損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
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于名不知其實也
應侯說秦以利散六國之士

七雄策纂卷二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
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
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
起行者行止者止母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忽起相
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
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
謀者固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其可得予者與之
昆弟矣言與之和今人復載五千金不問金之所之
金盡者功多矣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

穆文熙曰此處
原文有誤意遂
不通今為倒一
句
吳師道曰六國
如連雞群士如
關狗所以虎狼
秦張順多其口

之士大相與鬪矣。士得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

客勸應侯無亡趙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子，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曰：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馮亭事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

七雄策卷二

二十一

討

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割地不和因為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功雖不為之下

應侯偽言不憂汝南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應侯嘗取得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曰：公之愛子乎？符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

時同也。臣憂為臣亦常為子。此臣應侯子餘子也此時無地為子

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元作為梁餘子同也。大司

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

言不憂，此其情也。問其心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

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

天下莫不聞，而況于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將

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而其國小誅奪君

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

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

也。以其為汝南虜也。汝南民為韓虜獲者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

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

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

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

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

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餽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

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餽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

七雄策卷二

二十三

通

陸深曰：敘事典勁切至

七雄策纂卷二
二十四
王孫起武安以
重其罪而杜郵
之門成矣雖
真救起哉

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方相憂耕田疾作以
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
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
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泰為務
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
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
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
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
萬君前率數萬之眾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
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其眾君
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
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
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
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王命大發軍人數倍於趙
國之眾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眾取勝
如神况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
項恃其國太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
良臣斥疎斥亦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

借功皆同
梁橋也

七雄策纂卷二
二十五

中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城邑在後發
梁焚舟以專民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
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
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
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勢孤顧
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國爭
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障專軍并銳
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棄勝逐北以是之
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自然之理何神
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
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
其眾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王折
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
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
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
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
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
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

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齮
 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
 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
 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
 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
 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
 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
 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僞慢誅
 威無道以今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

者也夫勝一臣之嚴威猶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
 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
 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
 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秦以反誅王稽而欲連范雎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
 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

此處有缺文某
 士以下似有此
 言有必行也一
 句

策中多此雙喻
 又法雖難祖之

子也今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竄妾此今
 必行者也因曰母敢也此必不行者也守閭姬
 曰某夕某孺子婦人之內某士內私之也言姬之
 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有猶欲也言父雖令
 勿思則欲教伯之者人心固有其告雖非至親令必
 必不行行也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其告雖非至親令必
 者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姬且君擅王輕下之
 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探椎衆口所移母翼而飛
 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

稽杜摯摯之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

蘇子勸秦勿攻趙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
 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
 而辭順順不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今用兵
 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元作怒必于其已邑必欲戰
 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時攻邯鄲不語曰戰勝
 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功大而權輕者
 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其子

松文曰蘇子也
影語可作名言
詩語綴續家皆
有也

無已之求君不得子臣故知乎微之爲著者強察
乎息民之爲用者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

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
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昔

者秦人下兵攻懷內屬河服其人趙奢鮑侯將楚有四
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趙鮑楚四

懷而不救又聽秦秦之自去不隨擊也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
憎懷而愛秦耶亡其有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

知三國之兵因而趙奢鮑侯之能也以不救不從爲能知秦之

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客說秦王以破從之策
張儀說秦王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

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
亦當死雖然言已未臣願悉言所聞悉詳大王裁其

罪裁制臣聞天下成從將西而與秦爲難難九十九臣竊笑之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

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園倉空虛

非言其方
首段言謀臣不
盡其心以激之

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張去白刃在前斧質在後
不進戰而皆去之不能死不戰非其百姓不能死

也其上不殺也言亦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
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

師數百萬名言有勇秦之號今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以此與天下與言與天下不足兼而有也然

而甲兵頓此頃言士民病蓄積索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其勞弊霸主之名不成此無異

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
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地廣

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今天下濟清河濁足爲限長
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戰

不勝而無齊燕昭入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
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

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項亡
走東伏於陳起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其被

然言秦失伯此言秦失伯然言易也舉荆則其民足食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
燕二國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

舉猶行四鄰諸侯可朝也使之朝秦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

與荆人和今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社主木置宗

廟今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主之道

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言其志親而軍華下即華陽大王

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

可舉梁以都言舉魏則荆趙之志絕魏居二國之中

魏則二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

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

今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

主之道矣前者權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

以成兩國之功秦及魏侯所封也如是故兵終身暴

露於外士民蹙病於內高注為露耳故霸王之名不成

此固已無霸王之道矣趙氏中央之國也悉其士

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

武安此殺趙括事當是時邯鄲不守拔邯鄲引軍而

去西攻脩武河踰羊腸降代上黨不用一領甲不

苦二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

河外不戰而已反為秦矣中呼沱元作沱以北中有中

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

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齊無決白馬之口以流

魏氏流猶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合從大王拱手以

須待也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

不為引軍而退與趙魏為和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

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

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

而退且懼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拜於李下河內

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

又交罷却文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要其力之所至願大王有以慮

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

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

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竭

也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素為之戰

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

天下莫不傷傷殺之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襄王

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王錯龜錯錯也

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二國中孰為可使

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韓

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

之功今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

之從以成霸主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

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

不臣齊燕不親霸主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

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生言以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秦金高於涂

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

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

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

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

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言言代我

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

奪美之法以下皆盛衰倚伏之理深中雖心故雖自不得不輸服耳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

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主之所願

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辯智者志期得

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

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母絕

豈非道之符行道之效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

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

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因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

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竭身母二盡公不還顧私設刀

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

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擒將破敵軍擄地千里

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讓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

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

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恣忠而不解解王雖亡

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

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

穆文龍曰談吐
及此若刀鋒意
利直排大猷不
由應侯不稱善
焉

七雄策集卷二

又說至此極矣
下雖有數百語
無加也

固信也頑卓也

又云未知何如
一句乃離心事

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孝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戮之如刑戮之辱之人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齊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大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于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

七雄策集卷二

三十四

三十五

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于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明法令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懼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于杜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膏楚國之俗南攻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墾章初也邑辟地

轉文龍曰世人皆謂秦雄能奪勝相即不知相之得全首領實以功名終善說臨二君善處人皆言士而難不奇

二雄策纂卷二

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勿踐終結韓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言全勝也或欲分功言勝者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席筋生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沁中行之途言三言之路棧道千里通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

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主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七雄策纂卷二

呂不韋計令異人還秦

濮陽人呂不韋賣子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世願往事之事之秦子異人質于趙處於廊城廊城故往說

之母于侯異人母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異人母曰夏姬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先以死懼秦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為養主養主今子聽吾計事求歸為事可以有秦國君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主后秦主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權也朝榮又說有可以一切宜

也而使君貴千萬歲字寧於大山四維四方

必無危上之患矣陽泉君避席離席請聞其說不

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王倉又

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

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于趙無母子內引領西

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

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

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

之寵子也無母于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

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不是抱空虛也皆虛不以交

故曰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

德畔施是自為德講必以恩德趙乃遣之異人至不

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王后說其狀高其智

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

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常無師傅所教學不習于誦王

罷之乃留止止宮間曰間政事陛下常軼車於趙矣

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反國皆西

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問臣恐其皆有

怨心使邊境早閉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

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

子子楚立是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監田

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甘羅說張唐相燕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而燕太子質于秦文信侯因請張唐請相燕張唐辭

曰燕者必徑于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

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今剛成君蔡澤事

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

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

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列子有問日出

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

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

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

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

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孰與文信

侯見用

此而重子宜應
有此也異哉

七雄策卷二

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
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
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
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
今庫具車馬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
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
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白聞之聞
張唐之相燕與白聞之燕太子入秦者恐不欺秦也
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
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
王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
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
谷幽州三十六縣與秦什一以十之一與秦也
頓子說秦散六國之從始皇帝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
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
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
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

其後其說

七雄策卷二

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鈔挂釋之勞而有
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
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
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
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
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于山東
而掩于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
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胃
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
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
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常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
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
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
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
畢從韓魏趙燕齊頓子之說也
韓非短姚賈于秦王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
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于內力也而百姓

穆文熙曰士之用世以才而非凡短姚賈之仁不達已甚且非

七雄策卷二

靡外爲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以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以爲上御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于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常盜于梁臣于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屬同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版幽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醜恥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下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

七雄策卷二

察其爲已用汪者非者雖不取不聽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七雄策卷二終

七雄策卷二

四十三

七雄策纂卷三

史部書功司員外郎楊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齊

威王料章子必不肯齊威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兩軍相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微

章微職也章以雜秦軍使章子以齊入秦威王

不應頃之候有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

如此者三有司請曰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

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為而擊

之頃聞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

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母得

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

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

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

未教而死未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

鮑彪曰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飲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

七雄策纂卷三

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公孫閑走田忌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閑齊人謂鄒

忌曰公何不為主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

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

田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

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閑公孫閑乃使人操千金而往

下於市曰我由是戰也吾戰而三勝聲威天下

捕捕取欲為大事而齊亦吉否下者出田忌因令人

鄒忌諷齊王納諫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昞目側也朝服衣冠

鏡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

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

自信而復問其妻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

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曰以

美惡難遠近易知然人往往為人所欺鄒忌不惟能自反觀而又能引以告君達矣

欺徒結友

穆文熙曰形貌昞麗難遠近易知然人往往為人所欺鄒忌不惟能自反觀而又能引以告君達矣

七雄策纂卷三

史 44--406

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其寤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惑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諷諭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今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田臣論救韓且晚

侯猶上召

對日晚救

南梁之難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韓氏請救於齊田
侯猶上陳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
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
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
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

亡必東趨於齊告也。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告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告也。陰告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之也。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

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杜赫說楚王封田忌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返杜赫曰臣請爲留楚爲鄒留謂楚王威

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

已以安鄒忌此
七旋榮暮
兵法之所謂內
間

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
補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
齊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爲鄒忌遊說也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
封之於江南

張丑說楚王勿逐田嬰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嬰時未封故曰于於齊遂使齊逐之田

嬰子恐張丑齊人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

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
盼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爲用故王

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

魏處說趙勿助燕擊齊

權之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于楚境齊燕戰秦使魏

冉之趙冉傳言自王惠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出兵助燕擊齊薛公

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

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束兵

成欲兵不戰東猶欲燕齊和為燕取地也取齊地故為君計者不如

按兵勿出齊必緩趙之助燕不力故齊無危急之勢緩必復與燕戰

戰而勝兵罷罷疲趙可取唐曲中山屬趙戰而不勝

命懸於趙也懸繫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

兩國之權懸於君矣齊地

蘇秦以合從說齊齊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

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四方皆險固齊

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

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

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

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

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其富而實其民無不

吹竿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

途車轂擊人肩摩連橫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

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

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

畏秦者以舉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

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拆四境不

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后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

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

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

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

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疑虛喝秦自疑懼虛作恐喝之詞高躍而

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

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

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

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穆文熙曰淳于
髡滑稽者也故
三說皆並而
能感人說士往
往示之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
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
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
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罍黍梁父皆山名
之陰則却車而載耳却却同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類今
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
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

七雄策纂卷三

七一

附錄七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
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
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各死
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又相
持以頓其兵敵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
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顏觸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
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

穆文熙曰觸前
王前語其奇可
消人主之憂
之何謂大危哉
人主難聽晚食
安行歸懷其
則其言之手道

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
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
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
攻齊今有敢去柳下季釀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
今日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
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曰嗟乎君子
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
細人之行王自稱願請受爲弟子且言先生與寡人遊
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

七雄策纂卷三

八一

附錄五

王生于山制則破焉非弗實矣然大璞不完士生
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
願得歸晚食以當肉餓而食也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
清淨貞正以自虞同嫉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
歸貞反璞則終身不辱

王斗說齊王好士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謂者延入
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
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

鮑彪曰王斗造
門求見自卑甚
矣而徒以趨見
於三尺之間以

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

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

世事亂君為敢直言正諫宣王怒然作色不說有間

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天子受藉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

陋守齊國唯恐夫耘也失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

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

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驥驥

驥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逯盧氏之狗王之走

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

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

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

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王者

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而使臣故

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

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人譏田駢不仕

齊人見田駢齊處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設者虛

而願為役為駢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

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

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猶已

嫁已言過於今先生設為不宦營養子種言所養也徒百人

車者徒從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也

陳軫為齊說昭陽閔王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

為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

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

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相楚陳軫曰令尹

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憂可也楚有祠者

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

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

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

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

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

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恃欲攻齊齊畏公其公以是為

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
身且死。爵且後歸。死後爵歸於國。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
解軍而去。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靖郭君諡曰嬰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

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

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

客有於此言此言外 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

亡言無此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

卷三
十一
放
而夫不可妻義身竟爲人夫豈亦豈不

自牽蕩也而失水貝蚶蚶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

也君長齊奚以爲無齊雖降臣之坊至于天猶

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轉坊產。

靖郭君善齊貌辨

靖郭君喜孟豹辨人齊豹辨之爲人也多疵失

人弗說士察人以証也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察儻

而去季覺君文又竊私以諷竊享君力怨巨幾而

類破吾家有可憐齋貌辨者吾無儼爲之於是舍之

上舍令長子衡之曰蕭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

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

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

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

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

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

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

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願言願豕視豕多若是者

信反如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

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

卷三
一二
三

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

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辭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

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

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

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

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

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

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

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

知已者死此辨
所以不求生與

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此齊貌辨之
所以外生樂患趨難者也

陳軫說齊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
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
韓梁六國之流其言伐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
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
不憂強秦而遽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
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

魏文惠曰爲秦
則數請論事
請功比於蘇氏
兄弟合從之說
七雄策卷二

七雄策卷二

十三

尤爲動人
吳師道曰珍善
楚者約從獨遣
楚又勸三晉之
移禍于秦宜略

爲秦相與秦曾不出新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
大王之察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死而齊民獨不
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
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
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言得南面而孤楚
韓梁三國在秦南孤
謂稱孤以臣之
矣願王孰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
師以成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
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

不爲楚計哉蓋
知諸國之實秦
非特爲魏所以
爲楚所請陽構
而陰助之者歟

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
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
兵合於三晉

張儀以連橫說齊

張儀爲秦連橫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
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
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
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
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

七雄策卷二

十四

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
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
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
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
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士卒數十萬邯鄲僅存
雖有戰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
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儀說儀王
亦云然韓獻宜陽
魏效河外趙入朝龜池
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
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
兵河關清

河是也。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三百里也

張儀止齊伐魏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共憎無而秦任之故。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齊以此責秦

七雄策集卷二

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以多割地。割諸侯地今齊王甚憎儀，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諸侯所不備今必出以略秦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籍使之齊楚之事已畢。事使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

秘文配曰：儀此策可行於秦，不可行於齊也。且秦之伐韓，何害

於齊何補于魏？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主以為然，與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

蘇代諫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以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

七雄策集卷三
蘇代諫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以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

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我於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人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淳于髡說齊王救薛

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在前特不相也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補今人體貌有禮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矣無以復侍矣且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急王曰

七雄策纂卷三

十七

四百六十二

穆文虎曰淳于髡其神於爲說子不言本事而人之從之若掌馬走而奔解張去之速矣

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諾痛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此若書者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望拜之謂望而攻顛蹶蹶也言其請救之速雖得則薄矣言它人請謁雖有善說者陳其勢之恭略也人之急也言應之疾若自在監署之中也監陶也

嘗用強力哉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錯舍錯也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鋤耨與農人居墮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此七見棄逐不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世之立教者也哉此爲戒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七雄策纂卷三

十八

四百六十九

公孫戊止孟嘗君受象牀

孟嘗君出行國兼相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楚官直使送之直猶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漂同言其細若飛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戊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

穆文虎曰公孫戊說孟嘗君之詞甚正而乃以管劍行之何其

之士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

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戊願

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閭君

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

志之揚也公孫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劔重言一

過臣三喜輸象牀輸亦送也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戊以先

人之寶劔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敢曰急

受之因書門板曰有能楊文之名止文之過以得寶

於外者疾入諫

馮暖彈鈇

齊人有馮暖者齊人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

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

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

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

歌曰長鋏歸來乎鋏食無魚左右以告孟

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鈇歌曰長

鋏歸來乎三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

車下之車三於是乘其車揚其劍過

孟嘗君曰無以爲家左右皆笑之以爲貪而不知

足孟嘗君曰公有親子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

給其食所無使乏於是馮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

於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

能者乎馮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

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

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

是謂憤於憂憤貴同憤亂也而性惇愚惇當作摩沉

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罪於先生不羞乃有

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

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

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

券券徧合起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矯命託言

孟嘗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長驅到

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長驅到

七雄策集卷三

鮑彪曰能者客之人孰不能客無能者孟嘗於是為不可幾也

青畢收手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問也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列猶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卅愛子其民卅猶摩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正曰孟嘗君顧謂馮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暖曰狡兔有三窟元作今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賢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木周官此齊大臣也齎黃金

七雄策集卷三

鮑彪曰此策自為韓則明為人謀則忠蘇張之學也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於齊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與粹而惠之所從往者微患在後故言從往與從來異也今未著故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秦微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元作秦為秦善為勿庸稱也庸用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雖稱有先後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子勸齊王釋帝信秦

蘇子元作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問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亦問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補此對曰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信秦倍皆同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齊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大梁之門故釋帝而貳之

以伐宋之事約伐趙而此伐宋則國重以刑服刑猶威也言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齊記與上為一章今詳上章猶之談為二章可也

蘇秦說齊閔王

蘇子元作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為天約結而喜主怨者為約以結與國而伐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而務興於時故無

七雄策卷三

二十四

權藉倍時勢倍背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于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劇利也堅箭利金不得茲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非不銛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衛入門土以土塞而二門噓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既行告邇於魏邇同魏王身被甲底劍底同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驚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詳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今世之為國

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能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行也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長益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強以兵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地等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夫

七雄策卷三

二十五

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又云此段談大國後起重伐易知其云小國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蓋微乎其微非愚主之所悟也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矯謂曲也故有變意此言受其初也蠹蝕小國道此道則不祠而禍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鄆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昔者秦豈好

謀東萊故陳蔡好詐苛恃越而滅高蔡苛恃遠蔡蔡

晉而亡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

語曰騏驥之衰也驕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

夫驚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

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元作案兵而後起

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微用兵而寄於義假

也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謂不故明主察相明察

誠欲以霸王行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今天夫鴿的非

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使便巧乃發少長貴

賤則同心於貴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以難

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

矣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成法刀而諸侯從

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雖有

百萬之軍北之堂上言謀之於堂雖有閭閻吳起之

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

之柱席之上故鍾鼓琴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

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倡優倡樂也不乏諸侯可同

張唐正曰策文

日而致也何以知其然也元作昔者魏王惠擁土千

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

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衛鞅見魏王

曰大王之功大矣今行於天下矣今天大王之所從十

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

筆使也筆馬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

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

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則王業見矣魏王說

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建九

游游從七星之旗鳥隼為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

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

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跣足按兵於國而東

次於齊往服然後天下乃舍之是時秦王垂拱而

受西河之外垂拱拱手言無所事故衛鞅之始與秦

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

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補入於

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

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譴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七雄策卷三

二十八

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願公之

張居正曰楚攻南陽以下乃懼之以獨歸報燕主一段乃動之以利未幾歸一

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魏

不敢東面齊不攻橫秦之勢合為構則楚國之形危

鮑彪曰此章蓋好者約約天之說變為之以補亡而其交意

宣王蘇代為蘇秦大與時事不勝齊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破燕國大亂君臣

合太史公愛其文遂為傳誤而今卒莫有知其非者也

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

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既多民心無所歸

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

之守也公輸班為雲梯以攻宋九設機變墨翟

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

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申歸報燕王燕

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懷臂而議於

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

二雄策卷三

二十九

給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變其功名可立也意者亦

捐燕東東游於齊齊請裂地定封當比陶衛封陶

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

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

鈎繫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身也

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

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

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

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謂法為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計所出也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曹子則可曹子以一劔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具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

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惠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羈而去謂予本倒示無弓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貫珠者為田單解疑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徵猶信也太子初之至是始有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眾皆以

疑是連疑也

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通留米苗通有老人涉留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軍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恐後之先發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齊人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今日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養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單有是善

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救之救猶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紹勃欲附田單

紹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紹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樂於朝不欲正紹勃曰臣之狗吠堯非貴也而堯竟也

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
 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
 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
 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
 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
 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
 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
 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
 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
 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
 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內收百姓
 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
 賢士懷有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
 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由單免冠徒跣肉
 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
 為子之臣禮焉為君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
 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來避席後言曰王惡得
 此亡國之言乎王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

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
 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
 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
 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間民人之治為人臣
 之功有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惡得此
 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社稷燕人與師而
 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備之即
 墨三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
 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
 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
 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
 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以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
 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
 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掖
 邑邑為戶

魯仲連論田單攻狄不下
 田單將將為大攻狄往見魯仲子也連仲子曰將軍
 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

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

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與見諸曰大

冠若箕箕狀脩劍柱頤攻狄不能下壘壘軍壁也枯立

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

而織黃立則杖楯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

日尚矣尚猶久也古見亡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當

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

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

掖邑之塞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

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

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敷也立於矢石之

所乃操枹鼓之枹擊鼓也狄人乃下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

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

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

趙威后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徒於聖賢有比數士不能察至

伊國老女子知之王建不足道也時君王后致也志願為亦無察乎

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

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

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不得在位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為

人哀鰥寡恤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

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

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誠

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

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

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

而出於無用者何以至今不殺乎

齊君王后之賢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

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

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

立以太史氏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

者非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

攻戰之備

齊王建客死於秦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可為謀又疑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

入矣左馬翊屬鄆鄆大夫不欲為秦不屬之也而在城南下者百數城齊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武關東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此亦秦人之計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孟為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共屬河內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

秦集卷三終

七雄策纂卷四

史部考功司昇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子象為楚說宋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宋計之子象楚人為

楚謂宋王公則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

急得宋後將常急矣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

七雄策纂卷四
急宋信言迫脅之與下文方合註非

弱宋于強楚也言以助齊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

求所欲國必危矣

江乙論州侯於楚王

江乙為魏使於楚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謂楚其諂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

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

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

乎遂猶成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王

斷謂其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之如出一口矣

無有正是不言其惡註非

江乙論人畏昭奚恤之由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

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

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

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

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然故遂與之行獸見

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長狐也今王之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戰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

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子辨魏氏之惑

昭子辨魏氏之惑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曰臣朝夕

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人吾君臣之間以惡奚恤臣大

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

為人也近苦矣若猶惡也此指江乙夫苟不難為之外為謂世

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幾日也王曰寡人

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於楚王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狗其為有執而愛

之執言其狗豈溺井溺去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

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

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奚恤奚恤取魏之寶器臣

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再惡昭奚恤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

分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王亦知之乎願王勿

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

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

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

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

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安陵君名壇史

江乙說於安陵君楚之幸臣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

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

而服無猶偶也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

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

愛渝是以璧色不敝席璧賂而幸者席寵臣不避

曰女實不敝席軒車敝則退去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

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

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

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

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亡先生

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驕子乘旌旗

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兇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

兇踣音詳趨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

王抽旃旄而仰兇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

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

而進曰臣入則編席謂席相次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

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

之大王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

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蘇秦見楚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

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會

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

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王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說楚王合從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夏州在秦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秦陽在秦陽南有洞庭蒼梧南有郢陽郢陽在秦陽南有洞庭蒼梧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

不西元作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記秦之所

陸深曰縱橫之士所以參世主者率以聲色玩好為言

一意兩轉舌有奇峯

害於天下莫如楚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請今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匈奴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奇畜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天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

其禍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敝邑趙王侯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楚王進上策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

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
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今尹子文是也昔者
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於柱國

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

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
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
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
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
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

七雄策卷四

吾將深入吳軍若朴也一人若梓一人以與大心
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故斷脰決腹一瞑而
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
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
百姓離散楚曰吾拔堅執銳赴強敵而
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分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
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
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
絕也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

穆文昭曰萬乘
不可得罪一士
此言可畏古人
謂以大匹婦能
勝子者殆此之
謂然士難得亦
難識也

七雄策卷四

左秦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
也蔡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盤作盤也蔡
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
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今
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
之謂也遂出華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舉子虎下
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
思以憂社稷者蔡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
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毅將結
闕于宮唐之上舍闕奔郢曰若有孤時不知昭王已故意其
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為離次之典也散失
者以浮于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
百姓昏亂蒙毅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毅
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毅怒曰
毅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
自棄于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
以憂社稷者蒙毅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
之人焉能有之耶蒙毅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

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決以象骨爲之着于右手大指以鈎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陳軫勸楚王勿逐張儀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楚逐之儀初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由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言魏取之城下之盟諸侯所恥

昭王勸楚王以地欺韓

五國約以伐行齊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助楚之助楚之助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管也言猶求可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關之事詳馬陵之難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親主之所見

也王謂公仲此言齊強不可侮益強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諸悉之國之衆以圖於齊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

張儀見楚王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王鄭刺人貴于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嘗欲逐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珠璣不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黑言其髮立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補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周聞之大恐今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秣飼鄭周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目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它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言

而觴之便所安者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習所服者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釋猶置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靳尚鄭襄為張儀行說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將欲殺之靳尚楚人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襄曰子亦自知且賂於王

乎鄭襄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吏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說人之可好可說者習音者以權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絕秦女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襄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隱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

之利也利在鄭襄遽說楚王出張子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儀魏之用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微不顯也使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儀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儀果大重

張儀以連橫說楚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鄭襄後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收取之之易無遺也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恒山屬趙恒山屬趙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藉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倖爭交倖齊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

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流下河東取成臯韓必

入臣於秦韓人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

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

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秦西有巴蜀方舫積粟起於

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平言一

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

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楚

扞關楚以距之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

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

地絕北境之地秦兵之攻楚也危難于三月之內而

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

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

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宜與秦構難戰於漢中

楚人不勝通侯執珪徵侯漢諱死者七十餘人遂亡

漢中楚王大怒與秦戰於藍田又却所稱楚王皆此

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

後計無過一作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凡

史記蘇秦下復
看一蘇秦文氣
似通

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

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

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事裂蘇秦

於市按史秦事覺其死而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

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

秦之與楚也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大王誠

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

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箕帚也以西効萬家之都

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

謂計無便于此者故敝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大王

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

上寡人年幼言其為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

以明制秦王之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

獻雞駝之犀抱朴子通犀中有一白理如綽置米

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以地逐陳軫昭過

張儀相秦復相謂昭睢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

請復鄢郢漢中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離言之二

昭睢歸報楚王

昭睢者楚善儀者

楚王說之有人謂昭

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陳藉周策陳作師求周使相之

而周不聽魏求相基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

是列縣爾我也待我如縣吏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

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

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欲南伐

楚故外絕其交交謂與國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

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

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

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

絕儀聞之其効鄒郢漢中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台與之地

則楚之勢弱儀必不爲也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鄭襄讓刺美人

魏王哀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

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

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

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

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

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

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爲此惡鼻故則必

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曰何也鄭襄曰妾知

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君王之鼻也

王蓋有鼻疾王曰悍哉令刺之無使逆命不通新人之言

陳軫論韓朋智困

秦伐宜陽此二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

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絕於危亡也公仲時守宜陽爲

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

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

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

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爲舉網使其

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

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仲食守宜陽故作朋

范環論爲秦置相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王曰吾相其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三

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夫不知元作如事小不知處室以奇廉聞於世詩小甘茂事之順焉言大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名滑見故楚南察瀨湖楚有而治也言而野江東東為野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鉅大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昭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言其素重真大王之相已秦相而曰王之相蓋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其茂傳有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七雄策纂卷四
七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
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
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
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
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

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主墳墓復群臣復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秦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

七雄策纂卷四
十八
吳師道曰頃襄之辭於齊齊隘之以割地雖不與非不信也齊使之來當直拒之昭常之不與是也子良之與而復攻終矣景鯉之仇而索救於

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
王佛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
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
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
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
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
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
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
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
七雄策纂卷四 十九
除三十餘萬敵甲銳兵願承下塵戰則齊王謂子良
曰大夫來獻地今當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
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
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
出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
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
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奇 陸機曰終篇皆
中射士食不死之藥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鮑彪曰此護士 乃不可不殺荆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
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謁者曰可
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
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
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鰲從鄢陵
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
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
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
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
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平上蔡陳之地
襄王留惟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驕徵莊辛於趙莊
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
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
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
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
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
絕字一作斷 鮑彪曰此策天 下之善規也襄 王雖失之東隅 而收之桑榆故

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
 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
 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
 是以俯囑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
 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持九將加
 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以其類而招誘之晝游乎茂樹
 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
 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囑鰭鯉仰嚮
 陵衡草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者盧
 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磔磔
 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故晝游乎江河夕
 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
 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後語飲茹溪之流
 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
 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
 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訪蔡靈侯之
 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策從

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
 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
 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龜塞之內
 而投已乎龜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
 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唐睢說春申君考列
 唐睢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脩行得為益然臣
 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
 君之義而書君之業臣聞之實諸懷錐刀而天下為
 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
 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秦暴之
 所以為能者也秦勝以散暴佐之也散謂夫一秦之不
 勝不如五散獨善不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舉而
 令臣等為散乎
 荀卿以書絕春申君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
 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時

穆文龍曰春申
亦平唐無忌之
亞五正奈何輕
於言舍如此真
史之所謂施矣
其行有李園之
禍手

七雄策集卷四

二十三

今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史言孫子春申死而貧，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竊人憐王，劫獄故反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

專斷私以禁誅於已也。察其私則恐人誅已故主斷以禁之故弑賢長

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于園

聘於鄭，未出竟聞主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

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

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

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

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

而殺之。淳幽用齊權閔王之筋，權引懸於其廟梁宿

久而死。夫厲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

鮑彪曰：春申君之患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豈有知之以一人言去之？又以其特操安在也？卿卿絕之宜，我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李園之禍。此書蓋知之矣。

七雄策集卷四

二十四

下比近代，未至權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權衣與絲，不知異兮。問姝子奢，姝子奢子都，美人也，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其喜之兮。以賢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言舉世自然詩曰：上天甚神，無自察也。

或勸楚王合從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王聽之也。夫因諂為信，諂謂懷王劫死奮患有成，奮於患故

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官尊榮夫

報報之反，報福相反也言伸屈墨墨之化，墨默同化治之

其未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貫猶通生與為鄰，不

偏於死，偏猶專也不偏於生，專於生如兩不足以

載大名，無所寇文，寇文兵文已所懲創，不足以橫世，橫言莫夫

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嚙口

聲，集韻：聲也言利機上干主心，下干百姓，年取公舉

而私取利，舉謂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晉舊姓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

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未詳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

臣願以身臂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

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也。京臺仰見飛鳥更羸謂魏

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王

此乎更羸曰可有聞鴈從東方來更羸處發而下之

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

之。對曰。其飛余而鳥。非飛余者。又奮爾也。鳥。其。奮。

以失群也。交奮無息而驚。飛去也。聞。卒。豈。鳥。而。

高飛烈猛也高**交食**負也以瘡痛**令臨武**言其暴

不可爲巨秦之將也。

平明自集冬春甲子

干月見春申宮。侯問三司而後尋見。遂卒。春申君失

說之。干明次復謔春申君曰。樊已知先生。先生大息。

休
參。千。月。鑿。焉。曰。月。預。有。問。君。而。恐。固。陋。不。贅。更。之。

聖祖皇帝曰先生獨安可正必冀其

五言古詩

終無補于春申
前核之望爲贅
詞矣

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

明日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

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

君一且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

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日右

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柔服鹽車而上太行蹄伸膝

折尾濕肺癰濕沉同
肺膚同 漣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

負棘而不能上。輒言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

衣以畢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

卷四
一平六

一平六

不。差。有。也。征。身。勢。之。外。已。也。今。僅。之。二。自。所。方。

業前洗其惡板吏得雲高鳥飛然矣聲已之屈

自除不祥也 自和氣者品 曆方之 梁南梁也

之園。近之。則方不目。東

來卒無子。道人李國壽其女弟次斐。斐王國其下。

易之無一起之則其不爲道也矣三所共之

文。元。用。量。自。趙。還。亦。曰。君。問。衆。狀。事。寸。日。齊。王。置。

更詭言入譌乞臣女爲其更背太故夫朋狀辭用君司聘

个王建
习目女身
身在不食
古其子曰
不日取

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安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王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又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

也楚國封之內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人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

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寔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且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也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反政不因而有若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王之舅也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制斷君命制斷矯也乘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此章唯楚王更舞楚王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刺王崩可曰楚王餘皆後稱之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刺

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輒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棘門以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嫪毐呂不韋所進以說始亦為亂於秦不韋傳毒與太人與后謀曰王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七雄策卷四終

七雄策卷五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穆文鹿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趙

趙襄子滅智伯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

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穆文鹿曰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

為人也好利而驚穆文鹿曰段規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

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穆文鹿曰段規又將請地於他國他

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于患難而待事

之變穆文鹿曰段規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

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祠子欲勿與趙趙諫曰彼

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

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于魏必矣不如與之祠

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

人之趙請閭元作梟狼之地梟狼屬趙襄子弗與

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武談而告之

穆文鹿曰段規
之免車為時趙
諫之不欲先怒
智伯二乘脫然
七雄策卷五
利害比于張孟
諫尤為未病之
劑

預備矢銅安子
亦知有豐陽之
變

七雄策卷五

臣聞以下數句
去談自高
然亦得襄子能
用之

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他日陰疎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子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曰諾乃使延陵君襄子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案按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皆以荻蒿荻蒿是瘡之瘡牆同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籬籬籬籬音審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礎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

七雄策卷五

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麤粗同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文使在遇智過智過一作果轅門之外以車為門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言附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三年矣旦暮當然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相子之謀曰趙段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

鮑彪曰段規之
策智伯智過之
其目此時三
晉皆存士而智
氏獨不用之而
亡則士豈非天
下之重寶乎

七雄策集卷五

種文熙曰智伯
不納郄疵之言
而復以其言告
韓魏其意不
數為人矣郄疵
既以人事告韓
魏之大夫又以
言視知智伯之
寵語使智伯自
可謂策之最

伯曰破趙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
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
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
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
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襄
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
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襲之擊之
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
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
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郄疵策韓魏必反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
不沈者三板郄疵晉人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
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
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
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龍生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
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
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

高者

鮑彪曰智伯至
是敗於得而不
顧其禍於天奪
其鬼者至以謀
臣之言廣人以
反夫入非任智
伯者孰肯自承
其反哉

七雄策集卷五

種文熙曰孟談
中三年竟城知
氏全趙氏功利
可謂無比乃一
旦捨然決去若
脫屣然豈非萬
世人臣之高貽
者哉韓魏二號
蓋聞其言者矣

張孟談去趙

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
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
事其勢可見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
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諂臣之言而離二
主之交為君惜之趙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
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
君視疵端而趨疾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附疵知
其言之不聽請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伯業不振乃告襄
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今能
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今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
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損功
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
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眾服焉此
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談對
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
聞往古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

鮑彪曰張孟談有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消國家之難比於范蠡始終之問賢矣

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不得已也襄子許之張孟談納地釋事以去權尊

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

三年韓魏齊楚元作負親以謀趙言五國背約襄子親今背之

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諸侯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

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舍臣於廟授吏大

夫校談之吏以為大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

其妻之楚使妻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

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

豫讓報智伯氏

晉畢陽畢萬之後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

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

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

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

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者則豫讓也刀其杆刀鐔謂之鐔曰欲為智伯

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

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

七雄策卷五

六

七

七雄策卷五

七

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髮去眉自刑以變其

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

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

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

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

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

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

矣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

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臣懷二心者君頃

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

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

數豫讓曰子不啻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

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

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

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蓋

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為

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使兵

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

成鮑彪曰襄子豫子皆士人也或以其無成為空也若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君何以必之哉

穆文熙曰以豫
子之賢而智伯
以國士遇之然
晉陽之塗不見
二晉之民不見
國計也徒刺客

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
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敢布腹
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
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呼也遂伏劍而
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蘇秦以合從說趙

肅侯 成侯子威 王二十五年

蘇秦從燕之趙

此十年

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

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秦陽君妬秦傳言肅侯
今其弟成爲

七雄策卷五

相號秦

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賓客之也游談之士

穆文熙曰一語乃一
端章本

無敢盡忠於前者今秦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
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
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擇
侯交擇
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身趙請
王身請
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
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
人之國常苦出辭其言斷絕人之交蓋然願大王慎
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

言事止有兩
端謂從橫

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瓊裘狗馬之地

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

皆可使致封地封內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

封侯夫割地効實實如趙
秦之類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

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

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

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

弱則効宜陽宜陽地
與秦宜陽効則上郡絕并川河外割

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

七雄策卷五

秦下軹道亭名在
霸陵

則南陽動修武劫韓包周則趙自

穆文熙曰秦甲
向趙兵戰邯鄲
三評劫藥不由
病者不飲

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

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

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

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

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

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者於

天下者莫如趙言秦于天下
獨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

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

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
 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止韓魏不能支秦
 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
 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田百畝舜無
 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
 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
 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
 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
 節已見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而以
 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
 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
 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
 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一日而可之
 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
 高臺榭美宮室聽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
 軒轅此文志權軒轅象後宮後有長廡美人巧笑卒
 有秦患此言美人之所處也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
 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

楊文熙曰六國以下聯結布置長山鉅勢也故稍一行之遂令秦人割而不長故

趙趙已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欲償之此

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
 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
 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
 與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
 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
 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
 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
 塞午道當塞之使不得通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
 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
 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
 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
 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償元作橫今並從償秦必不
 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
 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
 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
 秦為武安君餉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
 純以約諸侯

張儀以連衡說趙 武靈王

張儀為秦運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言此不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故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而舉巴蜀并漢中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

七雄策卷五
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焚猶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今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敵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

鮑彪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使李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

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胡服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閒居肥義趙相也侍坐王曰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有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心不為俗移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此以具趣知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

世以笑我胡地服元作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

孫繆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

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

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

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

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

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

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

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

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

國為有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

道逆人之心昨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

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

其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

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歐越之民也

東歐黑齒雕題者刻其肌以青丹涅之緹冠絳

緹大結以其皮為冠絳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

秦鍼也言女工之拙

一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

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

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

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

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其地居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

以及上黨不塞者志而襄主棄戎取代以懷諸胡此

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

累吾民累累引水園鄙山非社稷之神靈即鄙幾

不守先王忿之其然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

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

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

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

議敢道世俗之間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

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造諫曰臣聞之聖人

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

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俗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

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

又注鄭當好長
纓乃有孔如
陋如吳越乃有
李孔大大種
鮑彪曰地開
先也不得已而
有操却一事嚴
其而已在嚴而
子命雖不胡
七雄策纂卷五

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
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義神農教
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
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
用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
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魯魯國言國魯俗僻而民
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
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
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王立周紹為傳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子為子之
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石乘馬石也皆道子之孝故寡人
問子以璧問以禮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謂病而
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
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有危苦忠可

宋三命周紹
一段大似國語

七雄策纂卷五

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
計也服胡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
先計而佚而不累訪訪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故
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
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
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
不躁達於辯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
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快和於下而不
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中謂情實也臣
之罪也傳命僕僕官以煩有司立傳而令之辱官吏
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
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
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
子任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
勿令溺苦於學言厚愛以教之無使見惡事御道事
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
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
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

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黃金師比漢書黃金師比師古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為騎邑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居騎士牛贊進諫曰國有固

籍固言不變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

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

敵習於敵人之兵便其用者國城易其難今民便

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

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敗兵以奉騎射臣恐

其或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

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俗而不

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

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

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

俗之不可變昔日先君襄王與代交接地城境封之

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

甲循兵循行也言法重甲執兵而不可以踰險仁義

道德不可以來朝言胡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

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
曰臣敢不聽令乎遂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
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或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

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

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

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易其路兵弱也弱

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

東之憂也虎將即禽走獸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

關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

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散

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

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之

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

今攻楚休而復之兵已罷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

謂楚王懷苟來舉王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

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

卷五

蘇子說李兌

蘇子即秦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
車驚馬。桑輪蓬篚。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
足重繭。繭足也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闕。願見於前。
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

穆文熙曰二語
急切弊壞甚深

七雄策實繁
其說所以雖生
而究死計大規

高堅塞兩耳舍
人既以告主人
而又以告蘇子
而又能量主人
非常人哉

卷五

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孟嘗君擇舍人爲武城吏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蓋常常馳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譬然使趙王悟而知文言不思稱意也言其謹使趙王不期得知而見加謹使趙王可全而歸

七雄笑策卷五

之

齊人欲說魏事齊

惠文王

齊欲攻宋秦今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以助秦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交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下文取封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五國伐趙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繫之於

穆文熙曰趙人與齊攻魏解怨

文其沉著

取封詐謀其矣齊人說魏救趙事齊以齊敵秦乃是正論

秦今秦攻魏以成其私封主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邯鄲成晉當地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皆魏邑名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

七雄笑策卷五

之三

封其子子兌而乃今秦攻王以便取陰陰即陶人比然而後知賢不相比乃可知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主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謂悉出兵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珉下齊人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意別有謂親曰有秦陰疑齊親趙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王顧可以反疑於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誠誠也其欲事王也甚順順臣願王之亟聞魏與魏而無庸見惡也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秦知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言趙居臣故欲王之

獨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衆角之以威而王使臣以

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順皆以趙劫韓魏此

皆且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

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言相與侵迫秦也

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蘇代爲齊說秦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

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秦陽

君矣臣謂秦陽君乃趙之李兌曰天下散而爭秦先

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

則陰不可得已矣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

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負字合負親之交天下

常樹而親秦矣已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

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

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

魏此皆一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復合衍秦今相懷因使合之

交兩王魏秦王責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二舉

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

七雄策集卷五

陰即上之陶邑

李兌之所取封

者也

六舉

穆文熙曰首言

秦水利三晉必

及於趙故不利

二言秦用其所

利

三言秦得魏魏

則秦強趙弱故

不利

四言秦連橫伐

齊因而收楚攻

魏絕韓包周趙

自消樂故不利

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

此三皆強以據

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

伐抱安邑而倍也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

入朝秦過趙已通安邑矣得魏之安邑秦行是計

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

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珉自苦於秦者前

必不合于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

故使之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

燕趙伐齊兵始用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

故得以此時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

七雄策集卷五

女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

卽趙自消燦矣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

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攻屈分

秦按兵攻魏取安邑秦於是時因三晉之敵乃

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救魏是與秦爭戰也君

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韓魏不支秦國在謀之中

而君有猶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爲義存

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

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宋小弱趙失中山何暇言

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諱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蘇厲上書說趙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為齊上書說趙王曰

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前王專據言行之

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

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趙時恐韓

韓悅趙趙遂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伴示趙魏伐韓

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

空韓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

昔者楚人又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今燕

盡韓之河南盡言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與

三百里言此皆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元作之上即

地去邯鄲二十里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

西屬元作非王之有也踰元作勾注守常山而守守

三百里通於唐曲遇元作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

之王後志金城臨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今從於強秦與元作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今

穆文惠曰此言秦不可縱齊不

司伐利害分明乃為正論

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鄭同以兵說趙王

鄭同人鄭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

之鄭同曰臣南方章邯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

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

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摩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

之徂喜也狙獲屬而狡黠言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

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

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

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

王曰然此下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脫丘之環萬

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

擊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

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

戰關守禦守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

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七雄策集卷五

三二

樓緩要王信已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事要王使信已也謂趙王曰

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

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

於宋乎非肉不食言其文張人善宋王惡公子

牟夷宋然之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遊今臣之於王

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

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

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候者來言而王弗聽

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趙奢料安平君

燕封宋人榮釜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

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

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

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

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謂三城子與敵國戰覆軍殺

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今君以此與

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

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無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
塞奢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
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
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
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
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罪其於奢也不然奢以
使安平君君愚固不能當榮釜使安平君智又不肯
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
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

七雄策卷五

三九

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拒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今
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申羽毛即敝府庫
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其言玩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
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
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田單與趙奢論兵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
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
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貨不可及也此坐而自破

乃全軍沒足
又安可執一論
乎

鮑彪曰單以少
卒擊奇兵也者
以衆敵衆正兵
也用兵者當以
正爲當單也但
於即單之勝而
發以奇爲常此
其論所以然也

七雄策卷五

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
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特十萬二十萬之衆
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
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勢夫吳干之
劔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猶迫之柱上而擊
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
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
之劔材難材謂春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
之薄脾近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竿鐘蒙須之
便鈞劔頭鐵竿柄也鐘瑯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
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鈞竿鐘蒙須之便
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
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
家者而以集兵三萬集團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
國者分以爲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
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曾不處城
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
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左師說趙太后

趙太后惠文王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

曰必以長安君爲質長安君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

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

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轡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

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

矣竊自怨以病亦知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郤同鄰

前亦自怨因恐后不能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

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倚耳曰老臣今者殊不

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利於身曰老婦

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息子

也棋名最少不自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

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沈溺太后曰敬諾年幾何

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

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

人異其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燕后太賢於

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

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

穆文熙曰人臣
說國君易而發
婦人難左師從
客數語而太后
不和之色即解
可爲人臣進諫
之法

七雄策卷五

星表我服

鮑彪曰端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于廷怒罵于生髮上衛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朕人不

七雄宋策卷五

三二

有焉

當如是耶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泣念悲其遠也悲念且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杜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謂名位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悉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

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今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矢守器器謂瓶守之不矢則其人智矣王則有今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能守其不臣請悉發守發所守以應秦若不能卒言戰敗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于王惟王才裁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趙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

七雄宋策卷五

三二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有焉

何人而封諸事皆出策士之謀然何忍以空餽釣隣好死乎

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蓋近上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今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曰王曰夫用百萬之眾攻城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至以三萬戶之都

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淚而免也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封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今公孫起王齎以兵遇趙於長平

虞卿論講秦不可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軍尉趙王召樓昌與虞

蘇氏曰虞卿始終事趙東特從說非說客也

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元從女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

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

樓緩虞卿論講秦得失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

源文照曰始婦
言之意則
樓子之意則
松矣故終破于
七雄策卷五

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
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
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
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
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
隨稱是人不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
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
言之必不免爲婦人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
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
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
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
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
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
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
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
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
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告樓緩曰虞卿
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及也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

陸深曰古今主
和者率如此

陸深曰虞卿可
謂見善明者矣

當趙以四十萬
覆長平之下凡

趙庭之臣孰不
危尊氣喪以偷

所懷緩之口性
強秦之心反使

秦人化通而講
七國辦上宋而

不失其止者惟
疲

七雄策卷五
虞卿與陳軫有焉

賢矣哉

吳師追曰饒以
卿與陳軫並稱

過矣軫雖料事
明切然其往來

秦楚爭寵張儀
未離說客之習
也豈卿比哉

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
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
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
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
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
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
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
趙雖不能守亦元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不罷
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
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
秦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
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
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
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
聞之逃去

魯仲連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長秦止

於湯陰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魏人仕

於湯陰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魏人仕

於湯陰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魏人仕

於湯陰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魏人仕

於湯陰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魏人仕

於湯陰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魏人仕

於湯陰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魏人仕

於湯陰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魏人仕

於湯陰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魏人仕

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全吾祀

彼天子固急必其無足怪辛垣後曰先生獨未見

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

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

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

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之惡能

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者鬼

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紂公之於

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紂之庸鄂侯

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紂之百

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醢醢之地

七雄策纂卷五

四十一

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

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

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

巡狩諸侯避舍納于筦鍵筦鍵筦鍵也鍵其杜納攝

枉枹枹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

人投其籥籥也籥籥也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

薛假徐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

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

於南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

陰謀曰先責以
大義才動主此
時則此當時人
一常而孟子
所以不如

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義

死則不得餒舍以珠玉實死者之

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

之國梁亦萬乘之國父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

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

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梁王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

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

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

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

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

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

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

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元作貴於天下之士

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

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

身不復見

七雄策纂卷五

四十一

仲連曰仲連孔
子之所謂達民
非周秦之
比也夫史記
之貶矣夫說
者不可一
委而順之若
若仲連後能
若天下之務
然護目復矣

公孫龍勸平原君辭封

公孫龍曰平原君失
其封之利而損其
名之重何功之足
事亦有矣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
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
關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
用人之力而忘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
龍趙人著牛白論莊子稱之聞之見平原君曰
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而封以東武城趙國
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而君為相國者以親
也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功辭之佩趙國相

七雄策集卷五

四十二

四十三

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
人計功也其人受封必計其功與平原君異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
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諒毅通使於秦

秦攻魏取寧邑寧魏地也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
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
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柰
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
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

產相與周旋于
二室之上而析
其似子同叔子
也殺其深于春
秋者乎是舉也
不辱君命不失
秦之心與屬望
同傳可也

七雄策集卷五

四十三

四十四

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
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
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懷若使者
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建國者小
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
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
王若有以今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
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
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言受命而
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
之有葉陽涇陽君葉陽一作華陽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
服衍使之便於體膳之之噍於口之可食也膳未嘗不
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
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刺
胎焚天天也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
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
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
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

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虞卿與趙王論從

鮑彪曰虞卿之所言皆不倍道非反覆揣摩為人所緩頰者也從本二國俱有利親唯不能必聽已而先請之則是有受害之形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馮忌論攻燕不可

七雄策宋集卷五 四十四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邯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助，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助，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

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

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說平陽君

陸深曰然則應侯之謝相印宜獨惜寧產之說蓋魏年有以啓其機也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更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

七雄策宋集卷五 四十五

原自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或說張相國重趙

穆文熙曰少人不能使人多憎人不能使人愛少多猶薄厚此理亦甚易知然而不免於少人憎人者則稱心之難制也張君可謂善辭說矣

說張相國曰：「蓋梁人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成功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當此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

慕忠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魏牟說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王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

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所與治或非也社稷爲虛虞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馬駒以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往來不絕貌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輶也輶車旁也或說建信君

又云此家知建信君以色事人乃爲秦策而重任以走才士不屬爲人矣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趙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遂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竝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今豈乘獨斷之車不與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今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則豈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君因言王而重責之不勝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豈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豈亡走矣

魏虺說建信君

魏虺音介元作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用繩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蹠足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且以愛國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馮忌欲爲趙深談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

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師言其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者人所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履屣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上經策纂卷五

四十八

計九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廢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桑中有嘉則外如魏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

陸深曰此段文與魏年同不若但宋三四言自是奇傑

右之人及夫人優優也愛孺子也此皆能棄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月照天下意者賊國之士大都有所授與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泄鈞說文信侯還春平侯

秦召春平侯及平都人因留之泄鈞秦人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

上經策纂卷五

四十九

計九

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司空馬料趙速亡幽王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今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父甚親其為人嫉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

死韓倉果惡之王本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
將軍戰勝王翳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得七首其以七

不能及地起居不敬問王起居拜不恐懼死罪於前

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緣請以出示出

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之故右臂短故

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縮

也劔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司馬門宮

趙甚疾出診別門也謂遠右舉劔將自誅臂短不能

及衝劔微之於柱以自刺衝劔于口因性以自刺武

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今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嗟

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遂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

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

用也

七雄策纂卷五終

七雄策纂卷六

魏

任意勸魏相子以地與智伯

智伯索地於魏相子魏相子弗予任意曰何故弗

予相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意曰無故索地鄰國

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

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

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

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

下圖智氏釋猶舍也何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舍此

說因索蔡畢狼元作於趙趙弗與因圖晉陽韓魏反

魏文侯諭西門豹文侯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平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

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六物多相類而非也幽秀之幼也似禾多似禾之草鰲牛之黃也似虎鰲黑黃色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人皆似玉之而非者也

田子方與文侯論樂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洛以治文侯曰鍾聲不比乎比猶左高之聲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

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以治不明則樂音音洛以治今君審於聲審言聽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吳起與武侯論西河之美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國哉王鍾侍坐元作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精彭蠡之波彭蠡湖在豫章彭澤

右有洞庭之水汶元作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衡山在長沙湘南

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太華擊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

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

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

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拜者政惡

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

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公叔痤辭賞田惠王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潁北禽樂祚趙將魏王

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閑田以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倚直前行棟橈而不

避者喻敵之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昧形地之險阻昧見其幽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

者巴寧襲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

為臣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

十萬巴寧襲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已愈有既亦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公叔痤薦公孫鞅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人所不能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瘞有御庶子

此公族官

別於國官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若弗能聽勿

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

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瘞死公

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

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

固以不悖者為悖

龐葱市虎之喻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

穆文熙曰市中

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營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共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孟堯舜女今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

有以酒亡其國者齊相公夜半不寐言不喜食易牙乃煎

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

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

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

國者楚王莊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彿

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

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

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來

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

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惠王使太子申將

魏惠王起境內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弟中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外黃徐子止太子勿將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曰臣

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

曰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

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為王之外若戰不勝則萬世無

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

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

而欲滿其意者眾希賞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

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

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惠施勸魏王朝齊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千萬之軍魏

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

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

聞之王者得度法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

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年伐趙趙

於度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

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謂得王若欲報齊乎

則不如因變服不為人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威

王游人而合其闕游謂使人游則楚必伐齊以休楚

而伐罷齊罷音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

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首而朝畜自比田嬰許

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設而得朝禮與魏和而

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勝謂不敗今戰勝魏覆千萬之

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居二國此其

暴戾定矣言二國謂齊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

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

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

分當至張氏者亦施之倫與

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子說襄王更葬曰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以及其

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

而也更曰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

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

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未得其說以說是其

唯惠公乎也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

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

樂水樂水也其墓見棺之前和和棺木文王曰嘻先

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

而為之張朝張朝也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半日難以行

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

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

期而更為日為猶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

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

釋文原曰襄王欲昌雪以葬蓋恐過期非禮也即止不葬大臣勸君不可不明於古典如此彼勞民重費之說實其不能入耳

七雄策集卷六

八

九

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犀首勸魏王陽與齊陰結楚

徐州之役楚敗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

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必取

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衍敗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

矣太子

蘇秦說魏合從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

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秦稱東藩築帝宮

為秦築宮受冠帶受冠帶秦祠春秋助秦臣竊為大王愧

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散則非禽夫差於干

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新約於牧之野豈其

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

十餘萬倉頭二十萬紀注士卒卒中奮擊二十萬厨徒十萬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

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効質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殺臣

釋文原曰蘇秦說魏王之詞簡易明切不避臣下之忌蓋以趙破竹耳

七雄策集卷六

九

九

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且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顧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綿綿綿綿也蔓蔓若何也蔓蔓蔓蔓也毫毛不拔喻樹之明將成斧柯柯斧柄也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敝以國從。

陳軫以有事說犀首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見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諸人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軫教臣與燕趙故秦之故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言不義請謁而往無父於彼旬

王之期期以十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急約車為行具行所當具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得魏後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初以諸侯無事齊事魏亦且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為王約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行以犀首楚亦因之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田盼說齊魏將犀首

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說魏王去田需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
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
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為子
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
也言殺之亡之內之天下之今吾為子外之今毋敢
入猶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犀
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田而相之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
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
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危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
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
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
二士之謀困也二士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
構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
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
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
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
衍陰晉人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
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
世中道而不可兩全二國王且無所聞之矣彼有外
得而王如不舍盾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
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二人之黨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
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
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盾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為
身利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盾需於側

張儀以連衡說魏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
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
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
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梁無之皆以卒戍守守亭障

穆文熙曰昆弟
爭錢數語切中
人情便可翻案
蘇子

七雄策集卷六

秦韓為一國魏
之亡八字一本
作秦韓為一國
之危亡

內作乃
從人為定國矣
不識機人果何
心也

者參列舉糧漕便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
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
趙攻其北不合與韓則韓攻其西不親與楚則楚攻
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
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
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
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
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
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
魏不北則從道絕王從者趙故不言其危則大王之國欲求無
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
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
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
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
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
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
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
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

動處曰魏趙秦
而無固圉凡橫
人之詞者可聽
者惟魏是也故
儀先魏之魏魏
把手張目切齒言之
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
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
愚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
河外

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
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搢腕
瞋目張目切齒言之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
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
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
愚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
河外

惠子說田需善左右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

七雄策集卷六

十五

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
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
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
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蘇代請魏太子自相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問矣犀
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
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
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也若汝代

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其意代
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
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
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
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
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
子為非固相也固猶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
之璽也璽印也以魏之強而恃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
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生之

太子果自相

蘇代為信安君說秦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不必黨為信安說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
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
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以完
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秦召而代之趙者
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
甚矣即信安君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今王之使人入

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魏必
舍所愛習而用所謂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
乘之事而退謂去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今人之君
處所不安今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矣矣
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
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
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
臣故恐趙之益勁也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
受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亡趙安
而我危則必戰必守而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大

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
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國危而權輕
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
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
氏之民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
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
兵為招質言為召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
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
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則

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或爲魏說秦昭王攻楚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之謀

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

之要也有地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

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

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明天下之中脊也是山

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

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

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

地可廣大言秦地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主不聞湯之

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如試兵耳得密須氏而

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

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芒卯將秦魏之兵以下齊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中謂用事於諸

國之中猶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

長平元作羊下王屋在河東垣洛林卽蘇代所謂林

鄉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謂爲之中則臣

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

曰王所患者上地也上流之秦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

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

下兵東擊齊橫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

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

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

折毀也言不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

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

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

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

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贍元作贍下兵也

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

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厲說魏王東蘇代

蘇代元作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齊元作齊魏氏閉關而

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宋此後

伐所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

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也疑其

今秦見齊魏之不令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

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

故王不如復東蘇代使齊得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

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齊無秦而魏伐

魏謂趙勿助秦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文惠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

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

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

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魏者

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

願王之熟計之也

孟嘗君說燕趙救魏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齊閔驕故奔魏魏相之告之

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

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

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文惠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

穆文惠曰田文為說詞亦若此果自為之乎抑害救之乎

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

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

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

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

蔽也魏在趙西今趙不救魏魏軟盟於秦血也是趙

與秦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

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

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公子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

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

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

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

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

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

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

未能克之也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

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

秦兵以因趙之眾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

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燕王曰子行

魏危曰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通而不偏其說燕也直

而不倍與夫
口虛鳴者其矣

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

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其眾且亟矣秦王昭大

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白珪謂新城君

白珪魏人孟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禁

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戎貴于秦王官

之豈非珪使不能禁人議於君也

須賈為魏說穰侯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為魏謂穰侯

七雄策集卷六

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

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

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

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

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正臣以為此

大臣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

所稱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

而無親饗食魏蓋晉國戰勝墨子地割八縣地未畢

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

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

王循順楚趙而講秦時蓋合楚趙其攻魏魏楚趙怒

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

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

割而有質秦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

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干常此言善之不可

數也夫戰勝墨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

功也夫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

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

兵以止成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

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

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

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

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

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

未以攻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

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

而與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擇所與

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母行

七雄策集卷六

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

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

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

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

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

未以攻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

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

而與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擇所與

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母行

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周訴諫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

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

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之所大

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無過堯舜母大不過天

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所學將盡行之

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

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主之事秦尚有可以

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

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

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

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

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

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

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

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

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

聽也

楚而斯之所効者事庸人固可示以事而難以先楚

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項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

臣並魏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謂當時可謂善

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

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及也而王不知也且夫

欲壘者得其壘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

也而王因使之授壘夫欲壘者制地而欲地者制壘

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

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

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

吾已許秦矣不可以棄也更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

之用梟邪猶上善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食也食

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

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唐雎說秦王救魏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善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睢元作者年九十餘謂

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同今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

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睢見秦王昭秦王曰丈人芒

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

矣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

籌策之臣無任矣其不堪且夫魏以萬乘之國稱東藩

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

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

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

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

王喟然愁悵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

去魏氏復全唐睢之說也

范痤上書信陵君

虞卿謂趙王惠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

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

從主而違者范痤也魏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

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主

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

穆文觀曰虞卿策士之雄者也乃以地為殺范之計夫魏以地殺范一人亦以命懸於百里何其難行乎

又云范之獻趙王書求稍緩之其獻信陵書則利害顯透人心骨皆策之以行者也

許諾使司徒本周卿此特王徒隸者耳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

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

無罪范痤衍薄故也猶細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

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

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

與其以死入市不若以生入市便元作也又遺其後

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

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

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用言可任者

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

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襲言猶因趙之故態也倍趙之割

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

王而出之

無忌勸魏王不可從秦伐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

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

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故太

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

此言不伐趙

此言不伐楚

吳師道曰信陵之吉深切綜練使魏能用其計則韓則不危

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感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主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蓋其地而令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史並秦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開與之事也先時趙於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鄰朝歌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元作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魏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境津地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

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為秦所滅矣

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河內有垣雍城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異日者異猶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句陽有垂都亭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與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

平都說魏王為從

長平之役平都君單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魏地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

善。

或諫魏王信春申君

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晉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後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後秦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後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後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一作質秦而

張旄與魏王論從秦攻韓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亡乎待也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問以何國爲強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

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說司馬食其倍從

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曰慮久以天下爲可一者慮也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指合從之人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爲期言期於秦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倍從秦以利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資謂從食其而資者從也資子之讎也謂橫人將以食其之從楚之于秦讎秦也

季梁諫魏攻邯鄲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秦不申頭塵不去言以欲見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言用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

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
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唐睢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自郊
迎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

鮑彪曰唐睢年九十餘其陳留蓋高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其

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知者信陵君曰何
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
得而知也能人不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
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

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
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
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
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
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至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

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
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秦王父教子背亦非

復致也

人守管之人

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
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
而不下則秦兵及我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
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

陸深曰戰國惟此策大類左氏辭今告一作造

鮑彪曰縮高之義直而善處死天以信陵之懷而好過高不死

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也受詔襄王
封後附庸于魏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三晉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
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陷人及亡人之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
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義

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
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
已無違人臣之義矣即全已之意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

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編素
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因於思慮失言
於君敢再拜釋罪

其再問安陵之詞亦辭氣治惜其後高不為縮高之死而感其過憐哉

龍陽君泣前魚

魏王與龍陽君幸臣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
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不相告也對曰臣無

用之能死之弗能塞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

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

七雄策纂卷六終

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
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
輕寡人與唐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
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乎唐睢曰臣
然怒謂唐睢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曰臣
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
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死
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
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政之刺韓
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
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浸降於天休浸古微浸也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
皆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也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諗矣諗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鮑彪曰刺劫之士自曹沫以至荆卿皆不聞道惟若唐睢者可也為其激而發不事志於利也

七雄策纂卷六

三十一

七雄策纂卷七

史記功司員策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慈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韓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
聶政刺韓傀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猶以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得解以救至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軹之里名深井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薄猶迫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毋前仲子奉黃金百鎰仲子遂字前為聶政毋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且夕得甘脆肉之肥美者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辟猶去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欲至齊

七雄策纂卷七

三十二

穆文熙曰嚴仲子之所以感動
嚴政者不在黃
金而在已故
嚴政善不受其
金而但以爲知
政政固俠客不
足道也而士爲
知己者死此足
以觀矣

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應稱之
費丈人以尊稱政也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嚴政曰
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以有養幸
老母在前死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嚴
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父之嚴政
母死既葬除服嚴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
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在車騎而
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深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
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
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感言動心睚眦言動心而親信窮僻
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
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
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
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
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
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
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
相去中間不遠事世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

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謂相生得失
則語世語世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
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仗兵器也蓋韓適
有東孟之會東孟地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
者甚衆嚴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元
侯嚴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嚴政大呼所
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去面抉眼屠腸抉挑遂以
死韓取嚴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縣金久之莫
知誰政姊榮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

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哭自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
矜之隆矜自是其軼貴育軼車相高成荆矣說文成
有此爲我故也不顯其名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
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嚴政也亦
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嚴政之能乃其
姊者列女也列義列嚴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
姊不避道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成午欲求重於趙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昭侯不從申子之請

穆文虎曰申子之學皆欲必行其術皆背其兄昭侯官于此乃所以害其昭侯而昭侯果能行其術矣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兄以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矣聽乎此如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以合從說韓昭王

上雄策集卷七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韓王少府時力距來其勁足以距來敵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其勁足以距來敵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胃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鄢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鋒鐵幕革挾咬肉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

陸深曰凡言衡室者莫能外此
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秦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

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膠留論公仲公叔不可兩用

鮑彪曰此非天下之正義也顧所用如何耳便得大如周召兩用之唐何傷若公仲公叔一之謂其兩必兩
宣王謂膠留人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公仲陳軫為韓楚畫策

秦韓戰於濁澤長社韓氏急公仲朋元作明謂韓王曰

與國不可恃與謂山東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

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

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倣猶將西講於秦楚

王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

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為其備秦韓并

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

伐王聽臣為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

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

能聽我使其或不能從韓之德王也恩救必不為厲

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

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

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

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

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

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殉言以死從之韓王大說乃

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

穆文熙曰此言
韓不聽我則足
以疑秦韓若聽
我則秦必大怒
皆兵法之反間
也

七雄策卷七

六

賈王

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

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秦

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

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

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

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岸門在楚境楚救不至

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患也兵為秦

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張儀以連衡說韓襄王

七雄策卷七

七

賈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

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

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

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廩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

衛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

千乘騎萬匹虎驚之士跼踣謂徒科頭不著冠貫頤貫頤

戰者貫被殺者之願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虺戎兵

之衆探前踈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

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械以趨敵左絜人

鮑彪曰三千皆
使中之材也宣
惠誅於其言感
於重幣雖有公
仲之謀固難以
入至于非兄弟
非素約而以虛
名救我此言豈
不明著矣乎如
之何弗聽也

所謂因大視
鄭王亦太甚矣

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

陳說不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必不許也

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若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視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史惕勸公叔順公仲易地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

七雄策卷七

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流則害於

趙趙魏鄰也魏地易於下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或勸公叔勿殺公子幾瑟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以失見王老

大事記云公仲
殆主幾瑟後作
兩端幾瑟既不
傳入遂敗主告
幾瑟留於楚後
韓故公叔欲殺之

異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

楚故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冷向勸韓答內幾瑟

冷向謂韓答史有公子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

其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

楚奉公矣

尚靳張翠請秦師救韓

七雄策卷七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

也居為隣蔽出為厲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反其蔭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

曰使者來者與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

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

稷文曰宣太
后自營利之
官何其過移乎
此與愛魏魏夫
而使之獨難者
無異也秦為我

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稱病日行

公孫昧勸公仲以國合齊楚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
 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
 之言曰請道於南鄭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
 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與公仲曰奈何對
 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日楚威王攻梁張儀謂
 秦王曰惠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魏
 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為助魏實於是魏
 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

或勸韓公仲兩東秦魏

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
 楚陰得秦之不用也韓用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
 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公戰不勝楚楚
 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秦
 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軍軍符
 言欲止楚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公仲恐曰然則奈
 何對曰臣補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
 於公以解伐其實猶之不失秦也雖合齊楚圖國事
 或謂韓公仲曰夫學子之相似者學一乳唯其母知
 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
 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學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
 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
 成轉與二而非公適兩東之約東猶則韓必謀矣謀謂
 堅而復若韓隨魏以尊秦是為魏從也非自約之則
 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今用事
 於韓以完之全秦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為秦
 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

穆文熙曰秦魏
和則見德不
則爭事此正微
芒之界非智者
不能察所以終
學子之意

七雄策卷七

十四

蘇代為韓說秦王

韓人攻宋秦王

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

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

元作秦今從史為韓

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

以宋楚魏必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

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

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

韓難知而代對曰天下固今韓可知矣

說如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今韓可知矣

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秦也

不西事秦則

兩東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由之是韓重而主

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石契左契待

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言當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

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為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

不終相聽者也相違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

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

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蘇代為韓說秦王

韓人攻宋秦王

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

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

元作秦今從史為韓

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

以宋楚魏必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

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

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

韓難知而代對曰天下固今韓可知矣

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秦也

不西事秦則

穆文熙曰秦韓
相與而韓弱秦
韓之伐宋是
秦驅逐也故
范雎後得以行
其秦食之術

一篇雙開

七雄策卷七

十五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

士也韓與魏敵伴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主而

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

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

天下矣

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

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

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

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

不事為尊秦秦為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

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先王之

穆文熙曰韓魏
既相敵伴非有
越人不得已之
故而執珪往見
以求外敵則申
不害非人也若
夫秦強國也非
秦仲連鮮不事
之矣

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不能自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
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鞶在胃者西馳者未有一
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鞶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
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
也晉楚合必伺韓秦同亦圖也韓秦合必圖晉楚請
以決事秦王曰善

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服為實者攻其形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無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也而隨諸御吳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

韓以賣美人之金事秦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為秦所親韓補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又知韓之情美人怨韓賣之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此兩其既秦乃始衍於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也美人則秦不疏

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謂國中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見顯謂韓相國曰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無為今君以所事謂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故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以平原君之故惡之願君之熟計之也

燕

李兌說奉陽君善蘇秦

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與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在疑齊疑燕亦不能信齊矣燕齊疑則趙重矣奉陽君曰善乃使使

與蘇秦結交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文公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
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
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
碣石鴈門之饒北有冀粟之利民雖不出作粟粟之
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
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
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

七雄策卷七

十八

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
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
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
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
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城矣度滹
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
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
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
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

人國小西迫強秦從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
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
以至趙

蘇秦說齊還燕十城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
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
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曰却秦使退此
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鳥喙
者本草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

七雄策卷七

十九

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
弱燕為鷹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秦兵為天
精此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
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召婦人
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為福因
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
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
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
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

穆文熙曰桓公
之伯豈由好內
韓獻子伐鄭陵
願與子同罪
而敗績兩引俱
非

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余泥也。自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早之甚。

蘇代為燕謀齊昭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喻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鋤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臣知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

陸深曰。趙王惡秦。秦初說而短之。燕之權在於大臣。故代初說而即游揚其群。

七雄策卷七

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秦。雖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扎木簡。牌之屬。者甲用革為之。妻自組甲紆紆甲。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

之三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無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天下齊王閔長主也。而自用也。不南攻楚。五年。稍積散。西困秦。三年。秦為民憔悴。不能散。北與燕戰。覆三軍。復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欲得其民

七雄策卷七

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父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主誠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則齊可亡已。王曰。

大事記曰。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辭。誤以為齊。便會能有志如。

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內寇不和外敵不外敵不和

可拒不能制內則王自治其外謂謀敵齊臣自敝其內謂治於此乃亡之勢也

蘇代因淳于髡以說齊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

駿馬者比連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

程文虎曰伯樂
指不輕顧所以
也

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
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
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

七雄策卷七

臣先後者助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

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

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不惡軍名以

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

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令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

如一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

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

弱而不能如一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
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

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

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

言語不相知志意不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

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

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

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

也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

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

也

蘇代說燕王讓國子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

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元作宣

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

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

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

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

鮑彪曰此三物
喻從之弱者也
固雖子會康王
亦能感動乎
言猶在耳而諸
侯之心已變矣
此立非大亡之
也

七雄策卷七

吳師道曰此章
當是昭王

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毛壽之鹿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三年燕國大亂齊閔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都大以因北地之衆齊之北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公元作子平是為燕昭王

七雄策纂卷七

齊說魏出蘇代

二十四

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秦疑其合魏也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張儀說燕連橫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元作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拜代約與大王遇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大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飲飲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飲酣樂進取熱飲厨人進斟羹斟注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齊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武之狼戾無親如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趙燕記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龜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齊北海蓋亦距燕云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與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慮常山之尾五城

七雄策纂卷七

二十五

郭隗說燕昭王

細精作屈已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役使誡誡折節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自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後安息先問而後嘿則自己者至人趨使人趨則若已者至馮馮几據杖聘聘視視指指使使則則所所役

七雄策纂卷七

二十六

七

之人至若若恣睢恣睢奮擊奮擊鉤鉤躡躡叱叱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道者有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消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

三代

郭隗曰燕昭郭隗先生人也

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吊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屠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七雄策纂卷七

二十七

蘇子爲燕說齊伐宋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御諸國使齊北面伐燕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散游士散游士謂齊王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句舉攻不義今宋王宋王射天宮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屏屏側也當作展其臂彈其弓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

宋子

難矣。蘇氏所言之地，隣民之所處也。齊王天下之止，謂也。古之有地，不特地而相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間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蘇代遺書燕昭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天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燕前有一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

七雄策卷七

二十八

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宋都也。宋破則地大，亦大。齊雖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齊宋與楚淮北，則萬乘而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即山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三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

也。而買十倍。取敗素以爲害，十倍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發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遠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齊王盟，盡焚天下第一告也。

七雄策卷七

二十九

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齊桓公好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敗素也。而買十倍。取敗素以爲害，十倍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發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遠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齊王盟，盡焚天下第一告也。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將謂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將謂秦王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攻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王母弟先於燕趙，因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今王

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不從也是國伐也齊受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書曰先人豈有德蘇氏合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自解於燕昭王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鮑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土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鮑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為廉不

身俱達不與生俱立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正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倚戰砥劍登丘東嚮而嘆是以愚臣知之今夫鳥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燕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言倚床立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

穆文熙曰代之
僞詐恐去後人
短之故託言忠
信又謂萬乘之

主不制於群臣
其自固之術密
矣

鮑彪曰地亦吾
所造而實不可
廢古者使功使
過使智使愚蓋

譬晉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

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其妻曰勿

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丈夫果來於是

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

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

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遂吾主母者寧伴躡而覆之

於是因伴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

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

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

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

之家不制於眾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

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

臣也

蘇代與燕王論地者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地者言也

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

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

且不嫁舍媒而自衛敝而不售成事也順而無敗

用人可也蓋已
則否

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

蘇代約燕昭為從

陸深曰言秦之
情獨此無游辭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

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

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

取天下非行義也暴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

蜀地之用輕舟浮於汶汶水乘夏水夏水而下

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

四日而至五渚史注在洞庭寡人積甲宛東下隨陽智

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易也王乃

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

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少曲一日而斷

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

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戰韓氏太原卷不通此

下軼元作道道南陽封典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兼

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榮口

榮澤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徐注紀年曰款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

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

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

韓元作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曰攻

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三十四

致蘭離補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楚擊其

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塞地崑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

合於秦因以塞崑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

魏元作公子延子秦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却

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穰侯謂勝舅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

穆文照曰秦本虎狼之國而代之憂為則如鬼

魁文詞幹轉大

呂相絕秦書而秦人終亦莫釋其枉也

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郢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集韻虫名喻易也母不

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拔長龍賈軍岸門之戰封陵之戰岸門封陵亭高商之戰史不趙莊之戰趙莊與秦

之孤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七雄策纂卷七

三十五

七雄策纂卷七終

七雄策纂卷八

史記功司員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趙恢教楚使說趙王止伐燕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

使除患無至不主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

燭之武張孟談皆救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

於除患之遺者謂救而無使除患無至者今與以百

金送公也公謂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文惠曰

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

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

強秦將以兵乘元作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

而使強秦處弱趙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

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

以地

蘇代鵲蚌之喻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曰今者臣來過易

水蚌方出曝而鵲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鵲曰今日
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
日不出即有死鵲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烹之
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眾臣恐趙之為
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樂毅去燕適趙惠王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以攻下七十

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

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

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

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

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

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

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薨群臣寡人

新即位左右謀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

又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寡人

人有隙遂指將軍而歸將軍為計則可矣而亦何

以報先王之所以過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

上元嘉之臣

陸深曰成功立名是一篇主意

七雄策集卷八

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役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重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觀之先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出關則以

節傳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權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曰受令具

磨室原本作磨室造磨律之所也

陸深曰言先王功大隱然自明

陸深曰言先王功大隱然自明

陸深曰言先王功大隱然自明

七雄策集卷八

又云北蓋明其不輔趙攻燕以解燕王之怨也

陳延年曰樂毅之下齊也止侵暴實賦稅從從公官在於郊外孟子之所以敬燕者而樂毅能用之矣

朱子曰樂毅因燕之怨齊王而攻之

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燕樂名故鼎反乎磨室磨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言燕之薊丘薊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憐於其志以臣為不填陸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

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然不之說賜之鴻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謹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即所謂乘燕之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

勿已解故其
功而止此而其
在當時之意據
者者也

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
之留意焉

張丑以吞珠恐境吏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
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
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
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也
及子之賜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
賜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七雄策集卷八

燕王以書謝樂間於趙

王喜

付侯
三百六十八

韓文熙曰方以
五百金壽人而
即乘間伐之燕
喜王非人矣樂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
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
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
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
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
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
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

所謂不謀而去
此殆智士燕王
召之書辭微婉
似亦可感然謙
下不近人情亦
五百金壽人之
意也問之終不
沒也宜夫

七雄策集卷八

六

韓愈曰燕喜王
復謀伐趙其於
間未見有可絕
之處而能憐如
此向問絕之深
也抑其書辭餘

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
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正其願而君不
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
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
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
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
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有怨于我人亦知之以棄
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
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
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
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
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
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
任負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
所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
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
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
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盡寡人

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

燕太子使荆軻刺秦王

陸深曰一篇中如田光荆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士何其巧相值也

請入位太子休力而已圖之也

七雄策集卷八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具陵之怨質丹秦秦遇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大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憂思昏瞶且死須臾不能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國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為之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

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所善荆軻人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偃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

七雄策集卷八

穆文熙曰田先生既謂荆軻可使又安用自殺以激之壯士不難於死難於生若此則何足爲人

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已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自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南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示之秦王貪其寶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價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

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有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萬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痛乃今

鮑彪曰太子
使一夫行刺於
大國而欲從容
質者使秦房侵
地取粟以歸此
豈七首之所能
得也白衣送首
並其不屬而
并則亦已幸矣

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
無可奈何乃遂盛焚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頃
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取之百金使
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乃為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
不敢忤也視乃今秦武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
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
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
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豈子
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
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
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變徵為商
士皆垂淚
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
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忼慷壯士不
得志也士皆瞋目髮盡
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
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
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

梅文龍曰刺客
當如急疾之鳥
間不容髮乃能
闖盡而後見七
首把袖而後提
其身亦太從容
矣宜其事之不
成也

故事如蓋

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
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
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
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
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
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武陽變色振恐群臣怪之荆
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
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
起取武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曰圖窮而
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提之未
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撝其室時惶
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
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
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
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
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
以其所奉藥囊提也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
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

其左股剝軻廢乃引其七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
軻之左股剝軻廢乃引其七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
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
軻之左股剝軻廢乃引其七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
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
軻之左股剝軻廢乃引其七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
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曰臣良父
軻之左股剝軻廢乃引其七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
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當坐者各有差焉賜夏無
軻之左股剝軻廢乃引其七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
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也於
軻之左股剝軻廢乃引其七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
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以伐之十月而
軻之左股剝軻廢乃引其七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
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保於遼
軻之左股剝軻廢乃引其七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
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

七雄策卷八
十二
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
陸深曰軻之有
王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
高漸離即莊政
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奇絕也

宋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
景公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百里重
一舍重
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
如爾
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
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

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
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
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
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
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
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羣兕麋鹿盈之江漢之流
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
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
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

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宋請緩兵攻趙
梁王伐邯戰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
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不從則恐危
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
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
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
雖知宋不助梁使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徐
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無失城

七雄策卷八
十四
魏文照曰此善
處小國之術也
國居大國之
間而無之合從
伐人利則歸人
害則歸己固未
有不亡者矣

勸力也

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臧子論荆不救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太說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故荆之利也臧

上雄策纂卷八

十五

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康王見祥不為祥

康王即君偃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驪音欺新序作鸛於城之隅城隅使史

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

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夫管地

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

無顏之冠冠不覆額曰無顏以示勇割僇之背鏖朝涉之脛

鏖刻也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

倪侯之館遂得而死新序得下見祥而不為祥反為

禍

衛

復塗偵諫衛靈公

靈公襄公子

衛靈公近癰疽聖之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

左右復塗偵衛人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

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

日今子奚為夢見竈君而言君也對曰日并燭天下

者也一物不能蔽也君竈則不然前之人燭也多燥則

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

上雄策纂卷八

十六

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

狗

南文子策犀首伐黃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

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

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已言已下黃衛君

懼東組三百緇組邪文紛緇之屬十首為一緇黃金三百鎰以隨使

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

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策大名策月處挾城

穆文無曰大將功成多有忌

之議以待中

功坐御以待中之議不營為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南學知智伯之謀

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驕驕四百壁一衛君大說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懼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

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梧下先生說魏王急見衛客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蓋以所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曰臣聞秦出入元作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事秦無有它計魏王曰諾客移出入容謂至而門而反曰偶思念得之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矣以知

計兒小子事彼故彼哉

之問衛客曰梧下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移見衛客

至言失時之喻嗣君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枌驂無台服皆言車至門扶扶婦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中山中山故鮮虞國姬姓

張登說田嬰許中山王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而中山後特特猶疑也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必為趙魏廢其王而移附焉附趙魏也主廢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

此即馬季嫁禍之術也

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

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必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為齊廢之

所以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驪羊也田

嬰白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

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也今召中山與

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

而益我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

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

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父矣薦進也難信以為利田

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

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蓋與中山立元作為王

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

若今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

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張登令燕趙輔中山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伴名于我欲割平

邑屬代郡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相也患之

藍諸或即藍諸

山相也

設喻

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請令燕趙固輔中山

之堅固言輔而成其王公欲之手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

請以公為齊王閱而登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

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

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則王

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

中山首難也首為攻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

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

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

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

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

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王苟舉王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

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巳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

適燕趙與王相見此並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

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手藍

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

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齊以是辭來因言

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

迎應曰張登腹

氣而文無害亦
校情可喜非君
子之所排也
吳師道曰揮闔
校情豈非君子
之所排者因其
文之可喜而謂
其術之無害悖
矣

陸深曰弘中司
馬喜而先露言
故喜得及客為
主以中公孫弘

七雄策集卷八

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
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
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
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喜反中公孫弘

司馬喜中山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

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

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

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

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臣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

似欲中喜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

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喜解陰簡之忌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姬名也田簡謂司

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也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

趙使近至宜有報可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

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

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

趙趙王武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
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請
也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今趙勿請也簡

司馬喜說中山王立陰后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也曰事成

則有土得民言公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

乎怪其不陰姬公稽首地也曰誠如君言事河可豫

道者言將厚報之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

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

說司馬喜曰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

賢不肖商敵為資商較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

趙王武曰臣聞趙王弱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

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容貌顏色殊

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

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元作言

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

頰權衡准鼻頰鼻並權輔犀角犀角首骨偃月偃月額骨彼乃

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中山君以壺殯得士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都試也言已試而饗之司馬子期中山人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殯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眾少其與當厄言施與當在厄時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吾以一

杯羊羹亡國以一壺殯得三死士

七雄策集卷八終

七雄策纂八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穆文熙編文熙字敬止東明人嘉靖壬戌進士
官吏部員外郎是編取戰國策之文加以評語並
集諸家議論附於上闌大抵剿襲陳因無所考證

戰國策去毒二卷附編年一

卷

〔清〕陸隴其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三年三魚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戰國策去

毒二卷》提要

戰國策目錄序

曾 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
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
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田向叙此
書言周之允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
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
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
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
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亾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
戰國策序
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
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
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
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
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
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
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
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
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

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諭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亾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以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

戰國策序

二

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註者二十一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三魚堂國策去毒目錄

當湖陸稼書先生評選

受業

席永恂漢翼
李光克象來

較訂

倪淑則詒孫
趙鳳翔魚裳

卷上

趙襄子滅智伯

魯共公擇言

威王料章子不背齊

蘇秦說秦惠王

蘇秦說六國

蘇秦勸齊還燕十城

子華論憂社稷之臣

孟嘗君不受象床

張儀說魏

司馬錯論伐蜀

蘇代說燕王讓國

張儀欺楚絕秦

穆留論兩用公仲公叔

郭隗說燕昭王

張儀說楚韓齊燕趙

甘茂拔宜陽

卷下

趙武靈王變服

秦講三國

馮援繫三窟

蘇子說齊閔王

蘇代爲燕謀齊

戰國策目錄

二

樂毅報燕惠王書

貫珠爲田單解疑

莊辛論幸臣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

周訴止魏王朝秦

黃歇上秦昭王書

范雎入秦

觸龍說趙太后

趙威后問齊使

信陵君諫伐韓

虞卿論趙講秦

魯仲連不帝秦

武安君諫伐趙

呂不韋立異人

蔡澤說應侯辭位

燕王以書謝樂間

魯仲連遺燕將書

甘羅說張唐相燕

戰國策目錄

三

或謂魏王

韓非初見秦王

右戰國策一書大抵皆縱橫家言也其文章

之奇足以悅人耳目而其機變之巧足以壞

人心術子弟識見未定而讀之其不爲漸染

者鮮矣當時惟孟子一人卓然於波流之中

直以爲是妾婦之道而大丈夫之所不爲蓋

其視秦儀輩不啻如厚味之中有大毒焉惟

恐學者陷溺其中而不能出也今之讀戰國

策者多矣亦曾以孟子之道權衡之乎余懼其毒之中於人也故取今文士所共讀者指示其得失使學者知其所以異於孟子者庶幾辨其味而不中其毒也夫南豐一序言其病最詳故并附焉又此書原本各繫於其國讀者輒迷其先後今一以通鑑編年爲次

康熙壬申秋抄當湖陸隴其書於虞山道中

男宸徵直方編次

東西二周考

大事記曰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河南卽鄭鄆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諡惠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爲東周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于是東西各爲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爲正

戰國策去毒

二周

吳氏曰。按高誘註。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今洛陽。世本云。西周桓公名揚。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及索隱正義所載甚詳。獨仰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不紀。西周公仍舊誤也。鮑考之不楠。卽以西周爲王。謂之正統。謂東不得先於西。亂易舊次。此開卷第一繆所當改正。從舊又考春秋書王城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王者何。東周也。說亦甚明。昭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左傳以十二月入王城。三十二年城成周。蓋敬王定遷在既城之後。而孫華老胡康侯皆以成周卽京師。亦未考王城成周之實。而誤合爲一也。要之此文古今說者。多以迷管致誤。故大事記辨之甚詳。且實因鮑氏而發。近有著東西周辨者。其說亦然。而不引呂子豈未之見耶。又云。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周地也。徐廣曰。周比凡七縣。此是合東西周地言之。又曰。王應麟云。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統

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則赧後卽係秦。宋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解題云。自赧王降。周統已絕。東周雖未亡。特都莒。附庸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宋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之後。亦不以東周係統者。其意亦不異。綱目之成。在乾道壬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又曰。鮑註引宋忠說云。赧王卒。蓋西周武公。益以避秦。不敢稱尊。楚頃襄十八年。王赧使武公。此武公赧王臣也。誤爲二人。戰國曰王。周之王號。自若不聞其爲秦貶損也。王赧使武公。徐廣謂卽西周武公。大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子於鞏。爲東周惠公。寔同謚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也。旣曰武公。則周君也。謂別爲一人可乎。又曰。東周止有惠公名。著策有文。若他無見。徐廣云。紀年顯王九年。東周惠公。傑薨。皇極經世。東周惠公卒。子傑嗣。二書不同。則其世系亦難明矣。凡策所書。豈得如鮑注皆爲惠公時事耶。

戰國策去毒 編年

敬王三十九年魯西狩獲麟○齊田常弑簡公立公

弟荼是爲平公

四十一年孔子卒

四十三年秦悼公卒子厲立是爲其公

四十四年敬王崩太子仁卽位是爲元王○齊田

常卒子盤繼事是爲襄子

元王元年晉趙簡子卒子無卹代是爲襄子○晉定

公卒子錯立是爲出公

戰國策去毒 編年

三年越滅吳

七年元王崩太子介嗣是爲貞定王

貞定王元年魯哀公奔越子寧立是爲悼公

四年燕獻公卒孝公繼

十二年晉出公卒於齊荀瑤立昭公曾孫驕是爲

哀公

十四年晉智伯約韓魏攻趙襄子圍之晉陽

十六年晉韓魏助趙襄子滅智伯○齊田盤卒子

白繼是爲莊子

十九年燕孝公卒子載立是爲成公

二十三年秦共公卒子躁公繼

二十八年貞定王崩太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弟叔

袞哀王自立是爲思王秋八月王子嵬殺叔

卽位是爲考王王封弟揭於河南是爲河南

桓公

考王元年晉哀公卒子柳繼是爲幽公

七年燕成公卒閔公立

九年楚惠王卒子中立是爲簡王

戰國策去毒 編年

十年魯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

十二年秦躁公卒太子昭早死國人立其弟懷公

十五年考王崩太子午卽位是爲威烈王○周河

南惠公復封其少子班於鞏是爲東周君

威烈王元年晉趙襄子卒兄之子浣立是爲獻子襄

子弟嘉逐浣自立是爲桓子○魏桓子卒子

斯代是爲文侯○韓康子卒子啟章代是爲

武子○秦庶長毚弑懷公立躁公孫是爲靈

公

二年晉桓子卒國人殺其子而迎獻子復位

六年晉幽公爲盜所殺魏斯立公弟止是爲烈公

十一年秦靈公卒國人廢其子而立其季父是爲

簡公

十六年齊田莊子卒子和立是爲後齊太公○魯

元公卒子顯立是爲繆公

十七年韓武子卒子虔代是爲景侯○趙獻子卒

子籍代是爲烈侯

十八年楚簡王卒子當立是爲聲王

戰國策去毒

編年

三

二十一年齊宣公卒子貸立是爲康公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燕閔公卒子僖公立

二十四年威烈王崩子安王驕立○盜殺楚聲王

子類立是爲悼王

安王二年韓景侯卒子烈侯取立○趙烈侯卒國人

立其弟武侯○秦簡公卒子惠公立○魏文

侯以卜子夏段干木爲師西門豹吳起爲將

五年韓盜殺相俠累

九年晉烈公卒子孝公傾立

十一年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

十五年魏吳起奔楚楚相起○秦惠公卒子出子

立是爲出公○趙武侯卒子敬侯章立○韓

烈侯卒子文侯立

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是時秦晉齊楚

燕趙魏韓齊凡九大國

十七年秦庶長改逆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公

是時秦數有亂益衰弱三晉侵奪其河西地

戰國策去毒

編年

四

○齊太公田和卒子桓公午立

二十一年楚悼王卒貴戚大臣改吳起殺之太子

臧立是爲肅王

二十三年齊康公死於海上姜齊遂絕田氏并齊

而有之是歲田齊桓公亦卒子威王因齊立

二十四年晉孝公卒子靖公俱酒立

二十五年魯穆公卒子共公奮立○韓文侯卒子

哀侯立

二十六年安王崩子烈王喜立○魏韓趙共廢晉

靖公而分其地晉公

烈王元年韓滅鄭因徙都之○趙敬侯卒子成侯種立

三年燕僖公卒子桓公立

五年韓嚴遂弑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魏武侯

卒子釐立是為惠王

六年齊威王朝周烹阿封即墨○楚肅王卒弟良

大立是為宣王

七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

戰國策去毒

編年

五

顯王二年韓趙分周為二

七年秦獻公卒子孝公渠梁立○燕桓公卒子文

公立

八年秦孝公下令招賓客衛公孫鞅入秦

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立

十年秦衛鞅變法○韓懿侯卒子昭侯立

十四年魯共公卒子康公毛立

十六年齊以孫臏為師○齊始稱王

十八年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

十九年秦徙都咸陽○趙成侯卒子肅侯語立

二十三年魯康公卒子景公慶立

二十六年齊威王卒子辟疆立是為宣王

二十八年孫臏殺魏龐涓虜太子申

二十九年秦衛鞅襲虜魏公子卬魏喪地於秦七

百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秦封商鞅為商君

○楚宣王卒子威王商立

三十一年秦孝公卒子惠文王驪立殺商鞅車裂

以徇

戰國策去毒

編年

六

三十二年洛陽人蘇秦入秦不用

三十三年孟子至魏

三十四年蘇秦至趙封武安君

三十五年楚滅越○魏稱王

按圖策鮑註合從在趙肅侯十六年則是顯王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蘇秦為從約長相六國○齊威王卒子

宣王立○韓昭侯卒子宣惠王立○燕文公

卒子易王立

齊宣王之立史記以為周顯王二十六年通鑑乃在三十六年其位十九年史與鑑不

異也綱目考
異不詳其說

三十七年秦使犀首欺齊與共伐趙趙肅侯讓蘇
秦蘇秦去趙而從約解齊王伐燕取十城已
而復歸之

四十年楚威王卒子懷王槐立

四十一年秦相張儀○鮑註顯王四十一年宋王偃元年

四十三年宋滅滕伐薛○趙肅侯卒子武靈王立

四十四年張儀連衡秦初稱王

四十六年韓燕皆稱王

戰國策去毒
編年

七

四十七年秦張儀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秦陰

厚張儀

國策吳註云按通鑑大事記顯王三十五年乃魏惠王後元年慎觀三年當襄王元年○又云大事記張儀相魏在惠王後十三年尋以公孫衍代儀儀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惠王卒襄王二年因請成於秦為秦相後八年秦山之魏尋卒

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觀王定立○燕易王卒子

噲立○齊薛公田嬰卒子文封孟嘗君

慎觀王二年孟子去魏適齊○魏惠王卒子襄王赫

立

三年宋初稱王

四年齊殺蘇秦○張儀復相魏○魯景公卒子平

公叔立

五年燕讓國子之○國策鮑注依年表云秦伐蜀在此年

六年慎觀王崩子赧王延立○稱西周始此

赧王元年齊伐燕殺燕王噲及子之○齊宣王卒子

湣王池立○鮑注張儀欺楚在赧王二年

三年燕人立太子平是為昭王○韓宣惠王卒子

襄王倉立

戰國策去毒
編年

八

四年秦惠王卒子武王蕩立

五年張儀復相魏卒

八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秦武王卒弟稷立是

為昭襄王宣太后稱制

十年秦宣太后任魏冉為政

十六年楚屈原投汨羅○秦執楚懷王楚人立太

子橫是為頃襄王○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趙武靈王廢其太子章而傳少子何自號主

父

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於齊與韓魏伐秦收其軍於函谷秦割三城以和

十八年魯平公卒子湣公賈立

十九年楚懷王卒於秦○魏襄王卒子昭王立○

韓襄王卒子釐王咎立

二十年趙李兌弑主父於沙丘○魯湣公卒子文公立

二十二年秦白起敗韓魏拔五城斬首二十四萬

二十七年秦稱西帝立齊爲東帝已而皆去之

戰國策去毒 編年

九

二十九年齊滅宋

三十一年燕樂毅將秦魏韓趙之兵伐齊湣王出走楚使悼齒殺之

三十二年齊人立王子法章於莒是爲襄王○趙

使藺相如獻璧於秦

三十四年楚欲伐周王使東周武公喻止之

三十六年秦趙會於廩池○薛公田文卒齊魏滅

之○燕昭王卒子惠王立以騎劫代樂毅奔

趙田單乃復齊

三十七年秦白起破楚楚徙都陳

三十八年魏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四十一年魯文公卒子頃公立

四十二年韓釐王卒子桓惠王立

四十三年楚以黃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燕惠

王卒子武成王立

四十五年范雎自魏入秦以爲客卿

四十九年秦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趙惠文王

卒子孝成王丹立

戰國策去毒

編年

十

五十年秦昭襄王廢其母宣太后穰侯出之陶○

齊襄王卒子建立

五十二年楚頃襄王卒太子完自秦逃歸立以黃

歇爲相封春申君

五十三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守鵠亭以其

地降趙

五十五年秦白起破趙兵殺趙括抗卒長平四十

萬

五十七年魏遣辛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止之○

魏公子無忌救趙○燕惠王卒子孝王立

五十八年秦殺白起○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

歸呂不韋入秦○魏公子破秦軍魯仲連辭

封隱去

五十九年赧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東周君一年燕蔡澤入秦范雎免相○楚遷魯君于

莒○荀況爲蘭陵令○燕孝王卒子喜立

五年秦昭襄王卒太子柱立是爲孝文王三日而

卒子楚立是爲莊襄王

戰國策去毒

編年

十一

七年秦滅東周君以呂不韋爲相封文信侯○楚

滅魯

秦莊襄王一年即三年楚黃歇徙封于吳

二年莊襄王卒子政立

秦始皇二年趙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爲悼襄王廉頗

奔魏

三年魏公子無忌卒

四年魏安釐王卒子增立是爲景閔王

八年秦封嫪毐爲長信侯○韓桓惠王卒子安立

九年秦嫪毐作亂伏誅遷太后于雍○楚考烈王

卒李園殺春申君太子熒立是爲幽王

十年秦呂不韋免相李斯諫逐客

十一年徙呂不韋于蜀○趙悼襄王卒庶子遷立

十二年呂不韋飲酖死

十三年趙李牧敗秦兵

十四年韓非作說難上書于秦王李斯嫉之令自

殺

十五年燕太子丹自秦逃歸

戰國策去毒

編年

十二

十七年秦內史勝滅韓置潁川郡

十八年趙殺李牧

十九年秦王翦滅趙虜趙王遷趙公子嘉奔代○

楚幽王卒弟郝立是爲哀王在位三月庶兄

負芻獻立

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不克

二十一年秦拔薊燕王斬太子丹首以獻

二十二年秦王賁伐魏王假降殺之滅魏○秦李

信爲楚所敗

二十四年秦王翦滅楚置楚郡

二十五年秦滅燕滅代王翦悉定荆江南地置會稽郡

二十六年秦滅齊○王初并天下更號曰始皇帝

戰國策去毒

十三

戰國策去毒卷上

當湖陸隴其稼書評定

受業趙前帝漢廷

後學張維翰和叔較訂

趙襄子滅智伯趙策

智伯之滅在貞定上十六年

智伯之滅在貞定上十六年

智伯也

戰國策去毒卷上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勢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徂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卓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

一本尹澤
大事記謂
君澤循之
使延陵君
府庫視倉
梁實矣無
公宮之垣
用之於是
日矢足矣
吾銅少若
何張孟談
曰臣聞董
子之治晉

楚質也

戰國策去毒 卷上

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
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
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
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
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
梁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膚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
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籬之勁不能過也君
日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
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
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
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解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
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
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
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
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
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
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

吳注祖厲
少仁愛

過一作果
智伯之族

著謂附其
城

鮑注二語
皆非當時

戰國策去毒 卷二

伐趙趙將亡矣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
然夫智伯之為人驕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
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
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
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
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
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
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
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
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
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
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
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
謀臣曰趙蒯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
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
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
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
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

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按春秋左傳。終于魯悼公四年。是爲周貞定王五

戰國策去毒 卷上

四

年也。通鑑綱目起威烈王二十三年。中間隔六十二年。此篇在左傳之後。通鑑綱目之前。

按范中行之滅。在魯哀公五年。距智伯瑤圍晉陽時。已三十餘年。且係瑤之祖荀躒之事。作書者不知考核。遽而言之。乖謬甚矣。

鮑注以智過爲卽智果。愚按國語智果之別族爲輔氏也。在宣子之世。距智伯之亡已遠。恐是三人。張孟談既存趙。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此與范蠡同。吳注謂孟談可謂謀智之士。有道則未也。

不近刻。歟曰。非刻也。蓋蠡與孟談所爲。皆只是伯術學者。於此須想王道當如何。假使伊尹周公處此。決不坐而待亡。亦決不倖如二子所爲。蠡猶非王道也。而况孟談乎。謀智之用。亦幸而成功耳。使智過之策行。孟談又如之。何特其功成而退。賢於世之恃寵賈禍者耳。然則智過亦可謂先覺歟。曰。智過亦只是逆詐億不信。非先覺也。先覺者以理自處。人不能謀。謀之亦不能成。智過而先覺也。當教智伯善自爲備。使韓魏不能反。卽反亦不能爲。

戰國策去毒 卷上

五

害若夫疑人于詞色之間。舉素所約結者。一旦殺之。使智伯行其計。能保其無他變乎。韓魏之餘卒。闕于外。趙氏乘于內。亦可以敗。何必二子在。然後能爲患哉。卽使盡如其計。遂能舉三家而滅之。而智伯反弱殘忍之迹。著於天下。起而圖之者。夫豈少哉。先覺果若是耶。當時又有却疵者。亦智過之流也。

魯共公擇言 魏策

吳注大事記惠王十五年韓宋
魯衛來朝即周顯王十三年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
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
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
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
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
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
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
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
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
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
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
與梁王稱善相屬

按此文在周顯王十三年綱目不載其明年齊魏
會于郊惠王猶以徑寸之珠自誇則于共公之
言益徒知善之未能身體力行也是以至顯王十

六年有桂陵之敗二十八年有馬陵之敗二十九
年有公子卬之敗獻河西地于秦徙都大梁國遂
以弱

假威也章其詞也

此篇鮑吳二注皆不著年月今附于威下之末

鮑注未敘求有敘命

威王料章子不肯齊

此篇鮑吳二注皆不著年月今附于威下之末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後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

戰國策去毒卷二

八

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按匡章稱章子猶田嬰曰嬰子田文曰文子田盼曰盼子皆以名子之讀此文則知吳起之殺妻樂羊之啜子皆非取信

於人之道也匡章固賢而威王之明亦豈世主可及哉

戰國策去毒卷二

九

秦策

秦惠文王元年周顯王三十二年

胡地出貉
代幽州郡
出馬
沃言其肥
潤言地勢
與形便於
攻守天府
言諸聚之
富非人力
也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轂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

卷上

文華堂

鮑庄載輜
所奏也和
擊而歷
其衆
吳注猶多
混亂也

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

吳江明言
者教令卽
科條辨言
者游說卽
言辭相結
文辭者書
策卽月策
柳濁

鮑注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時君皆

世者

吳注廣經繞也卽易
廣其用之
廣勝卽詩
之邪幅蹙
草履也○
緹縠縠也
不下言自
若
清隱云陰
符是太公
兵法
鮑注練帛
也

卷上

士

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于戰塲。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于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戰國策去毒卷上

士

總序為集
是國名摩
謂切近過
之
抵側也
武安趙邑
純東也四
十四兩為
錙
六國之關
不通秦也

軾車前橫
木樽也
猶賴也
物也
商字
出為門
伏高句
地也
日泰字
子
與同馬
與同此
呼小以
其字也

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壁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般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樵樵之士耳。伏軾搏街。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姦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姦何前倨而後卑也。姦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戰國策去毒 卷上

主

吳註謂時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然觀秦王對蘇秦數語。何其深厚不露也。可為辭命之法。書言放驪兜。此言伐驪兜。吳註謂此不過欲售其攻戰之說耳。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按吳註此段最妙。此即孟子所謂好事者為之也。春秋末史已不闕文。其流弊便至於此。讀戰國策者所不可不知。大抵從橫家專以謀策為事。與兵家相表裏。非如春秋之辭命也。故秦之言多用兵之事。而深以辭命為不足恃。讀上半篇。可見春秋變為戰國之故。秦一生學問。只是從金玉卿相起見。而作者寫至此。亦不覺沾沾動色。不特秦陋。作者亦陋甚。讀此文而不知其陋者。必寡廉鮮耻之人也。前輩謂太史公將此等文字。不知熟讀幾千遍。纔有一部史記出來。愚謂太史公得力在此。受病亦在此。所以史記中說到勢利處。亦不免沾沾動色。學者讀此。須要將孟子天爵良貴諸章。作箇胸中主。張方不被他漸染。更須知孟子所謂修天爵。以要人者。

戰國策去毒 卷上

主

不指秦章言。是指世間一種假仁義以干祿者。若秦之所揣摩。只是狙詐之術。連假仁義也不肯。是盡棄大爵以要人爵。
按周顯王三十二年。綱目書孟軻至魏。正與蘇氏說秦同時。前此則商鞅中不害大行之時也。談仁義於此時。如微陽之在純陰中。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

鮑註燕文公二十八年。周顯王三十五年。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出作。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敵。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踰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

吳注設辭也。

補舊句雖是後也猶言辭也。

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其言是也其心則欲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耳所以可耻所以人雖一時信之到底不敬重

蘇秦以合從說趙

趙策

鮑註趙肅侯十六年周顯王三十五年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

戰國策去毒

卷上

十七

兩敵兩為趙敵

白言所以與史作請別白黑所以與陰陽兩端指從橫

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羶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寶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

番首蒲

傳同附止
兵止於此

二夫有田
百畝此未
為唐侯時

戰國策去毒卷上

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劫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執。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

飾節曰掩
猶敬

天文志權
軒轅後

官此言美
人之所處
也

戰國策去毒卷上

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而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而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戰國策去毒

卷上

三

當時爲六國計。自應以合從爲上策。然無孟子發政施仁本領。則從豈可久恃者。況秦以狙詐之身。欲使諸侯久相親信。豈可得哉。觀綱目于顯王三十六年。書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三十七年。卽書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四十五年。書蘇秦自燕奔齊。慎觀主四年。書齊大夫殺蘇秦。蘇凡四見於綱目。而從之不可恃。與秦之不能從。亦明矣。至當時有謂蘇秦約從。秦兵十五年不敢窺山東。

者黃東發謂此乃游士誇談。本無是事。猶之謂齊君王后事秦謹。四十餘年不受兵。謂孟嘗君用馮諼之言。相齊數十年無纖芥之禍。實則齊廷日爲秦侵略至。孟嘗亦以滅無噍類。戰國策出於其徒自爲之類。張皇欺世如此。吳語云。大事記據古史。謂肅侯時。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以削去捐館之語。愚嘗辨蘇秦所稱必另爲一人。

戰國策去毒

卷上

主

蘇秦以合從說魏

吳註魏惠王後二年顯王三十六年

南上復有
中者乃東
而也應吳
言不明
計者成誇
國謂魏不
被其禍謂
橫人之禍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東有鴻溝陳汝
南有許鄆比陽郢陵舞陽新郢東有淮潁沂黃者
棗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
千里名雖小然而虛田廬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
人民之聚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
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王外
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
戰國策去毒卷上

徐勣且也

趙王出侯

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
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
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
顧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
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
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
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
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王君以趙王之詔
詔之敝以國從

戰國策去毒卷上

重

以一愧字激之即雞口牛後之意而復引綿綿不
絕蔓蔓若何之語使其速斷鞭策尤緊只是不知
有根本功夫此所以為從橫家也
綱目載司馬公曰史記六國表魏惠王三十六年
魏襄王十六年薨哀王二十三年薨汲冢竹書紀
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六年薨杜預
和嶠皆以為史記誤分惠王之世為二王之年蓋
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且竹書魏史所書必
得其真故今從之按竹書紀年係偽書而司馬公

朱子從之者以其為戰國人作雖事多偽而世次年數則可據也吳註蓋亦依紀年故以此篇為說惠王今戰國策以此列于襄王時蓋自漢以來相沿史記之誤

常史作商 吳王初立 周顯王三十六年 子宜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 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 西有宜陽常阪之塞 東有宛穰洧水 南有陘山 地方千里 帶甲數十萬 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 谿子少府時力距來 皆射六百步之外 韓卒超足而射 百發不暇止 遠者達胸 近者掩心 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 棠谿 墨陽 合伯 鄧師 宛馮 龍淵 大阿 皆陸斷馬牛 水擊鴈鴈 當敵即斬 堅甲 盾 鞬 鐵 鐵 幕 華 扶 呶 芮 無

蘇秦以合從說韓

韓策

吳註韓昭侯二十六年子宜

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 蹠勁弩 帶利劒 一人當百 不足言也 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 乃欲西面事秦 稱東藩 築帝宮 受冠帶 祠春秋 交臂而服焉 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 無過此者矣 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大王事秦 秦必求宜陽成臯 今茲効之 明年又益求割地 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 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 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 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 不戰而地已削矣 臣聞鄙語曰 寧為雞口 無為牛後

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此妙喻也。但無發政施仁之本，領而徒恃區區合從，欲免牛後之羞。孟子所謂人役而耻為役，猶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為矢也。

蘇秦以合從說齊

絕証云：趙肅侯十七年，齊宣王十年，周顯王三十六年。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秦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闔閭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以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轅，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

戰國策去毒 卷上

吳注：王逸云：投去者，行去幕謂之六博。踰，踰也。

二國在其後。○國，國也。方，併也。兩，兩也。此小。

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很○頑○恐○韓○魏○之○議○
其○後○也○是○故○制○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
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
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
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
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孟子謂地不改辟民不改聚行仁政而王莫之能
禦是何等作用秦誇張臨淄之富強只要行得區
區合從一策便可惜了這樣富強

吳江云左
傳楚莊代
陳鄭取一
人以歸謂
之夏州即
此在周離
縣過夏口
而西浮
章臺鮑注
秦

蘇秦以合從說楚

楚策

吳江云大事記在威王
七年周顯王三十六年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
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
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
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
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
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
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
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
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
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
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
趙代良馬橐駝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
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

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治之未亂。爲之未有。誠是至言。然但以合從一策。作治之爲之之道。濟得甚事。

戰國策去毒

卷上

三

蘇秦說齊還燕十城

蘇秦

易王元年周顯王三十七年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鳥喙者。以爲難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公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早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

塗泥也。自

兄弟而請罪於秦。

不但從利害上起見。絕不知有理義。即就利害論。亦只說得最淺一層。以孟子梁惠王篇伐燕二章較之。看是何等規模。真霄壤不同。況其胸中發出時。又只是逆探人主之欲。有妾婦大丈夫之分。按黃氏日抄云。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于宣王已沒之後。故

戰國策去毒 卷上

重

以諡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諡之。可稱趙岐註亦止稱王也。按黃氏日抄分別二次伐燕。最明。蔡虛齋亦主此說。朱子於孟子集註。雖前後俱主燕噲子之言。而序說中仍疑而不斷。黃氏日抄正發明序說之意也。今國策此篇。卽黃氏所謂宣王伐燕事。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帛染爲紫。其價十倍。蓋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名益尊也。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千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

戰國策去毒 卷上

重

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按策中所云韓厥開罪而交愈固。當指此事。鮑註未確。

莫敖建官

不視也
謂之不視也
如不視也
利也

鮑注宋野
外薄林也
言其物賤
財利同柱
國以千高
為材
缺人也掩
覆取也言
取也以大
先君之封
○吳注四
境不廉謂
四境完固

子華論憂社稷之臣

原本在蘇秦說楚合從後是威王末年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

戰國策去毒卷上

三四

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于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于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

不見廉問

吳注謂大心即沈尹戌亦未見確據

鮑注按持家也

鮑注按君身出謂耶

王慈屈謂連屈俱臣

鮑注楚足下暴陽也

秦王謂襄王在立而也

也。病也。也。雖也。

也。施與。同無目也。鮑注楚官名

也。施與。同無目也。鮑注楚官名

也。施與。同無目也。鮑注楚官名

也。施與。同無目也。鮑注楚官名

也。施與。同無目也。鮑注楚官名

也。施與。同無目也。鮑注楚官名

也。施與。同無目也。鮑注楚官名

也。施與。同無目也。鮑注楚官名

也。施與。同無目也。鮑注楚官名

也。施與。同無目也。鮑注楚官名

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

一人。若粹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

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

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

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彼堅執銳。赴

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

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

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瘖而殫問。

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牽其首。右

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執誰也。棼冒勃蘇

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盤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

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

臣來告。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

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

吳注維一
作離吳時
典考者皆
離其局故
負其典以
連
吳曰條當
作余

離注約猶
節焉依也

式小低貌
○發發矢

戰國策去毒

卷上

美

舍闔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
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
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
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
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條豈患無
君乎。遂自棄于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
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
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
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
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
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
皆可得而致之。
威王所問者。只是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一種。而子
華却說出五種人來。所以廣王之意也。末言君好
賢。則賢臣自至。亦是見本之論。但論人臣之道。當
以舉廢稷契伊傅周召為正。子華楚臣。亦知有楚
之臣而已。

孟嘗君不受象床

齊策

孟嘗君至楚。年月無考。綱
目附於周顯王四十八年。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
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
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
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戊曰。
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
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國
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
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
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國。將
何以待君。臣戊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
去。未出至中閭。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
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戊曰。臣有大喜三。
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百數
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
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成以
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敢曰。

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按司馬溫公極惡孟嘗君之養士。曰：君子之養士，以爲民也。今田文盜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侮其君，下蠹其民，是姦人之雄耳。書所謂逋逃至萃淵藪，此之謂也。至於納公孫戍、象床之諫，則又極取之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譖之心，猶將用之。况盡忠無私以事其上者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孟嘗君有焉，愚謂

戰國策去毒

卷上

三

司馬公之於孟嘗君，亦可謂惡而知其美者矣。然公孫戍則甚可鄙也。蓋戰國習氣，無非懷利以相接者。

又按綱目：顯王四十八年，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赧王十六年，書秦以田文爲相。十七年，書田文自秦逃歸。三十七年，書薛公田文卒。齊魏滅薛。發明云：田文，齊之臣也，而不繫之齊者，著其背國自立之罪，且非齊之所得臣也。彼其招致游士，食客滿門而出，相隣敵，覆其宗國，乃無一忠信之人，諫

止其惡，卒之偃偃中立，無所附麗，肉未及寒，宗族夷滅。然則賓客皆姦人也。已何足貴哉！愚按孟嘗能用諫而卒無善諫者，蓋所招致者多懷利相接之徒。安知有久長之策？孟嘗雖知對非之揉，而不知棟梁之任，又非對非所能勝也。

戰國策去毒

卷上

三

慎觀王
四年

鱖注梁無
山川關塞
皆以亭成
十里
一亭障隔
也築城壘

倉 運 爲
灰 水 之
潛 潛 水

也作陽晉

二木作屋
之危亡

駢圖策去毒

卷上

四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奏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亾可立而須也此

道狹鋪

言奮辭猶大

曉注描把
 腕手也曉
 張日也切
 齒言之力
 也
 吳注國語
 衆口鑠金
 注衆口所
 毀雖金石
 猶可銷

戰國策去

卷一

學

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悉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以儀爲相。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陝。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慎觀王四年。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赧王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從。五年。秦張儀復出相魏。合綱目所書觀之儀之反覆。詐偽盡見矣。而此篇說魏則其連衡下手處也。

司馬錯論伐蜀 秦策

鮑注。秦惠王後九年。慎觀王五年。

鮑注。誅詞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緄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上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敵兵勞衆。不足以成名。

鮑注。成者。步勤王之

鮑注。三者。於國如人之有資貨

鮑注。言四旁之物。蜀

戰國策去毒 卷上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

兼有之故
蘇秦於巴
蜀漢中獨
曰利之名
定兩附不
貪暴名也
得國寔也
韓魏之
而後之不
意者天下
言者周
之志也
施解免
之志
云余自石
牛通使米

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
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
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竭其故周天下之宗室
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
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困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
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
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
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
益強富厚輕諸侯

戰國策去毒卷上

蜀

此篇以利害論之則司馬之從易與應侯之近攻
皆是秦并天下之良策後來諸葛武侯先定西南
諸夷而後謀伐魏亦是此意以義理論之不肯劫
天子猶有尊周室之意然總是從利害上起見較
之張儀特彼善於此耳以孟子所謂天吏者觀之
何啻霄壤

吳注大事
紀以石計
此

鮑注以假
之臣為蘇
之史

蘇代說燕王讓國子之

蘇代說燕王讓國子之
之子之喻元年
在報王元年

燕王喻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
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
蘇代蘇代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
貴重王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
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
以激燕王以厚正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
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

戰國策去毒卷上

璧

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
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
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
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
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
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令啟自取之今王
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
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
面行王事而喻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于子

鮑正也

鮑正也

鮑正也

戰國策去毒卷上

墨

六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搆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開。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蘇代之險。燕噲之愚。固不待言。至謂啟益相攻。矯誣古人。尤可謂無忌憚之極。而作者敘述時事。亦絕不知核實。如謂孟子勸齊伐燕。以潛王為宣王。皆是隨口亂說。不管真偽。

伐燕殺噲。通鑑大事記高誘吳師道皆主孟子戰國策。謂是宣王。鮑彪主史記。謂是潛王。按史記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潛王立

戰國策去毒卷上

墨

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潛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朱子謂其無他據。又嘗謂溫公硬拘如此。故于孟子集註綱目。雖皆以伐燕殺噲係之宣王。而于孟子序說中。則備載其同異。謂未知孰是。于綱目顯王四十六年。則特註云。案史記是年。齊潛王元年。蓋疑則傳疑之意也。至黃氏日抄。謂伐燕有二事。則又發前人所未發矣。

又按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潛王。一時卒。立年代。諸書皆互異。故不特伐燕之為宣為潛多異論。而孟子適齊適梁之先後。亦各持一說。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觀王二年壬寅。魏君瑩卒。孟子去魏適齊。報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孟軻去齊。若以通鑑宣潛之年考之。則去魏適齊。即見宣王。是先適魏。後適齊也。若以史記宣潛之年考之。則去魏適齊。乃見潛王。而見宣王。又在至魏之先。是先適齊。後適魏也。朱子於此。皆疑則傳疑。可為考古之法。并附記於此。

張儀欺楚絕齊 秦策

鮑註楚懷王十六年秦惠王後十一年周赧王二年

鮑註言非一物試之不自知之也
大猶無過也
齊王聞王也

鮑註齊必弱者矣楚獲成○秦得報曲沃之役楚之惡也

戰國策去毒 卷上

哭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惟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人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開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

鮑註根

來遠也

鮑註張儀至前反而今至也

鮑註廣從者橫廣為廣直為從

鮑註不尚尚也言無所畏

莊嚴楚色

戰國策去毒 卷上

哭

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士壞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此篇張儀之謫懷王之愚固無足道至若陳軫賂秦攻齊之策尤為乖謬宋洪邁謂齊本與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何反欲攻之斯言信矣當時所謂智士如此真不成世界按曲沃去齊楚遠甚攻而取之不知如何管理此不可解恐有錯訛

穆留論兩用公仲公叔

綱目在齊宣惠王
末年即報下

宣王謂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管仲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臣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吳証引胡氏管見謂穆留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為法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

右參劄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見二乎意者留于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愚謂所云兩用者恐非左右參劄之謂是欲使之權均力敵互相牽制耳自古用人無此用法虞周之時雖衆正滿朝而必統之以百揆冢宰未有權不歸一而天下可治者也穆留之論未為不是但胡氏謂留陰有所附此則不可知戰國君臣多是懷利以相接言雖正而心未必可問

郭隗說燕昭王

此昭王初年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
讐。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
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
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郭隗先生對
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臣國與
處。拙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
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馬凡

戰國策去毒 卷上

至

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咆藉叱
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
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
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
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
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
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
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
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

矣。於是不能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
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于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
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
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
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
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
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
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
說服道致士之法。固是。至論與孟子大有爲之君。

戰國策去毒 卷上

至

必有所不召之臣。意同。但昭王郭隗俱從富強起
見。非孟子所謂大有爲。亦非孟子所謂尊德樂道
也。

張儀以連衡說楚

鮑註云在懷王十八年。郭袖山儀後周報王四年。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栗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王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以。且大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

戰國策去毒 卷上

五

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作。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

鮑注秦伐楚之禍

鮑注上流之地

相猶敵

鮑注楚地。晉伐楚。楚為扞關以距之。鮑注北竟之地。

此所謂矣。人必指楚言。鮑與二注皆不明。楚威楚在。

威王之世。去此時不遠。吳注不出。兩各開十。五年此稍。士多辭不。鮑注微侯。漢武帝。作通此亦。鮑注所易。吳注按諸。本多作開。或作大開。不若開義。

戰國策去毒 卷上

五

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于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扞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

繼之
時
吉
利
其
白
置
以
之
駭

已奈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蘇秦固詐僞反覆矣。儀獨非詐僞反覆乎？從固不可恃矣。衡獨可恃乎？文氣雖奇偉，可羞可鄙。吳註謂不出甲函，谷關十五年。此辨上夸詞非實。然思按張儀方欲連衡，何反代從人作夸詞？恐此并非張儀原詞，特作書者信口裝入，忘其非實。事平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勢之士踰阡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間二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

鮑之憂死

鮑注趙元
作楚

取成阜。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
塞成阜。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
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
雖欲無凶。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
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
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
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
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
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

戰國策去毒

卷上

美

宜陽

以從人為甘言好辭。誑誤人主。儀獨非甘言好辭。
誑誤人主者乎。鮑彪謂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獨不
曰從合則能以弱為強。以寡為多乎。總是只說得
一面。不提起那一面。

張儀以連衡說齊 齊策

鮑註云。儀傳連衡在鄭袖出儀後。說是說韓
齊趙。卒說燕歸報而惠王死。則當在惠王十
三年。周報
丁四年

張儀為秦連橫。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
父兄。殷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
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
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雖
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
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

戰國策去毒

卷上

美

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
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
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
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以卒數十萬。邯鄲僅
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
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
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
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
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

鮑注悉趙
悉其兵

也與論語
與○危亡
隨其後者
時傳故在
言有亡形

鮑注比周
親朋相庇

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謂從人朋黨比周，不顧萬世之利，衡人獨非朋黨比周，獨能顧萬世之利乎？且說趙則云：齊已獻魚鹽之地，說齊則云：趙已入朝澠池，真所謂惻疑虛

張儀以連衡說趙 趙策

鮑註：武靈十五年，周赧王四年。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懽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

戰國策去毒 卷上 李

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闘，失其黨而孤，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

鮑註：秦武靈十五年，周赧王四年。

鮑註：武靈十五年，周赧王四年。

擊伍之事
是惠文王
時事與此
無干

戰國策去毒 卷一

室

軍於成臯。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鮑彪謂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鮑註此段甚是。

張儀以連衡說燕 燕策

綱目在燕昭王元
年。周赧王四年。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歡。卽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歡。厨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狠戾無

戰國策去毒 卷一

室

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與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

鮑注載處
載也如嬰
兒言無裁
處之能如

秦王昭王

趙王武靈
王暴戾如
狼

志不足以
二句
疑其母疑
○下文疑
臣者亦疑
之於王

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一極言趙王之狼戾無親。秦王獨非狼戾無親者乎。
擊代王之事。尚在襄子之世。去武靈八九傳矣。秦
狼戾無親之事。在目前者。不知凡幾。何不一提起
乎。此篇在說趙之後。處破竹之勢。其辭尤橫。

戰國策

卷一

奇

原缺第六十五葉

鮑注三人
疑其母疑
○下文疑
臣者亦疑
之於王

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
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
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

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
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穰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

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
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君臣相信。當在平日。豈一時可以交結得。平日無
相信之誠。息壤之盟。豈遂可恃哉。甘茂亦幸而成

戰國策

卷一

三

功耳。果能相信。如曾參母子。雖有投杼之疑。亦不
妨也。

按公孫衍國策或呼為犀首。鮑註云。犀首。魏官。猶
虎牙將軍。吳註云。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

則非官名。愚按年表。或是追呼其前官。亦未可知。
又按吳註云。大事記。魏惠王後十三年。張儀相魏。

魏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又大事記。赧王八年。書
秦逐公孫衍。又韓非子載犀首為魏所殺。蓋衍一

生忽秦忽魏。忽從忽衡。無有定局。

戰國策去毒卷下

當湖陸龍其稼書評定

後學

程沈 程鳳培
程雲 程周右
趙弘 趙信侯

武靈變服

趙策

綱目趙武靈王十八年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怠。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

戰國策去毒

卷下

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

此注詳不
用其而舞
于羽

所謂行法
自道始
止第主
叔字疑衍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二

舜舞有苗。而禹祖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名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癡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府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

施氏異出類敏於事也。以中國為有義者。

施氏異出類敏於事也。以中國為有義者。

施氏異出類敏於事也。以中國為有義者。

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學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昨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阼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絺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三

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

施氏異出類敏於事也。以中國為有義者。

施氏異出類敏於事也。以中國為有義者。

施氏異出類敏於事也。以中國為有義者。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四

之木。變服騎射。以備燕。秦胡樓煩秦韓之邊。日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閼鄆。非社稷之神靈。即鄆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

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古今不同俗。帝王不相襲。皆是至論。然須看理如何。合理而不和於俗。不相襲。這是義。盤庚之遷殷是也。不合理而不和於俗。不相襲。這是適。莫商鞅王安石之變法是也。武靈之變服亦商鞅安石之類而已。

鮑注河東大河之東非地名父兄謂公易吳江池印他

秦講三國 秦策

鮑註秦昭王九年
司城王十七年

三國攻秦。人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人

此即孟嘗君自秦逃歸與韓魏擊秦之事。吳註云。緩之不自言池以兩悔言。皆箝其主之術也。愚謂池之言開陳利害亦不可謂箝。但其見識止於如此。若所謂以德服人以力服人之事。則彼固有所不知。

馮煖擊三窟

煖史作驪

孟嘗君就國事年月無
之今附於國主之下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
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
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
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平食
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
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平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
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九

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
曰長鋏歸來平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
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
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
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
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
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
見也請而見之謂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憚愚沉
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爲收

鮑注凡齊
取者與者
各收一責
則合驗之
編合矣乃
來驗命燒
命托孟
煖之命
煖視孟
煖長驅行
不備也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十

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
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
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債者悉來合券券徧合
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
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
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
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
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
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
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
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
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
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
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
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
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
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

梁王從放
相爲上將
軍而虛相
位以待孟
嘗也
鮑叔牙傳
本周官此
齊大臣也
○文彩繪
也服上所
自佩者
鮑叔牙攝
迎也

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
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
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
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齋黃金
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
被於宗廟之祟沉于詔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
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
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
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始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七

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馮煖之市義。卽豆區釜鍾之術也。秦策內有一條
云：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
曰：王勿憂也。臣見王之狗臥者起行者行止者止
母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
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散不
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尉繚說秦王亦
曰：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以
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此是以豆區釜鍾結天下

之士大抵當時人君不能以禮義廉耻維持其風
俗深仁厚澤固結其人心故士與民無不可以利
動若在上者能如孟子之發政施仁則此等術皆
行不去。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七

鮑注先天下為天下先也為約以結與國而後人人必怨之又為之主聚所不與也故孤諸言有所資惟是也○博陽龍安吳邪陰沒理此二劍吳王使千將王使千將入莫邪其

蘇子說齊閔王

年月亦無考今附於閔王之末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王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千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

蘇子說齊閔王

三

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墜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跳行告邇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

後五年齊魏不衛收趙平六年年借兵趙取魏棘蒲八年拔魏黃城鮑注齊弱也言遂事鮑注齊強言不以兵為人挫強敵吳注齊閔王十一年趙懷王二十六年齊

蘇子說齊閔王

古

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兼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藉

歟寄選
 假千於人
 誅之而已
 不主怨卽
 所謂重伐
 不義也○
 德其用兵
 之真精而
 寄焉於義
 以爲名也
 鮑注此蓋
 之喻敗時

戰國策去毒本

事

力骨勁。非賢於騏驎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索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

忘事謂財
 藏繁備之
 事○屬未
 驗也○釀
 飲也○華
 猶
 飲也
 似一本作
 隨言言如
 父子言言
 之言言者
 寓兵於農
 故私家出
 之○釀天
 敵前者理
 敵前善義
 易駭故或
 治之衛陷

戰國策去毒卷下

末

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鈎。故民之所費也。十年
 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
 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
 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
 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
 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
 功。將不釋甲。暮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
 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
 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

神武皇帝
併天下
地通乃全
紀也
比相次
勝也
期於不
得而保
之得所
無為者
得之
城郭露
外無
故累
便謂
可得
必也
常思
鮑注
素
事也
必也

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下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

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鳴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略至矣。故明君之

五兵不動
就矣也
鮑注
師旅
也言不用
師北之堂
上言謀之
於堂後自
敗也
鮑注
倡優
倡樂也
衛樂小人
名配天
地二句言
其功德之

樂雖名利
若此猶不
足補也
無成謀
我之謀不
成
鮑注
忠王
十八年
鮑注
城
上女
吳注
竟
上文境字

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閭閻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竿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

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櫟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九

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笞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篇中深言好戰之害。後起遠怨之利。其說善矣。然孟子所謂仁者無敵。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彼固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三

有所不知也。中間雖言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然彼之所謂仁義。亦只指後起遠怨言。非孟子所謂仁義。依通鑑大事記。則閔王元年。當赧王二年。蘇秦之死已久。固無說閔王之事。依史記。則閔王元年。當顯王四十六年。蘇秦固未死。然策中稱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又稱中山國遂亡。君臣於齊。蘇秦之世。中山固未亡也。則以此策屬蘇秦者。誤矣。或指為蘇代亦非也。吳註引大事記曰。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啟之。代為燕反間。驕其君。勞其民。而速其亡也。代豈肯勸齊王後戰哉。抑是言也。當在滅中山之後。取淮北滅宋之前。是士之明。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

蘇代爲燕謀齊

年月無考今附於樂毅破齊之前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喻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鋤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讐也楚魏者王之援國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主

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綰口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讐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忠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

鮑注觀其臣知其主

鮑注言雖知其仇以之強校承之不故伐之則其謀也○二○年○必○報

其注齊強故稱長主自用自時其強也○困秦三年○鮑注爲秦○所困與注○秦爲齊困○鮑注欲得○謂得其欲○也○安猶○取齊齊不

可復攻取○鮑注不役者養兵以備敵

鮑注雖者易爲之然則前言舉未也○○寇猶亂與拒言不能割內則不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主

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畏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積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王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以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敝其內此乃以之之勢也

吳註大事記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詞使喻能有

志如此豈至覆國乎論其世考其事皆說燕昭之辭也今按篇內言齊舉五千乘之勁宋則此文在齊滅宋之後其爲燕昭無疑

蘇代之傾危固不必言而燕昭用代以敵齊亦非王道也

44

呂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

辛酉

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

鮑注齊魯也幸親愛之白明也
吳注齊魯也幸親愛之白明也
王使魯昭公以魯國之政事
之發而謀之發而謀之
遂安其為
日正其大
故魏物使
鮑注齊魯也幸親愛之白明也
吳注齊魯也幸親愛之白明也
王使魯昭公以魯國之政事
之發而謀之發而謀之
遂安其為
日正其大
故魏物使

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草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五

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開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

鮑注齊魯也幸親愛之白明也
吳注齊魯也幸親愛之白明也
王使魯昭公以魯國之政事
之發而謀之發而謀之
遂安其為
日正其大
故魏物使

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楸。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於其志。以臣為不順。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三

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賜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惡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

○雖遇也
○雖遇也
○雖遇也
○雖遇也
○雖遇也
○雖遇也
○雖遇也
○雖遇也
○雖遇也
○雖遇也

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國不潔其名。數語有儒者風。孔子以微罪行亦是此意。至其陳伐齊之功。絕無誅殘弔民之意。不過誇張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此正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也。亦異乎王者之師矣。史雖載其有寬賦除暴反政禮賢數事。然只是戰國人作用。

戰國策去毒

卷一

三

貫珠者為田單解疑

綱目載在周報
王三十六年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淳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微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涪水。有老人涉涪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三

此篇當與左傳晏子論陳氏厚施篇同讀但晏子云惟禮可以已之猶與王道相近只是未免有意貫珠則純乎機權矣人臣能愛民固當嘉獎然不是畏其得民而欲分其功

莊辛論幸臣 楚策

白起拔郢綱月在報王三十七年

鮑注西人皆榮之寵幸臣也登從謂楚出則人從道也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替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鄢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擒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丰

拾遺也謂自匿鮑注年閉養之圖

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鮑以爲醜也

吳淞陵衛水草也

吳淞下支

鮑即寄

鮑注寄可

爲微利也

也

爲微利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三

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鰭鯉仰啜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落虛。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笴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鴛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陵。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臆塞之內。而投已乎屯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此篇設喻從小而至大。從物而至人。從外而至內。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三

緩而不驟。最善爲詞令。但當時教楚王必更有經濟實着惜史不傳。決不是只此一番虛話而已。此篇只是一箇冒頭。填塞王末年得保楚境。綱目於赧王三十九年。書楚復取江南十五邑。想辛之謀爲多。然止於保境偷安數年而已。以孟子發政施仁之道求之。想辛亦有所不知也。

秦策

我

公于地卽
天子也
雖曰起以
年信爲不
異言厥邑
伐齊性
一邑也

卷下

141

鮑注必者
意其然王
象正

被齊欺曰
趙也曰趙
趙亦敵
鮑叔牙以
罷國勝之
非武也安

能制人
鮑注一國
思奈而泰
爲二國出
兵部下
鮑注安
魏地亦
韓西屬也
此攻晉
時得之
上黨有
魏兩屬

以伐齊矣。

戰國策去毒

卷六

三

欲與秦共伐齊其謬尤甚。

長恃耶。爲國而不能務政施仁。作根本之計。徒恃口舌。以免禍。必有不可恃之時。

吳江一本
蘇作訃

周訴止魏王朝秦 魏策

六國表報王四十二年自起擊魏華陽軍
甘卯走斬首十五萬在魏安釐王四年

秦攻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夫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

長信侯魏
相而與秦
應侯諸者

雖死干路
猶將行

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
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
已諾于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
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
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
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
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
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
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

戰國策去毒
卷下

王

君君不行血澣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
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
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于應侯矣
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母行矣臣能得之於應
侯矣願王無憂

止王入朝固是老成之見然不內固其根本能保
其不逼於秦終不入朝乎是皆未知陰雨綢繆之
道也

此依六國表在赧王四十二年。是時范雎尚未入

秦篇內言應侯恐是穰侯之誤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三八

黃歇上秦昭王書 秦策

項襄王徙陳在二十一年周赧王三十七年此云二十年者疑以用兵之始言至秦欲與韓魏伐楚黃歇說秦綱目在周赧王四十四年去徙陳時已六年此亦追其始而言

陳城吳注

陳城吳注

物上

鮑渙先帝

尊制之耳

時未為帝

文王謂惠

文王非孝

文王非孝

文王非孝

文王非孝

文王非孝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諍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鴦大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

戰國策三卷下

手

而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率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枝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

誠吳注史作也

魏前勝魏有威矣今日半毀不特守也

○小孤不能涉大川○力將滿其尾不能終也○吳注以前之利易後之

患

鮑渙先帝

尊制之耳

時未為帝

文王謂惠

文王非孝

文王非孝

文王非孝

文王非孝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如楚之不毀也而忌毀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

戰國策五卷下

卑

鮑江係繁
為虜之復
也二狐之
為妖者無
所食無人
為之依也

鮑江係繁
為虜之復
也二狐之
為妖者無
所食無人
為之依也

也應言以
其從之燕
攝秦也
七邑故皆
宋地

鮑江係繁
為虜之復
也二狐之
為妖者無
所食無人
為之依也

衰社稷壞宗廟。裂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
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
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
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
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
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
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
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
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呈

為帝之重
於齊者
韓魏皆強
而齊尤甚

吳王索隱
云齊海至
東海
鮑江以危
亡之重恐
動之持劫
之也

韓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
為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
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
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
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
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
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是時秦雖因歇言。使歇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侍
太子完為質於秦。然使楚果有可亡之形。秦豈肯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呈

以空言釋之哉。恐是莊辛治內之功。非專黃歇口
舌之力也。

范雎人秦 秦策

綱目周赧王四十五年秦昭三十七年秦以范雎為客卿赧王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不治中遂魏冉子戎公子市公

子懷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

范雎字通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王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胥不足以當樞質。腰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矜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

戰國策去毒 卷下

聖

范雎字通 范雎為客卿 赧王四十九年 秦君廢其母不治 中遂魏冉子戎公子市公 子懷以范雎為丞相 封應侯

范雎字通 范雎為客卿 赧王四十九年 秦君廢其母不治 中遂魏冉子戎公子市公 子懷以范雎為丞相 封應侯

范雎字通 范雎為客卿 赧王四十九年 秦君廢其母不治 中遂魏冉子戎公子市公 子懷以范雎為丞相 封應侯

史無南字

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闡於王心耶。臣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閑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戰國策去毒 卷下

聖

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

臣等謹言
趙太后

屈臣類

補服鮑注
荀同機

困故

鮑注鮑俱
也即就也

鮑注女保
女傳非大
臣也

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臣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爲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繫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殘。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卽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

戰國策去毒 卷下

聖

鮑注恩淵
何亂也

博物志雜
有里大者
盧乃俊大
也

鮑注已少
出師而使
人悉出非
宜也

鮑注開王
二十三年
敗楚重丘

臣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草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鷦鷯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開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之。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非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

戰國策去毒 卷下

聖

可使爲臣

戰國策去毒 卷下

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

里

戰國策去毒 卷下

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國。敵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桓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按司馬溫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用白起。南取鄢郢。東廣地於齊。功亦大矣。雖其事恣驕。

貪足以賈禍。亦未至如睢之言也。睢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甥舅之恩。睢真傾危之士哉。綱目發明曰。上書秦君廢其母。逐冉戎。下書以范睢為丞相。封應侯。則廢母逐諸臣。乃睢之謀明矣。夫臣猶可逐也。母可廢乎。既正其為母之名。則秦君之惡始著。而睢亦與有其罪矣。合司馬公與綱目之書法觀之。則睢之言雖辨。君子無取乎爾。特其遠交近攻一策。秦人用之以得天下。則睢固秦之功臣。然不能正

戰國策去毒 卷下

果

其根本。雖得天下。愈速其亡耳。曷足貴哉。廢太后。逐穰侯。范睢入秦時。便挾此主意。然不敢驟發。只寬寬說來。漸漸逼入。直至四五年後。根深蒂固。方露出主意。是極有步驟文字。是極奸險心腸。或疑以此待母后功臣。固不可以此待小人。不亦得審幾觀變之道歟。然君子之於小人。亦非有意放逐之也。刻刻欲其遷善改過。不得已而放逐焉。豈如睢之設為機械。必奪其位而後已哉。

觸龍說趙太后 趙策

綱目在趙孝成王元年。周赧王五十年。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

戰國策去毒 卷下

手

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若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總評婦女老稱后去

吳江黑衣成服數史作訣類今一本作頤

趙太后不長安君為質今自質而步見郤卻同以已病不能而亦自恕以及觸龍同

子義趙之賢士

重器謂名位金玉

子義趙之賢士

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此篇要看其節奏。一步進一步，可為諷諫之法。但惜當時大道不明，士不過用此以挽回一事，救解一人，而於端本澄源之道，所謂格君心之非者，則未之聞也。

前輩評此文，謂與諒毅皆以從容成功。按諒毅使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五

於秦秦王欲趙殺趙豹平原君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君涇陽君也。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母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一則於太后之所不欲言者而寬寬說入，一則於秦王之所言者而徐徐寬解，皆神於諷諫者。」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五

趙后問齊使

齊使趙孝成王后此當是
周報王十五年以後之事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
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
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
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
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
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善

何哉。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
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
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
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
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
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
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
爲至今不殺乎。

先歲與民而後君。是知本之論。至惓惓於二士一

女而歎息痛恨于於陵。其見識尤非常。此女子不
似戰國人品。惜當時諸侯王無此見識。

鮑註謂於陵子仲又是一人。若孟子所稱已七八
十年矣。愚按齊王建趙孝成王之初。去孟子亦無
七八十年。未必有兩於陵仲子。鮑註不是。大抵於
陵仲子之學。至晚年怪僻益甚。孟子所云辟兄離
母。尚是其少年時事。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善

二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以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境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其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榮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以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障垂都焚林木伐康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以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

以○闌○之○無○周○韓○以○問○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
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
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
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
之○攻○矣○此○何○也○明○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公○天○下○
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
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
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
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
戰○國○策○去○毒○卷○下○
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
竊○使○道○已○通○因○而○開○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
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
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
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
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
爲○臣○之○日○不○久○
此○書○史○遷○不○入○本○傳○而○載○魏○世○家○見○魏○之○存○以○係○
於○此○也○世○家○中○雖○不○載○其○從○違○亦○不○書○與○秦○同○伐○

韓必以其言而止。眞西山謂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信然。然惜信陵雖知秦之不可親而所以拒秦者止於合從一策。於孟子所謂發政施仁綢繆牖戶之計未之聞也。當時可與共國者惟孔斌一人不聞薦用而所折節者不過侯生毛公薛公之徒。可謂知輕重乎。綱目書魏以孔斌爲相尋以病免。信陵不得辭其責矣。按魏王五十三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以其地歸趙。正此時篇中所云通上黨於共。竄正以其中絕也。

戰國策去毒

卷下

辛未

虞卿論趙講秦趙策

長平之戰。有趙孝成王六年。周赧王五十五年。綱目載此策在長平之次年。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堯

魏氏與卿
自秦力倦
而歸謂秦
力竭及止
是時秦力
已平

鮑廷超嘗
親秦而後

負之故秦
攻之今爲
講所以解
也

戰國策去毒卷下

本

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
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
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
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
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
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
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
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
下解負親之攻破開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
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
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
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
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
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
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
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
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
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

鮑廷超
計深而趙
勢危

戰國策去毒卷下

空

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
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
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
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
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
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
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故曰此佈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
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
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
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
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
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
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
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
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
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
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

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不以六城賂秦，而以六城賂齊，固是妙策。然只是從人見識，但卿與信陵君、魯仲連皆是真心要從與蘇秦之反覆，計偽不同耳。其不能以德行仁為根本之計，則一也。

鮑註云：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之解，趙

賴魏之力耳。何事講以六城？此策言長平破懼而賂之是也。

魯仲連不帝秦 趙策

綱目在趙孝成王八年，周赧王五十七年。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

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

太子安王
也○正

馳○外○傳
周○之○外○傳
不○中○人○子
不○中○人○子
不○中○人○子

戰國策去毒 卷一

孟

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棄禮義，上白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起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

義云而母婢也

吳廷案隱
之邑其居
夷也雖夫
也○正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孟

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降。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余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賓。極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

哭是俗也
天子乃於
陳階上南
面也之也
以味王
室九哲口
曰舍
吳楚無已
必欲爲之
而不止也

故不敢入於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
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
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
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僕
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
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
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
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

戰國策去毒 卷下

李

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
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
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
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干
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
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
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義不帝秦是也。然能保秦之終不帝乎。魯連所以
高於當時說士者。只是排難解紛而不求利。然恐

未免是虛氣。若經濟之實。固未之間也。視孟子之
省刑薄斂。井田學校。確有實際者。瞠乎其後矣。

戰國策去毒

卷下

李

長于之

武安君諫伐趙

周報上五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
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
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休。有倍於前。而
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
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
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餽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
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

戰國策去毒

卷下

秦

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
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早辭重幣。
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
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
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
失利。以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
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
萬。君前率數萬之眾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
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眾。君

鮑注南糧
詞大府也

鮑注梁橋
也此皆示

以不選使
民專於戰

鮑注謂人
謀地利軍
之形勢
振震同

戰國策去毒

卷下

秦

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
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
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
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眾。願
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眾。取勝如神。況以
強擊弱。以眾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
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百
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
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
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
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
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
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
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
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
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
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
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

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王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賂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薨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主

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憊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

謂變名

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知趙之不可伐。可謂有料事之明矣。而不知自矜其料事之明。可以殺身也。豈因其殺降而天奪之魄耶。

綱曰。於赧王五十八年。書秦殺白起。發明云。白起殺降有罪。故盡削其官。然秦人罪之。不以其罪。故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主

不書誅而書殺也。蓋秦之殺起。不過因其快快。且爲應侯之所忌耳。

王綱
五
十
八
年

鮑江坡此
 是子是以
 學文王立
 後不草疏
 使歸之不
 卒傳則古
 孝文爲安
 國君病歸
 與此異
 臨音廊
 鮑江異人
 母曰袁姬
 氣說如無
 則然

漢陽人呂不韋。買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
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
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
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
質於趙。處於廊城。故往諒之。曰。子侯有承國之業。又
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
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

戰國策去毒 卷下

東

鮑宣王
皆孝文后
弟陽夫人

如死今又不

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亾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問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口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

雖汙此質
本以交好
今不能然
故曰空

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人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

戰國策去毒

11

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問曰陛下嘗輒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人苟利之爲見將無所不至故商賈之人不可與

共國不幸初以奇貨視異人幸之陰取其國可畏哉乃知孟子對梁惠王宋牼之言非迂也今人讀書一心只爲利第亦是以奇貨視書其不爲不韋者幾希

按鮑注此是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爲安國君時歸與此異

蔡澤說應侯辭位

秦策

綱目在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赧王既亡之次年

史記與國策小異此篇不史記○兩雅曰高鼎也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

戰國策去毒

鮑注期猶志也猶智此者志期得

說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水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于世稱之而母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爲

鮑注極身猶竭已還反顧也

鮑注解懈同離懈同

鮑注問言有隙可乘

聖字一本作若臣

不可夫公孫軼事孝公極身母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印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

戰國策去毒卷下

主

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聞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

僖公九年

廣言殺之

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敗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

戰國策去毒卷一

主

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啟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

鮑注精要
同錄也益
過之
易陽功姓
鮑注大言
不勝也分
勝者所復

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怨草莽，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拮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

戰國策去毒

卷下

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辨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

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强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鮑注：以蔡澤爲明哲保身。吳注：曰澤知范雎內慚，故西入秦，志在奪相，乃矜材角智，趨利之尤者。相秦數月，懼誅歸印，亦智巧之尤，無功而退，既無當。

戰國策去毒

卷下

於道德之旨，明哲保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哉？按吳注最是。然雖與澤雖不足當明哲保身之義，而猶賢於世之貪位取禍者，但只是從利害起見，非從義理起見，故保身則有之，明哲則未也。蘇厲說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發不中，前巧盡矣。陳軫說昭陽曰：楚有刺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私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

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地。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與蔡澤說范雎同一意。

燕王以書謝樂間

栗腹事。綱目載在燕王喜四年。秦昭襄王五十六年。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鄆。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鄆。使樂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全

鮑注。端猶專也。願欲復用之。

鮑注。君微出明。怨言則難無出之。以明。

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

有怨於我人亦知之

鮑注世雖薄我反厚施之吳注有過失常乘反惠愛任用之

鮑注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

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

戰國策去毒卷下

全

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怠。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

鮑注凡有修者先必有大而善論者不然也。簡猶棄也。輟止也。

鮑注意度其然思心待之以不善之心

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譴不累物。仁不輟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輟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過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聞棄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此書鮑注謂其能悔過。吳注謂其責人之意多。而

戰國策去毒卷二

全

悔艾懲創之意少。吳注是也。吳注又據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遺樂毅書。章首係錯簡。此恐未必然。

魯仲連遺燕將書

綱目載在燕王喜五年秦孝文王元年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以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

史作却

吳注正義云齊無南而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此則齊利大矣鮑注此時齊善秦故下兵救之齊秦為期平陸斷

戰國策去毒卷下

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顧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敵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

亦乘也○救不至不○救聊城規○猶謀也秦○救之而楚○燕退無謀○齊者

鮑注據言○推言而也○上食結也○其俗

吳注案隱○引延壽云○陶陶米衛○衛公子封○非也王邵○云魏冉封○陶陶君姓○鮑注是○械持手械

戰國策去毒卷下

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問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

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顧公孰計而審處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鈞簣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道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

吳注有字
忠誤史作
朝天下會
諸侯朝天
下朝王也
○此伯也
之可貴興
伯則可貴
以義故沫
與魯君計
言此
鮑注言天
壤敝此名
亦敝○輻
弓衣倒示
無弓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全

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
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
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
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
色不變。而辭氣不忤。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
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
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
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
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
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靽而去。故解齊國之
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捐燕棄世。東游於齊。明是教人以叛。此仲連之排
難解紛。亦異乎君子之排難解紛矣。
此書通鑑綱目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燕王喜
五年。齊王建十五年。則與引栗腹事合矣。而去騎
劫之殺。已三十餘年。則與所謂暮年不解者。又復
矛盾。且田單於齊襄十九年。已去為趙將。不聞復
返齊。安得於王建之世。復有田單為齊攻聊城之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全

事。鮑注謂蓋好事者間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
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
校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黃。吳
注謂田單之攻。自在襄王之初。魯連之矢。自在王
建之世。各是一事。誤亂為一。史誤因策。誤思按真
西山雖主鮑氏說。然以綱目斷之。則吳注是也。惟
謂王建之世。不應有田單為齊將。則不然。安知單
不自趙復歸齊。再攻聊城耶。
按此篇言燕將罷兵而去。而綱目因史記言燕將
見書。遂自殺。吳注謂罷兵而去。似得其實。然綱目
不從策而從史。未詳何故。

甘羅說張唐相燕秦策

綱目不載是秦
始皇初年事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

高注少庶
子庶子也
及之原又
信侯家臣
也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全

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

吳注史云
得十谷三
十城今秦
有十索隱

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人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全

從橫之習。漸漬於人心已久。至於孺子。亦習為機變之巧。蓋唐虞三代之遺化。至是盡矣。視成周之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風氣為何如哉。使曲禮內則之教。猶存。何至於是。故觀蘇秦張儀之行。而知大學之不可廢。觀甘羅之事。而知小學之不可廢。

云以十一
城子秦也
二說未知
孰是

孔注：秦謂地用請割，地賂之，死謂敗死。

長說者：長為輓車之人，嫪毐秦太后私人也。

時二人已惡。

或謂魏王

吳証云：大事記以此附見於始皇八年封嫪毐長信侯之王。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以地數百里，以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賓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是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

戰國策去毒

卷下

李

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以嫪毐勝矣。王以國贊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棄之不如用之之易，此言最是。然只以國贊嫪毐，便謂能用之，何其謬也。孔叢子謂此策出於孔子。

順大事記云：子順進退有聖賢之風，寧忍出此乎？可謂知子順者，乃知孔叢子確是偽書。然則如何方可謂能用之？曰：如孟子之發政施仁，則可謂能用之矣。

戰國策去毒

卷下

李

韓非初見秦王 秦策

原本作張儀誤綱
目在始皇十四年

張儀當作韓非
不審印上
云不智

鮑注陰北陽南西南
當在西南
歲上五十
九年以諸
侯從
商周曰
衛方曰倉

皆以縱殺
粟
鮑注宮秦
有不攻耳
無敢與相
攻者
頓頭也徒
空手揭露
臂也煥盆
中火
有言男不
顧死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奎

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
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
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
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煥
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
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可以合。百可
以合。千可以合。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
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
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

五戰言四
而及中受
兵
路史能緯
初封丹陽

戰國策去毒 卷下

奎

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
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
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
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
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
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長城
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
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
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
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以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
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食也。地足利也。東
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
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
和。令荆人收兵。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
西而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
此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
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
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

吳注趙都
邯鄲燕之
南齊之西
晉之北韓
之東故曰
中史兼四
方之人故
曰雜

完韓子作
鮑注流作
援
挾韓了作
取之
湯故疾民
害也今起
宋也今分
河外韓陀
河外韓陀
吳注繩次

戰國策去毒

卷一

本因

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

鮑注交
秦與趙俱
罷兵而退
○極言度
其力之所
至

鮑注素甲
絹素爲之
非金華也

鮑注錯舉
同置也

駸因策去毒

卷下

九十五

顧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主之功。今秦

地絕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立。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一篇主意全在破從。却未說出所以破從之策。前輩謂其規模范雎。但范虛此實。愚謂此亦未嘗用。

戰國策去毒

卷下

策

實蓋其經濟之實。乃在孤憤五蠹諸篇。此篇只是一箇冒頭。須想到實處。方見他真伎倆。其所沾沾自負者。不過一刑名之學。其後秦雖殺其身。而仍用其學。卒至於亡。雖能破天下之從。何益乎。

綱目載此於始皇十四年。韓遣使稱藩於秦。條下司馬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爲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蓋當時之士。只欲自成功名。多不顧其宗國風氣至此。真大亂之世。

戰國策去毒二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國朝陸隴其編隴其有古文尙書考已著錄此書前有自記謂戰國策一書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而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如厚味之中有大毒焉故今舉文士所共讀者指示其得失庶幾齊其味而不中其毒也故以去毒各其持論甚正然百家諸子各自爲書原不能盡繩以儒理既以縱橫爲術又安怪其但言縱橫况自漢以來孔孟之道大明如戰國策之類不過史家或考其事迹詞人或取其文章是以至今猶存原無人奉爲典型懸以立教與釋氏之近理亂真異學之援儒入墨必須辨別者截然不同是固不必懲羹而吹藿也

靖康孤臣泣血錄二卷

題〔宋〕丁特起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張

豫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孤臣泣血

錄一卷》提要

孤臣泣血錄叙

王峰王在公撰

自古譚應敵者不越戰與和要必能戰者始能和能和者必能戰始舉事若澶淵之役是也逮其積衰之後致金人猖獗始破河東繼陷滑州等縣朝廷之上相顧皇議戰議和紛紛而莫決廼議割三鎮以范宗尹為倡首而和之者甚衆言不可者僅三十人而已然卒無有奇謀秘計佐國家之急者雖一時人十八也 國勢寢弱權在彼而不在我也 及龍宮關二帝出郭百官終日迎請而不得乃偽立張邦昌

竟擁駕以去當斯時即有忠臣義士惟有
痛心扼腕莫可誰何矣雖然已往弗論即
當虜挾二帝之日苟大臣中有其心為國
擔荷乾坤之人如我

朝于忠肅公者出申明社稷為重之義大
修戰具激發勇敢期滅此而朝食則虜寧

不憚大宋之有脩而中

質何為

其敢捐然數犯乎且未必二帝之不還轅
也又何至根括馬匹金帛至畿甸若掃萬
戶興嗟耶至考慷慨死難之臣止李侍郎
若水一人尤為短氣太學生丁特起數上
書言戰和事不報目擊悲憤緝為孤臣泣

五錄語甚具雖無抹於一時欲垂
意深遠矣長洲張豫誠出其先人藏本付
梓以成余擇其大旨為書呼康王既踐
位無志復仇秦檜自金還力主和議凡主
用兵者輒致之死蓋權尚可操而明以授
虜二帝終以不還國勢竟以不振吾知特

起之不瞑也時萬曆丙子歲中秋日



靖康孤臣泣血錄

太學生丁特起

孤臣泣血錄者。靖康二年中事也。元年春正月。金人擁兵犯都城。一月。金人擁兵犯都城。九月。陷太原。冬十月。陷真定。繼陷澤州等郡縣。十一月五日。擁兵再犯都城。十二月二十五日。陷京師。明年春正月十日。皇帝車駕出郊外。二月六日。廢帝。九日。遷。

太上皇帝。暨皇后太子諸王妃嬪等出郊外。三月改偽楚。立張邦昌僭號。夏四月一日退師。擁。

二帝皆北去。四日邦昌偽赤。九月。命皇后。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避位。收偽赦。五月一日。

迎請康王即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

下。孤臣特起。自春徂冬。羈在京師。初於桂王嘗為西樞門下客。頗得其事。繼遊賢關。與同舍郎講閒。尤為詳悉。痛聖主之播遷。門王室之顛覆。咎大臣之誤國。傷夷狄之強。事有不可舉者。大懼天下後世。或多避忌。無以激忠臣義士之心。無以正亂臣賊子之罪。無以為人君任人治天下禦戎之戒。因列日以書之。其間褒貶。直指其寔。皆一時之公議。非敢徇私臆說也。盟於天。質於地。告於

太祖太宗之靈。知臣無媿。其如青史。請俟來哲。大宋孤臣丁特起謹書。

靖康元年十一月初五日。樞密院馮辯。歸自河東。具言金人索金玉輅。及稱抗等。朝廷從之。辯再行。纔三日。中途遇王雲。復同還。云堅欲割三鎮地。是時金人已破河東。

襄垣縣以侵滑州。州告急者踵至。朝廷降詔使人自為戰而已。十四日。河陽告急。朝廷詔文武百官於崇政殿聚議。

御批云。三鎮與之利害如何。不以又利害為如何。茲事體大。朕不敢以自專。仍不可行。兩可說。是日百官立班。各給紙札。親書利害。許割三鎮者。不勝其多。范宗尹其首也。稱不可與。纔三十人。何與其首也。言與

靖康元年

者曰。三鎮朝廷既嘗許之。今不與。是中國失信於夷狄。不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天然人怒。師出無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言曰。國家更三鎮。始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皆去。吾不知其為人。人民貢賦。乃其末耳。况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敬瑭之事。豈可道乎。朝廷竟

從與者說。遂割三鎮。尋罷何栗中書侍郎。以資領開封府事。是日復下哀痛之詔。仍俾河東河北京畿等路。並行清野。士民讀詔。莫不感慟。

十五日詔免京城公私房緡。命尚書梅執禮為請盟使。

十六日。金使王蒨等一十三人。到闕議割地。其辭頗不屈。仍欲大臣親諭東北之人。

靖康元年

交割地界等。朝廷許之。是日邊報益告急。十七日。道路傳聞金人遊騎已渡河。執政諸公。似未深信。皆云自冬末。金樞李回已將兵防河矣。然邊益急。殿前司乃遣使人馬綱作斥候。已而召募忠義團結使臣。將以備守禦計。是日戒嚴。

十八日既戒嚴。內外驚擾。近城居民。還徙不絕於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劫掠財貨。

焚燒屋廬。得城東巡檢魏清。捕殺三百餘級。稍定。朝廷肯揮城外搬入居民。聽就寺觀居止。

十九日。開封揭示云。前日北來兵。係折彥質潰散人。已招安訖。所有請盟官。揮並不施行。城外居民。各令歸業。太學生丁特起。上書力辨。以謂邊報每急。事未可知。堅壁請盟。在今日正不可緩。不應輒罷。書下樞

靖康元年

密院。大臣沮難。竟不行。是夜二更。馬綱報賊已渡河。朝廷猶未知信。再遣使劉詞將步騎三百。出封丘門遠探。

二十日。劉詞遠探星馳而還。云兵次陳橋。為賊兵搔擊。殺傷者百餘人。餘衆僅脫。朝廷始倉皇而計無從出矣。是日置都大提舉守禦使司。以樞密聶昌領之。

二十一日。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辦軍期。

為急。始遣使交割河東河北地界。以通和國信使為名。知樞密院聶昌使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二日。聶昌耿南仲偕金使王芮等出國門。

二十三日。命保甲百姓軍人僧道等。上城守禦。賊勢益急。執政直宿令聽聚議。親巡視諸城。又置四壁提舉彈壓官各一員。統

靖康元年

制官各一員。提舉官東壁尚書王時雍。南壁舍人李擢。西壁侍郎邵博。北壁給事中安符。東壁統制官孫康宗。南壁何特。西壁張撝。北壁劉衍。其餘逐門彈壓統制者。不可殫紀。又命劉延慶提舉四壁。劉韜副之。二十四日。王瓊鄭建雄將勤王之師八千到闕。駐劄城內。

二十五日。殿前司以京城諸營軍兵一萬

人分屯五軍以備四壁策應前軍屯順天門左軍屯五嶽觀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封丘門前左中三軍姚友伸統之右後三軍辛永宗統之是時范瓊張先裴淵汪長源輩各統兵在城無一屯駐城外不知籌謀廟算為如何也逮晚遽傳兵已滿四壁仍降黃榜告諭士庶云金人遊騎已及郊畿士庶讀之莫不驚惶

靖康元年

七

二十六日傳聞國相元帥來自河東太子副元帥來自河北輻湊闕下朝廷增遣所募忠義迨百姓等諸城守禦甚備

二十七日諸城搜索細募猾曰緣搔動往往聞及無辜已而聚眾殺太尉辛永宗及使臣等四壁大擾迨晚捕為首者五人腰斬東壁詔罷百姓不許上城守禦散行召募忠義敢勇之士旗幟滿城投召募

人多井市游手人耳大可鄙笑復捕姦細三人於保合店僉級號令繼聞金人欲捕內官詔內官不許上城傳宣者以黃旗號為金人約十萬人眾其間多掠奪河之民數於其間復虜近京之民運石伐木造攻城之具報後者甚衆太子劉宏於劉家寺國相劉憲於南郊壇四壁諸城皆臨河劉小寨圍閉周密不以計數旗幟人物公然往來郊野間自在朝廷召募益急罷相

靖康元年

八

唐恪以何鼎代孫傳知樞密院曹輔簽書何鼎提領召募奇兵孫傳提領召募忠義已而得郭京於殿虎得傳臨政於草澤得楊僧於釋子自云操六壬妙術擲豆為兵且能隱形廊廟諸公以為神人一京翕然共倚為重傳臨政云挾術贅力人也自是密除擢不問能否徵賤自布衣而為統制

由役術而掌機謀。令商賈佐將佐甚衆。其
弊殆有不可勝言者。例皆領兵往來城市。
真類兒戲。有識之士。頗牧如也。民情恟恟。
構造傳播之事非一。軍兵輩復乘間搔亂。
朝廷患之。散榜立賞。緝捕甚緊。斬首號令
者相繼。稍急。金人土木之工。日夜不輟。是
日諸門已縛砲架造驚車。

靖康元年

二十八日。南道總管張叔夜將勤王之師

九

三萬到關。長子將前軍。次子將後軍。自將
中軍。屯駐于玉津園。

二十九日。上幸東壁。撫勞將士軍兵。增秩
賜帛有差。

十一月一日。上幸南壁。撫勞將士如前。
叔夜領兵起居於南薰門下。軍容整肅。上
喜之。即城樓命解右僕射何桌金帶笏頭
者以賜之。而上幸宣化門。徒步登楊子城。

親覘賊寨虛實。儀衛悉屏。唯內侍數人從。
偶雪作泥滑。身被鐵鎧。步履如飛。然天顏
憂動。愁悴痾瘠。是日奇兵作亂。歐統制官
王健。殺使臣十餘人。內前大擾。殿前太尉
王宗楚引兵戮殺渠魁。方定。先是王健創
奇兵。何桌領之。有識者以為咲。蓋自古兵
法奇正。皆臨機料敵。未聞預以奇兵自名
也。况未嘗出奇。自輒變亂。大抵今日所謂

靖康元年

奇兵者。類如此耶。

初二日。上幸西壁。撫勞將士如前。賊攻善
利門益急。姪友仲選五軍中神臂弓。硬弩
手一千五百人策應。

初三日。上幸北壁。撫勞將士如前。上凡四
日巡幸。每巡壁不進御膳。命取士卒食之。
令後復進膳餉士卒。人皆感激流涕。上凡
四日巡幸。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止。

皇后親用內府幣帛與官嬪作綿擁頤及
衣被等分賜將士各一自統制而下賜各
有差是日賊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領前
軍將副部隊一千人策應軍兵下城接戰
殺傷甚衆

初四初五初六日賊攻通津宣化門甚急
朝廷觀賊勢如此猶未有用兵意太學生
丁特起上書論列以謂金人有三可滅之

靖康元年

理而用兵有五不可緩之說書奏不報金
人到闕幾旬見朝廷未嘗用兵攻城日益
急而善利通津宣化門為尤急箭發如雨
城中壁如蝟毛又以大磨石為砲間至城
上樓櫓摧毀姚友仲於三門兩揚子城別
置兩圓門走馬面三十步許砌以甃石中
開小圓門如城門法四圍復置乳牆迎敵
人自圓門出入不日而成所賴固先是

術者言京城狀如卧牛賊至必擊首項通
津門其首也宣化門其項也通津在善利
宣化門之兩間此三門者賊必攻之浚果
如其言大臣預知而不問

初七日殿前太尉王宗楚領牙兵一千人
下城與賊接戰統制高師旦死之是日姚
友仲正策應南陽子城躬率將校督戰凡
殺合賊勢少沮復造砲架攻城之具土木

靖康元年

之工益不輟

初八日朝廷為防計上幸封丘門城外按
砲賜賚不貲砲架砲石迄今盡在城外莫
知其數賊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不數日
城下立砲殆數百乃盡得前日所按者以
為資也

初九日賊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甚急復
於護龍河疊橋取道姚友仲選銳士下臨

分布床子弩九牛弩大小砲座又於城上
絞縛屋欄人立如山箭下如雨賊橋迨晚
不能寸進乃乘橋益造火梯雲梯偏橋撞
竿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其疊橋法
先用木牌浮水面次用薪以席次土增次
復如初矢石俱不能入火梯雲梯偏橋皆
與城樓櫓齊雲梯偏橋可以倚城而上皆
用車軸推行洞子可以沿道可以攻城其

靖康元年

狀如峻壁上銳下濶人往來其間節次續
之殆有長數十丈者以圓百木交牙上用
生牛皮鐵裹內用濕氈中如大廩矢石火
皆不能入戰則要安砲并推梯橋之類攻
城則要取土透城其機巧迨有未易數者
初十日詔展放公私房繕及縱市并賭博
以甦小民內前有斬首號令榜云司文政
伏闕上書極無理聖旨取斬士論初以為

疑而有免解進士費友端奏劄稱文政上
書若止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一介不足
惜而亡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言路
乞以文政所上書揭示使中外曉然知文
政所誅之罪迨晚開封府奏曰備及端奏
劄榜云教坊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挾持
君父助賊害國士論始帖然

靖康元年

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大雪有詔曰雪意

未解士卒暴露朕不敢自安再幸四壁牖
勞將士連日鸞輿之出正大雪告寒中馳
馬戎服露手擅挽其賜餐進膳之類悉如
初仍命將士拒城接戰間有得級者又遣
使以酒食遺金人寨中云祖宗故事有識
者頗擬議焉

十四日通津門砲發中金人金輝將初傳
王為繼聞乃金賊謀臣劉安者奏捷上喜

之命以武功大夫空名告一金帶懸於待
院側募人能捕戮金牌將一人者給之
人揭賞格自獲酋首長小蕃等賞格各有
差復詔許人輸財助國日有獻者皆量多
寡授以官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賊攻諸門
愈急朝廷至是猶未有用兵意但使命數
往來士庶莫測其故大學生丁特起上書

靖康元年

乞用兵議和之計發決無優柔而不斷養
成夷狄之患益熾書奏不報統制官姚友
仲奏劄謂舍人攻城益急兵既不用乞遣
使議和為便奏劄亦不報先是金師初至
闕下姚友仲與諸將議擊之便幸其遠來
賊眾必疲行列未成若選精兵六萬出四
門分布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眾
必潰亂可勝之理過此日後賊勢愈熾援

兵不至事勢阻喪雖悔何及是時唐恪雖
主議和而恬不知信迨賊攻城既急罷唐
恪相何鼎而友仲料勢不可又有乞講和
是時何鼎復主用兵且料賊兵糧道不繼
不日就擒恪雖主議和而和未嘗決鼎雖
主用兵而兵未嘗用是以特起友仲之奏
俱不得行要之恪謬而無斷誤國于前鼎
剛而寡謀誤國於後大臣誤國宜矣狄強

靖康元年

而中國衰微矣

十九日樞密曹輔弼右丞馮辯出使寨中莫
知其故是日善利通津宣化等門賊增砲
座幾百拋擲如雨城上迨虛棚之人皆不
可存往往中砲死者日不下數十人
二十日賊渡橋俯宣化門城欲涉河之南
先有黑旗子三人已登城岍統制王璣同
姚友仲率驍勇使臣數十及西兵百餘鎗

城下戰殺死數人賊乃退橋之北入鵝車洞子驚項宰相何鼎巡至城上黑旂子漢登岍城上矢石如雨賊略不顧城脚之西有值賊下有戰者兵約六七百人見賊引衆欲與交鋒望風退走賊引兵追逐城下厲聲大叫云浚面無賊而衆已潰散勢不可回隔岍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自填陷坑死者亦近百人賊衆大笑

靖康元年

二十一日二十一日諸門各有總城戰者傷賊衆甚多

二十三日統制范瓊發兵幾千人自宣化總城出戰士氣甚銳迫逐賊衆棄寨而北士卒貪功輒率衆渡河未及北岍十餘步間河水陷裂士卒驚亂而賊衆遽臨岍交手迎敵陷河而沒者餘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折

二十四日賊勢益熾火梯雲梯偏橋列城下如鱗次燒宣化門敵樓二間發火砲如雨箭尤不可計其攻甚力護龍河悉填滿驚車領兵直抵通津宣化二門下無數步計攻二城門其勢甚銳

二十五日大雪賊乘雪攻城愈急詔令班直悉上城城上及虛棚人物交戰如織郭京領六甲正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大開

宣化門出敵城中士庶延頸企踵于門立俟捷報者餘數千人其餘從行旁觀鼓噪以助勇者又數千人俄頃云前軍已奪大寨立旗於賊營矣又報奪馬千匹時有令云守櫓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得上城六甲兵法能隱形若城上人衆恐為賊兵望望言猶在耳賊兵分兩翼而進衝京前軍一掃追無隳類餘皆墜護龍河積尸不可

計數獲入雲梯偏橋併上城迎敵敵官軍
門雖殺落金人而勢銳畧不少退已而數
人輟上城班直官軍雖排布如織無一死
臣用命者輒下城遁避守廩官吏相繼棄
走由是金人登城者踵至揚旂城上衆悉
潰散四壁數十萬之衆為一空棄甲拋戈
狼藉道路居民驚擾悉皆奔走自相蹂踐
而軍民皆輒乘時劫新康元年尸滿路殺人如
亂麻又擄殺太尉姚及統制官數人
其餘官屬殺者尤不可計數
太上皇自龍德宮更衣徒步入禁中諸帝
姬亦潛入大內相挽而出迨晚金人縱火
燒南薰門宣化通津善利四門及棲櫓等
軍兵乘時變亂者又多縱火燒劫居民火
光亘天逮旦不滅是夜雪數尺有旨告報
百姓請甲守裏門哭泣之聲震動天地然

金人未嘗下城而殺者皆潰散兵軍輩是
日自早裏城門悉開城外之人被害者甚
多
上皇急詔大臣親王侍從而至者纔三人
謝克家其首也因與徒步入閣中議和
頃遣謝克家及濟王使軍中請和傳聞上
旨語音極謙皆以全活生靈為念
二十六日黎明百姓赴宣德門請甲救駕
使命雜還滿市傳呼使辭哀怨已而上御
宣德門親喻軍民露臚憑欄大呼於衆曰
事體至此軍民欲如何有謀即以獻朕當
聽從失守之罪一切不問仍命百姓請
甲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小上皇倉皇不
覺墜帽百姓奏事間稱爾我亦其情倉皇
迫切不暇它言也士庶切慮上有遷徙計
注告曰陛下一出則生民盡遭塗炭矣上

又大呼曰寡人在此士庶踴躍上亦為之掩泣已而士庶感慨請甲喻三十萬人午漏謝克家濟王偕金使四人入議和惟止四軍及班直約四萬衆馬數千疋騎及護駕人馬等皆欲奔出所統將都虞侯蔣宣引數百人突釋犴殿中大呼請官家速出這裏不是官家住處其勢甚遽

上皇曰殺我在此裏去衆兵曰須與官家

一線路去上命左右照喻輒殺之上趨入因令閉殿後中門衆兵又斫門督上驚尋親出撫喻稍定宣等徑詣內庫劫掠金帛酒食等棄家屬遺老小奔走趨走自相蹂踐莫知其數亦有踰城而出者皆為金人攔殺之午漏謝克家濟王回自軍中同金使四人入對議和傳聞克家之初見六酋徑出示文劄云前此未破城已降號令若

城破日不許下城殺掠且云頃過陵寢亦嘗戒約軍中無私毫敢犯又云若南朝破城還肯不殺人否然是日金人未已入舊城外劫掠以五岳觀犒軍軍兵錢萬餘貫支散百姓並不殺人唯是軍兵乘時作亂者縱行殺掠無忌憚士庶奔逃城東之人徙于城西城西之人徙于城東狂行交錯莫知適從父子夫婦不相保守至有全家投陷穽或全家自縊自焚者又有由西東通門涉河而欲通奔裏城者多爭道并湊冰泮溺死者不可勝計蔡汴兩河潰奔老幼幾若山積哀號之聲所不忍聞公卿大夫皆易布袍草履混跡塵中雖貴戚之家皆用泥塗面及衣綿絮紙被取類丐者迨晚李若冰再使軍中先是未時若冰以出使留軍中久之迨二十五日城破二酋喻

若冰兵名京城已破可亟歸報少帝勿煩
指還五百里內皆吾兵矣及請處置內事
恐內亂若冰入對上抱太子獨在小閣中
內侍十餘侍立閣內外上初見若冰不覺
失聲卿元來也卿元來也若冰具對留宿
殿陛至是再遣僭僕射何臬行是夜縱火
劫掠尤急一城騷然火光四起城中如晝
色

靖康元年

二十七日何臬李若冰使還金人許和朝
廷揭榜云兩國已通和在京城內外放火
殺人劫掠財物御前已分遣將士前去殺
戮仰居民安業如違處斬是日放火劫掠
者殊未息通衢要市殺人奪馬兵革恟恟
白晝無人行申刻何臬還府尹領兵數百
人揭黃榜于馬前巡市彈壓斬劫掠者數
人餘級從行民情姑少安息是夜放火劫

掠者猶未息舊城外尤甚百姓執兵卒三
人欲燒太廟者赴官

二十八日宰相何臬親王出謝二酋開封
揭榜云昨在京城文武百官秀才及僧錄
司衆僧及父老百姓各赴大金軍前求告
致謝國相元帥請命願持金帛牛酒犒設
三軍者聽是日內外士民親請命之榜相
顧感泣然輸財獻金帛牛酒者絡繹于

靖康元年

高

道各以長竿標掛大揭榜云某坊某人獻
物於國相元帥太子元帥答謝全活老小
之恩滿城旂如熾然節次往獻金人留之
出城請命獻物者如市未刻有榜云大金
堅欲上皇出郊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
親往咨爾士民各務安靜無致驚擾却誤
大事士庶觀榜各懷疑慮是日潰散殿班
軍兵所至為害殊未收集朝廷患之出榜

免罪招誘又分遣將士及開封府捉事人捕緝討虜者甚衆徑於通衢斬首無慮數百人民情頗快凡斬首者頃刻沒為軍人百姓割割殆盡有并骨持去者皆軍民食之所至市井公然以人肉質賣自是城裏討虜者小戢而裏城外殊未定尚肆燒劫軍兵輩至結構金人下城或削髮偽裝金人同兵劫掠貴戚王公富商巨賈之家無

靖康元年

五

不受害如張溫誠劉明達高大皇聶婆婆家藍太尉等家皆首被禍其餘士庶被燒趕逐扶老携幼入子城逃避者累累然相望於道如是日未息已而流民殆遍於相國寺及寺東西廊廡間啼饑號寒者極可傷惻是夜裏城內外燒劫如前彗星出東北角

二十九日平旦日出如火皆驚視已刻朱

崔門始大開彈壓官往來四壁金人斲掘慢道渡於城外鋤治慢道以鐵錘登城先是二十五日將城縱火燒諸門甕城樓櫓火三日不滅砲架這懸中板皆移內向至是又增治及慢道云

三十日黎明揭榜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社稷生靈之故躬往致謝咨爾衆庶自致疑惑平旦焦擁素騎出南薰門何鼎陳

靖康元年

二六

過庭孫傳等從曹輔弼叔夜留守彈壓官是日百姓父老爭持金銀牛酒綵帛獻軍前者自內前至南薰門不絕人跡如蟻迨晚駕未迴民情恐懼俄頃有黃榜自南薰門入云駕前傳報平安詔曰大金已許和議事朕今留宿只候事了歸內仰軍民各安業無致疑慮士庶讀詔悉還通夕憂慮至有然頂藝臂者是夜所至坊巷百姓少

杜自結隊伍巡警達旦盜賊無所施其毒
十二月初一日官吏士庶蟻集於南薰門
以俟大駕焚香霽盤結未間黃旗又自南
薰門肩報平安詔云和議已定禮數未了
仰百姓各安集無致驚擾迨晚又詔云大
金和議已定只候禮數了日入城與萬民
共慶士庶又散還

初二日官吏士庶集於南薰門有磨礮疊

靖康元年

云

尤盛於前携香瞻望者絡繹於道起居南
薰門抵宣德門先經兩泥濘百姓運土填
路以待屬車頃刻而就申刻駕歸繞及門
士庶遙認黃蓋歡呼喧騰一城傳報奔走
行路山呼之聲振動天地已而瞻仰天顏
莫不嘆惋又皆感泣涕泗橫流上亦為之
揮涕及周橋淚已溢怕殆不能言王樊鄭
建雄張叔夜叩馬號泣上按轡大慟及宣

德門上始能言嗚咽不已士庶莫不慟哭
既而入內士庶分散閭道爭傳人情通悅
若再生焚香致謝者家至戶到先是幸賊
寨長入祇候王嗣者預從行元三日兩宿
未嘗頃步離上左右悉休說上出郊事云
初上出自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守城有一
人自統制軍厲聲云奏知皇帝若得皇帝
親出議和煦好公事但請安心帝欲下馬

靖康元年

云

城上金人皆避走云奏知皇帝不是下馬
處遂立馬如初又奏云已差人覆國相元
帥且立馬少時容治道俄頃開門凡驅一
許許少人鐵騎夾道擁衛直至青城中途
金人又奏云請徐徐行馬容安排皇帝行
官又立馬一時久至齋宮門外帝欲下馬
金人又奏云皇帝請裏面下馬帝不聽步
入齋宮側一小位中粘罕遣人奏知皇帝

二太子在對日已晚容來日相見粘罕即相國之號也又奏云不知帶被褥來否擬欲供進又恐寢不安是夜駕宿粘罕軍中翼日未及見上遣使往來議事是日早堅要上皇出郊上再三說盼稱皇帝仁孝乃免午漏上與粘罕相見于齊宮相見之初粘罕先遣人將齋宮鷗尾用氈裹屏屏上有龍畫殿亦蔽以情幕然後設香案北

靖康元年

元

望者拜四左右皆獻歡雪大作時城中無雪獨青城變異若此金人亦為感頌繼而相賀各命坐上為主二酋歡之宰相親王並列拜于庭酒行乃起上與二酋語王嗣皆不得聞但潛聽云首語上皇次語主上與金人出師之由又云天生華夷自有分域中國豈可據也况天意人心未厭趙德恐豪傑四起中原非我有爾又云城中

頗有抄城出者皆棄君親之人不思不孝何足恤者已盡敲殺禮畢上命左右取內府蹄金以獻二酋粘罕笑曰城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者大事何用此為果欲分賜可以臣下俄頃又遣人奏上云日已晚恐城中軍民望可早回必欲賜資臣下但留左右足矣駕興六酋送上馬遣使數人侍衛時金人與左右交口

靖康元年

三

賀云已是一家人出社已十二年矣不知家中老幼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云國相太子來時中途傳令期必破京城萬一不可攻打雖二十年亦更成守誓不返國我國術者尅二十五日初三日城破果如其言二酋人材皆奇偉太子尤瘦長獨粘罕應答琅琅太子唯唯而已初上見二酋以降表出亦皆中書舍人孫

親秉筆其略云三里之城遽失藩籬之守
之世之廟幾為煨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
敢緩牽羊之請又上皇負罪以彌天微臣
捐軀而聽命又社稷不隕宇宙再安粘罕
以抹父之易負罪為失德宇宙為蒙區上
從之

初三日駕幸兩官安慰命文武百姓僧道
父老為大金軍前致謝及南薰門伺候取

靖康集

三

大金肯已而金使十餘來傳旨國相太子
致意百官軍前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
意僧道父老云泥雨不煩到軍前但看念
經文祝大金皇帝聖壽金使傳報禮意已
勤是日朝廷網紀漸振捕獲劫掠者餘數
百人迨晚二首道國信持書云既往不念
故無可言事已至今良可驚悸康王見往
河北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照

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其書不名止
云骨廬你移資勃極烈大金副元帥朝廷
竟遣簽書曹輔行

初四日金人遣使檢視府庫拘收文籍欲
盡竭所有以犒軍

初五日移文索馬一萬匹開封揭榜去自
御馬以下並拘籍隱藏者全家因軍法許
人告賞錢三千貫自是士民止跨驢乘輿

靖康集

三

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馬群空矣

初六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
揭示許人告收藏軍器者悉納赴官限滿
不納依私有法先是城陷日軍兵拋擲軍
器狼藉道路多為民蓄爾

初七日開封府散榜召募潰散使臣軍兵
依前收係支給日食是日陳過庭出使兩
河催督交割地界

初八日詔民間權住典顧人口以散失人口甚衆追晚又有詔撫諭中外遣使命六人分詣諸路仍先往軍中請號以行

初九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金帛犒軍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親屬質于軍曰以待今割地界了當日歸還又取燕臣家屬三十餘家如蔡京童貫王甫又取張孝純察靖卻本等家及要李剛吳慤徐處仁陳觀

靖康元年

三三

折彥質可求朝廷唯命是聽其或貶所或出京者具以實告是日詔使六人往軍中請號二酋雖聽其請復拘留未許行

初十日有詔大金軍馬登城不下人獲更生已受大賜然而軍兵暴露勞苦除府庫所有盡克犒賞外切慮犒賞不足應戚里權貴豪富之家均是再生之造義合竭其家資以助犒賞不得少有吝惜已令開封

府置目下拘收轉送大金軍前是日納馬赴軍中金使督責甚峻又退換羸蹇者十一日有詔大金軍以登城歛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惠甚厚今來公私所有本皆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盡以犒大金軍兵者令開封府具名聞奏當優議與官爵今已差官遍行根括切慮人戶未能通知尚且藏匿窖埋使本朝有所信義或

靖康

三

敢如前窖埋者盡行軍法

十二日開封府揭榜云奉聖旨拘催戚里權貴豪富之家竭其家資以助犒賞大金今來黑白並未見人戶盡數約到切慮為無罪賞致將金銀藏埋許諸色人告以十分為率將三分充賞先以官錢日下代支其犯人依軍法施行知情藏匿之家亦許陳告給賞不為陳告與犯人例罪民情恟

凶殆不聊生午刻有從政郎陳符先於開
封府投狀以開封府和樂樓正店內金
銀盡數輸官以犒大金詔改合入官與堂
除差遣一次是日取河東河北等守臣
監司等官家屬欲質於軍 開封府至是
悉已團結穿以大繩列於廊廡不遣者累
日飲食不給寢處不問啼饑號寒之聲通
夕不絕有識者聞之頗不平不知其所犯
何等罪也

十三日開封府督責金帛甚緊鄭皇后宅
隱匿金帛不肯盡數輸納有詔祖父並追
毀出身文字其餘奪官甚衆又枷斮勾當
使臣等號令於市是日金人索酒五十
人酒三千餅悉與之

二十四日士庶納金帛者紛然朝廷又命
開封府曹及使臣等於交引質庫金銀延

帛諸鋪家至戶到攤認拘籍一鋪金銀動
以千萬兩計是日傳聞大名帥胡直 領
勤王兵至中途過賊鷄子馬騎八萬之衆
潰散直為金人虜入寨中

十五日津般犒軍綰赴軍初金人需絹一千
萬疋朝廷盡數撥內藏元豐左藏三庫所
有盡數應割河北積歲貢賦盡令般遣及
兩浙絹絹南絹悉以充數京師上四庫京

精廉北計

三六

畿保甲差克役三衙使臣地分監督每軍
各執旗幟保人皆爭先馳納以畢日給然
終日所般纔數十萬是夜尚書省大火燒
禮四部檄尚書省牌火中襍之乃息
十六日津般犒軍絹如前擇絹不堪者漬
以墨水退換傳聞酋長甚怒謂使者曰大
軍在此已欲踰盟使者委曲致謝怒稍霽
十七日津般絹如前又退換黃絹亦潰以

墨水朝廷乃於府銓擇北絹之奇絕者悉以充數

十八日詔再免房錢一月先是金人索再遣使大人之兩河督割地界朝廷尋遣陳過庭而金人拘留是日始遣又增差使十人

十九日督金銀甚緊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勾捕輸納踰限者考治雖戚里權貴豪

齊慶元主

族官至承宣留浚婦人爵至恭人夫人者

皆枷項拷掠期於必納而後已又詔許納

金銀人計直給還茶鹽鈔金每兩準三十

千銀每兩準兩貫三百文又榜諸軍州縣

鎮公使曾遣人在京買賣交易見在金銀

仰日下盡數赴官交納隱藏依軍法又榜

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應店居宅居收

書金銀之人並盡數交納官店戶主戶許

陳告知情同共隱匿者並依軍法又榜自宰執以下應曾賜金帶者並納赴官又詔毀神霄宮金寶輪悉以充數

二十日津般絹殊未敷數散遣郎官監督使臣於諸門分頭交納傳聞金人掌受納者多不遜求瑕指摘動輒退易官吏極難其責至有以拳毆打使臣者竟欲賂遺乃肯納官吏等多以大蒜沙糖針線花藤賂

齊慶元主

三八

之

二十一日根括金銀殊未敷數又詔質庫

所質金銀盡拘入官

二十二日大雪盈尺詔云風雪失寒小民

闕乏柴薪多致凍餒皆朕不德所至萬歲

山許軍民任便斫伐是日百姓斫竹木多

為軍兵強者獨擅

二十三日金人索監書藏經如蘇黃文及

資治通鑑之類皆指名取索仍移文開封府令支撥見錢收買開封府直取於書籍諸鋪

二十四日金人持書入城督金帛詔以書揭示士庶其書云骨廬爾移資勃傑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書致于

大宋皇帝近日追官入城檢視府庫藏積絹一千四百萬疋於內准取犒軍所須

續

三元

千萬疋今承來示披尋深意似防有取慮假以為辭准取犒軍所皆初破城時本意縱兵但緣不悉以致約束今欲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段子衣絹數不限官私早望依數應副且在庫絹雖見有餘惟取所須今此金銀衣段子亦係所須之外亦必不敢累承示諭金帛豐耗驗今所諭似謬前言且冀亮悉無用

浮辭專奉書陳達不宜謹言又牒云備錄國書在前勘會大金既登城歛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至大犒軍金銀衣段自合竭力應副內藏左藏元豐庫及龍德寧德兩宮御前皇后閣皇太子宮并臣寮之家已根括到數目大段闕少今曉喻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銀衣段人戶仰聽認大金之恩疋兩已上盡行輸納王

雍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陳求真會大約東壁受納王及之夏承北壁李佩受納王琮葉份受納張著胡恩南壁并度受納依諸家元納對封所斤兩重交與管納官總數交納大金軍前如敢隱匿及官吏乞覓並仰一面措置施行士庶讀之頗懷憂懼

二十五日大雪民間揭牒云應被討虜去

失人口之家願往軍前誠認及以物收贖者從是夜大火燒開寶寺天寧寺及居民五百餘家

二十六日散榜根括金銀甚緊鄉閭開列官資價直及僧道師號

二十七日金人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燒香禮佛

是日金人入唐僧

驛百姓乘輿輒殺於驛前剖割之至是索此朝廷從之

二十九日縱民樵斫萬歲山竹木幾盡又詔毀拆屋宇以充崇軍民奔趨攘奪蹂踐墜壓至死者金使在都堂留宿議事聞噪噉聲問接伴具以實對金人笑曰使民相爭如是定知強者得弱者失兼之決致墜

歷損人命何為不官拆俵散乎伴者無以對

三十日津般尚未敷數

靖康孤臣泣血錄

太學生丁特起

靖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燒香。僧道出南薰門致慶。二元帥使傳諭止之。

初二日搬運金銀已畢數

初三日金人退換金銀未鈺銷者數兩。虧者亦縱於納官貪恣酷虐。故為元耳。開封

府聞命。不敢稽緩。徑差雜役千餘人往南

薰門復取所退換金銀而入。偶奔走去甚

迅。百姓從而奔趨。妄意謂交割地界爭往

觀看。而金人守城者見城中數千人奔走

而南。甚疑。恐。亟報軍前。俄頃金人環甲挺

刃。備鐵鷄于門外。數千人。兇惡大事。已而

呼監官督於寨前。胡跪供記。欲敲殺監官。

具言其實。拜告再四。乃獲免。

初四日金人遣使乞朝廷再詔諭河東河北諸州交割地界。而兩河守官百姓等作堅守計。例不奉詔。至是凡累月。止得石洲金人患之。乃迫朝廷再詔諭。朝廷不得已而降詔云。勅某州守臣大金元帥府領兵來責失信。欲割河東河北地。永圖結好。雖即時應許。遣聶昌耿南仲前去交割。軍州撫定。當然後收歛。仍取了應係合交割應官員在京血屬執質。直候撫定了日放歸團聚。其在外者亦別作根究去訖。近刷到石洲種廣秩家屬送還軍前。稱石洲早已歸款。遣回不用。足知其餘家屬。終候撫定。亦當歸還。今聞某州拒守未降。蓋為勤王保衛社稷。不願歸屬外界。然大軍尚在城上。若遽遷堅守。須至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為宗社之患。豈如早與燒毀樓

櫓開門出降。定除本土人民。元係河南客官軍民寄旅者。先許放還。則公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師城池深固。尤不能保。若汝等不豫順從。豈止宗社無所裨益。所在不難保。慎無執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是晚遣使持此詔詔寨中。

初五月初六日。津般金銀衣段。動以車計。又退換一。者督責緊急。

初七日。都巡檢使范瓊為中書舍人高伯振致齋於惠林寺。收老母。幼種。遺骸。殯瘞。瓊高義可佳。乃介胄武夫也。是日何臬使軍中。

初八日。何臬使還。尚書省揭榜云。准御封付下大金犒軍金銀衣段府庫。士庶已到數目。十分未及所從之一分。專遣右僕射何臬躬詣大金軍前懇告。怪問以謂京城

人民衆大。必有隱藏。契勘大金全活一城生靈。無一以為報。性命既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責四壁官。盡以根括。頒管目下供約。御史臺催促覺察。如有不遵。今來約束之人。一面已降旨。擇處置施行。榜云。朕苟可以報大金者。雖膚髮不惜。仰士庶共件此意。速行送納。

初九日。根括金銀益急。御史臺置曆錢目宰執已下。六納金銀人姓名。指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其所勾呼。繫禁枷拷者。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以拷訊前項督征者。相望於市。迫晚有詔云。朕以初十日出郊。見兩元帥議和微號事。咨兩衆庶。各宜知悉。

初十日。平旦駕出南薰門。開封府根括金銀未數數。榜詔云。朕以出各降三官。是日

車載金銀赴軍前送納者不可計數。迨晚時云。朕出晚議和微號事。為諸國未集。來日回仰居民安集。

十一日百官僧道父老雲集南薰門。呂候大。又如昔時午漏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為金銀衣段數少。聖駕未得回。歸事屬緊切。仰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有金銀衣段。火急盡數赴開封府送納。許人告給賞。犯人軍法。又榜云。大金元帥只為金銀衣段事。為軍官未集。留宿來日定回。

十二日津般金銀衣段莫知其數。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付開封府。大金元帥甚怪金銀衣段甚少。朕再三懇告示。城居民衆多。不止此。卿可各告諭權。里豪富之家。各依朕意。疾速了納。下。

了當仍許卿便宜行事。開封府至催督愈急。下廂根括家至戶到。移文及店戶客居倡儻家。委被攤一城騷然。人不安其居。是日又津般景龍門常放燈。所用金燈琉璃珠纓翠羽飛仙之類。悉赴軍前交納。蓋外自月初。金人索元宵燈燭。欲於城外作元宵十餘日間。凡在京道官佛寺正店所有津舫殆盡。稍不堪者輒退易。至是復征求及此。是夜。又留軍中。

十三日士庶隨坊作隊伍。率納金帛者不可計數。俄頃有榜云。王御帶到間。傳到聖駕三日不食。大金金帛數少。未肯放回。仰尚書省分差官根括事。極緊。尚書省遂差從官卿監四壁直入民居搜檢。使臣從吏所至。如捕叛逆。其勢極可駭懼。所搜多有獲者。又強勒迫家婢僕告首。尋厚賞聽。

逐便廂官人又分頭根括小民五家為保
雖銖兩悉取之迨晚又榜云奉御批朕累
次大金高尚書傳元帥台令衣段金銀數
少且拘留在此候見數足可放還可速依
下項須管十五已前送納如有吝情隱藏
被搜檢告首軍令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
公主王時雍僧道伎術官吏放山官人開
封府戚里醫人樂人百姓老娘諸行彭端

請原三

等公吏曾經祗應人入內侍楊戩賈蒙等
已下勾當使臣曹剛等大宗正司宗室三
衛曾御輦官大小園子曾遭遇兵級內東
門司妃嬪并龍德宮大內黃院子衛尉寺
幕士又榜云專切根括金銀催促四壁所
契勘開封府榜示大金軍前為衣段金銀
數少聖駕未得回歸事屬急切當所訪門
閭巷居民各懷愛君之心自相糾結釵環

並行送納切慮京城闊遠未能一体或雖
經送納未致盡絕今措置令逐廂使臣於
逐巷內委請懷材碩德忠義高士一人轉
於逐巷內置曆排門勸誘抄上金銀以一
錢已上或衣段以一疋已上盡行抄掠徑
赴開封府送納庶得軍前允信聖駕還內
京城居民早有活路頃至曉喻又榜云今
聖主兩為百姓車駕出城懇告軍前全括
生靈之恩甚大可排門勸誘依此送納是
夜帝留軍中

請原三

十四日官吏士庶侯大駕於南薰門有榜
云應民間金銀限十五日已前納入官出
限不納者依私有法今後不許以金銀造
首飾器皿等是日復以從官郎中分頭四
壁根括緊切僕婢告首紛然有以俟隙而
告首者告許之風盛行官司一役而不聞

一壁所括。日不下數十萬兩。而禁中諸宮什物諸王主第什物。洎宣德龍德二殿所用鉢兩無不括納。又勝云。大金元帥台令侯根。括金銀盡絕。申來。當遣大金人入城搜檢。切体此意不可隱蔽。士庶讀勝相顧失色。莫不疑懼。至有集隊伍。擣軍器。以備緩急者。通夕不寐。

十五日黎明。勝云。駕前人回。傳到聖旨。軍

靖康二年

九

中供帳御膳水炭什物不闕。迎待禮數優異。宰執從官次舍溫潔。只候金銀衣段數少。商議未定。仰疾速催促。務要日下盡數交納。不出一兩日。決定駕回。保無它事。恐軍民士庶憂慮。今多出文勝曉諭。右曉諭軍民各令安業。務要寧靜。不得喧鬧。以昨夕民情頗有動搖。故有此勝開諭。是日陰雲四垂。家家愁苦。士大夫憂憤。作為歌詩。

者甚衆。獨著作郎胡處晦上元詩。人多傳念。一詩云。上元愁雪生九重。哀落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孽胡歌舞蒲萄宮。抽釵脫釧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寶輅。聖主憂民民更憂。驕子逆天天不怒。向來艱難傳大寶。父老談王似仁廟。元年二年城下盟。未覩民臣繼嘉祐。路人哀痛座再蒙。冠劍夾道趨郊公。神龍只合九淵臥。豈得屢辱蛟蛇中。朝廷中興無柱石。薄拂細故煩帝力。毛遂不得原囊中。送慚趙氏廁養卒。今日君王歸不歸。傾城回首欲悲啼。會看山呼聲動地。萬家香霧繞天衣。胡兒胡兒莫耽樂。君不見。望夕月。臨東北角。十六日根括金銀益急。先傳元帥留駕元節回。至是猶未聞鸞輿之音。人心憂疑。罔測其故。太學生徐等。欲以書達二酋長。

靖康二年

靖康二年

二

五岳觀者甚可駭懼

十八日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捕欠金帛者。曲法峻治。未易詳述。哀痛之聲聞于遠邇。

十九日諸司結局罷括金銀。人心稍寬。莫測其故。然聖駕殊未聞回。留宿郊外。至是幾旬。百姓父老官吏雲集望駕亦彌旬日。置監國留守司。

二十日風雨大作。勝云。駕前傳報到聖旨。只候赴打毬大會了。當便回內。仰軍民安悉。

二十一日開封府揭榜云。諸寺觀祈晴。許士庶燒香。又勝在京質庫戶。須於前開張以濟小民。又勝加大金皇帝徽號。崇天繼統。昭德定功。敦仁信脩。文成允光。聖皇帝。駕殊未聞還期。

靖康二年

三

二十二日士庶望駕之心愈切。有勝云。元帥留打毬大會未了。俟天晴會了方回。是日軍民見車駕遷移許久。上下疑懼。搆造言語。傳報不一。又乞請備城廬器甲以備緩急。官司不許往。又各家私造官司復慮生事。乃捕造言者十七人戮于市。又勝禁戰。

二十三日勝云。在京元開質庫人戶。須管

仍開張。許人告賞錢五十千。是日監司增置糶米柴炭場。糶人不得三升薪不得過五十。其直減市價幾倍。糶買者如市。

二十四日借支軍人米。聽從便出糶。欲生小民也。勝云。為陰雨打毬未得。聖駕未回。二十五日大雪。氣候風寒似城陷時。舍人索內夫人倡伎。及童蔡梁王家聲樂已出者。已從官者。皆要之。開封府散勝。遣公吏

靖康二年

追捕巷陌店肆搜索甚峻。滿市號慟。其聲不絕。又索教坊伶人百工伎藝。諸待詔等。開封府奉命而已。

二十六日尚書省勝右僕射何真傳到文字。稱城外傳聞城中百姓凍餒。皇帝聞之。出涕不止。降到曉諭詔書。朕出城見兩元帥議事未畢。陰雨連日。薪糧闕乏。苦痛在朕心。已令多方措置減價出賣薪米。庶免

小民存活。仍不頒羣聚候。重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故茲詔示。各令知委。士庶讀書莫不墮淚。先自城陷日。物直踴貴。上出城又甚。小民餓死道路。動以千計。米斗二千。肉無所食。至猫鼠雜獸。捉盡。甚者雜以人肉。鼓皮馬甲。皆煎煨食用。又取五嶽觀上葆真宮花葉樹皮。浮萍草之類。無不充食。士大夫豪右之家。皆食之。自爾四壁

靖康二年

增置米場出糶。官廩凡數十所。然官司措置無法。大抵強者獲利。而弱小受惠者少。攘奪蹂踐。動致死傷。又如萬歲山樵採時。揭勝軍人不許糶。又命男女分日赴場。由是小民得賴以濟。是日捕獲倡優內夫人等已。莫知其數。悉押赴教坊銓擇。

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儀仗法服。鹵簿冠冕。乘輿種々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

內官數各有差併取家屬又索犀象
寶玉藥玉彩色幙頭書籍之屬肩轎車載
徑赴供納者急如星火頃結榜云兩國通
和各敦信誓車駕與二元帥議事漸已了
只候旦夕回仰士庶各安業勿致疑慮及
聚衆却悞大事是日捕獲倡優內夫人等
甚多

二十八日黎明雪始開霽御史臺告報百

特准

主

官等並赴南薰門接駕士庶奔奏充滿道
路延頸企踵以候駕車之塵已而殊不聞
耗謝元及作憶君王其詞甚哀云依又官
柳拂宮牆寶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巢依
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是日金人
又索官藥局藥餌大晟府樂器太常寺禮
物儀仗以至樽壘遠豆微不至奕棊博戲
之具無不征索相載而往者不可計數民

情動搖殊不安怡俄頃有榜禁民兵聚持
兵器者軍令又榜云奉聖旨令多差人兵
般大金所需儀仗等物候般發盡絕車駕
還內切慮軍民疑惑令出榜曉示

二十九日官吏士庶伺駕開封府追捕倡
優內夫人就教坊銓擇押赴軍子者自二
十五日不可計數至是尤甚又紅采及戚
里女使車駕往輪轍幾盡至搜求有與以

特准

主

乘載之貨養之家委取無遺及被選出城
者皆號慟而去又押內二十八人及百伎
藝餘千人悉赴軍哀號之聲振動天地
是日民情極皇迫於凍餒又有剝剥人
肉食者有榜禁戢不止

三十日金人索九鼎八寶車輅等又索將
作監官吏尚書省吏人秘書監文籍國子
監印及取翰林傳神等待詔並節次解發

是日解發內夫人及戚里女使猶未已午漏又以車載數百於南薰門時官吏亦候駕於門內夫人女使輩車上大呼斥罵曰爾等任朝廷大臣作壞國家如此今日却令我塞金人意爾果何面目諸公回首緘默而已

二月初一日解發女伎津般庶物不輟先籍譚稹家貨白米二千石豆粟如之至是

清廟七年

委官發糶以濟小民又命毀拆高球楊戩

第宅出賣充薪

初二日金人索妃后服琉璃玉器再要內夫人雜工匠伶人醫人內官等并家屬開封府追捕尤峻節次解發悉繫以繩交加防護如犯大逆市井號呼者不絕於道又索司天合臺天輪滴漏俄頃有勝云奉駕前指揮仰多差入兵疾速津般大金所需

八千物候般盡絕聖駕方回

初三日初四日津般器物解發官物如前市井哀號者殆不堪聞又退車輦乘輿稍與者令重新太常大成明堂司天監應物悉般遣雖重大者併力相界而去是日增米場數十迨晚有勝云大金所需津般漸已了畢聖駕旦夕回歸仰士庶休兩國通和之意各務安業

清廟二年

初五日津般先解發者益衆有勝云內官監訴醫官周行隆樂官朱子書經元帥下狀云各有金銀窖埋乞令本家掘取前來以此元帥怒令再根括金銀赴軍前交納初六日開封府勝再根括金銀又勝亦根括馬除從官已下合赴常期外應千馬並再根括限初七日盡數再納軍前是日盛傳駕還迨晚寂然

初七日金人脩蓋陳州門莫測其故所向
諸門昨夕多有金人下城討虜因與百姓
戰聞者士庶方切憂疑于後有內家車子
數千各携被覆于車後指南薰門星馳而
去黃門老卒輩從行皆有憂色士庶惶惑
莫知其端白晝市井為之遽罷迨晚有勝
云留守司奉監官令旨皇帝出郊日久未
還太上皇帝領宮嬪等出城親詣太金軍

靖康手

九

前求駕回內仰士庶安業是夜民情極
懼留守司急召百姓議事二鼓天

初八日黎明留守司又集百官議事又申
喻上皇出郊止為求駕回內仰居民安業
不得構造語言誑惑衆聽是日押壓官四
出百姓持兵器巡警者如故已時南薰門
有勝云崇天繼統昭德建功敦仁体信修
文成允光聖皇帝初四日冊立初五日移

初九日受賀十日車駕遷明與日回士
庶競傳相與致慶且訝明與之章未喻頃
之傳聞乃姦人詐出勝示開封府已捕獲
根究矣迨晚開封府有勝再申喻上皇出
郊事不得持兵器仰居民安業實夜巡警
自係是日燕王越王及康王肅王家人並
赴軍中

靖康手

三

初九日內前揭示長勝備坐金人節次移
文及孫傳報應文字民間至是始知遽廢
宗社欲立異姓相顧號慟殞越無所皆悔
不令皇帝巡幸主上遷都也留守司等四
壁都巡檢范瑗撫諭軍民感泣不已其勝
云元帥府近以皇宋除表申奏今回降聖
旨先皇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
年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
求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迹變諭愈速

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泊官軍力擊京城。摧破方仲待罪之請。況近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絕。社稷傾危。父子收盟。其實如一。令既伏罪。宜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闊。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師舉上存一以本。非貪土宜。納擇賢人。立為藩屏。以三益之。其汴都人民。願隨主遷居者。聽所降聖旨。在前。令請宰執文武百官在京。京城臣

靖康二年

十一

僚一面共請上帝。并已下后妃兒女及親眷王公之屬出京。仍勾集耆老僧道軍民百姓。遵聖主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道隆德茂。勲業者舊。素為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衆善。有一于此。亦薦舉。當依聖旨。備禮冊立。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侯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城。池。臨。日。

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左金衛大將軍都監右監軍皇右副元帥骨廬你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譜沙勃極烈元帥在國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侍等。今月初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傳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以已及葦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遂遽蒙廢絕。實非

靖康二年

十二

臣子所敢聞之。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愈切痛激之詞。仰干台聽。伏望無天池再造之恩。畢終始保全之賜。傳等誓捐軀碎首。報國萬分。謹具劃一下項。一太上皇帝已下。不敢有違令旨。見發赴軍前。同伸懇告之誠。乞垂矜憫。一嗣君自即位之來。日修德政。並無過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譴訶。蓋緣親政之初。

偶為謀所誤。繼之重行竄責。檢會上皇昨為大僚信誓。亦緣童貫。李良嗣。王甫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顯見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一嗣君在東宮。即有德譽著聞中外。比既即位。萬民歸仰。今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尚可以歲脩及事之儀。如挽降金銀衣段。日下未能敷數。將來下外

精原二年

十三

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為大金永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矣。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效。

一伏詳來旨。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主遷居。具見慈仁存卹備至。不唯及民崇戴。罔有二心。兼據令內外。寒未育。堪克薦舉者。若倉卒冊立。必不服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非所以上副元帥重

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歟之。奪之與之。全在元帥。雖大金詔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寄。元帥自專行。如前項事理明白。更望台慈。特霽威怒。終賜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取索所有。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事定之後。退

精原二年

十六

守偏城。以備藩屏。如蒙大恩。將嗣君不見廢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石件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望台令。又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伏覲皇帝詔書。宜納擇賢人。立於藩屏。許令士庶隨主遷居。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聖德甚厚。然傳等初見國主自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並無

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
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姦臣。及國主年
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
國典。伏望相國元帥皇子元帥察儻等前
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其容退
避。以責後効。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
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
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上皇之子。

則乞於神宗皇帝之子。如選建立使長得
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族。亦使
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為依歸。傳等不勝
激切懇禱之至。謹具中呈皇子元帥國相
元帥。伏候台令。元帥據孫樞密狀。切為
朝廷所以廢趙氏者。豈徒然哉。以其不可
與守信誓約。不務聽命。為罪之極也。非天
命改卜。豈有如是之甚哉。皇帝以寬恩釋

其罪實別立賢人而已。真得弔民伐罪之大義矣。今承示喻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罪亦深矣。此後不宜更復如此。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右傳等。准元帥府再遣翰林承旨吳玠前來指揮。選立賢事。等任宰相。繼以罪罷。將帥士卒皆叛之。其餘臣僚並皆錄。無聞此。

帥府所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於
草澤之間。亦未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
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
別立它姓。即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
帝及元帥重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
選主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
四方。即及安帖。或天命改卜。曆數有歸。即
非本國及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選擇。

賢人永為藩屏。傳等不勝痛切。殞越之至。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元帥府看詳。孫傳等狀申前日將相多。罪廢敗亡之餘。其它臣僚皆錄。無聞。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能推戴者。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敗亡之世。必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躬依聖旨。早

請廣二

七

舉堪為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前劄子。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會驗在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此人。即與混一無異。實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戴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所知。未嘗果有可舉者否。若果有可舉者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真李若水預此議。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叙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

所舉推戴狀申。天會五年二月初八日。准元帥府劄子。再請恭依聖旨。早舉堪為人主。或在京內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具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府推戴狀申者。右傳等切詳本國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灑懇控告。今來淪盟失信。止是上皇及前主宗子支屬。並不干預。尚冀恩造。再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至生

請廣二

十

事。若不容傳等死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京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於自舉。乞自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令。傳等無任哀痛惶懼。殞絕之至。謹具狀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是日士庶讀榜。委無生意。以謂宗廟至此。性命豈保。還家聚首。相與待死。日未中半。市無人行。入夜乃持兵器巡警市中。一坊無慮千萬衆。巡行達旦。官

司彈壓者亦然

初十日黎明監國揭榜仰百姓父老午時前各赴南薰門瀝血懇告大金元帥求駕回自寅殆午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門者莫知其數孫傳張林夜親執狀求門吏乞繳申軍中其狀云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孫傳等右傳等已累狀元帥府推慈軫卹趙氏存全社稷許國

靖康二年

十九

主歸國降旨稱藩永事大國就立監國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與本國生靈為主中外安帖合大國予民伐罪之義傳等今日在南薰門拜泣供命下情不勝哀痛懇切惶懼殞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旨又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右傳等除已同百官父老具狀申元帥府尚有不盡之意不自恐死泣血上

于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而屈服而舍之存亡繼絕唯在元帥別有監國太子自上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仲臣子之情則望早賜恤趙氏祖宗並無失信內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四方英雄必至雲擾塗炭卒未得安傳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世之人雖匹夫匹婦未悉絕之又况傳等世食君祿君辱臣死之時上為宗社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伏望台慈特賜矜察傳等無任哀懇痛切惶懼殞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謹狀追晚金人回云元帥府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者緣趙氏罪深也况聖旨丁寧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請復

靖康二年

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趙氏太祖孰知推戴。自立尚可。若今依聖詔擇賢者立。孰謂不可。燕早未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官僧道耆老軍民既乞行府選擇。行府及在京官僚未識可否。但恐在京自下為首。管勾者必可舉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今官僚等照會此意。若所推目下在京官為首。新書二年

管勾者可以早立。具本官名銜狀申。亦實即依已去文字。衆得共薦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申趙氏支屬。限不過今日發。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葬遣。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初十日。士庶傳聞此語。相與號泣入宮。上自軍中批御劄付府尹徐秉哲云。我以失德。為金人所廢。云可殫歷京城。無使喧擾。反為我

累士庶聞之。益更慟哭。新書二年

十一日黎明。上自軍中批御劄云。二月六日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聖旨。尊皇后妃太子諸王諸公。以內族出京。俾分團聚。自惟失信。因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餘萬姓。為幸非細。今因元帥府遣人。賫文字入議。附此無拘舊分。妄為禍福。速招連累。太上皇亦批御劄云。尚賴元帥寬仁。使父子團聚。速令太子出來。是日范瓊領兵往來宣諭百姓。趙氏已失國軍中。見議立異姓。今晚皇后太子盡出。不得邀阻。先是初八日燕王越王出門。百姓攔截。謂我國無主。不令出去。官司捕為首者戮于市。方定。至是乃預行戒約。嗚呼。閭閻下賤。亦有戀主之心。豈謂垂紳端笏者。乃甘心於負主乎。

山猶可以摧心泣血而號慟者也。是晚，皇子太子公主並在南薰門。百官萬姓哭送于門。太子傳令至謝，號哀震天。宮嬪輩多有徒步出門者。自皇后而下，止有被紵一附于車後。人々悲啼。皇后太子同坐破車。士庶立傍觀，心骨糜潰。

十二日早，孫傳張叔夜赴軍前。大金移文城中，令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議立左

靖康二年

張邦昌。邦昌治國事，並不得引惹趙氏。開封府御史臺徑集百官於秘書省聚議之。文臣承務郎武臣承節郎已下並赴議。頃刻至者無慮數千員，置層給劄，各令具名。銜及情願推戴邦昌為主。異議者押赴軍前。是日范瑗領兵把秘書省門，迫脇之外。開封公吏御史臺疾聲奮呼，勒令速書名。銜推戴者迫脇於內。士大夫相顧號慟，聲

聞于外。然亦無敢慨然立異議者。獨御史中丞秦檜獨狀論列，以謂邦昌輔相無狀，不以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付軍前面論。其餘百官所議，其略云：奉大金皇帝詔旨，元帥令旨，欲立右丞張邦昌為主。公等亡國之臣，荒迷不知所措，敢不推戴。欲別擇賢人，亦取自軍前指揮。

靖康二年

十三日，以御史中丞秦檜及百姓所議，狀繳申軍前。金人移文追取親王帝姬及駙馬并南班宗室官族甚峻。京城官吏一聽之而已。

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開封府解發公主帝姬及宗室等，節次出門，哀號之聲達于遠近。先取官吏及百工伎藝家屬。至是以尚有解發者，自內前徽南薰門貴

號呼不絕。如是者已十餘日。又遣
等例。皆徒步出門。不暇乘載。是日
傳聞所解發官嬪已一千二百人。親王二
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市井聚觀。莫
不憤嘆。無一人敢誰何者。

十八日。金人移文索太學博通經術者三
十人。如法以禮敦聘前來。師資之禮。不敢
不厚。學中應募者三十人。大抵多閭人。

兩河人官司支給三百千以治裝。
欣然應募。士論鄙之。是日御史中丞秦檜
赴軍中。

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禪學通經德行者數人。
開封府勾捕諸禪長老及首座西堂禪僧
等應募。每院不行十餘人。解發中復多有
遲。所召僅二十人。傳聞待過頗厚。諸
寨輪請齋觀。無虛日。是日又索應于經板。

官司搜求。獲時解發

二十日。早解發太學應聘之士三十人赴
軍中。官司備肩輿使之去。已刻到金人。再
移文令根括金銀。先是樂官醫官內侍狀
軍前乞取家中所窖埋金銀。開封府又莫
敢隱隱。徑令掘取前來解赴。如是者凡二
十餘人。又云。軍前籠中皆有金銀。二首震
怒。斥責根括官吏。以為向以為盡絕。各具
結罪文狀。今乃如是耶。故有再行根括。
揮移文督責。至緊至峻。官司無復敢拒。已
而揭榜曉諭。委四壁官根括如初。民情惶
惶。殆無生意。是日解發宗室官嬪輩猶未
絕。號呼之聲。所不忍聞。

二十一日。根括金銀解發宗室如前。金人
移文令議遷都事。開封府御史臺徑集百
官於都堂聚議。後竟不聞所議果如何。是

日金人督責金銀尤峻。后妃帝姬首飾之類並皆取索。又入大內宮人釵釧之屬悉皆抽脫。官司尤懼其未能多集。乃於四壁置場各數十處。堆垛官錢以收買之。金每兩三十五貫。銀每兩兩千五百。多有赴場出賣者。猶以為未也。又揭榜許以金一兩傳米一石四斗。銀一兩傳米一斗。是時民方艱食。雖有金銀無所用之。往往樂輸。

靖康二年

易。官司收金銀者日不下千萬兩。並節。

解發軍前。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頃管二十五日解發盡絕。並不得漏落一人。官司承命一切稟聽。尋悉開封府使臣大小。火下輩散行搜索。街僻巷無不周遍。小人無知觀望。輒於市井奮呼號令云。不得隱藏趙氏。如有收藏者。火急放出。庶免連。

累。如是所至號叫。官司繼而不問。又可以扼腕憤悶而泣血也。

二十三日解發南班宗室等絡繹於道。又載宮嬪出門者凡數十車。督責金銀尤峻。緊。又有軍前告禁中金銀。及內庫鎮庫銀塊者。並取索前去。

二十四日金人移文取太學錄黃宗楊愿二人。皆以舉人舉錄。近年試選每占高等。

靖康二年

者似疑為三十人中挾仇者所賣。二人託疾供申。後竟得免。

二十五日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為峻切。官司驚懼莫知所措。迨晚乃追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人並赴軍中。二酋震怒拂臂厲聲斥責。已而命執提舉官四人於監軍處敲熬之。提舉官乃尚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知質與給事中安扶也。既殺之後。

令簽級軍中以令於衆尸首矣南薰門下時監軍正處南薰門故也又命報催促根柢金銀官四人皆臺諫官各鞭背五十放還。是日大風折木至晚尤甚百姓傳聞殺侍從。搥臺諫。上下怖懼疑啓亂之端在朝暮持兵器巡警者又復如初

二十六日開封府御史臺催科金銀無所不至。自九品已下折為九等均定。金銀衣段數各有差。又逐坊陌家至戶到列為三等。金銀衣段亦隨等均定。上下催督急如星火。一戒騷然不堪其苦。自廢主上已來。金人之使日夕入城徑造宮闕。如詣私室。折花飲酒自相娛樂。至于乘醉揮花滿頭。聯鷁而出。睥睨行道。旁若無人。觀者恨不能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十七日督責金銀衣段。大抵尤甚初昔

時已刻李若水兄若水及從吏輩還自軍中頗能道軍中事云。金賊初廢上時蕭慶持詔宣讀罷。徑逼上脫去赭袍。盡皆撻裂。是時大臣何臬等悉在上側。驚愕莫知所措。若水抱上呼天聲苦為金賊所擊而繫。因累令金官高尚書者誘若水以高爵。若水略不之顧。至初八日又呼若水去議立異姓。為廢主事。若水大聲抗論云。皇帝非是失信。以祖宗積累之艱。三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不敢輕與夷狄。唯義所在而已。且如元帥自去年冬城陷。日之後。再盟主上。軟血未乾。又復違負。又去金銀所需之外。種。需索無厭。貪人土地。取人婦女。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一巨賊矣。吊伐豈如是乎。二酋大怒。令搬下殿。於青城東華門敲殺之。臨死罵聲不

絕于口。自夷狄強暴。傾危王室。士大夫能慨然以身死社稷之難者。才聞若水一人。而秦檜亦其次也。萬世之下而不能掩其惡也。

三十八日二十九日解發金銀衣段。又如舊時表段舊不用紬布等。至是悉要般檐者不絕於道。傳聞城外衣段堆積如山。有腐爛者。竭府庫困民力。可勝嘆哉。

三十日上以狀達二酋乞飲食衣服狀。遂開對府。始敢令人般檐御前服用等。士庶聞之。無不慟哭憤恨。

三月一日金人告報城中。欲遣張邦昌入城。御史臺檢準故事。例宰相入城。百官合迓于門。徑行曉諭。文武百官於未時前。悉詣南薰門。迓少宰公。相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者。又千萬人。范瓊注長源。諸

統制官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人送者及門而迓。邦昌之入也。徑詣尚書省。百官敦請即皇帝位。猶豫未決。先是軍前指揮如不肯即位及城中不願推戴者。先戮大臣。縱兵洗城。官吏至是乃不敢不敦請。邦昌與庶官相見。慟哭盡哀。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金人節次移文督立邦昌僭皇帝位。文武百官軍民等。凡四日並詣尚書省敦請再三。邦昌退避而未敢。

初六日金人督立邦昌甚峻。乃議定。令初七日。擇時僭皇帝位。是日早。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等。觀事勢至此。慨然起兵謀反。正班直散祗候。凡三營並殺血屬以應。時未起為人所誦。范瓊尤言變亂。因部兵各

殺五十餘人悉潰散輩父子并為首者並斬于梁門外嗟乎輩誠若有志之士奈何事未及成而身遇害悲夫

初七日辰時邦昌僭皇帝位是日金人遣使命五十餘人素騎數百從之持冊命立邦昌自尚書省慟哭入幕以更帝者服少刻出北面再拜謝恩金使跪進冊命國璽再拜謝金使退文武百官行導入宣德門

靖康二年

服赭袍張飛蓋御文德殿受賀

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百官赴常朝如儀以王時雍領尚書省門下省事以徐秉哲領中書樞密院事士大夫請致政者紛然吏部悉從而不拒

十一日宴金使于禁中

十二日金人移文督索金銀衣段又峻云金銀元所需千分未及一開封府將在坊

巷見在人戶等第撥配限三日納足如不伏納之人全家押赴軍前先是金人索在京人戶口數開封府張大其事以七百萬戶即軍中詢李若冰亦以此對金人無厭之欲見京城戶口之衆至是乃令將坊巷人戶等第數配意欲於七百萬戶中盡行數配所得不可勝計也開封府奉行莫敢論辯乃以見在人戶隨高下配定成數揭榜門首督責於日下送納雖細民下戶亦不下金三百錠銀三百錠小民以見抑配太盛復出於衆但相與戲之借使變餽釜為金銀化屋宇為衣段亦豈數數納金人自以為必得而准望責督繼踵不絕也十三日金人督責金銀衣段益峻官司征催莫敢少怠又散榜逐坊巷具人戶單名及所攤認數委本廂地分分頭催督急如

星火。小民應之而不拘。官司亦且無如之何。

十四日邦昌遣使軍中致書懇免征催事。其書云。此以冒膺緝禮。願展謝悰。雖歷罄於忱辭。終未達於台聽。退思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實軫卹危之慮。民志未定。顧未有以得其心。事緒實繁。念將何以息其動。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衣段。稿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寔。頗知罄竭。委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或論官吏罔敢不虔。仰荷大恩。敢不思報。而利肌體。豈足論酬。然念斯民困弊已甚。闔閭日久。餓莩頗多。欲撫養則無資。澤以厚其生。欲拯殄則乏米糧。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刳繒自尋。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

不啻履冰之懼。與其跼天踏地。冀救於黎元。曷若歸命投誠。仰祈于大造。伏望察其懇迫。賜以矜容。特寬冒浼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則終始之德。遂全萬姓之死亡。報解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期於沒齒。以答隆恩。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征催金銀衣段如前。但絕無輸納者。邦昌偽命令官司並依舊修飾職事。國子祭酒學官等奉行不敢懈怠。見尋曉喻諸生。須管置課冊。假曆簿書等。諸生笑而不答。

十八日十九日征催稍緩。莫知其故。保康門清晨大火。焚數百家。方息。

二十日邦昌偽命國子祭酒董道撫諭諸生。慰勞備至。道承命巡齋。宣布邦昌之意。自圍閉諸生困於糞鹽。多有疾故死亡者。

迨春尤甚。日不下死數人。至有十餘人。邦昌見之。乃有撫喻之使。又命專選醫官十人。於齋日。逐看候。各人給藥食之資。各五千。學中被疫。氣無甚於今年。自春首至此。物故者二百人。先是日就齋。學生蔡延世。夢有金甲神人。於太學前箕踞而作。顧左右百餘人。令取鐵於東南方。有一人曰。曰。此何為者。神人曰。要葬太學之士。復曰。曰。其數多少。神人曰。幾半。中有一人披髮目赤。取水南北呪曰。得吾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流浹背。計自春初。在學者才七百人。今沒故者已三之一。亦可駭者。後病疫者。往往只以黑豆湯取効。由是一學盛傳。服之者無不愈。疑其神人呪水之異。黑豆湯似亦可廣傳於世。因附于後。黑豆二合。炒少香熟。甘草二寸。炒令黃色。二味以水二

盞煎取一盞。時服之甚良。

二十一日。先發解醫官使。等有人入城者。被二首指揮。聽請假入城收買藥材物料之類。其醫官各於行李籠篋上揭榜云。大元帥府。祇候醫官某人行李。或云相國元帥府。小人甘心從事於犬羊之衆。尚欲矜耀。此所以為下愚無知者與。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云。節次所需金銀。並係犒軍之物。雖所需未及千分之一。然念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征。督重困斯民。已議稍止。邦昌命開封府曉諭。

二十三日。上自軍中批御劄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素為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缺少厨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庫支一作借錢三千貫收津遣至此。勉事新君。無念舊

主切祝某上王徐二公士庶傳聞血淚迸

二十四日軍前放還僧道官吏百姓入城者凡數千人路允迪沈晦亦預其數

二十五日傳聞金人前軍已啓行

二十六日城外火光亘天傳聞金人焚燒

寨柵訖

二十七日邦昌偕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

清帝二年

四元

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素服北望慟

哭太上主上北行

二十八日邦昌服赭袍張飛蓋乘馬出南

薰門餞別二酋及午而返連日之出所過

設香案望起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

雍徐秉哲吳玠莫倚輩也

二十九日五更太上皇主上北行傳聞太

上皇在二太子軍中

粘罕軍中主上

帶青氈笠子乘馬侍衛百人後有監軍隨之亦有隨行猪羊十數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角掩面號泣燕王越王各得一牛車餘皆步行不能行者驅之使前

四月一日金人班師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樓櫓後分撥兵衛當開閉守如故是日民間聞犬羊之群既空恍若再生競欲登城觀看者蟻集鱗次惟悵望鸞輿播遷為

清帝二年

五

之悲爾

初二日四壁下工修飾樓櫓委侍郎邵溥

都大總管其事置修城司辟官各一員

初三日范瓊領兵出城搜空

初四日邦昌偽赦是時天下勤王之師范

尚書趙資殿領兵南京

初五日王淵到闕屯通津門邦昌冊命元

祐皇后

初六日百官起居元祐皇后于延福宮

初七日宗室敦武郎叔向領七千人到青城屯

初八日邦昌偽命賜學校恩各有差是日

開諸城門

初九日有司備禮冊命元祐皇后百官致

慶

初十日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手書

元祐二年

至

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復回避

內諸門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

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四方勤王之節到

闕范瓊揭榜仰四方客旅未得輕出

十五日李綱檄諸路勤王之約八九路

十六日開封府榜秦鳳漢番人馬自備衣

甲口食去厠殺約三十萬人

十七日范瓊除龍神四廂都指揮使兼四

壁巡檢使

十八日開封府榜兵馬副元帥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人馬掩截金賊

十九日二十日宗室叔向即青城發青旗

入城召募忠義救駕

二十一日大元帥余東南道總管趙子

崧奉大元帥康王劄子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母后節次

元祐二年

遣使迎請康王至京城

二十五日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並赴

南京迎請康王

二十六日太宰邦昌率百官乘舟下岸赴

南京

二十七日括船綱運及乘載宮嬪等赴南

京

二十八日祭酒率太學生等百餘人捧表

赴南京

二十九日三十日康王卽次移文撫諭京

城士庶

五月一日康王卽位南京賜赦天下改元

建炎後一日赦到京

赦文門下朕

皇天祐宋卜世過於漢唐藝祖承周受禪

同於舜禹列聖嗣無疆之厯保邦崇不拔

之基屬以朝茲稔成邊釁侍中都之安富

忘外敵之憑陵馴致金人來犯京闕初登

城而不下終邀駕以偕行痛念鸞輿遠征

沙漠宗族從而遷徙宮闕為之一空仍抑

臣僚俾儲位號朕以介弟之親而受指開

元帥府以總師元翰敵愾之心亟率講和

之詔豈圖變故終致阽危蓋嘗指日以示

三軍使前迎而後請不憚漉血而檄率土

畀外撫而內親而三軍大夫與萬邦黎獻

共致樂推之懇靡容牢避之私謂疊、萬

機難以一日而曠位創皇皇四海詎可三

月而無君勉徇群情嗣登大寶宵衣旰食

紹祖宗創業之基疾首痛心懷父母播遷

之難顧號令之久隔衆周繫心軍旅荐興

農多失業慰民耳目之注敷朕腹心之言

爰布湛恩誕綏區夏可大赦天下於戲聖

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同發之憂思天子必

有所先朕故寃在原之急我文武之烈

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

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於受君其一

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俟兩宮之復

終圖萬世之安副我憂勤濟、康又

詔書五月初十日朕遭家不競二聖播遷

單子一身義不得死三軍大夫群黎百姓

戴宋惟舊用歸屬於眇躬朕欲身先士卒

北首赴難。咸曰宗廟之重。不可一日乏祀。且將攝行國政。俟時復辟。則又曰天下之大。不可三月無君。遜避無從。百却復至。蓋祖德澤在人。固若膠漆。天其或者崇降災咎。以警懼我宋。是用思慮祖宗之奮。仰承天意。庶免悔禍。以輯寧我邦家。賚及赤子。嗚呼。惟孝悌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慎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秉正論。屏側言可以達聽。惟近正人。遠寵倖。可以成德。惟守大信。可以茂遠圖。惟有常德。可以立武事。不弛不擾。慎終如初。或穰不庶。免降監。俾復我父母兄弟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詔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雖有失當。不以加罪。謹聽斷除苛矯抑末作。去侈靡斥聲樂之奉。絕

改遊之荒。非奉典禮。尚方無飾。繡繪非急。繕治大匠。無營土木。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僞工。弗利於衆。非飲食衣服。皆可廢。有宜於國。非赴湯蹈火。皆可為斷之。必行無惑。有一羣臣。狃於故習。有以祥瑞聞。褒頌功德。浸於導諛。諱隱過。尤務在蒙蔽。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臺諫懷慝。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赦。朕臨之始。德意未孚。于上下用脩。播告以敷。朕心茲言。不食咸。朕毋忽。又六月初九日。朕以菲德。獲承至尊。以臨士民之上。屬時艱難。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湏於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區夏。百有七十餘載。德隆恩普。亘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因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義安。蒼生蒙福。

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師墜其姦計
都失金湯之守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
遷六宮皆從逮朕叔父兄弟宗族戚屬悉
被驅迫禍故之臻振古未有是用夙夜震
悼于朕躬念父兄屈虜庭憫生靈重
罹于兵革飲泣嘗膽

孤臣泣血錄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舊本題宋太學丁特起撰所紀自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五日起至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止載汴京失守二帝播遷之事徐夢莘北風集頗采之文獻通考載其書三卷又補遺一卷此本僅存一卷然首尾完具年月聯貫不似有所缺佚者殆由後人所合併耶其中稱范瓊爲高義而於瓊殺吳革一事亦無貶詞頗乖公論特起不知何許人又直書太學生丁特起上書者三皆不似自述之語前載特起自敘粗鄙少文其敘事亦多俚語豈當時好事者所爲以特起上書有名故以託之歟此本爲明吳思所刊前有思序而附載汪旦復評語語皆凡鄙仍多舛誤如吳革起兵謀反正句實以當時僞楚僭號故以反正爲文乃誤讀正字屬上句謂以謀反書革乃特起之微詞則其謬不足與辨矣

靖康蒙塵錄一卷附建炎復

辟錄一卷

不著撰者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靖康蒙塵

錄一卷》提要

靖康蒙塵錄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京師立春節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于迎春殿至日太常寺備樂迎鞭而辟之北常儀也是月初五日夜守殿人聞殿中哭聲甚哀聞擊朴之聲移更乃止洎明觀之其勾芒神面有淚痕滴漉襟袖猶濕其牛首墮于地有刀斧痕吏白有司遂更修補以終其行事識者知其非吉兆也初九日遼報金兵留屯河朔猶豫兩持似欲復犯京師太上皇遂出南薰門往南京十九日報金國大兵已分布河上敗河進梁師成奔城南走兵已渡河二十九日兵至毛桃崗駐軍作大寨居民奔入京師老幼者囁蹙于道間有強壯劫掠外城大火焚燒二十餘家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師攻諸門甚急十二日以聶昌為都太守禦提舉司虜遣使入城詣和乞以黃河為界二十一日京師戒嚴金人兵退封兵卒需索金銀牛酒搗師依契丹倍增歲幣朝廷許之三月初金人退兵北去至懷州相國有文字至軍前乃粘罕之文也其畧曰今南宋已求和好許增歲幣仍有割河之請未有定議今大軍已駐河北諸郡已定可否彼若不從則吾已持其物而求其遺此計之上也

于是金軍雅明言北渡其定只在河南未嘗命也初九日金國粘罕加封征討大元帥仍令從使行市且降書曰今南伐之兵已踰河洛直犯汴京也雖武之威不復有過可甘辭誘和以得其主比聞彼皇南幸可保彼入京口併兵攻陷停庸以歸繫頸以帛朝之宗廟戒之顧也昔我之攻契丹童貫持貳以俟我今既得勢安可不順天命以滅滅而興萬世之業昔楚子圖也尚能興滅陳蔡我師威行電掃前破契丹如摧朽撫腐乘勢不取必貽後悔彼上皇之南幸也蓋欲料兵江淮以異勤王之師俟其渡京併力

困之此萬世一時也若欲和議以河為界宴所未常天輔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帥府施行十五日粘罕遣人入城上書請歲幣金繒及車輅茵薄儀式及請移大河北諸日下罷兵交割二十一日金人收河南北岸兵馬北去五日少帝上書請上皇歸京八月粘罕大軍屯駐薊郡且遣使至賀上皇歸京其宴探伺也九月十一日粘罕又遣使入京求和仍需金繒以緩我師朝廷大臣皆無謀策幸喜姑息于是上下苟安不復有邊虞之策矣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金人粘罕不令大兵南行已及河界十九日復聞京師

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南議和入割地事十二月五日遣兵入城搬挈書籍并因計監三省六部司武官制天下戶口通人民財物及宗正牒譜初九日又遣搬運法物車輅茵薄太常樂器天鍾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斗米三千貧民飢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剽掠富家有一將在天津橋下蓋天漠也割坐甲士百有餘人民不敢過此壯者為之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往城中閉戶不復出入時有乘福帝姬侍

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內其賊使人叱止之呼令出騎帝姬泣曰我貴家子天子為我死安可出見金兵促左右急行兵怒使人拽止之又令拖出使後又行金人笑曰美婦人也汝有夫乎帝姬泣不能對良久曰今兩國已和汝安可如此無礼其人曰我兄為北國大臣富貴無比若能為其妻不亦為南朝富貴也語終使之後行復顧謂帝姬曰小臣有香纓一枚可以代兄為定物遂于懷中取其珠香囊一枚手持以獻帝姬不肯受金兵執姬手令受之金人乃笑而退其後皇族北去帝姬竟為金將兀所得蓋粘罕之次弟

也粘罕兄弟三長粘罕為金國元帥次擇利金國北
部大酋長者滅契丹首擒天祚者而其人也次野利
為大將圍京師先登陷京邑領兵駐天津橋是也二
十一日金遣使入城且言國主有令于京師中選擇
十八以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先後宮祇應于遼坊巷
二十四廂擇民女子選擇出城父母號呼聲動天地
其子姓之為金人淫汙留而不出城亦不歸家靖康
二年正月一日金人入城朝賀頗不為礼初九日北
主下令粘罕曰此間已破汴邑所獻物色不甚為急
可速擇異姓主以為主以慰民望況我所居北國南

地非我所便南京二主可令來朝事資速行十一日
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十三日金人軍前
降指揮言北國有旨令契丹國海濱候耶律延禧及
西夏侯李智先與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粘罕及皇
帝吳乞買同上天金皇帝徽號及命有司擇日行礼
請皇帝詣營署召進奏十四日再遣人請車駕來日
詣軍前奏表十五日車駕不肯出金人持出入城上
金尊號表有云輔天佑應運通法古至今皇帝之文
仍書云臣姓南宋皇帝又于下請署御名上現之喝
咽泣下且曰朕上失孝通昭爰上皇下失孝通雅稱

萬民今幸兩國和好苟屈已以存孝通朕復何辱金
使持筆進請皇帝書名乃去十七日金人遣使入城
稱北主有命宣示南朝太上皇其使命且去頃復見
太上皇、、、令左右接請使者云北國主一勸請
皇帝自受太上皇呼號不得已接之書曰北國金皇
帝書甘弟南國宋皇帝近者北連無通殺伐無上朕
既滅滅以寧人民以開皇圖大有華夏北緣奸臣
賀蔡宗詔誤兩國以致禍亂使勞我師遠至汴京今
以取時弔伐以遂和好秋姪是序進幣是行汝可應
令保育天和以撫萬民以河為盟萬歲一決吾無仇

言汝其知矣天輔十年月日其詳泛濫其偽皆甘請
不實之語不復備錄其使仍口傳北國之意曰皇帝
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結好為兄弟不請一切生疑仍
可罷兵今將到真珠袍一領是國主皇帝朝服今獻
上皇帝請收領良久請皇帝進上謝表太上曰今兩
國通和且可稱書不可稱表使者復言曰北國皇帝
本意廢趙氏立異姓天皇帝為故事我元帥諸貴人
勸勉其事且止陛下尚不從順其不可已也今大兵
再至汴邑不比去年幸陛下照察不可以小屈而亂
大謀帝難息從其請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聘

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令者兵馬遠來所議
事理令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
二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鼎分廂拘括民
戶金銀釵釧環鈿等星鉢無餘如有藏匿不賣出者
依軍法斬報殺害往刑及無辜二十三日金人遣
人入城持北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
帥府請南朝皇帝到軍前面議可否申奏二十九日
金人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責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
京二主不可復居宜于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
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為天水郡王少帝為

天水公於吏官外築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
宋王到軍前共議申奏使者謂少帝曰國相元帥教
教遣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
帝手詔陛下之意何如少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
曰事急矣從則福逆則禍陛下為天下所誤以至于
此尚復取臣之言恐禍在不測況北國皇帝寬慈正
直不比南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
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即遊鹿將騎兵七百
餘人至內門林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入奏少帝
登門即遊鹿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已曾

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
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我來見事國
王其若何兩月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蓋昨已有盟
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皇帝指揮少帝曰
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
候面見元帥說及尔且退即遊鹿曰陛下十一日若
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復白帝曰我衆人馬
七百餘人欲得少攜設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
時左藏庫金帛並已罄竭乃于宮中需索得金釵環
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

兵營百姓數萬阻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
不測涕泣不與行帝立泣下范瑗被縛怒曰皇帝出
為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旦去暮即返矣若
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失怒爭罵投瓦
礮以擊之瑗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轡之人也車駕遂
出城至軍門軍吏止皇帝于小室曰元帥寢未興可
俟于此客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時帝
徒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國酋長不知
中國礼義曲折乃指而升階命左右曰坐帝西向粘
罕南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侍皇帝乃

祇應正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
國詔書別立賢君者皇帝視之不語粘罕使左右白
帝曰敵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願何事不可粘
罕復令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陛下歸朝幕等
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
食帝不復舉移三時間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
歸宮矣所請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造
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酒
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嘆不能食時夜闌寒甚帷帳風
急急不能安倚案凭坐左右勸勉帝泣涕不言而已

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謂國王同元帥發表介人引
至帳下就次升階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
其表示帝觀之其詞曰臣姪南宋國主趙某今蒙
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室賢
者立以為君敵不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
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元帥日別具中
請書後復如前請帝署名帝從之封職畢帳下馳一
騎黃旗素馬前去說方命左右設椅粘罕南向帝東
向少刻有紫衣人至粘罕与帝並與身紫衣人望帳
下馬升階坐面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

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
復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杯紫衣者曰陛下
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
粘罕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者尚同
坐復飲帝歸至幕天尚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
右有綠衣者謂帝曰臣河北人也為大兵所虜本具
陛下赤子使令監視陛下今入虎穴出無由矣陛下
若能屈節于紫衣之人庶几有少更改不然無路歸
國矣語訖回顧而去良久再來手持羊肉一塊進曰
陛下可少啗以禦寒帝不能食却之因問綠衣者曰

汝何姓名今為金國何官答曰臣姓趙名保安金國
為相親更蓋臣有三妹皆有姿色為粘罕寵嬖故臣
為親從以伺察陛下行止因問曰早來紫衣何名何
官答曰此北國皇帝之后弟也姓野郎舊名多波今
為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之上今暫來此要往東京
取選擇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往北去也
少頃天明有褐衣從者十餘人列帝之左右語言不
不可辨別俄聞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
帝與之接坐語不可曉帝但加礼告以周旋少不回
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

杯連四五杯帝亦舉一二杯酒退頤左右謂帝曰元移大多左右解之曰元移大多安心也蓋夷語元移安也大多心也揖而退去三月十三十四十五日上在幕中粘罕使人守禦且稱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俄有吏持文書若紫牘者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倪也粘罕使人謂士倪曰今命汝入城說與南朝皇相於見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明密地申發以唯備金國皇帝有旨到來別立賢君長語訖指揮退去又

擁一皂衣吏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于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于其中作二王宮邊置必言說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從命容具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安元帥之賜也粘罕有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為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可徒其萬一規其人而語帝曰這幾個樂人是大家人今日照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耳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達左右送

帝歸幕次坐久有人傳元帥命曰來日一面歸京不可更來帳下也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門遙見禁衛列于外車駕入城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大雨雹城中金人剽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金人引火焚戴樓門二十日粘罕遣使入城白帝曰前日所說擇賢擇地作宮室二事可速置一二日間北國皇帝有文字到便要用也帝唯唯曰一面議論時衆議推康王及欲將南安寺為宮以白粘罕二十

六日金人復命曰來日文字到請國王到軍前見元帥二十七日帝往撚芳園見太上皇父子相持涕泣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遵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因以掣賢為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為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即康王之母也言曰二宮今計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曰方兵起京師金人校計必未止于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于京師惟陛下熱計之二十八日帝與太上同早晚膳粘罕遣人入城餽太上酒十瓶言北國皇帝

所賜者三月初二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皇
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
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少帝及太皇
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太皇未出
城不妨先至皇帝至軍前初三日車駕幸出虜營至
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
姓為主遣人持詔書遠達不復可辨使人擁帝降自
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疎缺守以刀刃自辰至申
未得食帝涕泣而已先是帝將出幸書便可即真來
救父母押九字于衣領有宰相何鼎以召康王與

以圖恢復中興且在路中儘旨付開封府曰趙氏孟
子可以為檢討付來其意指延壽宮孟太后也是日
帝室中至暮有一番奴持一盤肉有酒一壺于帝前
曰食之帝泣而言之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無
憂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床席可寢但有木
凳二條而亦無灯烛窓前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寒涼
帝遠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
見戎衣者數十人引太上皇旁門小通而去帝欲前
問太上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初四日至十五日間
皇族后妃諸王累至軍中日夜不至太上與帝各

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其
他王姐帝姐各為金虜貴人分去京師百姓涕泣七
日不止以至抵阻大上及帝車駕不使出城復為范
瑒所殺今更不著述諸王妃事只記二官家行也十
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掖二帝至階下傳北國皇帝
詔曰汝等父子上負祖宗下負民物咨為奢侈忌公
狗愛以至結衅外國禍起內州天人俱棄不可復君
宜擇異姓以代宋族今元帥府責開封府吏以下保
明策立仍令趙氏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遣
發前來帝與太上聞言相對涕泣不能言粘罕曰所

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也粘罕謂左右曰急持
書開封府索康王少刻与太上共居一室侍衛數人
醜陋而其言語不可辨帝与太上自此日惟一食一
飲而已夜宿竹簟之次時天氣風寒侍衛人取茅及
香穰作煖火太上与帝同坐向火至明是日粘罕左
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民婦之服易二后之服侍
衛之人特以南家子呼帝及太上飲食皆与彼同寢
戶兵中甚衆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太上及帝曰
元帥合遣汝赴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去
南朝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矣帝与太上並泣下

時鄭后因此喪心腹疾作疼不可忍卧于木椹幾絕米后為其撫摩四人相對而泣騎吏怒曰元帥命已下來日發行詐疾欲何為者少帝告曰母后心腹疼不可忍君豈不見其面色安敢以詐為某未孝逆父母至此倘或見怜以杯為或涕陽見賜他日厚報衛吏稍解色曰此間無湯藥或此左右以湯湯一杯進后飲之痛稍止而泣曰妾之不幸大矣因國破七難生何益是夕宿于野寺中十八日早騎吏前曰可行幸馬四匹令太上及帝二后乘之北行二后素騎吏遂掖而來之鄭后病未已伏鞍行十餘里路

旁有數人見之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因奉上飯羹二盃孟太上及帝米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人皆衣青袍及二帝不可辨不知卑少何由知之卑老曰吾以面色現之可見況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有疾有湯藥否卑老對曰無止有鹽酥可煎而食進之騎吏怒其滯往促行之騎吏掌行者千戶可言姓幽而名骨碌都常以言戲米后復恣無礼索踐行之次米后下畦間旋溺骨碌都從之乃執后臂曰能從我否米后因泣下戰不能言遂亦發病不能乘騎

骨碌都乃掖后同載馬上行至晚約行三十里宿一寺間聞寂一室寺也是夜月初上明照廊廡骨碌都使人持茅焚火烹食以啖二帝于室二后皆病不能食骨碌都乃自手煎羊羹以飼之曰休婆婦休惱我保護你四做到燕是夕鄭后病甚而米后驚悸不已心復作痛骨碌都以手撫腹曰病已三祝之曰尔強尔強其無礼若此至天明言于少帝曰為我說与你妻善事我即保汝為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碌都早食与帝及太上下后並食于村店時鄉村荒殘無復人烟有里有屋一二所而后族

愈少帝涕泣日夕不止不能食骨碌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餘口皆流徙于北矣其女子美貌者為人所取何獨者一朱皇后不能信識諸曹以作前程之托吾素非胡人乃大朝耳亦以妹奉元帥故得身至大將富貴無比今汝西骨碌都是元帥改之耳吾本姓王河洲人也汝父子為官家崇運花石綱後使天下人苦君不堪言今至此天報耳尚何怨耶少帝于是不敢復言但日吁嗟而已二十一日至封丘鎮早食山坡之下馬踡草而相躡而飲食皆坐地上復無椅桌時雨霽路渾不可行帝与太上及后皆在泥

中伏蹲飲食粗糲形容黧黑目睛並昏傍有溝水太
工誤墮其中衣服沾濕骨碌都拯而出之馬驚失躍
傷鄭后之足朱后手絞太上衣其去水而上馬以行
是夕宿館驛中二十一日十九行次黃河岸欲
渡有舟自北來工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大呼骨碌都
曰北國皇帝鈞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
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人知其
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汝本一兇賊吾兄待汝以至于
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于
河碩謂帝曰為我說此婦人為何人也帝曰某妻朱

氏其骨碌都數有無禮侵犯若無告處將軍令殺之
無乃雪我之耻乎紫衣人曰汝識我乎我乃元帥弟
澤利也帝拜謝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岸及衛州垣
邑縣之西安鎮駐軍宿焉是時澤利所領兵甲千餘
人并日騎吏仍共二千人劉寨夜月明澤利所帶婦
女四人遂置酒命二后同席共飲二后聞之不勝其
辱不能即席澤利曰汝病不能飲乃持此二杯飲汝
上王其恩當俟他日報我乃遠二后持酒入房以飲
帝及太上下二后入衛州城百姓皆以為金人不知
中有二帝二后時有買賣者入館舍或寺中与金人

皆易飲食及二帝為金人所問店一小室以兵甲甚
嚴寨日中始得豆餅四枚四人共食時百姓或有知
其事者自窓隙中令人饋以飲食間或又為守戶者
所奪在彼留半月是夜渡出城外二十餘里宿于安
國鎮之北明王寺少帝以飲食不節驚惶漸作泄瀉
之疾日走數十里又為監者所詬惶恨不敢復言二
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至懷州入城澤利往侍酒无
礼二后或時窘罵二帝城中有富家數十戶澤利時
遣人剽劫酒食財帛子女以自娛又常鞭撻下人是
夕帝渴甚告監者以水進偶澤利過前見之遂手殺

其人于帝前帝大驚滋甚碩謂帝曰可安穩到北京
莫得生事若還郎主不是要活底你死已多時自是
帝見澤利必驚惶而後定二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
太上下太后皇后自離京未嘗滌面至是日野次清澄
四人方掬水洗面濯臉相視哽咽不勝傷惶有人獻
牛酒于澤利者澤利拔刀切肉啖食飲酒連五七杯
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吃也復視朱
后笑曰這一塊最好你自喫之方飲食次或有人言
知縣來相見乃見一金人衣褐淨條袍皂靴裹小巾
執鞭揖澤利又辨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刻澤利來

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以所執鞭欲擊之后不勝涕泣乃持杯作歌曰如富貴兮厭綺羅衣長入宮兮奉尊陽今妾頓首流落異鄉嗟造化兮速死為強歌畢兩手持杯向澤利曰元帥上酒澤利笑曰歌中詞句再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昔居天上兮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歸泉下兮此愁可飽乃舉杯向知縣飲之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為澤利所擊手及額知縣勸止之曰

更可唱歌勸將軍酒復奉杯付后手中曰勸將軍酒后曰更不能矣願將軍殺我死且恨復回身欲自投庭前并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逼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底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是日四人無晚飯澤利使監視愈甚以至執縛于柱毀罵百端惟待朱后稍緩蓋澤利思之私也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至徐村自信安縣行至徐村二百餘里並無人烟至是澤利分兵馬一半先行持文字報捷先至真定留一半護衛是日中時自北有軍馬三百餘人首領見澤利下馬作禮語言鄙陋不可辨認其

中一句可辨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到建康二十七日到白水鎮朱后又欲投水鄭后攔止之澤利怒曰可縛之乃與鄭后連索臂腕用馬夾于馬隊中引行望見一堡極高上有旗幟書周鄭二字良久寨門開有土豪兵甲約有五百餘人皆長鎗大棒弓箭往來衛擊澤利與之合戰流矢中太上傍一番人之臂太上甚惧其朱后乃河北鄉民強壯叙集保護鄉民村者自辰至申鄉民為澤利打圍稍敗去駐軍大林中府執鄉民者澤利呼前而謂這四箇是你大宋皇帝皇后今汝歸去告報諸鄉即日歸降遂令二帝及

后四人言我是南朝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鄉民不覺淚下謂帝曰我這一鄉周鄭呼聚三千餘人比連真定南接懷衛約有三十餘處此是鄉兵強壯者日奔兵南望要見南宋官兵前去破殺金人今官家被其執縛我等鄉兵不久自散也又聞康王入南京做官家不知如何也澤利曰康王也被捉後面來所執鄉兵令放去是晚帝及后皆宿于野中上无遮覆至半夜有微雨雪自北起衣服沾濕至曉大雨泥中雨前行數里方及一寺駐軍于中方得休息移兩止皆水漲過身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並在荒野

中行不知里數其耆婦皆于馬上食于糧肉及有據
據到飲食隨行取水煮食帝及后微得此食是日晚
澤利解衣數件泥污皆通令沐浴后就野水中洗濯未
后不能拿手鄭后洗之二帝太子水邊自洗身中泥
污衣服是日天氣稍和望中林木青翠山色可愛野
水清淺自山中流出正駐軍城北有騎手持黃文字
至澤利前曰速行、澤利唯、其人向前鞭馬而
去四月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後此催促急行
不得少緩是日不住行飲食令止馬上吃干糧及肉
炒麩至晚約行百里宿一古寺初二日少立寺門外

澤利立山門上遙見一簇軍馬自南而來約有五百
餘人中間擁十餘人皆是皇族內有宋福帝姬康福
帝姬相國公可辨餘俱不可識皆著青袍白袍二帝
后遠與視奔聲大哭左右催促行不及一語而遇移
時又如前有軍馬簇擁皇族又有二十餘人在三十
里外直奔來行不住足又少頃如前軍馬有一軍馬
人至寺前謂澤利曰此隊中有康王先去燕京也言
訖去甚疾移時累、不絕凡過軍馬十八隊皆是擁
送皇族北去二帝二后但傷痛流涕不止不復形容
至日晨猶催行至晚後騎報鄉兵散約千餘人在北

寺中屯住澤利叱左右曰分兵一半前往殺乃遣次
將骨夜叉將軍馬前去迎戰至夜半令人回報殺得
人兵四散得糧食而返初三日過一坡澤旁其中殺
倒死尸堆積臭穢不可近有狼二頭在其中噬嚼尸
肉見人驚散鳥鵲鳴噪可驚可駭是日在坡野中天
氣稍熱無水可飲帝渴甚不供甘旨自三月半月拘
執甚急雖便溺必使持刃隨從自初五已後不復能
記月日蓋行廣野大遂日以飢食為念不復記憶也
但云或日覩者自可見其次弟也或至一鄉村數
十家見澤利至俄有一褐衣前拜澤利辭上酒食帝

及二后亦有酒食頗豐腴或日至一縣不暇問名亦
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知縣者乃一番官見澤
利畢次見帝及二后曰小番取得肅王小女為妻要
見王后乃引一女子前拜視太后等泣曰吾肅王小
珍、也呼太后為婆、朱后為姆、曰前日為軍馬
擁逼至此其首領萬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兄弟
將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前日此縣中諸皇孫凡
十七人皆諸番人分去或為妻者或為妾者東西南
北矣拜說未畢知縣引回是日晚宿一豪家主者接
澤利甚有禮中夜飲酒命妾教人出勸酒于庭上命

兵士數輩執縛帝及后于度下以至使溺澆之不能
及夕勸酒婦人皆美色艷服良久酒罷澤利與豪家
趨別館美女吁嘆相謂曰吾與汝皆是太上皇女孫
今日伯、做官家不好事多不如我公、做官家快
活今落簿在他家做婢何有出期再三流淚為人所
呼入度牒而去或曰至一州亦不記州名郭內人烟
稍密于他州郡澤利在駝中安泊知州與官員來相
見者皆是番人買賣百姓有來館駝中聞知是二帝
二后被執縛往、亦有淚泣者或默然或低聲語曰
南京有官家張邦昌 是金國策立纔做官家便呼

康王即位大金官家怒已差四太子領人馬去收復
也時隔窻聞之方知康王不在番中日前騎兵所言
康王在隊中蓋妄語也是日稍、得食但粗糲不堪
尔或日到一縣極荒殘有屋七八間城郭皆缺裂有
一女子年二十餘路旁垂泣曰我乃南朝皇孫女因
病為大軍掣到此不能存活見太后過乃拜曰帶取
奴、去后不敢當左右或報澤利視之微笑曰就去
左右遂扶上馬而行是夕宿于夜寨澤利醉深其女
子醜惡之聲二帝皆聞不敢開日次遇有餘食皆與
女子分食謂米后曰你不如他也或曰行及一城不

是州是縣止有番兵二十餘人並无百姓首領澤利
再拜懷中出文字示澤利乃呼左右去帝冠幘衣帶
如囚狀坐一小室良久有人持文書示帝曰可依此
式作表達燕京一兩日中到燕京也其文引晉懷愍
及孫皓劉禪石少主故事乃尊大京為湯武北城契
丹而又減南宋功德魏幾及請罪免死之意持文書
者呼左右取紙筆與帝曰速寫、帝不得已乃作
表書云亡國因俘趙某及婦妾鄭氏朱氏謹再稽首
拜大金輔天佐運順道法若至德皇帝陛下重念其
承祖宗基業立國為君不能上順天命下撫人民信

諛臣之言怙怨外國循賊臣之意情辭華夏致上國
興弔伐之師下將作向明背暗之行今一家虜百口
飛分父子二妻聽命陛下伏惟陛下德過堯舜威勝
湯武既以減國當異姓而二子之誅尚祈哀念併與
赦宥云、文成多為改削其中猥慢不欲具錄其末
句有云慙慙屬未知今日之臨湯武文高昌敵此
時之奉是日作表出行三十里抵深夜月明方止或
日見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門及列兵二
十餘人甲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為
執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榆柳少立庭下堂上金紫人

朝服侍衛甚多中坐三人于西向二人于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指揮曰將他二人出去海濱候畢來日入城見郎主言畢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下見人胡服元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契丹主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頭有中幘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南宋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為奸臣所誤俱至于此為之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理我已在此三年尚未了絕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宗真宗皇帝在

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鷄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有真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以絳羅承之每日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尺餘沸湯沃之取其汁洒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香氣經年不散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皆降天神香氣聞之數百里當時契丹為大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庶家帝曰此是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百餘里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

出二帝立廡下又有甲士擁一蕃囚至者見車咽起單子被俘至此其人大罵言語不可辨主者乃命以刀斷其舌牽出斬之其妻美貌再拜請命起亦斬之小兒子四人并令敵殺主者令引竟出其門見二后尚立墻下映目而哭同行至通衢斥馬而去遂以復入一城門向北而行道間花卉甚多有急足二十餘人來往不止曰郎主召見四太子平江南今日便領兵前去帝以太上立路旁時有二人皆南朝人為兵卒者不知為帝也乃相謂曰五月一日康王南京即位了也今日早已十日四太子去後不知如何餘

語低不可辨少刻路開左右惟行至晚行得百餘里其時盛夏二帝及后衣服垢膩蟻虱不可衣著頭元巾幘宛若囚徒行三日不嘗見澤利之面亦不知澤利在軍中左右時、詬責言語不甚能辨別行數里有入呼帝出謂曰四太子三軍至汝可見之路旁有一寺四太子坐胡床于臺上引二帝二后拜于臺下四太子且詬責曰汝父子無道致有今日若當時信我國家言誓海上之盟共滅契丹分其土地南北為國豈有今日奈何不順天命與契丹哉疑連和欲坐視成敗彼勝則以彼以敗北、既勝矣犹不能從

我汝之愚一也吾兵已破京師皇帝愍念生靈與汝講和以河為界又不伏勞我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且天子託社稷今汝祖宗二百年基業不能守成內則侈奢外則猜怨一旦滅絕何面目見國人尚忍死而見我何慙如之汝之愚三也帝為四太子所責俯首流汗不能言但與太上二后再拜而已憤呼左右取筆硯令少帝書召劉光世韓世忠劉琦等歸復曰今日夏至節賜汝酒各一杯左右于金瓶中斟酒四杯飲之再拜而飲太子復謂帝曰北朝皇帝無殺汝道理不失為侯王言訖上馬而去鑼鼓鐘鈺聲動天地

時二后自出京以來足蹠不能復行雖乘馬足皆生瘡肌肉瘦瘠二帝亦枯槁不類生形為左右監者詬詈鞭朴欲死無路金人衣服共相結縛夜卧不相捨二后及帝與番奴連腕並手合坐同食似此行路五六日始達燕京蓋契丹回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后膝跪于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綠或褐或傘或笠或時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傳呼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日入選傳出赦書引帝入都堂見宰

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字董相公也帝亦再拜字董荅拜中侍立堂上宣赦其文不復載後云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為庶人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中幘青袍二后衣服如常至殿下北而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國主自殿上溥利封為天水郡侯太上為天水郡公各于燕京賜宅居止左右唱命二帝及后再拜謝恩左右引去入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并太上二后入一官府門有牌曰燕京元帥甲第至中庭有一稻衣耆人坐于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呈文字于元帥筆署

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門往行覆衛者二十餘人徑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帝与后坐其中並無椅橙惟磚石三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拜又餘食不進驚惶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触柱死左右急止之二十日至三十日並在室中外戶鎖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有者粗飯四盂米飲四盂面相顧不能復飲米后有疾卧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高加詬責少帝語左右曰汝等可憫念我國破亡取些湯水相救左右引去曰我國禁衛諱言犯者過如殺人汝等聞字已

該罪高敢呼索湯水再懇之不預而去六月一日又引帝及后至元帥庭下令帝再拜左右唱唱如云旬月見之狀良久乃退時朱后病不能行其左右監人背負及后持后足無礼特甚是日以後來后病篤初二午死年方二十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盡如之何左右白于官良久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而出用帛裹之共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思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于前傳宣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肅軍听候指揮未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早元帥府吏呼帝

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我母鄭氏病未愈略候晚行如何吏怒曰我北朝不比你南朝今在必行你若守正不至今日到此尚不通法令叱罵不敢對乃前從行護衛二十餘人自元帥府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尋捕司如南朝尉司也鄭太后不能行帝与太上共扶或肩背之而進是夜雖宿捕司並無飲食六月初四甚暑行沙清中每有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滿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為首者曰阿計替稍怜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食飽恐生他疾此中无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

供進因此鄭后疾漸愈初四日行至十一日所過村邑飲食稍為阿計替勸勉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于木陰之下帝時年十九歲太上年三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質若此行非阿計替護衛六月盛暑中一死無疑也十二晚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其門守衛者皆搜檢以至鄭后膺腹間亦不免搜過雖他人出入亦然蓋入城者防內事故也行徑數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及太上太后至庭下左右唱令帝再拜訖知軍者別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坐

其中送粟米飯漿令帝后飲啜阿計替從外至語帝若相別安慰遂引去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時帝后目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蟻虱以至循至苦楚不可勝言独有一阿計替自澤利命之監守至今不曾廝離左右時、為帝洗濯但言語不可辨時晚一二句十四日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傳言北周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父子並給賜夏衣一襲視之乃紗縠二段生絹一段令帝謝恩帝拜受使人持其物同歸其物乃為監者取其半復以旧紗縠衣并生絹付帝曰可衣此庶免汝裁成也自此日坐室中

鎖閉惟得黍漿水米飯各三盂而已餘無所有也十七日晚中夜間外有喊言衆大驚火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有二人一是契丹一是大金二人不知其契丹人欲殺大金知軍初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易定一路謀尚未發偶以酒醉輟提一以去告大金知軍遂奔兵圍契丹殺傷殆盡至晚方定具火燒連敵餘近百餘間殺傷凡七百餘人火燒至二帝所居室並大許乃止不尔為火焚死蓋拘繫之故也十八日早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你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也今奏知大金皇帝共

你理會帝曰某在囚中防固甚密何由為彼通情知軍怒曰見有告者在你不待明說既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口出血齒碎令人拽去拽拘前室中居之以絕傳帝不能出聲是夜飲食惟至惟監人私以漿水并少飯進三人分飲至夜固繫愈急至六月二十日並如前二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引帝庭下再拜听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死且令居止安肅軍部信連同知奉國意欲反叛未發賜死更令往雲州听候指揮仰安肅發遣前去演說命吏引去帝再拜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尚

敢如此你當在要殺我今日如何放得你命左右我帝坐地上以柶條鞭十五餘下帝哭泣如雨痛楚久之方甦戒左右即令使行至晚出門宿野寺中時甚暑帝身有傷苦痛坐庭中地上不能起止至夜深月出始得少飯三人分食太上因暑熱成病監人取青草野木板布于地令二帝卧其上云不為地濕所侵可以無病矣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路遭大雨或大風狼狽不狀不復抄錄如是數日方達雲州如前拜同知于庭下令左右引帝入土園中内外有兵守衛雜衣帶皆為取去蓋防自縊也日惟一食至八

月十七日有綠衣番人手持錦匙開上門呼二帝及太后出門曰大金皇帝殺汝罪數汝再往燕京可出謝恩時帝以稽首稱謝蓋誠心也其綠衣既引帝出土園渡入一室如前日閉之日間得飯一木器漿水一木甌時天氣稍涼二帝得漿水飯疾作待死而已二帝受禍已及半幸置之無可奈何不復愁苦但衣袂經夏塵埃寒不可敵監者或遺以敝衣補得其相補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声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烛天蓋同知下有將補千戶者三人作亂緣同知奪其妻殺奪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及市中頃

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十者三人皆下馬至
帝室前携衣數件自牖中與帝曰：「你……吾曹三
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主不
勉之必有歸去之期監者二十餘人皆吾親之矣吾
不可久留復贈帝千糧^糧各上馬而去是晚城中大
亂有千戶執為亂者數人斬之于市乃止經二三日
別軍始至城中方定先是監人中有阿計替者相從
帝已半生稍得侍從之力帝謂太上曰：「阿計替前日
為反者千戶所殺矣雖城中大亂父子不敢出此門
奈何言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幸無事帝問其不

死之由曰：「我于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
阿計替再監視二帝外入來入二十餘人盡同知官
屬也或曰：「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番人坐堂
上呼曰：「識我否乎曰：「不識我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
伯父良久屏後呼一人出帝視乃韋妃也太上候者
韋妃亦悅首不敢相視良久蓋天大王呼左右賜酒
與二帝太后曰：「看我此箇夫人面蓋韋妃為彼妻也
酒罷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帝行再入前室稍
稍後其監飲食畧備自此徑一冬衣服亦稍可禦寒
矣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例以是日誅放囚

禁雖死因未得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緩步但不許
出府庭門帝現玩有一妃婢衣褐衣口祿韋夫人遣
來手持一合子且曰：「夫人教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
且忍耐且密語曰：「聞知九哥已即位恐有歸路未晚
也其人將合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
物皆粿麪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伴言曰：「是何婢妮
送与他人可速歸之乃引帝入室中問曰：「這箇九哥
是何人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親弟也今韋夫人是
九哥母來相報也阿計替曰：「十一官人是誰八官人
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我也遂將其

物與阿計替再拜到監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晚更
不復出初三日倒是日為偷日雖婦女什物金室官
中皆不禁他日則不論必置于刑法也是日有黃衣
數人持飲食七八器將玉器與監者食之三器使人
賁入至室中謂帝曰：「食之視其物皆肉糜以肉并米
合煮之帝與太上太后食未已為監者持去帝問阿
計替曰：「此食為何者若曰：「此地風俗無善人惟設術
以食囚禁者可與為僧同功故今日有人賁來此也
帝又問此家何人也阿計替曰：「此亦韋夫人之所遣
二帝與后因韋夫人在彼稍護安十四日彼處已放

灯街市張灯無鼓樂但有金鼓喧天至後而已胡婦胡女携手于酒肆中過人即便暗合而歸官長反父母皆所不禁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二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宴天下此處同知大宴罷皆赴燕京去也蓋北國法先期十日賜宴近郡皆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計替暗引向來送餚食娼婢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三兩日中往燕京去也復來與不復來未可知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甚速其地監者已覺爭問其阿計替責之曰汝等不聞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太上太后及帝聞韋夫

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從前去留下千戶五人內一主首名蝦鵠兀領人從者三十餘人至帝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二人腹好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間知蓋天大王不再來共你契勘一場公事呼監者二十餘人批曰防不防可少後自此帝復為監人拘執如前阿計替亦不致少有庇護二十八日阿計替前白曰同之四太子已上四川及建康府又為四太子打破康王南渡浙江其勢恐不能反久二帝聞之太息曰若九哥事不成吾父子俱先所望矣試有持酒至

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報主首蝦鵠兀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開西交點五路財谷別有文字差兀西哺途來作此處同知也初二日有皂衣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何如曰速寫、詔書言語不可曉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款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妻鄭氏各年若干謹狀肅人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雲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語言不可辯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入謂二帝曰今日到者同知兀西哺途乃是

途右之兒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為劉三相公捉去了今來恨南家將汝三人共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濕渾不可居帝泣相謂曰吾死于此矣阿計替曰兀西哺途使往燕京下文字須一二十日方可還二官人且忍耐寧心我去燕京一通與官人探問南國仔細來相報也十一日至三十日並如前三月初九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因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赦你三人往西行州所候指揮蓋係新同知奏乞也二帝且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傳驛行至晚出雲州北行約二十里方止息自此以後則月

日不沒記錄蓋所計替不在帝之左右故也或曰其所行地皆坑窟不出一盞者言語稍煩于帝謂帝曰此長城塞也或曰行五七十里或九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二帝衣袂單薄又為時疫所梗不能行因卧古屋中七八日方得少愈又為盟者催行帝后病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死狀塗中監者作木格附以茅草肩輿而行皆無死而復甦再行三日自北有騎兵約三四千首領衣紫袍詢問左右皆不可記帝卧草輿中微開目視之左隊

中有綠衣吏若漢臣者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吃糧次以皮篋中取出羊肉款塊贈帝曰是得此食之朕休稍甦綠衣語帝曰我漢臣也臣父昔事陛下為延安鈴轄周忠是也元和中因與西夏將交戰為西人所獲降之父子由是皆西夏臣亦作西夏部中首領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為大金執縛降之臣今為雲州總管即主臣受大國節制發兵往陝西破曲將軍今所領兵是也因言陛下自夏且契丹大遼王與大金連戰尚且不死今見在昌合收管況陛下不曾與大金苦戰只是四太子下江

南稍：其和金國中誠言張浚劉琦韓世忠劉光世四人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內為獻言記別出經行已久是夕宿一林下月微明有番音吹笛聲其鳴咽特甚太上心一詞曰玉京曾憶日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管絃暮列笙篳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謂以帝曰汝能廢手少帝乃佳韻曰宸傳四百日京華乍好白名家一旦奸邪傾地悲所拂篳如今塞外多離索遙運遠胡沙家那萬里伶仃父子向晚霜花歌成三人相抱大哭或曰所

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霧日出尚烟靄動徑五七十里無人這時但見牧羊兒担來羔非正路時見城邑雖在路之東西不復入城時方近夏榆柳夾道澤中有小萍褐色不青翠又如此行十餘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汗州護衛者推二帝入城其地非漢人烟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遼宗因王、悅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者有屋數十間皆頽敝腐爛穿籬落跡度不類人居其護衛者三百人逐日放伐林木搭蓋屋宇居住徑兩三日乃遣兵騎回歸止苗獲者六七十人在彼帝与太后只在中間一室不敢

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少羊肉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雲州日前後深得阿計替保護微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別已經兩三月不知其人還雲州也無言畢有人前白帝曰阿計替是我哥我名查里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雲州同知使專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以此來錄阿哥能寫文字虜王時、要中發文字故必詢此來阿哥去日亦曾說与我教保護你二人安心不妨或曰阿計替回到舍中稱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雲州往土京又自土京至雲州又從雲州到此處

往復一千餘里不勝苦難于懷中取出一紙令二帝看視其上書云今年南事未定苗傳利字廢了官家本是利正身主明受太子又云已得建康府車駕入海二太子已得四川四太子已至西浙越帝視之嗚咽謂阿計替曰二太子已收得四川四太子已收西浙吾固祚可知矣人云苗傳利正身敢如是吾兒子方即位四五年做得甚紀綱良久阿計替收文字入懷自此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初五日後日七夕你二官人在京師照好快活二帝吁嘆曰到此寧復話此耶言訖有甲士四五十人喊聲喧呼曰在此二帝

驚悞不覺仆地且曰吾命今日矣阿計替遂出首力語曰其事帝自忘腦中望之兩手足俱戰掉少刻阿計替持刀入帝所帝驚以手捧目太后太上亦然阿計替乃高聲曰不干你三人事遂于帝所屋壁後執一小奴而付出首力者殺之攜其首而去近三時許帝后神始定尚未能言阿計替入言曰先來驚否帝曰何事答曰此月七日祭神也我金國札于今日先伏藏一人于暗處然後大領兵馬伴為捉獲斬首祭神以首為上祀身為次祀羊為下祀：軍人羊俱煮熟咬之使之布福帝曰若非汝喝言不干你三

人事我已驚悸矣太后因驚得疾七日方甦或曰首力持人頭去者以內一商詣帝前曰布福肉可食之帝聞其氣臭穢不可近禱之欲不受阿計替在旁曰受之有福不可不受帝乃受之首力舞蹈而去或曰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附計替曰秋令至矣俄空中雁聲嘹唳自北而南時獲衛者數人皆為阿計替揮去壁中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雁以卜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然乃接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因祚復與當使一箭中雁以其箭付之阿

計替射之一箭中鴈宛轉而下二帝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无憾阿計替以微笑取茅草焚火破鴈炙而分食之或曰阿計替又入室語帝曰聞說四太子盡得江南迤邐洞庭湖又云金國官家近使人往北國起人兵前向江南廝戰時天氣甚寒帝后衣服皆腐爛垢膩時得阿計替携着婆胡女洗濯或曰大雪數尺室中極冷不可火帝后額膝相極聲顫不能言阿計替持一破毡蓋三人之首稍安煖太后自雲中一病之後髮退無復生如僧尼狀與番奴剃頭相類是日極冷又乏糧食止得鴈一隻于火上燒

熟共食之或曰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朝已十月一日也二帝曰十月是天寧節今日與向日不同帝后並泣下阿計替曰天寧節何節也帝曰生辰節也吾生于此日未知死于何日求死不得求生不得自古帝王辱惟晉懷愍及石少主與吾父子耳或曰天氣稍和日色晴麗阿計替曰今日觀春此間便有少和氣阿計替執手乳一杯飲帝后曰以此代酒其乳腥穢遂強飲之或雪霽天晴阿計替呼帝曰可出屋矣帝后皆以極冷為對阿計替曰春回鴈歸矣空中鴈聲自南而北千萬成群而去先是北地及寒必振地作

穴以居數月帝室中亦作穴深五七尺帝后晝夜伏其中其餘守衛人亦如此是日始出不復入穴矣時天輔十三年乃太宗建炎四年庚戌歲也或曰傳聞北國皇后上仙阿計替等六十餘人皆以布纏頭作孝鄭太后曰我何日死也傳聞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後嘉怒不常帶刀劍宮人有持已者必手殺之阿計替曰你國中有蕭王乎曰有女子乎曰有近聞皇帝以蕭王女為嬪衛專寵由是皇后怒念自縊而死金主知其實以手劍殺蕭王女以復后仇鄭后聞之蕭王女玉箱也此女自小多奇怪乃于兵刃之

間身死應之雲記蕭王妃執中女也享玉箱日夜夢有青衣童子自天而下手托一鉄線箱內有玉印二緋曰天錫尔皇后妃驚而寤慙曰吾大王也吾妃也豈得父母為王妃而女復為后乎閱數歲戲于水次得玉印一文曰金妃之印究其後來于宮中池畔泥中得之亦頗常佩不去休金人入城皇族皆為掠取此女為貴人元顏榘所得每醉酒欲淫之必中昏冒絕不前乃于其女進呈于金主幸之以為妃生一男後因后兄沮季寧進夏國季氏女為妃兩人爭寵趙妃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恥偶皇后死妃因

侍奉間多以私意教金主殺左右及殺李妃又因暑月常以冰雪調腦子以進因此金主亦疾時天輔十四年六月也尋于十五年正月元日宮中飲宴是時金主無后止有趙妃當寵其所生子因病而死一日秋深侍坐次金主因問趙妃曰汝南朝族屬豈如此富貴后福薄以尔為皇后一日因左右奏趙某父子見住西汴州近者四太子又為韓世忠敗于金山死于舟中而回南朝之勢漸欲廣大可將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妃在坐曰陛下以臣妾故倘在其父兄不至凍餓亦妾之蒙恩也金主

曰外事汝何得與妃曰父母骨肉何可不忍陛下亦有父兄也金主怒曰留汝在宮中外有父兄之仇內有妬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一小胡奴侵凌上國南就交宋北滅契丹不行仁德專務殺伐使我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夷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曰阿計替手持文書至帝前白曰我共大王又走五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這幾個去五國城矣日早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後行及護衛者六十餘人出西汴州至曉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

不告金主就此地便將我殺何故只管教我千里去也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他事但有阿計替大王且莫憂似此又進行五日鄭后困疾甚不能行少帝乃負之而進是晚太后崩于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路旁用力掘坑以身上衣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罵者催促起身又經三日始達五國城下入城頗與西汴州相類有云此處乃是契丹曰咀羗西部黑人吐蕃奚國酋長處城中有居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次入府官中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護衛者引帝至庭下

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出文字示之老番唯使人引帝左廡之下小廡進一窄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亡四壁皆土墻庭前設木柵護衛之人緘封而去日晡得食一盂二人分食之五國城中居七八月大槩一日一食此一年中酒食一次七月七日祭神得酒食一次阿計替與弟查里第一番中婦遂手殺其弟至十月間天寒月極坑以居二帝因疾疲不安護衛者二十餘人亦死半矣天輔十五年元宵此處亦少灯皆于磁碗中貯羊脂以草為柱燒之有僧五七人作佛事皆胡僧也贊稅官家福祿

萬壽帝問阿計替曰此間去燕京幾千里曰三千七八百里餘此處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此城乃漢將李陵昔日戰敗之地日中老番人以乳駝一匹使人持之時苦雨屋舍崩壞牆壁地裂有蝎數十枚走出壁太上之臂疼痛移日其餘蝎少帝以上塊擊之或曰庭中列香案庖上紫衣褐衣三番人飲饌云是日乃金國皇帝生日飲五七杯皆有食次後使人持餘食自隙中遺帝曰此皇帝所賜酒食喫之二帝食不復辨其名食之皆嘔噦至盡問于阿計替乃塞清羊腸及馬腸共成之非因所能食亦此中趣味也

或日上皇因哭鄭后一日失明不能親臨終日金日坐室中呻吟求死不可時年五十一歲因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懼外國之腥膻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見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落間之皆為奴婢雜章妃為蓋天大王所得雲州相別不知今後如何上皇不時泣淚日疾轉甚月餘一日枯矣或曰庭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炬燈至中夜止少帝于牖中望神祝曰只願速死南則願中興北則願再建內地是夜夢神自空降稱帝于庭謂帝曰我實北方神天王者

也上帝命我統捍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是更十年天下太平矣南朝中興與昔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寤語上皇曰吾之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曰有中貴人坐庭上與老番人相對引二帝至庭下語曰北國官家欲趙氏歸是荆王女吳王孫女官家未知宗派寔跡遣我來問汝可具備上帝曰亦不知的寔後語不存難以考也大就破京師日宗正文字皆北京所取想尚在何不獲聞蓋問皇后仔細合對便見是何族屬泣下良久中貴人曰臣亦東京陛下小中貴離京師日方十六歲今二十六歲矣來時自燕京娘、私自

還來中路逢蓋天大王章夫人為我起后二帝及后餘無所語帝曰鄭太后已死中貴人又曰今日十一月十一想已冊立皇后矣蒙皇后說在京師日呼太上為伯公今上皇帝為伯兄后有二子長曰珠哥小曰青哥早晚必太子也言訖上馬而去或曰有中貴人坐庭上與老番人對坐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指揮許令鄭太后朱皇后同葬于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人以擔荷二竹簾蒙二喪皆露骸骨殖復令人取二木亟殮之乃許令天來則隨葬于淺山之下仍有旨遣封二后皆為夫人以皇后恩澤時致

因禁令城中自便往來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于市市民家且訪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供需少飲食而已二帝以五國城去燕京三千八百里燕京去南京三千九百里相去遙絕不聞中國音耗其中人民亦少知此居民見二帝衣服破敝亦有少遺贈者

建炎復辟錄

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三日金人圍師東京。三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一月十九日金人元帥粘罕再圍京師。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議和及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皇帝車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營。十七日車駕還宮。三月初三日車駕再幸虜營。次早見帝太上皇亦到營。初四日至十五日聞皇族后妃諸王累至軍中不止。十六日粘罕命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人女服易二后之服侍衛番奴以南家子呼帝。十七日金人以張邦昌為帝國稱大楚。十八日上太及二帝并后来馬北行。二十一日次黃河岸。二十二日入衛州。二十三日入懷州。二十四至信安縣。二十六日至徐州。二十七日到泉鎮。四月初一過真定府。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朝金主。六月初二日宋后死。十三日至安肅軍听候。六月未移居到雲州。紹興二年鄭氏崩二帝移居五國城。紹興四年金主亮孫完顏亶即位。五年移居西伯州。六年上皇崩同年移少

帝往源昌州。八年戊午，金人僞齊劉豫召少帝于源昌州。十月九日，少帝到燕京，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鴈翼府，隨移安普寺。紹興十三年，賜帝居于燕京之安養寺。紹興十八年，岐王完顏亮殺金國王亶，太后亮即位。紹興十五年，從少帝居于城東玉田觀。紹興二十年，從少帝入城，居于右驛院。紹興二十二年，春，帝崩，年六十歲。

靖康蒙塵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載宋徽欽二帝北狩事，與世所傳南燼紀聞文多相同。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載所採集書目甚詳，亦無此書。蓋坊賈改易其名，以欺世者。卷後附有建炎復辟錄一卷，似為高宗苗劉之變而作，而所紀仍北狩本末寥寥數條，年月皆舛錯，不合作僞之尤甚者也。

靖康紀聞拾遺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靖康紀聞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靖康紀聞拾遺一卷》提要

靖康紀聞拾遺

元年春金人退師之後朝廷大臣無復經畫各執偏見自相予盾己而群姦協謀力排李綱任吳玠將兵四十萬俾解太原之圍意欲以中綱殊不知中綱乃所以中朝廷也种師中五月敗解潛八月敗殺戮潰散殆盡而終不解圍九月三日辰時太原陷九十有五日上下相蒙一人猶未知太原京師之屏翰也太原陷則王室孤立內外無援可謂危矣諸公恬然不恤尚守和議有建遷都之議者有建征兵之議者為執政者日方遣使議和此非所急方且今日立春秋博士明日改舒王配享朝正貴近私植黨與幣乃益甚烽燧不立斥候不遣金兵翔於河上猶未之知

十月二十五日金人遷及闕下廟堂始倉皇分遣五路使臣徵召天下兵京師被圍月餘援兵竟不至城遂陷罪誰與歸即王雲自六月使還時太原未下金人亦頗厭用兵遣王雲來只要三鎮租稅限半月復到燕山仍要朝廷遣使命三人分住三鎮

告諭從所請則便可解兵仍不得與約王雲星夜奔馳才六日至京入奏上大悅顧問大臣皆不欲與之雲與宰相吳敏素不協因以事熱之貴知唐州雲猶再三抗論引列利害吳敏百端阻之竟不遣直至九月始再遣雲使金時太原已陷矣雲十四日回報言金人欲三鎮朝廷雖明有許意後猶豫未遣雲再衝突既行已見殺於磁州守土者詭奏云王雲入境忽焉廟中神馬突死異哉

太上皇初起萬歲山奇花異卉恆石悉聚于山窰舍極侈冠映今古去年金人犯城城上砲石盡取給於此山亦上皇之賜也舊在禁中今年秋屏園園之觀毀徹垣墻許庶民居止由是士民皆得游覽其間山川臺榭不可紀極奇石森列悉有名號如玉京獨秀太平崑卿雲萬態奇峯紫蓋飛來峯伏走虎之類尤為特絕又有松陰竹經花圖石洞村石酒肆莫知其數戒嚴日久殊乏樵蘇有旨許軍民入山採斫棲臺閣榭一朝撤去中有一絳霄樓金碧間錯勢極高峻如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

出此且聞即天神每降格處也自軍民毀撤不踰時殆盡遂成丘壠矣萬歲山始立用此名後改為以嶽又改為壽岳期與天地為長久今不數年間興廢如此可勝嘆哉

去年十二月立冬術者王浚明以謂國家大忌丙午冬三月可於此日借春致祭打牛如立春朝廷從之聞者或以為笑天時豈借也但京城之陷竟不出此月理或近似金人亦行夏時去歲年號天會四年閏八月而中國乃閏十一月天時也番漢殊而五年再閏不同如此豈曆教有工拙耶未知孰是

粘罕自謂用兵過孫吳軍中稱二太子為佛子言不殺人也大抵紀律嚴明故士卒用命京城統制官死事者三人何慶考陳克死於戎姚友仲死於兵獨劉延慶劉光國父子奪萬勝門帶班直長入祗使西方萬餘人突出殊不念乘輿播遷無所社稷安危在天掌間延慶父子食祿累世荷恩而蹈履反愧於市人要之危難之際始見臣子忠義之節

不必將種相門也

金人每擊鼓以報平安其聲如雷傳聞一鼓凡有數
他槌上悉係毯子所以其聲疾而大或日暮天欲
曉其時不常破城之後又於四壁繞城種稻不知
何義

去年春金人犯闕寨皆在西北地牟駝岡金人既去
議者引汴水灌岡爲水所壞者凡十有八冀金人
不復下寨也識者笑之借使汴水可滄牟駝岡胡
不俟金人後來而後引水灌之則金兵可盡沒今
乃先引水灌岡是教金兵預備也其謀之不臧每
每如此

破城之日百姓軍人即都亭驛殺金使四人剖剝之
其一月監軍之子餘不得姓氏自廢主之後凡欲
洗城者數次蓋監軍頗怒國人之殺其子也力欲
洗城被甲提刃凡數次登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
不可近遂止未知是否但主洗城者乃劉監軍
與粘罕也二太子不預焉蓋其性善矣

金人自陷城後征求不一罄府庫竭帑藏至取乘輿

服御嬪宮等物上在軍中未嘗動色惟索及三館
書籍上喟然嗟嘆久之

上諒和回憐太學諸生辛勤効死弗去即遣中書舍
人孫觀薰祭酒慰勞諸生及聞議賞格諸生感激
上意流涕泗橫流繼而再幸軍中駕前往來人數
聞諸生特有獻書乞詣軍前論列者官司例不許
行

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到闕閏十一月二十
五日大雪城陷十二月二十五日大火燒開寶天
寧寺及居民五百餘家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大
風金人敲殺從官梅執禮等四人及搗打臺官四
人二十五日金人前軍啓行乃三月二十五日自犯闕
圍城首尾半年去來皆取二十五日其餘二十五
日皆有變異不知其適然耶或陰陽度數使之然
也

京城四壁守禦官吏以南壁言之都守禦則有孫傳
提舉則有李攸郭仲旬喬師中統制則有王巽姚
友仲統制官則有高特范瓊何慶彥石可寶李混

其餘遂急差到統制統領官不下十數員每一統制下使臣不下三四十員效用不下四五千人每役臣一員日給錢八百文或一貫效用三百或五百率多親戚門生故吏又有朝廷確責內侍請求而至者身未嘗親戰或不出戰而受上賞者用命當鋒者未必收錄至於中傷軍兵有輕傷而得重賞者有戰死而後作逃亡申舉者其弊殆不可勝言其尤甚則有統率官論功第賞雖子姪親戚邀在重湖千里之外者詭名誣奏例被賞典京師雖陷彼猶携告札以攜子孫歸耀鄉里自以為得計者比比皆是守禦將士性如此與其死守而不陷其可得乎

元年冬十一月金人游騎渡河先遣王苒來堅欲割兩河以和朝廷從之遂遣耿南仲割河北聶昌割河東二十日粘罕來自太原河陽營青城齊宮韓世忠來自真定渡河營劉家寺先是樞密李回將兵防河北不能禦敵回引兵遁走金人遂猖獗京城閉守居民棄城二十七日東壁百姓喧譁殺

統制官辛康宗等城幾陷詔罷百姓守禦差官召募死士登城然守備不戒將卒庸懦又賞罰不明識者知其必不能守軍駕親幸四壁撫軍探甲服劍士卒鼓勇進攻其甚急或勸上遣兵出却結諸寨以耗金人縱不欲戰廢幾金人不敢近城為異議所阻金人築甬道造營車洞子欲攻南壁為都水聶守決河水灌野所以金人不得攻且遣使邀車駕和議又欲皇帝遜位於肅王時語慢侮宰相何鼎招集流民數千李寅號為奇兵又馬步軍太尉王宗湜薦健兒郭京召游手七千餘人自言有隱秘術且拒金人金人皆以為笑後盡沒於護龍河中書舍人李擢守南壁不以聞自治甬道上幸陳州門大怒罷擢拘繫之時天大雪十一月初十日風暴甚守城者不能數弓凡二十餘日不霽雪深丈餘二十四日金人自陳州門推營車洞子入城上縱火燒營車等風火反燒敵樓三門士卒俱甚幾於潰散有旨併力修完敵樓未半二十五日金人自所燒城入凡十四人先登士卒潰散

自相踐蹂死者以千萬計統制官相里宏死之是日郭京引兵入陳州門或云與金人爲應援就板溝賊遂立黑幟歛兵不下是夜火九門城壕內侍黃經臣死之金人又縱火燒近城寺觀屯兵者凡五日五夜不怠城中不知死所百姓奔在掖門門車駕所在帝御宣德門撫諭且約死守五日內城門始開二十六日金人遣使議和何鼎使金求和明日遣皇子馬質不納堅欲邀龍德出郊衛士蔣宣李福作亂伏誅時有欲邀車駕南幸者明日上單騎出南薰門見二首納款求和遣夜還宮自是何鼎等李若水及該國大臣皆謂金人守信不渝殊不爲備初凌轅阻格議臣金人遣使入城需車馬金帛賈王繒綺女子百貨動以億兆計官兵守城者多投金人營言城中虛實取索官司百物玉寶器玩無不欲者金人又令朝廷使使賁詔四方勅王退師兩國求和蓋欲絕我外援也凡五十日而金人劔兵不下伐木爲障蔽若山林內外雖不相見時有游騎剽掠近城居民焚劫王侯大第取

金室婦女小人乘勢剪髮塗面詐稱蕃兵白晝爲盜官不能禁有捕獲斬首者日數千人凡月餘始定正月七日金人遣使李若水入城責金質不足欲挈何鼎家屬又欲縱兵大殺鼎甚惧奏言金人欲入城上再行出郊議上微親至乃迫車駕出郊上雖難其行然甘樂之詐而不疑也別無一人知者明日忽傳車駕如軍中百官痛恨復莫能救且知其必生變矣皇太子監國孫傳主相張叔夜主樞密范處義攝兵政車駕幸劉家寺踰月不得歸太學生何瑩等哭於南薰門金人追至軍前殺之

事見前錄

靖康紀聞拾遺



靖康紀聞拾遺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文獻通考載靖康拾遺錄一卷
何烈撰又名靖康小史又名草史疑卽是書也考
東都事畧載靖康元年閏十一月癸巳迎土牛以
借春不言其故是書則謂去年十二月立春術者
以爲大忌因於是月借春此類頗足以致故事又
東都事畧載王雲以靖康元年二月使金十月重
使金而是書則謂九月再遣雲使金亦可以考異
惟是書大旨在責宋不於太原未下之前早割三
鎮與金致有青城之禍考宋史稱靖康元年十月
金人遣楊天吉王訥來欲割三鎮朝廷以三鎮稅
數遣王雲同訥行則是下太原之後金何嘗不仍
以割三鎮要和宋又何嘗不以三鎮稅數與之然
終無解於汾澤之攻陷則此書割地請和之說仍
誤國之餘唾矣

北狩行錄一卷

題〔宋〕蔡偉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徐鉉家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狩行錄

一卷》提要

北狩行錄

蔡偉撰

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升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
發隨行宗族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吐
至燕山病者幾半盡出所有衣物命李宗言貨易藥
物修舍給賜十救八九寓上燕京迎壽寺宗室嗣濮
王仲理以下別居仙露僧舍有糧食不給形體裸裎
之人太上聞之惻然謂姜諤曰神器流離宗族若此
甚憫念之卿為子紉取索等第具一賜日來以將軍
前所送生絹一萬疋隨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分盡

周之書記不覺淚下諤亦嗚咽流涕具日以間遣姜
諤支散餘帑不作會城南而陳南北利害叙妹好休
兵之意與滅繼絕之道辭最涕零義形於色北人旁
觀植立若堵無不感歎至有譁涕者元帥無語但者
肯者久之行在統屬之謂都管有職小官早充其任
者既是統轄即合押班起居衛藥揚師道具此以聞
太上曰自有本朝難歷不可為在此間須改舊制自
燕京遷居虜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寢膳俱廢一日謂
都尉蔡偉曰宸極失衛播越至此觀其前戴厄運之
困古今未有荷天眷祐建炎中興隱北狩者有江

左雖居沉初思有以少助繼天之祚今幸得一書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通於左副元帥卿為我與秦檜商量更潤飾之恐有人至檜曰聖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時秦檜亦寓中京初大金軍至城下以議上徽號趙諸淵聖皇帝遂留宿青城而改朔不叙請議至二月六日有易姓之命翼日請太上同太上皇后嬪妃諸王駙馬一應皇族盡出遂議置君乃令城中共舉前乞立張邦昌檜職在御史奮不顧身歷張邦昌平日履行身為宰相奉使不使國難而欲主承上器非檜所聞既不能盡忠於本朝則何以効節於大國乞

立趙氏以慰民心不從既而太上北遷如檜等輩欲立趙氏謂蔡攸曰天祚吾宋宋必有主今即此定廟昭格文華理勝雖游夏不能措辭明日具酒肴邀本路都統後間其書得達粘罕其書曰其自北來衆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俗不同也嘗欲通書於左右而自卜自疑因給至今其間唯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散累陳困陋惟左右留神者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為己任故有一國士者主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士者然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南以身變稷契

之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可考不在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其外而破高昌北擒頡利可謂黃帝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逸思長久之計知突厥稽首戴恩常為北藩故唐之亡也終賴沈吟以雪國耻又晉叔冒頓單于圍高祖于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欲取之如屠拾地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為連國使高帝得歸奉祭祀故得歲受繒絮舉中國珍寶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亂五單于爭二終得塞常擁護呼韓近契丹耶律德光責石氏之失約長

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地亦不能守以至廢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所罹塗炭而終為劉知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不萬萬相去遠哉先皇帝初理兵於遼東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先皇帝約為兄弟許以燕雲通雲中安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翼懦懷首鼠之兩端某以過聽惑於謬悠之說得罪於大同之初深自剋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之中有為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二當左右欲法

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統之名。或要玉帛之好。保國活民為萬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為它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為萬世之利也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為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人有為趙使秦者。秦王問趙可伐歟。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則為賢母。妻言之。則為妬婦。今日之事。大類是矣。惟陛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覲纓。伏望台慈。有以照

察。幸甚。幸甚。天資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精於班史。下筆鏗鏘。有西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北狩以來。無書時一閱。目一日間。外有貨書者。以衣易之。戊申八月。入見。盡綴韓州之民出而寓焉。春秋傳士廢之久矣。諸王有得此書閱者。太上聞之。不憚宣諭。蔡偉曰。春秋之書多。裁君裁父之事。為人臣子者。豈宜觀哉。偉頓首從容對曰。春秋者。魯之史記也。周德既衰。君臣失守。上下無別。孔子所以懲惡勸善。以正褒貶。使後世知懼。允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至春秋而後定。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又大宗也。為人子而不知春

秋者。前有譏臣而不見。後有賊臣而不知。為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願陛下試取一觀之。他日。偉因奏事。太上謂曰。此取春秋讀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自是披覽不倦。允理亂興廢之跡。賢君忠臣之行。莫不採摭其華實。探涉其源流。鉤纂樞要。而編節之。改歲篇而成書。臣嘗侍乾龍節宴。太上賦詩以寄淵聖。許金和。因用親仁善隣事。太上曰。此出春秋。特蒙宣示。以為榮觀。太上皇有見。聞未嘗隱情。每聞獻納。喜見於顏。教令。楊師道宣諭曰。若志慮未及。不時見教。崇

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強偽為之也。每而南望。佇日久之。謂左右。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過忌辰。輒瞻流涕。盡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而後嘗。雖在茶麤。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每下程後。諸王問安。必留之坐。而賜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今附于左。太上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鄣王楷對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羣王植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餘皆類。此宗室晉康郡王孝憲以下九百四人。朝廷遣赴韓州同居。相見之日。為之感動。撫問再三。至於流涕。遣杜遵道計置薪米。均行給賜。莫不晏

居差身憲仲專主管御名宗職事以宗子有挾私恨而致訟者終爭不已全失體容降詔曰日來宗子不遵憲度失於長幼之序各挾私積以成仇怨爭訟不已實不知身寄他鄉復得聚會何事如之故閱禮義之言用勸無知之輩且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所謂六順今則不然造六逆者有之夫賊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時中庭訓之方以示睦親之義宗室可體此意今明問諭使同姓曉然知其訓誡如爾後敢以未聞韓州事陳訴者並以罪罪之母作食言各令知悉楊師道

侍燕間宣諭師道曰近日隨行官吏等悉皆需用使我傷心初出青城倉皇之間了無一物得齋仁道卿等皆棄捐父母妻子冒涉風霜而隨予今坐見如此不能振濟為之奈何宣諭訖泣下左右之人無不感動者遂令有司具狀申明金同乞給賜衣物從之時關潑濯之水太上皇后進謂十足然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適有賁王安石日錄者聞之欣然輟而易之庚戌中元從居五國乘城舟而行元四才六日

等冒霜涉險阻憂樂固當同之今日則命如此事屬他人無如之何已再三力懇竟不可回今選愛者將行公等皆是共甘苦之人豈有愛憎之別君臣之間彼此不能盡其事一而請詣所屬言訖泣下官吏等亦號呼而出一應宗室不許隨行內有神考親姓晉原郡王孝憲嫡孫和義郡王有奕等六人皆乞隨侍從之族屬有出入不節而致物議紛紜者太上聞之降詔戒飭曰艱難之際檢廟律為先若復出入不節言語輕易或為狂藥所困舉止取笑有失禮體古人謂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生係焉而今而後戒之廟律之各宜杜門省事骨肉之間以理過從恐間惹物議自取悔尤既貽親憂何以自處穆醇誨諭使務體慈聖度如天下有細過其以聞者情恕之如劉定宰羊不如法薛安造飯減祀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口腹罪人只取戒勵亦可警衆又丑國李董八昌打下通事慶哥遣人密覆太上曰初無此事恐後誤傳此人聞之莫不如手於額太子餘烏散遣人奉書云欲於內侍中求晚事能幹人材俊爽者二人所須却請批諭當便應辦太上覽書不說曰若應副誰可遣者若不應副五太子不可遣遣王佃

陳思正往回書云示諭內侍本亦不_不免於衆中
選擇二人前去皆自汴京隨逐至此艱苦萬狀久處
貧窮敢望優容不勝萬幸紙尾之諭其荷雅意然以
物易人豈其本心哉又語板極烈夫人致書于太
上并惠藥物亦求內侍答曰承諭乃荷不_不外以本局
分祇有一二人難以輟即送示藥物雖出厚既以無
官應命不敢輟留好學不倦移恩忘食而動靜語默
之間必有_不海馬因觀唐史至李泌傳後讀不已泌
謁肅宗於靈武披冒榛莽復立朝廷盡忠致力於獻
納之道位至宰相而數為權幸所嫉遂令張瑄錄其

傳以賜章后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_王驍駙馬都尉
劉文秀首告謀反金國蔡偉是日聞之於_驍王植駙
馬都尉宋邦光徑令徐中立聞達太上太上驚惶未
以為然翼日遣偉渡河以詢虛的既濟則于戶李董
按打昌者已陳兵河濱二逐解發彼帳前矣盡得
其所陳之詳偉歸太上即令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
議徐王_王樣以病不能出餘皆預然前此已聞有不測
之議至是皆悚慄偉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
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指
驅効命正在今日儻身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

狗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辭慨然坐皆泣下
莫不慷慨發心至七月中旬彼道兩使前來勘問太
上遣植同偉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辭又遣徐王_王樣
宋邦光再往至則尚執前議乃請淵聖及信王_王驍駙
馬都尉向子庭內侍王若冲同往偉實從之再三力
懇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側偉所寓之地而引問
焉羣臣力拒往反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
枉蔡上復遣前使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情
逆雖係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為之使曰若如此自有
宣命並之使歸偉上既之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

上嘉納之以語答曰老夫自聞男_男等首告又得
深悟衆叛親離反求諸乙固知所措若非洗心革慮
則何以全身遠害寡過悔尤顧惟一體其害尚輕苟
使坐累諸人復何面可以自存遠覽上既嘉謀偉論
非紳不聞此語而今而後凡所見聞雖屬微末不惜
吐露若隱而不言言而不從高天后土神之聽之況
昔人所謂以國士遇我者報之當何如以此食言千
萬死隱一日以書宣示李康曰平平日待蔡偉以國
士今日報我殊不愧德康讀其書而奏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各盡其道令陛下蒙塵之

際適罹誣告不責彼而求己而能虛懷細誨得湯改過不吝禹聞善言則拜之道太上曰予之不德豈可
以上比禹康湯對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陛下
上畏天戒下恤人民則禹湯何愧哉臣聞諸故老曰
熙寧富弼為相有於神宗之前言災異皆天數非政
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
天何事不可乃上疏曰願益畏天遠謹佞近忠良神
考親書答詔曰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
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守是戒太上稽首而言
曰神考聽言如是康曰陛下天性至孝每於忘辰輟

膳思泣願陛下並廣紹述之意太上曰是吾志也後
榜條書於坐側金匱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
見之注下謂行在羣臣曰荷天眷命未忘趙氏中興
之主雖焉今日信立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觀盛際
使我回得一日瞑目足矣羣臣皆再拜稱慶藥材留
充脩用其餘並賜一行親屬官吏皆鼓舞再拜受賜
行宮有回祿之擾噴御之內及泐燒者本位陳乙聚
夫修葺太上曰正是農時豈可妨廢止令修葺官那
客應辦宗室仲舉等八百餘人自咸居徙居上京至
有闕食死於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左右此

輩何幸至于是金李栢宣諭蔡條草表一通後有回
期欲乞同歸北狩未有行說以批語賜王若冲曰一
自北遷于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謂不多深欲記
錄其未有人詢之蔡條以謂學問文采無如卿者高
居東山躬耕之餘為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將
為後世之戒謙虛待下隨行羣臣不以大小未嘗名
呼每有違使則溫顏慰諭喜為篇章自北狩以來傷
時感事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送告變之後舉
昇炎火以今所得仄嘯之餘者僅有數十篇額之為
別集好生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網捕者必買而釋

之仍戒勵曰毛羽之屬喜生惡死與人何殊今伊子
皆在蟄維之中當求諸已欲歸之心頃刻不忘每令
張瑋張堯臣詢訪之少有嘉音喜見於色近舉善
等至錄得紹興與左丞相書本進呈大悅

北狩行錄一卷

浙江吳玉
堦家藏本

舊本題宋蔡偉撰偉蔡京之子尚茂德帝姬靖康元年從徽宗北行者也然是書卷末云北狩未有行紀太上語王若冲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謂不多深欲紀錄未得其人詢之蔡偉以爲學問文采無如卿者爲予記之云云則是此書爲若冲所作惟是宋史藝文志亦以此書爲蔡偉撰疑不能明或偉述其事而若冲潤色其文歟馬端臨文獻通考載是書亦並列二人之名是時去靖康僅百餘年當尚見舊本獨其以偉爲條則刊本之誤按宋史條於是時久已流竄嶺南未嘗從徽宗入金也書中多諛頌徽宗之詞在當時臣子之言自不得不爾未足爲異惟稱太上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欣然以絹十疋易之云云則條等堅護紹述之局至敗亡而不變爲可恨耳書中稱徽宗在金嘗得春秋披覽不倦凡理亂興廢之跡賢君忠臣之行莫不採摭其華實採涉其源流鈎纂樞要而編節之政歲籥而成書併稱太上賦詩寄淵聖用親仁善鄰事曰此出春秋然則徽宗嘗刪纂左傳勒爲一書

此則古來志經籍者所未及朱彝尊經義考中亦未引及是亦可資異聞矣

靖炎兩朝見聞錄二卷

〔宋〕陳東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巴陵方氏廣東

刻宣統元年印碧琳琅館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靖炎兩朝

見聞錄二卷》提要

靖炎兩朝見聞錄

宋 太學生 陳 東著

兩朝見聞錄者靖康建炎中事也元年春正月金人擁兵犯都城二月退師秋九月陷太原冬十月陷真定繼陷滑州等郡縣十一月五日擁兵再犯都城閏月二十五日陷京師明年春正月十日邀皇帝車駕出郊外二月六日廢帝九日邀

太上皇帝暨皇后太子諸王妃嬪等出郊外三月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一

碧琳琅館叢書

改偽楚立張邦昌僭號夏四月一日退師擁

二帝皆北去四日邦昌偽赦九日冊命皇后十一

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避位收偽赦五月一

日迎請

康王卽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太學生

東

自春徂冬羈在京師初于柱王嘗爲西樞門下客

頗得其事繼遊賢關與同舍郎講問尤爲詳悉痛

聖主之播遷閔王室之顛覆咎大臣之誤國傷夷

狄之盛強事有可槩舉者大懼天下後世或多避

忌無以激忠臣義士之心無以正亂臣賊子之罪
無以爲人君任人治天下禦戎之戒因列日以書
之其間褒貶直指其實皆一時之公議非敢徇私
臆說也盟于天質于地告於

太祖太宗之靈知臣無媿其如青史請俟來哲大
宋太學生陳東謹書

靖康元年

十一月初五日知樞密院馮檣歸自河東具言金
人索金玉輅及稱號等朝廷從之檣再行纔三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二 碧琳瑯館叢書

日中途遇王雲復同還云堅欲割三鎮地是時金
人已破河東襄垣縣次侵滑州州告急者踵至朝
廷降詔使人自爲戰而已

十四日河陽告急朝廷詔文武百官於崇政殿聚
議

御批云三鎮與之利害如何不與又利害爲如何
茲事體大朕不敢以自專仍不可持兩可說是日
百官立班各給紙札親書利害許割三鎮者不勝
其多范宗尹其首也稱不可與纔三十人何桌其

首也言與者曰三鎮朝廷既嘗許之今不與是
國失信於夷狄不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天怒
人怒師出無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言曰國家
更三鎮始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
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人民貢賦乃其末耳況天
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敬塘之事豈可道乎朝廷竟從與
者說遂割三鎮尋罷何桌中書侍郎以資領開封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府事是日復下哀痛之詔仍俾河東河北京畿等
路並行清野士民讀詔莫不感慟

十四日十五日詔免京城公私房緡命尙書梅執
禮爲請盟使

十六日金使王芮等一十三人到闕議割地其辭
頗不屈仍欲大臣親諭東北之人交割地界等朝
廷許之是日邊報益告急

十七日道路傳聞金人遊騎已渡河執政諸公似
未深信皆云自冬末僉樞李回已將兵防河矣然

邊益急殿前司乃遣使人馬綱作斥候已而召募忠義團結使臣將以備守禦計是日戒嚴

十八日既戒嚴內外驚擾近城居民遷徙不絕於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劫掠財貨焚燒屋廬得城東巡檢魏清捕殺三百餘級稍定朝廷旨揮城外搬入居民聽就寺觀居止

十九日開封揭示云前日北來兵係折彥質潰散人已招安訖所有請盟旨揮並不施行城外居民各令歸業太學生陳徐等上書力辨以謂邊報每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四

碧琳瑯館叢書

急事未可知堅壁請盟在今日正不可緩不應輒罷書下樞密院大臣沮難竟不行是夜二更馬綱報賊已渡河朝廷猶未深信再遣使劉詞將步騎三百出封正門遠探

二十日劉詞遠探星馳而還云兵次陳橋為賊兵搔擊殺傷者百餘人餘眾僅脫朝廷始倉皇而計無從出矣是日置都大提舉守禦使司以樞密聶昌領之

二十一日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辦軍期為急始

遣使交割河東河北地界以通和國信使為名知樞密院聶昌使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二日聶昌耿南仲偕金使王萬等出國門

二十三日命保甲百姓軍人僧道等上城守禦賊勢益急執政直宿令聽聚議親巡視諸城又置四

壁提舉彈壓官各一員統制官各一員提舉官東

壁尚書王時雍南壁舍人李擢西壁侍郎邵博北

壁給事中安符東壁統制官孫康宗南壁何特西

壁張塢北壁劉衍其餘逐門彈壓統制者不可殫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碧琳瑯館叢書

紀又命劉延慶提舉四壁劉幹副之

二十四日王瓌鄭建雄將勤王之師八千到闕駐

劄城內

二十五日殿前司以京城諸營軍兵一萬人分屯

五軍以備四壁策應前軍屯順天門左軍屯五嶽

觀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封正門前左中三軍姚

友仲統之右後二軍辛永宗統之是時范瓊張先

裴淵汪長源輩各統兵在城無一屯駐城外不知

籌謀廟算為如何也逮晚遽傳兵已滿四壁仍降

黃榜告諭士庶云金人遊騎已及郊畿士庶讀之莫不驚惶

二十六日傳聞國相元帥來自河東太子副元帥來自河北輻湊闕下朝廷增遣所募忠義追百姓等諸城守禦甚備

二十七日諸城搜索姦細豪猾因緣騷動往往間及無辜已而聚眾捶殺太尉辛永宗及使臣等四壁大擾迫晚捕為首者五人腰斬東壁詔罷百姓不許上城守禦散行招募忠義敢勇之士旗幟滿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六

碧琳瑯館叢書

城投招募多市井游手人耳大可鄙笑復捕姦細三人於保合店僉級號令繼聞金人欲捕內官詔內官不許上城傳宣者以黃旗號焉金人約十萬人眾其間多掠吾兩河之民數於其間多掠虜近京之民運石伐木造攻城之具報役者甚眾太子劄寨於劉家寺國相劄寨於南郊壇四壁諸城皆臨河劄小寨圍閉周密不以計數旗幟人物公然往來郊野間自在朝廷招募益急罷相唐恪以何桌代孫傳知樞密院曹輔簽書何桌提領招募奇

兵孫傳提領招募忠義已而得郭京於岐虎得傳臨政于草澤得楊僧於釋子自云操六壬妙術擲豆為兵且能隱形廊廟諸公以為神人一京翕然共倚為重傳臨政云挾術脅力人也自是密除擢不問能否微賤自布衣而為統制由伎術而掌機謀令商賈任將佐甚眾其弊殆有不可勝言者例皆領兵往來城市真類兒戲有識之士頗嘿如也民情恟恟構造傳播之事非一軍兵輩復乘間渙亂朝廷患之散榜立賞緝捕甚緊斬首號令者相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七

碧琳瑯館叢書

繼稍急金人土木之工日夜不輟是日諸門已縛礮架造鷲車

二十八日南道總管張叔夜將勤王之師三萬到闕長子將前軍次子將後軍自將中軍屯駐于玉津園

二十九日上幸東壁撫勞將士軍兵增秩賜帛有差

閏十一月一日 上幸南壁撫勞將士如前叔夜領兵起居於南薰門下軍容整肅上喜之即城樓

命解右僕射何崇金帶笏頭者以賜之而上幸宣化門徒步登楊子城親視賊軍忠臣低語悲屏唯內侍數人從偶雪作泥滑身被鐵蹄步履如飛然天顏憂勤愁悴痾瘡是日奇兵作亂殿統制官王健殺使臣十餘人內前大樞殿前太尉王宗楚引兵戮殺渠魁方定先是王健創奇兵何崇領之有識者以爲笑蓋自古兵法奇正皆臨機料敵未聞預以奇兵自名也況未嘗出奇輒自變亂大抵今日所謂奇兵者類如此耶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八

碧琳瑯館叢書

初二日 上幸西壁撫勞士卒如前賊攻善利益急姚友仲選五軍中神臂弓硬弩手一千五百人策應

初三日 上幸北壁撫勞士卒如前上凡四日巡幸每巡壁不進御膳命取士卒食之令後復進膳餉士卒人皆感激涕流上凡四日巡幸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止皇后親用內府幣帛與宮嬪作綿擁項及衣被等分賜將士各一自統制而下賜各有差是日賊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領前軍

將副部隊一千人策應軍兵下城接戰殺傷甚眾初四初五初六日賊攻通津宣化門甚急朝廷親賊勢如此猶未有用兵意太學生丁陳徐等上書論列以謂金人有三可滅之理而用兵有五不可緩之說書奏不報金人到闕幾旬見朝廷未嘗用兵攻城日益急而善利通津宣化門爲尤急箭發如雨城中壁如蝟毛又以大磨石爲礮間至城上樓櫓擁毀姚友仲於三門兩楊子城別置兩圓門走馬面三十步許砌以輒石中開小圓門如城門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九

碧琳瑯館叢書

法四圍復置乳牆迎敵人自圓門出入不日而成所賴以固先是術者言京城狀如臥牛賊至必擊首項通津門其首也宣化門其項也通津在善利宣化門之兩間此三門者賊必攻之後果如其言大臣預知而不問

初七日殿前太尉王宗楚領牙兵一千人下城與賊接戰統制高師旦死之是日姚友仲正策應南楊子城躬率將校督戰凡殺合賊勢少沮復造礮架攻城之具土木之工益不輟

初八日朝廷爲防計上幸封正門城外按礮賜資不賞礮架礮石迄今盡在城外莫知其數賊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不數日城下立礮殆數百乃盡得前日所按者以爲資也

初九日賊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甚急復於護龍河魯橋取道姚友仲選銳士下臨分布床子弩九牛弩大小礮座又以城上絞縛虛柵人立如山箭下如雨賊橋迫晚不能寸進乃棄橋益造火梯雲梯偏橋撞竿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其疊橋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十

碧琳瑯館叢書

法先用木牌浮水面次用薪以席次土增次復如初矢石俱不能入火梯雲梯偏橋皆與城樓櫓齊雲梯偏橋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車軸推行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峻壁上銳下闊人往來其間節次續之殆有長數十丈者以固百木交牙上用生牛皮鐵裹內用濕蘊中如大廩矢石火皆不能入戰則要安礮并推梯橋之類攻城則要取土透城其機巧迥有未易致者

初十日詔展放公私房緡及縱市井賭博以甦小

民內前有斬首號令勝云司文政伏闕上書極無理聖旨取軾士論初以爲疑而有免解進士費友端奏劄稱文政上書若止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言路乞以文政所上書揭示使中外曉然知文政所誅之罪迨晚開封府奏白費友端奏劄榜云教坊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挾持君父助賊害國士論始帖然

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大雪有詔曰雪意未解士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卒暴露朕不敢自安再幸四壁犒勞將士連日繼興之出正大雪苦寒中馳馬戎服露手宣婉其賜賚進膳之類悉如初仍命將士拒城接戰間有得級者又遣使以酒食遺金人寨中云祖宗故事有識者頗疑議

十四日通津門礮發中金人金牌將初傳王芮繼聞乃金賊謀臣劉安者奏捷上喜之命以武功大夫空名告一金帶懸於待捕院側募人能捕戮金牌將一人者給之又揭賞格自獲酋首長小蕃等

賞格各有差等詔許人輸財助國日有獻者皆量多寡授以官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賊攻諸門愈急朝廷至是猶未有用兵意但使命數往來士庶莫測其故太學生陳東等上書乞用兵議和之計蚤決無優柔而不斷養成夷狄之患益熾書奏而不報統制官姚友仲奏謂金人攻城益急兵既不用乞遣使議和爲便奏劄亦不報先是金師初至闕下姚友仲與諸將議擊之便幸其遠來賊衆必疲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行列未成若選精兵六萬出四門分布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衆必潰亂可勝之理過此日後賊勢愈熾援兵不至事勢阻喪雖悔何及是時唐恪雖主議和而恬不知信迫賊攻城既急罷唐恪相何桌而友仲料勢不可又奏乞講和是時何桌復主用兵且料賊兵糧道不繼不日就擒恪雖主議和而未嘗決桌雖主用兵而兵未嘗用是以太學友仲之奏俱不得行要之恪謬而無斷誤國于前桌剛而寡謀誤國於後大臣誤國宜夷狄

強而中國衰微矣

十九日樞密曹輔右丞馮檉出使塞中莫知其故是日善利通津宣化等門賊增礮座幾百拋擲如雨城上迫虛棚之人皆不可存往往中礮死者日不下數十人

二十日賊渡橋俯宣化門城欲涉河之南先有黑旂子三人已登城岸統制王燬同姚友仲率驍勇使臣數十及西兵百餘縋城下戰殺死數人賊乃退橋之北入鵝車洞子鵝項宰相何桌巡至城上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黑旗子復登岸城上矢石如雨賊略不顧城腳之西有縋城下出戰者兵約六七百人見賊引衆欲與交鋒望風退走賊引兵追逐城下厲聲大叫云後面無賊而衆已潰散勢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自填陷坑死者亦近百人賊衆大笑而已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諸門各有縋城戰者殺傷賊眾甚多

二十三日統制范瓊發兵幾千人自宣化縋城出

戰士氣甚銳迫逐賊眾棄寨而北士卒食馬肉
眾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間河水陡裂士卒驚亂
而賊眾遠臨岸交手迎敵陷河而沒者五百餘人
自是士氣益挫折

二十四日賊勢益熾火梯雲梯偏橋列城下如鱗
次燒宣化門敵樓二間發火礮如雨箭尤不可計
其攻甚力護龍河悉填滿驚軍領兵直抵通津宣
化二門下無數步計攻二城門其勢甚銳

二十五日大雪賊乘雪攻城愈急詔令班直悉上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真琳瑯館叢書

城上及虛棚人物戈戟如織郭京領六甲正兵
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大開宣化門出敵城中士庶
延頸企踵于門立俟捷報者餘數千人其餘從行
旁觀鼓噪以助勇者又數千人俄頃云前軍已奪
大寨立旗於賊營矣又報奪馬千匹時有令云守
櫓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得上城六甲兵法能隱
形若城上人眾恐為賊兵覘望言猶在耳賊兵分
兩翼而進衝京前軍一掃追無唯類餘皆墜護龍
河積尸不可計數復入雲梯偏橋併上城上迎敵

官軍間雖殺落金人而勢銳畧不少退已而數人
輒上城班直官軍雖排布如織無一死敵用命者
輒下城通遼守廩官吏相繼棄走由是金人登城
者踵至揚旂城上眾悉潰散四壁數十萬之眾為
一空棄甲拋戈狼籍道路居民驚擾悉皆奔走自
相蹂踐而軍民皆輒乘時劫掠橫尸滿路殺人如
亂麻又捶殺太尉姚友仲及統制官數人其餘官
屬殺者尤不可計數

太上皇自龍德宮更衣徒步入禁中諸帝姬亦潛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真琳瑯館叢書

入大內相挽而出迨晚金人縱火燒南薰宣化通
津善利四門及樓櫓等軍兵乘時變亂者又多縱
火燒却居民火勢亘天逮旦不滅是夜雪數尺有
旨告報百姓請甲守裏門哭泣之聲震動天地然
金人未嘗下城而殺者皆潰散兵軍輩是日自早
裏城門悉開城外之人被害者甚多

上皇急詔大臣親王侍從而至者纔三人謝克家
其首也因與徒步入小閣中議和頃遭謝克家及
濟王使軍中請和傳聞上旨語音極謙皆以全活

生靈爲念

二十六日黎明百姓赴宣德門請甲救駕使命
還滿市傳呼其聲哀怨已而上御宣德門親諭軍
民露腕憑欄大呼於眾曰事體至此軍民欲如何
有謀師以獻朕當聽從失守之罪一切不問仍命
百姓請甲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小

上皇倉皇不覺墜帽百姓奏事間稱爾我亦其情
倉皇迫切不暇它言也士庶切慮上有遷徙計泣
告曰陛下一出則生民盡遭塗炭矣上又大呼曰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六

碧琳瑯館叢書

寡人在此上庶號慟上亦爲之掩泣已而士庶感
慨請甲逾三十萬人午漏謝克家濟王偕金使四
人入議和惟止四軍及班直約四萬眾馬數十疋
騎及護駕人馬等皆欲奔出所統將都虞侯蔣宣
引數百人突入祥禧殿中大呼請官家速出這裏
不是官家住處其勢甚遽

上皇曰敎我出那裏去眾兵曰須與官家一線路
去上命左右開諭輒殺之上趨入因令開殿後中
門眾兵又斫門督上驚尋親出撫諭稍定宣等徑

詣內庫劫掠金帛酒食等棄家屬遺老小奔逃趨
走自相蹂踐不知其數亦有踰城而出者皆爲金
人擱殺之午漏謝克家濟王同自軍中同金使四
人入對議和傳聞克家之初見六酋徑出示文劄
云前次未破城已降號令若城破日不許下城殺
掠且云頃過陵寢亦嘗戒約軍中無絲毫敢犯又
云若南朝破城還肯不殺人否然是日金人軍已
入舊城外劫掠以五岳觀犒軍軍兵錢萬餘貫支
散百姓並不殺人唯是軍兵乘時作亂者縱行殺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七

碧琳瑯館叢書

掠無忌憚士庶奔逃城東之人徙于城西城西之
人徙于城東狂行交錯莫知適從父子夫婦不相
保守至有全家投陷穽或全家自縊自焚者又有
由西東通門涉河而欲通奔裏城者多爭道奔湊
水泮溺死者不可勝計蔡汴兩河潰奔老幼幾若
山積哀號之聲所不忍聞公卿大夫皆易布袍草
履混迹塵中雖貴戚之家皆用泥塗面及衣綿絮
紙被取類丐者迨晚李若冰再使軍中先是未時
若冰以出使留軍中久之迨二十五日城破二酋

喻若冰曰今京城已破可亟歸都少帝勿須播遷
五百里內皆吾兵矣亟請虛置內事恐內亂若冰
入對上抱太子獨在小閣中內侍十餘侍立閣內
外上初見若冰不覺失聲卿元來也卿元來也若
冰具對留宿殿陛至是再遣僭僕射何桌行是夜
縱火劫掠尤甚一城騷然火光四起城中如白晝
色

二十七日何桌李若冰使還金人許和朝廷揭榜
云兩國已通和在京城內外放火殺人劫掠財物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碧琳瑯館叢書

御前已分遣將士前去殺戮仰居民安業如違處
斬是日放火劫掠者殊未息通衢要市殺人奪馬
兵革惻惻白晝無人行申刻何桌還府尹領兵數
百人揭黃榜于馬前巡市彈壓斬劫掠者數人僉
級從行民情始少安息是夜放火劫掠者猶未息
舊城外尤甚百姓執兵卒三人欲燒太廟者赴官
二十八日宰相何桌親王出謝二酋開封揭榜云
昨在京城文武百官秀才及僧錄司眾僧及父老
百姓各赴大金軍前求告致謝國相元帥請命願

持金帛牛酒犒設三軍者聽是日內外士民觀請
命之賜相顧咸泣紛然輸財獻金帛牛酒者絡繹
于道各以長竿標掛人揭榜云某坊某人獻物于
國相元帥太子元帥答謝全活老小之恩滿城旂
如織然節次往獻金人留之出城請命獻物者如
市未刻有榜云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
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士民各務安靜無致驚擾
卻誤大事士庶觀榜各懷疑慮是時潰散殿班軍
兵所至爲害殊未收集朝廷患之出榜免罪招誘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碧琳瑯館叢書

又分遣將士及開封府從事人捕緝討虜者甚眾
徑於通衢斬首無慮數百人民情頗快凡斬首者
頃刻復爲軍人百姓剖割殆盡有并骨持去者皆
軍民食之所至市井公然以人肉貨賣自是城裏
討虜者小戢而城外殊未定尙肆燒劫軍兵輩至
結構金人下城或削髮偽裝金人同兵劫掠貴戚
王公富商巨賈之家無不受害如張溫誠劉明達
高大皇聶婆婆家藍太尉等家皆首被禍其餘士
庶被燒趕逐扶老攜幼入子城逃避者纍纍然相

望于道如是日未息已而流民殆遍於相國寺及寺東西廊廡下間啼饑號寒者極可傷惻是夜裏城內外燒劫如前彗星出東北角

二十九日平旦日出如火皆驚視已刻朱雀門始大開彈壓官往來四壁金人斷掘慢道復於城外鋤治慢道以鐵錘登城先是二十五日將城縱火燒諸門甕城樓櫓火三日不滅礮架迫懸中板皆移內向至是又增治及慢道云

三十日黎明揭榜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社稷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生靈之故躬往致謝咨爾眾庶無致疑惑平旦駕擁素騎出南薰門何桌陳過庭孫傳等從曹輔張叔夜雷守彈壓官是日百姓父老手持金銀牛酒絲帛獻軍前者自內前至南薰門不絕人跡如蟻迨晚駕未迴民情懼俄頃有黃榜自南薰門入云駕前傳報平安詔曰大金已許和議事朕今雷宿只候事了歸內仰軍民各安業無致疑慮士庶讀詔悉散還通夕憂慮至有然頂焚臂者是夜所至坊巷百姓少壯自結陳伍巡警達旦盜賊無所

施其姦

十二月初一日官吏士庶蟻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焚香霧結未間黃旗又自南薰門傳報平安詔云和議已定禮數未了仰百姓各安集無致驚擾迨晚又詔云大金和議已定只候禮數了日入城與萬民共慶士庶又散還

初二日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門肩磨踵疊尤盛于前攜香瞻望者絡繹於道起居南薰門抵宣德門先經雨泥濘百姓運土填路以待屬車頃刻而就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申刻駕歸纔及門士庶遙認黃蓋歡呼喧騰一城傳報奔走行路山呼之聲振動天地已而瞻仰天顏莫不嘆慨又皆感泣涕泗橫流上亦爲之揮涕及周橋淚已溢帕殆不能言王璣鄭建雄張叔夜叩馬號泣上按轡大慟及宣德門上始能言嗚咽不已士庶莫不慟哭既而人內士庶分散間道爭傳人情通悅若再生焚香致謝者家至戶到先是幸賊寨長入祇候王嗣者預從行凡三日兩宿未嘗頃步離上左右悉能說上出郊事云初上出自

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守城有一人統制軍馬
云奏知皇帝若得皇帝親出議和聯好公事但請
安心帝欲下馬城上金人皆逃走云奏知皇帝不
是下馬處遂立馬如初又奏云已差人覆國相元
帥且立馬少時容治道俄頃開門凡驅一時許步
入鐵騎夾道擁衛直至青城中途金使又奏云請
徐徐行馬容安排皇帝行宮又立馬一時久至齋
宮門外帝欲下馬金人又奏云皇帝請裏面下馬
帝不聽步入齋宮側一小閣中粘罕遣人奏知皇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三

一碧琳瑯館讀書

帝二太子在對戶已晚容來日相見粘罕即相國
之號也又奏云不知曾帶被褥來否擬欲供進又
恐寢不安是夜駕宿粘罕軍中翌日未及見上遣
使往來議事是日早堅要上皇出郊上再三說諭
稱皇帝仁孝乃免及午漏上與粘罕相見于齋宮
相見之初粘罕先使人將齋宮鴉尾用氈裹屏壁
上有龍畫處亦蔽以幃幕然後設香案北望者拜
四左右皆獻欬雪大作時城中無雪獨青城變異
若此金人亦為蹙額繼而相賀各命坐上為主二

酋次之宰相親王并列拜于庭酒三行乃起上與
二酋諸王嗣皆不得聞但瞻聽云首酋上皇次諸
主上與金人出師之由又云天生華夷自有分域
中國豈可據也況天意人心未厭趙德恐豪傑四
起中原非我有爾又云城中頗有糧城出者皆棄
君親之人不忠不孝何足恤者也已盡敵殺禮畢
上命左右取內府蹄金以獻二酋粘罕笑曰城已
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者大事何
用此為果欲分賜可賜臣下俄頃又遣人奏上云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三

一碧琳瑯館讀書

日既晚恐城中軍民望可早回必欲賜賚臣下但
留左右足矣駕興二酋送上馬遣使數人侍衛時
金人與左右交口賀云已是一家出征已十有二
年矣家中老幼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
期又云國相太子來時中途傳令期必破京城萬
一不可攻打雖二十年亦更戍守誓不返國我國
術者尅二十五日初三日城破果如其言二酋人
材皆奇偉太子尤瘦長獨粘罕應谷琅琅太子唯
唯而已初上見二酋以降表出亦皆中書舍人孫

覲秉筆其略曰三里之城遽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為煨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敢綴牽羊之請又上皇負罪以彌天微臣捐軀而聽命又社稷不隕宇宙再安粘罕改抹久之易負罪為失德宇宙為寰區上從之

初三日駕幸兩宮安慰命文武百姓僧道父老赴大金軍前致謝及南薰門外候取大金旨已而金使十餘來傳旨國相太子致意百官軍前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意傳道父老云泥雨不煩到軍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前但看念經文祝大金皇帝聖壽金使傳報禮意已勤是日朝廷綱紀漸振捕獲劫掠者數百餘人迨晚二酋遣國信持書云既往不念故無可言事已至今良可驚悸康王見往河北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其書不名止云骨盧你移資勃極烈大金副元帥朝廷竟遣簽書曹輔行

初四日金人遣使檢視府庫拘收文籍欲盡竭所有以犒軍

初五日移文索馬一萬疋開封揭榜云自御馬以下並拘籍隱藏者全家依軍法許人告賞錢三千貫自是士民止跨驢乘輜至有徒步者郛城之馬羣空矣

初六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揭示許人告收藏軍器者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依私有法先是城陷日軍兵拋擲軍器狼藉道路多為民取蓄爾

初七日開封府散榜召募潰散使臣軍兵依前收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係支給日食是日陳過庭出使兩河催督交割地方

初八日詔民間權住典顧人口以散失人口甚多迨晚又有詔撫諭中外遣使命六人分詣諸路仍先往軍中請號以行

初九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金帛犒軍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親屬質于軍曰以待分割地界了當日歸還又取姦臣家屬三十餘家如蔡京童貫王黼又取張孝純蔡靖邵本等家及要李剛吳愍徐

處仁陳觀折彥質可求等朝廷唯命是聽其或貶所或出京者其以實告是日詔使六人往軍中請號二酋雖聽其請復拘留未許行

初十日有詔大金軍馬登城不下人獲更生已受大賜然而軍兵暴露勞苦除府庫所有盡充犒賞外切慮犒賞不足應戚里權貴豪富之家均是再生之造意合竭其家資以助犒賞不得少有吝惜已令開封府限日下拘收轉送大金軍前是日納馬赴軍中金使督責甚峻又退換羸蹇者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十一日有詔大金軍已登城歛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今來公私所有皆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盡以犒大金軍兵者令開封府具名聞奏當優議與官爵今已差官通行根括切慮人戶未能週知尙且藏匿窖埋使本朝有虧信義或敢如前窖埋者盡行軍法

十二日開封府揭榜云奉聖旨拘催戚里權貴富豪之竭奉家資以助犒賞大金今來黑白並未見人戶盡數約到切慮爲無罪賞致將金銀藏埋許

諸色人告以十分爲率將以三分充賞先以官錢日下代支其犯人依軍法施行知情藏寄之家亦許陳告給賞不爲陳告與犯人例罪民情惴惴殆不聊生午刻有從政郎陳符先於開封府投狀先以開封府和樂樓正店內金銀盡數輸官以犒大金詔改令人官與堂除差遣一次是日所取河東河北等守臣監司等官家屬欲質於軍集開封府至是悉已團結穿以大繩列於廊廡不遣者累日飲食不給寢處不問啼飢號寒之聲通夕不絕有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識者聞之頗不平不知其所犯何等罪也

十三日開封府督責金帛甚緊鄭皇后宅隱匿金帛不肯盡數輸納有詔祖父並追毀出身文字其餘奪官甚眾又枷斷句當使臣等號令於市是日金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斛悉與之

十四日士庶納金帛者紛然朝廷又命開封府曹及使臣等於交引質庫金銀疋帛諸鋪家至戶到攤認拘籍一鋪金銀動以千萬兩計是日傳聞大名帥胡直率領勤王兵至中途遇鐵鷁子馬騎八

萬疋眾潰直爲金人虜入寨中

十五日津般犒軍絹赴軍初金人需絹十萬疋朝廷盡數撥內藏元豐左藏三庫所有盡數應付河北積歲貢賦盡令撥遣及兩浙絹湖南絹悉以充數京師上四庫京畿保甲差充役三衙使臣地分監督每軍各執旗幟保人皆爭先馳納以畢日給然終日所般纔數十萬是夜尙書省大火燒禮四部擲尙書省牌火中禳之乃息

十六日津般犒軍絹如前擇絹不堪者潰以墨水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碧琳瑯館叢書

退換傳聞酋長甚怒謂使者曰大軍在此已欲渝盟使者委曲致謝怒稍霽

十七日津般絹如前又退換黃絹亦潰以墨水朝廷乃於府銓擇北絹之奇絕者悉以充數

十八日詔再免房錢一月先是金人索再遣使大臣之兩河督割地界朝廷尋遣陳過庭而金人拘留是日始遣又增差使十人

十九日督金銀甚緊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句捕

輸納踰限者考治雖戚里權貴豪族官至承宣留

後婦人爵至恭人夫人者皆枷項拷掠期於必納

而後已又詔許納金銀人計直給還茶鹽鈔金每兩準三十千銀每兩準兩貫三百文又榜諸軍州縣鎮公使曾遣人在京買賣交易見在金人仰日下盡數赴官交納隱藏依軍法又榜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應店居宅收蓄金銀之人並盡數交納官店戶主戶許陳告知情同共隱匿者並依軍法又榜自宰執以下應會賜金帶者並納赴官又詔毀神霄宮金寶輪悉以充數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碧琳瑯館叢書

二十日津般絹殊未敷數散遣郎官監督使臣於諸門分頭交納傳聞金人掌受納者多不遜求瑕指摘動輒退易官吏極難其責至有以拳毆打使臣者竟欲賂遺乃肯納官吏等多以大蒜沙糖針線花藤賂之

二十一日根括金銀殊未敷數又詔質庫所質金

銀盡拘入官

二十二日大雪盈尺詔云風雪大寒小民闕乏柴

薪多致凍餒皆朕不德所至萬歲山許軍民任便

斫伐是日百姓斫伐竹木多爲軍兵強者獨擅

二十三日金人索監書藏經如蘇黃文及資治通鑑之類皆指名取索仍移文開封府令支撥見錢收買開封府直取於書籍諸鋪

二十四日金人持書入城督金帛詔以書揭示士庶其書云骨盧爾移資勃傑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

大宋皇帝近日追官入城檢視府庫藏積絹帛一千四百萬疋於內準取犒軍所須千萬疋今承來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示披尋深意似防有取索假以爲辭準取犒軍所皆初破城時本意縱兵但緣不忍以致約束今欲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段子衣絹數不限官私早望依數應副且在庫絹雖見有餘惟取所須今此金銀衣段子亦係所須之外亦必不敢累承示諭金帛豈耗驗今所諭似證前言且冀亮悉無用浮辭專奉書陳達不宣謹言又勝云備錄國書在前勘會大金既登城歛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至大犒軍金銀衣段子合

竭力應副內藏左藏元豐庫及龍德宮德兩宮御前皇后閣皇太子宮并臣寮之家已根括到數日

大段闕少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銀衣段子戶仰聽認大金之恩疋兩已上盡行輸納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陳求道余大約東壁受納王及之夏承北壁李佩受納王琮葉份西壁受納張著胡恩南壁井度受納依諸家元納對封所斤兩重交與管納官總數交納大金軍前如聽隱留及官吏乞覓並仰一面措置施行士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庶讀之頗懷憂懼

二十五日大雪民間揭榜云應被討虜去失人口之家願往軍前識認及以物收贖者從是夜大火燒開寶寺天甯寺及居民五百餘家

二十六日散榜根括金銀甚緊鬻爵開列官資價直及僧道師號

二十七日金人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燒香禮佛二十八日金人索役使命四人賄贈疋兩各五百先是城陷日有金使四人宿都亭驛百姓乘亂輒

擒殺于驛前剖剝之至是索此朝廷從之

二十九日縱民樵斫萬歲山竹木幾盡又詔毀拆屋宇以充柴軍民奔趨攘奪蹂躪壓至死者金使在都堂留宿議事聞噪嗽聲問接伴具以實對金人笑曰使民相爭如是定知强者得弱者失兼之必致墜壓損人命何爲不官拆俵散乎伴者無以對

三十日津般尙未數數

靖康二年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正月一日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燒香僧道出南薰門致慶二元帥使傳諭止之

初二日搬運金銀已畢數

初三日金人退換金銀未鈐銷者數兩虧者亦縱收結官貪恣酷虐故爲是耳開封府聞命不敢稽緩經差雜役千餘人往南薰門復取所退換金銀而入偶奔走去甚迅百姓從而奔趨妄意謂交割地界爭往觀看而金人守城者見城中數千人奔走而南甚疑懼亟報軍前俄頃金人環甲挺刃備

鐵錫子于門外數千人幾惹大事已而呼監官營于寨前胡跪供記欲殺監官具言其實拜告再四乃獲免

初四日金人遣使乞朝廷再詔諭河東河北諸州交割地界而兩河守官百姓等作堅守計例不奉詔至是凡累月止得石洲金人患之乃迫朝廷再以詔諭朝廷不得已而降詔云敕某州守臣大金元帥府領兵來責失信欲割河東河北地永圖結好雖卽時應許遣聶昌耿南仲前去交割軍州撫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定了當然後收歛仍取了應係合交割應官員在京血屬執質直候撫定了日放歸團聚其在外者亦別作根究去訖近刷到石洲種廣秩家屬送還軍前稱石洲早已歸秩遣回不用是知其餘家屬纔候撫定亦當歸還今聞某州拒守未降益爲勤王保衛社稷不願歸屬外界然大軍尙在城上若迤邐堅守須至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爲宗社之患豈如早與燒毀樓櫓開門出降撫定除本土人民元係河南客官軍民寄旅者先計放還則公

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師城地深固尤不能保若汝等不豫順從豈止宗社無所裨益所在不能保慎無執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是晚遣使持此詔詔

案中

初五月初六日津般金銀衣段動以車計又退換不端者督責緊急

初七日都巡檢使范瓊爲中書舍人高伯振致齋於惠林寺收老母幼穉遺骸殯瘞瓊高義可佳乃介胄武夫也是日何桌使軍中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初八日何桌使還向書省揭榜云準御封付下大金犒軍金銀衣段府庫士庶已到數目十分未及所從之一分專遣右僕射何桌躬詣大金軍前懇告怪問以謂京城人民衆大必有隱藏契勘大金全活一城生靈無一以爲報性命既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責四壁官盡以根括須管日下供納御史臺催促覺察如有不遵令來約束之人一面已降旨揮處置施行榜云朕苟可以報金人者雖膚髮不惜仰士庶共體此意速行送納

初九日根括金銀並急御史臺置麻錢日字執已下未納金銀人姓名指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其所勾呼繫禁枷杻者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以拷訊前項督征者相望於市近晚有詔云朕以初十日出郊見兩元帥議和徽號事咨爾眾庶各宜知悉

初十日平旦駕出南薰門開封府根括金銀未敷數榜詔云朕以出各降三官是日車載金銀赴軍前送納者不可計數迫晚榜云朕出晚議和徽號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事爲諸國未集來日回仰居民安集

十一日百官僧道父老雲集南薰門以候大駕又如昔時午漏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爲金銀衣段數少聖駕未得回歸事屬緊切仰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有金銀衣段火急盡數赴開封府送納許人告給賞犯人軍法又榜云大金元帥只爲金銀衣段事爲軍官未集留宿來日定回

十二日津般金銀衣段莫知其數有榜云王御帶

傳到聖旨付開封府大金元帥甚怪金銀衣段甚少朕再三懇告示京城居民眾多必不止此卿可各告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各體朕意疾速了納須管日下了當仍許卿便宜行事開封府至催督愈急下廂根括家至戶到移文及店戶客居倡儻家委被攤一城騷然人不安其居是日又津般景龍門常放燈所用金燈琉璃珠纓翠羽飛仙之類悉赴軍前交納蓋外自月初金人索元宵燈燭欲於城外作元宵十餘日間凡在京道觀佛寺正店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所有津般殆盡稍不堪者撤退易至是復征求及此是夜帝又留軍中

十三日士庶隨坊作隊伍率納金帛者不可計數俄頃有勝云王御帶到聞傳到聖駕三日不食矣大金金帛數少未肯放回仰尙書省分差官根括事體緊極尙書省遂差官卿監西壁直人民居搜檢使臣從吏所至如捕叛逆其勢極可駭懼所搜多有獲者又強勒迫家婢僕告首尋厚賞聽遂便廂官人又分頭根括小民五家爲保雖銖兩悉取

之追盼又勝云奉御批朕累見大金高僧普賢元帥台令衣段金銀數少且拘留在此候見數足可放還可速依下頃須管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吝惜隱藏被搜檢告首軍令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僧道伎術官吏放出官人開封府戚里醫人樂人百姓老娘諸行彭端等公吏曾經祇應人入內侍楊戩賈蒙等已下句當使臣曹剛等大宗正司宗室三衛會御輦官大小園子曾遭遇兵給內東門司妃嬪并龍德宮大內黃院子衛尉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寺幕士又勝云專切根括金銀催促四壁所契勘開封府勝示大金軍前爲衣段金銀數少聖駕未得回歸事屬急切所當訪問間巷居民各懷愛君之心自相糾結釵環並行送納切慮京城闕遠未能一體或雖經送納未致盡絕今措置令逐廂使臣於逐巷內委請懷材碩德忠義高士一人專於逐巷內置麻排門勸誘抄上金銀以一錢已上或衣段以一疋已上盡行抄掠徑赴開封府送納庶得軍前允信聖駕還內京城居民早有活路須至

曉諭又勝云今聖主兩爲百姓車駕出城懇告軍前全活生靈之恩甚大可排門勸誘依此送納是夜帝留軍中

十四日官吏士庶候大駕於南薰門有勝云應民間金銀限十五日已前納入官出限不納者依私法今後不許以金銀造首飾器皿等物是日復以從官郎中分頭四壁根括緊切僕婢告首紛然有以仇隙而告首者告訐之風盛行官司樂從而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物諸王主第什物泊宣德龍德二殿所用銖兩無不括納又勝云大金元帥台令候根括金銀盡絕申來當遣大金人入城搜檢切體此意不可隱藏士庶讀榜相顧失色莫不疑懼至有集隊伍構軍器以備緩急者通夕不寐

十五日黎明榜云駕前入回傳到聖旨軍中供帳御膳冰炭什物不闕迎侍禮數優異宰執從官次舍溫潔只緣金銀衣段數少商議未定仰疾速催促務要日下盡數交納不出一兩日決定駕回保

無它事恐軍民士庶憂慮今多出文曉諭有曉諭軍民各令安業務要甯靜不待曉諭以罪夕民情頗有動搖故有此榜開諭是日陰雲四垂家家愁苦士大夫憂愁作爲歌詩甚眾獨有著作郎胡處晦上元詩人多傳念一詩云上元愁雪生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望胡歌舞蒲萄宮抽釵脫釧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寶帑聖主憂民民更憂驕子逆天不怒向來艱難傳大寶父老談王似仁廟元年二年城下盟未親民臣繼嘉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祐路人哀痛塵再蒙冠劍夾道趨郡公神龍只合九淵臥豈得屢辱蛟蛇中朝廷中興無柱石薄物細故煩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送慚趙氏廝養卒今日君王歸不歸傾城回首欲悲啼會看山呼聲動地萬家香霧繞天衣胡兒胡兒莫耽樂君不見望夕月虧東北角

十六日根括金銀益急先傳元帥留駕元帥回至是猶未聞鸞輿之音人心憂疑罔測其故太學生徐揆等欲以書達一酋長邀駕還闕先詣都堂陳

狀具述執政輒不聽是時欲達書者數十人執政者既不聽許獨揆徑詣南薰門乞以繳獻守門者從之已而傳聞二酋以馬取揆赴軍中覽書詰難而揆因高論抗辨被二酋敲殺之

十七日榜云駕前傳報到元帥留赴打毬會只候天晴燕畢便還內仰居民安業是夜曹門外有金人下城討虜者又縱火燒五岳觀者甚可駭懼

十八日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捕欠金帛者曲法峻治未易詳述哀痛之聲聞于遠邇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一

碧琳瑯館叢書

十九日諸司結局罷拈金銀人心稍寬莫測其故然聖駕殊未聞回留宿郊外至是幾旬百姓父老官吏雲集望駕亦彌旬日置監國留守司

二十日風雨大作有榜云駕前傳報到聖旨只候赴打毬大會了當便回向仰軍民安悉

二十一日開封府揭榜云諸寺觀祈晴許士庶燒香又榜在京質庫須依前開張以濟小民又榜加大金皇帝徽號崇天繼統昭德定功敦仁體信脩文成武光聖皇帝駕殊未聞還期

二十二日士庶望駕之心愈切有榜云元帥留打毬大會未了候天晴會了方回是日軍民見車駕遷移許久上下疑懼構造言語傳報不一又乞講請脩城庫器甲以備緩急官司不許往往各家私造官司復慮生事乃捕造言者十七人戮于市又榜禁戰

二十三日榜云在京原開質庫人戶須管仍開張許人告賞錢五十千是日監司增置糴米柴炭場糴人不得三升薪不過五十其直減市價幾倍糴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二

碧琳瑯館叢書

買者如市

二十四日借支軍米聽從便出糴欲生小民也榜云為陰雨打毬未得聖駕未回

二十五日大雪氣候風寒似城陷時金人索內夫人倡伎及童蔡梁王家聲樂已出者未出者已從良者皆要之開封府散榜遣公吏追捕巷陌店肆搜索甚峻滿市號慟其聲不絕又索教坊伶人百工伎藝諸待詔等開封府奉命而已

二十六日尙書省榜右僕射何栗傳到文字稱城

外傳聞城中百姓凍餒皇帝聞之出涕不止降到曉諭詔書朕出城見兩元帥議事未畢陰雨連日薪糧闕乏苦痛在朕心已令多方措置減價出賣薪米庶幾小民存活仍不須羣聚候重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故茲詔示各令知悉士庶讀書莫不墮淚先自城陷日物直踴貴上出城又甚小民餓死道路動以千計米斗二千肉無所食至貓鼠雜獸捉盡甚者雜以人肉蠍皮馬甲皆煎燂食用又取五嶽觀上葆真宮花葉樹皮浮萍草之類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一

碧琳瑯館叢書

無不充食士大夫豪右之家皆食之自爾四壁增置米場出糴官廩凡數十所然官司措置無法大抵強者獲利而弱小受惠者少攘奪蹂踐動致死傷又如萬歲山樵採時揭榜軍人不許糴又命男女分日起場由是小民得賴以濟是日捕獲倡優內夫人已莫知其數悉押赴教坊銓擇

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儀仗法服鹵簿冠冕乘輿種種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舍人內官數各有差併取家屬又索犀象寶玉藥玉彩色幞頭書

籍之屬肩擔車載徑赴供納者急知是火西揭榜云兩國通和各敦信誓重駕駕與二元帥議事已了只候旦夕回仰士庶各安業勿致疑慮及聚眾卻誤大事是日捕獲倡優內夫人等甚多

二十八日黎明雪始開霽御史臺告報百官等並赴南薰門接駕士庶奔湊充滿道路延頸企踵以侯鸞車之塵已而殊不聞耗謝元汲作憶君王其詞甚哀云依依官柳拂官牆寶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巢依舊怱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是日金子歸巢依舊怱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是日金子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二

碧琳瑯館叢書

人又索官藥局藥餌大成府樂器太常寺禮物儀仗以至樽罍籩豆微至于奕棊博戲之具無不征索捆載而往者不可計數民情動搖殊不安帖俄頃有榜禁民兵聚持兵器者軍令又榜云奉聖旨令多差人兵般大金所需儀仗等物候般發盡絕車駕還內切慮軍民疑惑令出榜曉示

二十九日官吏士庶伺駕開封府追捕倡優內夫人就教坊銓擇押赴軍中者自二十五日不可計數至是尤甚又征求及戚里女使車駕往輪轍幾

盡至搜求肩輿以乘載之負養之家委取無遺及被選出城者皆號慟而去又押內二十八人及百伎藝等千餘人悉赴軍哀號之聲震動天地是日民情極皇皇迫於凍餒又有割剝人肉食者有榜禁戢不止

三十日金人索九鼎八寶車輅等又索將作監官史尙書省吏人秘書監文籍國子監印及取翰林傳神等待詔並節次解發是日解發內夫人及戚里女使猶未已午漏又以車載數百於南薰門時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四 碧琳瑯館叢書

官吏亦候駕於門內夫人女使輩車上大呼斥罵曰爾等任朝廷大臣作壞國家如此今日卻令我塞金人意爾果何面目諸公同首緘默而已

二月初一日

解發女伎津般庶物不輟先籍譚穰家貨白米二千石豆粟如之至是委官發糶以濟小民又命毀拆高球楊戩第宅出賣充薪

初二日金人索妃后服琉璃玉器再要內夫人雜工匠伶人醫人內官等并家屬開封府追捕尤峻

節次解發悉繫以繩交加防護如犯大逆市井號呼者不絕於道又索司天台臺大輪滿俄頃有榜云奉駕前指揮仰多差人兵疾速津般大金所需應干物候般盡絕聖駕方回

初三日初四日津般器物解發官物如前市井哀號者殆不堪聞又退車輦乘輿稍微者令重新太常大成明堂司天監應物悉遣雖重大者併力相舁而去是日增米場數十迫晚有榜云大金所需津般漸已了畢聖駕旦夕回歸仰士庶體兩國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碧琳瑯館叢書

通和之意各務安業

初五日津般先解發者益眾有榜云內官藍訴醫官周行隆藥官朱子書經元帥下狀云各有金銀害埋乞令本家掘取前來以此元帥怒令再根括金銀赴軍前交納

初六日開封府榜再根括金銀又榜亦根括馬除從官已下合赴常期外應干馬並再根括限初七日盡數再納軍前是日盛傳駕還追晚寂然

初七日金人備蓋陳州門莫測其故所向諸門昨

夕多有金人下城討虜因與百姓戰鬪者士庶方切憂疑于後有內家車子數千各攜被褥于車後指南薰門星馳而去黃門老卒輩從行皆有憂色士庶惶惑莫知其端白晝市井爲之遽罷迨晚有勝云留守司奉監官令旨皇帝出郊日久未還太上皇帝領官嬪等出城親詣大金軍前求駕回內仰士庶安業是夜民情極懼留守司急召百官議事二鼓矣

初八日黎明留守司又集百官議事又申意上皇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

碧琳瑯館叢書

出郊止爲求駕回內仰居民安業不得製造語言誑惑眾聽是日彈壓官四出百姓持兵器巡警者如故已時南薰門有勝云崇天繼統昭德建功敦仁體信修文光武光聖皇帝初四日冊立初五日移賽初九日受賀十日車駕還明與日回士庶競傳相與致慶且訝明與之章未喻頃之傳聞乃姦人詐出勝示開封府已捕獲根究矣迨晚開封府有勝再申諭上皇出郊事不得持兵器仰居民安業寅夜巡警自保是日燕王越王及康王肅王家屬

並赴軍中

初九日內前揭示長勝備坐金人節次移文及孫傳報應文字民間至是始知遼廢宗社欲立異姓相顧號慟殞越無所皆悔不令皇帝巡幸主上遷都也留守司等四壁都巡檢范瓊撫諭軍民感泣不已其牘云元帥府近以皇宋降表申奏今同降聖旨先皇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求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迹變渝愈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

碧琳瑯館叢書

泊官軍力擊京城摧破方伸待罪之請況近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絕社稷傾危父子敗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伸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闊既爲我有理宜混一然念師舉上存弔伐本非貪土宜納擇賢人立爲藩屏以王茲土其汴都人民願隨主遷居者聽所降聖旨在前令請宰執文武百官在京外京城臣僚一面共請上帝并已下后妃兒女及親眷王公之屬出京仍句集耆老僧道軍民百姓遵聖主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

名位尊卑所貴道隆德茂勳業著聞素爲眾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眾善有一于此亦爲舉當依聖旨備禮冊立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因候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城池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左金衛大將軍都監右監軍皇子右副元帥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譜勞勃極烈元帥在國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今月初日亥時準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傳等聞命震越義當卽死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一

累琳琅館叢書

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已及期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遂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敢聞之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愈切痛激之詞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始終保全之賜傳等誓捐軀碎首報國萬分謹具劃一下項

一太上皇帝已下不敢有違令旨見發赴軍前同伸懇告之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卽位以來日修德政並無過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譴訶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

已重行竄責檢會上皇昨爲大僚信誓亦爲眾所推服李良嗣王甫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顯見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一嗣君在東宮卽有德譽著聞中外比卽位萬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尙可以歲脩及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衣段日下未能敷數將來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垂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效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二

累琳琅館叢書

一伏詳來旨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主遷居具見慈仁存卹備至不唯人民崇戴罔有二心並據令內外實未有堪充薦舉者若倉卒冊立必不服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非所以上副元帥重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奪之與之全在元帥雖大金詔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則閩外之寄元帥自專行如前項事理明白更望台慈特霽威怒終賜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取索所有各已聲揚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事定之後退守偏城以備藩屏如蒙大恩將嗣君不見廢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望台令又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伏觀皇帝詔書宜納擇賢人立為藩屏許令士庶隨主遷居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聖德甚厚然傳等切見國主自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並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碧琳瑯館叢書

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姦臣及國主年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伏望相國元帥皇子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其容退避以責後効再念趙世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上皇之子則乞於神宗皇帝之子加選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為依歸傳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元帥據孫樞密狀切為

朝廷所以廢趙氏者徒然哉以其不可與守信誓約不務聽命為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如是之甚哉皇帝以寬恩釋其罪負則立賢人而已真得弔民伐罪之大義矣今承示諭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罪亦深矣此後不宜更復如此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右傳等準元帥府再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碧琳瑯館叢書

遣翰林承旨吳玠前來指揮選擇立賢事傳等任宰相繼以罪罷將帥士卒皆叛之其餘臣僚並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所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于草澤之間亦未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它姓卽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重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選主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四方卽及安帖或天命改卜廩數有歸卽非本國及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選

擇賢入承爲藩屏傳等不勝痛切殞越之至謹具
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元帥府看詳
孫傳等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廢敗亡之餘其它
臣僚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能推戴者
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敗亡之世必可繼
則三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
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躬依聖旨早舉堪爲人
主者一人當依已前劄子施行或必欲元帥府推
擇緣會驗在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卽與混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聖琳現館叢書

一無異實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戴南人其見在軍
前南官亦樞密所共知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果
有可舉者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桌李若
水預此議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
敘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所舉推戴狀申天會五
年二月初八日準元帥府劄子再請恭依聖旨早
舉堪爲人主或在京內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
具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府推戴狀申者右傳等
切詳本國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

狀懇懇控告今來渝盟失信止是上皇及前主宗
子支屬並不干預尙冀恩造再賜詳擇庶得中外
帖服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死請必欲選擇異姓
自京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於自舉乞自元帥府
選擇敢不一聽台令傳等無任哀痛惶懼殞絕之
至謹具狀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是
日士庶讀榜委無生意以謂宗廟至此性命豈保
還家聚首相與待死日未中半市無人行入夜乃
持兵器巡警市中一坊無慮千萬人巡行達旦官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聖琳現館叢書

司彈壓者亦然

初十日黎明監國揭榜仰百姓父老午時前各赴
南薰門憑血懇告大金元帥求駕回自寅殆午官
吏士庶集于南薰門者莫知其數孫傳張叔夜親
執狀求門吏乞繳申軍中其狀云文武百官僧道
父老宰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孫傳等右傳等已
累狀元帥府推慈軫卹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
國降旨稱藩永事大國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
或選立趙氏近屬使與本國生靈爲主中外安帖

合大國弔民伐罪之義傳等今日在南薰門拜泣候命下情不勝哀痛懇切惶懼頓首越之至詳具申元帥府伏候台旨又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右傳等除已同百官父老具狀申元帥府尙有不盡之意不自忍死泣血上千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而舍之存亡繼絕唯在元帥別有監國太子自上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伸臣子之情則望早賜恤趙氏祖宗並無失信內外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碧琅琅館叢書

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四方英雄必至雲擾塗炭卒未得安傳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世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絕之又況傳等世食君祿君辱臣死之時上爲宗社下爲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伏望台慈特賜矜察傳等無任哀懇痛切惶懼頓首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謹伏迨晚金人回云元帥府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者緣趙氏罪深也況聖旨丁寧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請

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趙氏太祖孰知推戴自立尙可若今依聖詔擇賢者立孰謂不可兼早來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官僧道耆老軍民既乏行府選擇行府及在京官僚未識可否但恐在京自下爲首營句者必可舉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今官僚等照會此意若所推目下在京官爲首營句者可以早立其本官名銜狀申亦可卽依已去文字眾得共薦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申趙氏支屬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碧琅琅館叢書

限不過今日發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發遣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初十日士庶傳聞此語相與號泣入宮上自軍中批御劄付府尹徐秉哲云我以失德爲金人所廢汝可彈壓京城無使喧擾及爲我累士庶聞之益更慟哭十一日黎明上自軍中批御劄云二月六日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聖旨專候后妃太子諸王諸公以內族出京俾分團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

人其餘萬姓爲幸非細今因元帥府遣人宣文字入議附此無拘舊分妄爲禍端速令太上皇亦批御劄云尙賴元帥寬仁使父子團聚速令太子出來是日范瓊領兵往來宣諭百姓趙氏已失國軍中見議立異姓今晚皇后太子盡出不得邀阻先是初八日燕王趙王出門百姓攔截謂我國無主不令出去官司捕爲首者戮于市方定至是乃預行戒約嗚呼閭閻下賤亦有戀主之心豈謂垂紳端笏者乃甘心於賣主乎此尤可以推心泣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瑤琳瑣館叢書

血而號慟者也是晚皇后太子公主並在南薰門百官萬民哭送于門太子傳令致謝號震天宮嬪輩多有徒步出門者自皇后而下止有被鞞一附于車後人人悲啼皇后太子同坐破車士庶立傍觀心骨糜潰

十二日早孫傳張叔夜赴軍前大金移文城中令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議立左丞張邦昌邦昌治國事並不得引惹趙氏開封府御史臺徑集百官於祕書省聚議之文臣承務郎武臣承節郎已下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瑤琳瑣館叢書

並赴議頃刻至者無慮數千員置麻紵各令具名銜及情願推戴邦昌爲主異議者押赴軍前是日范瓊領兵把祕書省門迫脇之外開封公吏御史臺疾聲奮呼勒令速書名銜推戴者迫脇于內士大夫相顧號慟聲聞于外然亦無敢慨然立異議者獨御史中丞秦檜獨狀論列以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付軍前面論其餘百官所議其略云奉大金皇帝詔旨元帥令旨欲立左丞張邦昌

爲主某等亡國之臣茫迷不知所措敢不推戴欲別擇賢人亦取自軍前指揮十三日以御史中丞秦檜及百姓所議狀繳申軍前金人移文追取親王帝姬及駙馬并南班宗室官族甚峻京城官吏一聽之而已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開封府解發公主帝姬及宗室等節次出門哀號之聲達于遠近先取官吏及百工伎藝家屬至是以尙有解發者自內前徹南薰門貴賤老幼號呼不絕如是者已十

餘日又遣取官嬪等例皆徒步出門不暇乘載是日傳聞所解發官嬪已一千二百人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市井聚觀莫不憤嘆無一人敢誰何者

十八日金人移文索太學博通經術者三十人如法以禮敦聘前來師資之禮不敢不厚學中應募者三十八人抵多聞人及兩河人官司支給三百千以治裝三十人欣然應募士論鄙之是日御史中丞秦檜赴軍中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碧琳瑯館叢書

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禪學通經德行數人開封府勾捕諸禪長老及首座西堂禪僧等應募每院不下十餘人解發中復多有退歸者所留僅二十人傳聞待遇頗厚諸寨輪請齋餼無虛日是日又索應千經板官司搜求獲時解發

二十日早解發太學應聘之士三十人赴軍中官司備肩輿使之去已刻到金人再移文令根括金銀先是樂官醫官內侍狀軍前乞取家中所窖埋金銀開封府又莫敢隱匿徑令掘取前來解赴如

是者二十餘人又云軍前籠中皆自金銀二書震怒斥責根括官吏以為向以為盡絕各具結罪文狀今乃如是耶故有再行根括指揮移文督責至緊至峻官司無復敢拒已而揭榜曉諭委四壁官根括如初百姓惶惶殆無生意是日解發宗室官嬪輩猶未絕號呼之聲所不忍聞

二十一日根括金銀解發宗室如前金人移文令議遷都事開封府御史臺徑集百官於都堂聚議後竟不聞所議果如何是日金人督責金銀九峻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碧琳瑯館叢書

后妃帝姬首飾之類並皆取索又入大內宮人釵釧之屬悉皆抽脫官司尤懼其未能多集乃以四壁置場各數十處堆垛官錢以收賣之金每兩三十五貫銀每兩一千五百多有赴場出賣者猶以為未也又勝揭許以金一兩博米一石四斗銀一兩博米一斗是以民方艱食雖有金銀無所用之往往樂於博易官司收金銀者日不下千萬兩並節次解發軍前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須管二十五

日解發盡絕並不得漏落一人官司承命一切稟聽尋悉開封府使臣大小令下輩散行搜索狹街僻巷無不周通小人無知觀望輒於市井奮呼號令云不得隱藏趙氏如有收藏者火急放出庶免連累如是所至號叫官司縱而不問又可以扼腕憤悶而泣血也

二十三日解發南班宗室等絡繹於道又載官嬪出門者凡數十車當責金銀尤峻緊又有軍前告禁中金銀及內庫鎮庫銀塊並取索前去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

空

碧琳瑯館叢書

二十四日金人移文取太學錄黃宗楊愿二人皆以舉人舉錄近年試選每占高等者似疑爲三十人中挾仇者所賣一人託疾供申後竟得免

二十五日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爲峻切官司驚懼莫知所措迨晚乃追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人並赴軍中二酋震怒拂臂厲聲斥責已而命執提舉官四人於監軍處敲殺之提舉官乃尙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知資與給事中安扶也既殺之後令發級軍中以合於眾尸首弃南薰門下時監

軍正處南薰門故也又命催促根括金銀官四人皆臺諫官各鞭背五十放還見日人風其本至晚尤甚百姓傳聞殺侍從極臺諫上下怖懼疑啟亂之端在朝暮持兵器巡警者又復如初

二十六日開封府御史臺催科金銀無所不至自九品已下折爲九等均定金銀衣段數各有差又逐坊陌家至戶到列爲三等攤認金銀衣段亦隨等均定上下催督急如星火一城騷然不堪其苦自廢主上已來金人之使日夕入城徑造宮闕如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

空

碧琳瑯館叢書

詣私室折花飲酒自相娛樂至于乘醉插花滿頭聯轡而出睥睨行道旁若無人觀者恨不能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十七日督責金銀衣段大抵尤甚初昔時已刻李若冰兄若水及從吏輩還自軍中頗能道軍中事云金賊初廢上時蕭慶持詔宣讀罷徑逼上脫去赭袍盡皆襜裂是時大臣何桌等悉在上側驚愕莫知所措若冰抱上呼天聲苦爲金賊所擊而繫囚禁令金官高尙書者誘若冰以高爵若冰略

不之顧至初八日又呼若水云議立異姓必廢主
事若水大聲抗論云皇帝非是失信以祖宗積累
之艱三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不敢輕
與夷狄唯義所在而已且如元帥自去年冬城陷
日之後再盟主上原缺四字歃血未乾又復違負
又去金銀所需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人土地取
人婦人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一巨賊矣弔伐豈
如是乎二酋大怒令拽下殿於青城東華門敲殺
之臨死罵聲不絕于口自夷狄強暴傾危王室士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大夫能慨然以身死社稷之難者才聞若水一人
而秦檜亦其次也萬世之下知不能掩其惡也
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解發金銀衣段又如昔時衣
段舊不用綢布等至是悉要搬擔者不絕於道傳
聞城外衣段堆積如山有腐爛者竭府庫困民方
可勝嘆哉

三十日上以狀達二酋乞飲食衣服狀送開封府
始敢令人般擔御前服用等士庶聞之無不慟哭
續報

三月一日金人告報城中欲遣張邦昌入城御史
臺檢準故事例宰相入城百官合近于門徑行曉
諭文武百官於未時前悉詣南薰門迓少宰公相
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者又千萬人范瓊
汪長源諸統制官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
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人送者及門而返邦
昌之入也徑詣尙書省百官敦請卽皇帝位猶豫
未決先是軍前指揮如不肯卽位及城中不願推
戴者先戮大臣縱兵洗城官吏至是乃不敢不敦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請邦昌與庶官相見慟哭盡哀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金人節次移文督
立邦昌僭皇帝位文武百官軍民等凡四日並詣
尙書省敦請再三邦昌退避而未敢

初六日金人督立邦昌甚峻乃議定令初七日擇
時僭皇帝位是日早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等觀
事勢至此慨然起兵謀反正班直散祇俟凡三營
並殺血屬以應時未起爲人所伺范瓊大言變亂
因部兵各殺五十餘人悉潰散革父子並爲首者

並斬于梁門外嗟乎革誠若有志之士奈何事未及成而身遇害悲夫

初七日辰時邦昌僭皇帝位是日金人遣使命五十餘人素騎數百從之持冊命立邦昌自尙書省慟哭入幕以更帝者服少刻出北面再拜謝恩金使跪進冊命國璽再拜謝金使退文武百官行導入宣德門服赭色袍張飛蓋御文德殿受賀

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百官赴常朝如儀以王時雍領尙書省門下省事以徐秉哲領中書樞密院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六

忠貞堂

事士大夫請致仕者紛然吏部悉從而不拒

十一日宴金使于禁中

十二日金人移文督索金銀衣段又峻云金銀元所需千分未及一開封府將在坊巷見在人戶等第敷配限三日納足如不伏納之人全家押赴軍前先是金人索在京人戶口數開封府張大其事以七百萬戶卽軍中詢李若冰亦以此對金人無厭之欲見京城戶口之眾至是乃令將坊巷人戶等第敷配意欲於七百萬戶中盡行敷配所得不

可勝計也開封府奉行莫敢論辨乃以見在人戶隨高下配定成數揭榜門首督責於口下送納雖細民下戶亦不下金三百錠銀三百錠小民以見敷配太盛復出於眾但相與戲之借使變餽金爲金銀化屋宇爲衣段亦豈如數敷納金人自以爲必得而準望責督繼踵不絕也

十三日金人督責金銀衣段益峻官司征催莫敢少怠又散榜逐坊巷具人戶單名及所攤認數委本廂地分分頭催督急如星火小民應之而不納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六

忠貞堂

官司亦且無如之何

十四日邦昌遣使軍中致書懇免征催事其書云比以冒膺禪禮願展謝悰雖歷罄於忱辭終未達於台聽退思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實軫阡危之慮民志未定願未有以得其心事始實繁念將何以息其動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衣段犒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實頗知罄竭委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罔敢不虔仰荷大恩敢不思報雖剝肌體豈足論酬然念斯

民困弊已甚園閉日久餓殍頗多欲撫養則無資
澤以厚其生欲拯殍則乏米糧以續其命而催科
正急勿縊自尋若閭日稍淹則所有無幾非仁何
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冰
之懼與其跼天蹐地莫救於黎元曷若歸命投誠
仰祈于大造伏望察其懇迫賜以矜容特寬冒昧
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則終始之德遂全萬姓之死
已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縻潰期於沒齒以答隆
恩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征催金銀衣段如前但絕
無輸納者邦昌偽命令官司並依舊修飾職事國
子祭酒學官等奉行不敢懈怠見尋曉諭諸生須
管置課冊假歷簿書等諸生笑而不答

十八日十九日征催稍緩莫知其故保康門清晨
大火焚數百家方息

二十日邦昌偽命國子祭酒董道撫諭諸生慰勞
備至道承命巡齊宣布邦昌之意自園閉諸逆困
於藿鹽多有疾故死亡者追春尤甚日不下死數

人至有千餘人邦昌見之乃有撫諭之使又命專
選醫官十人於齋日逐看候各人給藥食之資各
五千學中被疫氣無甚於今年自春首至此物故
者二百人先是日就齋學生蔡延世夢有金甲神
人於大學前箕而坐顧左右百餘人令取鉞於東
南方有一人回曰此何爲者神人曰要葬大學之
士復回曰其數多少神人曰幾半中有一人披髮
目赤取水南北咒曰得吾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
流浹背計自春初在學者才七百人今沒故者已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三之一亦可駭者後病疫者往往只爲黑豆湯取
効由是一學盛傳服之者無不愈疑其神人咒水
之異黑豆湯似亦可廣傳於世因附于後黑豆二
合炒少香熟甘草二寸炒令黃色二味以水二盞
煎取一盞時時服之甚良

二十一日先發解醫官伎藝等有入城者被二酋
指揮聽請假入城收買藥材物料之類其醫官各
于行李籠篋上揭榜云大金元帥府祇候醫官某
人行李或云相國元帥府小人甘心從事于大羊

之眾尙欲矜耀此所以爲下愚無知者與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云節次所需金銀並係犒軍之物雖所需未及千分之一然念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征督重困斯民已議稍止邦昌命開封府曉諭

二十三日自上軍中批御劄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素爲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缺少廚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庫支一作借錢三千貫收津遣至此勉事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

宋 碧琳瑯館叢書

新君無念舊主切祝某上王徐二公士庶傳聞血淚迸落

二十四日軍前放還僧道官吏百姓入城者凡數千人路允迪沈晦亦在其數

二十五日傳聞金人前軍已啟行

二十六日城外火光亘天傳聞金人焚燒寨棚訖

二十七日邦昌僭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素服北望慟哭太上皇主上北行

二十八日邦昌服赭袍張飛蓋乘馬出南薰門餞別二酋及午而返連日之所過設香案望塵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輩也

二十九日五更太上皇主上北行傳聞太上皇在太子軍中上在粘罕軍中主上帶青氈笠子乘馬侍衛百人後有監軍隨之亦有隨行猪羊十數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角掩面號泣燕王越王各得一牛車餘皆步行不能行者驅之使前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

宋 碧琳瑯館叢書

四月一日金人班師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樓櫓後分撥兵衛當開閉守如故是日民間聞犬羊之羣旣空恍若再生競欲登城觀看者蟻集鱗次惟悵望鸞輿播遷爲之悲爾

初二日四壁下工修飾樓櫓委侍郎邵傳都大總管其事置修城司辟官各一員

初三日范瓊領兵出城搜空

初四日邦昌僞赦是時天下勤王之師范尙書趙資殿領兵南京

初五日王淵到闕屯通津門邦昌冊命元祐皇后

初六日百官起居元祐皇后于延福宮

初七日宗室敦武郎叔向領七千人到青城屯

初八日邦昌偽命賜學校恩各有差是日開諸城門

初九日有司備禮冊命元祐皇后百官致慶

初十日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手書

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復回避內諸門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四方勤王之師到闕范瑄

揭榜仰四方客旅未得輕出

十五日李綱檄諸路勤王至約八九路

十六日開封府榜秦鳳漢番人馬自備衣甲口食去廝殺約三十萬人

十七日范瑄除龍神四廂都指揮使兼四壁巡檢使

十八日開封府榜兵馬副元帥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人馬掩截金賊

十九日二十日宗室叔向即青城發青旗八賊召募忠義救駕

二十一日大元帥余東南道總管趙子崧奉大元帥康王劄子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母后節次遣使迎請

康王至京城

二十五日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赴南京迎請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康王

二十六日太宰邦昌率百官乘舟下岸赴南京

二十七日括船綱運及乘載官嬪等赴南京

二十八日祭酒率太學生等百餘人捧表赴南京

二十九日三十日康王節次移文撫諭京城士庶

民眾

靖炎兩朝見聞錄上卷終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

宋 太學生 陳 東著

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侍衛不軍營爲虜帥留以爲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爲將家子弟謂虜帥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習之無益于事莫若遣之換取肅王來質幹離不心亦懼康王之爲人遂信其說遣之歸國康王從此得脫虎口之厄真是

靖炎兩朝見聞錄

龍離鐵網歸深海 鶴出金籠翔遠霄

康王歸國之後虜帥爲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彥質折可求范瓊李綱輩勤王之師四集且爲將取固予之謀纔得許割三鎮詔書且班師退去當時若使主上信從种師道邀擊之請力任李綱護送之謀則金人以孤軍深入必不得志而返離檄召之來亦無再舉之師矣惜朝廷羣憒用事李邦彥輩持講和之說以圖偷安目前正如寢于厝火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自謂之安迨其勢焰薰灼則

焦頭爛額而不可救矣此二聖之所以蒙塵沙漠九廟之所以淪辱腥羶者也

蓋自靖康虜退之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專自佞諛惡聞忠讜寇至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絃山恐妨行樂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奈何幹離不退師之後廟堂方爭立黨論略無遠謀不爭邊境之虛實方爭立法之新舊不辨軍實之彊弱與黨類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幹離不已據真定朝廷猶集

靖炎兩朝見聞錄

議棄三關地之便否尙持論于可棄不可棄之間

金虜所以有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始渡河之謂也十一月幹離不已陷真定復以康王來質爲請康王不忍以賊遺君父毅然請行主上謂康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命王雲爲副王雲張皇賊勢動輒以彼強我弱爲辭迫脅親王略無君臣之禮道經磁相二州有宗正少卿宗澤劾奏王雲有辱使命乞誅之雲方欲辨明而眾軍已交手殺之矣宗澤力勸康王不可北去往時肅王已爲姦臣所

誤大王可復誤耶不如暫留審視國計

康王遂從宗澤之請不果使北將爲潛歸之計且聞幹離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既聞康王再使遣數騎倍道催行康王單騎躲避行路困乏因憩于崔府君廟不覺困倦依堦砌假寐少時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將至矣康王曰無馬奈何其人曰已備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環顧果有疋馬立于傍將身一跳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里但見馬僵立不進下視之則崔府君泥馬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也康王遂徒步行至一庄覺爲飢渴所迫奔入一村庄略求漿飲有一老嫗出迎延入庄中老嫗徑出庄外久而方回因詢康王曰官人何來願聞其略王曰吾爲商于磁相間因爲金兵劫擄以至于此嫗曰客人非商旅也莫是官中親王否前數日有胡騎追趕適又有四騎來追問有康王由此地過否吾已納之曰已過此兩日矣恐追逐不及也追吏舉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問姓氏嫗但泣而不言再

三詰之嫗曰妾之子李若水者仕宋朝已死于虜軍吾兒得爲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在邇有宗澤留守在焉食足兵強天下事尙可爲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康王王受之掩面而泣別嫗而去

行一日到磁州宗澤迎謁百姓遮道留康王駐軍是時元祐皇后居延福宮張邦昌僭位至是三十日羣臣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

閏十一月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議畫河遣聶昌往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四

碧琳瑯館叢書

河東路耿南仲往河北路爲副割地使聶昌偕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虜使王汭至衛州衛人殺王汭南仲遂奔相州見康王

康王與耿南仲連銜揭榜召兵勤王人心思奮康王一日謂幕屬曰吾夜來夢皇帝脫所着御袍賜吾吾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

次日報京師有使命來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齋蠟詔命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連領入衛康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

十二月壬戌大元帥開府是時宗澤自磁州至王
齡自潞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浚王中皆
已在麾下乙亥侯章齎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
陛辭日皇帝謂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
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命
延禧草詔曉諭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
帥府五軍總一萬人又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
皆降順又得萬餘人

乙亥康王離相州使還馳報黃河未凍眾軍相顧

靖炎兩朝見聞錄

下卷 五

碧琳瑯館叢書

驚愕康王密禱于天地河神行及子河渡報河水
已合

丙子大元帥統兵渡河

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來會請康
王進兵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執講和之
說欲阻其行澤領兵至東平許之戊子宗澤軍出
南門進屯開德揚言大元帥在中軍

靖康二年康王至濟州除兵馬大元帥宗澤乞進
兵援京師

二月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
人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略曰

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朕公之子九人惟
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是時曹勉自河
北竄歸以蠟書來進乃主上皇帝御札蓋是三月
初三日主上行幸虜營親書九字於衣領上云便
可卽眞來救父母押付宰相何橐召康王興兵以
圖恢復曹勉得御札于何橐至四月末旬方達康
王康王閱書慟哭哀不勝情

靖炎兩朝見聞錄

下卷 六

碧琳瑯館叢書

次日宗澤百官勸進謂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
四方運漕尤易大王宜早正位號卽皇帝位然後
號召諸將以圖恢復舊京迎二聖車駕回宮康王
辭拒再三不得已從臣寮之請以是年五月庚寅
朔日

康王卽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

建炎元年

詔云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
彥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敘

又詔云民貨常平錢悉與收青苗錢並宗
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終不時其弊當以
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槩量以規
利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之臣許其家自
陳應違法賊歟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共陳

辛卯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

赦文門下 朕皇天祐宋卜世過於漢唐藝祖承
周受禪同於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歷保邦崇不拔
之基屬以朝姦稔成邊釁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敵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七

碧琳瑯館叢書

之憑陵馴致金人來犯京闕初登城而不下終邀
駕以偕行痛念鸞輿遠征沙漠宗族從而遷徙官
闕爲之一空仍抑臣僚俾僭位號朕以介弟之親
而受指開元帥府以總師元翰敵愾之心亟奉講
和之詔豈圖變故終至阨危蓋嘗指日以示三軍
使前迎而後請不憚瀝血而檄率土異外撫而內
親而三軍大夫與萬邦黎獻共致樂推之懇靡容
牢避之私謂疊疊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矧皇皇
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勉徇羣情嗣登大寶宵衣

旰食紹祖宗創業之基疾首痛心懷父母梓遷之
難顧以號令久隔眾囑繫心軍旅薦興屢多失業
慰民耳目之注敷朕腹心之言爰布湛恩誕綏區
夏可大放天下於戲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同履
之憂思夫子必有所先朕欲究在原之急嘆我文
武之烈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
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其一惠而一
心伫立功而立事同俟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
副我憂勤濟時康乂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八

碧琳瑯館叢書

詔書五月初十日朕遭家不競二聖播遷單子一
身義不得死三軍大夫羣黎百姓戴宋惟舊用歸
屬於眇躬朕欲身先士卒北首赴難咸曰宗廟之
重不可一日乏祀且將攝行國政俟時復辟則又
曰天下之大不可三月無君遜避無從百卻復至
蓋祖宗德澤在人固若膠漆天其或者崇降災咎
以警懼我宋是用思慮祖宗之舊仰承天意庶幾
悔禍以輯甯我邦家賚及赤子嗚呼惟孝悌可以
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慎

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眾惟求正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寵侍可以成德惟守大信可以茂遠圖惟有常德可以立武事不弛不擾慎終如初或穰不_鼓庶幾降監俾復我父母兄弟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詔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雖有失當不以加罪謹聽斷除苛矯抑未作去侈靡斥聲樂之奉絕畋遊之荒非奉典禮尙方無飾繡繪非急繕治大匠無營土木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僱工弗利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九

碧琳瑯館叢書

於眾非飲食衣服皆可廢有宜于國非赴湯蹈火皆可爲斷之必行無惑有一羣臣徃于故習有以祥瑞聞褒頌功德浸於導諛諱隱過尤務在蒙蔽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臺諫懷恩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赦朕臨御之始德意未孚于上下用脩播告以敷朕心茲言不食咸聽毋忽

又六月初九日朕以菲德獲承至尊以臨士民之上屬時艱難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區夏百有七十餘載德

隆恩普亙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又安蒼生蒙福適金人入寇挾詐謀以興師墜其姦計都城失金湯之守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遷六宮皆從逮朕叔父兄弟宗族戚屬悉被驅迫禍故之臻振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朕躬念父兄屈辱于虜庭憫生靈重罹于兵革飲泣嘗膽_下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十

碧琳瑯館叢書

又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中外止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十月罷耿南仲議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父子所阻 康王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耿南仲安置南雄州_稅又論主和議誤國之臣如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可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各竄嶺南軍州

建炎二年

金虜陷河中府守臣席益先遁權府郝仲連力戰死于虜 十二月虜分道入寇粘罕自軍雲中拔河南幹離島攻山東婁宿攻陝西

六月李綱入相先是顏岐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

高宜增其禮李綱金人所惡宜置問地綱既人見奏曰外廷之議命相於金人喜怒之間更望審處高宗曰朕已告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自是語塞乃拜李綱爲相都堂治事綱卽首上十議一議國事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李綱又言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監軍政內事已修然後興師而所急者當

靖炎兩朝見聞錄

下卷
吳玠項師叢書

先理河北河東今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亦數千不早遣使慰諭卽爲金人有矣宜於河北置招撫使河東置經制使以宣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藩鎮則自無北顧之憂矣因薦張所爲河北招撫王奕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學士趙子崧言京城士人藉藉謂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傳古徐大鈞

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汚辱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大指此十人爲國賊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乞正典刑以爲萬世臣子之戒竄張邦昌潭州居住尋賜死論從僞罪竄逐各有等差

七月右正言鄧肅請竄斥邦昌僞命之臣潘良貴亦乞分三等定罪高宗以鄧肅在城中知其姓名令其從實奏發肅乃奏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

靖炎兩朝見聞錄

下卷
吳玠項師叢書

一自侍從而爲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回也二自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宗之周懿文盧襄李權張定尹是也三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傳古王紹是也四事務者金人已立僞楚之言朝士集議恐不知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冊主之儀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等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上置之嶺外其次者其惡有三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于庭下是也執政則馮獬曹輔侍從已行遣矣獨

有李會向爲舍人臺諫則昌黎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日有爲金人根柢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二日以庶官而陞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三曰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次於遠小州軍編置羈管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十月詔奉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居虜使于別館宗澤又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再聽奸臣之語浸漸望和爲退走計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又令遷虜使別館不知一二大臣於賊虜情款何其厚而于國家計謨何其薄也

八月元祐皇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淚

九月累表請上還京時宗澤募義士守京城造決

勝車二千餘乘據形勢定二十四學壁于城外駐兵數萬結連兩河水寨及陝西義士乃上表曰臣聞遠近之驚傳謂主上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增四海之疑心置兩河于度外表上不報

宗澤又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之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狡虜高宗付中書省議汪伯彥黃潛善相與訕笑謂宗澤爲狂張慤厲聲曰如宗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何畏乎金賊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四

哉二人語塞

十一月粘罕欲併力圖汴知宗澤有措置大略未可力圖遂遁而去

十二月虜再犯東京宗澤敗之虜果不得志而遁宗澤遣判官奉表請康王還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爲念康王下詔擇日還京

建炎三年

宗澤招撫河南羣盜又募義士合百餘萬糧可支

半歲之食澤上二十餘疏請康王還京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江伯彥黃潛善力主遷幸東南之議忌宗澤成功屢阻撓之澤因憂鬱成病

十月宗澤疽發背死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又屬聲高吟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遺表猶勸康王還京

以杜充爲東京留守充反宗澤所爲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爲用城下無往去爲盜賊

王倫使虜與傳雲俱至粘罕軍前爲其所留

靖炎兩朝見聞錄

下卷

五

碧琳瑯館叢書

五月洪皓充通問使高宗遣粘罕書願比藩臣

七月胡寅請絕和議乃上疏曰

臣聞和之所以可講者謂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可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以今觀之彼強我弱勢力不侔若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于中原佳麗遺大臣則孰加于異意之宰執以此議和徒墮虜計中而

爲所紿也爲今之計莫若罷絕和議一意自脩命將治兵裕財足食以圖恢復庶不虛老歲月爲虜所紿也

胡寅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康王因宗澤累表還京之請至是時李綱入相月餘邊防軍政已累就緒高宗下詔修京城乃曰

朕將親督六軍以撫京師及河東北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可繕修都城擇日還京故茲

靖炎兩朝見聞錄

下卷

六

碧琳瑯館叢書

詔示想宜知悉

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未入關當適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宮往東南爾朕當與卿留中原綱拜賀故降前詔汪伯彥黃潛善從容言于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不爲避狄計萬一京師不守則大事去矣陛下試熟思之高宗又降手詔謂京

師今未可往當幸東南爲避狄計李綱力爭以爲不可幸東南請駐襄乃詔修鄧州城舍人劉珪亦抗疏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變量力爲急務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固守士大夫多附其議

九月謀報金虜犯河陽迫近東京乃下詔幸淮甸從汪伯彥黃潛善之請也

建炎二年春正月

高宗幸揚州虜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粘罕

靖炎兩朝見聞錄

下卷

碧琳瑯館叢書

聞韓世忠守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敵遂陷淮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是時朝廷所用汪伯彥黃潛善輩無遠略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言虜謀知朝廷不戒詐稱李成黨以款我師張浚率同列爲執政言虜勢猖獗蓋爲之備汪黃二人笑而不答當時天長軍報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擐甲胄上馬南巡汪伯彥黃潛善一相方會食中書堂或告以虜至二

相以不足慮答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相且驚愕戎服鞭馬以逐與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鶚至京口軍人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黃鶚方欲與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

李陵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煙焰漲天有詩道其事曰

門外飛塵謀未歸安危大計類兒嬉君王馬上呼船渡丞相堂中食未知

靖炎兩朝見聞錄

下卷

碧琳瑯館叢書

是時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高宗于瓜州得小船乘之以渡江二月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四月高宗如建康府時張浚與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爲趨陝之計右諫議漆康中丞張守力持不可且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張浚西行之議遂寢閏月詔議駐蹕地始張浚建武昌之議欲與秦川首尾相應呂頤浩是之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廢初議以十五封進入大率言岳鄂道遠饋餉艱難又慮上駕一動江北羣盜乘虛過江則東南非我

有矣

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爲臨安府先令奉太廟藝祖以下九廟神御如臨安

七月命杜充留守建康

十一月虜犯采石渡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稅叛降之惟通判楊邦義獨不降刺血書其衣裾曰甯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

十二月康王自明州航海虜陷杭州兀朮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以羸兵數百人守獨松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九

碧琳瑯館叢書

嶺吾怎能遽渡哉張浚與虜戰于明州大捷

建炎三年

正月兀朮再犯明州與張浚戰數合張浚恐兀朮增益生兵是夜遁去虜屠明州一城受禍最慘

三月虜過歸吳縣統制陳思恭用舟師邀擊于太湖幾乎生擒兀朮

四月韓世忠邀虜于鎮江世忠下令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軍虛實伏兵邀擊數合詐敗兀朮輕兵追來伏兵四起

幾擒兀朮再戰數十合虜每戰輒敗不能濟願歸

所掠人民益以名馬假有世忠不從願先命鐵匠鍛鐵爲長綆貫以大鈎每紀一綆則曳一舟兀朮竟不得渡世忠出陣與兀朮道但迎還兩宮復還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鑿大渠三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世忠尾擊之虜終不得濟乃募所以破舟師之策者有賊臣教虜于舟中載土以手板鋪之候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篷簷可不攻而自破兀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碧琳瑯館叢書

兀用其策世忠棄舟奔還鎮江

金虜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牛臯邀擊大破之兀朮屯六合棄其輜重宵遁

岳飛時爲淮南統制以所部兵邀擊兀朮大敗兀朮僅與數騎遁去自張浚明州一捷之後有太湖之捷金山之捷岳飛靜安之捷牛臯安豐之捷吳玠和尚原之捷殺金坪之捷采石之捷凡十三戰自是中國之兵勢復張矣

紹興初年秦檜依撻辣入寇用檜爲參謀挈家泛

小舟抵漣水軍口言殺虜軍之監已者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朝上多疑之直進宗尹李回與檜厚善力薦其忠乃引對檜言若娶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則無事矣高宗曰如此則朕北人也將安歸乎

明年二月用秦檜參政自此則復倡和議高宗無復恢復中原之氣遂定都臨安府一時士大夫甘心臣虜心繫於湖山歌舞之娛而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矣世之論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

靖炎兩朝見聞錄

三
碧琳瑯館叢書

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偁安于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秦檜為虜用間誤之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而嘆惜也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終

靖炎兩朝見聞錄二卷

兩淮鹽政
孫進本

舊本題曰陳東撰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欽宗時貢入太學嘗伏闕上書請去蔡京王黼而用李綱高宗即位召至行在又劾黃潛善汪伯彥二人所構論死後追贈承信郎又加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事迹具宋史本傳是編記徽欽北遷高宗改元時事特詳末及紹興以後事亦足資考據然東以建炎元年八月見殺何由得記紹興後事蓋傳本闕撰人後人不考誤題為東也

建炎維揚遺錄一卷

〔宋〕□□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年虞山張氏

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建炎維揚

遺錄一卷》提要

建炎維揚遺錄

古虞

江曾祁靜蘿訂

張海鵬若雲梓

建炎戊申冬自鄆濮相繼陷破之後金人橫行山東加以李成諸寇乘亂爲孽不可悉數黃潛善濫秉大政汪伯彥謬居樞筦裁處無術探謀不明未嘗得諸賊要領亦恬不介意是致胡寇奄至無以應敵十二月十九日黃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彥遷右僕射盧益知樞密院自是之後宿泗間屢有警報而諸公皆謂小盜易爲殄滅

建炎維揚遺錄

一

照曠閣

或李成餘黨無足畏也先此李成後軍在宿泗叛亡成以追奔爲名遂與俱反朝廷遣劉光世出軍討賊光世既至山東與成接戰王師被圍幾至敗績統制苗傅力戰得脫成軍遂潰爲賊將數人而成一軍俱走光世歸至行在以功加險校少傅而李成之勢尚未解也及是宿泗之報人皆謂爲敗亡之餘蕃寇知朝廷之去就亦多爲李成之黨以緩我師而執政無知果墮其計二年正月李成入泗州聞僅中有三十餘騎僞作番裝見已殺走乃以所得首級器具俱來是夜朝廷薄警

內廷通夕殷運翌早駕御舟涉河居人惶怖罔知所爲上卽欲南幸時潛善力勸上且俟探報得實渡江上然之少頃又傳聞僅自反已卽時梟首矣僅之反也先與蕃兵接戰不利遂畏而叛而蕃人聞僅之叛乃謂罔有爲已敵故猖狂驟至更無持重長驅直抵淮口是日行在遣劉光世領兵出至淮河拒賊人謂劉三必能了事不期將不用命士無鬪志聞風遁走無復決戰由是維揚居民始挈老幼奔突爭門出城相踐以死者不可勝計金銀之價長至數倍在職百官悉皆倉皇無有計畫侍從間有至堂中詢潛善伯彥者二人俱對以自有措置諸公無畏也百官既聞此語乃復自相慰諭以爲知事實者莫如宰相今既所云如此必未可輕動百姓聞之亦以爲然及患出不虞所以多喪家屬自貴及賤無不歸過潛善怨入骨髓皆欲與之俱亡也是夜江都縣大火徹旦營幕輩往往盡焚其居廬初二日居民殷挈逃竄行路之人摩肩疊武二月初三日已刻得天長報始知蕃賊至上聞之乃身披甲胄匹馬出門唯內侍五六員護聖軍隨行者數人而已上天性慈仁亦未嘗呵

止百姓第與路人相先後觀者無不駭歎申刻渡江至京口宿府衙先上起維揚時潛善伯彥尚在堂中會食或有審其事實者猶以前言爲對及堂吏報急稱駕已起矣二人始趨出驅馬前馳自此官吏百姓出門致死至於相籍比前三日又數倍矣將晚蕃人至楊子橋應係官私般載舳舻無慮萬計悉爲虜人所有初四日賊至瓜洲貴賤未渡江者十猶五六賊旣緊迫奔迸溺水死者不知其幾何也婦女被驅虜願死不去有虜而去者又不知其幾何也金帛珠玉捐弃江岸如堆山阜非金人卽爲無賴輩所得渡江之人至有三百里得濟初城中邊報來奔出城者皆以得運河舟行爲利及賊忽至潮不應聞而四十里之舟船悉盤礴泥鹵中故賊得縱所欲如魚鳥之在網罟可以探手取王侯之族婉冶之姿盡流異域官府案牘悉爲煨燼片紙不留上至乘輿服御盡皆委棄兩府侍從之家或身死兵刃或父母妻子離散兄弟不相保自古及今未有此境界大卿黃諤渡江至京口軍人呼之黃相公在此誤國誤民皆汝之罪諤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地史徽范浩繼至亦死

待制李處遜給事中黃哲一時被害上平時每以北方未寧爲念面諭潛善欲將左藏庫金銀絹帛旋船赴江寧府以備不虞聖慮前知警懼如此而潛善愚暗不知事機且曰如此恐搖百姓姑待之至是星雨不存應上卽位之後天下奉表貢獻禮物所積匹兩無慮數萬計一旦掃盡建炎之後所在調發人兵及行在蒐簡軍人精銳之衆不下十餘萬潛善天資強狠傑傲日肆蔽賢害能未嘗禮一賢士天下怨嗟人莫爲用故禍起倉卒盡爲弃甲曳兵之人自渡江以南三軍怨家屬之不相

建炎雜錄遺錄

四

照曠閣

保更無親上死長之意所思者爲亂而已皆潛善之誤國也于時賊至瓜洲縱暴上聞之卽趨丹陽晚頓自駕起鎮江居民奔走山谷城中一空無賴輩與軍人縱意劫虜錢帛填委街衢無敢爲主幾至大亂自此以後南來之人扶老攜幼如蜂屯蟻散父母兄弟妻子多不相保遞相哭泣遍滿道路聞者莫不痛心怨憤之氣充塞上下初五日駕起丹陽至常州晚頓百姓離丹陽多由小路招安人丁一箭名進者縱所部兵自小路肆爲劫掠大尉王淵領兵進自毘陵一箭聞之欲引兵亡入山

東淵覺遂傳語進云兵卒劫掠非汝之過命招集叛亡前會常州進至立馬前數其罪斬之簽首以徇于衆人皆惕息初六日駕起常州至無錫晚頓縣令任謹供辦整肅有同宿命上再三稱獎自駕起鎮江後所過之地無不殘劫人以爲戒率前期入山以避其亂凡州縣井邑之地罔有闕戶安居者以故軍人所過愈肆暴戾米鹽之類所取之餘則弃諸通衢與糞壤無異務醞傾覆滿道汪洋可涉每所經處煙焰亘天十室九空矣獨無錫令制御有術居民不遷市井不變軍人憚之無敢爲

建炎雜錄遺錄

五

照曠閣

亂人咸稱爲賢宰初七日駕至平江府府中富民私或遁去然市井貿易如故到此者咸有生意上至府中始去介胄易黃袍儀衛稍增於是日下詔曰朕以單微之質蒙世大難賴臣庶共戴獲承祖宗之餘念必宅中經遠均布惠澤以慰萬邦歸往之心故雖外迫於敵兵誓不遽離於近甸省刑薄歛拊士與民不以一毫擾郡邑行再替矣輸誠盡禮遣使相望而敵未寢兵選將練師朝夕從事而力不逮志自聞長驅之謀議者請適東南遠險之地以保朕躬朕寧不免於敵不忍先事苟生弃

我西北之人而遠遠引也故出兩道之師外爲蔽援而
嗣遣將命之臣祈保赤子以待敵心之易慮則共圖康
居日可見計矣人力雖殫天道難度大名東平相繼陷
失始命將佐絕江自便朕猶遷延不先俟天人之我相
也迨輕騎潛行不日遽至於近城始挺身東行由江淞
爲暫避之計凡乘輿服御若帑藏之積一切棄捐二三
大臣至不能保其家室念雖顛沛至是而不負中原西
北之人朕心猶庶幾焉與其謀已忘民患未及而去則
不得已而後動猶愈乎但聞官吏軍民雖有自便之詔

建炎雜錄

六

照曠閣

多不及避生計蕩然或不得與其家偕來痛切朕心負
負何極自昔帝王脫身於皇遽之時而立國於艱危之
後失勢於屢挫之辱而戡難於一勝之功者尚多有之
夫農不爲水旱輟耕士不爲貧窮怠其道朕能勞形克
己至死不渝圖保生民而不能使吾民之遽安能側身
修行以已贖民圖格天心而不能保天心之必相尙賴
卿士大夫暨爾萬方有衆戮力一心式孚于帝庶迄成
績咸保康乂朕誠切至宜察朕心初十日駕方起姑蘇
晚次吳江留丞相朱勝非侍郎張浚彈壓蘇城除呂頤

浩同知樞密院充淮南兩浙經制使十一日次秀州十
二日次崇德十三日到杭州以府衙充行宮以顯寧寺
爲尚書省然百司官吏隨駕至府者十才一二三省六
房殆百餘人耳所以行在職事一切未具十四日下詔
朕以菲躬獲承大統萬方請命未能解塗炭之憂二聖
蒙塵莫獲親晨昏之養兵已練而力屈脩雖設而用違
震于朕心罔知攸濟實由涼德未究遠圖仰無以當上
帝之意而禍亂遄臻俯無以得百姓之心而流亡失所
比因強敵深入近畿退保江津以援畿甸事出倉卒人

建炎雜錄

七

照曠閣

用震驚衣冠頓踣於道塗帑藏棄捐於兵火嗚呼皇天
后土豈不照朕之精誠志士仁人豈不卹朕之懇惻儻
以昧陋難弭凶災請降罰于朕躬以謝罪於率土尚以
國家歷數之未艾祖宗德澤之在人未至淪亡必將恢
復益當洗心改事雪涕輸誠悉去靡文務從簡素屏斥
細務專事戎兵明告庶邦暨於列位忠言可以規朕之
過失長策可以救國之傾危毋蘊於中悉以上達廟堂
近服各務交修藩翰諸侯深思夾輔將帥致爪牙之用
黎民保父母之邦思扶顛而持危用興仆而起廢庶資

多助馴致不平咨爾萬邦欽予至意又下卹民詔曰朕倉卒南渡致士夫弃其家屬禁衛諸軍老小不時濟渡頗聞逼擾尚有未達行在者雖累勅劉光世王淵多以絹帛堆塚江口賞募舟人日夜渡猶恐既渡之後徒走顛仆道路仰康允之曰下撥在岸空糧船五十隻先支一月請授選差使臣一員給券管押明立旗號前去常潤以裝載南來之人令早至行在朕以此未敢獨享宮壺之安仰有司於殿後別設御閣朕當自處其中以待衣冠兵衛士庶老小咸達行在方御寢殿仰三省日

建炎雜錄

八

照贖閣

下出黃榜曉示又下詔曰朕以涼昧荐歷艱險深惟不德天未悔禍是以倉猝南渡駐于江渚念國勢之益削慨宗社之僅存雖政事宜有改更在朕躬尤當省懼自今以往當益務勤畏儉約脩德立政庶幾上當天心轉禍爲福下慰人意易危爲安所有應緣供奉禁省事專屬朕身者如儀物之飾膳羞之奉仰有司痛行裁損必遵菲薄其後宮除有職事掌管人不可減放外其餘悉行減放各聽從便仰三省行下體朕至誠之意十六日聖旨許侍從及寺監長貳限兩日舉見近在行及遠方

有才術賢士大夫二十八十七日大赦天下十八日百官朝會應杭州寄居迪功郎以上並許赴朝臣僚上言數潛善伯彥二人罪二十日黃潛善出知江寧府汪伯彥出知洪州葉夢得除左張澈除右二十一日朱勝非王淵赴行在二十二日臣僚再章謂潛善伯彥敗壞國家顛危至此今各以美職出鎮大藩衆議喧騰二十五日潛善伯彥俱落職官祠二十六日陳東歐陽澈並贈承事郎與有服親迪功郎一人所居州縣存鄧其家馬仲召赴行在先伸痛言潛善伯彥罪惡數奏不聽竟謫漢

建炎雜錄

九

照贖閣

州監酒意其必死也至是汪黃誤國果如伸言上思伸前章饒切始詔召二十七日王淵自平江來承宣使張俊領兵把隘吳江兵怨之俊渡揚子日脫身獨走致失家屬欲殺俊俊遂謝得脫奔至行在上釋之却令再往招集軍衆二十九日右丞朱勝非至自平江三月一日除勝非右僕射王淵簽書樞密院葉夢得罷三省同奉聖旨昨金人逼近倉卒南渡暫至錢塘勢非得已每念中原未嘗終食敢忘今累據探報金人軍馬歸回已離揚州錢塘非久留之地便當稍進務要駐江寧經理中

原可於四月上旬擇日進發應江寧府合預排辦公路
頓程等事有司疾速施行盡從簡便不得騷擾差康允
之措置厥後史官載之典冊此不復書

建炎維揚遺錄

十一

照曠閣

建炎維揚遺錄 終



建炎維揚遺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高宗建炎二年冬至次年三月
事高宗自建炎元年十月如揚州至三年二月如
杭州此所記者由揚入杭之事故以維揚爲名文
獻通考云戊申維揚錄一卷無名氏戊申卽建炎
二年當卽此書也別有維揚巡幸記一卷自二
月初十日以前與此本字句小異而敘述盡同惟無
錫令任讜逸其名姓初十日以後則至十五日而
止凡此所載詔書悉不錄蓋一本而傳寫互異又
有所刪竄於其間不及此本之詳也

建炎復辟記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姚咨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建炎復辟

記一卷提要

建炎復辟記
建炎二年十月十六日乙卯隆祐太后舟御至杭州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為扈從統制官駐軍于奉國寺三年二月虜騎寇維揚宋與渡江十三日壬戌車駕次杭州命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札部侍郎張浚制置使劉光世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留屯鎮江府江寧府措置沿江守禦事俄召淵還軍營前統制張浚將兵守吳江三月三日庚辰以淵為同簽書樞密院事五日癸未苗傅及御營將軍劉正彥反揭榜於市傳檄諸州曰統制官苗傅誣信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汝等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奸臣誤國內寺弄權致教終生靈元罪而就死教乃之金帛悉皆捐弃社稷存亡係于金人之手今則大臣內侍等不務脩省尚循故態為魚罔使民庶皇皇未知死所進退大臣尺出閣寺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去住罔測朝廷安然坐視又無分毫措置即日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嗟尔士庶具言及此寧不傷感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為民除害應有大臣罪惡顯著並內侍官並行誅戮期

尔士屈一德一心其圖中興之業 主無疑以致後
患本為生靈別無所希爾等若獲安存傳等赴死未
時朕以此心誠貫曰日宜相訓告以信乃方於是
兵士守玉淵之門洲兵隨之洲見士卒皆戈甲不悟
問曰何甲也語未終飛兵斬其首乃分兵免捕中官
皆殺之傳正參勒兵向關集洲省於關下是日宣麻
除劉光世為檢校太尉殿前都指揮使百官皆入禁
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頃之門外軍
聲益悞中軍統制吳湛拔甲持刀排門入引傳所遣
一使臣一候人入內侍付等語奏上曰苗傅不負國
家止為天下除害諫議大夫鄭穀知杭州康允之
百官議曰今日事急若不請上 御棒自撫慰之無
以止變諸公願入者請從我衆曰然遂從穀允之叩
內東門請見俄召二公入少頃 上步自內殿登闕
門蓋杭州雙門故也宰相執政侍從百官皆從焉傳
正考立門下皆被堅執銳控弦露刃填溢街衢見棒
上黃蓋猶呼為歲聲喏上凭欄呼傳正參問曰何故
如此傳乃聲封曰 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
有功不賞內侍所至乃得如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
此尤未逮竊王淵遇金人不戰首先過江止因交結

康復却除樞密臣自 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
依舊作違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訖集省在此中
官在外者亦皆誅訖更請康復當澤斬之以謝三軍
上曰黃潛善汪伯彥已降默康復當澤待重與除黃
卿等可予軍士歸寨傳曰若不斬康復當澤歸寨未
得今日事不居不干三軍之事天下生靈無辜肝
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依舊不肯遠出 上曰待朝
廷自行遣即今便與派配沙門島知卿等忠義以除
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統制
一行軍兵並特除放各令歸寨解甲傳曰感聖恩但
須得康復等方可歸寨 上顧百官當如何朝散郎
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奏曰願陛下送
康復等出付苗傅中官之害至此為極若不一切除
去恐天下之亂未已 上曰朕左右誰使希孟對曰
擇十五以下者使供洒掃之後十五以上盡可除去
軍器監葉宗諤奏曰 陛下何惜一康復以慰三軍
之心上曰此事極晚但須朝廷自行遣豈可因叛將
動兵伺隙便付中官使殺之當時傳兵不退上命吳
湛召復領此度不出再命衛士搜索之得於禁中清
滿焚衛士擒至闕門復望上呼曰臣死矣向獨殺臣

遂以付傳樣下樓斬之商其內上命傳等歸案
正參請宰相執政官外門議事於是尚書右僕射朱
勝非門下侍郎顏政尚書左丞張徽簽書樞密路允
迪皆出見付等傳等諸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勝非
等入奏上欣然許之降詔恭請隆祐太后權同
聽政百官皆出門外聽詔傳正等不拜曰自有皇太
后可立道居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傳之屬官張
遼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百姓
社稷又曰天無二日眾皆稱悖夫色諫議大夫鄭義
此違曰是何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時無人死國難
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傳等不拜上問何故莫敢對
上又顧宰相宰相曰乞詢問過來聽詔百官上又顧
問百官百官但言不妨特希孟出奏曰以臣所見只
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杭州
通判章誼面折希孟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
從希孟又奏曰乞問左右監軍上顧管軍曰三軍
之言何如對曰不知上曰但言不妨對曰臣所說只
是衛士別無言語臣不敢妄奏上指希孟問執政
曰此何人執政未及對希孟自奏曰朝散郎時希孟
上曰任何差違對曰見任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

字上徐謂宰相執政朕當退避但須索票於太后
乃命吳湛曰謂傳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
顏政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北風勁甚樓無屏幃
上坐竹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樓側不復
坐百官因請上坐上終不允曰不當坐此矣頃之太
后乘筍輿以上步從老監五人上以傳等語奏於簾
前又命宰相執政奏之太后曰當自門外與傳等
商議遂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百官從之傳正等拜於
喬前軍士皆聲喏傳等奏曰告太后為天下生靈作
主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全賴太后主張太后曰
自上任以來京玉甫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與起
事所以持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至
德聖孝別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輩誤他今已
釐逐了當統制豈不晚知此事傳曰臣等已議定豈
可猶豫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請太后且權與皇
帝同聽政事傳等又奏曰須是立太子請太后同聽
政太后曰豈可如此太后年老多病如何負荷大事
若只與皇帝同聽政則可若欲立幼主則決不可正
參又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乞太后早賜施
行許可太后曰今夷狄內侵皇帝聰明仁聖尚自難

尚自難以抵當若使幼主為君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皇子方三歲太后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兒予如何當得天下備知統制等忠義但此事決難從傳正彥號哭而拜曰願太后赦取天下生靈臣等止為宗廟社稷太后統制更宜思之此事不可輕奪傳正彥怒呼其眾曰太后不肖從所請吾解衣就戮矣遂作解衣袒裼之狀太后復呼之曰不須如此統制軍各是名家子孫累世忠義豈不通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為皇太子幼國家艱難時節如何主張得社稷傳等奏曰自有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曰終是不穩便待更與皇帝商量傳等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別生變又顧朱勝非曰相公如何無言今日之事臣要大臣與決勝非曰皇帝既降詔請太后權同聽政此事須由太后勝非等豈敢果決須政通自上前來奏太后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與依臣傳等所請乞太后宣諭太后猶不允但累言只可權同聽政不可立皇子傳等語言益厲大臣奏請太后且入更與皇帝商量議於是太后復有興望門與上議太后終執前說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乃命宰相約束四事示傳等曰尊奉皇帝如首君臣

帝故事供奉之禮物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並聽太后及嗣君分處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無肆劫掠縱火殺人如違此約束即降詔罪位傳等皆曰若遂下詔朕即位以來強伏侵凌遂至淮南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與兵不已枉害生靈更天順人是辭大位朕有元子懿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廢清道拜天變安輯人情敵國聞之自兵請好宣詔畢傳正彥揮軍退太后降榜歸內上自辰至申猶未進膳初大議之未決議大夫鄭穀謂康允之曰恐軍士乘勢殺後居人公為守臣安得坐視胡不自出撫慰百姓允之出謂傳等語曰公等今日決大事不可令軍士因肆劫掠傳曰已戒之矣允之曰番如果請借公之馬出撫慰傳乃以一甲馬十甲士授允之允之周行并澗問勞撫慰杭人賴是以安是日傳所殺內侍百餘人軍士因掠其妻女子女擄奪金帛至珍不可勝數害及比隣於是傳自武功大夫擢州軍使為慶遠軍承宣使衛尉司都統制正彥自起復滑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副統制傳正彥移軍於祥符寺以甲士守城門禁命官及婦女出城者得其

手判狀乃聽出而守閤甲士因物色然俱檢校盜竊
取之無賴者乃被執久之方得下釋人情益不安
六日甲申詔曰朕以幼冲之質承傳序之休比者大
臣侵凌奄至淮甸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
駐蹕吳江深慮敵人指其露際與兵不已結禍殊深
濫使無辜肝腦塗地上畏天戒下惜生靈發於至誠
匪由勤惰退避大位傳于躬躬隆祐太后德厚冊
儀道倖坤載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同
聽政事衆志既定宜維新且沛洪恩以有多辟
太上皇帝議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杭州顯寧
寺為睿聖宮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於戲更思帝
命既肅內卑之文獨固邦圖焉元漢之祐尚賴文
武將相中外士民各暨乃心同底于治又詔曰王淵
身為統制車駕駐蹕維揚金人輕兵前來並無措置
斥候不明致倉卒南渡士民肝腦塗地宗廟傾危及
交結內侍康復等並以正典刑令尚書省出榜省諭
九月丁亥以苗傅屬官張達及統領赤心隊歸朝官
馬柔吉王世修並為直龍衛至鉤浦焉文致修
撰達等皆付正典謀出也配內侍官監珪高敏張吉
為張旦當澤陳永錫於額外珪贊州遂象州吉焉

州澤明州永錫賓州俄追澤斬之十日戊子詔曰朕
以眇末之資膺付託之重太上慮深保國意在愛民
謂大邦之興師指前事以思寡與其車兵不已致派
辜於無辜曷若去位弗居庶釋言於強敵睿言既定
剴新奠圖遂以冲人嗣守神器惟東朝有托實係保
世之慈而分機至繁必資參決之功隆祐太后仁
施四海德威三朝恭請權同聽政事稽日月有臨之
義武符大德之明合天人並受之公更保無疆之曆
以建炎三年三月十日改年號為明受元年十二日
庚寅上居于睿聖宮百官朝謁于宮庭召呂頤浩赴
行在以礼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軍事張浚為礼部尚
書命武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
統制張浚以兵屬浚取便道之鳳翔任認曰功多厚
賞既衛社以勤王家輔固者強宜望壇而建上將朕
欽承慈訓躬受室蓋投艱于身凜若淵水之未濟注
意於將廢幾柱石之扶危爰輯群功重賜大號具官
苗傅資材英特器宇雄深洞持略之五權心連玉璫
之秘習兵家之三陣世推虎落之勳比總制於天營
克訓於執銳新軍師整肅號令靜嚴宣惟高讓佑之
功固以茂紱懷之畧屬邊隅之未靜慨國步之多艱

奮不顧身以彰於色憤疾於慮大利既上於國章扶
楚帖危嘉績遂書于廟社顧憐庸之未祿豈詔爵之
敢志推轂受命任撫十連之長分茅嘉社禁開四復
之封并實戶田軍加轉賦於戲有嚴翼以共武服予
亦並賞於勲多無寵利以居成功今則永膺於榮祿
任祇明訓益戒壯猷可特受武常軍節度使依前御
營使司都統制進封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實
封二百戶又詔曰成武文德之輔勛人主選任於美
衆忠義天下之節君子所以扶持於社稷乃庭利門
之將久欽武服之共比建奇謀克宣忠力方序功而
建爲德記
詔爵宜發號以揚建具官劉正考氣暴烈剛智固以
敏艱巧治其衆之緒豈止請其父書保山河常所之
銘固已載之盟府委以武賢之世貴永懷定之壯圖
折衝獨運於奇兵緩帶惟林於儒將屬邊隅之震擾
慨國步之臨危有陳大義之公亟新巨茲之戮利章
昭著邦祚安安惟才大而志益謙頌功高而賞非祚
唐祿軍節度使北國之成師輿地按圖祚東方之樂土
贊書作命幹食衍封以章伯國之勤以迪推官之勸
於戰敵我公而錫祉既嗣績於前人守典以承休
宜對揚於朕命益魚忠盡用濟艱難可特受武成軍

節度使依前御營副統制進封彭城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又以檢校太保劉光世爲太尉
依前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充淮南制置使
以定武軍承宣使權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御營
軍寇前將軍范瑄爲慶遠軍節度使依前捧日武
四廂都指揮使荆湖北路制置使以承宣使郭仲荀
爲昭化軍節度使依前殿前都指揮使京城留守以
楊維忠爲檢校少保依前就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
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又以王孝迪爲中
書侍郎盧益爲中書右丞皆充奉使大金國信使武
建爲德記
以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
鄭大禹爲國信副使奉禮物使虜先以進士黃大年
爲奉寧節度使朝奉大夫直秘閣賜紫金魚袋武校
尉吳時敏爲秉義郎開門祇候借武義大夫開門宣
贊舍人爲先期告請使十四日除諫議大夫鄭穀爲
御史中丞十六日甲午 太后詔曰吾以非德託于
東朝唐聖仁孝皇帝以保國愛民之故責躬消變禪
位于元子孺以幼冲未堪多難請吾國 大政吾以
保佑聖躬義不獲已盡順權宜今大臣乃以吾家事
大率凌於屬爲尊藉攷舊章歎加吾以太皇太后之

號以林皇帝尊崇之意蓋名有徇而失實礼有變而從宜今外敵渡漢生靈塗炭兵革未戩國削源甚將遣信使請和大國發幾扶顛持危保安宗社全活元元頌茲不德方痛自貶抑損之又損尚惟元以今天心愜民志豈可用承平故事以自尊大三省樞密院其明諭吾意勿復有請御史中丞鄭毅有言臣訪聞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於統制官苗傅劉正秀之意二人更迭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若上同意道國家興衰未可知也且第復王淵互相交結公行請托衆所共忿苗傅等因人心之仗義誅之人不以非者以義勝不義以公滅私也今茲復行請託於廟堂之上義者不為私莫甚焉黃潛善汪伯孝之居政府以不忠公心体國奸行私惠以保身固寵故請託得行而紀綱廢卒至國弱君危難身處荒夷天下猶有餘念今可復瞻前轍乎且淵與復之交結汪與黃之自謀皆以謂奉天下之人不能動搖永保富貴終其身以及子孫殊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於反掌身且不保況子子孫孫乎今上皇帝陛下以幼冲幼中太后垂簾聽政不出房闥天下之事全賴持相大臣共由公道以扶持之今任廟堂之寄者不

能絕請托之私司將相之權者不能避于輿之嫌命今之下何以服人心而慰天下是皆奸雄之心而召盜賊之至也今廟堂之上所以安行而不疑者必以謂兵之強足以制奸雄而弭寇盜是之恩尔嘉秦之兵非不強也陳勝一呼秦不及支王莽之兵非不強也昆陽一敗莽卒授首其足恃乎所可恃者祖宗之德澤淪浹人心者垂二百年天下得安其全余補鼓腹長子孫者數世今雖盜賊間作非潰兵即叛卒未有一民奮臂其間以戴有宋之德不可變故也惟順人心共尊王室方可長久伏望嚴賜戒勅訓諭廟堂之上二三大臣共以公心維持紀綱絕請托之私將帥之臣共當忠義訓練兵卒以保社稷無以私請干與朝政庶幾與國同休共享天下安榮之福也苗傅劉正秀到都堂欲分肆所統兵入衛屠聖宮尚書左丞張俊以為不可固止之傳正秀遂退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言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罰不時節令失信西則侵凌夏國北則與契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不用命皆緣內臣基禍汲毒天下遂令使黨為患至今近聞持相大臣被命勒戮內侍誠以快天下之心

攝神人忽忽之氣然伏觀三月五日肅聖皇帝親筆
詔書以謂即位以來強伏侵凌逮至維甸其意專以
朕宮為言朕恐其與矣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
避大位以此仰見肅聖皇帝出於至誠不吝尊位以
紓敵國之福也恭惟 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踰
三十年辛酉四方雲集聽政擁祐皇帝陛下四海之
內孰不歸休但有愚見不敢費死而不言方今強虜
乘戰勝之威群盜有鋒起之勢與表撥亂事屬艱難
望容 肅聖皇帝退避大位而尊安伏望 太后
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 肅聖皇帝重復大位親
臨萬幾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今日立
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陵以面恢復如此則宗廟
社稷有無疆之休將帥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
天下禍亂不可勝言十七日乙未張浚不受尚書之
命浚亦不肯分兵與浚御史中丞鄭穀止言乞留願
浩知江陵言不當分張浚兵遂止又撰杜鵑詩四句
親寫令進士謝鵠特往平江見浚世忠俊等俊諸大
將令鵠說諭諸人為勤王之率使張大率勢持重緩
進勿使獲機城中呂頤浩劉光世韓世忠等從鵠之
策遂議率兵討逆苗機諸州曰共惟宋有天下垂二

百年 太祖 太宗同基創業 真宗 仁宗德澤
在民列聖相承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
遂致唐騎蹙載侵凌遂臣苗傳躬大屍不食之資取
鮮親必戮之罪因艱難之際敢為發立之謀列正
君孺子任生同患共濟自徐節鉞事擅殺生仰惟建
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惠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傳
等陳兵列刃以煽惑天迫脅至尊倉皇選位語言狂
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于掩泣詔
書所至遠近痛心駭及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
以戴天況傳等揭榜闕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
面避亦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
劉光世引步從之衆張浚治平江之兵韓世忠張浚
系老輔各領精銳卒道未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
野周杞托據吳衝趙哲調集民兵劉海李達饒餉男
糧楊可輔參議軍事一行忠義將佐官屬等同時進
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
重登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
念祖宗涵育之恩思君父憂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
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苗傳等偽命及專擅
改元悉勿施行如敢違戾天下共誅之詔貴浚為林

州團練使步置御史中丞上言浚不當降責遂止二
十四日壬寅韓世忠奏次秀州傳警拒之世忠之
妻在杭州世忠使人召之傳不與太后召世忠妻入
禁中錫予甚豐封安國夫人撫諭而遣之張浚言伏
覲三月五日曆聖皇帝親筆退避大位伏讀再四不
能涕泣切以國家患難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
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民人困苦上負
曆聖皇帝之恩下失天下黔黎之望今上曆聖皇帝
以不忍生靈之故辟位求和固為得策然臣獨有一
說不敢不具陳其詳當今外難未寧內寇初起正人
主憂勤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系靜之身
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深位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
陵不肯悔過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隨亡
矣願於宸衷祈請曆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聖屬
望之勤不憚勤勞親提機要擁形勝之地求自治之
計抑去微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 皇帝陛下
下監國于中抗靜江左如此則於天下國家大計似
為得之二十五日癸卯召百官赴 曆聖宮奏請特
大雨百官冒雨入皆懽呼以謂復辟矣既至宮乃議
奏請上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君為皇

太姪監國人情疑惑不安二十六日甲辰御史中丞
鄭毅上疏曰臣昨日同百官入庭下蒙太后陛下宣
示詔書降曆聖為皇太弟降上為皇太姪臣恍然如
醉夢不知所為隨班進退却詣曆聖探問詔書延開
殿門宣贊撫諭將臣韓世忠等之語稱得太后詔曆
帝天下兵馬大元帥多不進兵朝廷大臣進議以謂
若為大元帥則當稱臣不欲以父臣子義併降今上
皇帝為皇太姪臣方駭汗惴恐既復嗟嘆惜乎此一
事而陛下輕易之也 曆聖皇帝承正統嗣天位已
二年矣發號施令天下順之郊祀天地百神享之一
旦尊而為太上皇以太子嗣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
雖出倉卒於理猶順今以太上皇之尊處降為大元
帥則當去御袍而服紫綬撤御帳而設絳幕內外百
官曰將曰相皆前日所臣事者也今日與之皆有事
主矣稽之於古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實違天道降
今上為皇太姪是二十日內降二天子矣自古未之
有也其所由來萬一聞門傳一將臣之語不謀之曆
聖皇帝不議之於同朝之臣不考其事實信而行之
難易後事不如是之易也陛下以母后之尊任有宋
宗廟社稷之寄託一將之言使趙氏子孫元居帝位

者陛下必之安乎或曰為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事
以安國家定社稷也臣切以為不然昔唐宗延和元
年星官言帝座前星有變唐宗曰傳位避災意意決
矣乃立皇太子為皇帝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
聽大事唐宗遜位予帝矣猶命高祖心有苗官以處
行涉方之事觀之則帝身神宗猶親大政也今若唐
聖皇帝任軍旅之事如唐之唐宗以太上皇聽大事
如舜既禪位亦命禹祖征有苗為法請唐聖皇帝聽
國之大事以治軍旅以行征伐天下孰以為非伏望
太后陛下新自宸衷收還昨日詔書命將相百官請
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稽之古為有法施之
今為得宜陛下仍舊與今上皇帝合聽政以安人心
若使詔書已頒行天下聞之為无君矣責賦不入唱
義而起兵者皆是也雖有至智不能為謀惟陛下速
賜施行以故前詔不下張浚為同知樞密院事二十
八日丙午以鄭穀章祈請遂召百官入太后使問
門宣諭曰唐聖皇帝不為皇太弟兵馬大元帥康王
加上尊號曰太上唐聖仁孝皇帝必分天下兵馬重
事嗣君不為皇太姪監國依舊皇帝詔曰朕以幼冲
仰膺付託今承太母慈訓及覽宰執內外侍從持節

奏陳謂唐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
之重早緣推戴繼緒承比以強敵侵凌生靈荼毒
深自抑損終於困誠絕退處於別宮以釋言於大國
惟淵聖之命孰敢廢而臣庶之願不可違若止依曰
太之何可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之旨請加上
太上唐聖仁孝皇帝必天下兵馬重事以御史中丞
鄭穀翰林學士李昉為同簽樞密院事是日晡傳
劉正考至都堂見宰相朱勝非請入見唐聖皇帝
奏事勝非難之曰侯先奏知傳等因請勝非不得已
為奏太后及上許之傳正考扣唐聖宮請見時已昏
矣上即令開門引入見之傳正考拜於殿下上命登
殿傳正考不敢上前衛士掖之以上傳正考奏請上
親筆劉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劉所以取信天下以
其有御寶今朕退處外師不與國事何用符璽以為
信自古發君杜門有衛室敢更與外事傳等拜謝上
曰統制有事但來商量不以何時可來相見勿請疑
忌傳等拜謝而出見朱勝非謝焉二十九日丁未呂
頤浩劉光世張浚之兵會於秀先見傳等俱外師之
至日思所以備禦之策檄杭州集保伍望城福城
門塞河道者二十八事守臣康允之悉按其檄不為

行樞密院每見傳等必以危言利害禍福諭之又
舉允之同陰使人之平江見願浩等復以蠟書遺允
之曰同率大兵結連保護允之復遣使持書報城
下四折中路為傳弟南謝并發資政殿學士大中大
夫同簽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檢校太
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望光世朝
奉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起
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鄧延謨馬步軍副總管
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軍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
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將軍統制張俊中大
夫秘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事兼兩浙兵馬輕騎湯東野
左武大夫明州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鼎
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軍軍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
周祀等言臣等公契勘統制王淵不能備禦虜人至
乘輿南渡結連內侍驛除樞密近有統制官面傳劉
正彥被奉聖旨將本官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連
奏皇帝以孫位一事臣等切詳建炎皇帝即位以來
恭儉憂勤過失不聞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而
治之時深恐太后垂簾聽政嗣君尚幼未能勘定禍
亂臣等今既請諸路兵吏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還

即尊位欲望聖慈特賜旨令百官有司早行祈請
建炎皇帝復位或與太后同共聽政廢幾人心厭服
可致中興四月一日戊申尚書左僕射朱勝非門下
侍郎顏政中書侍郎王孝迪尚書左丞張徽簽書樞
密院事路允迪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邦彥簽書樞密
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考到都堂論以廢聖
皇帝始以講和太金之故責躬避位退外別宮授位
元子恭請太后垂簾同聽政事今國家多故干戈未
息使臣雖遠難詣復命之期天步多艱宜急防秋之
計肅聖皇帝當尊位撫攬萬幾苗傅一皆聽從太
后詔曰吾近以廢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以國
家多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還政今覽卿等所
奏甚契吾心可依所奏疾速施行於是鄭毅率勝非
等急奉奏於上曰原已睦鄰事亦由於獨斷因時復
位理難抑於群情昨者鄭毅侵凌聖躬謙讓授位元
子退外別宮恭請東朝同聽廢政誠意懇切詔旨叮
囑庶幾之惟少息生靈之禍今者干戈尚擾宗廟未
寧遣使難議於還朝防秋當思於預備若未復九重
之正恐擁萬幾之繁恭奉太后之訓言兼列群臣之
奏請事有必至議不可辭伏望 皇帝陛下鑒億兆

崇戴之心以社稷為重並蓋六龍之駟率以
國之心俾中外之協承殷艱虞之若濟上詔曰朕以
金人連年內侵新然不疑避位與子恭請太后同聽
政事庶便和議以迎二聖以安生靈今奉太后聖旨
併得卿等取奏當尊位抱攬下我殊非本意難議
凡從魚以且奏太后卿等宜休朕意是日百官赴
聖宮恭請太后內出劉子山曰今日朔旦宜入見禁
中上奏太后又詔曰皇帝以國步多艱避位與子
乃以菲德同聽大政再以前君幼冲強敵未盟事尤
急於防秋理難與於重幕魚臣僚懇請內外一如通
建康續記
契吾心不可重違 皇帝宜御躬躬以安中外鄭毅
謂勝非曰此事既如此不可少緩遂上表曰伏以
貴躬與子仰聖德之難名戴仁祈天預群情之憂過
未頒俞旨再整枕誠切以有德者具冥民心之所與
大室曰位惟帝命之是承屬天步之多艱軫淵衷之
深念思系強敵暫屈威尊播告多方見未湯之罪已
哀怜亦予如克壽之性仁然事須緩急之殊則理係
安危之異盛秋設備當愛日以有為方里結盟慮痛
程之或阻矧太母憂勤而垂訓既詳臣懼切以陳辭
宜速正宇之朝大慰群生之望伏望 皇帝陛下仲

遵慈旨俯仰輿情用傳清蹕之音遂及紫陸之御向
東而揖者再雖循即事之儀方歲之呼者三連契按
機之命上詔曰朕奉太母慈訓及官僚奏請即還尊
位視撫方我深惟避位本意專在和戎親以迎還二
聖安輯生靈念慈旨叮囑與臣僚繼請謂社稷之計
至重防秋之期已迫祈請之使恐難必遂若太母念
艱難之極不憚憂勤同聽政事則朕猶可勉徇臣庶
之請共圖國事不然新不敢以備當 太后又詔曰
吾以皇帝內禪之始元子幼冲勉徇勤請權同聽
新深惟遠慮未寧防秋為急方機不可以曠今內外
臣僚奏陳請皇帝復辟吾若釋重負深懷素志 皇
帝乃必欲悉同覽政事然後復位顧吾衰老豈復堪
任皇帝誠懇魚確不固今勉從 皇帝之請國步稍
寧當退處東宮以還初意百官三請上才出御殿猶
不許入內宰相執政因請上馬百官遂請以入上及
太后坐前殿垂簾百官起居退詔曰朕顧德弗類適
時多艱臨蒞御初索之馬危涉道潛百川之遠向者
敵師深入國步艱艱永惟貴躬避位之因專以講和
好息之計力祈大國冀迎二聖以肅清庶保丕圖可
致四方之紛請今則奉太后之慈訓念嗣君之幼冲

致兵民推戴之忱論內外祈請之切謂防秋在通當
憂日有為謂遣使出疆恐尋盟之未遂露章數至復
辟為期朕以太后之旨不敢違群臣之請不可却遂
辭靡遂任重難堪仰太后之慈仁許南聰新肆助躬
之勞味敢憚憂勤朕惟東朝有至篤保祐之勞元子
有歸祚丕舉之託正徵声於長樂以致四海之惟正
家嗣於青宮以係萬民之望式頒溫詔詎告多方嗚
呼有臣三千實荷同心之助卜年七百復開過曆之
期更資中外之交修庶格神天之叶祐 太后且上
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全有司擇日奏請嗣君宜立為
皇太子全有司擇日備礼冊命施行以王世脩為工
部侍郎初傳正考之反也世修實為謀畫及外兵至
憂懼乃急請復辟以自免故有是命二日已固以傳
為准西路制置使劉正考副之三日庚戌以張俊為
知樞密院事以傳正考為校檢少保傳請為官張俊
為添差淮南路轉運判官從之傳之祥將苗誦與韓
世忠之兵戰臨平之南誦敗傳正考遣兵救之朝廷
命諸將皆集兵於皇城門外城中大震鄭毅謂宰相
曰今日之事雖急然外兵以又至叛將之氣已攝不
足慮也聞集兵於皇城門外卒城大恐以謂朝廷物

二賊悍主矣不如道人緩頰喻傳正考使速將兵之
新任不然兩兵相擊事不可言者從之是日傳正考
引兵開錢塘湧金門而出時大雨賊必倉皇夜遁皆
復得失所四日辛亥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
俊趙哲將兵入城頤浩等入見上皆號哭上慰勞之
皇太后詔曰吾以國家變生倉卒遂用本朝故事同
聽大政皇帝復位即欲撤籓皇帝勤請者再入不
得已詔敕教日今中外寧一天下共慶皇帝復事
決万幾吾當退處東朝以遂初志可以今日四日撤
籓上奏皇太后曰臣伏觀皇太后手詔欲以今日四
日撤籓國家非常之變仰賴太母之慈仁恭儉始終
保祐遂復大位今亟欲還政雖謙冲退托聖德難名
在臣皇皇之心實不皇安欲望依旧重籓同聽政事
庶得協和內外保安宗社 皇太后詔曰吾惟自肯
人君冲幼又資保護則有同聽政故事前日持倉卒
之變勉徇權宜 皇帝復位教日內外寧一機務既
宜專決臣庶亦思瞻望君室宜又同大政今下詔今
月四日撤籓宜速遵用施行上奏皇太后曰再奉聖
旨以今日四日撤籓臣內惟非德曾離變故自非太
后保祐則宗社安危殆不可測故報之德無以為報

復位之始尤賴必慈教中外而聖德謙中確然不
面臣不敢重以機務上況聖慮已命有司專依詔旨
施行詔復建炎元号宰相勝非等言臣等備位政府
當三月五日之變又當即死所以愚凡偷活至今正
欲力圖今日之事始終奉曲陛下况知方群允驥
肯制上下肘腋之變近在呼吸上賴宗廟社稷靈長
之休陛下仁明恭儉聖德在人臣慶內外一心憂戴
不諭三旬亟正大位自古及今反正未有如此之速
者詔令既出內外惟懼臣等是就鼎鑊死元所恨其
間朝令夕令悉上京太后嗣君分处今既親覽可幾
自今取自聖裁所以三日以後政事差除等欲乞有
司條具將上取旨詔從之傳犯富陽縣詔遣喬仲福
將進之五日壬午樞密院事張浚等奏契勘皇帝
復即位臣等於四月三日進至臨平鎮西約七八里
以來邊臣苗傅劉正彥差官引兵前來拒敵有前軍
統制承宣使韓世忠率兵交戰王師大捷其苗傅劉
正彥潛引所部人馬由嚴州路逃遁臣等除已遣兵
追襲外契勘上件事止係苗傅等數人為首其餘將
從人自合一切不問臣等除已行下嚴秀越池湖宣
揚州平江江寧府廣德軍等處分明出榜曉示以生

擒苗傅劉正彥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正任觀察
使生擒到王鈞甫馬系古張達苗瑀瑋等轉七官或
能斬首並同上件功賞餘人於所在出給公據赴行
在依舊收官望更賜賚旨專遣使命多降苗瑀施行
詔從之傳犯新城縣六日癸丑以右僕射朱勝非為
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張徽為資政殿學士知江州
門下侍郎顯岐中書侍郎王季迪皆為提舉呂頤浩
允迪提舉醴泉觀魚仲讀策書樞密院事呂頤浩
為右僕射同簽書樞密院事李昉為尚書右丞傅杞
相慶縣七日甲寅詔曰苗傅劉正彥謀為不軌王
鈞甫馬系古至世修張達苗瑀瑋同情共謀自合收
捕外其餘將佐使臣効用軍兵等本不知謀各係元
罪之人許其出首擅行殺戮並依殺平人法已降勅
條告諭所在出給公據赴行在依信收官切慮尚懷
畏避潛藏不敢出首可多出文榜曉示限一月出首
依已降勅條施行應干失職官吏已令三有目下點
誦了當自後並不得諸屬更有預列以檢校太保劉
光世為太尉依前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傅
聖傳使以起復定國承宣使帶御器械延路馬步
軍總管謝世冠左將軍韓世忠為武勝軍節度使

前左軍都統制以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
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浚為鎮西節度
使御前右軍統制詔朝請即浙西安撫司主書機宜
文字時布孟語言狂悖照狀顯著可除名勒停送吉
陽軍編管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明附元邪亦狀招
著可除名勒停送瓊州編管軍五元左言身為三
輔王親軍當日擾攘客言彈壓頭兩畏懦不戰五元
青樓海州團練使使州安置左言責授秀州團練副
使州安置樞密都丞旨馬擴陰懷觀望可追三官
勒停永州居住离左部侍郎王世修斬中軍統制官
吳湛於市同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言臣自陛下居
別宮日久憂憤計无所出謂必集外兵方可圖復辟
黃不當居取欲得去即北走平江金陵見俊呂頤
涉議事累章待罪蒙太后降詔一允莫遂所請十
四日忽蒙聖旨除臣御史中丞臣職在彈壓官邪臣
苗傳等悖逆肆虐擅行殺戮十六日蒙具章乞喻傳
等便宜軍法只得分行於所轄兵卒其餘常聞之朝廷
以正典刑又聞傳日至都堂與朝廷事臣慮威福之
柄下移不敢愛死抗章極言謂朝廷近日差除苗苗
傳利正考之意而二人送入都堂確无虛日直言所

以敢尔者必恃兵之強也王養之兵非不強昆陽一
敗養卒投首乞告示苗傳等太后不教降出臣章
廣傳等致密於臣及再上殺悃請乞降付三有以告
示使傳等知畏縮則足以正朝廷之紀綱使其肆橫
害及臣身亦已化賊業臣不當避家降出臣章張浚等
果出怨言直疑某為王莽矣恨疾亦少戰魚腹以樞
密院事召呂頤浩以礼部尚書召張俊又分張俊兵
五百人歸陝西及俊不受尚書之命復不肯分所計
兵遂責以散官歸郴州權俊即度知鳳翔皆出傳等
奸謀假朝廷之命使外元強兵謀生內生變亂事不
可緩遂以一章乞留呂頤浩知金陵一章言俊不當
不當責降一章言不當分張俊而求有膽氣謹密可
共事之人得奉議即謝嚮令為客旅從步之平少見
張俊等具言城中之事令嚴嚴備八張聲勢持重緩
進使其自道无致城中之變獲動三宮此為上策又
作杜鵑詩四句親寫金榜去報呈諸人以為信詩云
以取杜鵑詩言蜀天子化杜作鵑故以喻天子以白
鳥喻百官言内外百官常同心共謀挾天子反帝位
以歸室也嚮至平江以詩通呈俊頤浩光世俊莫不
嗟美至二十六日忽聞宣詔降陛下為元帥皇帝為

監國太后復坐簾听政臣具章留百官班同掌執持
從上殺奏事謂太后听政所以保宗廟社稷今乃使
趙氏子孫不得居帝位二十日之間卒二皇帝使天
下无君詔書一出則天下負賦不入富有仗義而起
兵者蒙太后開納宣諭復稱全臣赴部堂商議遂得
不降詔書於四方漸謀復辟權臣備負樞府三日而
陛下復寶位此臣於陛下外別言一後所言所行事
也上以親筆答曰頃者遂作難特臣有 仰制朝
廷行其私意大臣俯有唯其所為卿通在中司義形
於色不為素平之計屢陳社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
有勤王之舉而忠義奮發皆由守節之臣臣竊思政
之初特有樞庭之授景想節義殊澤嘉嘆故親筆
詔諭想宜知悉有司此章可詔行天下除節義書
樞密院事八月乙卯詔曰天祐民而作君所以大乎
一統至艱元而居正所以臨於四方朕嘗時多艱
德弗類武不足以勘定亂德不足以惠綏黎元兩
宮遠侍則四海懷溫清之思大國遠侵則萬民罹荼
毒之苦念艱虞之若此豈射躬之能勝蓋當艱至
尊之祿上貳皇天之禍惟國家之曆數未艾而祖宗
之德澤在人露章事節者若出一絳總師入觀者

猶來於教路新釐而立四極既成開國之功取日而
挾五龍始正神明之御爰念撥亂者當念於初業救
弊者宜急於改爲惟圖事機計爲長久之規而訓兵
積粟嚴備禦之策庶擴隆於大業以徇致於太平帝
亮无黃屋之心豈非躬之敢議漢高先馬上之治庶
幾效之可成事多方一新沛澤可大赦天下於戲
聖人大寶曰位既還宸極之尊上省求端於天斯決
仁恩之惠尚賴文武將相中外士民咸一心同公
于治九月丙辰傳至白沙渡所過輒焚橋梁以遏王
師詔遣王德勳喬仲福追賊十月丁巳傳犯壽昌縣
十一日戊午仲福追兵至壽昌傳屠屠人懸以爲軍
仲福追至梅嶺兵賊戰敗走烏石山十三日庚申仲
福追賊榆次嶺大戰殺賊數百人傳引兵殺賊以攻
城甚急會大雨邑城上矢石俱發不得攻遂引兵去
十六日癸亥喬仲福王德之兵入衢州十八日乙丑
江浙制置使周望言捕殺苗傳劉正秀之賞既重而
其衆欲降者未有賞以來恐无以解疑詔賊衆已降
順人與一等兵級二賞者補進武校尉十九日
丙寅傳犯常山縣二十丁卯車駕幸江寧府以韓世
忠爲江浙制置使將兵追賊二十日戊辰傳犯玉山

縣二十四日卒未傳已決溪鎮喬仲福王德取間道
先入信州先是詔王師古討江南賊趙不忙師古通
至偶與仲福德會傳未至信二十里間聞兵在焉不
進而還也於浙信之間五月一日戊寅世忠將兵出
杭州三日庚辰傳冠江山縣周望入衢州傳之行東
也常以王鈞甫行赤心隊為先鋒皆擒人也夜間
中聞十里而也至是王鈞甫叛傳乃去二十里焚河
梁以紮其路率眾赤心降於望望使人受其降書書
未成其裨將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馬聚
吉與其子忠茂憲及馬良輔周祐以其眾降九月丙
戌傳寇浦城縣十二月己丑世忠追至漁陽驛使乃
勒兵至浦城縣十里與賊陳漢廣陳伏兵於驛傳
將兵居漢南正老將兵居漢北傳與正老約為夾應
而使王居前 統制官馬珍輔將兵擊之賊
伏兵發王師敗前軍沒入輔死之賊眾勝至中軍
世忠親率兵力戰軍士皆介 且令將士曰今見當
之死報國面不帶敵箭者斬於是皆用命焉傳列神
體以待世忠瞑目大呼挺刃突前傳辟易矢不及
發遂敗傳子正老擁精兵二千人以道世忠馳入城
上步至官門握世忠手痛哭曰中軍吳港佐為君

原缺



詹亭得此本於厥肆為吾蜀唐百川家所藏祇存姚奇
治一印而未葉佚去無署款可證願以為疑余取而觀之
上舊藏爵治手書續玄怪錄並列凡案合參之則筆趣
古拙外出一手皆七十以後所寫也其為真蹟殆無可疑況兩
本皆有茶夢菴新鈔稍書於紙更有可憑耶偶取暇閱
刊本校勘其異字多有可取全已錄之藏園群書題詞中此
不更贅其篇中文字涉宋帝皆空格是又出於宋本之確
證知其從出之源為古也詹亭其秘惜寶藏之勿輕以示
恒人耳乙亥三月下浣藏園老人傅增湘識

建炎復辟記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錄解題亦不知為何人作但稱
其敘苗傅劉正彥事始末亦頗繁冗末敘世忠戰
功特詳疑卽韓氏之客所爲理或然歟

南渡錄一卷

題〔宋〕辛棄疾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胡可大鈔徽欽遺事

本

竊憤錄一卷續錄一卷

題〔宋〕辛棄疾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徐鉉家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渡錄二

卷竊憤錄一卷》提要

南渡錄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京師立春節、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日、太常寺備樂迎鞭而辟之、此常儀也、是月初五日、夜守殿人聞殿中哭聲甚哀、且聞擊扑之聲、移更乃止、洎明觀之、其勾芒神面有淚痕、滴漉襟袖、猶濕、其牛首墮于地、有刀斧痕、史白有司、遂更修補、以終其行事、識者知其非吉兆也、初九日、遣報金兵留屯河朔、猶豫兩持、似欲復犯京師、太上皇遂出南薰門、往南京、十九日、報金國大兵已分、布河上、敗河淮梁師、成棄城南走、兵已渡河、二十九日、兵至毛桃岡、駐軍作大寨、居曰渡錄

民奔入京師、老幼死者滿路于道、間有強壯剽掠外城大火、焚燒二千餘家、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攻諸門甚急、十二日、以聶昌為都太守、禦提舉司、虜遣使入城請和、乞以黃河為界、二十一日、京師戒嚴、金人兵退封却寺、需索金銀牛酒犒師、依契加倍增歲幣、朝廷計之、三月初、金人退兵北去、至懷州、國相有文字至軍前、乃粘罕之文也、其畧曰、今南宋已求和好、許增歲幣、仍有割河之請、未有定議、今大軍已駐河北、諸都已定、可否彼若不從、則吾已持其物而求其遺、此計之上上也、于是金軍雖明言北渡、其實只在河南、未嘗解也、初九日、金國粘罕加封

征討大元師。仍令從便行事。且降書曰。今南伐之兵。已踰河濟。洛。直犯汴京。雖湯武之威。不復有過。可甘辭誘和。以俘其主。比聞彼上皇南幸。可俟比入京口。併兵攻陷。俘虜以歸。係頸以帛。朝之宗廟。我之願也。昔我之攻契丹。童貫持貳以俟。我今既得勢。安可不順天命。以殲滅。而興萬世之業。昔楚子國也。尚能興滅陳蔡。我師威行。電掃前破契丹。如摧朽掠腐。棄勢不取。必貽後悔。彼上皇之南幸也。蓋欲料兵江淮。以興勤王之師。俟其復京。併力困之。此萬世一時也。若欲和議。以河為界。實所未當。天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元帥府施行。十五日。粘罕遣人

南渡錄

二

入城上書。請歲幣金縢。及車輅圖簿儀式。及請移文河北諸郡。日下罷兵交割。二十一日。金人收河南北岸兵馬北去。五日。少帝上書。請上皇歸京。八月。粘罕大軍屯駐薊郡。且遣使賀上皇歸京。其實擬伺也。九月十一日。粘罕又遣使入京求和。仍需索金縢。以緩我師。朝廷大臣。皆無謀智。幸喜姑息。于是上下苟安。不復有遠虞之策矣。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金人粘罕下令大兵南行。已及河界。十九日。復遣京師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朝十二月五日。遣兵入城。搬挈書籍。併國子監三省六部司式官

制天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及宗正牒譜。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圖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刺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饑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其剽掠。擄奪富家。有一將在天津橋下。蓋天漢也。剽坐甲士百有餘人。民不敢過。此壯者為之剽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往往城中開戶。不復出入。時有柔福帝姬。侍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內。其賊使人叱止之。呼令出轎。帝姬泣曰。我貴家子。天子為我兄。安可出見金兵。促左右急行。其怒使人拽止之。又令人拖出。使前徒行。金人咲曰。美婦人也。問曰。汝有

南渡錄

三

夫乎。帝姬泣不能對。良久曰。今兩國已和。汝安可如此無禮。其人曰。我兄為北國大臣。富貴無比。若能為某妻。不異汝南朝富貴也。語終。使之徒行。復過謂帝姬曰。小臣有香纓一枚。可以代我兄為定物。遂於懷中取真珠香囊一枚。手持以獻。帝姬不肯受。金兵執姬手令受之。金人乃笑而退。其後皇族北去。帝姬竟為金將兄所得。蓋粘罕之次弟也。粘罕兄弟三人。長粘罕。為金國元帥。次澤利。金國北部大酋長。昔滅契丹。首擒天祚者。即其人也。又野利為大將。圍京城。先登陷京邑。領兵駐天津橋是也。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且言國主有令。于京師中選擇十八

已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于逐坊巷二十四廂集民
女子選擇出城父母號呼聲動天地其子往往為金人淫汚留
而不出城亦不歸家靖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遣人入城朝賀
頗不為禮初九日北主下令粘罕曰比聞已破汴邑所獻物也
不甚為急可速擇異姓立以為主以慰民望況我素居北國南
地非我所使南宋二主可令來朝事貴速行十一日粘罕遣人
入城請車駕車前議事十三日金人軍前降指揮言北國有旨
令契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智先與南宋皇帝等
并大元帥粘罕及皇帝吳乞買同大金皇帝徽號及命有司

白澠錄

四

擇日行禮請皇帝詣營署名進奏表十五日車駕不肯出金人
遣人入城持出上金尊號表有云輔義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
帝之文仍書云臣姪南宋皇帝又于下請署御名上觀之嗚咽
泣下且曰朕上失孝道貽憂上皇下失仁道罹禍萬民今幸兩
國和好苟屈已以存孝道朕復何辱金使持筆進請皇帝書名
乃去十七日金人遣使入城稱北主有命宣示南朝太上皇其
使命且去少頃復見太上皇太上皇令左右接書使者云北國
王一勅請皇帝自受太上皇吁噓不得已接之書曰北國金皇
帝書付弟南朝宋皇帝近者北遼無道殺伐無上朕既殲滅以

寧人民以開皇國大有華夏比緣奸臣童貫蔡京誑兩朝以
致禍亂使勞我師遠至汴京今已救時弔伐以遂和好叔姪是
亦進幣是行汝可應令保育天和在撫萬民以河為盟萬載一
休吾無偽言汝其知矣天輔十年月日其詞泛濫虛偽皆甘誘
不實之語不復脩錄其使仍口傳北國主意曰皇帝起居南朝
皇帝今已結好為兄弟不許一切生疑仍可罷兵今將到真珠
袍一領是國主皇帝朝服今獻上皇帝請收領良久請皇帝進
上謝表太上曰今兩國通和且可稱書不可稱表使者復言曰
北國皇帝本意廢趙氏立異姓如天皇帝故事我元帥諸貴人

白澠錄

三

勸勉其事且止陛下尚不從順其大兵不可已也今太兵再至
汴邑不比去年幸陛下照察不可以小屈而亂大謀帝嘆息從
其請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
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二
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于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鼎分廂拘
括民戶金銀釧環鈿等星鉢無餘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
法動輒殺害往往刑及無辜二十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書
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到軍前
面議可否申奏二十九日金人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賞到北國

書曰：今已破汴京，二主不可復居，宜于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為天水郡王，少帝為天水公，于東宮外築室居之。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宋王到軍前，共議申奏。使者曰：國相元帥數遣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少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則福，遲則禍。陛下為臣下所誤，以至於此，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況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此你南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統軍即遊麗將兵甲騎七百餘人，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

南渡錄

云

見國王左右入奏，少帝登門，即遊麗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已遣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令我來見國王，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在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皇帝指揮。少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即遊麗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也。復白帝曰：我眾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每人要銀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並已罄竭，乃于宮中需索，得金釵環等八百兩。

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北行，金兵營百姓數萬人阻執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誰注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瑍按劍怒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旦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罵投礮以擊之。瑍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轅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皇帝於小室，曰：元帥寢未興，可俟于此室。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時帝徒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國酋長，不知中國禮儀，曲折乃揖與升階，命左右坐。帝面向粘罕，東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刀，大刀所侍，皇帝乃

南渡錄

七

祇應王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虜詔書別立賢君者，皇帝視之不語。粘罕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顧何事不可？粘罕復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陛下暫朝，幕等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三時，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我歸宮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酒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噓不能食，時夜闌寒甚，帷幙風急，坐不能安，倚案凭坐。左右進，帝泣涕不言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王同元帥

發表、介人引至帳下、旋次升階、惟有一集、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觀之、其詞曰、臣姓南宋國主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立以為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從日、別具申請、書後復如前請帝署名、帝從之、封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南向、帝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並興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主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唯、復令進酒、時天氣甚南渡錄

寒、帝連飲三杯、紫衣者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今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者、尚同坐復飲、帝歸至幕、天尚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寢、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臣河北人也、為大兵所虜、本是陛下赤子、使令監視、陛下今入虎穴、出無由矣、陛下若能屈節于紫衣之人、庶幾有少更改、不然、無路歸國矣、語訖、回顧而去、良久、再乘手持羊肉一塊、進曰、陛下可少啗以禦寒、帝不能食、却之、因問綠衣者曰、汝何姓名、今為金國何官、答曰、臣姓趙、名保安、今為國相親吏、蓋臣有二妹、皆有姿色、為粘罕寵嬖、故命臣為親從

以察伺陛下、行止、因問曰、早來紫衣何名何官、答曰、此北國皇帝之后弟也、姓野即葛、名多波、今為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之上、今暫來此、要往東京、取選擇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而口復北去也、少頃、天明、有褐衣從者十餘人、列侍帝之左右、詔言不可辨別、俄聞鼓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之接坐、詔不可曉、帝但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頭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杯、連四五盞、帝亦舉一二杯酒還、顧左右謂帝曰、兀移大多、左右解之曰、兀移大多、安心也、蓋言兀移、安也、大多、心也、揖而退去、是月十三十四十五、

五日、上在幕中、粘罕使人守禦、且稱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俄有吏持文書名、紫衣者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侃也、粘罕使人謂士侃曰、今命汝入城、說與你南朝宰相、于見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明、密地中發、以準備金國皇帝有旨到來、別立賢君、語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吏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于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于其中作二王宮、速置辦、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皇安否、

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為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可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箇樂人。是大宋人。今日瞧好公事。哄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再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次坐。又有人傳元帥命曰。來日一面歸京。不可更來帳下也。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門。遙見禁衛列于外。車駕入城。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大雨雹。城中金人南渡錄

十

標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金人引火焚戴樓門。二十二日。粘罕遣人入城。白帝曰。前日所說擇賢擇地作宮室二事。可速計置。一二日之間。北國皇帝有文字到。便要。用也。帝唯唯曰。一面議論。時眾議皆推康王。及欲將南安寺為宮。以白粘罕。二十六日。金人復命曰。來日文字到。遣王到軍前見元帥。二十七日。帝往顯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日以擇賢為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為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常妃侍側。即康王之母

也。言曰。二宮今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殺計必未止于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于京師。惟陛下察計之。二十八日。帝與太上同早晚膳。粘罕遣人入城。餽太上酒十瓶。言北國皇帝所賜者。三月初二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少帝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太上皇未出城。不妨先遣皇帝至軍前。初三日。車駕如韋廟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南渡錄

十一

立異姓為主。遣人持詔書。帝遙遠不復可辨。使人擁帝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露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泣涕而已。先是帝將出幸也。書便可即真。未救。父母押九子于衣領。付宰相何鼎。以名康王與兵。以圖恢復中興。且在路中傳旨。付開封府曰。趙氏孟子。可為檢討付來。其意指延壽宮孟太后也。是日帝在室中。至暮。有一番奴持食一盤。肉有酒一餅。于帝前。曰。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無憂。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床席可寢。但有木檠兩條而已。亦無燈燭。牕外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寒凜。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

帝出曰太上知帝視之見戎衣者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帝欲前問太上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初四日至十五日則皇族后妃諸王繫繫至軍中日夜不止太上與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其他王姬帝姬各為金虜貴人分去京師百姓號泣七日不止以至板阻太上及帝車駕不使出城沒為范瓊所殺今更不述諸王妃事只記二官家行也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掖二帝至階下傳北國皇帝曰汝等父子上負祖宗下負民物恣為奢侈忘公徇愛以至結讐外國禍起內州天人俱棄不可復君宜擇異姓以代宋後

南渡錄

十一

金元帥府責開封府吏以下保明策立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府差人遣發前來帝與太上聞言相對涕泣不能言粘罕曰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也粘罕謂左右曰急持書開封府索康王少刻與太上皇共居一室侍衛數人皆醜陋而其言語不可辨帝與太上自此日惟一食一飲而已夜宿竹簟之次時天氣風寒侍衛人取茅及黍穰作煖火太上與帝同坐向火至明是日粘罕命左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侍衛之人特以南家子呼帝及太上飲食皆與彼同總戶兵甲甚眾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太上及帝曰元

帥令遣汝趨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矣帝與太上泣泣下時鄭后因此喪亂心腹疾作疼不可忍卧于木龕幾絕朱后為其撫摩四人相對泣下騎吏怒曰元帥命已下來日發行詐疾欲何為者少帝告曰母后心腹疼不可忍君豈不見其面色安敢以詐為某失孝道父母至此倘或見怜以杯藥或沸湯見賜他日厚報衛吏稱和顏色曰此間無湯藥或叱左右取沸湯一杯進后后飲之痛稍止而泣曰妾之不幸大矣國破家亡雖生何益是夕宿於野寺中十八日早騎吏前曰可行牽馬四疋令太上及帝二后乘之北

南渡錄

十三

行二后素不能騎騎吏遂掖而乘之鄭后病未已伏鞍行十餘里路旁有數人見之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因奉飯羹二小盃太上及帝朱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不知父老何由知之父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况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有疾汝有湯藥否父老對曰無止有少鹽酥可煎而進之騎吏怒其滯住促行之騎吏掌行者千戶自言姓幽西名骨碌都嘗以言戲朱后復悲無禮嘗路行之次朱后下畦間旋溺骨碌都從之乃執后臂曰能從我否朱后因泣下戰

不能言遂亦發疾不能乘騎骨碌都乃掖后同載上行至晚約行三十里宿一寺間寂一室寺也是夜月初上明照廊廡骨碌都使人持茅執火烹食以啖二帝于室二后皆病不能食骨碌都乃自手煎羊乳粥以飼之曰汝婆婦休慙我保護你四箇到燕是夕鄭后寢而朱后驚悸不已心腹作疼骨碌都以手撫腹曰病已病已三祝之曰爾強強爾強強其無禮若此至天明言於少帝曰為我說與你妻善事我我即保汝為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碌都早食與帝及太上二后並食于村店時鄉村荒殘無復人煙百里有屋一二所朱后疾愈甚少帝涕泣

南渡錄

十四

日夕不止不能食骨碌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餘口皆流徙于北矣其女子美觀者為人所取何獨眷一朱皇后不以結識諸曹以作前程之託吾素非胡人乃大朝耳亦以妹奉元帥故得身至大將富貴無比今幽西骨碌都是元帥改之耳吾本姓王河洲人也汝父子為官家嘗運花石綱役使天下人苦虐不堪言今至此天報耳尚何怨耶少帝于是不敢復言但日吁嗟而已二十一日至封邱鎮早食山坡之下馬齧州相躡而飲食皆坐地上復無椅棹時雨霽泥滑路渾不可行帝與太上及后皆在泥中伏躡飲食粗糲形容黧黑目睛並昏傍有井水太上誤

墮其中衣服沾濕骨碌都掙而出之驚失躍傷鄭后之足朱后手被太上衣去其水而上馬以行是夕宿館驛中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行次黃河岸欲渡渡船有自北來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呼骨碌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教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人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兇賊吾兄待汝以至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于河顧謂帝曰為我說此婦人為何人也帝曰某妻朱氏其骨碌都教有無禮侵犯苦無告虜將軍今殺之無乃雪我之恥乎紫衣曰汝識我乎我乃元

南渡錄

十五

帥弟澤利也帝拜謝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岸乃衛州垣邑縣之西安鎮駐軍宿焉是時澤利所領兵甲十餘人并舊騎吏兵共二十人劉寨寒夜月明澤利所帶婦女四人遂置酒命二后同席共飲二后聞之不勝其辱不能即席澤利曰汝病不能飲可持此二杯飲汝二王其恩當俟他日報我乃遣二后持酒入房以飲帝及太上二十二日入衛州城百姓皆以為金人不知中有二帝二后時有買賣者入館舍或寺中與金人皆易飲食及二帝為金人所聞居一小室侍以甲兵甚眾嚴密日中始得豆餅四枚四人共食時百姓或有知其事者自窓隙中令人饋

以飲食間或又為守戶者所奪、在彼留半日、是夜復出城外二十餘里、宿于安國鎮之北明王寺、少帝以飲食不潔驚惶、漸生泄瀉之疾、日走數十里、又為監者所詬、惶懼不敢復言、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至懷州入城、澤利往往特酒無禮、二后、或時窘罵二帝、城中有富家數十戶、澤利時遣人剽劫酒食財帛、女子以自娛、又常鞭撻下人、是夕、帝渴甚、告監者以水食、偶澤利過前見之、遂手殺其人于帝前、帝大驚、滋甚、顧謂帝曰、可安穩到北京、莫得生事、若還不是即主要活的、你死已多時、自是時帝見澤利必驚惶、移時而後定、二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太上太

南渡錄

十六

后皇后自離京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清澄、四人方掬水洗面、濯滌相視、啞咽不勝情、傍有人獻斗酒于澤利者、澤利拔刀切肉啖之、飲酒連五七杯、以其餘酒殘肉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喫也、復視朱后曰、這一塊最好、你自喫之、方飲酒次、或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金人衣褐淨綠袍、皂鞋、裹小巾、執鞭揖澤利、又分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刻、澤利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以所執鞭欲行擊之、后不勝涕泣、乃持杯作歌曰、幼富貴、今厭綺羅裳、長入宮中、奉尊陽、今委頓、今流落、異鄉嗟造

化、方速、死為強、歌畢、兩手持杯、向澤利曰、元帥上酒、澤利笑曰、歌中詞句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昔居天上、今歸泉下、方此悲、可絕、乃舉杯向知縣飲之、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為澤利所擊、手及賴知縣勸止之、曰、可更唱歌、勸將軍酒、復舉杯付后手中曰、勸將軍酒、后曰、妾不能矣、願將軍殺我、死且不恨、復回身、欲自投庭前井、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的、底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是日四人無晚飯、澤利使人監視

南渡錄

十七

愈甚、以至執縛于柱、毀罵百端、惟待朱后稍緩、蓋澤利思之私也、二十六日、至徐村、自信安縣行至徐村二百餘里、並無人煙、至是澤利分兵馬一半先行、持文字報捷、先至真定、留一半護衛、是日申時、自北而軍、馬三百餘人、首領見澤利、下馬作禮、言語都查、不可辨悉、其中一句可辨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劉建業、二十七日、到白水鎮、朱后又欲投水、鄭后止之、澤利怒曰、可縛之、與鄭后連索臂腕、用馬夾于馬隊中、引行、望見一堡、極高、上插旗幟、書周鄭二字、良久、寨門開、有土豪兵甲約有五餘人、以長鎗大棒弓箭、徑來衝擊、澤利與之合戰、流矢中太

上旁一...人之胸。太上甚懼。其來兵乃河北御民強壯。聚集保護御民者。自辰至申。御民為澤利打圍。稍稍散去。駐軍大林中。有執御民者。澤利呼前而謂曰。這箇是你南朝皇帝皇后。今放汝歸去。告報諸御。即日歸降。遂令二帝及后四人言我是南朝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御民不覺淚下。謂帝曰。我這一御周鄭所聚三千餘人。北連真定。南接懷衛。約有三十餘處。此是御兵強壯者。日日舉首南望。要見南宋官兵。前去破殺金人。今官家被其執縛。我等御兵。不久自散也。今又聞康王入南京。做官家。不知如何也。澤利曰。康王也被捉後面來。所執御兵

十八

令放去。是晚帝及后皆宿于野中。上無遮覆。至半夜有微雨。雷自北起。衣服皆垢膩。為雨沾濕。至曉雨大作。泥雨中行數里。方及一寺。駐軍于中方。得少息。移時而息。皆水泥遍身。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並在荒野中行。不知里數。其金人皆于馬上食乾糧肉。有擄掠到飲食。隨行取水煮食。帝及后微得些食。二十九日晚。澤利解衣數件。泥污皆遍。令米后就野水中洗濯。米后不能舉手。鄭后一人洗之。二帝亦于水邊自洗身中泥污衣服。是日天氣稍和。望中林木青翠。山色可愛。野水清淺。自山中流出。正駐軍。北有一騎。手持黃文字。至澤利前。曰。速行速行。澤利

咄咄。其人向前鞭馬而去。四月初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從此催促急行。不待少緩。是日不住行飲食。令止於馬上喫乾糧及肉少。至晚約行百里。宿一古寺。初二日。少立寺門外。澤利立山門上。遙見一簇軍馬。自南而來。約有五百餘人。中間擁十餘人。皆是房族。內有恭福帝姬康福帝姬相國公可辨。餘皆不可識。皆著青袍白袍。二帝與后遠視。舉聲大哭。左右催促行。不及一語而過。移時。又如前有馬軍。簇擁皇族。又有二十餘人。在三十里外直奔來。行不駐足。又少刻。如前馬軍。有一馬軍人至寺前。謂澤利曰。此隊中有康王。先去燕京也。言訖。去甚疾。移

十九

時。繫繫不絕。凡過軍馬十八隊。皆是擁送皇族。二帝二皇后。但傷痛流涕不止。不復形容。至日晡猶催行。至晚。後騎報言有御兵數隊。約千餘人。在北寺中屯駐。澤利叱左右曰。分兵一半。前往殺之。乃遣次將骨夜叉將軍馬前去迎戰。至夜半。令人回報。殺得入兵皆四散。得糧食而返。初三日。過一坡澤旁。其中殺倒死屍堆積。臭穢不可近。有狼二頭。在其中噬嚼尸肉。見人驚散。鳥鵲鳴噪。可驚可駭。是日在坡野中。天氣稍熱。無水可飲。帝渴甚。無敢供者。自三月半間。拘執甚急。雖便溺必使持刀隨從。自初五日以後。不復能記月日。蓋行廣野大途。日以飢渴為念。不

復記憶也。但云或曰：觀者自可見其次第也。或曰：至一鄉村數十家，見澤利至，俄有一褐衣前拜澤利，奉上酒食。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頗豐腴。或曰：至一縣，不暇問名，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知縣者，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后，曰：小番取得肅王小女為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女子前拜。已戎服矣。笑視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女珍珍也。呼太后為婆婆，太后為姆姆。曰：前日為馬軍擁遏至此，其首領萬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兄弟，將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前日在此縣中，諸皇孫兄一十七人，皆為諸金人分去。或為妻者，或為妾者，東西南北矣。

尚史錄

二十

拜說未畢，為知縣引回。是日晚宿一豪家，主者接澤利甚有禮。中夜置酒，命妾數人出，勸酒于筵上。命兵士數輩執縛帝及后於庭下，以至使溺澆之，不能反仄。勸酒婦人皆美色艷服，良久酒罷，澤利與豪家趨別館，美妾吁嘆，相謂曰：吾與汝皆是太上皇女孫，今日伯伯做官家不好，事多不如我公公做官家快活。今落簿在他家做婢，何有出期？再三流淚，為人所呼，入庭幃而去。或曰：至一州，亦不記州名，郭內人烟稍密，于他州郡，澤利在驛中安泊。知州與官貢來相見者，皆是金人，賈賣百姓，有來館驛中，問知是二帝二后被執縛，往往亦有流淚者，或默然，或低

聲語曰：南京有官家張邦昌，係是金國策立，才做官家，便叫康王即位。大金官家怒發，已差四太子領人馬去收復也。時隔牕間之方，知康王不在番中，日前騎兵所言康王在隊中，蓋妄語也。是日稍稍得食，但粗糲不堪爾。或曰：到一縣，極荒殘，有屋七八間，城郭皆缺裂，有一女子年二十餘，路旁垂泣，曰：我乃南朝皇孫女，因病為大軍挈到此，不能存活，見太后過，乃拜曰：帶取奴去。后不敢留，左右或報澤利視之，微笑曰：一就去，遂令左右扶上馬而行。是夕宿于野寨，澤利醉淫其女子，醜惡之聲，二帝皆聞，不敢開目。次遇有餘食，皆與女子分食，謂米后曰：你不

尚史錄

二十一

如他也。或曰：日行及一城，不知是州，是縣，止有番兵二千餘人，並無百姓，首領見澤利，再拜，懷中出文字示澤利，乃呼左右去帝及冠幘衣帶，如囚狀，坐一小室，良久有人持文書示帝曰：可依此式作表達燕京。一兩日中到燕京也。其文引晉懷愍及孫皓劉禪石少主故事，及尊大金為湯武，北滅契丹，而又滅南宋，功德巍巍，及請罪免死之意。持文書者呼左右取紙筆與帝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乃作表書曰：亡國四俘趙某，并男趙某及婦妾鄭氏米氏，謹稽首再拜大金輔天佐運應道法古主德皇帝陛下，重念某承祖宗基業，立民為國，不能上順天，今下撫人民

聽譴臣之言、結怨外國、循賊臣之求、積釁華夏、致上國興吊伐之師、下將作向明背暗之行、今一家被虜、百口分飛、父子二妻、聽命機下、伏惟陛下德過堯舜、威勝湯武、既以疾來、當立異姓、而二子之誅、尚祈哀念、併與赦原、云云、文成多為刪改、其中傲慢、不欲具錄、其末句有云、慙懷懿厲、未知今日之愆、湯武文高、曷敵此時之舉、是日作表出、行三十餘里、抵深夜、月明方止、或曰、及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門、只列兵刀二十餘人、甲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為執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榆樹、少立庭下、堂上金紫衣人朝服侍衛甚多、中坐三人于南渡錄

二十三

西向、二人于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指揮曰、將他二人去見海濱侯畢、來日入城見即主、言畢、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一人胡服、無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契丹主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頭有巾幘、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大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為奸臣所誤、俱至于此、為之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在此三年、尚未了絕、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真宗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鷄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有真珠一顆、

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絳羅盛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八、沸湯沃之、取其汁洒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散、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天神皆降、香氣聞達數百里、當時契丹為大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存、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庶家、帝曰、此為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百餘里、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廡下、又有甲士擁一番四至者、見半個麵片子被俘至此、其人大罵、言語不可辨、主者乃命以南渡錄

二十三

刀斷其舌、牽出斬之、其妻美貌、再拜請命、怒亦斬之、小兒子四人、并令敵殺、主者令引帝出其門、見二后尚立牆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片令上馬而去、遂復出一城門、向北而行、道間花卉甚多、有急足二十餘人、來往不止、曰、即主召見四太子於江朝、今日便領兵前去、帝與太上立路旁、時有二人、皆南朝人為兵卒者、不知為帝也、乃相謂曰、五月一日、康王南京即位了也、今日早已十日、四太子去後、不知如何、餘語低不可辨、少刻路開、左右催行至晚、行得百餘里、其時近暑、二帝及二后衣服垢膩、蟻虱不可衣著、頭無巾幘、宛若囚徒、行三日、不曾見澤利之

面亦不知澤利在軍中否。左右時時詰責。言語不甚能辨。行數日。有人呼帝出。謂曰。四太子大王軍至。汝可見之。路傍有一寺。四太子坐胡床于臺上。引二帝二后拜于臺下。四太子且詔責曰。汝父子無道。致有今日。若當時信我國家言。誓海上之盟。共滅契丹。分其土地。南北為國。豈有今日。奈何不順天命。與契丹。疑連和。欲坐觀成敗。彼勝則從彼。以破我。我既勝。矣。猶不能從我。汝之愚一也。吾兵已破京師。皇帝慙念生靈。與汝講和。以河為界。汝又不伏。勢我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且天子死社稷。亡汝祖宗二百年基業。不能守成。內則奢侈。外則結怨。一旦

南渡錄

二五

戒絕何面目見國人。尚忍死而見我。何慚如之。汝之愚三也。帝為四太子所責。俯首流汗。不能言。但與太上二后再拜而已。續呼左右取筆硯。令少帝作書。名劉光世。韓世忠。劉錡等。歸復曰。今日夏至。節賜汝酒各一杯。令左右于金瓶斟酒四杯。飲之。再拜而飲。太子復謂帝曰。北朝皇帝無殺汝道理。不失為侯王。言訖上馬而去。輦鼓鐘鉦聲動天地。時二后自出京以來。足跣不復能行。雖乘馬。足皆生瘡。肌肉瘦瘠。二帝亦枯槁。不類人形。為左右監者詬責鞭撻。欲死無路。金人衣服共相結縛。夜卧不相捨。二后及帝與番奴連腕並手合坐同食。似此行路五六日。始

達燕京。蓋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后膝跪于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綠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令左右賜巾帽。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未日入傳勅。遂出敕書。引帝入都堂。見宰相。至堂下。堂上一人左右曰。此銀朱字。董相公也。帝亦再拜。宰相答拜。中侍立堂上宣讀其文。不復載後。曰。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為庶人。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巾帽青袍。二后衣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國主自殿上

南渡錄

二五

傳勅封帝為天水郡侯。太上為天水郡公。各于燕京賜宅居止。左右喝命二帝及后再拜謝恩。左右引去。入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并太上二后入一官府門。有牌曰。燕元帥甲第。主中庭有一褐衣之人。坐于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呈文字于元帥。筆署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門。後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帝與后坐其中。並無椅凳。惟磚石三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拜。又飲食不進。驚惶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柱死。左右立之。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並在室中。外戶

鎖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有者粗飯四盂而已相顧不復能飲食米后有疾卧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尚加詰責少帝語左右曰汝等可憫念我國破家亡取此湯水相救左右引去曰我國禁衛諱言犯者過如殺人汝呼憫字已該死罪尚敢呼索湯水再懇之不顧而去六月一日早晨引帝及后至元帥庭下令帝再拜左右唱喝如月見之狀良久乃退時朱后病不能行其左右監人背負雙手持后足無禮特甚是日之後朱后病篤初二日午死年方二十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盡如之何左右白于官良久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而出用香薦撲

南渡錄

二十七

之共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于前傳宣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未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早元帥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帝曰我母病猶未愈略候晚行何如吏怒曰我北朝不比你南朝今在必行你若守正不至今日矣到此尚不遵法令罵帝不敢對乃徒步前行護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捕司如南朝尉司也鄭太后不能行帝與太上共扶或肩背之而進是夜雖宿捕司並無飲食六月初一日時

甚暑行沙磧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滿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為首白阿計替稍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飽恐生他疾此中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因此鄭后疾漸愈初一日至十一日所過村邑飲食稍為阿計替勸勉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於木陰之下帝時年十九歲太上年三十六歲形容枯槁不復有貴人形質若此行無阿計替護衛六月甚暑中一死無疑也十二日晚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其門守衛者皆搜檢以至鄭后膝腹間亦不免摸過雖他人出入亦然蓋入城者防內事故也行經

南渡錄

二十七

數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入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唱名令帝再拜訖知軍者別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帝后飯噉阿計替從外至語帝若相別安慰遂引去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時帝后自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蟻虱以至循行苦楚不勝言獨有一阿計替者自澤利命之監守至今不令齋斷雖左右時常為帝洗濯但言語不可辨時止曉一二句十四日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一襲視之乃紗帛二段生絹一段令帝謝恩帝拜受使人同持其物同

歸其物乃為監者取其半復以舊紗褐衣并生絹付帝曰可衣此庶免汝裁造也自此日坐室中鎖閉惟得粟米飲漿水各三盂而已餘無所有也十七日晚中夜聞外有喊聲眾大驚火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有二人一是契丹一是大金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知軍劫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易定一路謀尚未發偶以酒醉鞭撻一奴奴去告大金知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曉方定其火燒連屋宇近百餘間殺傷凡七百餘人火燒至二帝所居室三大許乃止不爾為火焚死蓋索居之故也十八日早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責曰你與

南渡錄

二八

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也今秦知大金皇帝共你理會帝曰某在四中防固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見有告首人在你不待胡說瞧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口血出齒碎令一人拽去復入前室中拘之以繩縛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并少飲進三人分飲至夜四禁愈急至六月二十一日並如前二十三日知軍在廳上命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死且令居止安肅軍却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未欲賜死更令往雲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請訖命吏引去帝再

拜謝思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尚敢如此你當初要殺我今日如何放潯你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十五餘下帝哭泣如雨痛楚久之方甦戒左右即令便行至晚出門宿野庭中時甚暑帝身有傷苦痛坐亭中地上不能起止至夜深月出始得少飲三人分食太上因暑熱成病監人取青州木版布其地上二帝卧其上云不為地濕所迫可以無疾矣二十四日早三十日在路遭大雨或大風狼狽萬狀不復抄錄如是數日方達雲州如前拜同知于庭下令左右引帝入土園中内外有兵守衛雖衣帶皆為取去蓋防自縊也日惟一食至八月十七

南渡錄

二九

日有綠衣番人手持匙鑰開土門呼二帝及太后出門曰大金皇帝赦汝罪教汝再往燕京可出謝恩時帝以稽首稱謝蓋誠心也其綠衣既引帝出土園復入一室如前四閉之日間得飯一木器漿水一木瓶時天氣稍涼二帝食漿水飯疾作待死而已二帝受禍已及半年置之無可奈何不復愁苦但衣袂經夏靡壞寒不可禦監者或遺以敝衣稍稍得其相補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燭天蓋同知下有將捕千戶者三人作亂緣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者三人皆下馬

主帝室前、携衣数件、自牖中與帝曰、與尔與、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了、勉之、必有歸去之期、監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復贈帝乾粮器、各上馬而去、是晚、城中大亂、有千戶執為亂者數人、斬之于市、乃止、經二三日、別軍始至、城中方定、先是、監人中有阿計替者、相從帝已半年、稍得侍護之力、帝謂太王曰、阿計替前日為反者、千戶所殺矣、雖城中大亂、吾父子不能敢出此門、奈何、言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其不死之由、曰、我于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再監視二帝、外人未入二

南渡錄

三十

十餘人、蓋同知官屬也、或曰、阿計替引帝至麾下、有敝衣二番人坐堂上、呼曰、識我否、曰、不識、曰、我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父、良父、屏後呼一人出、帝視之、乃韋妃也、太上俛首、韋妃亦俛首、不敢相視、良父、蓋天大王呼左右賜酒、與二帝太后曰、我者此箇婦人面、蓋韋妃為彼妻也、酒罷、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帝行、再入前室、然稍稍緩其監、飲食略備、以此經一冬、衣服稍可禦寒矣、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例以是日疎放囚禁、雖死囚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縱步、但不許出府廄門、帝觀翫、有一妮婢衣褐衣、口稱韋夫人遣來、手持一盒子、且曰、

夫人教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忍耐、且密語曰、聞知九哥已即位、恐有歸路未晚也、其人將盒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東甌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伴言曰、是何婢妮、送與他人、可速歸之、乃引帝入室中、問曰、適聞九哥是何人、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親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母、來相報也、阿計替曰、十一官人是誰、八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我、遂將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晚、更不復出、初三日、例是日為偷日、雖婦女什物、金寶、宮中皆不禁、他日則不論、必置于刑法也、是日有黃衣者數人、各

南渡錄

三十一

持飲食七八籠、將五器與監者食之、三罷使人賁入至室中、謂帝曰、食之、視其物、皆肉糜、以肉并米合煮之、帝與太上太后食未已、又為監者持去、帝問阿計替曰、此食何為者、答曰、此地風俗無善人、惟設粥以食囚禁者、可與齋僧同功、故今日有人賁來此也、帝又問此家何人也、阿計替曰、此亦韋夫人所遣也、二帝與后、因韋夫人在彼、稍稍獲安、十四日、彼處已放燈、街市張燈、無鼓樂、但有金鼓喧天、更後而已、胡婦胡女、携手于酒肆中、過人即使暗合而歸、官中及父母、皆所不禁、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日二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作宴天下、此處同知大宴

罷皆赴京中云也。蓋北國法先期十日錫宴。近郡皆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計替暗引向來送餅食婢媼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三兩日中往燕京去也。復來與不復來。未可知。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去甚速。其它監者已覺。爭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等不聞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帝及太皇太后。開韋夫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開夫人同蓋天下大玉領馬騎前去。留下千中五人。內一主者名吸鷄元。領人從者三十餘人。主帝室前曰。蓋天大王同你韋夫人共汝父子二人。聯有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聞知得蓋天大王南渡錄

三十二

不再來。共你契勘這一場公事。呼監者二十餘人戒曰。防固不可少緩。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前。阿計替亦不敢少有底緩。二十八日。阿計替前白曰。聞之四太子已上四川。及建康府。又為四太子打破。康王南渡浙江。其勢恐不能及久。二帝聞之太息曰。若九哥事不成。吾父子俱無所望矣。俄有持酒至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報主首吸鷄元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開西交點五路財。容別有文字。差元西哺途來。作此處同知也。初二日。有皂衣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

何如。曰。速寫速寫。詭罵言語不可曉。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狀。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母親鄭氏各年若干。謹狀。番人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雲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語言。不可辨。今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入。謂二帝曰。今日到者。同知元西哺途。乃是途右之兒。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為劉三相公捉去了。今來恨南官家。將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濕淖不可居。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於此矣。阿計替曰。元西哺途使我往燕京下文字。須一二十日方可還。二官人且忍耐寧心。我去燕京一道與官人探問。南國仔細來相報也。十一日至

三十三

三十日。並如前。三月初九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四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教你三人往西汧州。聽候指揮。蓋緣新同知素乞也。二帝且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縛驅行。至晚出雲州北行。約二十里方止息。自此以後。則日月不復記錄。蓋阿計替不在帝之左右故也。或曰。其所行地皆坑窟不平。有一監者言。語稍順於帝。謂帝曰。此長城塞也。或曰。行五七十里。或九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二帝衣被單薄。又為時疫所梗。不能行。因卧古屋中七八日。方得少愈。又為監者

催行。帝后病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室中監者。作木格付以茅草。肩輿而行。皆垂死而復甦。再行三四日。自北有騎兵約三四十。首領衣敝袍。訊問左右。皆不可記。帝卧艸中。微開目視之。左隊中有綠衣吏。若漢臣者。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喫乾糧。次于皮篋中。取出乾牛肉數塊。贈帝。自是得此食之。肢體稍甦。綠衣語帝曰。我漢臣也。臣父昔事陛下。為延安鈐轄周忠是也。元符中。因與西夏將交戰。為西人所獲。降之。父子由是皆在西夏。臣亦作西夏部中首領。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為大金執縛。降之。臣今為雲州總管。即主命臣受夏國南渡錄

三十四

鄧度發兵往陝西。破曲將軍。今所領兵是也。因言陛下勿憂。且契丹大遼王與大金連戰。尚且不死。今見在昌合州。收管。況陛下不曾與大金苦戰。只是四太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國中盛言張浚劉錡韓世忠劉光世數人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為獻。言訖別去。經行已久。是夕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笛笛吹其聲。嗚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樓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謂少帝曰。汝能廣乎。少帝乃繼韻曰。家傳四百舊京華。仁孝自

家。一以奸邪。傾天折地。忍聽撈琵琶。如今塞外多蕭索。迤邐遠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曰。所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霧。日出尚煙靄。動經五七十里。無人跡。時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時見城邑。雖在路之東西。不復入城。時方近夏。榆柳夾道。澤中有小萍。褐色。不青翠。又如此行十餘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汙州。護衛者擁二帝入城。其地非漢人烟。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四高麗王王侃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者。有屋數十間。皆頽敝。廊廡欲傾。離落疎疎。不類人居。其護衛三百餘人。逐日旋伐林木。搭蓋屋南渡錄

三十五

宇居住。經兩三日。乃遣兵騎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后。只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少羊肉。或日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雲州日。前後深污阿計替保護。微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別。已經兩三月。不知其人還雲州也。無言畢。有人前白帝曰。阿計替是我哥哥。我名查。查里。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雲州同知使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此來。緣阿哥能寫文字。虜王時時要申發文字。故必須此來。阿哥去日。亦曾說與我。教保護你三人。安心不妨。或曰。阿計替回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

帝自雲州往東京，又自東京至雲州，又從雲州到此，湯往復一千餘里，不勝艱苦。于懷中取出一紙，令二帝看視，其上書云：今年南事未定，苗傅劉正彥了官家，略如也。立明受太子，又云：已得建康府，車駕入海。二太子已得四川，四太子已至西浙，帝視之，嗚咽謂阿計替曰：二太子已取四川，四太子已取西浙，吾國祚可知矣。又云：苗傅劉正彥敢如是，吾兒子方即位，四五年微得甚，紀綱良久，阿計替收文字入懷，自此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七月初五日，後日七夕，你二官人在京師，瞧好快活。二帝吁嘆曰：到此寧復話此耶？言訖，有中士四五十人喊聲喧

南渡錄

三六

呼曰：在此。二帝驚懼，不覺仆地。且曰：吾命盡今日矣。阿計替遂出，首力語白其事。帝自窓牖中望之，兩手足俱戰掉，少刻，阿計替持刀入帝所，帝驚以手掩目。太上太后亦然。阿計替乃高聲曰：不干你三人事，遂于帝所居室壁後執一小奴而出，付首力者殺之，携其首而去。近三時許，帝后心神始定，尚未能言。阿計替入言曰：先來驚否？帝曰：何事？答曰：此月七日祭神也。我金國禮於今日先伏藏一人于暗處，然後大領兵馬，佯為捉獲，斬首祭神，以首為上祀，身為次祀，羊為下祀。祀畢，人羊俱以煮熟啖之，使之布福。帝曰：若非汝言，不聞你三人事，我已驚悸矣。太后

因驚病，七日方甦。或曰：首力持人頭者，以肉一窩詣帝前，曰：布福，尚可食之。帝聞其氣臭穢，不可近，辭之欲不受。阿計替在傍曰：受之可有福，不可不受。帝乃受之，首力舞蹈而去。或曰：秋賦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令至矣，俄空中鴈聲嘹唳，自北而南，時護衛者數人皆為阿計替揮去。壁中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龍弓矢可射鴈，以下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然。帝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雁，以其箭付阿計替射之。一箭中鴈，宛轉而下。二帝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亦微笑，取茅料煮火，破鴈烹而分食之。或曰：阿計替又密入室，語帝曰：南朝聞說道四太子盡得江南，逆運至洞庭湖。又云：金國官家近使人往北國起人兵，前向江南廝戰，時天氣漸寒，帝后衣服皆腐爛垢膩，時時得阿計替集番婆胡婦洗濯，或曰大雪數尺，室中極冷，不可出。帝后顙膝相拄，聲顫不能言。阿計替持一枚燭，蓋三人之首，稍獲安煖。太上自雲州一病之後，髮退無復再生，如僧尼狀，與番奴削頭相類。是日極冷，又乏糧食，止得鴈一隻，于火上燒熟，共食之。或曰：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朝已十月一日也。二帝曰：十月是天寧節，今日與向日不

南渡錄

三七

同帝后並泣下。阿計替曰：天寧節何節也？帝曰：生辰節也。吾生于此日，未知死於何日，求死不得，自古帝王之尊，惟晉懷愍及后少主與我父子耳。或曰：天氣稍和，日色晴麗。阿計替曰：今日雖春，此間便少有少和氣。阿計替執羊乳一杯飲帝后，曰：以此代酒，其乳腥穢，遂強飲之。或曰：雪霽天晴。阿計替呼帝曰：可出去矣。帝后皆以極冷為對。阿計替曰：春回鴈歸矣。空中雁數，自南而北，千萬成羣而去。先是北地及寒，必掘地作穴，以居數月。帝室中亦作穴，深五七尺。帝后晝夜伏其中，其餘護衛人亦如此。是日始出坑，不復入穴矣。時天輔十三年，乃大宋建

南渡錄

三十八

炎四年庚戌歲也。或曰：午間傳聞國皇后上仙。阿計替等六十餘人，皆以布纏頭作孝。鄭太后曰：我何日死也？傳聞金主自皇太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帶刀劍。宮人有忤也者，必手殺之。阿計替曰：你國中肅王乎？曰：有。有女子乎？曰：有。近聞皇帝以肅王女為嬪御，專寵。由是皇后怒，忽自縊而死。金主知其實，乃以手劍殺肅王女。以復后仇。鄭后聞知肅王女玉箱也，此女自少多奇異，今于兵刃之間身死，應之。嘗記肅王妃陳執中女也。早玉箱日，夜夢有青衣童子自天而下，手托一缺盤，盤內有玉印二紐。曰：天錫爾皇后，妃驚而寤，思曰：吾太王也。吾妃也，豈得父母

為王妃，而女復為后乎？閱數歲，戲于水次，得玉印一枚，文曰：金妃之印。究其所由，於宮中池畔泥中得之，亦頗常玩，佩不去體。金人入城，皇族皆為掠取，此女為貴人完顏樹所得，每醉酒，欲淫之，必中昏冒，絕不前，乃以其女進呈于金主。金主幸之以為妃。生一男，後因后兄沮李季進夏國李氏為妃，兩人爭寵。趙妃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恥。偶皇后死，妃因侍奉間，多以私意教金主殺左右，及殺李妃。又因暑月，常以冰雪調腦子以進，因此金主亦疾。時天輔十四年六月也。尋于十五年正月元日，宮中飲宴，是時金主無后，止有趙妃當寵。其王子因病而死。一日

南渡錄

三十九

秋深，侍坐以金主。因向趙妃曰：汝為南朝族屬，豈得如此富貴？侯后福薄，以爾為皇后。一日左右奏趙某父子見居西汙州，近者四太子又為韓世忠敗于金山，幾死於舟中，而回南朝之勢漸欲廣大，可將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此坐其側曰：陛下以臣妾故，倘庇其父兄，不至凍餒，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與？妃曰：父母骨肉，何可不惠？陛下還，有父兄也。無語甚厲。因此金主發怒曰：留汝在宮中，外有父兄之仇，內有妬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門胡奴，侵凌上國，南滅炎宋，北滅契丹，不行仁德，專務殺伐，使

我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暴戾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
或曰阿計替手持文字至前白帝曰我共大王又走五七百里
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這幾箇去五國城未早
起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徒行及護衛者六十餘人出西汧州至
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
就此地便將我殺殺何故只管教我千里去也阿計替曰須是
忍耐強行勿思它事但有阿計替在大王且莫憂似此有使行
五七日鄭后因病甚不能行少帝乃負之而進是晚太后崩於
柩下時年四十七歲帝之際路旁用刀掘坑以身上衣裹而
南渡錄

四十

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罵者催促起
行又經三日始達五國城下入城頗與西汧州相類有云此處
乃是契丹咀羌西部黑人吐蕃奚國酋長處城中有居民五七
十家皆荒殘不成倫次入官府中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護衛
者引帝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出文字示之
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之下小扉進一窄室惟有小臺可
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牆進前設木柵護衛之人緘封而去日
景得食一盂二人分食之五國城中凡居七八月大槩一日一
食此一年中酒食一次七月七日祭神得酒肉一次阿計替與

弟古古里爭一番中婦阿計替遂手殺其弟至十月間天寒乃
掘坑以居二帝因疾疫不安護衛者二十餘人亦死半矣天輔
十五年正月元宵此處亦有少燈皆於磁碗中貯羊脂以燭為
引燒之有僧五七人作佛事皆胡僧也贊祝官家福祿萬壽帝
問阿計替曰此間去燕京幾千里曰已三千八百餘里此處西
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此城乃漢將李陵昔日戰敗之地也日
晚老番人以乳酪一甌使人持至時苦雨舍宇崩壞牆壁破裂
有蠅數十枚走出盤太土之壁疾痛移日其餘蠅少帝以上塊
擊殺之或曰進中列香案庭上紫衣褐衣三番人飲饌云是日
南渡錄

四三

乃金國皇帝生日飲五七杯皆有食次後使人持餘食自隙中
遺帝曰此皇帝所賜酒食吃之二帝食之不復辨其名食之皆
嘔噦至盡問於阿計替乃蜜漬羊腸合馬腸共成之非因者所
能食亦此中珍味也或日上皇因哭鄭后一目失明不能觀物
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不可得時年五十一歲因語帝曰
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惟外國之腥膻禍起奸臣之手一家
三千餘口今惟見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落聞之皆為奴婢
雖韋妃為蓋天大王所污雲州相別不知今復如何上皇不時
泣淚目疾轉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曰進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

祭天王。其被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止。少帝于牖中望神祝曰。只願速死。南則願中興。北則願早遷內地。是日夢神自空降。揖帝于庭。謂帝曰。我實地方神。天王者也。上帝命我統攝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此更十年。天下太平矣。南朝中興與昔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寤。語上皇。上皇曰。吾之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曰。中有貴人坐遶上。與老番相對。引二帝至庭下。語曰。北國官家欲立趙氏。稱是荆王女。吳王孫女。官家未知宗派寔跡。遣我來問汝。可具圖上。帝曰。亦不知的寔。族譜不存。難可考也。大金破京師日。宗正文字皆為北朝所取。想尚在。何不檢閱。兼問南渡錄

四十一

皇后子細合對。便見是何族屬位下。良久。中貴人曰。臣亦是陛下東京小中貴。離京師日。方十六歲。今二十六歲矣。未時自燕京係是娘娘私自遣來。中路逢蓋天大王。韋夫人為我起居二帝及后。餘無所語。帝曰。鄭太后已死矣。中貴人又曰。今月十一日。想已冊立皇后矣。嘗見皇后說在京師日。呼太上為伯公。今上為伯兄。皇后有二子。長曰珠哥。小曰青哥。早晚必有太子也。言訖。上馬而去。或曰。有中貴坐遶下。與老番人對坐。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指揮。許令將鄭太后未皇后同葬于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人以擔荷二竹席囊二喪。皆零落

骨殖。復令人取二木函殮之。乃許令天水公隨葬于淺山之下。似有旨。進封二后皆為夫人。以皇后恩澤。時放二帝回禁。令城中自便往來。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於市中民家。止話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供需少飲食而已。二帝以五國城去燕京三千八百里。燕京去京師三千九百里。相去絕不聞中國音耗。其中人民亦少。如此居民見二帝衣服破敝。亦有少遺贈者。

南渡錄

四十二

南渡錄終

竊憤錄

天輔十五年 宋紹興二年歲在壬子或見 帝在御街衙門內有一老叟自稱亦是京師人與 上皇語舊云京城陷日為虜流移至此見 上皇每每對相泣下又言正月元夕鰲山風景于門下金盞賜酒相持大哭城內中主者年老胡官更為過其前怒曰安可放他于是處乃以鞭犯 上皇背 少帝亦遭此辱老叟皇服亦遭笞鑿十餘遂令左右復引 二帝入小室閉門自此不容出入無復到街衢或日監守者阿計替曰今日此城主老胡官已死矣可再出

遊不妨縱步人民無敢與 帝語者亦無敢供饋食者問其前日老叟則云死矣至人齋處阿計替於懷中出片紙上書紹興二字云 帝曰且喜江南漸平以誰為罪矣 帝曰紹興者何阿計替曰南朝皇帝號又曰謂其相殺尚未十分定恐南朝能復河南北之地矣 帝曰我在思之惟乞死矣阿計更論此事或曰五國新城同知到太中名曰亦歐自燕京來乃一少胡列侍妾數人坐庭上召二帝於庭下語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保護自屏後呼其妻出拜 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

胡服 二帝不能識之乃云記得父是 今上官家弟不知為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頗緩拘禁或日有牌使至五國城宣北國皇帝勅曰契丹皇太后趙氏已庶為庶人賜死今亦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國不律令妻亦是庶人親妹並合賜死亦歐夫妻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淚下牌使遣人以捧鼓殺之取其首去亦歐大哭數日不止自誤獲拘二帝如前又戒阿計替善醫現且不知察后之出或日阿計替得所聞事白 帝曰先是南朝廢王女為即主妻前日因妬忌已殺之又以荆王女為妃生

一男生一女今已立為皇后因在宮中與即主奕棋言語犯之即主厲聲曰休道我敢殺她她也敢殺她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禁錮院即宮掖間所因也內侍雜唱利者又語后者不手人又有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二十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與后族屬為庶人官更十餘人並賜死故及亦歐之妻自縊而死 上皇因拘禁自急又慮朝廷不測乃絞衣成索縋梁間欲自盡 少帝覽而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自守不替無道君父

若此陛下求死臣何容于世為萬世罪人矣貶者或知之以湯見飲自此不能食者數日日既困憊雖便溺之往少帝從行況室中只可容二人隣近則獲遂所止監者阿計替則時以寬容見勉終不能食日久臥室中土几上阿計替時以不雲木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木作湯飲之自愈其不雲木初生無枝葉暗地中生城北最望天氣晴和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筋蔓延數十步屈曲而生上皇服之稍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黃沸湯數次之間其木浮者病即愈沉者即死半

沉浮者病久不愈或曰天氣凝泣天雨雹大者如雞子小者如彈子盈地數寸百鳥皆死人避之不及亦有稍損是日阿計替有病語不出口昏默用卧少帝憂之令監守求不雲木帝手自煎湯有木浮於湯面如旋轉狀不止帝自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如雨遂無餘疾是歲即主以賜到布帛等但冬月極寒必居土坑中容身以避寒氣天輔十六年春正月間金主生辰不賜酒肉云即主以疾免宴或云即主已歸天或云皇孫即位流聞不一元宵亦不放燈後一日大雪中有雷電俄頃雪止日融天地晦暗

經夕乃復或曰天氣太和阿計替曰今日寒食節北國例並祭先祖燒紙錢埋肉脯進嘗外各在際或為主者所戒不敢致二帝出外觀之是日城中大火屋宇焚蕩皆盡死者六十餘人護衛人亡失大半阿計替左肩臂亦糜爛醫藥皆焦帝所居室燒及大半帝與上皇因火勢甚手搭其室窺折身雖亦有傷衣服皆焦二帝相謂曰初見火起時言願死于火中及火至室前如有人扶掖而出並不記折害之事是日飲食都無後數日乃定或曰有甲兵至自吉從西明州來知此處有火故來救援改採林木營造

屋舍修葺如故後去官守再作帝所居室等阿計替因火焚損一臂不可持物少帝因火變亦患二指不可屈伸或曰天大風晝暝不見人物天雨釋子如豆地深數寸不知何來彼人亦有磨而作食者大火之後非此不可養人因知造物乘除自有成理不可以常情測也或曰阿計替曰此日乃十月一日也我從二人今已七年何時復還燕京得見父母今天漸寒衣袂又無大火之後為之奈何忽聞有新差同知到官乃一壯人坐于庭上引二帝至庭下呼阿計替曰朝廷令汝監守趙某今已七八年前日大火起

莫是有生事如此。朕好公事。呼左右。鞭背三十。阿計替叫呼不已。乃赦之。自此阿計替不復親近。二帝每對彼人。則伴大罵。或曰。新差至者。命酒肉坐於庭上。若宴飲狀。半醉有一奴自外突入。手持刀徑非庭殺。自至者斷其首。呼眾曰。我有父曰。遂時因小過為他所殺。我又日受他鞭笞。不能堪。其母自屏後出。持刀入室。盡殺其老幼二十餘人。自外入。又執其母并奴斷其首而出。內中有一人云。我本不至此。緣趙某父子在此。我等自燕京五千餘里。遠來至此。遭此毒害。今日若不殺賊。趙某父子則他日不無損害乎。人

則我等亦無由回京。今乘亂而殺之。官家亦不罪我。帝自室中聞之。祝曰。死且不怨。但免兵為幸。二十餘人欲向。帝室有一人。或止之曰。不可。若殺之。我等要故。瑞燕京。莫若今十餘人持獲首。以達西明州。次日有一胡人引阿計替至室前。相謂曰。昨日非我勸止汝與我眾人皆死。是日阿計替之子並其婦並為人所殺。不知是何人。蓋乘其亂也。阿計替先以其婦殺其弟。故其婦又為所殺之。二帝緣前夕之亂。驚悸愈不安。二帝神情不要有如風疾。或日秋至。阿計替共將羊尾。眾解離命。胡婦繼以成。能稍可禦。

與而。二帝每起居。聞高聲大呼。必震驚失措。以為人將害已。阿計替時以不雲木煎湯上。供然亦時時親來視。帝是歲中亦如常年。掘土坑以居。飲食或有或無。具載在前。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歲在甲寅。或日金主生辰。已過例有少酒肉。不數日間。有虜人數輩。盡白衣。以布纏頭。且白。帝曰。金國皇帝已歸天命。左右及市民并。二帝並以白布纏首。且云。二月十八日。歸天主太子完顏亶為君。即位改元。天眷有赦。到此時。亦得稍緩。或日傳金主已薨。訖新天子以兵五萬發。二太子往湖南。取地界去也。先皇

德曰。至聖文武大德聖皇帝廟號太宗。或日有人走報主者云。岐王道來。請出城迎接。良久。岐王至。坐庭上。二帝自窓外望之。堂堂然有人立。室前曰。此完顏亮。良久使人引。二帝至庭下。面責曰。汝南國人無道。勞我師徒連年不息。殺盡江南人。取盡江南地。却來與你理會。未晚呼左右曰。且穿去穿。固防獲。或日有衆人稱。今朝十月十一日。上皇感泣。謂少帝曰。不見天字八年。今視此身。恐去死不遠。難以復去中原。汝年壯年。可以勉強。以基業為念。思雪父母之讐。汝與九哥二人兄弟共之。言訖。二帝並泣下。

不止自此 上皇又耳聾行步不前終日伏在土榻而已或日雪深數尺有天使乘馬過五國城因宣言北國皇帝已滅 南宋立劉皇帝為君南朝人已為大軍驅迫入海矣 帝泣下移時不止初謂曰祖宗二百年之統緒滅于吾父子之手為萬世笑踵跡慘慙不若矣天眷二年正月初有百姓扶老携幼至五國城者數百人皆曰由燕京至此悉有罪之人流徙而來自此城中稍有人有經營人所至者流言已獲南朝康王即九在燕中獄中吾等數百人皆是說朝廷事者計會合誅遣皇帝詎日赦得免罪流于此地

時有在官府中 帝所居室前貨餅者言皆如此帝相謂曰前聞改詔與私自意非吉兆蓋刀居口上也或日春深草茂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且言宣北國命曰新皇帝即位已收得 康王在燕京趙某父子更移徙均州却令 康王入均州即日發行次日出城時百姓皆在城外野祭阿計替日從均州去又五百里路極艱惡然有民人千餘乃昇舟之福州緣金國破金日日本州人不歸順舉兵為之力窮乃降改改今名約行六十里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麓間微風細雨殆不

類人世隨行有三十餘人皆有斥責之語不甚明曉耳見火繼橫終無止宿處皆坐于地至天曉又行有齋乾糧者于道傍坎中取水啗之良久眾皆喉痛不能發言蓋為其水所傷移時方退喉舌乃開 二帝至是愈緩行至晚又如前宿于林木中地皆磽确或有水澤草莽蕪野若非人所常行之路阿計替曰此恐非正路遂歷問從行人其中有一人曰我曾往均州此非正途乃僻惡小徑耳遂後復行 上皇不能徒步 少帝或負之及三年許方及正路一入大林涉水而過乃得平正其路甚康然其地皆浮沙每舉

足必如泥行渾中沒至膝常不見足而時眾人皆失鞋履 帝及 上皇亦失之為瓦礫所損血流趾間若楚不能行步坐息於小坡石上日已曠矣方上早食迨至所經行一二十里路所逢者三五人時有老者或在路心疾而死遂卧于沙中以手掩之而去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陰晦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嗽人皆出血或日行次見野雉二十餘隻飛鳴于地如爭穀粒視之乃就食一蛇已為咀嚼尚有七八尺其首三岐體皆青碧毫無鱗項刻啗啄無淺少留其雉飛鳴更相聞擲或至死者移時猶存大雉雄出

衆餘死于地者十七八隻中有一胡人年十餘手持一刀與大雉高下飛執之斷其首飲其血逡巡皆分裂壯腹手所持刀不落俄頃有人自地生雲香而去左右驚愕不知其為何故也初庸人見蛇雖聞鳴皆稽首北面再拜數次乃舉手取雉去或日行至一古廟無藩籬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長貌刻甚巧其一人能言此乃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不知其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好堂如瑪瑙其井相傳深百丈每旱感則井泉泛溢以土塊投其中則其聲如牛吼其水又能治病其人曰契丹未

滅日廟皆綵繪屋宇甚壯麗其折毀已十年矣我在幼時見說此像乃唐頡利可汗自長安攜石匠至此采石作像工甚奇巧其隨行之人各于腰下取皮袋俯首就井中取水其水清徹飲之甚甘阿計替曰此水甘掬金國福無盡矣 二帝視神祝曰金國之盛井水可卜傳聞九弟已遭繫縛吾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容我一占以見乃白神曰吾國復興如神之不能去也故有此祝謨求之耳良以石像間有聲如雷身或搖振如踴躍之狀衆視之起立于室中紋理接續如故衆大駭 帝遽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稱

慶 上皇謂 少帝曰吾父子有歸期可作一卜少帝欲再舉之後者後行不果而去或日行至一城荒索間有屋宇市肆及官府阿計替隨行人曰汝衆中有五國城中人否有即可前行時有三人令前行至庭下見二三小兒立于庭上皆衣冠執弓矢皆擊擗笑語見 二帝與衆人循柱攀梁忽滿不見俄有胡官坐庭上引見 二帝言語不可曉少頃 帝出巡行街衢似有踈放飲食亦有可意者是日夕陰曠未嘗和煦歷數日在城中聽其居民言語皆不可曉其稱呼惟有三人是五國城隨 二帝及衆人至

此地者常以彼處人言語為之釋或日得入及 帝在市井間見百姓十數人皆彼土人擊鼓揚兵伏旗牽轎二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以縛其牛背流血滿身其小兒首用索縛于牛項之下云彼官府祝神去也 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拔刀劍互相開舞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緣服畫冠振鈴擊鼓于前羅列血流布地請為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不可辨少頃就牛上取男女子地復碎其肉列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二男女首乃于庭上梁間作聲如雷有小兒三人自梁棟中階柱而下弓矢在手

跳躍笑語皆羣衣跣足近視之並有三口取器中血
舉而頓食之其庭下鼓聲大作逡巡食其半鼓聲大
喜而不食徑趨于二帝前拜伏如小兒見長者之
狀移時不起少帝遽答拜上帝不之見少帝
乃語之禮畢又欲回首走避其小見與身復升庭循
柱于梁間作聲如雷不復見矣彼人皆向帝作言
語云云然不可辨五國城人解曰我祀此人數世於
此地初未嘗見有此歸伏之禮有如此之狀帝必
天人也遂以其肉並肉餽食衆啖之而去帝令所
計替問何神云胡中之妖神每雨祭率用人牛每喜

則風雨及時怒則風雨失候常執人以口嚙肉取其
血而止今拜于帝前可知大王前途無窮也或
日有人持食一器曰此是均州所產糯米也視之堅
硬如麥飯內有獲仁嚼破食之數日亦幾腹痛泄瀉
久而方止上皇食之手足軟弱不可行步執物其
人說此物初生多在沙磧中苗如茅葦高七八尺或
暑中結穗可一二合外有黑殼用木棒打開取仁食
之彼人呼沒加又曰茶朶草其樹三葉如南棗華而
紫色皆有白點黃花開四出如手大碧色或八出
者結實大如拳便熟可食其甘若蜜彼人呼其果曰

茶朶子又有野蕙草生布盈野如南方艾蒿之屬彼
人種而方生採以為茹至夜無燈惟此城中北大石
坑中積水沒加及茶朶野蕙草三種其水稠如南方
之油冬間大雪尤自瀰漫廣野經旬有不止者人皆
入土坑中踰伏居止布沒加諸草苗于其中自然溫
暖其他異於人世者不一今不復錄皆深惡事也
二帝尤在均州終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已旬日
不復有藥彼中疾者止取茶朶子啖即愈少帝使
求皮令上皇啖之言其味甚苦吐之不及下咽而
喉間已成瘡疾布滿矣又為從行人移置泥地濕渾

中居止因此大周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歲在丙
辰正月旦其彼地相賀但二人相見以手交腹歌舞
笑語為禮而止至元宵亦張燈皆以坑水清沒加茶
朶子等以苗莖為柱而燃之是日其地令男女合婚
皆以高低色澤相等者為偶合之式會于城北大擇
此日從民便自配之仍于其地即便交加事畢男負
女而歸或日梅尋部大王來均州市易打搏至其人
約十餘皆羣衣跣足言語不可曉物亦不可名其人
市易罷殺牛與均州人同飲其血以代酒也食牛皮
者如啖藕蔗復以物兩篋送輸官而去或日早少

帝自土坑中顧視 上皇則僂蹠跪矣 少帝鳴咽
不勝其慟阿計替勉 帝曰可就此中埋藏問其俗
乃云無埋瘞之禮此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
擊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
即護人已自官中乃引彼土人五七人徑入坑中以
木共貫 上皇而去 少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坑
之前架尸於其傍用茶脂及野薑焚之其爛及半復
以水滅之以木杖其尸直下至坑底 少帝止之不
可但踟躕於地大哭而已 少帝亦欲投坑中左右
拽其裾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於中不可作油此

初上皇崩時年五十四
遺言曰歸葬內地
即主不許時兵部
僕乘舟在無山間
已死其子天水侯可特與移徙昌源州聽命 少帝
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 帝曰何以為喜阿計替
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南地若去燕京稍近
又無瘴氣有田可耕 上皇死時 大玉移入進地也來日
遂起發均州漫西南去一行入北來時又死及半止
有十三人內人死亦有焚棄坑中此 少帝與阿
替并眾人共十五人而已帝日哭泣不止衣裾破

葬隨行人及 帝皆如鬼形所行之路猶平坦好行
非昔日往來之路矣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開花野草
生花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或日
至一河水不甚廣遂于下流淺水中眾人步水時
帝及人從皆跣足計替曰今路已近南稍稍可行間
問於人言去燕京為正路惟大王免強之 帝曰千
辛萬苦父母妻子俱死一身伶仃獨在不死何為倘
北國皇帝恩造早賜誅戮亦猶生耳庶免如此勞苦
自東京至此跋涉已六千里路矣計替曰願我同行
若他人則大王已死久矣 帝曰所苦者 上王之

崩非其他投棄坑水不幸之大計替曰勿思可也其
路途間亦時有人來往皆胡虜人也或日登一小山
坡引領南望塵埃竟天帝曰吾見此塵埃精神已折
喪在雲中五國城而三次驚懼而已左右曰此北國
城同知出獵也時天氣頗和近四月天高日明獵完
縱逸皆出坡下大石而死者三四頭人從或取之以
刀刮石取火以草焚之用狐腸胃及而食之從此又
行五六日達源昌州或日入城見其甚壯其同知
者乃是阿骨打送兄孫名赤黎唱計替引 帝至庭
下見之 少帝視其人紫袍帶左右列侍三十餘

人面類瑩白如婦女之姿極為俊麗謂帝曰汝是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帝唯唯又日間汝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故推恩移汝在此與苦煩惱命左右曰以盃酒嚙肉賜帝與同食於廡下食畢亦黎唱召帝至庭下詰問曰汝年若干而頭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後步數千里之遠得不自頭白乎帝龍顏長數寸餘亦黎唱云吾北國皇帝太祖在日與丹契不足慮併之于其地故親意欲滅其國豈能望南宋朝而汝國中賊人不順天命妄與我朝自結邊釁奸邪間謀以至于此而固不可解矣今皇帝是我侄孫

此間有兵萬餘鎮守此汝但安心其憂令引帝出居小室其中有床褥但日夕所食糲糲乃與計替同宿計替曰賴得同知見大王甚喜且安心恐別有移南之理乃天眷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在源昌州居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終而止

竊憤續錄

金國天眷四年歲在丁巳是為宋高宗皇帝紹興七年也十一月十日戊戌金人廢偽齊皇帝劉豫為河南道行臺傳送燕京囚于柏王寺仍殺其劉麟劉珣於相郡遂召天水郡侯趙某于源昌州西行二日抵鹿州水舟渡而南七日抵壽州行二日至揚州所經行者路皆榛荆大路頗平易可行每州各有一同知如州縣但軍兵市井所至州郡間有遺帝衣服有餽帝飲食所行隨護一十七人帝起源昌州南行六十里是晚宿于野林飲食亦微有乾糧等是夕亦有大

月出自天東間陰晦中雖有光而不能照計替曰今日月晝即得有月俄大月之下又有一月相似中發紅光烜天數十丈其聲如雷是月即王殺陳鄭二王之應也十二月行次雪大作平地數尺有野鳥數百飛爭雪中如雀鵲狀視其地有死狸而頭在雪中良久羣鳥食狸之肉殆盡皮毛無餘其羣鳥伏地化為鼠皮為絲落走入室中土內皆不見其變未全者尚余鼠首鳥翼宛轉雪中隨行中有一人曰此土有此物遇雪中若食狸者皆化為鼠皆穴地數十丈而去或日行次帝見足間出血不止行不可進痛不可忍

中有一石名阿父董以小刀于帝足間刮一片如錢大曰若不如此良久必潰此一足緣此沙中有虫入肉中作毒故也或日有一將軍領兵數百云自黃龍赤來往燕京麾下人備言其勇常駐一餘於地謂能出之者以足呼之盡數百人莫能出之者其人以兩手指出之衆服其勇帝問其名則曰阿祝務里也又能夜入他軍中見物如白日由是殺人無所施其勇帝與諸人立路傍林中俟其過而後行或日行次靡水至深而碧色無上下源流云其水自地中出亦有地中涸呀井而渡澗約五丈水中生螺如拳大深紫

色民或採而食之岨邊生草如蒲色黑如漆其葉動可採而食岸人緝以為布如南方之本綿相似其水中亦有魚如常魚碧色有二足能鳴如雞聲捕之者用長竹上安鐵叉刺之可得土人云可啖如南方食繪云或日次壽州見同知乃云是真定府人大觀中為軍于安肅軍因犯宥避罪北人契丹破以財上大金見帝亦慰勞自云大觀中北走至此幾二十年老矣亦頗有酒肉少許阿計替與之言語甚惟和是晚宿于壽之官舍左廡夜及半聞室中謂阿計替曰此間亦有人會唱柳耆卿詞然腔調不成亦何由至此

泊明日同阿計替詢問其詳且日姓斛律名思乃詢問昨日所唱女子且日金國皇帝所賜婢妾問之乃東京百王宮相王女今年已十七矣甚婉美昨日唱罷亦語我日前宿底官人好似家叔我答云便是南國官家其女悲泣至今不己帝聞之亦為泣下左右校行乃出城是日宿於城外一寺中視其殿中佛像俱無惟石刻二胡婦而已無諸供奉空寺間然是夕有微月暗中鬼火縱橫百十為羣分而復合或日天氣和煦所行露中青草夾路雜以野花皆紫色路之左右亦有耕者其牛類皆不甚大面白者尤多角

反如羊見諸人至有獻酒食者云此地有神明事之最重每遇有貴人到此地其神必先期一夕報人夢中云來日有貴人自何方至故我等備酒物出獻昨夜夢神來報云明日有天羅王自南北而來衣青袍後者十七人是阿父遣來路上祇候有酒肉來獻阿計替併帝受之帝謂日汝神廟在何地民引手指示曰山其間有屋三間是也帝與計替共往其祠入門如聞人揖若三十餘人聲衆人皆訝之既至像前視其神亦石刻乃一婦人狀手所執劍則鐵為之侍從者皆若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而己既出門又

聞如三十人唱若問其名曰有名乎曰無名也但稱將軍而已每夢所見亦一婦人持劍持甲而來或傳曰乃契丹天后侍女之神也因出往征伐送天皇王難鞏沒於此矣天皇特為立祠流傳至今帝及衆人贊其威靈而行然天羅王之呼帝謂不知為何意阿計替曰大王知之乎帝曰不知也阿計替曰我又年曾讀佛書有天羅神名字今呼為天羅王神必知大王之身自天宮謫降也帝曰何苦多難阿計替曰此定業難避帝笑而行或曰在途去神祠百餘里望林麓間有火烟起及聞鐘聲阿計替曰此是寺宇也

乃起入其寺有二金剛鐺石為之並拱手而立入其門亦有一胡僧出迎遂登正堂視神像高大首觸栴揀無他供器止有一石盃香炉而已僧詰衆人之來帝答趙某自均州及源昌州來要往燕京去計替曰此乃南國天子為北國所執今往燕京皇帝前去路經此地故來此少憩僧呼童子曰可煎茶一巡與衆人喫時衆人與帝不知茶味十年矣阿計替且思茶難得燕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村寺中反有茶極美飲其茶味身休如去重甲之狀其茶器盡白石為之衆人中亦有更索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

皆趨堂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將謝而告行共趨屏後求之則甯然一空舍惟有竹堂後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則出而獻茶者也衆共嘆嘆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大王歸國必矣敢先為大王賀大王之北徙南向蓋有四祥是前途不可言其否塞也帝曰何謂四祥阿計替曰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興身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計替曰使我有前途汝等則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報遂出寺行或曰至一村落中有民三百余戶乃契丹天皇之陵昔在道宗置守陵人

于此田是乃成城邑帝至彼望林中草木茂甚樹翳四合其中屋宇如官舍之狀時近夏皆草木榮茂之時也前有石羊後觀麒麟之屬皆斷折不完問其左右居人乃云其中塚墓去年差人到此開掘取去金玉珍珠寶物甚多天皇王骨殖棄在長江水中帝聞之感傷乃曰吾祖宗陵寢半在燕地半在洛陽想亦如此發掘也又注下曰吾之父墜坑沉水與天皇王落水一同吾母棄路傍吾之妻又卷以竹蓆何異殉死之死吾之身又未嘗若何如死未必不如此也或曰行次見一簇屋宇如天皇王陵相似云是道宗陵

運望見室中有紫衣人監督發掘良久出其棺皆石也棺中有物人並取之紫衣者特還遠不知為何物所可辨者一鏡照日映光射天地外蓋不知何物也主既久見皂衣吏二人以竹器持骨殖云將石棺中骨棄于道邊碎而去之帝見之謂必道宗也因知水中之天皇言不誣矣乃泣下曰吾之祖宗骨殖亦如是也泣行里余乃止時帝行路中飲食稍稍可意又有民人相顧而止宿多在寺院中及民舍間故前後不復再書意皆同此也或曰行次路傍亦有本高丈餘許其葉兩兩相對有花如蓋大黃已出有實如相

對大如木爪綠色以手觸之已成熱隨行人中有莫利列者取而食之方入口嚼齒並落如屑舌黑如漆急吐之滿口已裂破出血如水流經日不能食經旬方已阿計替問其民云此名綠蓋子能碎骨角似泥彼中索馳初生時以潤其蹄則千里可行不爾則剛利如鋒舉而刺之則如刀鋸之刮除此及作骨用外無用也或曰日行一鄉聚有居人數十家云此王昭君青塚也塚墓在馬碑石斷缺不可觀惟有題額皆八分字体亦不可辨識帝息于木下感暑中隨行人已皆疲困並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

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二小兒皆死去俄有數丈大火流于帝前帝大驚而人已死矣其男婦皆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二小兒有朱篆可認云章惇後三字帝曰章惇誤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為之今果報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許衆人皆不能行歸而具不及也是晚宿民舍間問民曰此去燕居若干日尚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縣縣也或曰行次一州郡詢其左右曰平順州也入其城屋甚雄壯其民居繁夥市井貨易類燕京阿計替引

帝入州見同知訖乃令于驛舍安泊亦給酒肉甚豐厚云七月七日也其城中父母皆盛衣服攜小兒遊觀市井中帝不得出驛舍小室中亦有床褥几凳帳幔之屬帝見指首曰復見天上矣時驛舍官中作酒肆令百姓遊賞飲宴作樂賓客四合帝在舍中遙見一胡婦携數女子皆俊日艷麗聲音皆東京人也或吹笛或詠歌或舞或笑在席持盃勸客有得酒食者有得錢物者其錢酒肉皆歸之胡婦手稍不及者胡婦以杖擊之少頃與阿計替曰此間婦女何為如此計替曰此佐酒乞丐女也少帝曰吾在東京曾聞不

曾見果有此輩帝曰胡婦何為蓋其主也俄頃同知
遣皂衣吏持酒至帝室中謂衆曰官給酒肉食汝等
就飲既設席飲酒胡婦不知其為帝也亦遣一橫笛
女子入室中對人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
汝是鄉人汝是東京誰家女子曰顧胡婦稍遠乃
曰我百王宮魏王孫女也先曾蒙欽慈皇后姪孫京
城既陷為賊所擄至此賣與富人家作婢又遭主母
詬撻復以我與此胡婦在此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
及必遭胡婦箠楚罵詈言訖而問帝曰官人亦是東
京人想也是擄到此也帝但泣下不及道以酒肉遣

去或日經行數縣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夷耳次曰
至一州問左右曰易州也大率皆若中州而繁華不
及順州同知亦呼帝至庭下賜酒肉飲食止宿則驛
中也城中有兵約萬餘有中貴在此作監軍城中所
用錫錢所飲食亦有麥飯穀粟是夕地震至曉不止
民有隨地轉者小兒皆啼牛馬夜鳴又大風而黎明
而止城中有劉備廟神像碎如棋子或日行至一鎮
邑云平水鎮去燕則二十餘里阿計替謂帝曰來日
至燕京矣是晚宿山寺中並是房乃僧舍也衆人與
帝同屋共卧聞隣舍僧語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無

之況他前身自是玉堂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
降今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此歸之禍一僧曰想
已死數千里之外矣一僧云已死一僧云已水火中
焚之矣少帝聽聽欲起排闥問之衆人所覆身體隔
礙不及而止又聞僧曰今南方康王如何僧答且教
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曰少帝此
行如何問至此拱手聽之答曰他是天羅王不久亦
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言訖更論二十餘事皆金
國中貴與南北臣僚皆帝之所親識也當來亦有可
書以其非可錄之本意故刪之也將至驛鳴銜無所

聞時室中惟阿計替不寢聽之甚審相約來日共究
此事洎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其室則塵埃覆地
若數十年無人跡至處遠寺呼集無一僧一童問外
之居民則謂經兵火而未復有也帝語計替曰言皆
當矣但不曉讀了周易六十四卦及馬足之報計替
曰六十四卦者乃在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則宜戒
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入燕京時九
年十月九日也在金則天眷在宋則紹興戊午既入
城門吏謂阿計替曰元帥在燕京汝可與他先見元
帥阿計替唯唯時民皆聚觀或泣凡行數十街始及

元帥府沿路問勞問計替者甚衆庭下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身少答禮止之曰無勞慰問數語帝唯唯次問阿計替勞涉之狀亦唯唯粘罕曰汝果為不負死幹高不也今日往近一同及六七千里路矣遂呼左右將他趙某去賜酒食畢令阿計替會合阿吏許朝不許朝今晚先次令與海濱侯耶律延禧一處安歇言訖令人引帝出阿計替自此始不從帝也是日從行至燕京者一十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其餘少差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見一紫衣人曰今

早乙降聖旨令與海濱侯同左羅院聽旨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其中類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真人也海濱延禧謂帝曰趙公汝自何來帝曰自源昌州來宛轉近六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若是延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已至海濱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燕京相別今方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為隣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地升天不若是左右人曰但相勞問而已是夕宿于室中二人同床女真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說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左廡交椅上

二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傳聖旨曰耶律延禧同趙某並免朝見並賜入鴻臚府監收金人之鴻臚乃大朝之鴻臚也二人並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服自後只在鴻臚府小室中居止得與延禧共房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飯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視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天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奉即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私語免與根究其海濱侯居所不知也帝居安養寺僧舍見阿計替復在彼中為監守人帝后

一小室中或與僧閒話一日阿計替屏去監守者密告于帝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燕京南北未甚寧見在饒風關大戰得關西四五路却被夏人作亂陷延安一半州其河南官家劉豫大金所立今已殺之于燕京今日又見說高麗兵侵界即令主金兵副馬前去又云朝廷見有人在此講和以河為界復歸大宋三京及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王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死罪死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室中持繡帛白帝曰即主賜汝服與帝語不得令帝出其室門自此逾秋及冬逾冬及夏亦少有賜酒帛之望

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止寺中拘監帝容貌少少復常時乃宋紹興十七年也或曰有軍馬若貴家入寺寺僧令監者與阿計替並入室反鎖其門而去且曰蓋天大王并夫人來此作齋移時帝于壁隙中遙見韋妃同一大官長偕行從旁有一人抱三四歲小兒皆胡服每呼韋妃為阿母于是帝知韋夫人為蓋天大王之妻也見韋妃形容稍和因思其母鄭后天泣下其二入應觀寺中移時聞聲云車從已去矣帝在寺中前後三四年節朔與常日未嘗見寺中有人跡往來或

至者必大官也或人罕有至者帝乘間問阿計替曰此因大王而禁之也寺僧所有法事願與中國異寺主僧一日語帝曰我本東京陳留人大觀中始為僧宣和德士乃北走契丹其後大金破契丹值蓋天大王將我住持此寺今年五年餘僧云亦時至韋夫人察地亦問大王動靜帝曰前日所抱小兒何人曰夫人所生也今五歲矣一日寺僧引阿計替屏去監人傳韋夫人意曰夫人令致意八哥南北已通和以黃河為界八哥亦恐有歸期又曰前日韋夫人知朱勳二后死及太上升遐亦但淚下與我金銀一貫令我

作佛事進為望大王更安心歸期不遠我決無歸去之理緣共蓋天王有子矣自是而後更不聞韋夫人之耗至天眷八年秋阿計替漢為元帥府召去更增監者二人共為五人日夕不離小室門寺僧因監人去請糧食隔窓問呼帝曰蓋天大王同韋夫人已往江南矣南國皇帝以母故四月之間六使往來今日已行七日矣帝曰教他母子團圓吾死亦無憾雖在此閉固若比在均州天堂地獄有別矣寺僧云甚速良久監人至問僧所語何事帝答以他事而止天眷十年癸亥金國主令帝出寺于燕京之北賜宅以居

雖云賜宅其實使人監繫之監人閉固在外室得胡婦一人問之亦重囚也日給米五斗薪一束除無有其水火則旦夕隔門取給于監人飲食畢不許存火洗濯縫衽一一皆取給于外且云得月錢一千為監人所得供其所需外此皆監人受之也其室床几稍稍似安靜人家而苦夜中無燈至冬深監人通到絮三斤及垢衣五件云官中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怪遇夜悲嘯不止少帝與胡婦但合眼而已天眷十一年春帝于室中寬隙間望見一貴人乘騎而來前至所居必少憩而後去馬前有一卒面如相識者但不

能記為何人自此日過其門而與監人相熟話及宅內官人其卒問曰此宅何宅曰官中所賜與人居也卒及監人共語于外帝私立于門內之小扉聽之卒問曰何官人監者曰此是南國趙王也卒曰父子二人乎曰無父也只一人在此年已四十餘卒曰是也遂同貴人去卒亦去帝於門內忽憶之此必吾子謀也初在京日不曾相隨故流落在此雖吾之少幸此子亦知吾之存何孤在此自後其卒不獲至門有紫衣屢懸室前帝伺之前不見其人之來乃問監者曰常所憩者何官也曰都統軍僕散太尉之子也每於

城北澤中射箭故日來憩此是歲因即主生長亦嘗賜酒肉於盛暑中亦有少賜輕絹數丈天眷十二年秋九月一夕燕京大火凡旬日相繼不息燕京為之一空即主大怒欲有伺甲大火出有人千餘而火勢不息隨起燒死者十餘人燕王勸兵出城北門避之於寶蓋寺其北去帝所居止數十步一日帝立於庚砌間因見金主在寺中閣上儀衛甚衆帝急避之是晚城中火已息即主入城凡誅滅遺火不掠者共二百人帝之所居後人家又火起連延燒屋宇半日而止是歲秋九月所供洗濯胡婦因病而死帝日夕飲

食皆求之於監人于是月給薪米不復入其門有再遣至胡婦未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又相贈几榻二十餘人於是官司命徙帝於城東玉田觀其薪火之類並令觀中請受之仍令監卒四人半壯半老主其出入飲食大樂如安養寺之監守也雖有衣服亦少賜矣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虐不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妾又殺害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從孫於金主為兄其妻在燕京亦為即主所侵應諸王妻並皆如此由是上下生怨有戕之之意矣天眷十五年即主又殺湍王洙王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之

弟順國將軍駕擄盛服及內侍鐵立深祖并典國如三人而已天眷十六年因即主失政帝所居觀中官給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少衣服破弊無復接續是歲九月岐王亮殺金主璽而即位改元貞元元年是日乃十月初三夜既集又令監人添至十八人牢圍監之自元二年亮徙帝入城中左廨院使二人拘執如因狀飲食粗惡其廨院即燕京元帥府之外獄也由是知亮有害少帝之意自元三年金主完亮亮令諸將修治甲兵有南代之意亮之母乃契丹近禧之姑為完顏骨悉之妻每見亮常戒之曰母事兵

甲南伐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輒用之況汝行殺逆以得天下而又以無道治天下殺戮已甚安可保一室之外復無岐王乎亮叱之曰婦人不當干預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曰我家公曾如此勢焰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羅院因之大臣無敢諫者尋以酖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于兄平王孚孚因事入諫亮服罪醉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少帝在左廨院經歲皆如拘囚之輩飲食稍不足如寺觀中時也貞元四年亮又移帝左廨院錮之甚密時先金主有二庶子長曰伏次曰續領兵於石閣關凡領兵於內國外伐數

年不克因嬖人羅師奴詐作解使亮世意乘間蓋殺其子亮大悅賞金一萬計使之掌軍既殺二子而訓練愈急愈刷愈繁欲南征矣貞元六年亮又遣書與南朝丞相秦檜檜卒及張俊鮮世忠諸名將皆亮亮又酣飲無復內外意左右顧盼然雖有萌心恐其威不能發帝亦在左廨院拘囚如病飲食如囚一藥矣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國改元於宋為紹興二十六年是歲金國地震一月之中凡有二十四度帝在左廨院拘囚久坐濕淖似有中濕之疾正隆二年及三年大敗夏人兵至靈州盡獲亮前後所侵故地先二

年夏人敗金師亮乃遣大將郭相公破之即育雲奴也至是夏主李景先恐納款仍奉歲幣金主以和金主不從再遣將攻戰遂俘夏主弟守先夏主因詣軍前納款乃退和是歲少帝猶在左廨院正隆五年命契丹主濱海侯延禧并天水郡侯趙某皆往騎馬令習擊鞠時少帝手足顛擗不能擊鞠令左右督責習之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塲大閱兵馬令海濱侯延禧天水侯各領一隊為擊鞠左右兵馬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既合擊有胡騎數百自塲隅而未直犯帝馬首褐衣者以箭

射延禧貫心而死于馬下帝顧見之失氣墮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以意也帝是歲六十終馬足之禍也酒酣亮與左右曰祖宗以來不能混一區宇竊惟恥之今四忌已滅無復外夏吾當南征而登衡岳矣是歲亮令副兵馬過河而徵犯錢塘矣

南渡錄二卷竊憤錄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此二書所載語並相似舊本或題無名氏或並題爲辛棄疾撰蓋本出一手所僞託故所載全非事實按金太宗建號天會十三年崩熙宗襲舊號兩年乃改元故天會止於十五年天輔乃金太祖年號止於七年此錄既誤以天輔爲太宗年號又妄謂天輔十七年改元天眷乖謬殊甚金太宗生日在十月名天清節金熙宗生日在正月名萬壽節此錄記天輔十一年徽欽二帝在雲州正月值金主生日作宴是徒間金主生日有在正月者而不知朝代之不合也金太宗天會五年三月以宋二帝至燕十月徙之中京六年七月徙之上京八月以見太祖廟封徽宗爲昏德公欽宗爲重昏侯十月徙之韓州熙宗天會十四年昏德公薨皇統元年改昏德公爲天水郡王重昏侯爲天水郡公事並見金本紀是天水之封實在徽宗歿後此錄乃云靖康二年五月至燕京見金主封太上爲天水郡公帝爲天水郡侯後徙安肅軍又徙雲州天輔十一年三月徙西漢州十四年徙五國城核以正

史無一不謬且妄夫二帝不能死社稷舉族北轅其辱固甚亦何至卑污苟賤如錄所云云且金朝開國具有規模野利亦何至面人之祖淫其女孫如所謂醜惡之聲二帝共聞者耶此必南北宋間亂臣賊子不得志於君父者造此以洩其憤怨斷斷乎非實錄也